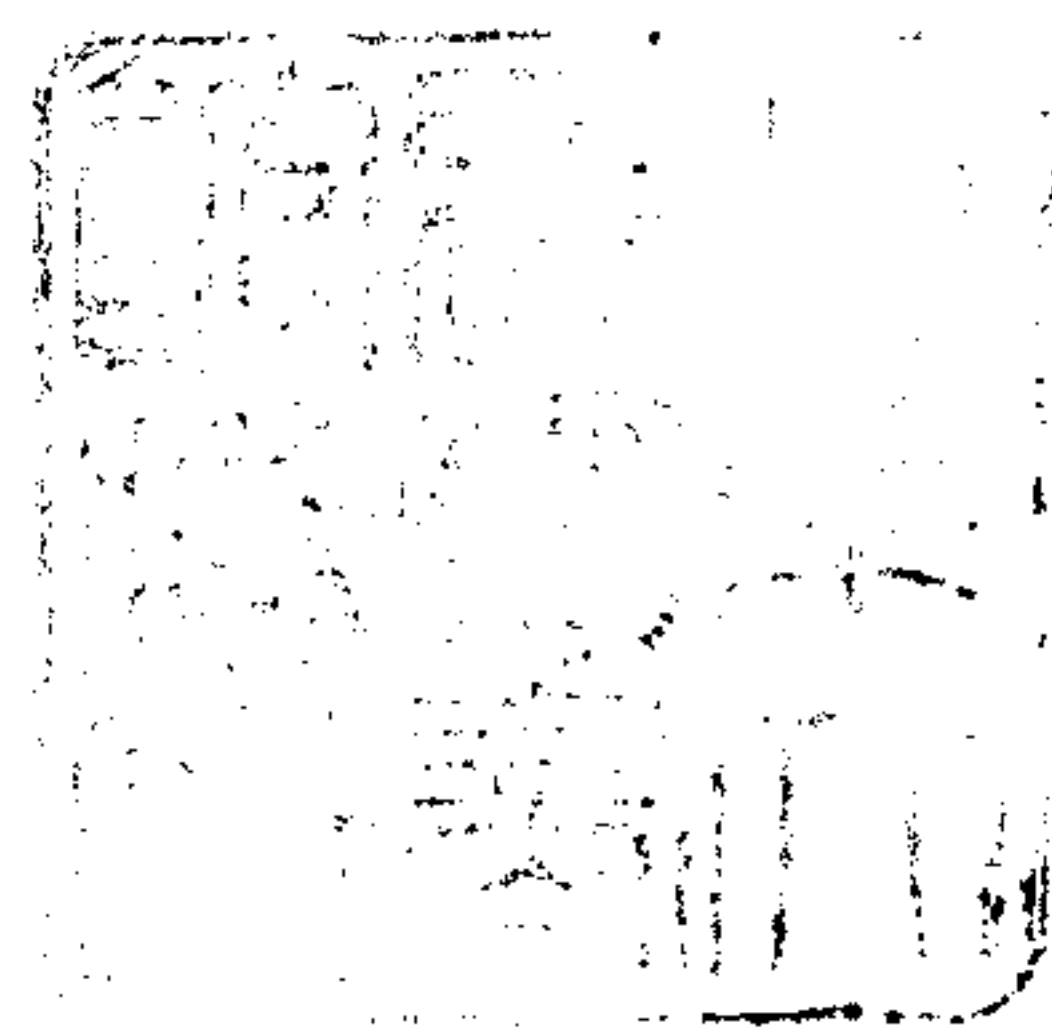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一九五・子部・雜家類

堯山堂外紀一百卷（卷七十八至卷一百）〔明〕蔣一葵撰……………一

古今譚概三十六卷〔明〕馮夢龍輯……………二〇三

倘湖樵書十二卷（初編六卷二編六卷）（卷一至卷三）〔清〕來集之撰……………六〇七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高皇帝

元天曆戊辰暮宿降靈帝以是年九月十八日丁丑未時生時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羅幃鄰有二即神廟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百餘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響臨將卧忽燈燭若焚家人慮失火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及討元旗幟戰帽襖裙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也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皇考仁祖淳皇帝先家泗州盱眙有第一山元人

文若題詩其上曰汴水東流過舊京恢圖妙策

入皇明暫携諸將停歸騎末看中原第一城詩

作於元而皇明之句竟與國號相符蓋亦異云

高廟既葬仁祖淳后之明年為至正乙酉淮

楚間童謠曰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

兒年便是吳家國至即吳王位元年丁未即羊

兒年也明年戊申建元洪武六月壬寅彰德路

天寧寺塔忽變紅色自頂至踵表裏透徹如燬

鐵初出于爐上有光焰迸發自二更至五更乃

止癸卯甲辰亦如之先是河北有童謠云塔兒

黑白人作主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

其應如此

高廟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雄渾如元化自

然征偽漢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首宿香片

雲片雨至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洛陽

高廟詠菊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

與秋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又詠雪詩云

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空中不見

打羅聲萬里江山都是麵又詠扇面紅木犀云

月官移就日官裁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霄

承雨露丹心一點為君開

吳元年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聖祖賜以



一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天兵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元兵解去乃堅守江

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 上問之對曰臣

故父當此役今臣代父耳 上曰善對乎曰然

上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即對曰萬年天子坐

龍庭 上大嘉蠲其役

太平府不惹菴 太祖既渡江嘗題詩于驛後庵

僧洗之及有天下僧乃獻詩云御筆題詩不敢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三

留留時只恐鬼神愁魯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

光射斗牛

太祖微時於鳳陽城中遇一遊僧手持小磬號於

眾曰擊磬賣詩聲絕詩就 太祖因指雞卵為

題僧隨念云一塊無瑕玉中涵混沌形忽然成

五德叫落滿天星

太祖嘗微行入酒坊遇一監生時坐客滿案乃移

土地神几與生對席問其里居則四川重慶人

也 帝因屬句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

生應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帝又舉

翼几小木命生賦詩應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

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要向人問治不

平 帝喜明日召生命為按察使秣陵人家供

此土神於地始

太祖嘗遊一廢寺驛間畫一布袋僧墨痕尚新旁

題偈曰大千世界浩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四

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 帝為政尚

嚴猛故以此諷之亟命索其人不得

高廟賜都督楊文詩云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

水呂虔刀馬鳴甲冑乾坤肅風動旌旗日月高

世上麒麟終有種穴中螻蟻更何逃大標銅柱

歸來日庭院春溪慶百勞

高廟賜善世法師文彬鳳陽行云老禪此去正秋

時臨淮水碧見蒼眉月明淮海鏡清影廣寒處



處影常隨水簾洞口溪雲白。知是山人愛游容。  
淮海月高天氣涼。西風凋葉楓長陌。清霜將降  
鴈鳴天。淮之南北盡平川。荆山神禹鑿役使多  
幽玄。禪心若欲與對越。切莫將心戀丹闕。野人  
本與紅塵隔。且去溪邊弄明月。

高皇后薨臨葬期風雨雷電 帝甚不樂忽召僧

宗泐至曰太后將就葬爾其宣偈焉泐即應聲  
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五

馬如來 帝甚悅頃忽朗霽遂啟輶詔賜泐白

金百兩

建文帝 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即位實建文元年也後革除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

政令悉復舊制仍以洪武紀年

初懿文太子生太孫頂顛頗偏 高廟撫之曰半

邊月兒及讀書甚聰穎眡夕懿文與同侍側

高廟命詠初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鈎何

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

九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指破碧天痕影落  
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上覽之不悅蓋未得團

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及懿文薨太孫立乃

授鑰匣戒以臨難乃啟比得披剝之具及楊應

能度牒出走無知者 初溫曰太祖既有天下謂劉

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下基曰有因

成一小篋用鐵汁灌其鎖授之及靖難兵入建

度牒一曰此劉伯溫教我也遂為僧而遁

建文帝既削髮被緇執楊應能度牒雲遊四方自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六

湖湘入蜀朝廷疑之命給事中胡濙等以訪張

邈邈為名遍物色之不可得遂自蜀入雲南復

遊閩最後入廣西嘗遇貴州羅永山白雲庵中

題二詩壁間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倚

團瓢南遊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

久忘飛鳳輦裝裝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歸何

處獨有羣鳥早晚朝風塵憶昔忽南侵天命潛



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

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久之人知為建文君

逃避去瑤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

致不沾凡雨露高標舊帶古脚霞歷年

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載回天上

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此三丰遊老張玄玄詩也

玄玄名全一或曰通一三

丰其號也世呼為張遇遇

正統間思恩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

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熊也曰此非吾姓

名吾有所托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瑛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踞為老佛

途次賦詩云牢落江湖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

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

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

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審虛實以太

監吳亮曾經侍膳使之審視老佛見亮即曰汝

非吳亮耶我昔御便殿時弃片肉於地汝兩手

俱有所執伏於地而口取之記否誠拜而哭已

而復命遂取老佛入大內以壽終葬西山

劉基

字伯溫青田人舉元進士為萬安丞江

西行省掾史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

試官兩為元帥都事行樞密經歷行

省即中慶州總管府判前後九政

劉基初見 太祖問能詩乎基曰儒者末事何謂

不能時 帝方食指所用班竹箸使賦之基應

聲曰一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洒淚痕斑 帝

顰蹙曰秀才氣味基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

盡在張良一借間 帝大悅以為相見晚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劉伯溫思美人詩曰雨欲來風蕭蕭披桂枝拂陵

茗繁英隕鮮葉飄揚烟埃靡招搖激房帷發綺

綃中髮膚憺寂寥思美人隔青霄水渺茫山峒

曉雲中鳥何條條欲寄書天路遙東逝川不可

邀芳蘭花日夜凋掩瑤琴閑玉簫魂冢冢心搖

搖望明月歌且謠聊逍遙永今宵

劉伯溫次李子庚韻云風落餘花春事非愁心煙

雨共霏霏溪雲不作從龍起山石何須學燕飛



籬下舊存彭澤菊林間新長首陽薇夜開忽漫  
聞啼鳥腸斷天涯信使稀

劉伯溫題陸放翁賣花叟詩云君不見會稽山陰

賣花叟賣花得錢即買酒東方出日照紫陌此

叟已作醉鄉客破屋含星席作門濕螢生竈花

滿園五更風顛雨聲惡不憂屋倒憂花落賣花

叟但願四海無塵沙有人賣酒仍賣花

宋濂字景濂目力甚明能於粒米上書孝弟  
忠信禮義庶耻八字元至正中隱居仙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華山為道士易名玄貞子號仙華道士國  
初以文柄推視四海時曾禮部魯博貫羣  
籍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  
人以一舌為筆一以筆為舌指二公也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

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

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

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黃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賞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太

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濂曰卿

何不盡飲濂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

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志不

慚氣或愆於禮度無以 上承寵光爾 上曰

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更

宜嚼一觴濂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

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

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

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顏面慶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頰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

宜自述一時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

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

颯颯兮金張特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裊娜

閱澄江兮水洋洋為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

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瓊竿兮銀漿宋生微飲兮

早醉忽周旋兮步履踉蹌美秋景兮共樂但有

益於彼兮何傷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  
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三詞臣不敢

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是日 上御奉天門

外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

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不堪好也濂曰亦

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肅有題陶穀郵亭圖絕

玉堂見慣可尋常作款未必 賜能斷明日聽歌更斷賜

洪武十年宋學士景濂乞骸骨歸華亭朱孟辨紀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其事作詩送之其一曰天語丁寧出紫微特將

文綺賜卿歸愛卿秉志如金石留取裁成百歲

衣蓋瀕行 聖祖諭曰卿事朕十九年忠誠可

貫金石故有是賜卿今六十有八可待三十二

年後以作百歲衣也其二曰楮鏹親頒當酒錢

賜金不獨二疏賢想應心醉君王德慚愧長安

市上賤公既受文綺之賜復出寶鈔數十定與

之曰卿東歸當酒錢也其三曰城上春雲暖更

飛念卿此地跡將稀臣身願作隨陽鴈一度秋  
來一度歸 聖祖一日携景濂步午門西城上

顧謂曰卿未此跡將稀矣可能再見否濂曰老

臣身未就木當一歲一來也四明史靖可復補

作二首曰君王親為計歸程幾日携家出鳳城

江上春來有風浪扁舟好向裏河行曉辭龍衣

出金門拜跪相扶有子孫傳勅更宣來侍食懸

知一飯不忘君蓋入辭 聖祖復諭之曰大江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春來風浪多宜就裏河達家子孫慎慎俱列侍

從相與扶掖賜食乃出其寵優可謂至矣後二

年以慎坐法安置茂州尋卒

宋學士嘗過洛士人挽留之信宿不從以其步蹇

藏去公怒作詩曰蹇驢掣斷紫絲韁却去城南

趁草場繞遍洛陽尋不見西風一陣版腸香今

河南人曰偷驢賊曰版腸本此

朱升字允升風林先生徵之休寧人徙居歙

之石門天兵下山徵請留宸翰以光後圖



書樓 上親書樓  
花初月樓賜之

朱升早從資中黃楚望 澤遊偕同郡趙沔受經餘  
暇遂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真四合戲  
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為他人餉也允  
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真之曰少俟則啟  
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於後山牽驢應之允升  
即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  
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十三

牽驢賓主為之絕倒子同初生時升課之曰此  
子後必遭婦人之禍後同仕至禮部侍郎善詩  
翰大被寵遇禁中畫壁多其題詠或令題詩賜  
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屍 上疑之令同自經壬  
課精妙一至於此 天兵下嶽時休寧吳克敏為  
元義兵萬戶保障關嶺題詩  
扎溪石壁云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語鳥空  
啼遂自刎死後孔從善為足成一律云萬里西  
風起馬蹄金戈回首塞雲低木為稼謀先亡趙  
欲學田單獨下齊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語  
鳥空啼至今天與英相  
恨鳴咽泉聲下扎溪

方孝孺

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浙江寧海人宋潛溪門人也高帝嘗令宋

作靈芝井露頌賜酒大醉歸為方言之頃  
酣寢方候夜發殊未醒即為代製比曉宋  
起愕然謂方曰昨上命作頌醉甚誤不  
為上怒必賜死方即以文呈宋亟懷之  
入朝上迎謂瀟頌何在宋出進之  
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此當勝先生宋  
頭謝臣實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生方  
某代為之 上命西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令  
立禮部宴命宗伯陪之復遣覘馬方時據  
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留俾為  
蜀王府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資汝今  
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  
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方孝孺為蜀府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  
聞其賢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建文帝初立  
以太祖遺令乃召還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建文  
帝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  
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宸前批答孝孺詩曰斧  
戾臨軒几硯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  
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  
御爐香遠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



召講官。

方正學過子陵釣臺長短句一章云正人須正已

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擬羊裘老子早見幾

獨向桐江釣烟水

朱買臣婦葬浙之嘉禾後人名曰羞家方正學過之題詩云青草塘邊土一坵千年埋骨不埋羞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世謂宋人詩不及元方正學有詩駁之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

却笑黃河是濁流天曆諸公制作新力排舊習

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

練子寧

新淦人初名安以字行建文之難與齊秦黃子澄方孝孺俱族誅於是建文遺臣有行遜者題詩蛾眉亭云一箇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

練中丞過安慶謁余忠宣公祠賦詩曰將軍忠節

冠荆楊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

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墜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

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為君感慨奠椒漿嘉靖

城游潛畫寐夢一人高冠博帶修髯廣額迎謂

曰昔有練中丞若子識之否命童子取書數快

以進曰此子寧平生稿也因自誦其詩殘碑墜

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既而曰二句草草

人多稱之然似有未安處幸不新點竄如何潛

即几上取片帋略以意更易向誦之云汝沉折

戰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其入聽之撫几長

嘯徐曰點化之妙仙也仙也遂驚覺翌日有以

封善自新淦寄贈者題曰玉屑集蓋練公子寧

禍後僅餘之物讀之乃知中丞為子寧官所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誦二句為子寧平忠宣詩也歷百三十餘年

特茲著夢忠魂義魄固與天地並不朽云

鐵鉉色目人初為五軍都督府斷事官高廟每試以盤根錯節知其能喜而字之

建文朝鐵鉉為山東布政抗禦靖難師甚力文

皇即位擒至闕下反背立庭中令其回一顧不

可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不絕口

鉉死後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

至二女為詩以獻詩聞文皇曰彼終不屈乎



乃赦出之皆達士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  
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  
去已無家雲鬢半縮臨妝鏡兩淚空流濕絳紗  
今日喜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  
骨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筋  
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  
人羞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  
阮郎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十七

茅大方

本名諱以字行泰興人死建文之難者

茅大方少有奇名嘗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詞  
之句或贈詩曰陸機此日能為賦賈誼何時復  
著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  
之業大方曰額其堂曰希董

建文初茅大方擢右副都御史聞靖難兵起以詩  
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

軍志不磨縱有大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  
閔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  
無補報臨風一嘆一悲歌聞者壯之至今淮人  
傳誦

胡閔

號松友鄱陽人死建文之難者

太祖征陳友諒至鄱陽謁長沙吳文王廟見壁間  
顯竹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  
來飛騰作靈物鑒賞久之問祠中人此誰詩對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

十七

曰里墟中儒生胡閔

上識其姓名洪武中薦

至 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也授督府經歷  
建文時遷右補缺進大理少卿北兵起數與齊  
黃議軍國事 文皇渡江不屈死之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八終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劉三吾

名如孫三吾其字也別號坦坦齋以字行系出宋楚國公之裔世為茶陵人元末為永平教諭

洪武初以文學應辟

劉畊孫三吾伯兄也元至順歷建徽瑞三路推官轉寧國路賊攻寧國畊孫題高城門曰身隨士死同甘苦誓與高城共死生城陷死之三吾哭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以詩曰黃甲題名前進士白頭死節古宣州高

城留得義弘血故友應同李黼遊季兄與孫為

南豐州同知亦仗節死于臺城三吾哭以詩曰

桂嶺使還猶有信杉關路斷竟無書生前有恨

臺城死身後無家故國虛畊孫字長吾與孫字存吾

太祖命劉三吾作大誥三編成大喜御筆批曰理

道周詳始終無疵暢然哉未幾三吾請告歸至

省城時本省有將渡舟官員詢近日京中何事

三吾曰上新作大誥三編甚妙已而後命見

太祖問曰會劉三吾否曰會曰云何曰上

新作大誥三編真經世之文也上不憚即遣

人逮三吾時三吾行至衡山將抵家即隨逮者

至京賜自盡後數日太祖問三吾有像否曰

有即令取看題其上曰此老已八十何不七十

九白骨埋青山千古名不朽蓋大誥三編既成

太祖欲從容頒示以為出自己也三吾洩之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故不免於禍一說太祖平偽周見周伯琦伏

周某帝曰先生年若干曰七十五矣曰贈詩先

生七十五何不六十九曰白骨埋青山萬古名不

朽按三朝野史載淮西閻夏貴歸元四

載乃卒人弔之云云不應相同至此

張以寧字志道號翠屏閩之古田人洪武初官學士

峽山僧慧愚溪邀張以寧觀壁間舊題因誦宋廖

知縣一律有云猿棄玉環歸後洞犀拖金鎖占

前灣以寧謂其切實類唐許渾賦以繼之云瘴

嶺風煙勢漸開喜尋筇竹步莓苔江環列嶂天



中起峽岷流泉地底迴靈鷲飛來蒼磴老怪猿  
啼去白雲哀軒轅帝子應猶在為真南華茗一  
杯

張以寧過嚴陵釣臺留詩云故人已乘赤龍去君  
獨羊裘釣月明魯國大名垂宇宙漢家小吏待  
公卿天迴御榻星辰動人去高堂山水清我有  
長竿數千尺坐來東海看潮生

張以寧送鄉友長篇云君家重峰下我家大溪頭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君家門前水我家門前流我行久別家思憶故  
鄉水况乃故鄉人相見六千里十年在揚州五  
年在京城不見故鄉人見君難為情見君情尚  
爾別君奈何許送君遠不堪憶君良獨苦君歸  
過江上為問水中魚別時魚尾赤別後今何如  
張以寧題爛柯山圖詩云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  
日月轉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  
棋

花綸 杭州人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黃子澄  
第一練子寧第二綸第三乃浙江新解  
音也及殿試讀卷官奏綸第一子寧次之  
子澄又次之是年童謠云黃練花子寧  
時人莫解比會試及讀卷前所擬名數  
童謠先一夕上夢殿前一巨釘綴白絲  
數縷懸揚日下及拆首卷乃花綸上燕  
其不才夢已而得丁頭卷姓名與夢相  
違推為狀元然花之被選一時無不知者  
故同榜皆呼為花狀元後立逆謂國初有  
非也

花綸初授修撰年十八詔許歸娶練子寧送以詩  
云三月都門鶯亂啼郎君春色上春衣潘生况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擬供詞勝張敬仍須學畫者南陌酒香銀甕熟  
西湖月朗畫船歸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  
粉黛移

花有辭藻其後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坐  
罪謫戍雲南有題楊太真畫圖水仙子一闋云  
海棠風梧桐月荔枝塵霓裳舞翠盤嬌繡嶺春  
錦綉嬉金釵信香囊恨痴三郎泥太真馬嵬坡  
血污遊魂楊柳眉青顰黛損芙蓉面零脂落粉



牡丹芽剪草除根

丁顯建陽人後謫歸德業文章無間焉嘗得其題

蘭窓詩一首公子善居室倚蘭蔚東窓素榮浥

輕露冷風振芬芳流玩引日夕恍若臨沅湘豈

不艷苑李懿茲王者香况逢同心友結佩森翔

翔嘉名既云錫詠言列篇章持謝二三子德馨

尚無忘是科泰和蕭子韶木匠之子高皇帝

熱常年製下青雲梯腰間帶詩純綱斧要斫塘宮第一枝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五

任亨泰

襄陽人洪武二十一年戊辰赴試前

者覆醫人曰昨服第一鐘甚亨泰即回曰

吾已得識矣既而果狀元及第寵遇特隆

任亨泰十三歲時嘗題扇面云杲日初升萬木低

畫船撐出小樓西先生正熟朝天夢門外山禽

莫亂啼其貴達也人以此詩預占之

孫黃字仲衍號嶺南才子洪武中翰林典籍

洪武庚戌孫仲衍與客自五仙城泛舟遊羅浮道

出合江訪東坡白鶴峰遺址還艤舟西湖小蘇

隄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寺南有王氏朝雲

之墓眉山長公妾也仲衍徘徊有感乃托朝雲

為詩十首皆集古語而成者其後書羅浮王仙

姑月夜過此其一曰家住錢塘東復東偶來江

外寄形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弄殘燈照病容

艷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宮分明記得

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二曰妾本錢塘江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六

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塚燕蹴

飛花落舞筵野艸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

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曰

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

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花邊古寺翔金雀竹

裏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

紛紛其四曰東望望春春可憐江籬漠漠荇田

田遠籬野菜飛黃蝶參徑楊花鋪白氈雲送客



葉長五色鶴歸華表已多年夢回明月生南浦  
淚血染成紅杜鵑其五曰浮雲漠漠草離離淚  
濕春衫鬢脚柔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  
如眉鐘隨野艇回孤棹蟬曳殘聲過別枝青冢  
路邊南鴈盡問君何事到天涯其六曰身前身  
後事茫茫惱新蘇州刺史腸猿帶玉環歸後洞  
君騎白馬傍垂楊鶴群長遠三珠樹花氣渾如  
百和香慚愧情人遠相訪為即憔悴卻羞郎其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七曰孤月無情挂翠巒金爐香燼漏聲殘雲收  
雨散知何處鬢亂釵橫特地寒去日漸多來日  
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明朝有約誰先到青鳥慙  
慙為探看其八曰杏花疎雨立黃昏金屋無人  
見淚痕短鬢欲星愁有劫此身雖異性常存關  
門不鎖寒溪水環珮空歸月夜魂倚柱尋思倍  
惆悵夜寒嫩玉倩誰溫其九曰萬紫千紅總是  
春登臨一度一思君舞依楊柳樓心月香沁梨

花夢裏雲風景蒼蒼多少恨陰蟲切切不堪聞  
思君今夜腸應斷書破羊欣白練裙其十曰零  
落殘魂倍黯然一身憔悴對花眠南園綠艸飛  
蝴蝶落日溪山哭杜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  
無恨月長圓此教腸斷非今日風景依稀似往  
年仲衍工於集句又絕句十二首舞衫歌扇舊  
桃窓下有花飛相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鬢  
有葉燕下柳迎客夢都隨歲月消惟有別時今不  
忘水邊楊柳赤欄橋杜陵寒食草青青長誦金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則較若經雨冷雲香吊書窗夢中同睡風塵  
遠上寒山石徑斜宮前楊柳寺前花紅顏未老  
思先斷莫怨東風當自嗟與君略約說杭州山  
外青山樓外樓屈指別來經幾載愁心一倍長  
離憂旅館寒燈夜不眠滿天欲寫一枝蓮何時  
最是思君處月落烏啼霜滿天欲寫一枝蓮何時  
才休稀借記妙高臺問予別恨知多少巴蜀雪  
酒春水來紫烟木上繡春雲一樹繁花對古墳  
辛若無歡容不理半綠倚通半綠君春愁再  
帶餘醺珍簾銀林夢不成知子遠來有意結  
憐風月為多情陰春一飛梭愁入東風芳  
草多舊枕未容春夢斷秦雲楚雨暗相和身  
自後思茫茫秋菊春蘭各吐芳慙愧情人遠相  
訪為即憔悴却羞郎又柳體三首白拾玉郎寄  
綠草飛胡蝶野棠開盡飄香玉細柳新蒲為



續忽忽窮愁泥殺人逢人更唱相思曲瞿塘嘈  
嘈十二灘遠船明月江水寒欲隨即船看明月  
遊絲落絮春漫漫皆在云朝  
雲墨傳奇體以資談諧耳

鐵冠道人張景和結廬鍾山下藍涼公玉携酒訪

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

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屨迎賓足下

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柳盃復之曰手執柳瓢作

盃尊前不忠玉武人不喻其肯相與一笑而後

玉竟以謀逆伏誅 太祖命搜其家凡有片紙

隻字往來者皆坐死黃嘗為玉題一畫遂被殺

臨刑口占云鼉鼓三聲畢西山日又斜黃泉無

旅店今夜宿誰家人皆悲之

凌雲翰 字彥翀號拓軒仁和人領前元至正  
十九年擢薦嘗作梅詞霜天曉角一

百首柳詞柳梢青一  
百首號梅柳爭春

洪武庚申冬凌彥翀為人題鐘馗圖云朔風吹沙

目欲眯官柳搖金梅綻葉終南進士依然起帶

束藍袍靴露趾手掣硬黃書一紙君曰上帝錫

爾社媚磔于思念老齒頤指守門荼與壘肯放  
妖狐搖九尾一聲爆竹人盡靡明日春光萬餘

里題罷掀髯自滑不數日辟書臨門迫脅上路

到京授成都府學教授遂成詩識

凌彥翀見人家昆季折屋者作沁園春詞以嘲之

云樹上凌霄堂前紫荊秋來尚芳柰北鷄晨語

鵝鳩憔悴妖狐畫嘯鴻鴈分行仁智非周喜憂

非舜一旦天倫忍遂忘如何好望松楸感泣桑

梓悲傷 古今禍起專房總一國猶然况一鄉

家有婦人豈無長舌世無男子誰有剛腸樹大

枝分瓜熟蒂落此語應非是羨方聊書此要懲

鑑戒不在文章

胡虛白 海寧洪武  
間教授

洪武間胡虛白歸自江西泊舟番君之望湖亭見

亭上石刻東坡詩一絕云黑雲堆墨未遮山白

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



連天虛白磨其韻曰鷗外清波鴈外山望湖亭  
下繫歸船夜深起坐占風信人在珠宮月在天  
書壁忽有老者來誦其詩曰子非斗南老人邪  
乃為長揖舉首不知所往虛白因自號斗南老  
人

胡斗南題楊妃教鸚鵡念心經云春寒卯酒睡初  
醒笑倚東牕小玉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鸚  
鵡念心經又題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十一

玉笛吹殘步障風枉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  
嫁梁鴻

胡斗南雙孔笛云混沌難分濁與清鑿開空翠太  
分明有聲本自無聲出二氣還從一氣生碧海  
夜寒龍並語瑤臺月白鳳諧鳴依稀黃鶴樓中  
聽吹落梅花雪滿城

胡斗南北上行云食蜜不知苦衣葛不知寒今晨  
出門去始知行路難驚磁吹斷蓬沙磧何漫漫

羸馬縮如蜃霜花大如錢夜步黃河凍舟行不  
淨前君賜轆轤轉我腸車輪盤玉事有嚴程去  
去勿憚煩學孫落旌頭飛箭定天山會賦饒歌  
曲論功萬里還

胡斗南送徐千戶之甘州云春寒初試越羅袍不  
惜千金買寶刀馬援橐中無薏苡張騫槎上有  
葡萄崑崙西去黃河遠函谷東來紫氣高何事  
相逢又相別隴雲邊月夜勞勞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十一

張尚禮

洪武間張尚禮拜監察御史一日作宮怨詩云庭  
院沉沉晝漏清閑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  
王寵却被黃鸝叫一聲聖祖以其能摹寫宮  
闈心事下蚕室死

張琬

洪武初張琬以貢入太學試高等拜給事中調戶  
部主事庚申謹身殿災上不朝者閱七日群



臣方以嚴見憚。俱莫敢言。惟琬言之。詔可。賜文綺。尋陞戶部侍郎。高廟謂公曰。朕以草昧之初。行經鄱陽。人物風土。未遑周諏。可賦詩以對。公應制曰。門倚東湖小。浦濱春來景物益精神。百花洲接新橋路。五老峰連薦福雲。風度鼓鐘孤寺曉。烟橫楊柳萬家春。風光尚想還依舊。上苑題詩得具陳。上為稱賞。尋放歸田里。俄遣中使斬公於永平市。死之年甫二十七。都儒竹堧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居揚甫哭公詩云。年少曾聞事上皇。朱衣咸羨好文章。才名既已聞中外。天命何須較短長。鶴入華亭悲夜月。鳳回阿閣泣朝陽。至今臺上青雲士。猶向金門說侍郎。尋賜葬江右。之人不許任戶部官。或謂憊於琬而然。

彭友信

洪武中彭友信以貢至京師。遇 聖祖微行。口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

天腰久而未續。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鑿與出。萬里長空駕玉橋。上大悅。問其籍。翌辰入朝。

及友信上殿曰。此秀才有學。有行。遂命為北平布政使。時有臨海趙某。卒業太學。為中貴。題卷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玉孫。見此。團扇。慶知府在。那有廉聲。及婦。嘆曰。昔趙清猷。持一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以婦時號趙。復現。

顧祿善詩。歌有過鄱陽湖詩一聯云。放歌今日容

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太祖命畫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上所常御處。有祿詩數帙。蓋深喜之也。

陳煥文扁其屋曰。雲巢。索顧謹中賦之。謹中為作歌曰。我本雲間人。夙契雲山綠。聞公巢雲處。愛作雲巢篇。公家雲巢在何許。會現秀出雲海邊。山頭日月白雲起。雲峰萬朵浮青蓮。山人結屋入雲去。置身直上雲松巔。雲蘿千尺覆戶外。檻

顧祿

堧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詩數帙。蓋深喜之也。

陳煥文扁其屋曰。雲巢。索顧謹中賦之。謹中為作歌曰。我本雲間人。夙契雲山綠。聞公巢雲處。愛作雲巢篇。公家雲巢在何許。會現秀出雲海邊。山頭日月白雲起。雲峰萬朵浮青蓮。山人結屋入雲去。置身直上雲松巔。雲蘿千尺覆戶外。檻

雲松巔。雲蘿千尺覆戶外。檻

雲松巔。雲蘿千尺覆戶外。檻

雲松巔。雲蘿千尺覆戶外。檻

雲松巔。雲蘿千尺覆戶外。檻

雲松巔。雲蘿千尺覆戶外。檻

雲松巔。雲蘿千尺覆戶外。檻



下百道來雲泉雲翁住其下日與雲周旋或携  
雲鶴遊或伴雲龍眠餐雲英兮漱雲液被雲衣  
兮駕雲輶有時看雲發高詠落筆往往凌雲烟  
浮雲去事豈能絆蕭散自是雲中仙我欲乘雲  
走相覓雲路峻絕難躡緣爾來山人棄雲出我  
今亦是青雲客雲騎橋南古汴津一笑相逢雲  
水白問公別雲今幾年側身東望雲茫茫又掛  
雲帆拂滄海歸去自種雲中田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十五

鄧伯言

新淦人

鄧伯言有遊玉笥山詩一聯曰洞天明月一雙鶴  
澗水碧流千樹花宋潛溪見而愛之乃以詩人  
薦入京廷試鍾山疏寒詩 高廟愛其中二句  
曰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以御手拍案誦之  
伯言俯伏墀下悞疑天怒遂驚歛扶出東華門  
始甦次日授翰林清秩以老疾辭放歸山

錢宰

臨安人

洪武間錢宰被徵至京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

子節文暇日微吟曰四鼓夔夔起着衣午門朝  
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志睡到人間飯熟時  
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帝進諸儒諭之曰昨  
日好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驚悚謝  
罪未幾皆遣還

錢宰賦得梧桐樹云梧桐樹一葉墮秋風一葉委  
秋露明年二月新葉生還在今年葉飛處漢宮

堯山堂外紀卷七十九

十六

飛鷲迅承恩零落班姬不如故君不見梧桐樹

應履平

奉化人官至方伯

應履平初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赴吏部考滿試  
論云篇文頗優以貌近侏儒不獲取乃題詩部  
門前云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鬍鬚及胖長更  
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糲淨硬綳綳末不書姓名  
閱者以呈冢宰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  
覽之果優次日奏陞考功司郎中

七十九卷終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高啟

字季迪別號槎軒又號青丘生與楊基張羽徐賁友善四公皆吳產皆妙於詩世稱高楊張徐擬唐四傑

饒介之仕偽吳雅喜文學聞高季迪才名召之至

再強而後往因命題倪雲林竹木圖實試之也

且以木綠曲為韻季迪隨口答曰主人原非段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

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為惜酒在樽飲餘

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因勸之仕季迪笑而不

答迺去之隱青丘時年纔十六

饒介之求諸彥作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迪次

之贈仲簡黃金十兩季迪白金三斤仲簡歌曰

東吳市中逢醉樵鐵冠歌側髮飄蕭兩肩斲

何所負青松一枝懸酒瓢自言華蓋峰頭住足

跡踏遍人間路學書學劍總不成惟有飲酒得

真趣管樂本是王霸才松喬自有煙霞具手持

崑崗白玉斧曾向月裏砍桂樹月裏仙人不我

嗔時令下飲洞庭春興來一吸海水盍却把珊

瑚樵作新醒時邂逅逢王質石上看棋黃鶴立

斧柯爛盡不成仙不如一醉三千日于今老去

名空在處處題詩償酒債淋漓醉墨落人間夜

夜風雷起光恠後承平久張洪脩撰每為人作一文僅得五百錢

高季迪年十八未娶婦翁周仲建有歿季迪往唁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

之周出蘆鴈圖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

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翮垂沙澗水寒魚不見滿

身風露立多時仲建笑曰是子求室也即擇吉

以女妻焉

高季迪明妃詞云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不

須憐願君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

高季迪鑿渠謠云鑿渠深一十尋鑿渠廣八十丈

鑿渠未苦莫嗟吁黃河曾開千丈餘君不見賈







楊基 字孟載謂眉無用於人之身因號眉菴

楊孟載幼穎悟絕人弱冠工文詞名動公卿楊庶

夫一見戲以所號鍊笛為題使其賦歌對曰不

惟能歌尤且切效老鍊體翌日呈似庶夫廉夫

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徑荒矣今老鍊當讓子一

頭地故當時有老楊小楊之稱歌曰鐵崖道人

吹鐵笛宮徵含嚼太古音一聲吹破混沌竅一

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闥形庭跪獻丹

堯山堂外紀卷八

宸箴問君何以得此曲妙諧律呂何以召陽而

呼陰都將春秋一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

天之竅價重雙南金掉頭玉署不肯入直入弁

峯絕頂俯瞰東溟深王經正統著高論唾彼傳

癖兼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使者徵球琳

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

十二朶之青瑤岑莫邪老鐵作龍吼丹山鳳舞

江蛟吟勗哉宗彥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更

吹一聲振我清白祖大鳴盛世載賡阜財解愠

南風琴 鐵崖註春秋一本名透天閑

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警聯曰六朝舊恨斜陽外

南浦新愁細雨中又咏新柳云濃如烟草淡如

金濯濯姿容裊裊陰漸軟已無憔悴色未長先

有別離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稍頭覺夜深

惆悵隋宮千萬樹淡烟疎雨正沉沉咏春水云

溶溶樣樣欲平橋知是巴山雪盡消紅雨落花

堯山堂外紀卷八

來滾滾綠烟芳草去迢迢沅湘已沒鷓鴣邊渡

浦新添鷺外潮向晚漁郎走相報大家齊上木

蘭撓

七姊妹花似薔薇而七朶連綴楊孟載詩云紅羅

開結同心小七蓋參差弄春曉畫是東風兒女

魂蛾眉一樣青螺掃三妹娉婷四妹姪綠窓虛

度可憐宵八姨秦虢休相妬腸斷江東大小喬

楊孟載題十二紅圖云何處飛來十二紅萬年枝



上立東風楚王宮殿皆零落。說盡春愁暮雨中。

張羽 字未儀

張羽本潯陽人元季授安定書院山長因欲卜居

吳興以詩約徐賁曰吳興好山水子我盍遷居

繞郭羣峰列迴波一鏡如蠶餘即宜稼樵罷亦

堪漁結屋雲林下殘年共讀書於是定居於戴

山東

張耒儀題宣和畫瓶中折枝木犀曰玉色官瓶出

堯山堂外紀卷八

內家天香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新涼好不道

金風捲翠華莫士安每為瞿宗吉稱誦之宗吉

因擬作一首云金溝水活玉瓶寬分得天葩下

廣寒可惜秋香容易落不如留向月中看士安

亦稱善

徐賁 字幼文

徐賁寄周記室云湖波遙帶夕陽低想得君家住

更西隔岸衆山晴稍出當門幽鳥晚猶啼酒綠

客裏偏能飲詩到愁邊只謾題欲倩歸雲寄離  
思如何却向望中迷

徐幼文別離曲云山風吹霜榆葉老城鴉傳聲天

欲曉征徒出門駕出裝斗杓倒懸月無光我停

路車客停馬荒煙蕭蕭暗平野一盃濁酒且頃

傾九月垂楊不堪把歌聲感激絃聲繁坐上醉

人爭笑喧相逢相別皆草草心事如絲向誰道

林鴻 字子羽閩人洪武初官員外

堯山堂外紀卷八

元順帝有一象宴羣臣時拜舞為儀天朝王師破

元都帝北遁徙象至南京一日上設宴使象舞

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

一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由是素以老

疾告乃謫舍山縣林子羽嘗作義象行曰有象

有象來天都大江欲渡心次且誘之既渡獻天

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

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舖吃然十日受饑渴俛



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敢屠  
侍衛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及象戰久不  
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皇每巡幸象當法駕行  
天衢珊瑚錯落明天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  
函封載玉璽萬樂爭擁羣龍趨玉璽歸沙漠龍  
亦歸鼎湖所以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為枯嗟爾  
食祿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  
咎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

堯山堂外紀

九

潔爾何污天子垂衣治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  
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

林子羽春日遊東苑應制賦詩云長樂鐘鳴玉殿  
開千官步輦出蓬萊已教旭日催龍馭更借春  
流泛羽盃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  
宸遊好把簫韶奏京國于今有鳳臺

林子羽賦得垂楊送客云客路垂楊最有情暖風  
吹綠漸冥冥雨溪煬帝宮前見月白桓伊笛裏

聽葉暗未堪藏乳燕花飛終恨促浮萍分攜欲  
折長條贈愁絕河橋酒幔青

林子羽婦朱氏亦能詩嘗勉子羽五韵云玉食叨  
陪近尚方五雲深處列鸞行經綸輔國從人仰  
竹帛流芳與世長待漏衣沾仙掌露朝天身惹  
御爐香功名成遂歸寧日一榻清風綠野堂年  
甫十九卒子羽終身不娶

浦源 字長源 號東海 無錫人 洪武中官晉府舍人

堯山堂外紀

十

浦長源讀書工詩聞林子羽老於詩學欲往訪之  
無由一日以收買書籍至閩時子羽方與其鄉  
人鄭宣王玄輩結社作詩自以天下為無人長  
源謁之子羽欲聞其所作以觀何如長源乃誦  
送人之荆門詩云長江風颭布帆輕西入荆門  
感客情三國已亡遺舊壘幾家猶在任荒城雲  
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若過旗亭多  
取醉不須弔古謾題名子羽甚加歎賞遂許入



杜與之唱酬

浦長源又有送人還鄉詩云都門楊柳拂離筵歸路青山水國連三月春陰垂細雨幾家寒食起新煙聽鶯谷口停行蓋立馬江頭問渡船此去故園應酒熟杏花開遍草堂前

浦長源在并州寒食日作絕句云夢入故園千里遠覺來寒食在并州垂楊不是相思樹那得春開便白頭長源同邑周子羽名翼號翹齋有題馬一絕云翔馬南來寒草秋未

堯山堂外紀

十一

霜紅葉已先綠珠宴罷歸金谷  
七尺珊瑚夜不收馬來紅草名

瞿佑字宗吉號存齋錢唐人鄉前輩凌彦紳丘彦能吳敬夫咸與為忘年友

瞿宗吉少不為其父所知鄉人章彥復自福建檢校回瞿翁設雞酒待之宗吉年十四遠自學舍歸彥復即席指雞為題宗吉應聲云宋宗窗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自是范張情義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彥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其上以贈云瞿君有子早能詩風采英英

蘭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瞿翁遂構傳桂堂

楊庶夫嘗過杭訪瞿士衡士衡宗吉從祖也時宗吉尚少庶夫示以所作香奩八詠宗吉乃悉和之其花塵春跡云燕尾點波微有暈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顰色云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織錦軒窓聞笑語採蘋洲渚聽愁吁香頰啼痕云班班湘竹赤因雨點

堯山堂外紀

十二

點楊花不是春庶夫嘆服曰此瞿家千里駒也瞿士衡一日飲楊庶夫以鞋盃行酒庶夫命宗吉詠之宗吉席上作沁園春以呈庶夫大喜即命侍妓歌以侑觴因袖其藁而去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楚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畱蹟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



惟諺羅襪賞花上苑秭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  
低注絕勝翠裙溪掩時華筵散柰此心先醉此  
恨誰知

丘彥能文雅好古所藏圖畫非遇賞鑒者不出示  
嘗有蘆花被圖一幅蓋模寫酸齋梁山滌故事  
上惟貢泰甫吳子立數詩而已後遇吳敬夫出  
而求題敬夫為賦數首皆不愜意最後一首云  
秋風吹就蘆花被一落人間知幾年澤國江山

堯山堂外紀卷八

十三

今入畫詩人毛骨久成僊高情已落滄洲外舊  
夢猶迷白鳥邊展卷不知時世換水光山色故  
依然彥能喜始請登卷他日又以唐三學士奕  
棋圖求瞿宗吉題宗吉為賦一絕云三人當局  
各藏機思入幽玄下子遲畢竟是誰高一着風  
簷日影靜中移彥能嘆賞曰不辱吾卷矣

宋熙寧中餘杭進士洪浩游大學十年不歸其父  
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其肯誤庭

聞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  
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  
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愷洪  
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  
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  
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窓風似雨孤燈背壁夜  
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夫  
卒而愷始以丁憂還家一日見瞿宗吉自誦其

堯山堂外紀卷八

十四

詩云薄宦蕭然作遠進行囊那得一錢留孟光  
不比蘇秦婦肯笑歸來只敬來宗吉因舉敬夫  
前詩謂曰尊翁有念子之情而子乃獨歸美其  
婦耶愷大慚而去

瞿宗吉嘗與黃體方過汴梁相國寺將謂有南方  
花木之勝香茗之供而鄙陋殊甚僧皆羶帽皮  
靴髮長過寸言貌麓俗體方呼為惡僧口占云  
步入空門見惡僧紅羶被體髮鬚鬚宗吉續之



曰一言能得君王意安得當年老贊寧汴梁為宋東京  
士人遊宦者少得清暇以遂宴賞之樂當時有  
賣花擔上觀棋李拍酒樓前聽管絃之句體方  
續之云雨後淤泥填紫陌風前塵土障青天蓋  
街道無溝渠又不用磚石甃過雨則行潦縱橫  
而地迫黃河風起則塵沙蔽日不可開日嘗集  
體仁門禮方鼓語同列云此所謂東華軟紅塵  
也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  
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

瞿宗吉過汴梁詩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

堯山堂外紀卷八

十五

此擅豪華尚餘良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  
廢苑艸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育女  
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

吳歌惟蘇州為佳杭人近有作者往往得詩人之  
體如云月子彎彎照我州幾人歡樂幾人愁幾  
人高樓行好酒幾人飄蓬在外頭此賤體也瞿  
宗吉往嘉興聽故妓歌之遂翻以為詞云簾捲  
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兩眠雲年少夢休

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霄是

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

又送即八月到揚州長夜孤眠在畫樓女子拆  
賦不成好秋心合看却成愁此亦賤體而黃山  
谷之詞是也又有之徐共人女邊看子爭知我門裏  
挑心是也又約即約到月上持看看等到月出  
西不知如處山低月出早還是即處山高月出  
遲此詞雖淫奔然怨而不怒愈於鄭風任章之  
詛又高山頂上鴉鴉啼帝聞說親爺娶親爺娶  
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子好孤寡此與體也又樹  
頭樹細枉求蝦泥裏無金空撥沙刺潦樹邊樹  
句橋幾時問得牡丹花此比體也有守一而終  
之意

堯山堂外紀卷八

十六

杭妓朱觀奴頗通文義嘗欲構室而慕緣於人求  
題詞於瞿宗吉宗吉援筆書云傾國傾城美貌  
為雲為雨芳年金沙灘上舊因緣重到人間示  
現欲構雲窓霧閣奈慳寶鈔金錢諸公有意與  
周旋請看桃花好面人以宗吉故喜損贊馬  
鳳仙花有紅白紫數種宋時謂之金鳳花其葉可  
以染指甲為紅色瞿宗吉詩金盆玉露搗仙葩  
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鵲鵲喙十分春上



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豈。戲搯花枝。鏤絳霞。女  
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官砂。又玉簪花詩  
白露初凝。氣候涼。花神獻寶。助新粧。移來銀色  
三千界。壑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為神。冰琢骨。龍  
涎作麝傳。香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鬢髮  
傍。

瞿宗吉。鬢斗詩有柄。何曾挹酒漿。隨時用舍屬閨  
房。幹旋天上陽和氣。平帖人間錦繡香。翠袖捲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紗移玉釧。金篝分火近牙床。衣成遠寄征夫去。  
印額何時肘後黃。

瞿宗吉。殘蝶詩。飛鳥曾聞載鬼車。粉香何事亦隨  
邪。傷生不惜身投火。抵死猶將命乞花。望帝精  
靈枝上血。韓憑魂魄墓前沙。一般有恨難消滅。  
夢裏相逢更可嗟。

永樂間。瞿宗吉以詩禍下獄。已而謫戍保安。時與  
河失守。邊境蕭條。朝廷方降佛曲於塞下。選子

弟唱之。遇元宵宗吉。凄然作望江南五首云。元  
宵景野燒。照山明。風陣摩天。將夜半。斗杓掃地  
過初更。燈火憶杭城。元宵景。巷陌少人行。舍址  
孤兒。偎冷炕。牆東。娶婦哭寒檠。士女憶杭城。元  
宵景。刀斗擊殘更。數點夕烽明。遠戍幾聲寒角  
響。空管歌。舞憶杭城。元宵景。默坐自傷情。破灶  
三盃黃米酒。寒宵一盞濁油燈。宴賞憶杭城。元  
宵景。淡月伴疎星。戍卒抱關敲木柝。歌童穿市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黎真號林坡國初名儒

黎林坡嘗以非罪謫戍遼左。同里馬某與焉。黎蒙  
恩放回。而馬獨不與其兄。一日盛席邀黎。侑觴  
之妓皆絕色也。黎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箏  
白玉卮。賞音元自有鍾期。可憐孤雁長城外。叫  
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詩為之墮淚。罷宴。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終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文皇帝

初封燕及即位詔以北平布政司為北京每巡幸稱行在設行部官開科曰北京行部新設正統辛酉始定為京師革行在之稱

文廟在燕邸大宴時天寒甚 文皇出一對曰天

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 姚廣孝在坐應聲曰

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是主 文皇大喜遂決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意起兵而姚預靖難功焉

永樂初有士人赴舉祈夢神告之曰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士人擬為義為論以待及舉於鄉登進

士竟無驗後官膳部郎官 文廟與羣臣宴出

語曰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屬羣臣對無有應者

士人進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上大悅即擢

禮部侍郎

永樂中江南一大學生需選京師見邸間題云

朕孤館夢魂常到故鄉來一日閣中傳旨云月

上斷橋形影不隨流水去有能對者賞生忽悟

壁間之句即以奏對得授右秩

姚廣孝

蘇人初為僧名道衍字斯道洪武末燕府住持北平慶壽禪寺請難功成反初版復今姓名元初劉秉忠初亦為僧故名

姚廣孝元壬辰披剃洪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於

覺林寺入冊刻意為詩文由是知名詠百花洲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云水滌接橫塘花多礙舟路波紅晴漾日沙白

寒棲鷺綠汀漁網集隔浦菱歌度不見昔遊人

風烟自朝暮

道士席應真讀書學道法慕通兵機道衍師之盡

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

覽古詩曰樵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

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

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



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搖膝高合笑之  
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

姚廣孝題觀音巖云高閣凌空如履地長江萬里  
來無際世人可到不可留只許禪僧深夏住亂  
帆來往逐雲飛隔岸淮山擁翠微大士巖間常  
宴坐一燈夜照客船歸

永樂間姚廣孝領勅往蜀雲臺觀懸幡驛路代有  
迎候抵姑蘇寒山寺駐節在松下飯飯曳履獨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步不將餘人會吳邑曹三尹見而訝焉捷之二

十姚漫不為意頃而撫按會集少師出一詩示  
云出使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烟無端撞  
着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緣少師以為生前所  
負孽緣耳眾知之遂成大笑

夏原吉 字維恭先世德興人大父以官寓湖  
汭遂家湘陰母廖氏夢二閭大夫降  
生而

夏忠靖公少年極穎敏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公

即口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熊頭角皆因造化為  
不向草茅誇氣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  
冰霜苦默默長承雨露滋寄與飛鳥諸燕雀好  
來相近莫相疑論者以為居顯位而不免昵小  
人此其驗云

夏原吉人影詩云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  
有情長向燈前同靜坐每於月下共閑行昨朝  
離去天將暝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愛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處顯身須要待時明

永樂中夏忠靖公以工部尚書治水蘇松永豐周  
大有以兵科都給事中同事一日偕宿天寧寺  
給事早如廁甚急公戲謂曰披衣靸履而行急  
事急事周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

一時以為善謔 大有字逸洪武中以監生權任  
兵科都給事中時甫弱冠天才  
逸發高皇帝時加寵異使讀書樓上呼為樓

上秀才後謫戍遼流永樂中召復原職治水吳  
中尋

卒



永樂己丑令自正月十一日為始賜元宵節假十日  
 壬辰正月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  
 觀龍山歲以為常夏原吉侍母往觀 上聞遣  
 中官賞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為賢母權也  
 自是車駕駐兩京皆賜觀燈宴 上或御午門  
 示御製使儒臣奉和覽而說之賜以羊酒鈔幣  
 時評應制諸作以陳侍講敬宗五首為工其一  
 皓月金門夜和風玉殿春雲移三島近燈簇萬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花新天仗臨丹宸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燕  
 賞及詞臣其二紫禁疎鐘靜高城刻漏傳五雲  
 迎室蓋萬炬綴金蓮瓊醴行仙席龍盤進御筵  
 教坊呈百戲齊過玉階前其三劔珮青霄近峯  
 巒翠閣重花明金幄月香度玉樓風拜舞諸番  
 集歡娛萬國同遙聞歌吹發五色慶雲中其四  
 紫陌連青禁彤樓接絳河九門星彩動萬井月  
 華多寶炬通宵朗鸞笙叶氣和臣民涵聖澤齊

作太平歌其五山擁金螯壯雲盤彩鳳來銀河  
 隨斗轉珠闕倚天開歡洽春聲徧恩從淑氣回  
 願歌魚藻詠長奉萬年杯  
 夏原吉送弟還長沙詩曰颯颯金風八月關汝今  
 歸去寸心安菜根有味莫嫌淡茅屋無書可借  
 看日具甘宜奉母秋收租稅早輸官明年此  
 際還來望莫違寥寥鴈影寒  
 解縉字大紳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建  
 寧進士永樂初更名薦已而復舊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解學士自幼能言即穎敏絕人郡守令至其家或  
 抱至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嘆一日婦翁某  
 過其家解父抱縉出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  
 禮乎解遽答嫂溺叔援權也翁又曰何緣得佳  
 偶解亦遽答有幸遇良媒翁奇之遂聯姻焉  
 解學士四歲時出遊市偶跌眾笑之吟曰細雨落  
 綢繆磚街滑似油鳳凰跌在地笑殺一羣牛眾  
 無不搖頭吐舌



解學士六歲時其族祖戲之曰小兒何所愛即應聲作詩四絕其一云小兒何所愛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其二云人道日在天我道日在心不省雞鳴時冷然鐘磬音其三云聖人有六經天地有日月日月萬古明六經終不滅其四云小兒何所夢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他日學士嘗書其後云予未能言時頗知人教指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苗苗堯山堂外紀

者當五六歲來遂盛有作  
解學士七歲時一日友人持其父影而至解橫書圖畫禽獸友甚不樂於是續云圖公之像畫公之形禽中之鳳獸中之麟友笑而奇之  
解學士九歲時其父携詣江沐浴以衣覆老樹上命對云千年老樹為衣架急應云萬里長河作浴盤歸見馬行草野命對云黑馬尾拖銀掃帚對云烏龍項帶玉繚環父珍愛之甚

解學士十歲時其母居孀苦於里胥催徵之急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有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頭之句邑宰意其假手即指堂邊小松為題令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已宰大奇之遂蠲其稅

永樂中北京宮闕初成 文廟命解學士書門帖  
解難於比擬偶見古詩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即書以進 上大嘉賜賚甚厚

永樂中秋 上方開宴賞月月為雲掩召解繹賦詩遂口占風落梅一闋其詞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着臣見拊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 上覽之歡甚復命賦長篇又成長短句以進歌曰吾聞廣寒八萬三千修月斧暗處生明缺處補不知七寶何以修合成孤光洞徹乾坤萬萬古三秋正中夜當午佳期不擬端



娥快酒杯狼籍燭無輝天上人間隔風雨玉女  
莫乘鸞仙人休伐樹天柱不可登虹橋在何處  
帝閣悠悠叫無路吾欲斬蝮蛙磔其兔坐令天  
宇絕纖塵世上青霄聚如故黃金爲節玉爲輅  
縹緲鸞車爛無數水晶簾外河漢橫冰壺影裏  
笙歌度雲旗盡下飛玄武青鸞對書報王母但  
期歲歲奉宸遊來看霓裳羽衣舞 上益喜同  
縉飲過夜半月復明朝 上大笑曰子才真可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謂奪天手段也

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  
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畱守南京頗懷  
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  
文皇嘗謂解學士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曰色難  
解應聲曰容易 文皇不悟顧謂解曰既云易  
矣何久不屬對解曰適已對矣 文皇始悟色

對容難對易爲之大笑 解爲諸生時遊青樓伎  
奉茶進曰一盞清茶解  
解元之湯大神無以對又一張琴上七條  
絃彈出五音六律及烟鎖池塘柳亦不能對

解學士訪某駙馬不值公主聞其名欲觀之隔簾  
使人畱茶解索筆題曰錦衣公子未還家紅粉  
佳人叫賜茶內院深沉人不見隔簾閒却一團  
花公主怒其謔已遂奏聞 太宗曰此風流學  
士見他做甚

解縉有贈翰林劉編脩歸娶詩云少年歸娶奏金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鑿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莫鴈紫簫吹  
月夜乘鸞靈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權  
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解學士題長亭四柳圖送薛尚書致政云東邊一  
株楊柳樹西邊一株楊柳樹南邊一株楊柳樹  
北邊一株楊柳樹縱有柳絲千萬條也縮不得  
征鞍住南山叫鷓鴣北山叫杜宇一箇叫行不  
得哥哥一箇叫不如歸去又嘗題畫松云磨盡



一錠兩錠墨寫出一株大枯樹夜深老鶴忽飛來踏枝不着空歸去

呂尚書震與解公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峰珍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嘗食之誠美呂公知其誑已他日從光祿得死象蹄脛語解曰昨有駝峰之賜宜共饗之解因大嚼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個解癡哥光祿何曾宰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解學士嘗吊友人喪妻曰四德俱全七去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絕倒蓋其妻悍也

胡廣 字光大吉水人宋忠簡公銓其十二世孫也建文庚辰廷試王辰當魁貌不及廣且廣策斥親藩上逐權廣第一謂其名與漢臣同且胡虜豈可容廣賜名請後尺死節而靖永樂中得幸復疏名廣

牛首山在金陵南三十里有二峯東西相對晉元帝初作宮殿王導指雙峯曰此天闕也故又名天闕山劉宋立郊壇於此梁武帝又於山下建

寺山有石洞洞中有石鼓天欲雨則石鼓自鳴高廟怪此山獨不北拱杖之永樂中胡廣扈從獵龍山因遊牛首佛窟寺留詩曰曉從鑿與出九關偶尋牛首共躋攀南唐古寺留碑在西竺高僧度錫還百尺岩龕過鳥上半空鐘鼓隔人間暫遊已覺塵緣息到此方知佛窟閑

胡文穆與楊東里善胡病篤時人投詩假楊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兩奸究天教名姓正相同得詩慙憤數日卒初胡與楊約致仕後拿舟往來及廣死楊夢與廣對酒聯句恍然夙約也詩有金螺瀟灑對芙蓉

驚渚漁洲窈窕通之句宋陳賈勅朱子人謂之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譏廣詩祖此

曾榮 字子榮永豐人五歲盡識象戲字稱江 九月七日亥時其孫進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進成化探花及第



永樂初曾祭赴會試同鄉有劉子欽者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少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祭明日廷對祭策詳最殆及萬言遂擢第一殿試罷作詩有曰曉開三殿降絲綸衣冕臨軒策小臣紅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泛玉壺春雲霄九萬枝搖近禮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聖德願歌檇樸播皇仁太宗賜教庶吉士曾祭等二十八人皆貴甚嚴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嘗親為試讀一日令青補蛇者設宴有全誦者詔成邊不貸之令搜大木茶等以香折執政執政袖書見上極陳幸若狀因得釋歸

永樂戊子廬陵蕭時中以詩首薦于鄉明年中式會試上巡北京雷太學又明年中榜曾祭贈以詩曰鄉衮曾掄宋殿魁廬陵文運喜初回九重天上承恩渥八十人中識俊才靈簡幾年窺夜雪龍門一日動春雷行人若向青原望定有紅光燭上台

曾學士冬日扈從獵龍山同遊牛首佛窟寺和訂學士詩云數聲清磬遠微微始覺塵緣到此稀僧向定時聞葉落客從坐處見雲歸佛居華藏那營窟心會真誠即悟機賜得官袍新製錦未應還羨五銖衣

曾學士送陳郎中重使西域云重宣恩詔向窮邊蕃落依稀似昔年首長拜迎張繡幌羗姬歌舞散金錢葡萄夜醉氍毹月驀裏晨斯首宿煙百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寶嵌刀珠飾靶部人知是漢張騫

鄱陽湖有女兒港曾學士泊此賦詩云彭蠡湖邊女兒港秋水未乾湖水長女兒一去今幾秋時有行人來繫舟岸柳汀花濕紅翠柳似顰眉花減淚茅屋參差石徑斜港口人煙允幾家當初知是誰家女後來嫁作誰家婦嫁時湖上墮弓鞋至今尚想凌波步我欲回頭問小姑小姑迢迢隔重湖我欲從前太姑問太姑默默迎新恨



顏薄命真堪惜。女兒名姓無人識。年來湖水春空使。行人吊陳迹。君不見古來多少大丈夫。老死湖山名亦無。

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匹者纔得一武弁。猶

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曾請往三人默飲終

日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蔡爽然復命。上笑

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不當作大明狀元。邪。錫

以內醞甚厚。後病卒。且氣絕。手酒飲至。醉題曰

堯山堂外紀卷人十一

十六

官詹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篲

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王儼

字孟揚。閩人。永樂間官檢討。時抗有王洪。帝此吳有王。遂汝王。吾常有王。達達善同。在翰林。孟揚嘗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人足以掎住東南。半壁識者謂為知言。後解請交。陸儼亦以罪請二人逐。共超廣東。娛嬉山水。奏請鑿贛江。以便往來。上怒。徵籍併下獄。俱死獄中。

王孟揚。憑祥道中。遇元夕。有懷賦詩云。曾向蓬萊

捧壽觴。良宵湛露沐恩光。鳳笙曲奏梨園譜。鰲

背燈開火。樹芳往事別來傷。旅恨流年老去在他鄉。夷歌蠻舞誰能解。馬上看山夜未央。

高棟

字廷禮。三山人。永樂間官翰林典籍。

高廷禮集唐詩品彙。大有功於詩教。嘗擬唐詩數

首為時所稱。擬蘇許公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

制詩云。飛構雲邊帝子家。宸遊天上駐香車。玉

杯春醉平陽館。銀漢秋行轉望槎。萬朵仙花迎

日吐。千條弱柳向風斜。皇情愛物歡無極。能使

堯山堂外紀卷人十一

十七

羣心戀翠華。擬岑補闕奉和早朝大明宮之作

云。明光漏盡曉寒催。長樂鐘聲度鳳臺。月隱禁

城雙闕迥。雲迎仙仗九重開。旌旗半捲天。河落

闌闔平分曙。色來朝罷珮聲花外轉。回看佳氣

滿蓬萊。擬崔司勳登黃鶴樓云。武昌樓下白雲

飛。黃鶴何年去不歸。千古登臨悲故國。空餘陳

迹弔斜暉。清川雨散巴山出。大澤天寒楚樹微。

久客他鄉搖落暮。秦關回首淚沾衣。擬高常侍



送王季二少府貶衡巫云曉鐘寥亮鴈聲哀候  
館鳴鷄曙色催兩地送君雙別淚西風駐馬一  
銜杯巴山落月帝猿斷楚水孤帆暮雨來莫怨  
異鄉成久隔漢庭還憶賈生才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永樂間官中書未達時

聞蕭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床聽之乘興  
寫竹石一幅明早扣門訪其人以為贈蓋  
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龍龍段  
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亟  
索而碎之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十八

有客京師而別娶婦者王孟端寄詩云新花枝勝  
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  
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而歸

王孟端月夜過瞿塘詩云瞿塘灩澦足風波一乘  
官航抵暮過峽盡頓看江路濶山開尤喜月明  
多圖分八陣石猶在枉鎖重關鐵未磨惆悵英  
雄俱已矣令人千古獨悲歌

王孟端登劔閣望京華有詩云一上高臺首重回

五雲何處是蓬萊帆隨鴈影天邊去人共春光  
日下來淮甸煙銷平似掌河流冰泮碧於苔翠  
華行幸應非遠佳氣氤氳繞上台

林誌福建長樂人母游氏夢梁僧實誌入室  
而生因名在髫髻時已喜為文辭後從  
學於王孟端極好辯論因字之曰  
尚默自號荜齋又號見一居士

林誌祖清避元不仕變易姓名匿居山寺會府公  
檢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頗能即以  
冊號八音命為詩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十九

田茅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  
上來飽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  
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府公驚羨遂與  
為友政暇輒携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  
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  
林不覺有感府公曰公殆林清耶林曰昔清者  
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而罷  
明日林竟去之府公再往訪多方物色終不見



矣

林誌高才博學鄉會試皆第一比殿試深以魁選  
自負迨傳臚之夕夢有馬奪其首既而同邑馬  
鐸第一誌次之甚怏怏不服一日互爭于廷  
成祖試以對曰朕有一對對佳者狀元曰風吹  
不響鈴兒草鐸應聲曰雨打無聲鼓子花帝  
大稱許誌踰時竟不能對遂愧服蓋鐸幼時夢  
有以下聯語之者不知何謂至是用之得賜狀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二十

元相傳鐸母馬氏妻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  
御筆於馬身加其字名李驥越三日臚傳九三  
唱無應者上曰即李馬也驥乃受詔每投判  
書馬朱書其

高舉 鄱陽人永樂  
甲辰進士

高舉拜監察御史罷歸居林谷間謝絕人事不入  
城府一日掉小舟至城下時值重午郡守飲月  
波樓以觀競渡舉微服箕坐舟上守怒逮之令  
其供不合狀舉遂書一絕云皇后升遐未一年

今春先帝又賓天。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  
看。畫船守詢之知為高侍御大慚而延納之公  
拂衣不顧去

王英 山東濱州人其父斌為浮  
梁令以父任應江西鄉舉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旁侍曰張太  
子永樂間山東王英叩卜秋舉降箕曰玉霄一  
點墜雲端難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  
貴人頭上請君看。蓋王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二十一

然又士人袖芭蕉葉入云我非問功名第言袖  
神靈可憐昨夜三更雨。滅却燈前數點聲。又士  
人得異草來問其名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句  
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階前草。一度秋來一  
度紅。或謂是時有旅觀寓廟中必其所為後觀  
移而神不顯

杜庠 字公序號  
西湖醉老

杜庠以詩聲於永樂間其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  
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艫諸葛心中空。有漢曹  
瞞眼裏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蕭聲夜



月孤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鷗鳥滿烟蕪一時人皆傳誦稱曰杜赤壁

楊文理統綺子也侈靡善吟中歲貧甚與杜公序善杜為攸令楊欲往謁闕道里費超超久之楚有商於吳者難楊曰為我作行舟八詠即載以往題曰蓬檣篙櫓猶纜舵跳揚一揮而就其詠蓬警句有數葉飽風淮浦晚一繩拖雨洞庭秋詠檣警句有分開水面秋烟冷斫破波心夜月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二十二

明商讀之躍然起敬載之往且厚贈之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草皇帝 長歌短章下筆即就每過南宮試輒自草程式文曰然不當會元及第即其繪

神品

宣廟為皇太孫日端午節 成祖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太孫連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發皆中 上大喜射畢嘉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聯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時年十五矣 上喜甚賜名馬錦綺諸番物因命儒臣賦詩盡懽而罷

宣廟嘗詔令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脩撰馬愉陳循林震曹屠編脩林文襲綺鍾復趙恢評事張



益同進學文淵閣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  
 之製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岩堯崇文閣乃  
 在城北隅登高一睇望翬飛切雲衢其上何所  
 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為衣冠講唐虞國家  
 久興學側佇登俊儒願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  
 黃少保淮辭歸帝宴餞於西苑之太液池親灑宸  
 翰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詩曰天香早折  
 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芝山直奎壁近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侍九重天咫尺永樂聖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  
 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羣彥朕承  
 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情任舊  
 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鬢蕭  
 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  
 慰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  
 清泠涵碧藻楊柳芙蓉映相好鳧鷖鸕鶿弄澄  
 波紫霧紅雲拂瓊島芳殺在俎酒在壺工歌鹿

益同進學文淵閣其優禮給賜一何永樂甲申  
 之製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岩堯崇文閣乃  
 在城北隅登高一睇望翬飛切雲衢其上何所  
 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為衣冠講唐虞國家  
 久興學側佇登俊儒願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  
 黃少保淮辭歸帝宴餞於西苑之太液池親灑宸  
 翰製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詩曰天香早折  
 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芝山直奎壁近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侍九重天咫尺永樂聖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  
 嘉謨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羣彥朕承  
 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寫情任舊  
 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鬢蕭  
 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對清言良  
 慰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  
 清泠涵碧藻楊柳芙蓉映相好鳧鷖鸕鶿弄澄  
 波紫霧紅雲拂瓊島芳殺在俎酒在壺工歌鹿



鳴續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須廷闕身江湖  
鴈蕩峯高青不極中有謝公舊遊迹採芝斲  
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  
亭覆之

宣廟詩尤多六言過史館曰蕩蕩堯光四表巍巍  
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  
春色曰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  
含生意吾心允合天心又詠撒扇曰湘浦烟霞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由

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  
清涼

楊士奇

初名寓字士奇以字行自言三恨不  
由進士不得作縣令御史宣德朝與  
楊文敏榮楊文定溥並相統三楊世以居  
第為別文貞曰西楊文敏曰東楊文定曰

楊南

泰和劉伯川善觀人時楊士奇年十四五與陳孟  
潔往候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款洽是  
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

年勤苦事難窻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揚  
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  
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  
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  
只博紅樓一看那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  
笑曰雖寒士當耐子當大用尚勉之惜予不及  
見也伯川卒後孟潔果登第為翰林庶吉士而  
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五

泰和古名西昌芳洲陳閣老循家于東城永樂甲  
午鄉試第一明年禮部會試第二廷試第一先  
是嘗有讖云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至是楊  
文貞公為諭德在南京寄二絕其一云龍洲過  
縣千年識黃甲初登第一名從此纍纍題榜首  
東城迎喜過西城其後六年辛丑科城西會鶴  
齡舉進士第一後十八年為宣德癸丑真定曹  
鴈為泰和典史亦進士第一文貞以為詩讖而



其初則為芳洲發云鶴齡會試日與浙中數舉

鋒出曾為人簡默在坐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

義問之曾遜謝不知眾皆笑曰九夫也偶然預

為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眾俱下第曾占榜

首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揚九天偶然起得浙

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成

化戊戌曾復為進士第一上文莊公時為祭

酒以其門下士也為絲聯以迎之云江右賢科

十回虎揚魁天下西昌文選三應龍洲迴縣前

蓋不數曾者以尊

乃官遊人故耳

况鍾為蘇州知府九載滿日赴京當代軍民詣闕

乞留者數萬人有儒生為歌謠曰况青天朝命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宣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楊士

奇贈以詩云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

州

楊士奇為首相日鄉人有貢入冒監需選久不授

官者懇公開仕路公不允遂放還待取因作詩

寄公云三十年前做秀才秀才起送秀才回不

如歸去生兒子保作賢良方正來蓋公緣是科  
致顯云東里為相獨失內閣印去絲  
綸簿永不可復為後世遺憾

大明律有官吏挾妓飲酒之條然宣德間三楊公

猶及用之嘗與一兵官會飲文定倡為酒令各

誦詩一句以月字在下而分四時令畢文定指

席中侍妓曰不可謂秦無人一妓遽成小詞捧

琵琶歌曰到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文定到夏

來低舞楊柳樓心月文敏到秋來金殿火吠梧

桐月兵官到冬來清香暗度梅梢月文真呀好

也麼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窻前月諸公劇飲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一

雷醉而去三楊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極

巧慧一日命佐酒泉謂曰汝能使三

閉老笑乎對曰我一入便令笑也及進見問何

來遲對曰看書問何書對曰烈女傳三閭老何

笑曰母狗無禮即答曰我是母狗

各位是公猴一時京中大傳其妙

楊榮字勉仁生時名道應祖達卿閉啼聲曰

初命去子字草名榮顯吾家更名子榮永樂

五類曰方直剛正曰忠孝流芳曰剛兩後

裔曰建安楊榮

曰楊氏勉仁

楊文敏在諸生時適夏忠靖公以侍郎使闕跡學  
文敏講孟子養氣章深契其旨大被嘉獎夏擬



福建鄉試詩云浩興催人入建遊棘闈正爾集  
儒流虹霓氣吐三千丈奎壁光浮十二樓天下  
爭先看豹變榜中誰獨占鰲頭慙慙文苑司衡  
者莫使祥麟後馬牛是歲文敏遂舉鄉試第一  
聯中會試第三廷試二甲第一未幾與夏同與  
機密云

宣皇帝親御翰墨作春山竹石牧牛三圖題詩其上  
裝潢成卷以賜楊榮榮奉和以進御製春山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圖詩曰東風濡墨樂天真谷鳥林花入眼新有  
客翫遊清適興萬重淑景萬重春榮和詩曰畫  
裏雲山宛逼真紫宸揮灑墨花新微臣願效封  
人祝聖壽如山萬歲春御製竹石圖詩曰朝罷  
怡情翰墨間千尋雲骨萬琅玕愛渠勁直堅貞  
操幾度風霜共歲寒榮和詩曰植物紛紛著兩  
間雲根新長碧琅玕聖恩發育同天地願稟堅  
剛獨耐寒

何文淵

字巨川晚號純菴永樂戊戌進士後以草景泰易儲詔自盡

宣德初大臣薦諸知府九人何文淵得温州奉莫  
馳驛之任未幾政大治刑清訟簡至於鄰郡訟  
有不平亦赴訴焉時屬邑永嘉百姓朱良觀兄  
弟爭財訟于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於婦言也  
乃屬其鄉之耆老立兩人庭下以大誼開諭之  
因援筆判其狀後有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  
邊鴈影分之句良觀兄弟感泣伏謝遂相敦睦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九

江東朱原虛為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  
母死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承二弟  
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鄰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  
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  
處西風夜捲霜馬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  
私篋不及妻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乃召二  
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儒後二弟  
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宣德間温州大旱何文淵齋戒禱于山川泣拜移  
時不能起其禱詞有云薄壽請從今日止甘霖  
望自九天來俄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歲大熟  
宣德末浙江布政使黃澤以何文淵治行聞於朝



禮部尚書胡濙薦公宜大用擢刑部右侍郎將赴召溫之官吏軍民累萬攀號隔江居民數千皆望舟拜泣而歸公在溫六年無錙銖取於民布裘蔬食處之怡然故去時詩云行囊不載溫州物惟有民情滿腹中民思之不已為立生祠歲時祭祀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初為太醫院醫士用揚文貞荐歷官都御史謚文恪吳中有夜

航船羣坐多人紛紛語訥嘗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趁航船耳蓋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言此輩破碎摘裂抵足供談笑也

吳思菴為御史時巡歷貴州回三司遣人賫饋黃

金百兩追至夔州思菴卻不受就題其封上曰

蕭蕭行李向東遠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私

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

南京大理少卿長興楊公復在京甚貧家畜一豕

日命童子玄武湖孺採萍藻為食吳思菴時握

都察院章以其密邇廳事拒之楊戲作小詩送

云太平隄下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諺云率相肚裏好撐船

陳繼字嗣初人稱陳五經姑蘇人其父夢白相識惟於周文棄處見其一詩遂薦之于孟賢工書有侍姬曰梅花居士掌筆墨

陳嗣初有題月下裁衣一絕云香幃風捲月團團

睡起裁衣思萬端秋葉未紅金剪冷玉門關外

不勝寒

陳嗣初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以詩為贊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嗣初與之坐少選入內出手一編令人讀之

則和靖傳也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

嗣初大笑口占一絕以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

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是閑花草不是孤山

梅樹枝客慚而退近時宦遊于杭者或娶或女

題壁云太乙宮前處士家于今換作官人

料想因孤與人清絕故使桃花犯命耶

張鐸清江人

宣德初張侍御鐸督銀場於寧德崇學校禮師儒



曾堂試諸生作詩曰一鳥不鳴巖舍幽東風簷  
外彩雲流噉枚多士冒襟壯織錦何人手段優  
應有長公當避舍縱非釋子也低頭六經仁義  
如周道分付諸君莫浪求既試品高下優獎賞  
士皆爭奮又建閣修齋廡鑄鐘鼎造祭器百度  
一親時年甫二十四少年有為寧人至今頌其  
功

黃潤玉

字孟清世為勤人環四明皆山而其  
南若金峨諸峯尤峻秀先生樂之故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十二

自號  
南山

宣德間黃潤玉與慈谿王來俱以教職同薦入憲  
臺王巡按北直隸時于少保謙任兵部侍郎欲  
舉王自代附書問消息潤玉復詩云出處雖同  
調睽離各一方只因交最厚常是念難忘賈誼  
曾陳策曹參解促裝明年二三月延佇看翱翔  
西楊先生甚奇此詩王在職幾五年陞山西參  
政潤玉未滿六年受勅任廣西督學僉事常奏

保明經章致和等六人堪任教職不報作詩云  
意氣日相信交游四十年自甘楊炯後誰意祖  
生先散地宜藏拙明時肯救賢殷勤一封疏消  
息竟茫然

陳信

字履信  
仁和人

宣德間陳信以推擇為吏陽武侯薛祿薦擢大理  
評事尋以廉能陞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俗舊  
華糜信裁剝無留事而持以確守民甚愛之信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十三

嘗有公務之京民有餽白金三百兩者不受尋  
乞致仕歸經治所餞賍俱不受前所餽者復持  
金懇納信復却之行李蕭然行路稱嘆蘇人杜  
瓊贈以詩云南還依舊一寒羶又却吳民餽賍  
錢任使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陳詢

陳詢忤權貴被謫司僚送行眾為說令陳循曰轟  
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山寒山石逕



斜高穀曰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盡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點直直直。馬往而不三點。

茂彪

宣正間有御史茂彪者舌秃言澁侍西班有東班御史誤入西班彪乃面糾曰臣是西班御史茂彪有東班與臣一般御史不合走入西班然彪言為包班言為邦滑稽者因其言為一絕曰聞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十四

闔門開紫氣高。含香嘗得近神堯。東邦莫入西邦去。從此人人憚茂包。

時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聳

觀聽而其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秃

項朝士逐為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

有訛後邊頭髮少前而口鬚多有使回問京師

新事或誦此詩問為誰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

章孟端

章孟端宣德間為御史時多所彈劾正統初權貴忌之罷歸京師士大夫以宋人贈唐子方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韻作詩

送之送者皆被遠謫不數年孟端諸子連中選士為京官同處一邸嘗春題於壁曰四壁金華春宴罷滿牀牙笏早朝歸人多羨之

吳偉

江夏人別號小仙宣德朝入供奉仁智殿其畫人物出自吳道子傳偉法者平山張路最知名

吳偉韶年收養湖省布政錢所家侍其子於書齋中便取筆畫地作人物山水之狀弱冠居金陵其畫遂入神品未嘗究心吟咏達所欲言若有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十五

超悟嘗題自畫騎驢圖云白髮一老子騎驢去

飲水岍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

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日與吳小仙孫院使宴

飲命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

喜曰惜欠風流題客過日太常卿呂常見而題

歌一篇首曰吳生畫手稱奇絕老我措大能評

之麗人舊讀少陵作此樂獨謂君侯宜徐曰不

必諛我但要寫當日實事耳呂然後鋪叙家樂



接引故典末云吳生吳生欲聞揚自畫白哲居  
疾勇如何更著孫思邈中酒却要千金方徐大  
笑曰是日果中酒也聞者絕倒嘉靖甲辰間有方士居萬安大  
平寺中短髮束鉄圈跋足執拐以行不言姓名  
能畫山水人物類吳偉嘗書所作除夕詩於壁  
曰長竿大炬照田場山寨歸來與未開稚子送  
窮驚爆竹騎妻學富出椒盤江湖朋舊皆為鬼  
鄉里兒童半是官少日壯心今未已唾壺敲碎  
屬花枝觀詩意斯人固嘗朋巨盜而亡命者也  
沈愚字通理崑山人宣德間與海寧蘇平等號十才子

沈愚為人風流蘊藉有續香奩四卷蓋倣韓致堯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十六

之作繡鞋一首曰幾日深閑繡得成看來便覺  
可人情一灣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  
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  
苔露晒向窻前起晚晴

蘇平詠豆腐云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  
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  
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  
多在僧家與道家時又有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黃秀雲好詩謬謂體

方曰吾必據君然君家會如此肯為詩百首贈  
我以為聘資乎休方信之為賦至六十餘篇情  
致清婉傳誦詞林然是枝性實慧利於多時  
其詩而已於體方本無意也方體方之為詩時  
人多笑其老耄被詔而欣然每談於人以為奇  
遇焉體方每破人拉向壁作詩必先索酒時有  
美句將死頭戴野花有與適游田間狂醉三日乃捐世去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二 十七

外紀卷八十二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于謙字廷益號竹卷其既殺也夫人夢公謂

明吾借汝目先將見形于皇帝次日夫人

忽喪明已而奉天門災英廟臨視見公

于火光中隱隱閃閃時夫人方殿次山海

關復夢公曰吾已見形于皇帝矣還汝目

先未幾有詔獨資其夫人後公家屬自成

所有還養子康將以公拒歸墓從倚東市

見鬻畫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蓋天

順初盧太監永亦以奸黨籍沒尋皆宥還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而內帑誤以公像給永所云國朝有三

謙言高廟時余謙在翰林宣廟時虞謙

都御史皆名人也

于肅愍公少有大志出語不九八九歲時衣紅衣

馳馬有隣長呼其名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

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者驚異

不可梳雙髻矣他日古春又過學館見于梳成

三角之髻又戲曰三角如鼓架公又即對曰一

秃似搗搥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相也

墓誌載古春為此

于肅愍公為弟子員日接巡按三司坐一寺中有

指殿中佛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可以

為對在座者曰可令小秀才對時于應聲曰一

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既對而出寺眾軍官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問何對于即曰兩衛小軍偷狗偷雞偷菓一

時絕倒

于肅愍公為諸生時忽牕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

公醉中即揮筆書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

其人大驚悲躍而去乃鬼也所遺扇則蕉葉一

片耳

宣德初于謙授監察御史每奏對上為傾聽五

年河南山西大災廷議大臣經理上親署謙



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往二省之民歡若更生  
 九載秩滿始進左侍郎先是河南官吏八朝率  
 網載香帕磨菇以供交際謙行一無所持作詩  
 云手帕磨菇與線香不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  
 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汴人至今誦之  
 高風大節不在詞華而其斷簡殘篇得於煨燼  
 之餘往往贈炙人口如刺喜門庭無賀客絕勝  
 厨傳有懸魚謝容只容風入瓦捲簾時放燕歸  
 巢亦知厚祿愁司馬且守清齋學太常蕭海行  
 囊君莫笑獨留長劔倚青天金鞍玉勒翠芳  
 肯信吾廬別有春即此可以知其孤介絕俗之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珠璣如香焚雕盤籠睡鴨燈輝青瑣散樓鴉風穿  
 語調美不用商儒酸即此可以知其經略閑典  
 之才如天外冥鴻何縹緲雪中孤鶴太清癯醉  
 來掃地臥花影閑處倚牕看藥方渭水西風吹  
 鶴髮嚴灘孤月照羊裘即此可以知閑雅恬淡  
 之思其他忠直之氣夢與古今如詠蘇武則曰  
 富貴儻來君莫問丹心報國是男兒送人致仕  
 則曰解組還鄉未白頭身安意適更何求題十  
 八學士句  
 雪黃蓋足養康此皆直寫胸襟不當以風雲月  
 露比擬也

景泰初于肅愍公監修京城見石灰口占一絕云

千槌萬鑿出深山烈火叢中煉幾番粉骨碎身  
 都不顧只留青白在人間後以冤破刑此詩預  
 為之識云少保又題象絕句云一年一度伐枝  
 汝却交桃李聽笙歌又題犬云護主有思當食  
 肉却却枯骨猶憐陽子余多少間狼虎無益於  
 食羊

于少保先娶董夫人卒少保悼之詩云世緣情愛  
 總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疏廣未能辭漢主孟  
 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幙通窗雨花謝雕闌驀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地風欲覓音容在何處九原無路辯西東  
 于司馬謙一日與俞司寇士悅偕其僚佐會坐司  
 寇侍郎戲司馬侍郎曰于公為大司馬公非少  
 司驢乎司馬侍郎即應之曰俞公為大司寇公  
 則少司賊也舉坐為之絕倒  
 王清字一寧濟寧府人  
 王清慷慨多勇略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峯口及至  
 鴛鴦海覘虜累立奇功曾有句云落日龍荒現



虜還劍光直射斗牛寒少年氣節應無敵肯負平生一寸丹

正統間王清總督廣東軍務廣賊黃蕭養劫鄉民叛眾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秒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

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捧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五

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為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眾開門降清罵賊不絕遂遇害

郭登

字元登華昌侯郭子興孫也巳巳之變力守大同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攪地

龍等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

郭定襄謫甘日岳季方繼至相與甚驩及岳取回京郭送以詩曰蚤登黃閣贊經綸欲報君恩敢愛身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嗚嗚

又喜趨仙仗補袞還思用舊臣謾道歸來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

郭定襄哀征人詩曰天迷離路水嗚咽戰馬無聲一寶刀折冤鬼慘酸啼夜月青憐螢螢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

郭登咏白梅云疎花莫道無顏色占斷春風天下白三生曾用妙香薰風韻冷冷比冰雪疎影橫斜月滿枝任教老箇倚樓吹歲寒自有心如鐵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六

戲蝶遊蜂恐未知其咏紅梅云萼綠仙人春睡足朱顏暈酒香生玉胭脂初染五銖衣幾片湘

雲紅映肉紫府曾食換骨丹不愁冰雪透心寒山桃野杏雖相似別有調羹一味酸嘗有人召

花詩仙箕逐寫玉質亭亭清且幽其人云要紅梅即承云着紫顏色點枝頭孩童起朕龍眼

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雞冠花詩雞冠本是

是胭脂染其人云要白者即承云洗却胭脂

雪妝只為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

郭登咏蠶魚絕句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



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乾向書中過一生。

尹昌 吉水人行  
人司正

正統己巳之變。尹昌扈駕北征。預知勢不可為。賦

詩十一首。有曰。故人欲效新亭泣。羈客猶懷禮

國憂。又曰。授命臨危非愛死。全軀避難是偷生。

尋自刎而死。英廟在虜。是時聞省城元夕。燈最

玩焉。有隱者題句云。鰲山北。聳今宵盛。龍駕公

徐晞 江陰人。初為郡吏。正統中。以郎中試兵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殿試讀卷官。刻錄  
惟書江陰人而已

徐晞為郡吏。日偶隨守步庭。墀中見一鹿。伏地守

得句云。屋北鹿獨宿。晞應聲曰。溪西雞齊啼。守

大驚異。遂不以常禮遇之。

徐晞既貴。頌乘傳歸里。守令率諸生郊迎。諸生以

其不由科目。俱眇忽。不成禮。郡守怒。因命諸生

句云。孽破石。搗紅門。中許多酸子。諸生久不能

屬晞代為答云。咬開銀杏白。衣裏一箇大人仁。

諸生驚服。遂相率請罪。

徐有貞 先名程。以僞南遷之議。為太監金英  
所鄙。乃更名有貞。至於于謙之死。人

尤歸  
谷焉

徐有貞年十二三。已能古文詞。始從吳公訥游。訥

奇其材。祭酒胡儼有人。倫鑒訥進之。儼所請授

進士業。適儼病臥。見之。令為詩。公援筆立就云。

共喜斯文有主盟。諸生誰不仰儀刑。當時已見

尊喬岳。後代應傳是列星。上報明君心。獨赤下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延晚學。眼能青。童蒙久抱相求志。請向賢關授

一經。儼見詩。不覺躍起。繞床曰。此鼎鉉器也。遂

以其業授之。

天順初。論復辟功。封徐有貞為武功伯。賜鐵券。言

者以券文出。公自製草。授詞官中有續禹之語。

禹為天子。而有貞云。續有不臣意。且上令自擇

封而武功定。曹操始封操。後卒傾漢室。公出此

亦應有異懷。舉此為公罪。遂安置金齒。為民公



行時有詩云聖主憐予好遠遊故教行樂過南  
州誰言六詔非諸夏也似三山與十洲雪淨瑤  
臺光見月霜餘紅樹不知秋聞心自覺功名淡  
却笑留侯勝鄼侯

四明姚堂守蘇郡被調鎮江代之者為林一鶚徐  
武功送姚詩云袖歸白壁原無玷移去寒梅不  
改香豈謔亦有雙木撐篙不如搖之句

徐武功晚年遊浪山水嘗登靈巖調水龍吟自慰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九

云佳麗地是吾鄉看西山更比東山好有罨畫  
樓臺金碧岩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  
石清貞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對雲影天  
光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裡翠娥妝眼且登臨  
且談笑眼前事幾多堪吊香徑踪消麝廊香杳  
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為他煩惱是  
非顛倒古與今一般難料嘆宦海風波幾人歸  
早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

抱又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  
呼童更進餘杯便拚得到三更乘月迴仙棹

徐武功又有登獅子山詩云麥黃天氣爽如秋  
與聊為岸嶼遊香徑踏花來洞口小舟送酒過  
溪頭橫塘樹色連龍塢茂花煙光接虎丘絕勝  
竹林觴詠處即今誰數晉風流

湯胤績字公讓東甌王諸孫也徐武功李文  
公遂有意引用而武功知其人止之已竟  
用為將湯每自誇獨當邊方一面必有可  
觀又守邊胡人突至一箭中其兩腮  
而斃時人遂傳曰湯一面湯一箭

湯胤勳嘗有守宮詩誰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  
守時難鴛鴦夢冷腸堪斷蜥蜴魂消血未乾  
子色分金釧曉蕊花光映玉鞦韆何時試捲香  
羅袖笑語東君子細看時有知詩者曰此不減  
李商隱也

湯胤勳廳事春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杖南谷先生  
且濫芋後堂曰片言曾折虜一斛不忘君蓋東



谷嘗從興濟伯禮部尚書楊忠定公善奉迎鑾輿故云

鄒御史亮作三夸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公子

曰湯家公子善夸詡好似蜉蝣撼大樹文章光

燄萬丈長却說杜陵無好句其三言劉草牕湯

在江陰時與劉欽謨同寓舍有松陽學諭錢端

學聞胤勳名乃候拜之坐定端學屢質所為詩

胤勳始曰可中而厭終而勃然怒何絮絮如此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十一

端學踟躕去劉戲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陵無

好句以今觀之果然胤勳曰吾詩正學杜何嘗

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耳

劉欽謨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

藏者湯東谷從劉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

半焦枯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劉悉其所藏

與之欽謨名昌以字行平生所歷大都曰金臺

蘇曰胥臺故有五臺集

湯胤績為叅將守邊突與胡戰敗死後數月口外

某驛天色將暝忽有共官至騎從甚盛坐中堂

令免供具第索筆硯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卒

俟其起開戶寂然無人但見壁間留詩末有血

汚游魂歸不得當年空築望鄉臺之句始知為

胤勳云

王偉長沙人永樂間年十二獻

王偉為郎官時厭御史手本大書署名口占貼之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十二

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于士

體無妨碍只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以為笑一

時大書之風稍息

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王偉時為兵部侍郎戲曰

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

乾淨少司馬尚不乾淨我固當洗之眾聞之噱

然後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

庶出聞之默然無以答



韓雍 字永熙吳縣人父以閩右徙實京師占籍宛平劉儼榜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

官至右都御史天順中冠都憲深視院家剛恃自用馭其屬甚嚴一日歷事監生考

勤命題曰道盛德至同列駭然莫敢啓齒雍時為僉院從容請曰題難作若加一善

字庶易成文公欣然從之

韓襄毅公巡江西日方鞠死獄忽誦句云水上凍

冰冰積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囚曰囚冒死

敢對公曰汝能對貸汝死囚曰空中騰霧霧成

雲雲開見日公撫掌稱善果為減死

堯山堂外紀卷人十三

十三

韓襄毅公招友人賞雪不至以詩促之云南征五

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清興發

故人何事賞心違包含梅柳春無跡照耀乾坤

夜有輝預想來遊須秉燭瓊瑤還襯馬蹄歸

韓襄毅公與夏公墳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

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牽字有五人

下列衆小入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入服

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

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

人中更有人有鎮邊都憲與兵官不合都憲於酒席間出令云天上

有蕭何蕭何手裡持一本律口稱犯法之事莫做發病之物莫吃有所指於兵官也兵官云天

上有太陽地地下有張良張良手裡持一把劍口稱銅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時一太監在坐欲

為分解即云天上有雲山地下有寒山寒山手裡持一把掃帚口稱令人自掃門前雪莫管地

人瓦上霜送一笑而散

王越 字世昌濟人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竟以內閣別紙寫後拜

都御史咸寧海子封咸寧伯人謂試卷飛揚之識

堯山堂外紀卷人十四

十四

王咸寧所作詩皆粗豪震蕩如其人嘗作鴈門紀

事一律曰雁門關外野人家不養絲蠶不種麻

百里全無桑柘樹三春那見杏花簷前雨過

皆成雪塞上風來總是沙說與江南人不信只

穿皮襖不穿紗人以爲曲盡大同風景

定海沃太守洋性褊急宦路鮮合者王襄敏公嘗

爲詩規之有云今日牧民當尚簡此行聽訟貴

從寬黃堂正是三公路莫負吾儒洗眼看沃公



終不能用晚年家居猶指摘大臣過失訐奏坐  
戍榆林窮苦特甚久之宥還

王襄敏公有題四皓奕棋圖一絕云暴楚強秦一  
局收不應末着又安劉就中諸呂真勦敵賴得  
旁觀有絳侯朱克粹亦有一絕云一局殘碁尚  
未終白頭何事到青宮可應千里冥飛翼却墮  
雷侯智網中

王威寧尤善詞曲嘗於行師時見村婦便旋道傷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十一

逃作塞鴻秋一曲綠楊深鎖誰家院見一個女  
嬌娥急走行方便轉過粉牆來就地金蓮清泉  
一股流銀線衝破綠苔痕滿地珍珠濺不想墻  
兒外馬兒上人瞧見

王威寧又作朝天子一曲云燒蘿蔔下茶宰鴛鴦  
剝鮮到惹得傍人罵人人罵我是箇老在家我  
就裏乾坤大萬古千秋一場閒話說英雄都是  
假你就笑我刺麻你休說我哈香我做箇沒用

的神仙罷一日忽思退休賦詩云歸去來今歸

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

古人安在哉綠醕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為誰

開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竟

以事敗徙陸安州安置遂符一夜化灰之速黃

花無主之識當時翰苑有和云那有伊周事業

來耻隨郭隗上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

模莫少哉半世功名如隙過一場富貴似花開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

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朝王附煙

直故云時兵部尚書陳越亦相直有中官阿丑

者善詆諧一日上前作汪持雙斧趨

駘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鐵耳聞

絨何名曰王鉞陳鉞也上徵西焉自此斥逐

直輩江西古論蕭大山好奇之士名其堂曰

蕭蕭飲餚歷寺館以觀其扁至一洞因

戲之曰此何不名曰洞洞洞蕭蕭為不憚

卷八十三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劉溥 字原博號草窻長洲人太醫吏日與郭登湯胤勳同稱吟家

劉原博八歲時賦溝水詩云門前一溝水日夜向

東流借問歸何處滄溟是住頭後仕雖不甚顯

然卒以詩名

劉草窻嘗為繭窩詩有言今茫茫白雲老之句眾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推其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謂老草

窻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辯不已草

窻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不得溥詩

劉欽謨在京師嘗與湯胤勳同過劉草窻胤勳沈

禮甚恭携入詩就評草窻以手掩之問何詩胤

勳曰北京八景詩草窻曰比在當時胡文穆公

揚文敏公會狀元王侍講詩皆未易及公所

作龍勝之則出不然不如已也胤勳曰第讀之莫

愈為讀一首即以還曰不如多矣又言昨與楊

帥作白鵲詩殊不佳我亦嘗作乃真邊將白鵲

詩如公之作直學課詩耳草窻詩曰早隨金印

出邊州晚送權聲入御樓剪取白羅飛繡幕旗

竿十丈掛胡頭胤勳大稱服

劉珏 字廷美號完憲景泰天順間為吳中詩人之最京師號為劉八句

劉廷美為刑部主事居京師與徐武功劉原博諸

公為詩友每相過必談論達旦嘗歲除原博邀

之守歲廷美因挾所鍾馗畫像求題原博遂援

筆大書一詩於上明旦持歸縣之中堂京師每

正旦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并筆研於几賀

客至書其名無迎送也是日朝罷劉定之黃廷

臣兩學士百至見此詩各摘簿一葉錄之去朝

士繼至者皆摘錄之頃間簿已盡矣廷美晚回

索簿閱賀客以圖往報家人告其故明日復置

一簿亦如之中書舍人金本清戲謂廷美曰此



鍾馗乃耗紙鬼也一時京師傳為奇事原博詩  
曰長空糊雲夜風起不忿成羣跳狂鬼倒提三  
尺黃河冰血灑蓮花舞秋水飛螢負火明月羞  
櫟窠影黑啼鴉鷓綠袍烏帽逞行事磔腦剝腸  
天亦愁中有巨妖誅未得盍駕殿輪驅霹靂如  
何袖手便忘機回首東方又生白

劉完菴薄干仕宦年五十遂解組時有憲臣索題  
牧牛圖為賦詩曰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濕蓑衣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  
臣亦感泣掛冠去

成化初瓊臺邢公宥為蘇守以梅華求題廷美賦  
絕句云歲寒相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華笑  
殺玄都狂道士種桃何不種梅華邢公得詩甚  
喜後邢公以郡中久荒陂蕩起稅民心頗怨有  
投詩刺之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滄海與  
青天漁舟若過閒洲渚為報沙鷗莫浪眠邢公

聞之以為廷美所作嘖之或勸往白廷美曰彼  
奈我何後廷美卒邢公弔祭皆不往人多非之

聶大年號東軒臨川人通詩書二經為  
憲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

景泰間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潘憲諸公與  
一時達官顯人過抗者皆禮重之其名傳於遐  
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交  
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就辭以疾兼以詩謝  
之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  
難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  
遠八桂霜寒木落疎寄與青雲舊知己莫因辭  
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

聶大年之掌教武林也歷官九年不以家眷自隨  
嘗有答內子寄衣詩云山妻憐我舊蘇秦寄得  
衣來穩稱身落日故園歌白苧秋風京洛染緇  
塵同心意重思借老結髮情深不厭貧萬里莫  
如歸去好幾多衣錦夜行人又有諭兒輩詩云



四兒五歲六兒三莫與肥甘習口甜清白家傳  
無我愧詩書世業要人擔三食淡飯何須酒一  
筋黃蓋略用鹽聞說有人曾餓死算來原不為  
官廉

聶大年在武林日有二僧爭住禪院招而飲之因  
贈詩曰蕭蕭落日下荒基古殿淒涼白塔低燕  
子不知身是客秋風猶戀舊巢泥二僧慚愧罷  
去

堯山堂卜巴卷八

聶大年嘗賦卜算子二首蓋自况也辭云楊柳小  
蠻腰慣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  
婦忙整玉搔頭春筍纖纖露老却江南杜牧  
之懶為秋娘賦粉淚濕鮫銷只恐郎情薄夢  
到巫山第幾峰酒醒燈花落數日向春寒未  
把羅衣看眉黛含顰為阿誰但悔從前錯馬浩  
瀾和云歌得雪兒歌舞得霓裳舞料想前身跨  
鳳僊合作蕭郎婦顏色雪中梅淡點花梢露

雲雨巫山十二峰未數高唐賦花壓鬢雲低  
風透羅衫薄殘夢膏勝下翠樓不覺金釵落  
幾許別離愁猶自思量着欲寄蕭郎一紙書又  
怕歸鴻錯

聶大年詩翰著名一時而不得預京銜或曰大年  
在錢唐時嘗署挑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  
嚴如按察司以此見忤達官天順初被徵修史  
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翰林諸生多惜不獲見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者時童大章在座素善滑稽因曰不必識其人  
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眾為闕然蓋大年姓  
聶而眇一目也

聶大年之被徵脩史也時朝廷銳意俟書完日開  
館諸閣老乘閒抵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因  
各薦所知於是丁參議理等皆被召大年扶病  
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  
諷老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先生因譏之曰生老



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參議與宋尚寶懷尚氣失色。念署於館中。陳緝熙遠成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大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僞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為脩書開幾場。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母更貽斯文。也。識者以是知此書畢竟無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堯山山

卷八十四

初大年嘗言王柳菴家宰求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求天下之才。此言頗聞於柳菴。大年病不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彙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誌。劉泰字士亨。錢唐人。號菊莊。景泰天順間。隱居不仕。所著有菊莊晚香諸集。劉菊莊嘗次聶大年韻題詩於南屏淨慈寺壁云。

步聯苔。磴翠層層。方外幽尋。我最能。虎熟不驚。園社客。鷗閑常。送過湖僧支那。踏偏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燈話。久頓忘。饑渴想。詩懷清似玉。壺冰時。按察使泰和曾蒙簡見之。笑謂察察曰。如此閒情。我輩不及也。

劉士亨晚春漫興云。單羅初試怯春風。金鴨香銷翠被空。江燕低翻三寸黑。海棠微褪一分紅。酒因睡淺醒難解。詩為愁多句未工。晴日漸長兒女懶。鞦韆閒在曲欄東。嘗自謂人曰。此當與楊眉庵孟載頡頏也。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九

劉士亨題芍藥云。綠陰庭院已非春。紅芍翻階露朶新。綽約嬌姿誰得似。天風吹下衛夫人。其詠黃菊云。芳叢燁燁殿秋光。嬌倚西風學道妝。一自義熙人採後。冷烟疎雨幾重陽。其秋葵云。露華燁燁照秋林。誰把紅芳暗博金。白露不凋霜不剪也。知中有向陽心。其墨菊云。自是中黃第



一家屬來時節傲霜華如何秋色無人管移向  
龍香道士家士亨大書門曰老年賣詩為業求者當求善價卒無一人能承其意

劉菊莊與夏少卿善人有問其姓字者則荅曰夏

少卿之俗友更不言已姓同時有沈循與都憲

錢鉞有屬人詢其不亦曰錢員外是我外兄有

好事者為之語曰沈循只說錢員外劉泰常稱

夏少卿一時傳以為笑時有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劉私印曰

錦衣西席又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塔亦有私印曰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為的對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陸昂字元偁號清溪與馬鶴臆洪偕出劉菊莊之門而清溪得詩律鶴臆得詞調異

體齊名

陸元偁梅花絕句云春到南枝與北枝花開的皦

照寒漪何人似解相憐意不把東風玉笛吹

馬浩瀾著花影集花影者月下燈前無中生有以

為假則真謂為實猶涉虛也其中秋鵲橋偈云

不寒不暑無風無雨秋色平分佳節桂花香散

夜涼生小樓上簾兒高揭多愁多病閒愛閒悶

綠鬢紛紛成雪平生不作負恩人惟負了今宵

明月其落花滿庭芳云春老園林雨餘庭院偏

惹蝶駭鶯猜蕙紅皺白狼藉滿蒼苔正是愁腸

欲斷朱箔外點點飄來分明似身輕飛燕扶下

避風臺當初珍重意金錢競買玉砌新栽更翠

屏遮護羯鼓催開誰道天機繡錦都化作紫陌

塵埃紗牕裏有人憐惜無語托香腮

錢唐湖山之勝以飛來峰為最馬鶴臆所居去飛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來峰不十里以貧累不能數往因題詩曰飛來

峯在脚跟頭十五年閒兩度遊說與山靈應笑

我先生忙到幾時休

王澄字天碧號雪村馬鶴臆詩友

王雪村幼攻詩書有趙法里甲報吏名於有司藩

司因辭而怒焉撥授處州府架閣庫役不得已

就之一日因題馬一絕云一日行千里曾施汗

血勞不知天廐外誰是九方臯書府門罕見聞



府主召而詢曰汝曾為弟子員耶對以農民太  
 守駭而試以南山晴雪之題雪村信筆呈云雪  
 霽南山正坐衙瑩然相對兩無瑕瑞光曉布三  
 千里和氣春生百萬家未可擁爐傾竹葉且須  
 呵筆詠梅花豐年有象皆侯德五袴歌謠偏海  
 涯太守大喜遂集府佐諸子弟而館之命人代  
 其吏事一日太守至館見課簿有對曰三箇半  
 鍾鍾半酒一邊雙陸陸雙星因擊節嘆曰有才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如此不獲時位豈非命乎自是日得親幸名聞  
 士夫逮役滿歸杭杭運使聞而請代文移視太  
 守尤敬之自以出入公門不雅堅辭以疾日與  
 文士往來於湖山云嘉靖初安仁湯寶初為學  
吏邑令洗汝實先數試諸  
生學諭徐元稔每同賦詩一日屬洗集試縣吏徐  
命寶同試洗命賦燭花詩寶作絕句云淚滴銀  
繁雨光搖綺席春一朝懸要路普照四方人洗  
驚異疑其假手命和一章即占云心熱係因大  
花開不待春自慚余寂寞長伴讀書人  
洗大稱賞縣吏皆閣筆寶後官縣尉  
 王雪村與馬鶴窻泛湖雪村善召箕仙術每吟咏

有窘阻則叩仙續之仙箕常携以隨鶴窻因請  
 召之箕既動鶴窻問仙何名即書云有事但問  
 問畢告名鶴窻曰有句云捧瑤觴南國佳人一  
 雙玉手久未有對即書云跌寶座西方大佛丈  
 六金身二人方驚愕箕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  
 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為  
 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閨闈妾今  
 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栢西陵正可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哀後書云錢唐蘇小小敬和鶴窻疇昔湖橋首  
 唱已而箕寂然不動二人相顧若失稱嘆久之  
 林玠字廷珪閩侯官人  
領天順壬午鄉薦  
 林玠與其弟瑋同赴會試至鷺湖驛玠得疾瑋扶  
 以歸甫及門卒其魂鬱不散家人每接之夢寐  
 彷彿聞其聲迹靈几間器物或自動乃如紫姑  
 神法置箕布灰于几箕輒自舉遂令人扶之箕  
 運不休就視則皆詩文也別父母有句云如今



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鴈  
層雲憐隻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別妻云寄言與  
爾無他說節義水霜不可虛賦書樓極目云清  
風搖動硯池雲飛鴻點破江山影觀蓮云呼童  
泛美酒對此紅芳傾若人已僊去此花空自馨  
作文贈序凡七十餘首家人次以成編自名之  
曰靜庵遺玉初算動成文之時親友臨者毛髮  
竦豎久之則答問如平生矣如是年餘乃已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為御史提學南  
歲語人如此

張錫字天錫號海觀錢唐人領天順壬午鄉  
薦授山陰縣教諭作文極敏德而用事  
多出杜撰人有贊之者則高聲應  
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

張天錫才華灑落跌宕不羈不經意語往往動人  
一日與客遊湖客指魚叢索賦天錫應聲曰誤  
入在泥沙青山是故家無心棲燕雀有意戀魚  
蝦春到萍為葉冬來雪作花莫教張子見錯認  
是僊槎

張天錫所居為回祿所燬作四六短疏以干知識  
有云禿和尚只化凡夫老癡儒惟求達士曾聞  
晉將軍為戴逵造室頗極富饒宋丞相為康節  
買居務期寬廣何昔賢之好事豈今日之無人  
敢希輪奐之維新耶冀土茨之苟合使我春誦  
夏絃勝彼朝鐘暮鼓貯清風明月於無窮藏奇  
書異畫於不朽是所望也惟善圖之不數月而  
新居落成所構有望海亭見山樓育負軒等數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十間

錢唐俞鳴玉珩杭州前衛軍餘也善詩字多辯才  
然其性狙獪貪侈弘治初投身為鎮守內官張  
慶祿史遂虎而翼起家巨富其未為掾史時亦  
欲如富貴相張海觀作詩譏云輕羅細葛稱身  
裁今恐無憑換得來莫道此人窮盡了出門還  
要轎兒擡時金陵陳榮知仁和為適虎為害命  
獵人捕得之籍紳多縣詩歌冊快以  
贈行賦一詩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此我食  
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河張慶



兄弟三人皆為宦寺親幸用事勢張甚珩為慶  
所親任假其威故敢為此言及慶死外臺治珩  
罪請嶺南戍海邊初珩嘗至海寧適有人為子  
行賄得中鄉試者會試卒於道珩為詩吊之云  
門外長檣百尺高昔人曾此逞英豪  
黃金散盡買科舉不見賢郎著紫袍

沈宣

字明德與張天錫齊名  
後應貢授安慶府訓導

沈明德在庠時嗜酒能文尤工于詩畫一時當道

重之嘗以課試不完董學憲副吳原明因其疎  
于經學且重聽命賦耳聾詩因書龍字于水

板沈望見耳脚帶長以為打字魚奔去復召喻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十七

以作詩遂口占云紅塵飛滿舊青衫貧病年來

笑更兼四十無聞聲亦順半生多事老何堪山

蟬一任鳴方歇穴蟻從教闢正酣兀坐無言心

似水對人袖手倦清談

沈明德嘗有詩詠蟹云郭索橫行逸氣豪秋來興

味滿江臯玉缸十斛醱醪酒不待先生賦老饕

頗豪俊可愛劉邦彥嘗為題畫有云雪消岳色

露真容澗道奔泉走玉龍千仞高寒凝不動行

人知是丈人峯

劉英

字邦彥號賓山  
沈明德婿也

劉邦彥有上元五夜觀燈詩十三夜云近喜元宵

雪更晴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月將圓玉

指初調未合笙新放華燈連九陌舊傳金鑰啓

重城少年結伴嬉遊去遮莫雞聲下五更十四

夜云燈光漸比夜來饒人海魚龍混暮潮月照

海花青瑣閣煙籠楊柳赤闌橋鈿車過去拋珠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十七

果寶騎重來聽玉簫共約更深歸及早大家明

日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派春聲送管絃九衢燈

燭上薰天風回鰲背星毬亂雲散魚鱗碧月圓

逐隊馬翻塵侶海踏歌人吟夜如季歸遲不屬

金吾禁車見遺簪與墜鈿十六夜云次第看燈

俗舊傳寶箏重按十三絃人心未必今宵絕免

魄還如昨夜圓尚覺繁華誇樂土何須廣樂聽

鈞天追歡獨羨兒童健靜對梅花憶往年十七



夜云繡簾窳地護輕寒明月來遲鳳蠟殘風掃  
烟花春爛熳雲沉星斗夜闌珊醉敲馬鈴還家  
去誰抱龍香隔院彈試看燒燈如白日鰲山無  
影海漫漫

劉邦彥暮春陪陳太常西湖宴集詩云六橋柳色  
翠迷津畫舫移遲送酒頻醉眼不知三月暮賞  
心又度一年春鶯諧急管催歌板燕蹴輕花墮  
舞裊年少莫將行樂悞座中半是白頭人又載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酒過湖詩云寒食清明次第來紫苞紅萼裹池  
臺東風似與人商略最好花教最後開

周鳳 字岐鳳江陰  
之青陽人

岐鳳性敏絕倫亦諳邪術肆為奸淫以故不齒  
於人後坐事亡命日無定居嘗抵蘇蘇人錢暉  
投以詩曰琴劍飄零西復東舊遊清興幾時同  
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  
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屬東流水惟

有家山在夢中岐鳳得詩大慟後入都圖自直  
竟病死邸中 詳亦素黠以貴為都司經歷鄉人  
訟其不法知府楊貢執而罪之  
多所囑託反計奏貢罪歸衣官校奉命與巡撫  
崔都憲恭同訊有旨以同察不和俱黜為民  
本一富民第以貴得冠帶與貢並無  
寮友之義命下之日人無不驚謬

周岐鳳死後三吳間有召僊者周忽至運箕如飛  
頃刻數百言往往奇中有詩云長安萬里月杜  
陵三月春一茗一鑪香清風來故人又云海外  
獨身遊風雲際會秋我傳靈德去仗劍鬼神愁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然書其後曰設茗與香誦此詩吾即至後試之信

淞江守私解失金首飾請仙問之則大書四句云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  
名時求釋其意不荅請書名乃書曰周岐鳳守  
不悅以為鬼語不足憑間為一學官言之對曰  
此世俗所傳四喜詩耳守愕然曰吾家有小女  
奴實名四喜得無是乎執而訊之物果為所竊



猶藏解後灰中乃悟前語

翟永齡號海槎武進人滑稽多端儕輩無不受其侮謔者

翟永齡與陸廉伯並以才學馳名後陸發解而翟

名最後以書東所親曰至矣盡矣方知小子之

名顛之倒之反在諸公之上蓋以自嘲因朝陸

云翟赴試南京患無貲乃買乾棗數十斤每至市墟則泊舟岸手捧兒至兒與一淘棗教之曰

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自常州至丹陽民誼載道聞者爭覓其旅訪之大獲贖利

翟永齡平日不詣學官教官責之罰論一篇以牛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二十

何之命題翟操筆立就結語云考何之二字兩

見於孟子之書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

先生也牛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教官一咲而

罷

翟永齡偶過靖江人咸以相公稱之時有一吏在

坐亦稱相公翟意謂人不加敬後有出扇求詩

者此吏捉筆竟題於前次至永齡故為不能之

狀題曰山不山不水不水一片板上兩箇鬼扇景一船

二人一吹一個吹火通一個搖大櫓赫得雞婆  
飛上天扇上世間名畫見萬千不知此畫出何

譜詢知海槎衆人甚報

靖江人言語俗謂之沙骨碌翟海槎詩曰馬洲風

景亦不俗依舊桃紅併柳綠林間好鳥樹頭啼

聲聲只叫骨碌碌靖江本江陰之馬馱沙也天

題謁客所送扇轉贈之云馬馱沙上縣新開城

江來今人干謁者謂打秋風故云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二十一

有樵匠求翟海槎題春聯翟改陽春布德澤云陽

春生德澤萬物布光輝布光輝者一時哄然布光輝也

翟海槎自嘆曰人生七十古稀有處世誰能得長

久光陰恰似過隙駒綠鬢看看成白首積金過

斗皆是閒幾人買斷鬼門關不將歌舞送樽酒

徒廢鉛汞燒金丹白日飛昇無此理畢竟有生

還有死眼前富貴一杆碁身後功名半張紙古

稱彭祖壽最多八百歲後還如何勸君有酒舞



且歌窮通壽夭皆由它

馮徽

勸學詩有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  
盡是讀書人成化間馮御史徽以事謫戍馮易  
前詩云少小休勤學文章悞了身途東三萬衛  
盡是讀書人

沈質 字文卿號玄谷居太倉

沈文卿家甚貧以授徒為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四 二十二  
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風寒月黑夜迢迢  
辜負勞心此一遭架上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  
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施槃

字宗銘蘇之東洞庭山人正統戊午吳  
縣李池蓮一壺三卷巡撫周公忱見之  
曰行有當之者明年槃以縣學生狀元及  
第年纔二十餘時皆以洛陽年少過之公  
卿爭前席  
亡何遽卒

施槃少有奇質其父携之商山陽主富人羅鐸家

有張都憲者來飲鐸命其子與槃偕出見都憲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令屬對曰新月如弓殘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

槃應曰朝霞似錦晚霞似錦東川錦西川錦都

憲異之謂鐸曰有資如此何不成之鐸即俾與

子同學給其貲費業成還鄉久之登薦魁天下

時年二十三

施槃常咏蝴蝶云莫怪風前多落魄三春應作撰

花郎赴會試留別云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

燈十二時思榮宴賦詩曰千里觀先我獨行辭



親無奈惜離情玉堂未擬登三輔金榜先叨第  
一名麟鳳駢臻欣道泰車書混一仰文明太平  
天子恩如海虎嘯龍吟會匪輕

張和字節之號篠菴崑山人於禁榜進士既仕猶學讀漢書必三十遍

張篠庵初登第施狀元一日出釋老梅孔子圖即  
口占云釋老倡狂侮大儒書生為爾發長吁不  
知過宋園匡日還似于今畫裏無又曰拂鬚揮  
鼻彼何人放誕能無愧此身名教萬年齊日月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二至三

須知魯國一儒真

張篠庵眇一目嘗贊千眼觀音云汝有千目衆皆  
了。了。我有雙目一明一眇多者忒多少者忒少  
宣城湛銓構南山清隱張篠庵贈詩曰遁跡甘從  
鹿豕羣南山深處隔巖氛屋前流水連青嶂階  
下寒松護白雲栗里自芻元亮酒草堂不辱穉  
珪文紛紛車馬塵中容高節能無愧隱君  
天順間張節之官浙江憲副時寵妾新亾有悼詩

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冰樂天老  
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  
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  
半臂綾

林聰字季聰閩寧德人於禁榜進士

林莊敏公九歲時邑宰包姓者謁其尊翁梅所先  
生公侍側有白犬在門顧梅所包曰公子能對  
乎梅所曰頗能包出句云白犬當門兩眼睜睜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四

惟顧主公應聲曰黃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隨王  
包嘆異曰公輔之器也

林莊敏公初為給事中言謫國子學正嘗坐率  
性堂有書懷詩曰東風吹雪弄餘寒撲棧歌來  
興未闌聖世誰云輕冷職菲材元不稱言官蠹  
芸香煖圖書靜爐象煙銷午漏殘自笑此身宜  
懶散敝冠塵土不須彈

成化間林莊敏公為司冠一日與陝西楊司馬鼎



會坐林戲曰胡兒十歲能騎馬蓋楊多鬚而年  
一少之故楊遠答曰癩子三年不似人林在位已  
久而閩地有癩也

劉儼 字宣化號時雨吉水人

正統七年廷試進士姚夔等百五十人劉儼擢第  
一有邵進者在甲尾劉嘗致東于邵自稱為年  
未或謂邵云劉公笑子殿甲尾故云然邵怒曰  
狀元不是工夫上人做我見劉必辱之笑而解

光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之以詩云狀元本是龍頭選龍尾分明屬邵卿  
龍尾棹時天必雨龍頭未必敢相輕邵聞之亦  
解顏

姚夔 字大章浙桐廬人正統中鄉會試皆第  
魏驥謚文靖葉盛謚文莊吳訥謚文恪  
謚文恪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卯午  
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丑辰未戌年春二月  
蓋定規也洪武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

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  
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  
蘇州吳昌元啓為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  
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天向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  
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  
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是年姚夔為知貢舉  
官自謂不能致防殃及賢俊請諭祭于郊祭時  
夔伏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時御史焦顯為監臨

光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官火起顯鎖其門不容出入致死者藉藉後人  
詩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燃奎宿可為災  
昌躬冠領鄉薦負重名一日游金陵少宗伯倪  
公克讓適生子設湯餅會元啓與焉賀以詩所  
生子即大宗伯舜咨也後元啓贈禮部尚書  
年至宗伯為翰林編修佐試始獲一第因題其  
坊曰老桂

舊制學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故名之增廣  
亦有額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  
後成化三年又額時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  
拘數禮部姚夔顛覆國祚不得已又附學之名



立焉

周洪謨

字堯佐四川長寧人商輅榜第二初經書義五篇

初舊制也

周文安公赴公車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曰

吾子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公問子何人

曰吾友鶴山人也姓丁家維揚及公官南京翰

林以詩試維揚太守三原王侯怒曰生死輪迴

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七

表歸來又姓丁侯得詩甚訝集郡中耆者詢之

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名鶴年吾友丁宗啓之父

父官武昌遂家焉伯氏登進士者三人友鶴獨

恬然布素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沒

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侯即以此

復公世以為異如羊枯房瑄之事云

卞榮

字華伯江陰人商輅榜進士善畫世所珍卞郎中山水是也

卞郎中榮姚御史綬皆一時詩人嘗集古句聯老

妓詩云天涯歸計欲如何記得雲間第一歌氣

力已無心尚在鬢毛白盡興還多池邊命酒憐

風雨洞口經春長薜蘿畱得舊時殘錦在往來

星騎一相過

卞戶部未第時一日過常熟聞錢允暉詩名往

謁之二公未嘗會晤卞及門與鬪者曰可語汝

主詩人特相訪錢訝何人自負如此適讌客有

妓錢令僕者出語之曰若賦贈妓詩一絕方接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八

見仍以艷降湘為韻卞不構思一揮而就詩曰

琵琶斜抱出艸艸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彩雲

何處宿空畱明月照瀟湘允暉見詩嘆服不已

倒屣迎入遂定交焉

卞榮在某閣老坐適外報某廷試首選矣閣老曰

狀元却是瞌睡漢卞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蓋

諷之也

岳正

字季方號象泉順天涿縣人正統戊辰會試考官誤置落卷侍講杜寧取第一



廷試前一月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陳鑑幼曾為神樂觀道童正為探花幼曾為慶壽寺書記云

天順初岳季方自翰林入閣 英廟深所眷注後

為曹石所嫉請欽州同知瀕行親交無敢送者

欽天監漏刻博士馬軾餞以詩曰灤江江上水

悠悠送客江邊莫上樓五嶺瘴高煙蔽日兩孤

雲濕雨鳴秋豐城劍氣東南起合浦珠光晝夜

浮祭罷鱷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季方宿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張家灣舟中用韻賦和曰被罪承恩嶺外遊思

鄉何處仲宣樓風霜萬里蠻荒夜煙雨三江澤

國秋不信功名成夢覺蚤聞富貴等雲浮令人

却羨桐江叟長擁羊裘把釣鉤

岳季方將赴欽州道瀕縣以母老雷閱月為曹石

黨所計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請戍甘肅有

自京師來者傳天語於甘曰岳正倒好只是大

膽或以賀岳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為

寫容遂隲括其辭題于上云岳正倒好只是大

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

嘗聞大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公性不能

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曰順

成化初有忌岳正者偽為正劾內閣李賢疏草賢

銜之會部院大臣薦正宜大用賢乃假歷練之

說稟旨陞知興化府命下有以濯足圖求題者

正感而有作曰踏遍天涯兩足存西馳未定又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南奔人間有水皆堪濯何必滄浪一段渾

岳季方在興化有燕臺懷古一律云督亢陂荒蔓

草生廣陽宮廢故城平秋風易水人何在午夜

蘆溝月自明召伯封疆經幾換荆卿事業尚虛

名黃金不置高臺上似怪年來士價輕

岳蒙泉有古樂府二闕短短床太踣促徒能坦郎

腹未得展郎足縱郎有意為合歡床短安能薦

郎宿太踣促短短床流蘇苦不長蘭麝無馨



香郎欲招妻妾不來。可憐春色空輝光。

柯潛 字孟時別號竹屋景泰辛未狀元聞翰林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柏二株曰柯亭

栢士

杭州徐童子霖五六歲精於書法柯學士潛贈詩

云徐家之子真奇絕風骨自與凡人別神駒矯

矯步天衢離鳳翩翩出丹穴前身可是張文舒

不然年纔五六那能書當筵握筆不停手驚風

颯颯蛟龍走掃畫驚箋三百張鐵畫銀鈎大如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十一

斗君不見東隣老翁生一子。癡絕無才事純綺。

從來紙筆不相親。見此奇才應愧死。

成化初兵書王紘致仕歸河州柯學士潛有詩送

之末云不知白髮隆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吏

書王翔見之曰柯君此詩蓋謂我也

陸景 字孟昭蘇之大倉人柯潛榜進士倘

陸景為刑部郎中嘗往一朝士家駕牛投刺不書

名惟云東海釣鯨客過朝士歸見之知為景也

亦遞一帖云西番進象人來蓋景黑面白齒人

皆朝為象奴云景與麗水金文二人皆景泰二

手進士善戲謔文嘗嘲景曰黑象口中含玉齒

景應聲曰烏龜背上嵌金文 又聞一朝士麻臉

而眇一目眇士戲麻士云麻臉鬚鬚手肚石倒

裁蒲草麻士答云歪眼白眼海螺杯鉢嵌那味

陸景自以歷任年深當有不次之擢道逢刑部尚

書陸公瑜大理卿王公築乘有與因避馬即為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十二

口號云陸老前頭去王公逐後來明年二三月

也有轎兒擡諸公聞而惡之遂有福建參政之

擬景行察案餞之對景朗吟云非是區區欲大

參奈因兩鬢雪愁愁諸公側耳朝端聽一遺清

風振斗南後又寄詩京師諸故舊云再三上覆

眾哥哥人事無多沒奈何只有新書并手帕拉

無段尺與紗羅聞者益怒遂不復進云

陸孟昭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隙地構屋



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為宴樂孟昭復益以饋酒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館為之傾客有戲之者云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新之方落成已擢閩省藩叅其居轉與侍郎滕某滕蓋白水村人一時戲語遂成讖云

彭華 安福人景泰五年會元是科狀元孫賢河南人榜眼徐溥宜與人探花徐鎰武進人賢面黑溥面白鎰面黃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十三

景泰甲戌選進士十八人改翰林庶吉士入館脩

寰宇通志書成授官首則丘文莊公次則彭

學士尹學士俱編脩而牛綸以太監玉姪

亦與焉脩書兼攻課業惟此科為然彭長於絕

句詠陶淵明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呼童滴露寫

前朝丁寧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王

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

來馬上寒如許信是將軍出塞難

鄭文康 崑山人生有疾第後以不受

天順初有歐御史者考選學校士去雷多不公富室子弟懼黜者或以賄免鄭文康送一被黜生詩篇末云王嬙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誤身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訴于巡撫曹州李公秉公不為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第者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十四

黎淳 字太模號模庵岳之華容人

天順丁丑黎淳會試入京已二月四日矣禮部主

司嫌其遲至拒之曰少汝作狀元邪淳應聲曰

此亦在吾輩也至即見壁題畫有云昨夜簷前

乾鵲噪聲聲報道狀元來已而果舉第一

黎淳性淳厚不事遊冶自言絕跡青樓同輩欲戲

之使人先約妓曰若遇吾輩同行爾可呼黎淳

吾輩當至也一日相邀過之見一妓以手招呼



曰黎淳黎淳諸友哄然排之淳不與辯即口占  
曰十里紅樓五里程。忽聞花底喚黎淳。狀元本  
是天生定。故遣嫦娥報姓名。雖談笑中其自負  
如此

陸鈇

字鼎儀號靜逸崑山人與張滄洲同  
年進士張名泰字亨父尤長於詩

天順癸未崑山陸文量會試寓京邸戲爲魁星圖  
左手握筆一枝右手握鋸一錠取必定意文量  
題其上云天門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必定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十五

入手貼於坐壁亡何失去時陸鼎儀寓友八溫  
秉中家出以爲玩文量爲之惘然問所從來云  
昨日倚門一兒持此示我以果易之文量默以  
爲吾二人得失之兆矣未幾鼎儀中第一名文  
量下第

陸靜逸嘗對景試張滄洲云楊柳花飛平地上滾  
將春去滄洲應聲答云梧桐葉落半空中撒下  
秋來

陸鼎儀張亨父同在翰林日招李西涯謝方石不  
赴聯句東之李倡云月白庭空樹影寒謝云禁  
林高處有棲鸞一枝自分鸚鵡足李云兩地休  
憐羽翼單東壁往年詩在否謝云西堂深夜夢  
回難懷人豈必仍千里李云幾度書來墨未乾

羅璟

字明仲號水玉泰和  
人天順甲申探花

羅璟自習舉子業至登科不知何謂之詩後考庶  
吉士學士試以秋宮怨默然無以答遍問同考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十六

者同考對以韻脚起結聯對如此然後即作一  
詩云獨倚欄杆強笑歌香肌消瘦怯春羅羞將  
舊恨題紅葉添得新愁上翠娥雨過玉階秋色  
淨月明青瑣夜涼多平生不識春風面天地無  
情奈老何主試者語之曰爾後必能詩已而果  
然

羅明仲爲福建提學日同年謝方石李西涯忽憶  
念之因聯句以寄謝倡云落落平生幾憶君李



云舊遊風月尚朝曛詩豪慣作分壇戰謝云談  
洵真疑隔坐聞人道越閩今閩里李云天教房  
杜出河汾詞林好是優閒地謝云白髮休看鏡  
裡勳

山陰司馬通伯聖乃羅永玉春闈所取士也同為  
閩臬副使一日偶竝坐羅貽詩云歲在壬辰春  
試勞至今朝著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座主  
門生相竝高司馬遂為肉袒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五

十七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程信

字彥實世居徽之休寧敏政學士  
之父劉儼榜進士號晴洲釣者

程襄毅公參贊南都日左璫安寧時為守備燕公  
設席中為已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中  
官雖為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  
為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旁此理分明大不祥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若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床安見詩遂  
分賓主

李西涯為程襄毅公賦晴洲釣者曰一曲晴洲勝  
浣花尚書不似野人家溪頭雨過雲隨日浦口  
鷗來水動沙詩興平生在泉石宦途憂國換年  
華江南舊宅經遊地分付春風管釣槎

盛景

字允高吳江人  
柯潛榜進士

盛允高初為御史有聲後奏事被謫為古田典史



未幾陞羅江知縣所至皆有山水之勝為詩曰  
性懶才疎官亦拙天然處處有青山  
銓司頗信為知命一度遷移一度閑

羅江縣公署後有土地祠前令所主頗著靈異令有事必禱焉祭享無虛月自景莊任不復然一日私解失所畜雞尋之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釘者以問與皂輩皆言神以久不祭故見譴耳景怒至神祠斥數其神因舉意欲毀之是夜夢中見神來謝罪懇曰余血食於此者累年不敢為過昨日難被釘乃鬼卒輩苦饑故為之非余敢然也公幸憐之勿毀泉不許明旦遂撤去之其前令者既秩滿即畱家於縣署後夜夢神來訴乞立廟詰之曰何不更訴新令神感額曰頃公自為之耳彼處公嚴威不敢干也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今乃即所居  
旁建祠祀之

張寧

字靖之號方洲海寧人孫賢榜進士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英廟嘗稱為我張寧云

張方洲有感事詩二首益為英宗北狩而作其

一云羽書昨夜報居庸百萬雄師下九重天子  
垂衣臨大漠羣臣端笏危元戎禁中已乏回天  
諫聞外誰成闢地功千古澶淵扶日穀令人長  
憶冠萊公其二云寶馬朱輪接上游時危誰解

奉天愛鼎湖龍去英雄盡劔閣雲深日月愁玉  
輦已隨胡地草青山依舊漢宮秋元勳野死潼  
關破誤國何人更首丘

成化初張方洲忤權要出為汀州知府無何引疾  
歸田雅好山水歲率一再至杭州至輒攜親朋  
出遊西湖訪孤山吊岳墳登天竺絲舟蠟屐隨  
意所之興至呼筆大篇短章頃刻立就題蘇堤  
春曉云楊柳滿長堤花明路不迷畫船人未起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側枕聽鶯啼平湖秋月云風靜片雲消寒波浸  
涼月疑有夜吟人推蓬落楓葉花港觀漁云圍  
圍復洋洋芟青露藻香前湖張水戲誰解步濠  
梁柳浪聞鶯云藜杖憇蘇灣風溫翠漲閒驚聞  
雙語鳥如在畫船間三潭印月云片月生滄海  
三潭處處明夜船歌舞處人在鏡中行南屏曉  
鐘云幽夢忽驚覺嚴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  
有曉妝人兩峰出雲云南峰雲乍晴北峰雲欲



雨中有化霖人高眠兩峰裏雷峰夕照云爽朗  
忽蒼茫山高易夕陽百年歌舞地消得幾昏黃  
麴院風荷云涼氣度方洲香來水正流時聞採  
蓮曲不見採蓮舟孤山梅雲云春意逼溪橋寒  
香閉蓬戶山人不出門驛使在途旅

方洲又善丹青題若水石榴圖云涼風蕭颯紅錦  
裳翠袍漸染燕支香琅玕枝重壓欲折青女夜  
拆珍珠囊金鋼碾碎鴉鵲石絳綃迸徹玲瓏色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五

葡萄酒盡蔗漿空一顆靈丹透詩骨又枇杷圖  
云東州奇花凌早寒吳山月廊香半酣何人誤  
作上林賦病骨却思黃蠟丸同時不數楊家果  
三寸吳柑空萬顆會須載酒醉西園一樹黃金

壓枝墮方洲有二妾一寒香姓高氏一晚翠姓李氏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貳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閣同處且封鎗之第留一寶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髮以示無他腸公命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聲問及卒乃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

喪不闕戶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奉  
嘉靖己丑進士其畫錦歸也二氏因語人曰妾  
等犬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于地他  
日相從可無汗顏矣又况有佳後邪于是即日  
不憐且歌之遂為之奏聞旌之曰雙節云

丘濬

字仲深號瓊山孫賢榜進士最號博學  
有一屋散錢却少一條索子公聞之曰劉  
先生有一屋散錢却少一條索子公聞之曰劉  
所作史論必以嗚呼起  
之人遂稱為丘嗚呼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瓊崖之望也

丘文莊公少時詠詩曰五峰如指翠相連撐起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六

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  
煙兩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  
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識者知其異日必  
貴後竟如言

丘瓊山嘗過金陵寓新河客邸鄉友馮元吉誦宋  
人周明老龜山迴文詩瓊山咲曰此詩用意曲  
折命辭瀏亮信為難及矣但其中潮浪浦泉波  
水等字太多不免重複既曰綠水又有雲接海



之句則一意而兩出矣當漁舟釣月之時又安得紅霞映日乎乃以夜宿江館為題次韻一首  
曰潮生海岸兩崖傾落月江楓映火明橋透白  
波流水遠屋連紅樹帶霜清迢迢漏盡寒更曉  
片上雲收夜雨晴遙望楚天江渺渺菱蒲盡處  
落鴻輕

丘文莊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嘗與同寅劉閣老吉不協劉作一對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七

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為然立嘗以淨拌水粉之濕乾計粉二分白麩一分搜和團為餅其中餡隨用煨熟為供軟膩甚適口以此餅托中官進上上食之嘉命尚膳監效為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蓋不知立之法製耳因請之立不告以故中官嘆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戒非宰相事也識者貴其言而鄙立由是京師傳為閣老餅又所進行義補中間並無斤及內臣一言說者謂其書必欲進上心揣近侍喜斯刻之此其心術之微也

丘仲深初與餘姚戚文湍瀾同館友善文湍以母喪歸服闋將入都至錢塘疾作死杭有神降自

稱戚編修死為錢塘朝神人敬祠之弘治甲寅

瓊山夫人吳氏至京師道出鄱陽夜夢戚揖之

且告以來日將有風波之厄戒勿行比明天極

晴朗夫人故以他事緩之同艤數十舟行無何

皆遇暴風雨漂沒獨夫人舟無恙至京以告公

公為詩文遣官齎御酒香帛至浙江屬布政使

李贊望錢塘祭之其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

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蓉城主太白常留翰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八

苑名念我明明來入夢哀君惻七每吞聲朝回

坐對黃封酒帳歎雞壇負舊盟明年公薨夫人

扶柩歸經錢塘時贊猶在任仍設祭江許以戚

公配享戚李士瀾美髯院中呼戚鬚與陳司成

壺真壺也假壺也戚應聲曰陳鑑看臣鑑善鑑飲惡鑑飲

吳伯通字原明蜀順慶人彭教榜進士

吳伯通為浙省提李副使士子專取功夫時初李

作文多不根為其罷黜者眾羣往御史臺求試



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鼉鼉蛟龍魚鼈生為論  
題乃一滾出來文難措辭而論又涉于性理取  
者無幾甚為吳所辱有朝之者曰三年王制選

英才督學無名告相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鼈  
蛟龍滾出來聞者絕倒正德中御史某按浙以

龍宮海藏命題試且云  
記出處者東立不記者西退東西各半已而東  
立者所作不稱意無賞西退者作詩誦之云東  
廊且莫笑西廊我笑東廊枉自忙海

藏龍宮無坏分大家隨我渡錢唐  
陸容字文量著述甚富有式  
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陸式齋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  
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

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牕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  
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

之是秋領薦時年二十四

陸式齋在成化間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李  
西涯時為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為

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

只曾翰林即聞者以為善謔  
陸式齋一日與張給事宴投壺中耳給事曰信是  
陸兵曹開手使中帖木耳式齋答云可惜張給

事閉口常學磨堯堅給事有慚色

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虛惟有一人愚  
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此題焚書坑不知何人

所作陸式齋常誦之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  
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羊蘭頭不知何意朱廷

評樹之嘗以問陸式齋陸思之翼日報云此歌  
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

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  
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  
曲也

莊景字孔陽江浦人羅倫榜進士成化丁亥  
冬上命製明年元宵煙火花燈令翰



林各賦詩為上元賞觀之具時黃仲昭章懋為編脩景為檢討不應制先是倫以論李賢被謫號翰林四諫

莊景喜為詩詠包節婦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舅姑貧已甘薄命同衰葉肯掃蛾眉別嫁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窻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峰見之曰可以泣鬼神矣景不以為然惟乾坤為魚老眼脚頭之類自謂為佳云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十一

陳公甫作詩多用日月莊孔陽多用乾坤有朝者曰公甫朝朝吟日月莊生日日弄乾坤

莊定山詩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有滑稽者改作外官答京官苞苴云贈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匹好南京聞者捧腹

張弼字汝弼華亭人羅倫榜進士家近東海因以自號

張東海下第渡江賦詩云揚子江頭獨問津風波如舊客愁新西飛白日忙于我南去青山冷笑

人孤枕不離鄉國夢救裘猶帶帝城塵交遊落  
落俱星散吟對沙鷗一恰神

張東海作假髻篇諷刺時事其詞曰東家女兒髮委地日日高樓理高髻西家女兒髮垂肩買妝假髻亦峩然金釵寶鈿圍珠翠眼底誰能辯真偽天桃窻下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當路銜之乃出領郡符為南安守南安小郡也以張故為名邦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十二

張東海將赴南安作長短句一篇云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船書被人笑道痴愚書也書寒不堪穿饑不堪煮收拾許多何用處况而今白髮蒼顏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那得工夫再看渠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真腴枉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  
張汝弼赴南安道經毘陵時陸詹事簡方得告南歸張訪之適展幕不及見乃索紙筆題一絕於



陸世經堂徑去詩曰雲意模糊雪意兼六龍城  
下晚風尖始知東閣先生貴不放南安太守參  
詹事歸亟追之已行遠矣既去復令驛吏裹送  
武城梨數顆亦侑以詩有毘陵驛裏饋生梨之  
句益叶梨為離亦戲也此後不復一見以終遂  
以為識

成化間妖人王臣者跛一足人稱王瘸子遊食京  
師以左道事中貴得授錦衣千戶請為 上合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十三

大丹以採藥為名與中貴偕出川廣直浙等處  
買辦搜索寶玩需求珍異騷擾郡縣及回京為  
各處撫巡守令交章飛劾而科道併彈於是  
上大怒斬臣首傳詣所歷地方梟令民心大快  
初臣至廣東張東海時守南安目覩其驕橫嘗  
作詩歎曰過嶺囊箱下瀨船丁夫晝夜少安眠  
薄田蕩盡猶輸稅惡客時來橫索錢窮髮東南  
皆赤子舉頭西北是青天不才無計甦民困食

祿乘軒自赧然

王景明之南京張東海贈之詩曰谷陽城外送離  
船矯首南都思惘然一語煩君三致意同鄉同  
志及同年冬官王公偉輩以為未盡交游者乃  
益之曰同官同事同游者問及都將此意傳因  
著六同詩話

張東海休致既早子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

別駕周德中目為神仙太守張以詩答云歸休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十四

太守似神仙布被蒙頭日夜眠却怪門前來熟  
客馬蹄踏破紫芸烟

張東海咏寒號蟲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  
得隴望蜀徒爾為未知是福還是禍得過且過  
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  
遂畱蘇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  
塋

宋徽宗時朱勛領花石綱有龍鱗薜荔一株費銀



二千兩東海偶見薜荔感而賦之薜荔長龍鱗  
相看似可人。聖朝無良嶽那。值二千銀。

陳獻章

字公甫居廣之新會縣白沙村天下稱白沙先生至兒童婦女亦皆目為陳道統云嘗夢村石琴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

陳白沙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亦投時好競出

新奇作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一題其

破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傍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十五

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傳者莫不絕倒

陳白沙下第有神見夢於人曰陳先生卷為某投

之水矣先是獻章寓居神樂觀科道羣公往來

請益既而某被劾疑出曰沙故特惡之且曰彼

戴秀才頭巾爾動人若是脫居要路當何如耶

揭曉編修李東陽為同考官主書經房索落卷

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焉不果時京師有

會元未必如劉戩及第何人似獻章之謠以及

輿夫販卒莫不嘖嘖歎恨

戩字景元安福人後乙未榜眼及第

成化壬寅陳白沙應詔之京道過南安太守張東

海欲用曹參禮益公故事款留數月受教白沙

不可東海不能強白沙有詩曰玉枕山前途使

君西風吹破玉臺巾巾乃白沙自製類華陽巾

直方而無襮憤者東海恨謂白沙譏已遂以一

絕激之曰白沙村裏玉臺巾。不奈風吹易染塵。

莫笑烏紗隨俗態。宋廷章甫是何人。白沙得詩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十六

謂東海侮已太甚便口占玉枕山詩曰一枕橫

秋碧玉新金鰲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元無用。

賣與江門打睡人。東海和答曰炎瘴多收一雨

新。獨看天柱聳嶙峋。橫秋玉枕真無用。自是乾

坤不睡人。天柱峰亦南安照山也。蓋東海欲自

依天柱而以玉枕與白沙云既而又作二絕客

囊羞澁客衣單。却買南安玉枕山。縱有枕頭那

得睡。雞聲催入紫宸班。寄語江門打睡人。而今



天地正芳春。覺來莫管。閑花鳥須掃。崑崙頂上。塵又繼之一絕。曰青茸鋪榻。玉枕橫。白雲為被。天作幘。東海先生睡不着。日月當天正大明。未幾武選郎餘干蘇文簡由廣東使還。具道白沙之師吳康齋亦千載人物。東海方悟不惟深喜。得聞前輩名德有所持循。且以謝玉臺巾之過。漫賦一詩曰耳根何處得。浮塵浪說康齋識。未真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上見。斯人因遺書。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十七

白沙曰玉枕山不必買。當長揖白送矣。

張東海又有贈陳白沙一絕云平生渾未識丹砂。赤土時將向客夸。忽憶自家丹一寸。辰砂猶自隔天涯。蓋譏其不得進士乃假道學以欺人也。此時猶未釋然於白沙故云。

按察使薛綱始疑白沙及見即欲解官從學。有詩曰欲拋事業畱門下。老驥那能學駿奔。進士姜麟以史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至。

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憲廟升遐哀詔至廣白沙哭之慟。有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溪上不曾攜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為詩云

勤君莫讀相鼠詩。勤君莫歌飯牛辭。時虎之勢不能下狡兔。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因淺水。虵蛇歛鱗爭雄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雞亦是五百兒。猓犬下陸走牧猪。奴獻令人嗤。次年憲宗厭代。

白沙初年甚窶。嘗貸粟於鄉人。都御史鄧廷瓚檄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十八

有司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徒三名。却之以詩云。孤山鶴鷺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行人左輔出使外夷。以其師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

白沙能作古人數家字。天下人得其片紙。藏以為家寶。山居筆或不給。至東茅代之晚年。專用自成一家時。呼為茅筆。字有詩曰神往氣自隨。氣氤覺初沐。聖賢一切無。此理何由矚。調性古所



聞熙熙兼穆穆耻獨不耻獨茅根萬莖禿

弘治間李若虛任廣之憲使有以舊交謁者若虛

轉致以見白沙併求言贈之白沙少學於臨川

吳聘君詢知其所居與舊同學聘君之壻厚

郭胡君全者為里閭乃以幅紙寫一絕云居鄰

厚郭一雞飛桂樹于今大幾圍老憶舊時燈火

伴青山何處望霏微桂樹乃昔遊豐城時見胡

庭之所植也蓋以憲使代請不得不言在其人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十九

又不欲輕言故贈之如此

陳白沙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白沙題

其柱云烏音人人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烏聲

曰白畫白畫客為之絕倒

弘治庚申三月白沙病亟前數日蚤具朝衣朝冠

命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

君復作一詩云託仙終被謫託佛乃多修弄艇

滄溟月聞歌白玉樓曰吾以亂世歿之日頂出

白氣勃勃如蒸竟日乃息

胡居仁餘干人敬齋先生

胡敬齋嘗夜行山曲間後有鬼呼胡先生數聲公

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有舟

人莫渡公亦不荅復笑曰我替先生對之月明

無伴路休行公前行不顧鬼遂不見

胡敬齋嘗過徐孺子祠下作詩曰漢豎紛不可

為先生明哲已先知如何不把幾微事說向陳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六 二十

蕃下榻時

陳愛成都人

成化間陳愛隱居華陽有臬使兩以書召見輒逃

不應臬使怒使人拘至將譴責之處士從容以

詩投曰折簡慙慙累見尋布衣寧敢謁朝簪明

公有道持身正賤子無能感德深栢府風霜尊

偉望柴門山水遂閒心雲泥兩地無勞顧魚戀

深淵鳥戀林臬使覽詩從容禮遣之 終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李東陽

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父名淳金吾

早渡午歸迨晚復渡如此者幾月李一日  
詰其故婦曰有夫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又  
復歸膳翁姑耳李聞其言甚憫之遂却其  
直早晚任其渡他日一叟見李告曰聞汝  
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吾當  
為擇吉地瘞之後當有發因與擇一山指  
曰有白狐臥處即佳壤也汝可潛拜親骨  
埋其中李一夕往彼果見白狐聽眠不起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聳身  
三立而去遂即其穴埋之明日叟來詢葬  
事李告以故叟曰侯狐自起乃為妙爾今  
驚去當中表汝子當不失為三公後西涯  
公果大貴子兆先早卒  
年未三十公竟至無嗣

李東陽四五歲即能運筆作大字順天府以神童

薦召入內庭過門限太監云神童脚短李高聲

荅云天子門高即聞于上 景皇命書麟鳳龜

龍十餘字大喜抱置懷中賜果鏹令翰林院作

養公此時入朝小紅履一雙白綾襪一雙後  
為朕天臺所得貯以一篋自撰小文記之

李西涯程篁墩同朝見適直隸貢辦至 英廟即

試以對句曰螭蟬渾身甲冑程應聲曰鳳凰遍

體文章 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

滿腹經綸 上遂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

耶俱賜寶鏹而出後李出入館閣四十年而程

終于學士竟如其對云

李西涯在翰林時諸翰林齋居閉戶作詩有僮僕

窺之見面目皆作青色彭敷五以青字韻嘲之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幾致反目西涯為解之有曰擬向麻池爭白戰

瘦來雞肋豈勝拳聞者皆笑

李西涯與程篁墩同教習庶吉士每至院檢閱會

簿悉注病假而去西涯口占一絕云迴廊寂寂

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曆除竊食大官無寸補綠

陰亭上看醫書

謝方石鐸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為一

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荅諸作皆古



詩也西涯嘗為崖山詩內一聯謝意不滿西涯以為更無可易謝笑曰觀子胃中似不止此最  
後曰廟堂遺恨和我策宗社深恩養士年謝又  
笑曰微我子不到此西涯又為端禮門古樂府  
謝以為末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毀  
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奸黨碑但見奸臣  
傳謝不待辭畢躍然而起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為體出樹處二韻迫西涯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題扇即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  
又因圍碁出端觀二韻即曰勝與負相為端我  
因君得大觀

羅明仲謝鳴治李賓之陳師召同飲陸鼎儀宅夜  
歸馬上聯句羅倡云駐馬赤欄橋謝云東風見  
柳條水聲過苑近李云山色去城遙今節招尋  
晚陳云名園聚會饒夜歸休秉燭羅云須憶紫  
宸朝

李西涯與客聯句嘗拆敝褥中故絮以代燭其次  
白洲畱別詩有看花不厭傷多酒燃絮猶供未  
了詩蓋紀其實也

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為瓶以貯水畜魚芴映屏燭  
通明可愛俗呼泡燈黃巖王古直買置于館日  
玩弄為兒戲李西涯以詩嘲之曰買得長安市  
上春玉壺清水貯金鱗却看塵土疑無地未掣  
波濤亦有神眼底功名聊此幻杖頭風月且教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貧西堂燈火元宵夜又向東風作旅人一日古  
直誤觸碎魚瓶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  
此今蕩盡矣西涯復疊前韻慰之曰白髮華燈  
一夜春江南江北兩窮鱗飛騰有地歸塵土訶  
護無錢役鬼神物以泡名終合盡家隨身在更  
何貧清詩素壁猶堪玩休羨揚州鶴上人  
字仁甫以字行又號鐵老以布衣遊京師鄉人  
有坐車者古直候諸官官併捕入刑部獄獨暴  
立烈日不與眾囚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  
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



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自是得名  
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醜有大籠五六惟  
詩畫數百幅中貯酒壺辰出飲一兩勺已復鑄  
之以去或勸使仕大言曰我來為爵祿圖耶虛  
科舉手則歎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  
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蓋亦一世奇士云

王古直李西涯同集謝方石宅西涯與方石聯句

戲贈仁甫李倡云木枕綈袍着地眠謝云謝公

堂上有神仙李云身存尚覺無家累謝云客久

何妨與世懸李云書等不勞僮僕守謝云酒杯

羞共俗人傳此生蹤跡真奇恠李云一度詩成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六

蘇人織蒲為茵二片置床倚間藉背及足甚宜冬

寒凌季行以書來惠西涯道經彭敷五太史輒

為所畱西涯作詩報季行并東敷五曰輕蒲一

簇軟如花巧織重鋪意未華吟處迥宜孤背倚

坐來溫愛兩趺加未沾南國佳人惠已落東瀛

病叟家幸有題封三十字慙慙畱向手中誇

蕭文明以榛子惠西涯西涯以詩謝曰野簇蹊叢

滿地垂飽霜經雨亦多時長疑塞外隨車遠錯  
一恨山中結子遲竹籠舊封勞夜到茗芽香盞入  
春宜知君情比投挑重不愛瓊瑤却愛詩

陳師召有旨馬售錢六百西涯諗之以詩曰六百

青蚨十里才忍將筋骨付塵埃驚鬼已脫池邊

險往事無勞塞上猜師召已連斗酒杜陵堪再

醉用三百青銅語千金郭隗幸重來知公自是忘機者

一笑能令萬事該西涯嘗得良馬以贈師召師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七

怪而還其馬西涯問故師召曰吾舊所乘馬朝  
回必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西  
涯笑曰馬以善走為良此固非良耶公唯復繫而去

李若虛秋官舊有屋一區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

竟得銀四兩聞陳師召售馬自謂與此價略相

近索西涯詩因用前韻曰臺署元非駟儉才直

看金壁等浮埃頽垣已付池蛙管賀客翻同野

燕猜白老有詩行復問樂天詩云江邊欲買三

寇公無地去還來詞林馬價誰多少不待相逢



意已該。

李西涯以絲瓜饋李若虛誦瓜瓞詩爲祝若虛有詩馮佩之以和章見索西涯因用韻饋瓜如例并呈二公曰地接東陵路不賒冷官生計只籬瓜閒行似愛涼陰薄醉筆多隨野蔓斜名自雅歌傳聖代例分風味與詩家從今記取宜男祝賀客來時好薦茶。

李若虛餽瓜西涯仍疊前韻奉謝曰野意相看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總不賒園飽雖大亦稱瓜青叢摘罷烟仍濕翠

籠擎來日半斜吟有舊題成左券酌無清酒愧

西家郎曹興味清如此絕勝春風諫議茶

傳白川以無花果餽西涯答其絲瓜之贈西涯疊

前韻曰翠籠珍果望還賒報我真應愧木瓜采

掇恐沾秋徑濕傳看不學夜燈斜飽知實德非

虛語脫盡浮華是大家異物清詩兩奇絕渴心

何必建溪茶

李西涯以瓜饋楊維立編脩楊以桃峇西涯疊前

韻曰手種丹桃歲月賒感君報我勝投瓜來疑

度索山城遠去恐天台石磴斜已託神仙稱壽

域敢教兒輩惱隣家餐餘便有通靈意不待盧

仝六益茶又以瓜饋曾文甫編脩曾以冬瓜峇

西涯亦疊前韻曰晚花秋蔓野堂賒不道冬園

別有瓜未遣堦苔封徑合肯緣籬竹掛簷斜後

時豈敢爲君惜多子還應勝我家預報明年湯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餅會嘉期須及雨前茶

馮佩之饋西涯石首魚有詩西涯次韻謝曰夜網

初收曉市開黃魚無數一時來風流不鬪尊絲

品軟爛偏宜豆乳堆碧益分香憐冷列金鱗出

浪想崔嵬高堂正憶東鄰送詩句情多不易裁

馮佩之以笋乾饋西涯自稱玉版老師吳原博饋

西涯以冬笋佩之目爲吳山少俊西涯疊前韻

謝佩之曰玉版山深石路開東軒眞被籠盛來



飽讀南國煙霞味不入長安酒肉堆老覺禪心  
終苦淡瘦看詩骨共崔嵬叢林年少休相笑脫  
却緇衣更懶裁又疊前韵謝原博曰翠籠青笋  
一時開烏有清風竹巷來原博居池鳳羽毛應  
比秀釋龍鱗甲漫成堆棧材有派分洋谷棚錦  
無心鬪馬嵬莫笑北人曾煮蕒久從湘客問烹  
裁

謝于喬送楊梅乾於西涯無詩西涯用前韵索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之曰深夜柴門闔更開楊梅香送滿甕來霜乾  
淺帶層冰結紅爛紛成萬粟堆坐愛春盤裝磊  
落憶從秋樹採崔嵬莫教俗却先生饋佳句重  
煩答後裁他日以柑答贈復用前韵併東王世  
賞曰凍地經寒裂欲開南柑初載北車來霜隨  
玉爪冰絲落日照金盤火齊堆高價敢論燕市  
踊遠懷還憶楚山嵬也知黃陸當時傳健筆應  
勞太史裁

蕭文明生日西涯以龍尾硯為壽并致一詩云我  
持龍尾溪頭石來壽鳳毛池上人清愛石將人  
比德壽看人與石為鄰長畱天地詩家事坐鎮  
浮澆靜者身記取翰林揮翰客年年來此頌芳  
辰

西涯素不善飲蕭文明詩來有西涯爛醉欲人扶  
之句且以二樽見惠西涯步韻答之夢斷高陽  
舊酒徒坐驚神語落虛無若教對飲應差勝縱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使微醺不用扶往事分明成一笑遠情珍重得  
雙壺次公亦是醒狂客幸未羸象比灌矢  
沈禮部時暘以隻鷺斗酒饋西涯家僮誤送于顧  
刑部天錫時暘去始知之戲作小詩寄之云隔  
城風雨送歸驂斗酒籠鷺意未堪何令別時無  
長物殷郎書到只空函十年世事成春夢千里  
神交入夜談他日相逢應大笑亂山深處是江  
南



三山林亭大脩撰得第四男西涯用舊韻賀之云  
莫謂三山道路賒人間仙果不論瓜筵前會客  
犀錢散醉裏題詩蠟炬斜三鳳豈須誇薛氏八  
龍今已半荀家他時細說熊羆夢夜榻流連到  
幾茶

西涯次張亨父韻題醉楊妃菊云誰采繁花席上  
題偶將名姓託唐妃日烘花萼醺時面雨換華  
清浴後衣隔坐似邀秦國語揮毫不放謫仙歸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十三

欲從顏色窺生相已落詩家第二機

李西涯嘗有岳陽樓詩云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  
麻廟古人情鏡川楊文懿公亟稱之有同官者  
不以為然駁之曰吳楚乾坤之句本妙在圻字  
浮字今去此二字則不見其妙矣楊曰然則必  
云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夫下句而後為足  
耶後以語西涯為之一笑

李西涯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朝趨未報

免飛信庭觀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  
來風物合分誰未幾先生遂丁憇菴憂間為物  
孟春言之以為詩識

李西涯北上時得句曰山色畫濃淡兩日不能對  
忽曰鳥聲歌短長羅冰玉珠不肯肯曰對似未  
過然竟不能易

弘治中虜使語館伴有一偶語無對者因舉曰朝  
無相邊無將氣數相將李西涯聞之隨應曰天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十三

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宋時有士人嘗以非辜  
至於庭守不直之士人  
憤懣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為士乃敢爾為我屬  
對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  
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  
而汝句尾乃曾字汝之不學明矣顧何所逃罪  
耶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  
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史君嘗研究否  
守慙釋  
遣之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崔  
後渠銑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洪立轎前請少飲  
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即下轎連舉數大白升轎



去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為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為贈汪石潭俊詩先成中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諸人傳翫以為絕佳呈稿西涯西涯抹後一句令石潭重改眾皆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十四

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眾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為抑之此詩絕好不知何故以為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眾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曰五色宮袍當舞衣眾始歎服李西涯善詩門下多詞客劉晦菴卷閣老忌之嘗云後生輩繞得科第却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個醉漢撒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

李西涯善謔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

君試屬一對庭前花始放眾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總不如對閣下李先生眾一笑而散

李長沙在京邸款會試貢士若干人酒數行俱起拜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知所以然乎眾思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滿坐捧腹

焦閣老芳面黑而長如驢嘗謂西涯曰君善相煩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十五

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必至此地位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一日西涯與焦公及禮書傅公瀚早朝焦見校尉有露臥者焦戲傅云曉日斜穿校尉頭蓋以傅為新塗人時有江西校尉之號傅不能答李願指焦耳傅悟遽云秋風正貫先生耳蓋俗有秋風貫驢耳之說焦像驢故戲之

翰林院素稱清貴無簿書之擾舊有語曰一生事



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在早朝所謂清者如此李

西涯時為學士因眾失朝罰運灰炭續兩句云

更有運灰并運炭翰林身上不曾饒一時開然

聞有一檢討裏河之夫其驛丞不接甚不平或謂之曰人多不知檢討何官可只呼學士就

弘治丙辰科進士有孟春季春夏鼎周鼎西涯閣

老嘗即席命對孟仲季春惟少仲已而即應聲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云夏商周鼎獨無商

湖廣彭民望有學而老貧謁故友于京不遇回李

西涯以詩寄云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缺尚

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彭讀

之黯然不樂至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

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首宿盤乃潛

然淚下為之悲歌數十遍不休謂其子曰西涯

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論文耳自是不

閱歲而卒

弘治間浙江有一方伯未第時與一

送館於章江門外石亭寺僧房暮無盼念之意

其生題一絕於壁云十年心事酒杯間坐對江

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西山

之生竟不返又嘉靖末客有與成國公厚者然

持與飲食而已俞院判見客衣敝寄詩云長安

車馬自肥輕獨爾鴉衣冷不勝聞說孟嘗多好

客好將心事托平生成國聞詩特送衣一篋

李少師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正德

中為首揆揚州陸滄浪矚其亡投以尺素公歸

啓之一絕云文章聲價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末句蓋

哥哥行不得公得詩但解朝而已

李西涯子兆先文名甚高然遊俠無度以是致病

公一日過其書館中適外出不在時弘治甲子

當大比乃書其几曰今日花街明日花街秋風

桂子秀才秀才明日兆先亦書四句於西涯几

上曰今日東風明日西風陰陽燮理相公相公



不知其於斐  
理如何耳

李兆先嘗見西涯祀陵詩野行愁夜虎林臥起秋  
蠅之句問曰是為秋蠅所苦不能臥而起耶西  
涯曰然曰然則愁字恐對不過西涯曰初亦不  
計妨字外亦無可易者曰似亦未稱請用迴字  
如何蓋謂為夜虎所遏而迴也西涯曰然遂用  
之

李徵伯嘗與何孟春席上題夢筆圖徵伯詩云工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文慕奇筆精思入幽夢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  
送西涯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其年  
徵伯下世

李西涯與楊遂菴素相善初劉瑾欲害楊西涯力  
抹乃免及西涯病劇楊慰之曰國朝以來文臣  
未有謚文正者公如不諱請以謚公西涯倚榻  
頓首遂卒有無名子改宋人譏京堂詩云文正  
從來謚范王如今文正却難當大家吹上梧桐

樹自有傷人說短長

陳音 字師召號槐齋莆田人李東陽同榜注  
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呼

茶曰未焚公曰也罷又呼乾茶曰未買  
公曰也罷客為捧腹時因號陳也罷

陳師召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垂涕者李西涯

大學士在席為句云師弟重公難不陞他太常

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

何妨一座絕倒 師召後召為翰林學士同官投  
刺招飲明日公忘為誰乘馬漫

行一給事中設席公曰招我者此也遂入席頂  
之同官使人來速夫人曰此必胡撞不知投誰

家矣汝認所乘馬可覓也使者踪跡見公公曰  
我誤我誤又嘗檢書得友人招飲帖師台忘其

昔所藏也如期而往累茶不退主人請其來故  
答曰赴君飲耳主人訝之而難於致詰具酒共

酌席罷方悟去年今日曾邀陳也又嘗自院中  
歸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

師召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吾  
家何也又觀壁間畫曰是我家物何緣在此其

僕疑以告其夫人出視之公許  
曰何為亦在此士林傳以為笑

陳師召時苦吟重九會白雲觀分韻得然字詩云

長春宮殿鎖寒烟駐馬斜陽錦樹邊白鶴不歸

雲影外黃花仍發酒杯前龍山又落參軍帽藍



水長歌子。美篇聚散幾回時。序別令人對此一茫然。

陳師召在內直誤繫李西涯牙牌角帶以去西涯

戲以詩曰倦摩雙眼出長安。束帶懸魚總誤看。

裝飾不嫌非異物。標題猶喜是同官。酒防太白

狂時換。腰愧休文病。後寬堪笑玉堂叢。話裏向

來詩筆幾曾乾。師召嘗清旦入朝誤冠冠纓於

曰公等悉冠纓而吾獨無何也一人處待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諸公大笑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陳媿齋在南京嘗有夢中詩寄李西涯李戲答之

曰舉世空驚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憑君莫

向癡人說說向癡人。夢轉長。

陳師召官四品時夫人為鬻得金獅緋袍不知為

武臣服色公亦竟不察一日命工肖像公整容

服獅袍而坐李西涯適至因乞為贊西涯遂題

曰觀其贊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

疑使遂其贊更其衣嗚呼庶幾西涯嘗戲陳師

召辭戲子得公

則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也各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賓之天才也或論之曰彼結公可上么下六自是定數何足為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為因詣西涯告之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製六散錯亂其數矣師召屢商不中乃嘆曰兄真不可及也

程敏政字克勤號篁墩

程敏政以神童至京李賢學士許妻以女因留飯

李指席間果出一對曰因荷何而得藕偶程應

聲曰有杏幸不須梅媒李大奇之

李西涯與程篁墩過采石李得句云五風六雨梅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黃節程即應云二水三山李白詩一時服其巧

麗

弘治改元七月文華後殿講書畢上賜講臣程

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及紗帽烏靴皆叩頭

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

當為頓首而退敏政有詩記之曰映日呆愚曉

殿深湛恩稠疊駕親臨褒衣紅濯天機錦束帶

黃金不流金久幸清班容官履漸漸華髮點朝



以替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

弘治己未程篁墩主考會試以言者去位未幾發

背卒是年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降筆云

夜偕東坡遊聞有召仙者予亦謫仙流也事之

不偶殆有甚焉詩以紀之因書一絕云江山何

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言清夢遠

海東東更有蓬萊又二律云紫閣功名近已休

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敢許懸天日浩氣還堪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二十七

射斗牛蘇子蟄松遭衆謫杜陵荒草喚窮愁乾

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又云斯文今

古不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鴈未高羅網合

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啓金滕惑紫電誰憐

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盈虧程

考日其第三問策題程所出以四子造請為問  
計魯齊一役出劉靜修退齋記士子多不通曉  
程得一卷甚異之將以為魁而京城內外盛傳  
其人先得題意乃程有所私為華給事中果等  
所劫謂私徐經唐寅等一上命李公覆閱遲三  
日始揭曉言路復論列欲窮治之上怒下節

給事中林廷玉等于獄落言官數人職而程亦

致仕以去又聞弘治時南京龍虎精於文義

中壬子書魁乙卯代金都御史澤子達入試浙

場中第八又與同中甲科人有詩嘲之曰阿翁

一自轉都堂百計千方幹入場金澤財多子孫

將人頂缸寄與兩京言路者好排闥說彈章

其詩盛傳於時後二人皆不容於清議一止浙

僉一止太僕丞今科場要令批首立貢院門內

辨聞同試者而貌方入蓋由此始聞入試日亦

甚秘密惟有一人見其鬚不

類心頗疑之始傳其事云

邵珪字文敬宜與人在郎  
署日自號東曹隱者

邵文敬為童子時塾師出對云柳暗鶯無語即對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云花慵蝶有愁師以為工及登第後與翰林諸

公賦春陰詩即用此作一聯云春雲黯黯閣林

頭雨意兼旬尚未收李白錦囊空好句杜陵王

勃阻清遊長堤柳暗鶯無語上苑花慵蝶有愁

睡起不知簾幙午紙窗圍翠幕烟浮遠擅場

邵文敬善書工恭詩亦有新意如江流如白龍金

焦雙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人

稱為邵半江



邵半江一日題陳圖南小像云盤陀石上淨無塵  
岳色江聲共此身莫恠吳儂渾不醒百年俱是  
夢中人詩成求質於李西涯西涯給之曰尚有  
一二字欠穩待予更之西涯乃默記竊爲已有  
先題吳公畫上後邵公見之撫掌大笑

邵文敬字體間變蘇書李西涯亦以蘇書答之跋  
云戲效東曹新體邵誤以爲效其詩作依字韻  
詩抵西涯首句云東曹新體古來稀西涯因戲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二十四

次其韻曰東曹新體古來稀此意茫然夫所歸  
字擬坡書聊共戲詩於崑法敢相譏休誇騷裏  
才無敵未必葫蘆樣可依却問蒼場諸國手何  
來門下幾傳衣相與大笑而罷

邵東曹墮馬傷足李西涯次秦武昌韻謔之十年  
雙足躡詞場我亦憐君墜後傷歷塊敢誇千里  
俊乘船翻笑四明狂扶顛老僕空隨路學仆嬌  
兒更倚堂應似崔家亭下鷺獨拳秋雨向寒塘

天順朝某國貢名馬云能搏虎 英廟命置虎城  
中虎鬪不勝死邵文敬賦得馬鬪虎曰天門名  
馬真龍媒萬里新自流沙來先皇知爾才磊落  
放入虎園與虎搏霜蹄蹴踏虎即斃英風颯爽  
來天際當時觀者應嘆嗟唐家豈有拳毛騮

楊光溥

甘州人邵文敬同年進士  
仕至山西按察司副使

楊光溥有味梅集句百首其最可稱者北風萬木  
正蒼蒼粉色凌寒透薄妝嚼蓋不妨浮白飲愛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二十五

閑猶有和詩忙月來忽送闌干影風過還聞遠  
近香最是一年春好處數株如玉照寒塘又聞  
道春還已有期梅花一夜遍南枝不嫌艷杏天  
桃俗長愛蠻烟瘴雨欺狂客興多惟載酒閒身  
事少只題詩干林掃迹愁無奈羌管悽涼更忍  
吹又花開正屬小春時一氣纔新物未知嶺外  
江南千萬樹小牕斜日雨三枝臨溪照影為誰  
好步月聞香每自疑幸有微吟可相狎詩人所



賞是風姿。又怕愁貪睡。獨開蓮。政爾寒陰慘淡。  
 時姑射仙人。冰作體。漢家公主。玉為肌。蒼松翠  
 竹。為三友。流水空山。見一枝。不比西園。艷桃杏。  
 等閑開落。只春知。同時錢唐沈行。亦有百二十  
 首。其可稱者。梅花不肯。芴春光。百卉前頭。第一  
 芳信。是乾坤。容晚景。亦知草木有真香。踈踈籬  
 落。娟娟月淺。淺池塘。短短牆。此際最宜何處看。  
 孤山園裡。麗如妝。又青帝邀春。隔歲還。分香多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是畹中蘭。開花占得春風早。數朶先欺。滿雪寒  
 鬢。裊黃金危。欲墮蒂。疑紅蠟。綴初乾。林塘得爾  
 偏增價。無限行人立馬看。又南北枝頭。玉蕊綻  
 陽和先已。到孤根。看花弄水。聊為樂賞。月吟風  
 不要論。欲賦妍華。無健筆。忍教落片點空尊。江  
 邊一樹。垂垂發粉。蝶如知。合斷魂。又且喜春光  
 動物華。數枝妝點。野人家。謾疑海上神仙侶。不  
 是人間玉樹花。又恐好枝為雪壓。故生幽處被

雲遮。遲遲欲去。猶回望。援筆題詩。到日斜。行又  
 查集句百二十首。垂柳陰陰。畫掩扉。流鶯百轉  
 最高枝。春闌多事。少關心。事夫塔多情。亦未知。又  
 宿雨厭厭。睡起遲。曉鶯啼斷。綠楊枝。夢中無  
 風流事。盡在序針。不語時。又紅芳落盡。井邊桃  
 病酒。懶。又細草春莎。沒繡鞋。閒倚。遍看燕子  
 壘。新巢。又細草春莎。沒繡鞋。閒倚。遍看燕子  
 春風。不。管人。憔悴。開遍。薔薇。一樹。花。又。水。雲。肥  
 膚。力。不。勝。酷。憐。風。月。為。多。情。自。慚。不。及。鴛。鴦。侶  
 雙宿。雙飛。過。一。生。又。倚。闌。無。語。倍。傷。情。夜。合。花  
 開。香。滿。庭。卷。管。一。聲。何。處。笛。細。風。斜。雨。不。堪。聽  
 又。即。上。孤。舟。去。上。樓。底。時。傷。別。思。愁。難。離。心。不  
 異。西。江。水。流。到。瓜。州。古。渡。頭。又。曉。角。昏。鐘。為。底  
 忙。怕。黃。昏。後。又。昏。黃。近。來。欲。睡。兼。難。睡。半。是。思  
 郎。半。恨。郎。又。盡。日。無。人。倚。樓。愁。來。對。鏡。懶。梳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頭深。知。身。在。情。長。在。轉。得。蕭。郎。愛。遠。遊。入。香。塵  
 微。淡。合。情。鞋。花。影。無。人。自。上。階。折。得。一。枝。香。在  
 手。思。君。替。向。屢。屢。鏡。又。一。更。更。盡。到。三。更。水。在  
 銀。牀。夢。不。成。欲。把。傷。心。問。明。月。清。光。此。夜。為。誰  
 明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七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羅倫

字彛正一字應魁號一峰殿試卷騰真以十三幅為格本朝廷對策惟一峰極長蓋一峰既中會試於禮部須卷時自言久於場屋有志廷對願增帝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許之騰真遂有二十幅時李文達進讀羅卷幾一時餘李年漸高旋久至不能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為大魁至次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為有意希望竟不從故至今推以十三幅為式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成化乙酉羅倫赴春闈道經蘇州為文謁范文正

公祠是夕宿舟中夢文正遺詩曰賜帶橫腰重

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臥烟霞明年狀

元及第不久謝政歸隱而卒

羅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賢奪情事調廣東市舶

提舉時學士陳文為李畫策故有此貶後倫復

官李已謝世及文死薛之綱御史作詩挽之曰

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殷稟路人歡填門容散

名猶在負郭田多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米  
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

復官

畢瑜

貴溪人羅倫榜進士

畢瑜為山東提學日有張驛丞者鄉試中式瑜贈  
之詩曰一官耻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讐枳  
棘豈能留彩鳳鹽車未必困驂騑東藩領薦名  
初頭西蜀題橋志已醉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萬里步瀛洲

張昇

字啟昭號相唯南城人成化己丑博瞻前一夕夢登天兩手挈二人頭云皆同姓者及閣榜三甲首張昇

張昇為翰林侍讀會風雹發自天壽山毀瓦傷物

震驚陵寢朝廷戒諭群臣修省遣官祭告於是

昇數劾閣老吉十罪謫南京工部員外郎同卿

何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

勸酒頻抗疏但求禪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



憐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鑿坡非  
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由是人目吉為劉綿花  
以其耐彈也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  
老舉人善恢諧者吉奏九舉人監生三次不中  
者不許會試

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弘治壬戌秋閣  
老洛陽劉公健因修會典成欲德翰林一時陞  
學士者十人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謝遷以在

堯山堂外紀卷人十八

三

內閣張昇為禮書掌鴻臚事崔志端以禮書掌  
太常事并南京為六人崔由神樂觀道士京師  
為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  
五箇白下一時盛傳以為的對且有譏警蓋此  
五人謂山西張陝西楊大興劉并某某皆成化  
戊戌閣老萬公安以私意選為庶吉士者

費閻字廷言丹徒人成化已丑會元

費廷言自進士至司業纔九年未受命兩月前李

西涯嘗夢廷言拜是官已而果然後赴廷言飲  
留題廂壁云壁水橋門別是天瀛州東望亦登  
仙館中群士有同輩天下此官無剩員南京舊  
北監坐擁圖書消暇日夢隨冠蓋入新年班行  
舊會今稀少莫恠相過意惘然

費閻為祭酒日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貢入太學  
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

憲廟奇之閻初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

堯山堂外紀卷人十八

四

鼓毅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  
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却  
矣命銓選予臣七品正官聞聞而大慚臣名遂  
播天下後知雲南鄂嘉縣卒于官楚雄姚鵬哭  
之以詩曰獻策當年為國憂至今浩氣貫皇州  
只期事業垂千古豈料形骸付一丘青史有名  
書虎氏錦衣無復耀麟遊蒼天不管忠良士空  
使窮荒草木愁



吳寬

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應試南畿時。解

寓有施煥伯者。中榜。遠鹿鳴。吳罷煥伯

出曰。吾意兄策舉。搗之騎。遵崇化之

途矣。寬曰。同行無殊。伴其有若如此

吳原博寬未第時已有能詩名。成化壬辰春李西

涯省墓湖南時未始識也。蕭海鈞文明為致一

詩曰。京華旅食變風霜。天上空瞻白玉堂。短刺

未曾通姓字。大篇時復見文章。神游汗漫瀛洲

遠。春夢依稀玉樹長。忽報先生有行色。詩成獨

立到斜陽。西涯陸薛日見考官彭敷五為誦此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詩戲謂之曰。塲屋中有此人不可不收。敷五問

其名曰予亦聞之矣。已而果得原博為第一

李西涯赴吳原博飲席上用擊鼓催花令戲成一

詩曰。擊鼓當筵四座驚。花枝絡繹往來輕。鼓翻

急雨山頭脚。花開狂峰葉底聲。上苑枯榮元有

數東君去。住本無情未誇刻。燭多才思一。遍須

醉愛寒香。仰紫貂陳璠云。玉堂風采宴官僚。李

傑云。肯孤晚歲花神約。王鏊云。須仗今朝酒聖

澆。寬云。風雨尚懷前會阻。李東陽云。雪霜猶喜

後時凋。林瀚云。不知陶徑孤吟處。謝鐸云。零落

何人許見招。

吳原博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澁頻

扶白玉闌。為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

饑鳥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人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

王鏊

字濟之。少隨父游京師。葉盛試所學奇

第一。王鏊安知非。後來忠肅。平後。鄉會試皆

其軋已抑。置第三。

王文恪公六七歲時附學於舅氏一小女使送茶

王戲以手握其手舅氏出一對曰。奴手為擊此

後莫擊奴手。王即對曰。人言是信從今。母信人

言。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詩有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  
公援筆書其上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  
海洋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識  
者已知公為遠器矣

劉戡 字景元安福人  
乙未榜眼及第

劉景元以侍講使交南時交人吞占城侵緬甸頗  
難其行劉毅然上道攜二僕由南寧直抵其境  
交人驚曰昔之人皆航海未颺檣蔽洋貿重易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奇今公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奉迎館候視昔  
倍恭陪臣拜跪劉據大明集禮之文受之不與  
交一語至之日頒詔明日宴畢即行王大驚曰  
一國生靈命緣天使致饋遺豐腴倍昔金珠犀  
象珍玩甚多劉一不顧即行復遣陪臣要於路  
期必致之劉復書示以初八關詩曰咫尺天威  
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  
任閑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悚遣陪臣入謝表有

廷臣清白之語云

王琰 字良璧棗陽人  
乙未第進士

王琰初授行人擢御史巡按蘇松有聲吳地號繁  
劇徧詢輿臺巨奸宿蠹一剔而盡平生清若人  
所不堪卒之日余櫬不備合臺助為嘗題夏太

常泉墨竹曰幽人研玉露寫此青琅玕清標正  
相似儵然同歲寒蓋言志也 泉本名昶字仲指  
東吳人登進士時

肩姓朱後復其姓以善書徵入翰林文皇以所  
書為第一顧見其名謂曰太陽麗天照臨萬國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日宜書在永上泉頓首受命士  
夫以為榮一時同名者皆改焉

傅凱 南安人曾  
彥榜進士

傅黃門使夷域道經仙遊縣九僊祠傅禱以驗出  
使事夢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傳度之  
漠然於中至夷域館燕殊隆飲間夷王令主客  
者請曰黃河濯水三三曲願天使為我對之傅  
念前夢詞意兼絕即對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夷  
王驚服盡以珍寶奇玩厚遺而還蓋吾華有九



曲而是夷有三十六灣彼謂知吾華之勝吾亦  
能博彼夷之界故也臨海錢參政為諸生時嘗  
夢曰夜色一蓬舟江潮兩岸初至恍然如見往時  
南謝事歸帶月行舟潮聲初至恍然如見往時  
夢中之景感嘆人生行止似不偶然因條照不  
樂至五鼓不疾而終豐城徐副使為諸生時  
祈夢於九鯉湖仙祠夢入古寺花木映簾泉聲  
滿戶壁間有唐詩一絕云月華星彩坐來取巖  
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  
心頭既覺依然自分科自絕望矣越數年登進  
士為御史以仙祠之夢不足信後為廣東副使  
巡海至山中古寺風景依然如夢仰見兩夢唐  
詩濃墨大字書在壁間乃揚然驚疑達旦不睡  
次日乃得羅官之報蓋仙祠之夢多驗於結局

也類  
如此

羅鑒 號湘川茶陵人  
傳凱同榜進士

羅湘川退居柳坪之上鑿池架亭名曰願樂日處  
其間為詩云亭中樂事與誰傳朱紫身閑更大  
年明月泛遊蘇軾後北窓高卧伏羲前林泉茲  
飲貧無辱花木栽培靜有權一室蕭然無俗慮  
却疑身世是壺天

趙寬 字秉夫吳江人少以論手稱  
於吳中成化辛丑會試第一

趙秉夫與楊君謙同中應天府鄉試秉夫年二十  
一君謙年二十次年同在太學吾常王文肅公  
為祭酒雅重之每致引試二人遂為契交後同  
在郎署君謙得請將還秉夫與王古直陳一變  
王存敬侯公絕徐秉夫來餞時日暮雨作諸君  
叙坐而古直老人以隱者野服居首席君謙請  
於諸君願按京師例作長句為樂因復請立一  
人為詩監以典賞罰就請命題以趙秉夫為之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秉夫曰今對夜雨只此可詠詩用五言以落字  
為韻只詠兩夜事不許汗漫無干於是古直老  
人先唱一句曰高筵啟秋雨次徐秉夫曰頓爾  
淨餘燭得非洗我塵時秉夫初使回故云趙秉  
夫曰侶欲添君酌堦前渠溜走陳一變曰燈下  
簷花落來遲路遂阻入門而雨王存敬曰坐久  
衣轉薄暫停得耳靜楊君謙曰忽至令心悵蕭  
蕭佐歸懷侯公絕曰潺潺亂歡譁翻盆入杜詠



古直老人曰名亭見蘇作浸溪墻可危徐栗夫  
 曰泛滿庭堪濯徙穴蟻何智趙栗夫曰歸林禽  
 亦樂未如啣枚陣陳一夔曰響失巡更柝諸公  
 競解帶王存敬曰群僕皆赤腳積陰已連朝楊  
 君謙曰浮潤先徵昨良濱坐自固侯公絕曰好  
 主投不錯決明色猶鮮古直老人曰梧桐意方  
 索滴成老况愁徐栗夫曰激起鄉思惡吾方利  
 河漲趙栗夫曰我亦思履着試將聽官舍陳一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十一  
 夔曰何如枕山閣朝街泥想尺王存敬曰漏地  
 水驚勺忙身夜竊暇楊君謙曰病體涼得藥對  
 酒今則同侯公絕曰逐事明又各搜吟思已倦  
 古直老人結之曰願且更束約是為聯句古直  
 老人為之終始凡三巡而畢爾我交評咸以為  
 佳詠云  
 方七人聯句時一客秉筆構思則有六客無事一  
 巡詩至須待二三刻楊謙君復立一令裂紙如

掌潤者七紙請於趙栗夫曰聯句未至時請各  
 自述一首述不當者君詩暨主之時徐栗夫先  
 成曰黃金臺下雨聲稠白玉橋邊水亂流戀闕  
 思親情更切不堪今夜故人留陳一夔次成曰  
 自笑馮郎老更迂故山田舍半荒蕪縱然麟閣  
 在平地未有丹青畫老夫王存敬次成曰七賢  
 言志一燈前次到迂夫獨篋然食祿十年官再  
 徙不曾留得買書錢楊君謙次成曰長揖諸公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十二  
 從此辭病人筋力自家知如今只把醫方看做  
 得功名也是癡古直老人次成曰秋雨曉簷聲  
 滴滴夜堂燒燭影輝輝自怜玉槩身飄泊白首  
 人間尚未歸侯公絕次成曰馬蹄白日走紅塵  
 自怪微官繫此身滄海烟波無限好未歸真是  
 不如人趙栗夫次成曰苦憶東南山水隈已無  
 情緒走塵埃何人先自清游去我有青鞋亦共  
 來時雨益甚不止而聯句猶未成諸君各作此



自述詩與聯句無妨一時樂甚

陳一夔亭華人與蘇去二百里於趙栗夫固鄉人也兩人交甚厚若兄弟然無一會不俱者一夔好作詩醞藉典則時有真詣語如詠秋懷云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楊君謙以為自然妙句一夔崛強每遇事不可意必云吾只不作官乃已耳其心能輕功名如此故七人聯句之夕一夔作詩田園意屢見時各有互相贈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十五

答詩一夔贈栗夫云巢中街西新卜居葦棚瓜蔓共蕭疎胸中富有書千卷誰笑家無擔石儲栗夫得詩仰面撫掌大笑連稱妙甚眾客傳觀皆賞以為雅製栗夫答云風流故與時情別樽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為投綬計知公天性在山林君謙笑云一夔未去若據君言則是一夔即今就去也栗夫戲曰吾欲促其去耳筵中為之一噓

彭福字綏之樂平人脫號懶農

彭綏之守秦州以直道忤部使者歸時寓鄆陽里中有新登進士第者綏之具酌邀飲值微雨累遠不至綏之遺以詩云倘來名利若游塵何事癡兒太認真咫尺泥塗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

懶農落職家居縣當大造其子囑司書者飛稅他戶懶農知之招司書飲戲贈之詩曰洛陽城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十五

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司書答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懶農曰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耳安忍為此乃為詩謝之曰洪水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宮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飛稅竟止弘治間樂平有趙尹考滿還任邑中士夫皆趨迂之彭懶農獨投以詩云洎陽繞駐使君標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恠野人疎禮節好從陽畫說陽



橋人皆莫喻其意一日編修程念齋見之笑曰  
綏之譏我邑中人深矣蓋用宓子賤事也子賤  
父宰過於楊晝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  
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叔綸錯解迎而吸之  
者陽橋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止若不食者  
妨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卑父  
冠蓋迎之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  
陽晝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卑父請其耆老  
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儲懽 字靜夫號懽先世  
昆陵人元末徙泰州

儲懽初游州庠少循矩度學官示以句曰賭錢喫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酒養婆娘三者倘矣儲應毅曰齊家治國平天  
下。一以貫之已而舉應天癸卯鄉試第一甲辰  
會試第一比廷對懽以三元自期內閣聞其自  
負乃抑置二甲第一自後勵行檢務文學遂得  
全終身名

李冕 字子陽號東崖錢唐人與王莘同庚而  
長三十五日庚子考官取莘為解首監

臨謝御史嫌華白衣乃更李李王皆營  
而正班班主文者夢中得一舉中雙元之  
句以為必無此  
事後相繼首擢

李子陽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與同  
輩入學晨恭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  
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二日眾以此  
殆文明之兆子陽為詩慶之曰文采翩翩世所  
稀講堂飛止正相宜定應覽德來千仞不但希  
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人同上鳳凰池  
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子陽  
果以易經發解甲辰廷試第一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

成化癸卯冬李子陽將赴春闈友人鎖愁堅者送  
之賦正宮謁金門詞云人艤畫船馬鞍上錦鞵  
催赴瓊林宴塞鴻殷裏暮秋天綠酒金盃勸畱  
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來  
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子陽果魁天下  
愁堅西域人唐宋南渡遂為杭人代有詩名懽  
堅尤善吟寫成化間遊苕城朱文理應問索賦  
其家假山懽堅賦沉醉東風一闌云風過香  
生院宇兩收時翠溼琴書移來小朵峰幻出天  
然趣倚闌干盡日披圖謾說蓬萊恐  
是虛只此是神仙洞府為一時所稱



有人命題云新竹似村姑。遇節略施薄粉。李子憐  
卽對曰落梅如老妓。下稍猶帶餘香。

邵寶

字國賢號二泉無錫人與儲峰領袖文  
苑齊師倅人譽以文正義而於所居  
畫小井田扁  
曰橫渠遺意

邵寶為大司徒疏乞終養不允其詩云乞歸未許  
柰親何帝里風光夢裡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  
湖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縫猶寂驛路書來字  
欲磨聖主恩溪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讀之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令人感發最為海內傳誦

程楷

字廷澤號念  
齋樂平人

程念齋初發棹北上赴會試是夕夢人有携扇面  
畫梅枝一念齋題云誰把枯根紙上栽瓊花錯  
落帶晴開天公預報春消息占斷江南第一魁  
覺而喜明年丁未果中禮部第一官編修無兩  
而卒人謂枯根之語意為先識云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八終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敬皇帝

升遐之日大風拔木市中繼盡騰  
空中眾見有黃袍人乘龍而升者

孝廟御製靜中吟曰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  
卽天真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是  
時召學士張元楨進講太極圖契於皇心見於  
皇言深符主靜立極純心用賢之說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孝廟體稍不佳卽誦詩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  
還將心自醫心若病時身亦病心身原是病生  
時

弘治三年會元錢福狀元及第 上為句曰春闈  
得士狀元元是會元詞臣應制曰曉殿遷官少  
保保為太保十月頒曆 上為句曰鳳曆初頒  
春意遠孚於四海詞臣應制曰麟經繼作聖心  
允契於百王皆以稱旨聞





孝宗端午自書一對云綵線結成長壽勝丹砂書就辟邪符重陽出一對云今朝重九九重又過一重陽命大監蕭敬等對之皆不能應後亦未聞有能對者

孝廟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幄中從容講論天顏和悅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為先生李西涯有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蓋實錄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孝廟徧祀宗藩秦王送朝使詩曰九重聖主篤同宗遣使明裡禮秩崇卿相敬恭承德意廟靈彷彿著儀容客山夜靜風雲會大地春回雨露濃歸覲重煩陳一語親藩存沒感恩同

癸亥正月郊 上以微恙不果行有旨俟平復親舉至二月中旬始克行蓋上謂天子祭天地不可假諸臣下必俟疾愈方舉故鑾輿出郊遠近

怯暗皆呼萬歲李閣老東陽有詩云聖躬已豫思獨潔願達平安上紫宸紀其實也

鄒智 字汝愚號立齋四川合州人居龍泉庵讀書達旦如退者三年遂成通儒

鄒立齋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閣老觀者藉藉嘆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北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具而欣羨之謂曰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語否尊官蓋俗輩第羨其均以妙齡擢巍科云爾公初以其為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以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眾舉子為增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

孝廟登極御史湯鶉等交章薦起三原王恕為吏部尚書公素禮重風義之士李文祥及鄒智十餘人與鶉往來高自標榜謂鶉為先鋒文祥為



大將既而窮謫成甘肅辭連及智併下之獄智  
在獄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  
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  
初劉吉憾鄒智嘗劾已諷錦衣衛逼供智與湯鼐  
等往來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判  
案始獲免乃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辭朝詩  
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 此時但願太  
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及赴謫所道經廣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四

州有司留館坡山事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梧  
吳獻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  
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筆  
之泣受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  
適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  
故反加禮待共資卹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白  
紗陳公甫追次智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  
誰號謫仙人花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

春獻臣和曰浮雲浩浩南海濱落花獨照窮愁  
人狼藉幾株桃李盡謫仙亭上可憐春趙進士  
璜曰柱頰孤亭野水濱閣臺風月謫仙人而今  
只有殘鷓在啼老東溟二月春蔣知縣昇曰謫  
仙亭子海之濱仙去亭空月傍人二十四番花  
落盡一杯誰共送殘春

李文祥

麻城人鄒智  
同年進士

初萬安子翼第進士官至侍郎翼子弘壁復倖傷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五

李文祥為其同榜時肩才名將奉大對安欲以  
弘壁託之因許及第文祥以正對安乃使弘壁  
延於別館致款屬題畫鳩文祥奮筆作詩其末  
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  
之弘治初有媒孽文祥妄議朝政者謫隆興衛  
經歷西涯贈詩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醉愛舟  
多在水中居李後被酒過河水陷溺死人以為  
讖



楊茂仁 字志通文懿公守陳子也鄒智同榜進士

吳江為刑部主事差還復命鴻臚寺官語之曰毅音要洪大正選通政時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早吳果努力高聲亦無音節又橫走下御街西孝廟為之解顏時同僚楊郎中茂仁作一對句云高叫一聲驚動兩班文武橫行幾步笑回萬乘君王一時盛傳資諫云

胡燿 字仲光蕪湖人毛澄榜進士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六  
胡仲光初改庶吉士內閣試上苑閣鳩詩曰春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聽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憐好景雨陽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賜兩句為識已遂出為戶部主事

盧瀚 揚州人胡濬同榜進士

盧瀚妻李氏名妙惠有貞操弘治初盧會試不第留京講學有同姓名者必誤傳至家會歲饑父

母憐李寡強以聘江西新淦巨商謝能之子啟李自經者再不得已歸於謝謝繼母亦揚州人李懇乞為婢以全節操塔不能奪李侍母不離啟先載益赴江西母與李繼歸舟泊金山母與李登寺酬愿李題詩於壁云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橫金婦入地還尋折桂郎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署其後曰揚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七

州盧某妻李氏題既而盧舉進士以修實錄差往江西過揚州知李已嫁及登金山寺見所題詩而泣及至江西訪鹽船多艤河下教慧隸誦詩往來鹽缸間二日李聞知喚問詩從何處得隸告以故李驚喜曰吾夫尚存耶密約暮夜以舟來迓蓋恐明言之則毅揚不雅也是夜果附舟昇至盧寓館為夫婦如初蓋李歸謝逾二年貞操益勵謝母亦為獲持以遂其志及是歸盧



母亦嘆異

李瓚

濮州人號杏岡朱希同榜進士

李杏岡嘗謫判饒州時長興箬溪顧公應祥為節

推同寓景德鎮行館壁有舊題杏岡和云世態

等川流浮生到處留榮枯一場夢今古兩眉愁

誓志堅如柏持心赤似榴上方如可惜請斬佞

臣頭時有暴縱故末句云既乃屬箬溪和云逃

者無端晝夜流少年一去仗誰留酒屋照我何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嘗醉世事憑他不用愁梘影怕看當戶月賞心

惟愛隔牆榴寒虫不啗興亡恨底事啾啾在砌

頭杏岡大稱賞

趙鶴

字叔鳴揚州人李瓚同榜詩耻九語於古交謝靈運於東坡孟郊於元愛劉日

趙叔鳴督學山東誓清膠庠所至考校生員多所

罷黜眾議紛然縉紳亦多厭之竟以此罷官鶴

去貴溪江潮代之潮亦風氣凜然生員之傷予

者猶畏之潮出巡至齊河縣其分司壁間有題

對句云趙鶴方翦爪翼江潮又起風波潮見之

自科舉後不復再歲考

陳琳

莆田人亦李瓚同榜

陳琳典南畿學政甚得士子心後以諫去國諸生

中獨朱良育送詩最為傳誦其詩云春風露見

出郊原落日停驂望國門抗疏要談天下事諫

官應過海南村湯湯江漢羈臣淚納納乾坤聖

主恩歷試古來名節士為言身屈道尤尊識者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以為不下李師中送唐御史也

張恩

南城人柏崖狀元之子倫文叔榜進士

弘治間西曹有一對云一雙狀元子兩個探花翁

是雖貧詭然亦奇事蓋主事有張恩王守仁其

父尚書昇學士華皆狀元又有劉鳳儀李瓚其

子內翰龍內翰廷相皆探花也

張兩山方伯恩歸自嶺南與樂平朱肅川大尹文

選聯舟倡和過青灣兩山吟云輕篙短棹下清



灣一抹。岷光四座環。水底有天。天映水。山前多樹。樹連山。忘機野鳥。高應下。卧煖沙。鷗去復還。却咲烟波。江上客。越南江。北路間。閑朱和云。浩歌一曲。下溪灣。仰漢流光。似轉環。縱我酒豪。拚歲月。逼人詩債。為江山。懶飛鳧。鳥天邊。去却駕仙槎。海上還。歸到故園。深絕處。草堂長借白雲關。西山嘆服。

張兩山嘗寓白沙驛開 武廟北廵作詩曰龍馭

克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奔胡戰膽寒。男兒此去負衣冠。平生犬馬心無補。幾夜風波夢未安。愁極黃沙千里外。望窮紅日五雲端。細常一束無人任。却說中原宇宙寬。

魯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弘治壬戌春。初京師。有善占天文者。禮部諸公。詰之曰。魁在何處。占者曰。文星在楚。魁常在湖。廣越一月。將揭曉。復命占之。占者評曰。文星入楚。漢八秦。漢魁當在。陝西。已而

魯文恪公為秀才時曾有詩云古樹同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編。居臨江漢東南會。運到雲龍

五百年。七澤鳶魚。渾道體九州。兄弟或顛連。西周老鳳雛。將近會見。梧桐君影。圓共志。趣如此。魯文恪公為舉人。侍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宿憐馬卒寒。苦即令卧之。余下因賦詩云。半披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後吾勿未。難推泥。途還藉。未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

克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魯文恪公同榜復有一魯驛永平人。又有兩朱。袞一美貌。一不揚。時有對曰。魯鐸分南北。朱袞別妍媸。

董玘字文玉。號中峯。初名元

弘治乙卯。張御史泰。按雲南。會鎮守太監劉昶。總兵黔國公沐琮。巡撫都御史張浩。保舉神童董元者。紹興人。知雲南府。後次子也。八歲能詩。詠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殼。



渾是一團仁。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開君矣雲。  
靜月團圓，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看。  
九歲以來真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字亦  
皆能之。今十三矣。請查照李東陽程敏政揚一  
清洪鐘寧例，考送翰林院讀書。疏上，上召試不  
如所言，命還藉。乃克會稽縣學生，更名玘乙丑  
會元登第。

顧鼎臣

字九和，初名全，號未齋。崑山人。父恂，年五十餘始生。公既壯，每夜焚香求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十一

祈父壽一夕夢黃鶴從天飛來，視之即  
而笑，未也。後有碑此字，數行末云自此以  
後開田單大牛通竹無滯，盡乙丑之兆云。

崑山之俗以八月十八日為潮生日，合邑往東門  
觀潮。弘治甲子，臣觀潮詩云：海若鞭潮出海  
門，雲奔雪捲帶靈氛。六螯駕撼三山動，萬馬鼓  
傳百谷開。應識更期人似玉，往觀誰使女如雲。  
傳巖舟楫真時用，康濟功成日未曛。明年大魁  
天下。

魏校

號莊渠，崑山人。顧鼎臣榜進士。

魏莊渠督學嶺南，以正學。進士始一二年，校士以  
文暨後專崇行檢，士未試文而高下進退已有  
定列。臨試止書一破而已。然親信一二生徒，惟  
言是用。有林生者，竟以賄敗。公嘗會十郡之士  
講於臬司之愛蓮堂，有書一韻絕句云：自疑自  
失自驚心，却咲斯人巧。用心惟有愛蓮堂，上月  
分明照破此人心。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

十二

馮蘭

弘治間，姚江馮蘭為董學憲副，有同年嘉禾侍郎  
屠勳相過錢塘，屠談往與東郎中結素事，曰：東  
已死於軍，妻子流落，予官尚未及乎，繼而出棋  
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  
只遺空石秤。相逢莫自誇高手，一遍輸來一遍  
贏。屠遂默然。

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九終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馬文升

字負圖鉤州人弘治間自本兵晉冢宰嘗曰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之遠者一周在吏部每夜心行天之內者一周行過者思武備行內者計人才

弘治丙辰春吏部缺尚書眾推兵部尚書馬文升

左都御史屠瀟馬自以部次年勞當得之不意

竟歸於屠馬意不平賦一近體有清朝有意推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

公道白髮無心着錦鞬天上浮雲偏掩露地中

陰氣已凝堅屠既得吏部當班于馬之上固辭

居下是雖謙讓亦其中有未安也

瀟郵人掌銓公勲亦掌南銓二屠源流莫考朝紳以其一時注掌兩京冢部聯輝競貴遂為通譜二冢子姓貴盛望于兩浙蓋近時詳僞云

馬文升久居兵部專以險刻為事朝廷有時賞賚

各邊多奏裁之京軍布糧亦從減削弘治庚申

夏彗星出虜犯大同柝長城入關兵出屢不利

京師為十七字謠曰天上有掃星地下有達兵若走須殺馬文升馬由是因冢宰闕位營遷以避禍云

得州張尚書潔為翰林學士時與同寅限韻聯句

得單字公成句有衝兩邪飛燕子單時服其當

馬端肅以燕子單學士稱之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僑居鎮江舉神童吳寬榜登第

楊一清為冢宰日有設為選官求改事為口實者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

曰有選人既注官意弗懽思改將決於神籤其

妻曰君儒人當聽命於儒之靈者選人於是求

禱於仲尼既至廟乃先詣從配諸賢首至閔子

曰某欲改官何從而可閔曰何必改問顏子顏

曰也不改問宰予予曰於予改問其自則曰鑽

燧改揚號遂菴其所注除遷擢皆由賄賂鑽刺

而得故云

楊遠翁冬天氣盛而李西涯怯寒二公並坐涯翁



屢以足頓地作聲。遂翁曰：地凍馬蹄，敲得得泥。翁見其吐氣如蒸，遂云天寒，驢喘氣騰騰，相與一笑。

宸濠謀逆，武宗親征，既得凱旋，駐蹕金陵，復渡

江，幸揚。一清第賜絕句十二首，公又有應制律

詩四首，應制賀聖武詩絕句十二首，編為二卷。

名車駕幸第，錄公自叙謂：虞廷賡歌之後，古帝

王有以詩章寵臣下者，不過一篇數言而止。未

堯山堂外紀卷九

三

有聯章累牘，若是其盛者。至於屈萬乘之尊在

位者，或有之，然亦鮮矣。若罷政歸休者，為尤鮮。

守溪王公，蓋有四絕句云：相國移家江水湄，金

山望幸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得延鑿一

顧之。趙普元為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難虛

雪夜相過意，海錯尤堪佐酒巡。北固山前駐翠

華，慙慙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慙多幸，也得相

隨載後車。賡歌千載盛，明良宸翰如金更。煒煌

漫休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楊遂翁壽日，貴溪陶公為揚州分教，畫葡萄一幅。

題絕句以賀云：萬斛驪珠帶雨鮮，摘來浸酒薦

春筵。枝頭剩有千千顆，一顆期公壽一年。楊大

喜之。今傳奇有還帶記，嘉定沈鍊博所作，以壽

等語，遂翁喜

楊遂翁致政後賦鴈兒落詞曰：俺也曾握虎符鎮

塞垣，俺也曾假黃鉞誅叛亂，俺也曾掌天曹統

堯山堂外紀卷九

四

百官俺也曾草黃麻，侍主言念鸞鳳勝鷹鷄。怕

蒿艾混芝蘭，小人哉多行險。君子兮不素餐，清

閑不知機心，怎閒平也么安，不知足心，怎安

劉績咏楊花詩：談楊遂翁云：點鬢紫眉，西復東悠

揚無功任春風，謝家擬雪真兒女。慶生虫不

陸滄浪好作俚語，正德間從戍京師，嘗有楊果不

果一清不清，朱安不安，朱寧不寧等語，寧知而



執之問曰汝作詩時曾吃醉否陸正色曰我實不醉寧竟釋其罪僅調遣方而去時有人投陸詩云落魄當年老陸郎知囊今已作詩囊醉中又換重來醉狂裡如何更看狂踰海踰河何日了奔南奔北自家忙不如檢點親經史一榻清風舊草堂或云即遂菴所作以復其諷已者

林俊 字待用號見素甫田人曾彥榜進士

成化間林見素以部署言事謫姚安士林偉之渡克山堂外紀卷九十

楊子江詩云親見朝廷政令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九重意萬死猶存七尺身沙畔白鷗閑待我鏡中華髮苦惟人十年楊子江三渡此日何勞更問津初貶時有國子生用李師中贈唐子方韻送之八千里外未為遠三十名成始是難自信孤忠能報國誰憐赤手可移山沙門有地黃金盡溝壑無由白骨寒愧我布衣空引領九重何日詔君還

正德中林見素以右都御史受命平蜀寇未幾即乞休致時聞宦與佞倖用事故也李空同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一舟歸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機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向來優起詔番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驚紙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

林廷玉 字粹夫號南潤侯官人父芝司訓信室母淡留壘馬及父速韓府祀善古

克山堂外紀卷九十

籍平涼遂領陝西解首連第李吳榜進士以整魯都憲使廣西信空訪得母墓揚哭祭之欲負骨以歸陳白沙止之有不與皇華共載之句乃圖山形而去

林廷玉醉中戲作清江引曰世上人心真箇歹牽鬼街頭賣哄了白尚書懣過陳員外漢鍾離看見通不抹沒嘴葫蘆就地滾好歹休相問花粧扮戲棚紙做盛錢團陳搏華山開打飽春花正紅春酒美多少蟠桃會休做看財奴狂看全銀累成到黃泉纔是悔勝水名山和我好



每日家相顧笑人情下苑花世事襄陽砲震時  
間虛飄飄都過了

林廷玉咏愁塞鴻秋詞云妬離情輾轉相迤迤

難展眉峰離秋風葉落時夜雨燈昏候那其間

淚濕香羅袖洪武間張彥倫咏愁詩未何容易

花春去後窓含殘月酒醒時濃如野外連天草

亂似空中惹地絲除却五侯歌舞地人間無處

不相隨亦警策可誦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

林廷玉咏酒塞鴻秋詞云米明王原掌哥門印

將軍會攝迷魂陣水中郎穩坐雲安鎮柴令公

傳示蘭陵信祭蓮壺矢威李白蠻書令那愁城

攻破難逃命

林廷玉又有高陽臺咏春睡云旅思閨情酒愁花

病庭前樹影平分蝶混蜂迷莫因迤迤殘菟黃

鷓鴣窓外聲聲好喚覺來却又昏昏困曹騰滿地

飛花倦數還嗔東風簾幙無塵見悠悠楚水

漠漠巫雲柳絮多情故來尋襲腥柝彈棋歌咏  
知何處夢中特地驚聞起凭闌青鸞搖拽金鴨  
氣盈

林廷玉挑燈杖詩云紫椀常存竹木莖餘功時或

賴扶傾却憐形體纖還短能使光芒暗復明天

上長庚原有焰人間太乙又騰精心燈開說無

明滅何用區區得擅名

喬宇字希大號白麓林廷玉同年進士山西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

晉中三傑亦云河東三鳳

喬白巖賀人生子詩問時曉散龍蟬後紀月春分

昂宿中蓋子以二月望日寅時生也士林服其

精細爭傳誦之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遨遊江湖人扣

以未然事輒召古名僊運乩賦詩以答隨所限

韻敏若風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廷用往

問答曰吾回道人也君乞喬白巖詩吾當邀李



謫仙同賦用十六韻梁蓋白巖門下士也喬時  
為留都大司馬其用十六韻詩曰六丁持斧施  
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挿天表  
勢壓天下群山雄冰壺倒月色澄徹瑤臺倚斗  
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  
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  
晴雪玉梅懸谷搖春風上有神仙玉盧子凌風  
出沒游太空登亂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真

堯山堂外紀卷九

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頭角嗟峨自卓立冒襟  
礫矸誰磨礪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  
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  
桃老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諱貽此公天然  
意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  
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溟東白巖  
公得詩大喜按此方士王姓無錫人呼百韻可  
頃刻就蓋借僊鬼售其術耳梁後名宏字裕夫

二人實相與謬為之以欺白巖公者

胡世寧

字永清仁和人黑面曉  
顏電眸獅鼻見者眩之

胡世寧弘治壬子舉鄉試第二巡按御史檄計借  
銀百兩世寧曰彭侍郎以災傷故減半吾不敢  
盈取竟却其半舉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廉明有  
聞一日患劇疾召醫視之曰還有神光世寧力  
疾賦詩有萬死神光還自在再生事業敢能為  
之句

堯山堂外紀卷九

胡端敏公推重林見素及公謝病歸見素亦致仕  
以詩招公公和之有云朝野正愁元老去雲莊  
新報主人歸又云事業廣平真宰相風流康節  
舊人豪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物名雲以太夫人夢  
五色雲入懷而生也有一老僧以名

露天機  
改今名

王陽明年十一時過金山寺龍山公與客酒酣賦  
詩未成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



揚水底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眼。  
客大驚異。後使賦殺月山房詩。隨應曰。山近月。  
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  
還見山小月更闊。客益奇之。

王文成初主禮部政章忤劉瑾擅權。謫貴州龍場。  
驛丞後懼禍。迫身至海濱。遺履於岸。賦詩一律。  
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意何如。生曾許。  
國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

堯山堂外紀卷九

十一

豈知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頻聽濤聲。  
哭子胥。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維腋而行。足如。  
履空耳。傍直開風濤澎湃。頃更至一洞口。簾捲。  
珊瑚。二叟處其中。駒從女樂及左右。所置明珠。  
白壁平地。未之覩也。與二叟奕棋。聯句淡旬。而。  
別其二童子。復引登陸。時瑾已服上刑矣。先生。  
始起擢用。

王文成赴謫。次抗之北新關。喜見諸弟。有詩扁舟。

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苑。  
別寧知意外得生還。投荒自識君恩遠。多病心。  
便更事閒。携汝耕樵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王文成赴謫過閩中。覆舟幾厄。時有漁人泛溪中。  
松之上山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自稱舊識。邀。  
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仙翁也。臨。  
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  
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  
堯山堂外紀卷九

十二

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  
處。好對清梅醉夕曛。  
王文成養病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相朝夕。  
取其資益璋。上虞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  
嘗躡屩走嶺南。訪陳白沙。其友王司與以詩送。  
之曰。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璋故精於天文。  
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文成後擒逆濂。多得。  
其力。成功歸贈以金帛。不受。文成每乘筇與訪。



之中山菜羹麥飯信宿不厭歿後文成題其墓  
曰處士許璋之墓

王文成之既擒宸濠也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  
夜逆發至錢唐凜凜不勝憂慄作詩云靈鷲高  
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  
僧住峰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  
尚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誅茅却易成頃  
之王師遣人追宸濠復還江西遂謝病居淨慈

堯山堂外紀卷九

十三

寺作詩云老屋溪松覆古藤羈樓猶記昔年曾  
棋殿竹裡消閒晝藥裹窓前對病僧烟艇避人  
常曉出高峰望遠亦時登而今更自多幸俗欲  
似當年又不能又云常若人關不盡愁每拈除  
是八山休若為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  
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甸尚淹留何人真有  
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之寺

僧不可云中有人定僧開門五十年矣陽明因  
開視之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貌皓肖已先  
生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  
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開門人精靈嗣後還  
歸後始信禪門不壞身先生悵然久之建塔以  
瘞而去

韓邦奇

字汝節朝邑人同邑劉太守偉死已  
廿年邦奇復見之與之飲食亦不散

問其何來  
此事甚異

堯山堂外紀卷九

十四

宸濠令一士詐為羽客往說韓副使邦奇假以所  
繪松請題韓為詩曰勁節貞心本自奇四時常  
見綠猗猗美他江上桃。卷樹為放春光三兩枝  
士喻意不敢言而退

正德末韓汝節為浙江按察僉事廉勁自持時鎮  
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茶筍鱒魚種種勒辦  
民不聊生汝節數裁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証之  
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為詩云



非才尸位聖恩漢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  
神禹度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  
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

江濤

韓苑洛作乃弟邦靖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  
長關漢卿者以傳其行此人粗野乃爾邦靖字  
汝慶邦奇同科進士為山西參政養病回書一  
山坡羊於驛壁曰肯排山南山北偃肯倒海東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十五

海西翻我如今心兒裏不緊意兒裏有些懶如  
今一箇箇平波裏上青天一箇箇日日近龍顏  
青山綠水且讓我閒遊玩明月清風你要忙時  
我要閒嚴潭你會釣魚誰不會把竿陳搏你會  
睡時誰不會眠

黃鞏

字伯固莆田人嘗題其書室曰茅屋  
石田為生太拙鶴夷馬車自許何愚

正德己卯朝廷有旨南巡黃鞏時為武選郎以其  
事出違將江彬之誘因疏六事彬大怒欲必寘

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鞏體極  
修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女謀方至此須  
知我道固當然可謂萬死而不悔也

嘉靖丁亥馬伯循

理

陞南京通政赴任過河池見

驛丞貌類黃鞏者問之乃其弟鞏叔開也公即  
泣然淚下既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復見先生面  
為過河池見叔開之句蓋公舉禮闈寔鞏所取  
生與同官既師事之死後猶依依若此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十六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桑悅

字民懌號思玄居海虞之沙溪家貧亡所蓄書從肆中得讀過輒焚棄之敢為大言不自量時以孟軻自况原遷而下弗論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說也聲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最高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紀每書刺曰汪南才子桑悅

桑悅十九舉鄉試春闈策有胷中有長劍一曰我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田磨等語為吳檢討汝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

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等語考官縮舌曰

豈江南桑生耶狂士狂士遂下第

桑悅再試春官得乙榜年二十六籍誤以二為六

用新例辭不許遂有泰和訓導之命李西涯送

以詩曰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

甲第久慙唐李郃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

非蓬鬢湖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壯

心還向碧天飛

初大學士丘濬慕悅名召令觀

曰明公謂悅不怯穢乎奈何若人而令悅觀

濟曰然則生試更為之歸誤以奏濬稱善及是

調邑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

令故遺生東家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

上池水乎踰午按察視學若別濬曰吾故人

桑悅幸無以屬吏視也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見

悅願問長吏悅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

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

連宵且雨淫傳舍圯守妻于止暇何候若按察

久不能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

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為若期三

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歸濬

不果三日悅請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屬戲曰

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級長孺長孺曰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以野於悅

奈何以面皮相恐家廟夫下士哉因脫朝冠出

按察度已乃下留之

嘉魚李承箕幼有大志不喜舉子業好作古詩文

非禮不言動時人目為李道學成化庚子鄉試

桑悅時為考官欲取其卷為解監臨者不聽悅

遂題一絕於硃卷云三復斯文感慨深扶桑枝

上鳳皇吟臨風不盡英雄淚湘水衡山知此心

尋上書政府論學丙午方領鄉薦丁未禮闈下



第歸即從陳白沙游不復求仕

故事御史出按郡邑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桑悅請  
曰大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為禮亦不能久任立  
願假借且使得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  
說詩解入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  
敢望即昂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  
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悅除襪跣而爬足垢御  
史不能禁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三

悅實惡州荒落不欲往入問之輒曰宗元小生  
檀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為柳  
州歲餘不堪思歸因作詩有鷓鴣道我行不得  
杜宇勸人歸去休之句會丁外艱服闋遂不起  
桑民澤宿恭陵五峰菴留題曰攀蘿躡磴路盤紆  
出澗流泉百折餘地獻林田克佛供天畱松徑  
作僧居數聲清磬紅塵隔一瓣名香黑業除喜  
共山雲分半榻通宵竟夢寄空虛

桑民澤既家居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沈  
石田寄詩云驅馳一倅厭為州歸就高閒未白  
頭竹篋理詩。春草亂糟床聽酒夜泉流。農桑舊  
課今家事山水清談昔宦遊。因愛西湖風月好  
近時知買木蘭舟。

桑民澤題碧溪詩曰五兩兼衣百尺竿碧溪十里  
足盤桓卧分芳草為余枕坐愛清流照肺肝花  
落無聲雲影動鳥飛不度鏡光寒平隄多種美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四

桑民澤嘗過一富家見其碌碌置田產戲為口號  
遺之曰廣買田產真可愛糧長解頭專等待轉  
眼過來三四年挑在擔頭無人賣

祝允明 字希哲右手斷拇指號枝指生拜廣  
中邑令歸桑中紫可千金日張兩  
故行游安歌呼為壽不兩年都盡允明好  
願通責出則羣萃而訶評者至接踵竟

祝枝山為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嘗傳粉黛從



優伶酒開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多齋。金游嘗  
賦金落索四景詞為時膾炙其一東風轉歲華  
院院燒燈罷陌上清明細雨紛紛下天涯蕩子  
心盡思家只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難拋捨  
追悔從前一念差傷情處慙慙獨坐小窓紗只  
見片片挑花陣陣揚。花飛過了鞦韆架其二楊  
花亂滾綿蕉葉初成扇翠蓋紅衣出水新蓮現  
金爐一縷微熱沉烟睡起紗幘雲鬢偏無端好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夢誰驚破風外鶯。柳外蟬羞臨鏡千愁萬恨  
對誰言只見舊恨眉間新淚腮邊界破殘粧面  
其三閑階細雨收翠幙新涼透哀柳殘荷正位  
愁時候。近來都減却舊風流。爭奈新愁接舊愁  
白雲望斷天涯遠無盡頭相思病無明徹夜炎  
時休只見鴈過南樓人倚西樓人比黃花瘦其  
四銀臺絳蠟籠翠幄金鈎控錦帳紅爐獨自無  
人共月明初轉過小房櫳不放清光照病容愁

聽画角聲三弄吹落梅香。一夜風開山夢魚沉  
鴈杳信難通孤眠人最怕隆冬。又值嚴冬做不  
盡鴛鴦夢。

祝枝山在金陵春晚與客步秦淮客摘園林誦曰  
紅杏枝頭春意開枝山即眺落暉曰烏衣巷口  
夕陽斜少聞枝山自書所為文客戲曰君之富  
學善書應以多指爾枝山猝應曰誠不以富亦  
終以異座客皆笑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祝枝山學佛語作入家謎云無佛物不開口開口  
便成佛物盛盤多羅詰結多羅破多刺撒多佛白  
多難陀駝

沈周字啟南號石田亦稱白石翁文待詔稱  
為先生每謂人吾先生非人間人也神

沈石田初未知名嘗與諸詩人集一貴官宅其人  
出禿姬牧牛圖索諸公詩並不愜意石田題云  
貴妃血濺馬羗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



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諸公媿服由是其名

遂著啟南以詩名海內而其詩物尤妙如詠

錢云有塔使鬼原非終無任牛兒亦不未

門神云檢用功名惟故終傍人門底有長情

沈石田嘗寓杭之天竺寺人無知之者因題一絕

於竹云買書賣畫出春城看破青衫白髮生四

海固無知我者空教啼殺樹頭鶯又武昌登黃

鶴樓適有數客飲其上石田題云昔聞崔顥題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詩處今日始登黃鶴樓黃鶴已隨人去遠楚江

依舊水東流照人惟有古今月極目深悲天地

秋借問回仙舊時笛不知吹破幾番愁詩成大

書於壁而去客見其詩驚謂衆曰此必仙也何

不九如此尋物色之通知為石田云

沈石田工畫山水人物嘗寓西湖寶石峰僧舍為

求畫者所窘劉邦彥嘲之云送紙敲門索畫頻

僧樓無處避紅塵東歸要了南遊債須化金僊

百億身沈石田送蘇守五馬竹春園守怒曰我

守方喜沈曰戲之曰奈絹短少畫

越僧某嘗索畫於石田寄一絕云寄將一幅剡溪

藤江面青山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

個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意答之

沈石田暑中為人寫雪圖因題其端云六月添衣

喚童子自畫雪圖節屋裡玉花出筆飛上樹慘

淡陰山無乃是老生放筆還自笑顛倒炎涼聊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戲爾門前有客來借看滿眼黃塵汗如雨石田

皆先成一詩就詩意痛罵用

沈石田有化鬚疏其序曰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

姚存道為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於其于思之間

分取十鬚補諸不足請沈放南作疏以勸之疏

曰伏以夫關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

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

人而舉康樂者舍施之迹崔謔傳挿種之方惟



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惟有餘  
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  
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綠坡而飾我當楫楫擊地  
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  
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美豈敢易撚於覓  
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王文恪自內閣歸時沈石田已病亟文恪即遣人

問之石田書一絕為謝曰勇退歸未說宰公此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棧起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

病翁字黑慘淡逐為絕筆後二日卒

陳震

字啟東長洲人吳文定公友也公游鄉校時與震同試于督學公名在前當廩食以震貧請以是讓主司多其義許焉又買舟與同赴鄉試震中式而公失解乃出賞設宴且曰陳君貧不能買舟也俟震同歸

陳啟東善屬對嘗思的頸葫蘆四字未就方浴而

得之曰空心蘿蔔天生語也喜而躍浴盤頓破

翰林舊有句云賓之

李西涯字訪東之江朝東次賓之

無能屬者適陳啟東謁選至吳文定以扣之答  
曰回也待由也由也回也西涯為之擊節

陳啟東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云分水橋邊分飯吃  
分分分開啟東過而見之續曰看花亭下看花  
回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

陸文量叅政蒞藩與陳啟東飲見其寡髮戲之曰  
陳教授數莖頭髮無計可施啟東曰陸大人滿  
臉髭髯何須如此陸大賞嘆笑曰兩猿戴水山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中這猴子也會對鋸啟東曰有犯率公勿罪乃

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相與撫掌

竟日

楊循吉

字君謙吳縣人其父夢人告郎君當十八名合之果五十四除儀部主事性好山水嘗論那中奇勝得金山因結廬居焉後徙南峰號南峯山人每讀書得意則手足不能禁人謂之顛主事

楊君謙題畫扇云一竹竿一笠箬知是陸魯望知

是張志和醉醒張眼問人世我是何人識得麼



又題云歪豆香生澗水溪。淡邊閒立聽風吟。有  
人識得寒山子。直到天台寺裏尋。此皆在友人  
坐頃刻而書者。君謙每以文示其人曰。佳即佳。使  
君曰。何處佳。其人卒不能答。使

去不復別。  
毛栗菴理往謁楊南峰。適沈閣者以告。不獲見。後

南峰谷拜栗菴。亦以浴報稱。不見南峰。即題所  
投刺曰。君來拜我。我洗浴。我來拜君。君洗浴。君

拜我。時四月八日。我拜君。時六月六日。四月八日為  
浴佛之辰。六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月六日。吳俗志  
投猶次於水中。

楊南峰罷部郎歸。作水仙子詞云。歸來重整舊生  
涯。瀟灑柴桑處士家。草庵兒不用高和大。會清

標。豈在繁華紙糊窓。栢木榻掛一幅單條。畫供  
一枝得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正德末。備吉老  
且貧。畫識伶滅。

賢為上所幸。愛上一日。問誰為善。詞者與。備未  
賢。領者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詞。上。錄。為  
語。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強。前。為。循。吉。治。裝。  
見。循。吉。冠。武。人。冠。舞。給。戎。錦。已。怪。之。又。乘。勢。語。  
多。假。守。令。已。見。上。畢。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應。  
判。為。新。整。威。屏。吉。受。賞。然。賞。止。異。伶。五。又。不。校。

循吉官與秩。間謂曰。若。爛。樂。能。為。伶。長。手。德  
吉。愧。悔。行。治。肯。謀。於。賢。乃。以。它。語。怒。上。放。歸。

都務字玄。歌。揚。南。峰。同。里。號。南。凍。父。印。字。維  
明。嘗。請。九。仙。祠。祈。務。前。程。事。夢。一。受。告

都維明九歲。即能為詩。季十二。隨其父。月樓之。杭  
詩。值。中。秋。月。樓。與。諸。文。士。觀。潮。維。明。侍。側。諸。文  
士。分。韻。賦。詩。維。明。亦。以。能。詩。得。擊。字。詩。云。海。門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擁雪銀山傾怒濤。洶洶奔騰疾。駭頃刻如雷。  
霆衝擊三島。驚難擊只疑蒼龍迸斷黃。金繩六  
丁不敢施威靈。陽侯宮中神鬼驚。鼓盪元氣時  
降井。更與明月同虧盈。天地至信無遷更。凭闌  
望望詩已成。百川萬壑如掌平。維明呈詩諸公

皆大驚。酒間呼為奇童。維明博學多藝。務為翰  
曉。惟。玄。敢。好。名。每。怪。之

都南凍小時學詩於沈石田。石田問。近有何得意



作李濂以節婦詩首聯為對曰白髮真心在青  
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然有一字未穩南  
濂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乎經云  
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為春字南濂不覺嘆  
服

都元敬最善濟人之急尤愛食客所有輒盡盡則  
解衣為質一歲除夕絕糧作詩寄故人朱克民  
曰歲云暮矣室瀟然牢落生涯只舊氈君肯太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倉分一半免教人笑竈無烟克民儲錢千文為  
新歲之用遂分半贈之

因口占數語自寬云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  
口政須憂真人解得其中意煩心坑中好出頭  
儲曰某去年貧無袴亦有口號逐謂曰西風吹  
雨聲索索這雙大脚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  
情與有袴人家著坐  
客皆貧士為之大哄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號六  
如居士私印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  
曰晉牧寺婚  
姻案主者

唐寅初為諸生嘗作帳帳詩其詞曰帳帳莫恠少

時年百尺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  
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  
烟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去思  
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後中第一因持一  
帛詣程宮詹敏政乞文饑梁洗馬儲奉使南行  
後被逮竟以此論之寅罷歸蓋詩識也自是作  
多怨音其自詠曰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  
少年遊四更中酒半床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十四  
而書生期馬車黃金說客刺貂裘近來檢校行

藏處飛葉僧家細雨舟  
六如中解元日遠江陰  
徐經者其富甲江南是  
年與六如同鄉舉奉六如甚厚述同館會試至  
京六如文譽藉甚公卿造請者闐闐街巷徐有  
戲子數人隨從六如日馳騁於都市中是時都  
人屬目者已眾矣况徐有潤屋之資其營求他  
運以達不無有之而六如竟除籍  
漏言語因此星誤六如竟除籍

唐伯虎行素不羈及坐廢益游酒人以自娛故為  
俚歌勸人及時行樂其辭曰人生七十古來少  
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霜



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  
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  
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  
自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  
草。草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又花下  
酌酒歌曰。九十春光一擲梭。花前拍手唱山歌。  
枝上花開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昨朝花勝  
今朝好。明朝花落隨秋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十五

年身比今年老。昨日花開又謝枝。明日來看知  
是誰。明年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天時  
不測多風雨。人事難量多齟齬。天時人事兩不  
齊。便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難種不長開。少年易  
老不重來。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  
唐伯虎又有嘆世詞。四闋調寄對玉環帶清江引。  
其一。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換。花落花開紅顏容。  
易棄。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

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真浪猜。清閑兩字錢  
難買。苦把身拘碍。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  
外更無別計策。其二。極品隨朝誰似倪。官保為  
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  
蘭蕙蓬蒿。來都是草。鷹鳳鴟。來都是鳥。  
北印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千萬觴。  
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其三。禮拜彌陀  
也難憑。信他。只怕閻羅也難迴避他。枉自受奔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十六

波。回頭纔是可口。若懸河。不如牢閉。呵手若揮  
戈也。須牢袖呵。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此開  
灾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別人人笑  
我。其四。暮鼓晨鐘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  
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  
逃。清鏡中。休使英雄都歸黃土中。箕來不如  
閑打哄。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齏  
瓮。誰是怪怪誰情懂。



唐伯虎寓京師日觀鰲山燈有詩云仙殿溪巖號  
太霞寶燈高下綴靈槎沈香連理三珠樹綠結  
分行四照花水激為陂龍化杖月明巖嶺鳳隨  
車簫韶沸處開宮扇法仗當埤鳳隊斜

唐子畏僑居南京日嘗宴一通侯家即席為六朝  
金粉賦時文士雲集子畏賦先成其警句云一  
顧傾城今再傾國胡然而帝也胡然天侯大加  
稱賞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出扇求詩  
唐大書曰破布衫中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  
君何不自燒此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士大慙而  
去

唐伯虎嘗見降仙令對云雪消獅子瘦乩即書云  
月滿兔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  
里半乩即書云五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  
即中黃暉亦嘗令仙對羊脂白玉天乩云當出  
丁家巷田夫口公明日往試之見一耕者鋤土

慈懸問此何土耕者曰此鱈血黃泥土也公始  
信其果仙降云又江西有捉學出對曰雨洒色  
燕恰似千手佛搖擗疊扇諸生不能應乃相與  
祈焉仙降書曰吾李太白也何事延我來以對  
告則書曰屈詞荷葉潭如獨許忠帶遠途中又  
浙士出對菱角三天纖舉一團白玉人亦不能  
應仙降應曰石榴獨  
蒂錦包萬顆珍珠

唐伯虎嘗夢有人惠墨一囊龍刻千金由是詞翰  
繪素擅名一時因構夢墨亭晚年寡出常坐臨  
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携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  
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有言志詩云不煉金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閒來就寫青山賣  
不使人間造業錢  
六如有人求畫若自己懶於  
看筆則倩周東村代為之東  
村名臣字舜  
卿蘇州人

唐子畏過閩寧德宿旅邸館人懸畫菊子畏愀然  
有感題絕句黃花無主為誰容冷落疎籬曲  
徑中儘把黃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蓋自  
况也  
宸濠甚慕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  
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餘  
見其所為多不法知其後必友遂伴狂以度宸  
濠差人來饋物則俛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遺



可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  
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

唐子畏詣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莫

知其故後訪同邑閣老王鏊於山中見其壁間

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子畏驚曰此余

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

之句默然歸家疾作而卒年五十三果應百年

強半之語東坡黃州二詞內有此語人或愛之  
而公敢歷禁後節帥則郡又十有六

年而歿四百年後乃  
有伯虎作識異矣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與祝允明唐寅皆誕節  
紹狂嘗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露

得錢沽酒野寺中曰此  
樂情不令大白知之

張靈本窈人子力作自給而靈生乃有爽氣嗜酒

醉則作狂曰日休小監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

不能醉耶所與遊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遊

武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卧寅抵寢所呼曰日

高春矣睡何為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

啟方入醉鄉又為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

靈喜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

會數賈飲于可中亭且詠詩因更衣為丐者上

賈與食啖之靈請續和時賈所為詩有蒼官青

士扑握伊尼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

士竹也扑握兔也伊尼鹿也賈始駭令廢靈即

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命童子易維蘿陰下令

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為神仙賈去復

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祝允明嘗偕陸濟民張夢晉韓壽椿登虎丘浮屠

登至絕頂但見八荒洞然萬籟齊發飲酒樂甚

壽椿出紙筆賦詩以紀其遊允明詩先成云草

木衣棠下烟霞掌握中偶然飛啖唾珠玉滿天

風濟民云極目飛鴻小致身雲路中詩人少知

已發付與東風夢晉云慮遺塵寰外天歸眼界

中新詩三百首句句吞松風壽椿云詩寄千峰

杪春橫一鏡中携壺兼荷鍾不減晉人風詩成



閣筆天風颯然飄其詩草盤旋直上太虛如神物掀舞將擲地又為蒼鷹所舉竟不知其所止遂名為飛詩會

初張靈與唐寅俱為郡學生博古相尚適郵人方誌來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悒鬱不自遣寅曰子未為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蟆亦哭乎後靈果為所斥罷或謂之曰以子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廿一

重遭顯棄豈無雉經之用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為蟲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恥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得更銜鑿落耶靈臨終前三日作詩云一枚蟬蛻榻當中命也難辭付大空垂死尚思玄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後一日又作詩云彷彿飛魂亂哭聲多情於此轉多情欲將眾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托生聞者莫不悲之

蔣燾徐有貞無子有九女有三甥最著一為魏校一為祝允明一為燾後燾夭歿年僅十四瀕死告其母曰兒病決不起昨夜夢上帝召兒為紫府雲臺記果死

蔣燾年十一為府學生遇聖節赴玄妙觀習儀巡按某御史見二鶴飛集三清殿命屬對云三清殿上棲雙鶴燾隨應以五色雲中駕六龍御史驚歎曰他日人中龍也

蔣燾嘗遊市中值內迫出於旁舍主人偶見不及拭以道主人知為燾追及以此為題令破燾應聲曰內有所急君子不擇地而施外有所遺君子不潔身而去其聰穎如此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廿二

陳玉

弘治間海寧塔下陳玉善畫山水其年五十忽欲讀書坐閉一室晝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詩人嘗題賈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意亦佳



聖夢堂餘姚僧

聖夢堂貌寢有學詩文高出流輩一日于五雲門外覓舟遇詞客見夢堂因不識皆易之生久諧客分韻賦詩為樂夢堂預坐無聊不覺伎癢乃起告曰諸公間有落韻毋吝見施一客云小郎也餘詩耶遂以蕉字與之夢堂為韻頃間告曰我詞就矣眾皆恠其誇捷意無佳句因促誦之夢堂云平明飲罷促高標撐出五雲門外橋離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明月舟蘇州僧

明月舟喜為詩有索米口號去歲河橋水凍有米無人相送今日舟米上門莫作一場春夢明月舟喜聲色沈石田給以名妓招之即來而實

無所有壁間有菜花蛺蝶圖遂題其上云挑花生子菜生香細雨蛙穀出草萊一段春光都不見却教蝴蝶誤飛來

明月舟與都玄敬文其臨終一首警句曰草烟胡蝶夢花月杜鵑吟玄敬愛誦之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終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苗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李夢陽

字獻吉號空同慶陽人宗大梁毛澄  
修進士初母歿公時夢日八懷改名

後公病夫人夢  
日沉海中公卒

李獻吉為戶部郎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

上恩得免一夕醉過侯于大市街罵其生事害

人以鞭稍擊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為前疏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未久隱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

侯羞指此事

李空同督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呼而前

曰汝不聞吾名而敢犯乎對曰名命於父不敢

更也公思久之曰我且出一對句試汝能對則

已否則終不恕曰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

不相如其人思不久輒應曰魏無忌長孫無忌

汝無忌我也無忌公笑而遣之

李既以直節忤  
時起憲江西官

自天下命丞諫督兵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  
長坑李獨拉立命作問足下何官耶李徐答公  
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後  
與御史有隙即率諸生手銀鑄欲鎖御史御史  
杜門不敢應坐  
續免名益重

李空同以詩著名其古意云內庭飛龍馬君王賜

玉鞭長鳴彩伏下立在紫駟先放逐綠何事飄

零竟不旋如蒙弊帷顧萬里為君前又除架云

種豆高於屋垂瓜或滿庭根溪歷夏茂蔓弱望

秋零根雜沉霜露縱橫碍月星斧斤呼稚子欲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代幾回停皆有意義可玩空同作詩極苦思盡  
成如一二句弗工即

棄之田溪父見而惜之空同曰是自家物終久  
還來黃可務問詩法空同指傍園中菜豆而言  
曰顏色而已

李空同限韻詠餅中相云愛汝側葉寒能青挿之

銅餅依古瓶畫也雲氣果不俗夜飛光芒疑有

靈森聳似學鸞鳳翼屈曲已具虬龍形更欲移

裁萬仞嶺待與松檜凌冥冥

李空同冬至觀菊賦詩云至日貪看九日花弄霜



吞雪轉空誇思將正色留天地肯使陰陽管歲  
華寒蒂已包重放萼暖根應抱更生芽書雲莫  
誤禎祥秦斗酒東籬自有家

正德辛巳李空同年五十一春賦詩云冬晴轉覺  
冰霜厲日散俄還海嶽春綠勝恩光曾侍帝菜  
盤風俗謾隨人雪融樓閣沾沾薄烟動松筠梟  
梟新人壽幾何吾半百到唇杯酒莫辭頻元日  
賦詩云倏忽吾生五十春兩朝遺佚太平身望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一

三

卿心逐閑雲起懷國情將汴柳新自信右軍非

墨客王右軍五誰言高適是詩人適年五南征

昨報龍旗返佇想嵩呼動紫宸生日賦詩云吾

今五十頭半霜大兒已壯孫已長力田頗自識

草木出門每與憂豺狼風晴野水白晶晶臘近

山日寒蒼蒼但能草澤射猛虎豈願熊館誇長

楊是歲除夕立春後賦詩曰改元明月初開曆

除夕今年暗入春天地漸分三極色行藏已半

百年身和煙浥浥梅應劇滴露瀟瀟竹吞句噓  
歲不知宵遽曙北雲何處望楓宸蓋世廟以是  
歲登極明年壬午改元嘉靖也壬午元日又有  
詩曰元年元日光華異青帝青陽左介開北斗  
不將天地轉春風那使萬方回蛟龍窟空寒猶  
開鴻雁雲霄暖自未迴首玉顏慚大藥許身元  
擬是仙胎

先是正德七年九年黃河連清為世廟入繼大統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四

之兆故嘉靖改元李空同有歌曰元年正月又

王春四海人稱拱聖人已報岐山鳴彩鳳更傳

闕內出麒麟大明十帝轉神明天意分明賜太

平紫蓋復從嘉靖始黃河先為聖人清

周憲王者定王子也好臨摹古書帖曉音律所作

雜劇凡三十餘種散曲百餘雖才情未至而音

調頗諧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獻吉汗中元

宵絕句云齊唱燕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



蓋實錄也

江陰高賓高貫兄弟皆舉進士。縣北有君山高，得馬自稱君山主人。李空同為作君山詩，寄之曰：「一山背城起，萬古號為君。秀攬江心月，雄吞海面雲。金陵通地脈，玉港發人文。羨彼投簪客，中年卧紫芬。又李札墳邊業，春申邑後山。一江平展鏡，兩港曲成環。不雨雲烟擁，長春草木斑。隱君梯萬丈，倘許世人攀。」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五

李空同有海棠數株，長六七尺許。李主政隔牆見之，有冰因次其韻曰：「種汝溪愁樹，不長數年今。遽出吾牆臨，樹幸不矜金。色隔院應難掩，暗香散向紛紛。爭俗眼私憐，裊裊歷時粧。臙脂強半喧，蜂少倘過同。傾花下觴。」

陶臺使蘭陽公屏五色葵花盛開，李空同賦詩曰：「炎天小縣葵葵好，五色空庭日。日香開正得時，須讓赤見宜。尊禮莫欺黃，交枝接葉誰為象。異。」

蕊同心自向陽，此物煩君獻天子。上枝閒地草蒼茫。

陶臺使誇其分司桃花，獨樹李空同性觀之。次其韻曰：「老嬾今來特為花，花奇親見主人誇。八門風片時時墜，近酒春枝故故斜。湖海一尊憐舊侶，乾坤雙鬢愧年華。明朝許赴柴門約，共醉東園萬樹霞。」

李空同出塞詩云：「黃河水遠漢宮牆，河上秋風馬蹀躞。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六

幾行客子過，嫁追野馬將軍。鞞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鞞白月橫，空冷戰場開。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

李空同遊西山有集古句五首。景帝陵云：「北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永安宮。雲車一去無消息，古木回巖樓閣風。望湖亭云：「與客携壺上翠微，千家山郭靜朝暉。平沙渺渺來人遠，黃鳥時兼白鳥飛。功德寺云：「憶昔霓旌下南苑，江亭晚色。」



淨年芳。重門深鎖無人到。僧在翠微開竹房。翠  
華嚴云。曉行不厭湖上山。別有天地非人間。安  
得移家此中老。白雲常在水潺潺。香山云。二月  
已破三月來。山下碧桃春自開。半醒半醉遊三  
日。並馬今朝未擬回。

李空同嘗與袁永之。愈憲書極言其內弟左國瓌  
猜忌之狀。未有云此人尚爾。何況邊李耶。邊李

尚書庭實與獻吉。素稱國士交者。左號中川。開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封舉人也有妹夫不憐其妹。取妓以充後房。一  
日妓逃左作詩嘲之云。桃葉歌殘事可傷。家池  
莫養野鴛鴦。閉門連日春容減。仍對無鹽老孟

光世傳誦之

顧璘字玉華。號東橋。吳郡人。家金陵。朱希周  
榜進士。有知人鑒。為當時風雅主盟。

顧東橋才華在鄭少谷之上。嘗有詩送鄭歸鑿峰  
云。四月燕山雨雪寒。省郎多病復辭官。路經海  
上三神鳥。與在仙人九轉丹。玉洞桃香留笑靨。

澆江秋。水濕漁竿。爾家谷口空長往。安石東山  
望未開。鄭得詩擊節嘆賞。每哦咏之。

顧東橋集徐君叔宅懸燈賞梨花。君叔索詩。東橋  
即席賦云。銀燭高懸玉樹寒。素花流影晃朱闌。  
驚看月出層柯裏。惡說風吹一片殘。絃管橫催  
春爛熳。房櫳斜見色。檀欒明朝此樂知。難續莫  
惜殷勤醉後看。

顧東橋有擬宮怨二首。翠靨金蟬入內家。擬將新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寵屬鉛華。君王自信圖中。嬾靜女。虛迎夢裏車。  
帳殿秋陰生。角枕塵廊空。響聽琵琶。含情獨倚  
朱闌暮。滿院微風動。落花又。漢皇宮殿月明時。  
曹侍宸遊百子池。舞馬登牀春。進酒盤龍街。燭  
夜觀。甚御前。卻。輦言無忌。衆。乘當能。化不辭。奮  
恨。飄零同落葉。春風空遠萬年枝。

遺頁字。凡。實。流。華。泉。歷。城。人。顧。東。橋。同。年。進  
士。為。按。察。日。後。疾。還。西。歸。則。使。兩。妓。有  
臂。扶。照。唱。樂。觀。者  
如。堵。了。不。為。怪。



邊廷實與李獻吉友善時號邊李在京師日以詩  
 酒往來後獻吉歸大梁元夕卧病有詩東送實  
 云憶昔金錢並卜惟稱心燈火獨長安爐香欲  
 散尚書省環珮先歸太乙壇才載酒杯誼五夜  
 九衢遊馬閱千官蓬飛轉合今同此月滿梁園  
 却自看邊舊為太常故有太乙壇之句廷實除  
 夕卧病亦有詩東獻吉云天涯卧病驚除夕河  
 上逢人感昔遊歲月浮生雙鳥翼風塵遠道一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孤寒君還豈為鱸魚膾我出真同雪夜舟梅蕊  
 柳條俱動色幾時携杖並登樓又春日有懷下  
 吉云南中數枉故人書北上蹉跎信轉疎四海  
 酒盃形影外十年詩草夢魂餘藏身笑我同方  
 朔作賦憐君過子虛春入吹臺芳草徧塔雲樓  
 月延何如  
 鎮江之墟有亭峙焉左松右竹前梅後柏許氏四  
 兄弟居之扁曰四友索邊華泉詩華泉為賦四

章伯氏曰我所友今在徂徠直幹矯矯排風雷  
 十秋萬歲倚崔嵬美人贈我雲錦青何以報之  
 松下苓朝食暮餌通仙靈駕青牛今凌紫庭仲  
 氏曰我所友今在淇澳苦節娟娟樂幽獨千秋  
 萬歲無翳收美人贈我綠錦裾何以報之竹上  
 茹朝冷暮餌康且癯駕青鸞今凌紫虛叔氏曰  
 我所友今在孤山繁英燦燦開冰顏千秋萬歲  
 倚清寒美人贈我素錦綸何以報之梅白華朝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食暮餌精神加駕青禽今凌紫霞李氏曰我所  
 友今在新甫銅柯寒寒霜皮古千秋萬歲辭斤  
 斧美人贈我翠錦裾何以報之柏子仁朝食暮  
 餌容色新駕青虬今凌紫雲  
 郝文範御史謫溫州節推邊華泉送以詩云萬松  
 深護理官衙岷翠陰中閱歲華策馬暫拋臺府  
 印登樓常眺海門霞六朝秀句憐康樂四海名  
 山說永嘉落落曉星雲霧裡斗牛何日轉仙槎



毛汝礪為御史時河內宴承差奉酒太濫曰承差  
差矣乎遠庭實時為副使應曰副使使之也一  
時以為的對

邊華象繼娶胡氏通書識字邊以子運多置姬侍  
每與胡反目邊致仕家居時妾生有二子邊復

欲求妹展託其弟某圖之將委禽為胡而阻後  
族弟偕客携酒過邊許酒醉舉觴令曰討小老

嫂惱坐客不能繼皆舉觥胡以片紙書相娘狂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郎忙五字于上因何不以此對邊卒所寵姬時  
皆嫁賣惟留其生不者與居待之亦寡恩王元

言邊庭實開已卯南征事云不信土人傳接駕  
似開天遠郭師此故為古人則忠厚之語  
而未免疑也至結語東海巨膽巨壯  
於夜與會移愈有理趣而愈不佳東海巨壯  
為林善相臣巨斗二字何出吾景愛其庭際可  
所有有壹復有字自開秋而聲不種芭蕉團然  
色蕙豈可言樹芋豈庭中佳物且獨無兩聲手  
供屬未安若作自怡秋兩滴不復種芭蕉或云  
自聞秋雨如不愛芭蕉色則上韻亦自可押而  
意尤深婉如題文山祠花外予規燕市月柳邊  
精衛浙江潮却甚精麗

王九思字敬夫號漢坡鄧縣人劉瑾以撰文  
其鄉人也獨為吏部郎不數月長文遂會  
瑾敗請同知壽州敬夫有雋才尤長於詞  
曲而傲視多脫跡人或證之李文正謂敬  
夫嘗讀其詩御史追論敬夫據其官敬夫  
歸社少陵游春傳奇劇罵而謂李林甫者  
蓋指西陲也李開之益大志雖館閣諸公  
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

王敬夫與虞德溼俱以詞曲名一時其秀麗雄爽  
康大不如也敬夫將填詞以厚賞募國工杜門

學唱三年然後操筆德溼於歌彈尤妙每敬夫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曲成德溼為奏之即老樂師毋不擊節歎賞也  
然敬夫作南曲且盡杯中物不飲青山暮猶以

物為獲也折桂令云望東華人亂擁紫羅欄老  
盡英雄此是名語又有一詞云暗想東華五夜

清霜寒駐馬尋思別駕一天霜雪曉排衙向特  
軒爽四押亦佳敬夫散套中常集以春隱花梢  
何元朗以為全元人無此一

王敬夫工於小詞而詩亦不落元宋體時謂兼才  
有無題一首云寂寞西風翡翠樓黃昏斜抱玉



篋篋彩鸞影。逐奏簫。斷紅葉。新隨御水流。天外  
行雲難入夢。手中團扇易驚秋。愁來只恐嫦娥  
笑。明月疎簾不上鉤。

王漢陂與李空同十四月夜飲有詩云。萬戶秋風

砧杵寒。殊鄉今夕故人來。竹間涼露蕭蕭下。樓

上浮煙細細迴。地僻柴門無過客。家貧樽酒有

餘杯。疎簾碧簾須同醉。明月青天為爾開。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倫文敘。擢進士。與李

堯山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善夫。康海。海。顧。陳。沂。時。稱。十。子。李。空。同。作。步。漢。墓。誌。中。有。言。是。賈。平。天。冠。者。與。作。詩。到。李。杜。亦。一。酒。徒。耳。此。劉。晦。菴。語。

顧東橋赴台州朱凌谿湖上送別作長短句曰子

從京華來問我滄洲路。暫作淮南留。相澹桂華

樹。桂樹團團蔭楚宮。秋來樹樹起香風。歸驂向

夕停。金路寶劍當門解。玉虹主人聞客來。終日

笑顏開。盤中首首闌干穎。甕裡瓊漿琥珀醅。五

湖雲水歸無埃。疑是山陰雪下迴。放浪每為河

朔飲風流重接建安才。一夕復一夕。開軒偶瑤

席。不知逸興安從生。坐使窮愁向君失。我生未

聞道四十已歸田。豈為折腰思絕粒。翻翻傷翻

惡。驚弦黃河之清不可俟。世人視我尋常耳。釣

竿不掛吞舟魚。嗜昔論交竟誰是。感君山嶽心

眷。我無轉移送君江海。上悔不相追隨他時若

有天台與僕寄興公一賦之。

朱凌谿為陝西提學時校文至涇陽與一士有龍

堯山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陽狎瀕歸朱贈以詩曰。欲發不發花滿枝。欲行

不行有所思。我之所思在涇渚。春風隔樹飛黃

鶴。後竟以是罷官。

康海字德涵。號對山。陝西武功人。弘治壬戌。偶和章詞。流布人間。遂為閩西風流領袖也。

西亭宗室送康對山白牡丹一本。康走筆寄謝云

曾傍瓜田搆藥欄。欲憑光景慰衰殘。聊同楚客

憐芳草。敢冀果園送牡丹。老病只疑花解笑。春



風預想雪成團攀援不減三株樹報吞真慚雙  
玉盤

康狀尤被廢肆意詞曲雖怪語遺其稟括亦自可

喜有山坡羊曰我和尚發了善離了庵觀我和

尚發了誓再不去看經向善這寺裡出家的儘

有成佛的也不曾見七六八小許多僧禪論成

佛輪不着你俺到不如還俗了罷手佛也不與

我衆生為怨娶一箇美貌佳人也錦帳羅帷受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十五

用上幾年成就了我的姻緣我把那阿彌陀佛

拾得過來擦的他遠成就了我的姻緣那怕他

碓搗磨碾去上過兒刀山又沉醉東風曰紫鴉

車兒羊毛筆管載幾車兒各樣花箋鳳陽墨三

兩房天來大三台硯請孔門弟子三千一夜離

情寫半年添硯水盡都是離情淚點點初李夢陽

既劉瑾已調出之循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  
京下俄將置之必時康海與勞陽同有才名各  
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  
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關以吞之至是夢

陽所親左國賦諸欲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

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真康子素不相能

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于心乎吾寧

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

三以片終請書數字夢陽乃接筆曰對山林我

唯對山能揀我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

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辭答也遂詣

種種焚香迎海廷置座上座海不少避種曰今日

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今日

有言告公公如德吾言當為公留不然吾且去

矣種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群

臣且為李自脫靴公能之乎種曰種即請為先

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自數倍而

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為之援奈何

欲為白寺脫靴哉即奮衣起種因止之曰此朝

廷事今開命即當解之海遂解帶與痛飲天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十六

康對山里居時最好聲色嘗嬖一伎名狼架子伎

遠被罪當罰米康以事在劉憲副大謨迺東劉

曰狼架子是我表子馬公順是他老子拜上遠

父先生乞望饒此輩子劉笑而從之馬公順乃

馬憲副應祥字亦嘗狎此妓者遠父乃劉字對

有四姬目為隨身四帥其名為全勇小斗美蓉  
彩蓮初對山無子遠有妓鬻歌于市又有招公  
飲者妓在馬公善琴妓亦能之試彈一曲公大  
喜招其母來授二百金四幣納焉即生子成孝



燕又對山常與妓女同房一蹇驢令從人賞  
自隨遊行通中散然不屑陸倕山常至閑中  
以對山舊同在三館中特往請之相見共談舊事  
即取琵琶鼓二三曲款款者久之時有楊侍郎  
庭像者少師介夫弟以使事北上過康康故契  
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為壽  
揚作謂家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為道地  
史局語未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  
之格胡牀透碎揚踉蹌走見康  
遂入口咄咄罵子更不相見

王駢鳳翔人

弘治同王駢以進士授吳橋知縣僅八月免官居

家以詞曲自樂嘗有妓為人傷目睫下有青痕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

十七

遂作沉醉東風曰莫不是捧硯時太白墨灑莫

不是畫眉時張敞描差莫不是擅香染莫不是

翠鈿墩莫不是蜻蜒飛上海棠花莫不是明皇

宮墜下馬又清江引曰醜御絲眉稍上松油扶

桑椹子掠盡過半邊藍凝粧一堆青泥汗醜面

回婆眼窩兒到像我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終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晉陵蔣神舒編

國朝

何景明

字仲默號大復康海榜進士在京師  
日每有燕席常閉目坐不與同人交  
一言一日命諱人携圓桶至會所手扶  
一冊坐圓桶上做然不屑容散徐起去

何仲默少時輒能文善於破冒鄉老長見其破無

不善疑之因出不擬題梁惠王章句上一句命

破即應教曰以一國僭竊之主冠七篇仁義之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乙

書嘗遇端午節鄰族相饋角黍號羊角粽有出

以為題者曰羊角粽東家送了西家送破曰以

物之象象乎物以人之惠惠乎人又有出其鄉

嗜為對者曰張豆腐李豆腐一夜思量千百計

明朝依舊賣豆腐破曰姓雖異而業則同心無

窮而分有限年十七中鄉舉北上途中有同會

友聞善破名因出小車題求破乃舉成說二句

以應之曰任重而道遠待人而後行同會友相



與驚服而散今南行祝無功世祿亦善哉破嘗  
味其抗直謂祝曰吾有一破其題曰大哉堯之  
為君一節曰以齊天之聖極天下之無狀焉  
祝曰吾亦有一破其題曰不得已而之景丑氏  
宿焉曰慶無可奈何之地遇大不相干之人開  
看哄然大快  
是年祝登第

何仲默九月八日王宗哲宅見翁有詩曰燕堂菊  
樹艷秋堂楚客鄉心益渺茫人世幾回逢一笑  
天涯明日過重陽高雲錦石寒相映細雨晴沙  
濕不妨况是右丞多雅詠一無興醉蒼涼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李西涯生日何仲默壽以詩請篇章成帙西涯獨  
喜何詩其詞曰黃閣文章鳴大雅玉機功業贊  
維新十年天下先憂淚五畝園中獨樂身南極  
壽星朝北斗靈芝仙草映長春裴公郭相看前  
代社稷蒼生望老臣

何仲默與李獻吉交誼良厚李為逆瑾所惡仲默  
上書李長沙相救之以後論文相摯擊遂致小  
間何駁李詩有云詩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雜

空同兩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試取兩  
寅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難  
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黠淡而中理披慢  
讀之若搖鞞鐸耳李駁何則曰如搏沙弄泥散  
而不瑩潤大者解把持之又無針線王叔夫薛  
君采各有漫興詩王詠何云若使老夫頃下拜  
便教獻吉也低頭薛云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  
不解李空同何晚出君處抗李李漸不能平何  
病革廢後事謂墓文必出李手時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張以言孟望之在側私曰何君疾恐不能得李  
文李文恐不傳何意吾輩與戴仲雅共少商共  
成之可也今望之  
何仲默有回文詩云絃中曲怨不同認早見相如  
病骨銷眠獨夜烏啼渺渺夢多春草碧迢迢煙  
生暗閣鸞沈鏡日落空樓鳳罷簫年往恨花飄  
水逝傳書有馬一停梳

正德戊辰戴仲鶚冠將赴春官來別何仲默仲默  
作寶劍篇贈之曰我有雙龍之寶劍重之不



雙吳鈞雄遊九天橫素秋。鳴匣中聲啾啾扶  
 風豪士邴鄆俠。千金在旁不敢醉。雪花星文照  
 玉玦。贈汝慰我心。所求汝今年。纔二十四。北上  
 長安。見天子。手騎鳳皇跨。騏驎肝膽意。氣無與  
 比。杏花江頭春風起。綠袍青綬帶秋水。相見提  
 携。白日前。更看結佩青雲裏。我初鑄此良已勞  
 昆吾鐵。冶風雷號寶鞘。玉弭黃金錯。何以繫之  
 赤錦繡。砍地翻虞滄。溟倒倚天未覺。虹蜺高十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年在匣尚未試。常恐棄置成鉛刀。君不見豐城  
 紫氣埋古獄。星辰夜搖魍魎哭。奇器逢人自有  
 時。肯使塵沙竟湮沒。又不見藍田寶山空突兀。  
 頑石却指神鋒充。平生雖有百鍊鋼。一用不謹  
 為棄物。吁嗟戴生爾無忽。是年仲鵬登第

徐禎卿 字昌穀。琴川人。從家吳縣。遂占籍焉。  
與吳趨。唐寅相友善。寅獨器許。薦于  
石田沈周。南濠楊慎吉。由是知名。論者謂  
吳中如徐博士詩。祝京兆書。沈山人畫。足  
稱國朝三絕。

徐昌穀屢臺試不捷。父惡之。禎卿嘆曰。橋梓之間  
 正須和協。今而及此。誠為可痛。且虞襲脫穎。君  
 子之常。何至逢索步乎。因感屈子離騷。作嘆嘆  
 集論者。以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蒼  
 為集中警句。又斷作詩之妙。為談藝錄。陳內翰  
 霖見之曰。它日當獨秀吳中可也。

徐昌穀詩。初沿晚季。迨舉進士。見李獻吉始大悔  
 改其樂府選體歌行絕句。遂與獻吉爭雄。族鼓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有寄獻吉一律云。汝放金鷄別帝鄉。何如李白  
 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曲。解裘同醉酒。鑪傍徘  
 徊。桂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繩。夜長此云。梁園逢  
 兩雪。知予遠度赤城梁。又感興懷。獻吉云。旅舍  
 秋風動。客哀殘花秋。日伴殘杯。虛名久愧為。水  
 累白眼那能免。物情落魄京華空。老大旅。竟江  
 漢。好歸來。山川翹首浮雲迥。倚杖遙登何處臺。  
 徐昌穀有雜謠云。夫為虜妻為囚。少婦出門走道



途。翁。蝶。不。敢。收。東。市。街。西。市。街。黃。符。下。使。者。來。  
狗。鍊。鍊。鷄。鳴。飛。上。屋。風。吹。門。前。草。蕭。蕭。

鄭善夫字繼之號少谷福州人徐昌穀同年進士仕至南京驗封郎中嘗與友人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道奄殞

鄭少谷好遊名山嘗登金山妙高臺留詩云雲海

冥冥望不迴。鯨波東蹴巨靈開。中天樓閣虛無

裏。南。國。風。烟。江。漢。來。世。短。動。經。多。事。日。愁。長。况

上。望。京。臺。白。門。金。鼓。維。揚。宰。落。日。空。傳。黃。竹。哀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六

鄭少谷汶上對月開笛作商詢哀切命舡人度曲

為和因賦醉歌云馬着八月風高起鴻鴈羣飛

渡淮水月下清砧愁遠人天涯芳草思公子王

即哀時最蕭瑟萬里迢迢向南國呼我上船設

水。繪。仰。天。頌。酒。開。胸。臆。關。山。茫。茫。何。處。邊。但。見

急。管。哀。中。天。馮。夷。聽。曲。波。面。出。楊。柳。亂。落。西。風

前。酒。醉。月。落。歌。未。已。隴。思。江。情。嗒。然。起。未。掛。姓

名。玉。策。上。願。添。海。水。金。尊。裏。人。生。合。歡。那。可。測

有似大海翻萍葉。回首親朋各別離。豈無江漢

通舟楫。流光過鳥不復駐。達官好爵身之壺。况

延射狼橫地軸何限驛。騶寫天步竹林諸賢皆

酒徒。嗣宗只願步兵尉。古來賢達一澌盡。醉鄉

之托今何如

鄭少谷竹枝詞云西澗西邊東澗東。千山不斷萬

山通。謝豹見春啼出血。王孫上樹捷如風。梨嶺

遙於楓嶺遙。小關高比大關高。傭夫過嶺如平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七

地一歲來迴一百遭

鄭少谷初不識王浚川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

談詩王子樹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

之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為經紀其喪仍刻

其遺文云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潞州人籍河

南儀封弘治壬戌進士官左都御史

兼大司馬其詩如飛燕煽吹白羽失涼有五月

題云五月滄江信水生雲迷風雨下覆城舟經

已子映東夜心折清溪樹裏殷三問國欲凝岸

正休臣空濕舊時纓沅湘何處三問國欲凝岸

堯甲屈平又寄何梓夫云蓬影還迴瀟曲秋風

星縹緲風池頭比年書信勞想慰此日風塵悵



獨遊學士官開今錄水道人心遠  
洲何時五嶽同携手石耳龍芝遂所求

孟洋 字望之號無垠  
更有涯信陽人

孟望之與何仲默同生一區時稱二美其詩逸氣

超羣橫不可制嘗登驍山絕頂題云翠嶽丹梯

雲霧端朝元高閣盛遊觀芙蓉映日三秋出檜

栢生風五月寒花外旌旗春駐輦柳邊燈火夜

迴鑾漢宮秦墓俱芳草渭水終南歲歲看又九

日登泰山題云秦嶽風高不可當登臨况復是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重陽杯傾下映滄溟色帽仄平依北斗傍魯甸

風雲流野日薊門鴻鴈入煙霜雄圖盛節俱陳

跡城郭蕭蕭自八荒

殷雲霄 字迅夫山東壽張人  
官南工科給事中

殷近夫與太白山人多倡和其風度似之有友人

携酒過官舍迅夫次杜韻謝云縣齊微雨過蒼

苔越客芳樽向晚開池畔好風驅暑去松間明

月逐人來三年戎馬身無定千里鄉書馬未回

痛飲狂歌聊復爾不堪愁病兩相催

殷近夫之青田令何仲默送以詩云石川居士昔

食霞為吏風塵不怨嗟海上故栽彭澤柳江邊

新種落陽花飄飄暮送凌空鳥渺渺春迴上漢

槎安得便同仙令去遠從勾漏覓丹沙

戴仲鷗有堂名晚宜殷近夫寄以詩云醉後分攜

不記吾晚宜堂畔費招呼人歸別浦江聲遠鶴

舞閒庭月影孤邂逅我堪懷叔度風塵誰復問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狂夫他時相憶還勞子已約東溟舊釣徒

王韋 字欽佩南京人與朱應登頗講陳  
沂皆長文章時謂江南四才子

弘治乙丑內閣試庶吉士以春陰為詩題下註不

拘體王韋作歌行為諸老所賞時儲柴墟璣為

太僕少卿過訪韋陸溪子淵在座因索共稿讀

之至警句云朱闌十二畫沉沉畫棟泥融燕初

乳儲擊節歎賞曰絕似温李陸戲曰本是王韋

益指摩詰蘇州以謔之為之一笑



方術

字思道開化人鄭少谷之友  
九江南山水佳處皆有題詠

方崇陵雅好山水築室杭之石屋少師夏公言為

都諫時贈以詩云錢塘西湖好林麓白石青泉

翳修竹湖山有樓出木杪勝處憑高此奇獨崇

陵野客善題詩彩毫落紙無停思日日出遊湖

上寺有時醉則湖舫裏風流不減李太白氣呀

真同杜子美倚欄拍手長短歌白雲飛起青山

多胃中萬疊煙霞癖不欠人間一塵逼只有看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山眼最青無柰憂時髮先白樓中把酒送飛鴻

酒醒夢迴滄海東客來時出袖中草大半江山

叔翰藻

西湖飛來峰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璉僧所琢下

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剝落處時孫宰子補

之方崇陵為秋官郎慮囚江南歸省過杭索筆

題曰飛來峰天奇也自揚總統琢之天奇損矣

叔明畫人奇也自孫宰子補之人奇索矣此二

者乃山中千載不平疑案予法官也不翻是案

何以服人

方崇陵以廣東憲副入賀張崑崙山人餞之方曰

君詩雖佳而非情實如無山稱山無水賦水非

惟而暢不戚而哀予詩雖劣情實具在答曰詩

人婉辭託物若文王之思后妃豈必臨河洲見

睚鳩耶即如餞行何必携百壺酒而云清酒百

壺惟筍及蒲若撥情實則老酒一瓶豆腐麵筋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耳京師聞者大快

孟淑卿

蘇人訓導澄之女自彈刺  
居士其詩見徐昌穀紀事

孟淑卿嘗論朱淑貞詩曰作詩須脫胎化質僧詩

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

李易安可與語耳然性疎朗不忌客世以此病

之嘗過惠日菴訪尼僧書其亭曰矮矮牆圍小

小亭竹林溪處畫冥冥紅塵不到無餘事一炷

煙消兩卷經



淑卿又有春歸詩云落盡棠梨水拍堤淒淒芳  
 艸望中迷無愁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  
 又對鏡云清晨對風奩含情強裝束既已命如  
 塵何須顏似玉又揚妃菊云霓裳舞罷小腰肢  
 低首臨風幾許思莫恠姿容太妖冶半綠印酒  
 半燕支又觀蓮美人圖云綠槐蟬靜日偏長懶  
 爇金爐百和香莫摘池中蓮子看箇中多半是  
 空房又春閨圖云粧樓倚倦怯啼鴉寶髻慵簪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十二

茉莉花蝶粉蜂黃渾褪却不應人尚在天涯又  
 席上贈妓云石榴裙子稱纖腰唱徹新般換玉  
 簫背倚東風偷拭淚為誰腸斷為誰嬌

朱桂英 海昌女子號 養誠道人

朱氏嘗過虎丘山題詩壁上云梵閣頻臨入紫霞  
 憑欄極目渺無涯天連淮海三千里烟鎖吳城  
 十萬家南北舟航搖落日高低丘隴接平沙老  
 僧不啻興亡事安坐蒲團課法華

朱氏又嘗詠白髮云白髮新添數百莖幾番拔盡  
 白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得工夫與白爭

鄒妙端

角妓鄒妙端色藝絕人名出教坊右風流之士咸  
 修飾以求狎晚年色衰遂暮閒寂及死佯為坐  
 化有作詩以挽之者云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  
 圓寐竟端然超昇已出平康巷解脫還登般若  
 航具足神通由此日廣修方便在當年莫言柳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三 十三

翠燒衣事功德誰分孰後先傳播一時 正德間有伎女

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戲子為題伎應曰一  
 片寒微骨翻成西面心自從遠點汗拋擲到如  
 今極清切感慨可喜又一妓得一聯云故國  
 五更蝴蝶夢異鄉十里子規心亦自成語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毅皇帝

武廟樂以異域事為戲又更名以從其習學鞋輟言則自名曰忽必列習回回食則自名為太寶法王領占班丹嘗命工人則自名為太寶法王領占班丹嘗命工人作盈尺小畫上數層畫喜佛及供養物所畫佛如香僧披衣而坐者蓋即上自狀軸下橫書正德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大護國崇聖寺太寶法王領占班丹用金書以此畫施于延壽閣其生以弘治辛亥九月正德庚辰間一星士推帝造為老松樓鶴格松老將壞鶴立不久至辛巳果升殿云

武宗嘗自易名為壽命所司給御馬監太監天字

一號牙牌與之正德戊寅二月巡邊還文武官

具陣詞以迎其文曰恭惟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軍朱負出類之奇才抱超群之絕藝以聖賢之

德專將相之權時因小醜跳梁遂率大軍征討

溪思遠慮後殿前驅陣方布於疆場賊已落於

陷甯上以安乎社稷下以慰乎臣民操御之精

湯武與之同烈戰攻之妙孫吳為之下風福及

當年慶流後裔班師有待觀示無疆某等欲罄

愚心同呈俚語詞曰曉來聽得平胡報工賈士

農開口笑一鞭傾倒虎狼巢萬騎踏平荆楚道

旌旗旋邊奏繳凱歌回光九廟將軍福力重如

山萬國千邦人倚靠右調寄玉樓春是年冬駕

冰方合上開水何時解權瑞彬對曰立春後始

解然尚有旬餘日上曰春迎之即至矣即命迎

春於揚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

河水盡泮萬姓駭觀惟較動地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武宗幸薊之湯泉宮女王氏隨行題詩賜之云滄

海隆冬也異常冰池何自煖如湯溶溶一脈流

今古不為人間洗冷腸

武宗南巡道中見一村婦令後乘載歸因賦詞曰

出得門來三五偶逢村婦謳歌紅裙高露足挑

水上南坡俺這裡停驂駐轡它那裡俊眼偷睃

雖然不及俺宮娥野花偏有艷村酒醉人多正



龍從上  
乃止

寧庶人 先是寧藩世畜異志迨宸濠奸忌尤甚至是因上巡游無已儲或未建

外議籍籍  
逐與異圖

正德己卯正月下旬有請紫姑鸞者將卜它事及降乃書云天下蒼生未足愁三邊胡虜亦何憂獨憐一片西江土不是當年舊月頭識者以為寧王宸濠殆不免歟夫幾果舉兵殺守臣將犯京闕其移檄省郡皆去正德年號只稱大明已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三

卯始悟不是舊日頭之說云

初宸濠之謀為不軌也嘗作秋懷詩有曰莫向西風問彭蠡盤渦怒欲起蛟龍妻妃探知其意嘗泣諫之不聽因作早行詩見意曰鷄聲忽叫五更月馬足先追十里風欲買三盃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後宸濠兵敗成擒群小皆鼠竄獨妻妃投水死宸濠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輒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

言而亡家國又有句云池臺春色知何在紫燕黃鸝各自飛

寧庶人既就擒拘宿公館以銅盃與盥洗仍責取銀者其習於奢侈如此嘗作二律貽巡撫王守仁一曰可憐輕棄牡丹莖細掩重門晝不開揚柳宮中和淚舞芙蓉雨上帶愁回痛思狗豎真非輔始信狡童自不才金馬玉堂歸去路等閑惟有庶人來二曰懶與乾坤擔此憂我今隨步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四

過瀛州清風明月人三箇荒草斜陽土一坵夢去夢來俱是夢愁多愁少摠成愁許多心事憑誰訴滿目黃花別樣秋狗監指劉養正李士實

狡童蓋自謂也

劉瑾 陝西西安興平人景泰初以淨身進坐

取用內臣李廣奸黨充南京海子口軍黃錄德元年十月掌司禮監事提督園營與正黨四惡無忌傳詔成法謀為不化五年八月張永憾瑾因征寧夏安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或以為即瑾昆季也瑾本姓

旦因與瑯狎遂冒其姓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

金陵貪婪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

方外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

帝命以動之饗其財無筭瑯有玉繚環值價百

鎰術士給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為詩

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

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繚環廬江有監司某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五

方士煉丹散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

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

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

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故傳夫人

笑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

乃有貪財神仙話問其清來謁之夫人曰令丹

若成當傳之婿於是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尹得

金丹不肯傳婿居無何方士之婿渠胡為獨肯傳

即監司終不悟居無何方士化為鳥有先生而

丹鼎從之夫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

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

遣吏携二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化苞苴既入

堯山堂外紀 卷九四

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錯刺落職

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

姑仙以决疑仙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便

君何事苦經營雷震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

不靈

劉瑾既誅餘黨逃竄其義子劉六劉七趙風子邢

老布楊寡婦倡亂內地師為流賊後被獲有陳

姓者偽著軍諮祭酒過衛輝時書一詩於驛壁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六

云志氣軒昂今已休傷心兩眼淚橫流秦庭有

劍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午野鳥空啼千古恨

長江不盡百年愁西風動處多寥落一任魂飛

到故丘又曰碌碌男兒懶做官赤眉混戰黑羊

山開來夜月缺金銀多少英雄破膽寒攻河南

時揭一榜有能擒伊王者賞及累世敵大軍者

罪及三族之語至京師皆削皮西市

孫一元 字太初孫太白山人本平涼宗室子



於其家適有不懌遂不復  
繫孫帝籍乃冒前姓名云

正德間孫一元長寓吳越因家抗之南屏山其新

卜居詩云石上藤蘿對夕曛解衣長日坐來頻

挽回滄海真無計領略青山合有人養鶴似嫌

雙口累為漁又過一生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

樹柴門許結鄰

孫太初與殷廷夫泛舟西湖太初戴華陽巾被高

士服把酒四望謂廷夫曰替青蓮居士李白與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尚書即張謂泛沔州南湖因改為郎官湖今日

予與子遊頗追蹟前事西湖因可為高士湖矣

時已極醉信口成長篇云我聞唐家李向一世

賢郎官之湖至今傳我今與子繼其蹟勝事豈

許管人專方冠野服興不減駕舡載酒凌蒼烟

千山萬山兩岫如群龍蜿蜒盡在几席前青天

落盃底白日行舟邊鼉鼉突兀波面出大魚小

魚爭避舡君把斗酒我歌扣絃天風下來雲葉

翩翩爛醉騎鯨遊崑崙巔

殷廷夫養二鶴每孫太初至輒相對舞太初愛而

作詩贈之云為愛使君雙舞鶴杖藜相過水雲

鄉入門瘦影當空見隔樹開行共我長碧海青

天憐昨夢來碧瑤月開圓阮他年結屋羅浮上

萬樹梅花待汝翔

孫太初嘗以所佩日本小劍遺殷廷夫因作公莫

舞云晴空一夜走白蟻河鼓下照寒江潛葛盧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之山元氣裂神物將化天有為鐘頭驚見赤花

古轆轤純鈎皆莫數千年碧血燐火明萬里陰

風觸腰語帝王氣象佳葱王虹提携行相從

座上酒酣公莫舞要是當年隆準公

李參戎汝盛南征功成着野服訪孫太初于南屏

山中既典棹舟湖上放歌飲酒於渚蒲沙鷗之

間畫日樂甚因謂西湖自坡仙遊後五百載無

此樂矣為作一律以志之云虎旅將軍功業新



也來林下放歌頻幾年。天地傷多事。此日江湖  
合有人。菱葉亂迎青。雀舫波光忽動白。綸巾君  
王若念南征意。乞與西湖寄此身。

孫太白之寓西湖也。與鄭繼之善。其夢繼之詩云

不見平生鄭廣文。風塵側望隔青雲。殊方物色

偏憐。客雨夜燈花。頻夢君。隔葉山鳩高自語。避

人江鶴獨為群。眼中世事堪惆悵。塞北音書久

未聞。繼之亦有寄太白詩云。為問山人孫太初。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九

交情歲晚莫教疎。孤山梅萼春相惱。滿地松苓

日自鋤。江夏肯容禰處士。茂林初卧馬相如。知

君不廢蒼溪釣。書帛能無寄鯉魚。

孫太初晚歲卜居吳興新築若溪草堂有詩曰。白

沙翠篠淨江潭。新築堂成映色寒。旋有飛鳧臨

釣石。即看浴鷺傍清湍。扁舟此日鷓夷子。木榻

經年管幼安。長暇南鄰呼酒伴。一尊相對坐林

巖。

孫太白初談導引人疑其僂。晚婚吳興施氏妻妹

李空同開之。輒詩嘲曰。范子無端出五湖。西施

豈載有耶。無詩人只合鶯鶯伴。施家今是大姨。

夫見說仙人萼綠華。萼綠華晉昇平中降羊權家麻姑亦降

蔡經家。即防獅子河中吼。背癢無言爪。浮爬文

憲罷相東歸訪孫太初。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

大奇。文憲出謂取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王磐字鴻漸高郵州人。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十

王磐生富室。獨厭綺麗之習。雅好古文詞。家於城

西。有樓三楹。日與名流談詠。其間因號西樓。嘗

分韻得楊字。自詠其號云。乾坤老棟梁。雲霧開

屏障。烟霞生几案。河漢逼軒窗。高樓胡床坐。指

坤元向。居臨太白方。門前列華岳。三奉屋後迤

瑤池。一掌梁州。右壁廂掛萬丈璇璣斗柄。

左壁廂接萬里錦繡封疆。一重重直步到銀河

上。琴橫新月。劍倚斜陽。朱研曉露。筆掃穠霜。陪



金母共住仙鄉與白帝緊靠宮墻我這里比南  
軒少了些雲日炎蒸我這里比東坡避了些鶯  
花鬧攘我這里比北海躲了些風雪飄揚詩狂  
酒狂更壓着元龍豪氣三千丈忒風流忒疎放  
愛的是高卧天風一枕涼夢熟羲皇 尾聲  
托賴着阜陶禹稷賢卿相扶佐着虞舜唐堯聖  
帝王因此上巢由得高尚沐蒼冥寵光吸清虛  
颯爽遙望着萬里蓬萊慶雲長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十一

閏元宵無張燈者故古詞云依舊試燈何礙正德  
初都守好事令再張燈王西樓有曲云重開不  
夜天再造長春境復進三市月又看六街燈連  
賀昇平閏月今番盛元宵兩度晴錦模糊世界  
重修光燦爛乾坤又整 梁州 滄海上六鰲  
山重重出現碧天邊雙鳳輦徃徃巡行喜新年  
更遇新時令猜空詩謎踏遍歌聲醉番豪俠走  
困娉婷飲不竭春酒繩繩扮不了社火層層平

海上錦重重五百座琥珀歌樓再湧出紅灼灼  
三千年珊瑚寶井又展開紫巍巍十萬里瑪瑙  
長城前正後正一年兩度元宵勝酒有情詩添  
興催逼的雪月風花不暫停運轉豐登 尾聲

那元宵盛張燈燦淡銀河影這元宵連逐鼓

敲殘玉漏聲管情取天上人間兩重慶喜天清

地寧愛風輕月明這的是太平年夜夜元宵四

時景是時高郵元宵最盛好事者多携佳灯美  
酒即西樓為樂公製詞令叢歌之此類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十二

西子吳也至公老年雖賦秉心而少年好事者  
猶然公詩有云是誰東道道燈火為我而接破  
寂寥又云年先已屬諸年少四座春風按六公  
後經荒歲奇改閭閻凋散良宵遂索然矣及公  
謝世愈不復觀盛事張絃有詩云年征歲沒萬  
民凋太守風流興盡消火樹星迷俱寂寞惟餘  
明月作元宵又有懷公六言云一自此爾去後  
人心無復風流燈火樓中夜話鶯花寺裏春遊  
王西樓有沉醉東風詠千葉白桃花云玄觀觀風  
霜易老武陵溪冰雪難消香飄茉莉魂清奪餘  
醪俏喜重重疊疊瓊瑤生怕烟脂點汚着傍流  
水橋邊卧倒



王西樓有清江引閨中八詠暖帽云玉釵冷來雲  
慢抵按上昭君帽宵前雪意濃簾外風寒峭嫩  
花頭要特春護了寒來云蒙茸紫貂籠瑞雪暗  
把香光惜一團白玉溫雨朵桃花熱透靈犀陰  
此兒輕漏泄汗衫云輕衫短裁防過暑堪可包  
香玉穩千打罷時歌舞收迴處濕浸浸似沾花  
上雨暑襪云凌波襪兒真箇罕不肯教人看霜  
籠玉笋尖水浸金蓮辨隔紗裙幾迴偷抹眼浴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十三

王西樓平生不見喜愠之色其家嘗走失鷄公戲  
作滿庭芳云平生淡薄鷄兒不見童子休焦家  
家都有閑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  
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開東道免  
終朝報曉只睡到日頭高  
太虛上人索題紙爲王西樓爲作紅綉鞋一闕云  
平地上白雲一片駕東風飛上青天任兒童牽  
引且隨綠你道是閒遊戲我道是小登仙有一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十四

裙云溫泉起來權護體帶濕雲拖地翻嫌月色  
明偷向花陰立俏東風有心輕揭起睡鞋云怪  
紅軟鞋三寸整不着地偏乾淨燈前換晚粧被  
底勾春興醉人兒幾迴輕撥醒棕履云玲瓏結  
成雙翠鬘兜的弓鞋藉苔沾翡翠根露漆珍珠  
面下瑤臺不愁春醉軟蒲靴云銀絲細盤雙鳳  
腦緊束凌波勒青蓮而辨開玉笋雙尖踏踏青  
去來天氣早

正德間開寺當權往來河下者無虛日每到輒吹  
號頭齊丁夫民不堪命王西樓有詠喇公朝天  
子二首云喇以鎖哪曲兒小腔兒大官舡來往  
亂如麻全仗您擡轂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  
怕那里去辨甚麼真共假眼見的吹翻了這家  
吹傷了那家只吹的水淨鴉飛罷  
佛事已無謂轉五方尤可笑王西樓作南呂一技



花朝之曰大揚幡做道場。齋秉燭齊神像。亂鼓  
 鈸驚地府。響雷鼓振天堂。開動街坊。顯手段的  
 唐三藏。逞風流轉五方。赤緊的行者能頑。又撞  
 着東家好樣。 梁州 頭直上連聲錠錠。耳邊  
 廂一片鏗鏘。撮擁着這夥能奔快跑。喬和尚他  
 道是才走回東土。又趕到西方。立追翻羅漢。直  
 碾上金剛。急波波似命死娘亡。忙劫劫似救火  
 奔喪撞的箇毘盧帽刺。一道光簷。驪的雙寶公  
 走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十五

強景明汝南人  
 秦府左長史

正德初閩中盛傳朝諫復欲起三原王公恕其  
 強景明上公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  
 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臨  
 驚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  
 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蓋規之也

陝西車御史梁按部某州欲私一棧轎小童至州  
 命易門子吏目以無應車曰即途中棧轎小童  
 亦可吏目又以小童乃連運所夫有驛丞諭其  
 克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十六

意進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乃易之強景明戲  
 作棧轎行云棧轎棧轎彼狡童兮大人要末句  
 云可惜夷目却不知好箇驛丞知道南京王  
 私一豎生其人忽夢鐘出勝下以語人人因為  
 句曰其人一夢甚曉發黃鐘鑽臂事可疑想是  
 翰林王學士夜溪來訪舊  
 相知開者成相與一笑

陳全 江浦人

陳全患瘧疾製叨叨令云冷來時冷的水凌上  
 臥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裡坐時熱的在火爐  
 上



破顛時顛顛得牙。開控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  
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真箇是寒來暑往。人難  
過。

陳全與妓何瓊仙飲適見雄雌雞交者瓊仙請咏  
之其詞曰女靈禽非走獸風流事誰不有只好  
背地偷情那許當場弄醜若是依律問罪應該  
笞杖徒流更加一等強論殺來與我下酒

戴宗吉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四

既州有女尼從士人張生者鄉士戴宗吉為詩贈  
之云短髮蓬鬆綠未勻。架柴脫却着紅裙。今  
郎去處流傳。僧敲月下門。

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戴大賓

字寅仲甫田人正德戊辰探花及第

以喪婦凡旅拒用繩縱橫束結甚固及  
宗父母悲泣過當必欲發柩省視衣衾  
發乃一白髮叟大駭異之棄屍于地以  
責奴從奴從莫能對其夜夢大賓曰此  
非故吾然向者貌亦非故吾也固我前  
上帝閱其苦學白首不第托生汝家誓  
禁名以酬其志耳變形者不忘其初也  
父母由是罷悲泣納屍柩中以從斧屋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戴大賓八歲遊泮主師指廳上椅屬對云虎皮褥  
蓋學士椅即對曰兔毫筆寫狀元坊主師大奇  
之十三中鄉試有貴公來謁其父見戴戲庭側  
尚是嬰稚以為業童子執也出一對曰月圓即  
應曰風扁問風何嘗扁曰側縫皆入不扁何能  
又出一對曰鳳鳴即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  
百獸率舞牛不在其中耶貴公大加嘆賞詢之  
即大賓也已成鄉舉矣對語皆含刺云



於昌董氏二十嫁為朱俊妻三載夫亡生子僅三  
 三歲董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或勸曰子在而  
 夫死為諒溝瀆無益乃強起飲食晝夜哭不絕  
 聲聞者憐之戴大賓弔以詩曰望夫歸夫歸定  
 何時兒啼夫不聞妻哭夫不知此身不惜化為  
 石汝兒無母當怨誰芳草年年青吁嗟夫兮歸  
 不歸 兒勿哭兒哭傷母心汝翁棄汝去汝母  
 愛汝不敢嗔何日兒當言何日兒當步母養兒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今苦復苦吁嗟兒兮莫作潘郎負阿母後鑑果  
 能樹立常道為表其間曰慈節云

楊慎 字用修號升菴四川成都人年二十四狀元及第

正德庚午楊州一士夫偶過樟柳神因叩明春狀  
 元何處人神云川新都種檉肅氏頭上名喬木  
 無灰易真心用修行慎既及第乃知為蜀地姓  
 名字也

舊制殿試讀卷大臣凡有血屬與試俱請迴避

待舉才揚小師廷和在內閣其長子慎會試  
 列名第二將殿試廷和亦以迴避為請一不准  
 即如常以入是年慎遂為大魁京師目為面皮  
 狀元有無名子送一詩於楊宅末云假使四公  
 皆有子狀元不識着誰填時內閣有四閣老故  
 云 正德其科士子中楊用徐幹中論全篇而得  
 高第明年海內之士交相謂曰徐幹中論論  
 林先生而最重也於是購中論而讀者紛然京  
 師為之語曰秀才好請客徐幹中論也只好  
 一遺良會  
 難再得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太宰夏松泉公七十楊用修壽以詩曰赤舄歸來

鬢未星紫垣光燭照涪陵山中宰相無塵事河  
 上仙翁有道經春色又驚梅蕊白薰風幾換荔  
 枝青停雲問月多篇詠何日滄浪一共聽

山東女子趙小錢年十五為賊所掠罵賊不從以  
 擗衣杆擊賊遇害事聞詔旌其門楊用修為賦  
 擗衣杆曰賊賊金鉅鑿擊賊擗衣杆今見趙小  
 錢昔聞楊隱女



楊用脩才情卷世所著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

陶情樂府流贈人口而頗不為當家所許蓋楊

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摘句如

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

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和愁和悶經歲

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髯任光陰眼前赤電伏

平安頭上青天皆佳語它曲多剽元人樂府如

刺刺諸關一字不改掩為己有蓋揚

多抄錄秘本不知久已流傳人間矣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楊用脩浣溪沙云首夏偏宜淡薄粧銅青衫子紫

香囊清歌一曲送霞鶻羅襪凌波回洛浦淡雲

輕雨拂高唐紗厨今夜賀新涼

楊用脩塞垣鷓鴣詞云秦時明月玉弓懸漢塞黃

河錦帶連都護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燭甘泉

鶯聞燕閣年三五馬邑龍堆路十千誰起東山

安石卧為談笑靜風烟又詠柳日垂楊垂柳

管芳年飛絮飛花媚遠天金鹵抱來寒食後玉

蛾鬢雪暖風前別離江上還河上拋擲橋邊與

路邊遊子魂銷青塞月美人腸斷翠樓烟

楊用脩有羅江怨四闕押四藝字最妙其詞曰離

亭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雞驚散枕邊蝶長亭十

里陽關三疊相思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

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黃昏画角歇南

樓報也遲遲更漏初長夜茅簷滴溜松稍霰雪

昏窗不定風如射牆頭月又斜床頭燈又滅紅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爐火冷心頭○青山隱隱遮行人去也羊腸

鳥道幾回折雁般不到馬蹄又怯惱人正是寒

冬節長空孤鳥滅平湖遠樹接倚樓煖得闌干

熱○關山望轉餘程途倦也愁人莫與愁人說

離鄉背井瞻天望闕丹青難把衷腸寫炎方風

景別京華書信絕世情休問涼和熱

楊用脩婦亦有才情揚父成漢中婦寄一律云馬

飛曾不到街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











哉舉坐皆大笑

常倫

字明卿沁水人與張石華並揚煥榜進士常多力善射雖為文法吏時時賦詩

注兩鞍騎而馳于郊諸侯子弟從後少年飲常前突按上坐起角射成不及間稍知為常評事故之奉大白為壽常引滿沽醉竟馳去弟顧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或泰會不及長吏訶之教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竟用考詁判陳州定晉御史以法罷歸益醜酒自放居恒從歌伎酒間度新聲悲壯醜醜稱其為人又好彭老御內術自謂得之神仙可立致一日省墓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塵絕從者不及前渡水馬顛見水中影驚駭墮水刃出於腹潰腸死年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常明卿有詩串韓信曰漢代稱董武將軍第一人

禍奇緣躡足功大不謀身帶礪山河在丹青祠

廟新長陵一抔土寂寞亦三秦至今為中原豪

俠之冠

唐阜

字守之徽州歙縣人嘗與鄭佐同榜時阜年已三十餘而佐方生後佐年十

九與阜而特皆同捷

唐阜在歙庠日每以魁元自擬雖累蹶場屋而志

不怠鄉人謂之曰徽州好箇唐阜哥一氣秋闈

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爭奈京城剪柳多唐

聞之志益勵因題書室薛曰愈讀愈不中唐阜

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唐阜何又嘗見

人所持便面畫一漁翁網魚題曰一網復一網

終有一網得笑殺無網人臨淵空嘆息泊正德

癸酉甲戌果連捷經魁狀元及第

唐阜以翰林出使朝鮮其主出對命屬云琴瑟琵琶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琵琶八大王一般頭而阜即對云魁魁魁魁四小

鬼各自肚腸主大駭服

薛蕙

字君采亳州人唐阜榜進士

薛蕙有料絲燈詩淮南王為筮西京金作枝未若

茲燈麗擅巧昆明池霏微狀蟬翼連娟婢網絲

煙空不碍視霧弱未勝持碧水點葱鬱彩石染

萎蕤霞疊有無色雲攢淺淺安婪蘭蕙香氣對

蠋映紅滋明月詎須俟夜光方可出



張子醉構西峯草堂薛君采題云山人卜築城西

郭。日。日。西。山。爽。氣。來。細。雨。濛。濛。丹。磴。濕。晴。雲。裊。

裊。翠。屏。開。階。前。蔓。草。穿。書。閣。石。上。松。林。覆。奕。臺。

况有春湖可乘興。它時須作泛舟迴。

舒芬 進賢有石人游相傳謂離合則狀元出

漢正德丁丑閩人劉世揚會試入京焚神

告之曰今年狀元名國蒙世揚即以國蒙

舒梓溪及第未幾即以言出為揚建縣察作詩云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十二

御筆新題畫未乾。寸心耿耿向長安。九重宮闕

浮雲鎖。萬里江山赤子寒。午夜人爭搖狗尾。一

封誰肯犯龍顏。鳳臺上。歸宜早。不作盲聾啞。

啞官。平生精於夫文尤熱於數學能決己之休

咎云

舒狀元春進用重疊意作詩曰春風春日競春華

春水春山春景佳。新柳戀鶯。戀柳好花迷蝶

蝶。迷花尋芳子。入遊芳伴買酒人。投賣酒家去

是路号歸是路馬頭相對日頭斜。又用曲牌名

作詩曰惟愛宜春令。去遊風光猶勝小梁州。黃

鶯兒。唱今朝。事香柳娘。章舊日。愁三棒。敲催花

下酒。一江風。送渡頭。舟。嗟予。沉醉。東風裏。笑別

銀燈。上小樓。 宸濠所娶幸妃名趙妃謂有

崔桐 字承鳳。海門人。

正德間崔桐以歲貢生卒業南雍丙子司成將考

選監生就鄉試者崔忽夢在一屋題柱曰文章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十三

已冠三千士。國學先標二十名。覺告同舍生。生

言子小試當列名。二十然必為榜首。將揭曉。崔

又夢王大化。餽以羊首。同舍生又言王為丙子

榜首。今以羊首餽子。是亦冠多士之兆也。後二

夢俱驗

舊制國學春秋二祭。各衙門胙肉。皆國子生押送

崔東洲值太常寺太常卿。忽不相接。崔投以韻

語曰。吾聞千里能相見。一見如何反拒之。國子



使非遠王使太常辭豈孺悲辭七科不第天留  
意四十無聞我自知不屑教中承教誨退而脩  
省是吾師太常卿得詩亟延款之由是其名益  
著

汪應軫字子宿歙青  
湖山陰人

吳維新 初任臨淮知縣汪應軫其同年也時為  
給事中送行詩曰青年縣尹延陵子耕劍豐城  
牛斗間車馬風塵今日始乾坤身世幾人閒家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分吳越一江水官隔淮河萬里山歌罷驪駒人

已遠夕陽芳草對愁顏不數月汪貶知泗州果

然官止隔於淮河人以為識

汪應軫由諫垣出餘江右巡歷郡縣名山勝跡多

有題詠登餘干東山書院題云趙相空懷汗馬

勞紫陽曾此吊吳豪乾坤何地忘淵聖日月

天讀楚騷江水帶雲來晚棹山風吹雨濕春袍

前途疑是楊花泊錯認鄱湖雪浪高考之趙汝

愚嚴相請晦翁訓其子崇憲因註楚辭人皆服  
共用事切實云

王廷陳

字稚欽黃岡人少為文頃刻便就多  
又賦不可列父每扶杖呼曰大人奈

何翰雲海內名士即為翰林庶吉士詩已  
有名其意不可一世推何景明而好薛

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師甚  
戾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

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憲然度無如何  
伴為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

故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既中不肩州而以  
諫出知當召益驕甚董省監司過州不出

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難疑諸盲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官受廷陳迎即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  
蔡湖以他篤道者漸好謂曰生來候我固

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  
師故即分守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

守而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稚欽答  
之十推欽大罵曰蔡師侯王先生見辱擬

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府中懼  
伏亡致留者分守憲不能兵朝請於蔡

潮潮為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於是監  
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而恨稚欽益甚為文

致遠下獄刑秩歸家居愈益自放達官貴  
人未講文好見者稚欽多蓬首垢足因服

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者

王廷陳贈方士詩云仙客芝田傍白雲偶逢鶴馭



到人群酒酣射覆多奇中歌罷談玄總異聞仗劍向幽驅鬼物焚香當畫下神君人間妙術渾難盡欲續齊諧志怪文

王稚欽晚節詩律尤精好縱倡樂有聞第一首花

月可憐春房權映玉人思繁纖指亂愁劇翠蛾

顰授色歌頻變留賓態轉新曲終仍自叙家世

本西秦又一書答人云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絲

肉競奏宮徵暗和義和既述蘭膏嗣輝逸興狎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十六

惊于霄薄雲禮廢野地履遺纓絕俱妙極形容

可謂才子

仁和江陣為翰林修撰好以奇癖字作文初若不

易解者解之得平平耳主稚欽有詩嘲之云江

生突兀揚文風十奇萬怪難與窮博物豈惟精

爾雅識字何止過揚雄古心已出丘索上遠旨

或與神明通求溪索隱善不置一言忌使流俗

同令第大篆逼鐘鼎絕藝耻作斯邕等生也為

文違弟書一出皆稱二難茲縱有楚史不可讀

滿堂觀者徒張目少年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

但捫腹君不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

自疑伯牙竟為知音惜卞氏能無抱璞悲請君

寶此無易輒聖人復起當相知

陳沂字魯南號石亭丁丑年凡入翰林者皆有一譯名如沂喚做陳木匠鄭顯喚做

鄭響馬汝驥喚做馬二如皆以其狀貌相似而言

陳魯南謝官東歸小至舟泊衢城下灘聲月色愴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十一

然有懷賦詩云倦客東歸一繫船天涯行役自

堪憐空江月色孤城下永夜灘聲獨枕前豈有

微勞酬厚祿祗餘衰病寄殘年愁長未覺寒更

減星斗惟看直北懸

王臬字汝陳全壘人

王汝陳自四明解任赴萊州過清江有感劉寵一

錢之事作詩云鑿井耕田意自真堯民誰解識

堯仁百錢出錢劉君者猶是當年好事人臬嘗



與任元朴書曰鄙心自盟不欲於舊裝衣攜一物以歸故鄉其康靜無求不見可欲如此

黃佐

字才伯號太泉香山

黃才伯詩有倦游却憶少年事笑擁如花歌落梅

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喻蓋此公作美官講學恐人得而持之也詞林傳以為笑

教英

字子發號東谷清江人

教東谷壯歲因蹴死皮工逃入寧州年久比其反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十八

也則妻議他嫁迎婦者已在門厨中酒食亦具適教公突歸方始散去或作詩云傷心鴛侶乍分行鴻斷鱗潛十五霜歸馬不隨今夜月桃花應向別園芳公自念家貧難娶隱忍與居連生二子公既貴竟啣其結髮欲背已而改適為南京主事時不挈以自隨乃於留都納次室極巧慧善承事公甚嬖焉然卒無子而子皆正室所出不教以詩書及長但事生產作業公着綠雪

亭雜言嘗病朱買臣事蓋亦有為而發者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終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五

十八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肅皇帝

獻皇帝在興邸雅重文士有朝者輒令見帝毛御史伯溫朝時亦獲見帝毛以

手撫弄帝首與額且曰貌相良雅秀時帝

年十一退屏後憤然不平比正位嘗以問

內侍曰何御更大如此或對曰較以代

為職故當時敢為戲肆上然之因是漸以

裁抑御更為

念後益嚴云

正德駕崩大學士毛澄迎肅皇帝駕至素城過橋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

狀元來毛乃臥治祭狀元也

肅皇帝後承天有謠曰飛上一條龍留下八隻虎

天下皆快活安陸獨受苦人虎謂千戶翟裕輩

皆京師人隨獻皇至興國泊上正位後以潛邸

恩擢千戶無衛仍在承天頗縱肆故有八虎謠

後乞列樹承天衛朝命移錦衣始失望

孝廟升遐武宗以正德改元出於劉少師健所定

恭妃前文馬端肅公在吏部考選以宰相須用

讀書人命題諷之肅皇帝入繼紀元內閣初擬

明良次嘉靖次紹治上特用嘉靖云一日命翰

林賦嘉靖二字徐階應制曰士本原來大丈夫

口為萬歲與山呼一橫直過乾坤大兩豎斜飛

社稷扶加官加祿加爵位立綱立紀立皇圖主

人自有千秋福月正當天照五湖上大悅

嘉靖庚寅開四郊並建一時工部司官督工者以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營建功類陸太僕少卿順天府丞等官又有不

能得者有為急就語以紀其事者云馬前隻馬

後方腰間黃立堂傍管工部即不即堂不堂其

時有以工部營繕郎中陸少卿乃管司事者是

以云然

或取嘉靖初元大臣名為詩云稅務文孫交景運

端居喬宇撫清時絲綸遙起山林俊化雨重陶

琰琬資韶樂揚庭和舜呂溪毛澄水薦先師功



如陸費宏謨遠青比錢彭澤慶垂共說天王守  
仁義萬年磐石穩圖維

嘉靖乙巳年間 上一月召大學士嚴嵩吏部尚

書熊浹至西苑嵩浹黎明赴召至未初始得入

上謂嵩浹曰朕偶得一對句曰閣老心高高

似閣可對之嵩浹聞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

上曰若不能對朕代為對曰天官膽大大如

天乃的對也嵩浹惶悚益甚伏不能起 上曰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朕偶以此相試何意為笑而遣之甫二日即有

復召夏閣老言之旨

世廟又一日出一對云洛水靈龜獻瑞天數五地

數五五五還歸二十五數數定元始天尊一誠

有感或對曰丹山彩鳳呈祥雉聲六雄聲六六

六總成三百六聲聲祝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上大嘉賞賚甚厚元始天尊乃 上龍潛時所

祝禧之神及御極建元祐宮頗極尊崇所謂誠

感也

嘉靖辛亥間有無名子揭詩於都市曰侍郎一載

擢天官儼等超陸固有緣屬下晚生門簿寫部

前嚴示眾人看曾嘆厨役捶三十為謝當塗借

八千反覆小人逢敵手始接終陷勢應然

嘉靖間有進士作令楚邑為詩自嘲曰巴陵知縣

是區區三甲元來不讀書忙裏偷閒淘冷飯開

中取靜嚼乾魚縣丞主簿皆僚友通判推官也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上司寄與榜中京宦者巴陵知縣是區區甲榜

作邑者多稱以自慰其人後官至按察使云

嘉靖初駙馬鄔公景和尚永福公主選時例教養

於禮曹毛宗伯澄方視篆嘗課以對句御溝水

伴聞流水鄔即應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方莽

歲公主下世蓋其識云

世廟宮人張氏恃貌不肯阿順匿閉無寵早卒殮

於宮後宮制凡殮者必索其身畔詩羅中有詩







元帝終未明天。先生烟水志。此憾能無遺。詩  
譏光武不合考。元帝而子陵。不合救正也。文  
忠公晰理精深。故其論入審覈。穩確如此。

嘉靖壬辰。北直隸提學御史胡明善。待士慘刻。庠  
序甚愆。以私取房山所窠石為碑。事發擬侵盜  
園林樹木。以石窠近皇陵。故也是年七月間。彗  
星見東井。自辛卯至是。已三見。有旨令大臣自  
陳張少傅。身敬遂致仕。有為句以紀其事者云。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石取西山。胡明善。殃從地起。星行東井。張亨敬  
禱自天來。又曰。墓宇掃除無駐足。石碑壓倒不  
番身。

嘉靖癸巳四月。世廟演馬南城。有玉麟。馳白玉駒。  
碧玉驕。照夜壁。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皆天閑  
選乘也。因召大學士張亨敬。李時方。獻夫。翟鑾。  
同遊環碧殿。嘉樂館。錫宴重華殿。賜亨敬蟒服。  
時等飛魚服。上賦律詩二首。紀之。群臣應劄奏。

和張亨敬詩。香傳宣萬乘。御重華。得賜同遊印。  
賜茶。環碧殿前。先看馬。蒼龍門外。更觀花。君臣  
自古原同體。海中于今總一家。錫宴從容還錫  
服。聖恩莫報實無涯。李時詩云。聖王御極萬方  
安。試馬宸遊。惟衆惟內苑。草茵迎玉輦。行宮花  
氣襲。雕鞍薰風拂。拂當朱夏。翠藹蔥蔥。映紫鑿  
千載明良真不偶。流傳青史後人看。方獻夫詩  
云。御林初夏。晴明日。天子乘龍喜色多。共訝飛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雲擎白玉。潭看匹練下。銀河同遊。環碧臣何幸。  
賜對重華。語曼和。應制漸無天馬賦。南薰惟誦  
舜廷歌。翟鑾詩云。宸遊內苑。御飛龍。盡是神駒  
渥。摩雄。巧翦。緋羅。纏寶鏡。分題玉篆。佩花踪。三  
千駿內名稱貴。十二閑中品料崇。從此受恩何  
以報。願將赭汗。從長風。又云。選得龍媒新賜名。  
習從環碧殿頭行。草茵似錦蹄過軟。官路如絃  
踏。去年。立向天墀。應自慶。穿將仙仗。絕無驚。微



臣侍侍瑤池上。願播聲詩頌聖明。嘉靖間鑿二子登第時撰  
一鑿當通贊。鳳齊鳴。肅皇內批曰。變在朕左右。  
二子才如。戰戰亦不當。至中鑿并二子洪前詩。  
桂萼 謚文

雲南傳巡撫習于桂少保萼為同鄉在滇時令一

僕以金石二確通於桂標題曰黃雀銀魚桂受

而語僕曰語爾主此處來不待南京去羅踰月

遂擢南京大理寺卿行至鎮遠而亡士有紀以

一絕曰黃雀銀魚各一罌長安陌上肆公行若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教冢宰持公道安深南京大理卿

方獻夫 廣東有兩姓 山方因號馬

方獻夫賜告里居遂以廣田益宅為務有緇廬地

勝屋多方因規為已業假官府法驅逐僧釋一

空主僧有識曉詩瀕行大書一律於壁曰慌忙

收拾舊架柴點檢行囊沒一狀袖拂白雲歸洞

口擔挑明月到天涯可憐松頂新巢鶴孤負籬

邊舊種花分付犬猫隨我去莫教流落俗人家

卷尚書翰亦嘗取寺基為宮宮後令逐僧僧去  
書于壁云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財老僧床  
多贊而止 方獻夫湛若水家居時邑有妾婦  
婦曰吾將自擇所歸方湛乃各放舟道湖婦  
親之語媒曰吾欲適方以方雖服年則少方遂  
納之湛亦小有言湛語人每以隨處體認天理  
為要居鄉時凡山川佳勝田庄膏腴者假以建  
書院置學田為名必得之為自殖計皆資勢于  
門生官其地者經營鄉人嘗曰此井泉隨處體  
認天理也

夏言 謚文愍少時父為臨清知州時父官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嘉靖庚寅間夏公言為兵科都紛事中以議郊禮

加翰林院學士掌科事又服四品服色許公誥

指其事為對曰七品爵門五品官四品服色以

學士五品給事中七品也竟無人能對

嘉靖壬辰夫下選貢之士就教職試禮部者一百

人是日兩尚書夏言為詩一律云涼雨增前老

入是日兩尚書夏言為詩一律云涼雨增前老

入是日兩尚書夏言為詩一律云涼雨增前老



鶴鳴廣堂長日試諸生秋風桂闕飛騰意春水  
魚龍變化情須信朱衣能指點未論藻鑿盡分  
明聖朝雅重師儒職莫使蘇湖獨擅名侍郎顧  
鼎臣湛若水吏部尚書汪鉉和馬夏公命諸生  
皆和諸生各一詩進公論曰子輩雖以貢來實  
無異於科甲故吾詩中秋風桂闕飛騰意春水  
魚龍變化情道其實也子輩勉之蓋自禮部考  
試以來未有以詩慰勉諸生者諸生亦未有人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十一

人能和者今日亦一奇事查相與傳之名曰南

宮試士倡和錄

夏言在禮部時內閣惟李時一  
人夏言在禮部時內閣惟李時一

瓶臨不堪者皆運積東長安街側多為有力者  
皆取用李時偶與郭武定郎言罷類舊皆滿  
目今何其零落郭笑曰孰敢窮皆夏宗伯搬去  
禮部疏以望內閣耳言純戲實時夏心是年冬  
夏遂  
八閣

李時嘗以臘鷄獨擅江南味戲夏言夏即應以響  
馬能空冀北群人朝江西以臘鷄幾輔以響馬  
故二公各指所籍為戲

嘉靖戊戌間江行人鯤以進士授素有心疾憂食  
雖經王御史弘道以小事拂意自到夏公言即  
事為對曰自經溝瀆其何以行之哉執其鸞刀  
不可以入道也人以為警切不踰十年夏又身  
首異處於都市世事不可料如此

嘉靖戊申間夏公言以議套致大辟士為桂州行  
吊之曰大江之西神物多有洲寄在廣陵阿八

月桂花發奇種望中鬱鬱還我我繫艇登岸窮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十二

勝槩難消漁磯巨款乃負手行吟前致辭笑入  
竹囊珠顛噫老翁顧予指點云此地名卿胡不  
開當年貴幸固無區于今久廢成荒濱天子欲  
止回却禮特遣近臣宣上意公時秩主講禮官  
倉皇奏入輒稱旨神機中外窺莫由雲龍風虎  
集能披一歲九遷未為晚身緋腰玉如公侯詔  
許治第東華陌飛樓高挿青雲拍洞房宴宵藏  
麗人廣庭虛靚延詞客有時休沐出承明盡筵



列炬排簪纓翠盤玉袖凌波舞明眸皓齒蹋歌  
 行東方未明趨大禁中貴傳宣侍休問從容賜  
 饌大庖羞咫尺龍顏日親近萬幾清暇茂對時  
 君臣同遊樂可知三春沂水鶯花曲五月重華  
 御作詩元首股肱心膂共鹽梅舟楫相資重文  
 明遠過夏商周治効何云漢唐宋司扇承望風  
 旨嚴芳洲新桂誰敢拈每遇中秋時序至香雲  
 千頃飄瀛織樂極生悲泰生苦河隄議起邊臣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死甲第南消桂嶺雲繁華東咽石塘水藪草駢  
 首就衰屨桂林從此亦蕭疎夜月照隨聚鳧雁  
 秋風日夕訝樵漁言竟飄然鼓柁去覺悟浮生  
 如寄語欲往從之盡古今白蘋滿地無尋處桂  
 洲乃公別號  
 嘉靖己酉間有貼飛語輔臣門曰夏桂洲夏桂洲  
 不識羞天晴不肯走只待雨淋頭嚴介溪嚴介  
 溪損他人安自己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

與來遲夏言曾銜有不得其死及成卒侯世嘗  
 疾篤親見二公守之乃于牀上稽首謝  
 原對妻子女言之  
 身以疽發背死  
 嚴嵩字維中號介  
 漢分宜人  
 嚴嵩十二歲游郡庠有提學為句曰玉闕千里鄉  
 心一片兩絲絲嚴曰金闕九重聖壽萬年春蕩  
 蕩識者以為有宰輔氣  
 弘治乙丑潯州張涇川涇為受卷官見嚴嵩制策  
 驚人擊節稱賞既而不得預一甲之選為之扼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腕太息後嵩以編修使粵過全濠贈以詩曰回  
 首玉堂天上遊驚看玉樹過南州登科豈必傳  
 三唱受卷曾知讓一籌館閣栽培他日地文章  
 經濟古人流湘山夜雨皇華驛傾倒能令老病  
 廖嵩訓詩曰曾隨玉署瞻先達愧謁龍門已後  
 時往事殷勤勞唇語非才流落負心知湘山夜  
 雨留腸久灘浦春波放棹遲別後雙魚難定覓  
 但吟佳句一相思



昔少師晚號石齋嚴介溪為賦云自管愛此石齋  
居因得名省身成砥礪北德象堅貞色染雲岷  
古陰留竹柏清補天功已鉅障海力猶勛瑞擬  
川珍貢高看國柱擎巋方紀頌漱渚詎開情  
願以如磐固千秋奉聖明。

國初故事立春日京兆役民以鼓笛管歌沿門報  
春嚴介溪有詩曰舊都遺俗是昇平又聽盈門

鼓吹聲柏酒競傳知臘味土牛初獻識春耕萬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十五

家梅柳開煙市雙闕星河隱鳳城海客遊今

老大自慙癯質玷華纓

胡孝思 續宗 自號可泉嚴介溪題云秦安卦山北

相傳有異泉胡公讀書處釣月弄潺湲漱玉雲

根淨牽蘿雪瀑懸夜絃翻雅調春甕瀉芳涓江

海翠餘澤山林結靜綠鑑澄心比瑩膏潤暘同

謂地以高賢勝圖將美蹟傳次山文筆健巖石

幾銘鐫

唐汝揖狀元及第嚴介溪贈以詩曰榜書華蓋徹  
明開第一仙人得上才三月韶光融禁苑九天  
嘉氣擁樓臺文成畫說蟠胸錦臚唱初驚遠殿  
雷此日重聞占喜信泥金借問幾時迴

胡續宗 字孝思 天水人

胡孝思嘗為蘇郡守才敏風流前後罕儔公暇多

游行湖山園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淋

漓遍於壁石後遷御史中丞撫河南肅帝幸楚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十六

為一律紀事云開道鑿與曉渡河嶽雲縹緲護

晴珂千官玉帛高呼盛萬國衣冠禹貢多鎖鑰

北門留統制璿璣南極扈羲和穆天八駿空飛

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

居者數載矣嘗朴一貪令王聯其人為戶部主

事以不識免殺人下獄當死乃指魏天湘竹為

怨望呪詛而所錄成獄及生平睡眊皆指為孝

思奸黨奏之上大怒悉捕下獄欲論必分宜相



陶真人力救解久之乃罷免猶摘杖孝思三十  
當是時孝思將八十矣了不怖懼取錦衣獄中  
柱械之類八曰制獄八景為詩紀之眾爭答孝  
思擊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吾伊為孝  
思澹然咏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  
耶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聖  
主青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間  
猶口占韻以謝人謂孝思意氣差勝蘇長公才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不及耳

孝思守吳日於諸生最好黃勉之王履  
言表承之而不能知陸深明黃王俱不

振以死而永之領解甲第腫傳後明再魁省會  
試館選第一為給事中主試浙江時孝思以左  
參政與鹿鳴宴頗適  
識其人而不與也

任即

舒芬榜  
進士

嘉靖間任佃以御史謫江陵知縣或有公移與隣  
縣知縣輒稱即將其人如何某事如何隣縣知  
縣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  
將即將二字好難當寄與江陵任大尹如今不

是繡衣即任見之嘿然聞者為解頤

徐如珪

徐侍郎如珪謫出復以遷廷評入不欲忘舊街投  
臺中刺曰臺末於他刺曰臺駁又有太常少卿  
白若珪性謙下投諸雜貴人刺曰眇眇小學生  
一好事者作詈云臺末臺駁眇眇小學同是一  
珪徐如白若聞者絕倒

嚴訥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十一

嚴相君訥蘇人面麻高相君拱河南人作文常用  
腹藁俚語謂蘇人曰鹽豆兒謂河南人曰鹽二  
公相遇高笑嚴曰公豆在面上嚴即應聲曰公  
草在腹中一時捧腹

張居正

字叔大號太岳江陵  
人萬曆間官少師

張太岳舟泊漢江望黃鶴樓賦詩曰楓霜蘆雪淨  
江煙錦石遊鱗清可憐賈客帆檣雲裏見仙人  
樓閣鏡中懸九秋槎影橫清漢一笛梅花落遠



天無限滄洲漁父意夜溪高詠獨鳴舷

萬曆丁丑張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復

登鼎元有無名子揭口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

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

郎還作授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

眼庚辰無頭

李言恭

字惟寅號秀巖泗州人陰萬間臨淮侯

李月渠愈憲招臨淮侯飲黃鶴樓臨淮有詩曰勝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十九

地慚非作賦才青尊今向大江開當年黃鶴雲

中去何處梅花笛裏來風捲潮聲喧島嶼日斜

帆影上樓臺相逢俱是它鄉客休問湘陵杜宇

哀

李臨淮再過京山縣觀音崖留詩云車塵千里楚

江西今得高山且暫栖湖海幾年違故國春風

西度入招提飛泉常傍懸崖落野鳥獨藏溪樹

啼為覓老僧談四諦半樓煙月暮雲低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終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六

十九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文壁

字微明以字行溫州刺史林次子也原籍衡山人故父子皆寫衡山父自誦交木微明生少後于祝允明而與徐禎卿唐寅齊名友善已又與蔡羽王寵同頌一時諸人皆先卒惟微明在名益起

文衡山不就寧藩之徵有病起遣懷二律云潦倒

儒宮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此無良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馬溪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

葉暗松閑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閑

經時卧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

如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

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

儒科後寧藩敗九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

始知公不可及云

文衡山食性多禁尤不喜楊家果人或笑之作解



嘲詩曰南風微微朝夜吹暑雨未到山中時此  
時珍果數何物五月楊梅天下奇纖牙彷彿嚼  
冰雪染指頃刻成臙脂論名列品俱第一我雖  
不解猶能知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  
福冰盤堆浸紫葢常年只落供吟日千金難  
致漠北寒北人老去垂涎渠方念之我棄捐  
食性吾自知吾偏十年枉却蘇州住坐令同儕  
笑庸鄙幾回欲作解嘲詩曾未沾唇心不死葉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生生長楊梅塢眼看口啖日千顆願从君口較

如何補作西庵楊梅歌

嘉靖初林見素再起為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衡

山應貢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於臺省諸公時

喬白巖為太宰素重見素乃力為主張授翰林

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為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

為徒行矣在翰林大為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

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中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



此即惟黃泰泉馬西玄陳石亭與衡山相得甚  
歡時共酌唱有雨中放朝詩云霏微芳潤浥霓  
旌。歷落丹墀散履聲。暝色浮煙迷左掖。碧雲將  
雨近。西清柳垂青。瓊千絲。重水落銀橋。萬玉鳴  
沾灑不辭袍袖濕。天街塵淨馬蹄輕。

承光殿在太液池上一名圓殿中有古栝數百年  
物也文衡山有詩云小苑平臨太液池金鋪約  
戶鎖。蟠螭雲中帝座團。瑤蓋城上鈞陳繞翠旂。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紫氣曾迴雙鳳輦。青松猶並萬年枝。從來清蹕  
深巖地。開盡碧桃人未知。

文衡山致仕出京馬上口占云白髮蕭疎老秘書  
倦。進零落病相如。三年虛索長安米。一日歸乘  
下澤車。坐對西山朝氣爽。夢回東壁夜窗虛。玉

蘭堂下秋風早。幽竹黃花不負予。  
文徵明詠蛙詩云青灯照壁睡微茫。閣閣群蛙正  
繞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艸舊池塘。年來

水旱真難卜。我已公私付兩忘。寄謝繁聲休強  
聒。吳城明日是端陽。

錢同愛少美才華且有俠氣與文衡山最相得衡  
山長郎壽承即其婿也同愛每飲必用伎衡山  
平生不見伎女二公若薰膏不同器然相與一

世終不失歡衡山嘗題一畫贈同愛云圍坐清  
談麈尾長。墨痕狼籍練裙香。水亭絕扇歌揚柳  
春院琵琶醉海棠。王謝風流才子乘。齊梁烟月

錦篇章。毫華豈是泥沙物。好在揮書白玉堂。蓋  
寫同愛之風流宛如畫出而衡山才情美麗當

亦不減宋廣平矣。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  
見者是也同愛少年時一日請衡山泛石湖在  
遊山紅以行與一妓女匿之情中既開呼此  
妓出見衡山倉惶求去同愛命舟人速行衡山  
窘迫無計同愛平生極好紫有未南宮倪雲林  
之癖衡山真率不甚點檢服飾其足統甚真至  
不可向通衡山即脫去襪以足統玩弄遂披拂  
於同愛頭面上同愛至不能忍即令舟人泊  
放衡山登岸錢同愛與馬承學同學承學好  
馳馬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應  
曰錢同愛愛錢錢孜孜為利二人撫掌大笑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四



文衡山最喜評校書畫每客至輒入書房中捧卷  
出展過復捧入數反不倦一日何元朗來訪衡  
山書一掛幅贈之曰高天厚地千年句虹月蒼  
江百里舟君似南宮抱溪癖我於東野欲低頭  
蒼苔白石柴門迥寂畫清陰別院幽自笑子雲  
甘落寞故人麈尾肯淹留後題云元朗自雲間  
來訪兼載所藏古圖書見示淹留意日奉贈短  
句高天厚地乃孟東野詩中語也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五

徐髯仙霖金陵人數遊俠斜其所填南北詞皆入  
律青樓俠少推為渠帥文衡山題一畫寄之後  
曰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  
來忘不淨令人常想秣陵烟蓋亦有所取之也  
正德末上南征雙伶寂賢薦霖於上俾填新曲  
絕愛幸之令提調六院事霖皇恐甚然不敢辭  
也後迎參事始解南都自徐髯仙後惟金在  
衡巒最為知香善填詞其嘲調小曲極妙每  
一為令人絕倒散套中馬上抱鷄三市問袖中  
携劍五陵遊最勝乃用時唐人羅江東詩也  
王寵字履吉號雅宜蘇州人嘉靖間貢士清  
吏恬曠典物無挂人擬之黃叔度云

王雅宜嘲六十再娶詩云六十作新郎殘花入洞  
房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唧泥  
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為兩傍高唐浙人有嘲年  
六歲女為雛室者云二八佳人七九郎婚期何  
故不相當紅綃帳裡求歡處一朵梨花壓海棠

黃省曾

字勉之號  
五嶽山人

黃五嶽從空同子刻意為詩竟成一家歲暮述志  
云揚雄草玄閉環堵夜夜青藜徒自苦荒徑三  
條騎草萊仙經一帙披龍虎綵綬污雲昔已看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六

黃勉之風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戊戌當試春官  
適田子秬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北  
上往遊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  
自稱於人亦曰山人田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  
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陟  
險木屐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



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  
勝窮狀與妙舍腹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  
口欲沆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  
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  
人不亦宜乎坐客為之大笑

李嵩 南所先生

李南所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游  
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扁曰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學易處嘗有詩曰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  
似山僧不綠嫩出忘巾柳免得時人有愛憎年  
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搖手曰數盡矣留  
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也

高瑤 閩人

高瑤尹番禺日鎮守府紅桃盛開時九月也三司  
諸公並有詩詠久之索題於高乃為絕句云九  
月雷聲震海涯絳桃開遍五侯家殷勤報與寒

梅道莫逐東風浪放花

陳瓚 字成王閩人

陳成玉善謔友人周行可續絃謔以詩云十分春  
色海棠開雲雨漫天暗裡來可是東君勤愛惜  
煙簑乘夜護花臺行可多鬚故嘲之云

張傑 字子興仁和人

杭州西湖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則進入仕女盡  
舫笙歌日費萬金盛之至矣時人只為銷金鍋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張子興有詩云誰為鴻濛鑿此坡湯金門外即  
瑤池平沙水月三千頃盡舫笙歌十二時今古  
有詩難絕唱乾坤無地可爭奇溶溶漾漾年年  
綠銷盡黃金總不知

宋太素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閒就黑房靜  
嫌鸚鵡脚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尚狂  
自今改題品不號醉為鄉張子興亦有中酒詩  
云一枕春寒擁翠裘試呼侍女為扶頭身如司



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舊。隸步兵。今作敵。故交從事却成讐。渣渣細憶宵來事。記得歸時月滿樓。時以為非。其中酒者不知此味。

金編修瑤未仕時為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

例。不書婦姓。婦家乃俗夫也。意編修為輕已而

背言詆之。張子興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

金生執筆。不書婦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

字。纔動筆。時便忍。絕韓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必畢。竟門前。焉不。休。

即瑛字仁寶

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以巾易帽。四方效之。販夫

走卒。亦有僭用者。即瑛有口占曰。忽出街衢不

柰看。今時人物。古時冠望。塵走俗人心。厭况又

庸人戴。一般友人。孫體時。一日戴巾來訪。恐瑛

誚之。途中預構一絕。瑛見而方笑。孫對曰。予亦

有中之詩。遂吟曰。江城二月暖融融。折角細巾

透柳風。不是風流學。江左年來塞馬。不生踪。二人相對一笑。

嘉靖初。即瑛將遊南都。有事于學宮。適值葉教諭

相新至。召而言曰。汝能作詩。則行。遂指亭前芙蓉

為題。瑛書一絕呈之。云。名花不聞艷陽粧。自

向儒宮醉晚陽。莫道秋容顏色淡。野梅凌雪有

天香。葉知有為。故意復曰。我欲題折枝者。瑛不

得已憤。而口占天香。國色美丰姿。祇是西風颭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陸枝。今日悲秋人。見汝有何奇。句盡吾師葉笑

而放之。逾二年。乃子索題芙蓉扇。而偶感前事

書曰。莫向芙蓉怨不平。風塵後古困儒生。當年

錯。惟淮陰。少自有玉孫。未有名。它日乃父見之

謂瑛曰。汝尚記憶前事。耶。因出酒命酌。痛歡而

罷。

嘉靖中有好為六朝詩者。不獨巧麗。且欲用不經

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妄誕。不稽金編脩瑛



作詩嘲云何處歌新調旂旄固不群剪花金瑣  
 瑣聞葉玉紛紛巧疊空中錦輕裁水上雲自慚  
 心太拙到此不能文又虞子庄一日述一詩示  
 即仁寶請商之仁寶三誦不知何題虞曰吾効  
 時人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送張紫陽北伐詩  
 也其詩曰誓律颶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  
 地力戰越秦墟驥踪勾奴頭戈藏懸軀旋師  
 謝形闕再造故皇都岳之號令風霆迅天聲動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北輒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嘶月氏血旗

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不過逐字

換之遂撫掌相笑瑤典瑤兄弟齊舉嘉靖乙巳

疾大行飲草橫道瑤除夜作二轉語云去年去年

來來去忙不飲千觴飲百觴今年若還要酒吃

除却酒邊酉字旁謂飲水也午去年來去注

不殺搗時也殺羊今年若還要吃除却搗邊

烏字旁謂殺我也

程文憲少與其兄隘齋及友人徐朝信修業於南

程文憲 鄱陽人

天寺主僧名復先者後文憲筮仕鎮江一日僧  
 持朝信所撰提綠疏并隘齋書令為適千門第  
 之媒文憲贈金帛歸後文憲謝病還里隘齋仕  
 維揚與化僧亦往謁之口占一絕寄云南天和  
 尚雪盈頭遠泛維揚一葉舟帶去潤州抄化疏  
 也應添却隘齋愁不二年朝信官東安僧又告  
 文憲而往文憲寄詩云東安官舍冷如冰杖錫  
 秋風興欲乘疏是先生親筆撰不須懊惱怨山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僧因梗於足不果啟行無何事不戒於火文

憲聞之作詩云紺宇緇宮盡掃除如何回祿妬

浮屠不知跛足髡頭子故得提綠疏也無聞者

大笑

鄱陽荻湖灘有神祠祀楚三閭大夫鄉人崇信極

篤稍有拂逆疑神為祟香炬輝煌牲軟無虛日

每歲有秋抄化鉦鼓動地程文憲偶寓其所童

子請肅衣冠捧爐香遠迓之文憲笑而作詩曰



懷寒利祿渺如塵魚腹甘心瘞此身可笑鄉人  
 汚忠節沿門抄殺漫扛神粘門扉而高卧至則  
 周旋數回而去不數日座僕子女疾作陰有怨  
 言文憲聞書數語命往決之靈均之疏兮奚憑  
 同列之說兮奚名相將以蠱惑兮奚君離騷既  
 作兮九歌復鳴精忠凜凜兮披誦猶生願言一  
 白兮庶幾乎微君之靈神降茫然無知惟曰汝  
 有灾咎神本不祐但念汝主甚賢品為轉移之  
 老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無憂僕喜而歸疑竟釋用是鄉人論棄之態少  
 迨焉

張嘉猷 字獻叔閩人性嗜酒有晉人風致

張嘉猷為龍泉教諭王御史應箕亦同鄉人巡按  
 至慶州張欲王以出格之禮相待而王反甚踞  
 二合縣府縣學官而試之張不得已勉強就試  
 王以秋江晚霽命題張落句云芙蓉最是無情  
 物又向前溪作晚陰王覽之大怒痛恨入骨髓

王之未遇時其母改節適人前溪故張辱之也  
 次日對眾官漫然嗔罵將別一教官重責十五  
 下而張亦竟署最下考左遷 張他作如獨憐芳草別共醉菊花盃  
 坐席流花氣征鞋  
 拂柳絲可謂俊雅  
 何良俊 字元朗號柘湖華亭人與弟叔皮稱東海二何  
 何元朗為南京翰林院孔目董溥陽贈五言律三  
 首其一曰執戟余方倦搗詞爾獨愁人分西都  
 別官為陸沉同長路多秋草虛堂急暮虫更憐  
 他夜月清影隔江東其二曰載筆前供奉承恩  
 舊帝京離宮通秘署江水切蓬瀛待問稱書府  
 高談謝墨卿通來聞紙貴知爾賦初成其三曰  
 行行遠送將此去羨仙郎作吏真成隱之官却  
 到鄉千峰在城闕一水限河梁別後憑誰寄秋  
 籬歲歲芳  
 嘉靖戊午何元朗致仕南都諸公押鶯字韻詩以  
 贈朱射陂後一聯云烟淮野陰滋吠蕙宮城曙



月響山鶯其前一句諸公悉不能解獨許石城一聯云買得曲池堪開鴨種成芳樹好藏鶯為諸公嘆賞

何元朗寓居姑蘇時嘗過皇甫百泉小飲百泉次日作詩來謝中一聯云甕非隣舍酒繪是故鄉魚後已巳年元朗移家歸松王玉遮來訪泊舟河下酒半作詩贈元朗舟中自取一軸書之對客揮灑立就中一聯云門柳舊五樹江鱸新四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聽同時諸人以為摹寫極工對門老儒朱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極極任大

鎮江鄔佩之以詩名家其子亦有文何元朗款之飯見其扇頭有細書詩數首取視之中有一聯云匣有魚腸堪借客世無狗監莫論才何極愛之以為近代之詩亦難得如此者後題名曰陸

君弼後訪之陸乃江都人歐崙山弟子

田藝衡字子執錢唐人汝成子

李白浣沙石上女詩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履以木為之即今之木屐古婦女亦着之今廣東婦女雖晴天白晝亦穿木屐田子執嘗戲給事中李孺微云樂府有雙行纏今南海可謂雙行履矣因作雙行履云荔枝醉顏頰未麗蟠清馥孔雀隱蘭卓佳入出茅屋繡帛謝纏綿赤脚幸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馳逐白足越羅裙紅履奇南木金齒滑不磨玉趾纖可掬西子畫屨聲東陽素波沐不雨石琳瑯無雷車輻輳烈日響洞房良宵展即腹非乏蓮花承頗厭笋芽縮知音美自然絲竹不如肉孺微笑曰足可補香奩新詠也他日與李兵部少偕在西湖席上以金蓮小命題索賦田復戲之曰貴地惟有雙行履耳舉以誦之軒渠不能自已



具區東山有井淵溪巨測世呼柳殺井即唐所傳

洞庭君女歸柳殺事言至今風月夜往往見彼

雙雙出遊嘉靖辛丑田子執同中書舍人王子

蔡子同游酒酣因吟曰橘花垂蔭碧闌干此地

曾經柳殺傳卿亦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轆轤

縣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

若隔煙霧却前遙吟曰橘花如雪晚風清迤迤

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十七

情即追討其跡香不可得質明欲開地祠之鋤

下礮然有聲得一石碑題曰龍井神女祠因建

字于其上

蕭鳳質 奉新女子

嘉靖間蕭鳳質之夫游學在外屬小疾鳳質為言

寄之有云聞不安恨東西相隔妾賦有所不能

書徒涕泣懷念而已小詩慰勉詩云欲把相思

遠寄君恐教牽動讀書心閑花野草休閑念養

取葵心向紫宸

瑞州劉舉人文光廖舉人暹嘉靖乙丑會試京師廖從老姬買

妾偽指劉曰劉汝劉君也女即拜劉劉辭謝曰

日老姬請劉講婚劉曰娶妾者廖也非我也姬

歸語云女誓曰吾既拜劉業已許之豈肯易志

不然有死而已劉不待已曰後三年方得來娶

詩云玉手織纖捧玉盃仙郎南去與時回天涯

到處生芳草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終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

十八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廖道南

字鳴吾，南廣先，是中卷正德辛巳會元，張治系，陵人。廖滿圻人，其三人亦

並楚產，考官，嘆曰：此湖廣鄉試榜也。先是，帝星明於江漢，故世廟以此歲由興藩

入繼大統，而魁選又應文星，故改湖廣為南泰，而鄉試亦增五名。

廖道南為奉人，卒業南雍，與南妓陳淑女狎，廖有

詠，最足一絕，曰：白練輕輕裹金蓮，步步移莫言。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長在地也。有上天時，又嘗與陳聯句，詠穩卓一

絕，云：木屑原來斧鑿成，暫來低處立功名。

雖然不作擎天柱，也斷人間柱不平。

嘉靖甲午間，廖道南以議建九廟被春大擢，如在

即時，倫公以訓典，廖同官，遇弗達，心頗不平，廖

忽謂倫曰：吾有句云：人心不足蛇吞象，倫即應

毅曰：天理難容，獺祭魚，倫籍廣東，廖籍湖廣，百

粵有蛇蠻之誚，荆楚有乾魚之譏，故奉以相嘲。

云：廖後以父喪歸，西迎上於承天衣，紅上弗悅，罷其官。

高叔嗣，字子業，蘇門洛陽人，嘉靖癸未進士，生支干，與偽漢友，諒同既遇楚，集

桓邑，邑不自序，於病卒，寔友諒彭湖之歲。

高蘇門飲平定孫太守宅，孫時壽八十二，蘇門贈

詩曰：榆關月出滿晴暉，留客芳尊盡夜歸。本志

青山辭虎竹，甘垂白髮守漁磯。藥欄傍戶花香

入，藤樹當庭葉露微。便向磻溪問哀健，周王仍

欲夢熊非。叔嗣未弱冠，著中情賦，為言大梁之士，駭曰：高氏才子也。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袁素，字永之，嘉靖丙戌進士，授兵部主事，因兵部大譴，成松江以終。

袁素七歲時，即穎悟，殊等所親，有仕為泰安吏，目

歸者，以扇索詩，遂信手書云：蓮幕清風滿泰山，

歸來林下一人閒。宦情恰似秋雲薄，相對黃花

滿笑顏。

袁晉，臺次電白觀海，留詩云：電白城高海上開，飛

樓千尺俯蓬萊。三山隱見從空起，八極溟濛入

望來。蜃氣朝蒸疑是霧，潮聲晝湧忽如雷。遙思



驅石當年事直欲乘槎去復回

陸榮

字浚明一  
字子餘

陸貞山幼善屬對錢清湖秋日過其家指庭中樹  
曰秋聲在樹鳴金鐵即對云山色當窗畫圖  
謝樂全見其目秀言聰明露在眼上應聲云錦  
綉羅於胸中時年甫六七歲耳稍長同陸象孫  
會客曰圍棋賭酒一肴一酌客無以應榮即云  
何不對坐滿觀書五更五經他若臣作股肱耳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三

目對予敷心腹腎腸五事貌言視聽思對七音  
宮商角徵羽又棗棘為薪截斷劈開成四束間  
門起屋移多補少作雙間此類甚多

蔡兄來亦善屬對東郊巡按蘇松刷卷許御史戲  
云北臺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東不能屬承私  
為對云冬官夏侍郎春日辦完秋稅又一人出  
對與學子云呵硯作書口內風雲生黑雨采亦  
代為屬云鋪牌買快掌中天地現金星

陸世明陸浚明同宗也俊材思聲稱藉甚舉于  
鄉赴省試下第歸過臨清鈔關錯認為商令納  
稅陸即書一絕呈主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  
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  
稅愁主事見詩驚愧亟迎入款贈甚厚

金陵一妓能詩善鼓琴以月琴自號陸世明過其  
家口占點絳脣贈之云三尺冰絃夜深彈破青  
天窈意中人香只有清光到雲雨無緣總是相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四

思調愁懷抱嫦娥心照訴與他知道妓求室中  
春聯即援筆書云半窗花影人初起一曲桐音  
月正如妓讚誦不已徐言中字恐不如高字世  
明欣然易之金陵教坊妓齊錦雲者能詩善鼓  
琴嘗對人雅談終日不倦與庠士  
傅春春愛更不他接春受佳事誣繫獄錦雲脫  
臂珥為餽給時或不繼售卧褥供之後謫戍遠  
方錦雲欲隨一行春恐途中反生拘端力止之錦  
雲因贈一絕一呼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  
為願將雙淚啼為雨明月留君不出城錦雲既  
歸逢首垢面閉戶不出日讀佛書未幾病沒人  
之



顧明 號霞山 武進人

顧明同陳總戎宴白康敘園留詩曰山城春盡柳  
花香亂撲王孫雲錦裳萬巧共看金作谷百壺  
那惜玉為漿賓朋得意心俱醉節鉞宜人氣自  
揚愧我請發今已暮江東留滯一清狂

有業縫衣者以賄得獎冠帶顧霞山嘲曰近來仕  
路太糊塗強把裁縫作士夫軟翅一朝風盪破  
分明兩個剪刀箱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顧霞山坐事亡命過河墅閑閑吏呵止之顧獻詩

曰落魄江湖過許頭瀟瀟行李一扁舟撐腸柱

腹五千卷盡欲濡君助國謀主事亟延接之厚

贈去

皇甫汭 字子循 歸德府人 嘉靖

已丑進士 官稽勳 即中兄 汭弟 諫

皇甫汭詩特工五言至七言近体薄不多作序卒

蔡子木悼之云五字沉吟詩品絕一官顯顧世

塗難時以為實錄蔡每對人讀輒哽咽淚下

皇甫汭赴丹陽廣福寺與弟法言別云古寺碑題

西晉年澄湖如練倚窗前寒雲自覆金光殿荒

艸猶埋玉乳泉楓葉染霜秋後色雨花和梵夜

中禪亦知閨水同觀世不柰潮聲送客船

皇甫汭訪李伯華太常有詩云拂衣歸卧一丘安

命駕何辭千里難書揮高樓蟲蠹盡棋拋別墅

烏污殘雄心每向詞中發變態都将戲裏看自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愧交知成白首猶持長劍倚人彈伯華以善相

名又嘗作寶劍記故司勳及之

唐錢起郎士元並擁大名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

二子無詩祖餞時論鄙之皇甫子循與蔡子木

同官陪都頗亦似之後子循在澶州寄懷詩末

云日日江頭聞送客每于詩卷恨錢郎

崑山顧茂倫妹乃雍里方伯之女皇甫百泉之甥

也嫁孫愈憲家為婦甚有才情嘗有春日詩云



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闈動春思春樹叫春鶯

蘇志舉

京師宣武門外有寺曰歸義凡士大夫送行多于其間嘉靖中刑部副郎蘇志舉一日餞客先至僧房鉢間有李鎮所畫判子一副迺脫靴為壺令一鬼執而投之一鬼執酒壺於判後竊飲之

蘇因暇戲題詩以朝云芭蕉秋影送婆婆醉裡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賦等射鬼魔到底不知身後事鄴都城外更如何蘇友高東谷時為光祿少卿夜夢綠衣使者揖曰蘇司寇嘲戲太重求為解之次日高告于蘇蘇思而告以歸義之故兩人相笑別去高復夢綠衣曰我以公與蘇司寇交厚專為求解何置不言高明日額往蘇處特拉同至歸義復題云蟠龍頻竊酒頗傾總是區區兒女情莫道不知身後事目光如電照幽冥是夕高復夢綠衣

來謝蓋亦異云

蔡汝楠 字子木號白石德清人嘉靖壬辰進士官大司空

揚州郝侍御構東園宮樓蔡子木題云大隱結樓城市裡獨憐樓戶向東開瓊花不受西風落虛幕常迎曙色來海畔三山堪寄眺林間五老共傳盃知君別訪長生訣倚檻時時待鶴回

許穀 字仲昭號石城上元人嘉靖間太常卿

許石城乙酉中鄉試己丑壬辰俱落第出都門口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占自嘲有歸去南京無別事笑來依舊念書經之句聞者為之捧腹至乙未會試第一

許仲昭潞河道中寄都下諸君云長河南下客程遠壯望燕山翠不消散吏衣冠今故國美人簪珮總丹霄風前驛樹枝搖落天外江鴻影寂寥何日金門還曳履雲中重聽奏蕭韶

王維楨 字允寧號槐野陝西華州人生平所推伏者獨杜少陵一日謂王元美曰趙刑部某治狀何如曰循吏也甚慕公詩且吾嘗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又



請元美曰見王誅詩否曰見之又曰中示  
 我一冊吾欲與評之渠意不受評渠欲吾  
 廷善令吾無可譽後念其母老病乞南得  
 國子祭酒坤省道經華山為文祭之大約  
 以母素敬神而不崇庇即愈吾母病惟吾大  
 史地能為文以不朽神其辭頗支離惟恨  
 居無何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愈素恨允  
 寧殿華山神為文誓而慘之今並傳閱中

王允寧臨潼初度有詩自嘲云辛丑仲冬月二日  
 吾今三十五年過漫將車馬驅塵海豈有文章  
 艷締羅冉冉松雲依閣度輝輝梅日傍人和他  
 鄉杯酒難成醉策杖驪山望故阿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朱曰藩字子价 嘉靖間官副使

嘉靖中火災後朝廷將鼎新三殿令兩京各衙門  
 官出銀助工時朱射陂為主客正郎嘗作一詩  
 云五雲深處鳳樓開中外欣欣盡子來敢謂鸞  
 鷲能割股願同鷓鴣可消災司空怪見如无物  
 村僕何如歎破財安得黃金高北斗即教三殿  
 麗蓬萊雖則戲調之詞然有諷有諭人以為切  
 中事情云

朱射陂雨中過天隆寺檢楞伽遺教諸經作詩曰  
 歷陽飛雨過江寒亂石高杉路萬盤不向諸天  
 行處險豈知三藏到時難深林貝葉僧翻少中  
 夏枇杷鳥咏殘獨怪世緣非偶爾入門先認說  
 經壇

朱射陂又有秋閨怨曰合歡樹上烏欲栖空房織  
 錦室家裏遙遙夜夜誰能奈三三五五並相携  
 鏡花對影慙雙笑燭淚分行伴獨啼莫道迴文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喬世宰字景叔 耀州人 嘉靖間官學憲

喬景叔已酉歲以楚藩參入賀萬壽携行卷百餘  
 首示王元美元美最愛其寄王太史元思謫戍  
 玉壘一律云學士兩朝供奉年上林詞賦萬人  
 傳一從玉壘長為客幾放金鷄未擬還聞道買  
 田臨淮口能忘歸馬向秦川五陵它日多豪俊  
 空望城南尺五天



王仲山問將至金陵聞喬景叔遷官赴蜀詩以志

慨曰共期江上聽潮聲幾歲秋風旅雁情正喜

舟臨桃葉渡忽聞君向蜀山行巴川水映琴臺

落劍閣雲隨馬足生後會不知何日是鐘陵西

望縱橫

劉鳳

字子威號羅陽嘉靖間侍御

客有談飛來峰疑其妄者劉子威戲為徵事一首

云怪山絕越未嘗無逃石臨流不可呼縣鼓夜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十一

穿雙去鶴澤鍾晨響匹棲鳧牡飛此日來城閣

雄化何年走轆轤豈有鐸驚翻自至不須流血

用鞭驅

劉子威賦綠牡丹云萼華開縹鳥異色艷新姝柳

蒂烟堪似樽傾光未殊菱荷衣欲濕鸚鵡鏡中

圖若向河陽覓石家應自無

劉子威擬詠彈琴嬰童應今云駕袂玉琴情移宮

作上聲小來元識曲出性愛吹笙掩柳兩三弄

依徊一再行千秋無假喻自絕此時情

張幼子所幸陳姬亡後幼子忽夢姬問佛圖澄

佛是道劉子威戲贈日月明多露夢來時落葉

泉潭曲正悲微見愁魂疑慘黛似聞小語乍依

眉塵中幻劫元隨世在日神通亦應期除是解

禪情總謝定知無箇羅相思

隆慶二年五月陝西民李良兩本男子無恙忽變

為婦人與同夥一人合為夫婦其弟李良雲報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十二

官奏聞劉子威有詩曰鴻蒙乃與陰陽事猶疑

天地未分明有時埏埴作狡獪倏忽善幻非常

情不見晉人一旦遂為誰人事反覆絕難知牛

哀已爾成異類蟬蛸齊后何論為丈夫作計無

自喜早晚會隨風雲起但爾藏頭向閨裡世間

不復幾男子

李春芳

字子實揚州興化人號石麓

嘉靖甲午秋有士子赴鄉試題詩于讀書之屋而



行尾句云明歲看花三月麗滿城桃李先春芳  
蓋自寓也明年春榜李春芳作狀元以此詩為  
識

世廟自旆天河釣叟命群臣賦詩李春芳應制獨  
為稱旨其詩曰紅竿百尺倚潢泥獨汎仙槎犯  
斗牛光拱衆星為玉餌象垂新月作銀鈎撒開  
煙水三千女坐老乾坤億萬秋相遇玉皇如有  
問絲綸今屬大明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十三

初李石麓讀書白曲崇明寺中有詩與寺僧曰年  
年山寺聽鳴鐘匹馬長途憶遠公它日定須留  
玉帶題詩未許碧紗籠及作相僧携詩抵京師  
公解玉帶以贈僧歸建樓藏之名玉帶樓

楊繼盛

容城人其父母不睦者十年一日自  
遠歸去家三十里暮不及至回殿宿  
二郎神廟夜夢其神呼曰爺可速回娘候  
汝久矣及回一合遂生椒山厥狀與神最  
肖故小  
字二郎

楊椒山夜感月有懷賦詩云鎖合西窗煙霧浮孤

燈相對夜悠悠寒欺草榻涼如洗風捲星河曙  
欲流報主獨憐盛孟浪論交誰復憶同游多情  
惟有舊時月猶自偷光入氣樓

嘉靖壬子楊樹山渡江訪唐荆川先生不值因登  
焦山題碍月亭壁云楊子懷人渡楊子椒山無  
意合焦山地靈人傑天然巧瞬息神游萬古間  
後豫章謝廷傑督學南畿摹此詩刻之石未幾  
亭圯墨跡湮滅云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十四

楊椒山臨刑詩浩氣冲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  
了事留與後人補其子應尾因號補亭後以廢  
官京師每過西市輒涕泣回車西市椒山受刑  
處也

諸大綬

字端甫號南明山陰  
人嘉靖丙辰狀元

高崑崙太史奉使還蜀諸南明送以詩云清宵天  
祿正然藜整捧周圭出玉墀回望五雲天咫尺  
行看三峽路遙迤晚風亂度猿聲急曉月橫浮



嶽色奇知是相如。擅詞賦。登臨到處有新詩。

范應期 字伯禎 號屏麓 烏程人

范屏麓為國子時赴京鄉試將送者皆集舟南發忽一喪舟至哭甚哀衆為不懼忽又一舟至載一麗妓衆邀至屬以侑觴妓曰前三年此時有客上京妾得事之問為誰日記是徐瑤泉者尚不知已首捷也衆為鼓掌火暖舉觴屬公辭飲極歡曰兆定矣是夜公卧舟中夢入廣寒宮老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十五

桂輪困飄香散采為嫦娥者千百輩皆齊聲歌曰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即既醒知其為吉兆而衆皆聞天香經日不散是科果成殿元極鑿坡之選泥金報日夫人訃音已至續娶吳夫人小字紫薇

袁宗道 字伯修 萬曆丙戌會元

袁伯修黃平倩二太史寒夜集朱靜甫侍中維摩

室作禪語莊語兩相偈和以捷為勝頓成二十

七字對禪語曰那畔消息見半點兒有甚巴道若非是干了蕩了說不盡百樣即當因此上雪山中忙倒了釋迦喫麻喫米受苦擔餓生怕放逸魔花費了眼前日子莊語曰這遠事情到十全處還未稱心忽地便七旬八旬嘆原來一場扯淡只落得漆園裏笑殺箇莊周應馬應牛道遙散誕都將這順境交付與頭上天公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八

十六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李攀龍

字子鱗號滄溟濟南人嘉靖間官校  
察使其詩多風塵字樣人謂之李風  
塵其終也以舉筆作文  
心痛即死何太復亦然

李于鱗為按察副使視陝西學而鄉人殷者來巡

撫殷以刻覈名尤傲而無禮嘗下檄于鱗代撰

奠章及送行序于鱗不樂移病乞歸殷固留之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入謝乃請曰臺下但以一介來命不則尺疏見

屬無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謝過有所

屬撰以名刺往而久之復移檄于鱗恚曰彼豈

以我重去官耶即上疏乞休不待報竟歸吏部

惜之用何景明例許養疾疾愈起用蓋異數也

于鱗歸杜門自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去亦

無所報謝以是得簡倨聲又嘗為詩有云意氣

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

甘心者矣

李于鱗懷宗子相詩薊門秋杪送仙槎此日開尊

感歲華臥病山中生桂樹懷人江上落梅花春

來鴻鴈書千里夜色樓臺雲萬家南越東吳還

獨往應憐薄宦滯天涯子相每誦中聯自歎以

為不可及于鱗守順德時有胡提學者過之其

人蜀人也于鱗往訪方撥茶次漫問

之曰楊升菴健飯否胡忽云升菴錦心繡腸不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絕後按察關中過許中丞宗魯許問今天下名

能詩何人于鱗云唯王元美其次為宗子相時

子相為考功郎許請子相詩觀之于鱗

忽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面赤而已

殷太史正甫至自泰山李于鱗贈詩曰明堂天子

昔登壇御道風流擁漢官海色迴臨三觀動春

陰不散五松寒白雲忽向封中出玉牒誰從篋

裏看此日滿朝求禪草相如早晚入長安又作

詩問正甫云上宮春色自何年阿閣神房幾洞

天囊裏定攜三秀草懷中曾擬四愁篇射牛漢

蹟今猶在繫馬吳門似杳然七十二家論祀典



還朝可奏聖人前。

舊河通瓠子。新浪漲桃花。元人張仲舉詩也。嘉靖

中河決。徐沛大司空萬安朱公。衛排眾議改築

新渠。百年河惠。一旦屏息。海內名士咸有頌章

李于鱗詩云。河堤使者大司空。兼領中丞節制

同。轉餉千年軍國壯。朝宗萬里帝國雄。春流無

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太史但裁溝洫志。

丈人何減漢臣風。春流一聯王元美。亟稱之以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為不可及。然實用張語。而意稍不同。後元美過

新河。亦有詩呈朱公云。日出煙空匹練飛。大荒

中劃萬流。依連山盡壓支祁。鎖逼漢疑穿織女。

機。九道徵輪寬氣象。六軍容物迥光輝。甘棠欲

讓金堤。柳曾護司空。却益歸論者。以支祁織女

一聯又在桃花水瓠子宮之上。

李于鱗寄題王元美藏經閣云。岩堯飛閣太湖傍。

有客翻經日滿牀。白馬尚留霜練影。彩毫應帶

雨花香當年。張掾生秋興。何處支公坐。道場若自

風流兼二子。吳門極目正茫茫。

李于鱗題周天球小象云。落鬼吳門五十春。懶從

高閣畫麒麟。此中墨客爭知妙。何處詞人更有

真。白眼自宜置丘壑。紅顏元不染風塵。東牆休

挂喬家女。夜恐周郎作後身。

王世貞字元美弟世懋字敬美海上有服麟洲故兄弟各以為號

王元美十五時受易山陰路行簡先生一日有鬻

刀者先生戲分韻教元美詩元美得漢字輒成

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先生

大奇之曰此子異日必以文鳴世也

楚人陸生嘗從軍得官而善按摩多戲術王元美

贈詩曰翩翩裘馬俠兒風。青眼人間計未窮。早

歲散金收劍客。中年殮玉禮壺公。顏從熊鳥方

中駐。尊向魚龍戲。襄空日月任他雙轉轂。江湖

隨意一飄蓬。



王弼州贈湯生裝潢者云金題玉燮映華堂第一  
名書好手裝却怪靈芝針線絕為他人作嫁衣  
裳。

王弼州有鵠詩云綺質霜毛種種殊飛鳴元只戀  
庭除籬邊斥鷃聊同適鞞上饑鷹故不如怖後  
長依阿育塔馴來還寄曲江書相看總是銜恩  
侶翹首雲霄思有餘。

何元朗嘗至閭門偶遇王鳳洲在河下是日携盤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棹至友人家夜集元朗袖中偶帶王賽玉鞋一  
隻醉中出以行酒蓋王足甚小禮部諸公亦嘗  
以金蓮為戲談鳳洲樂甚次日即以扇書長歌  
來惠中二句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容齒頰生  
蓮花元朗擊節嘆賞以為才情妙絕

王弼州有解語花一闋題美人捧觴云檀槽細壓  
紫溜泠泠滴碎珠千斛鷓鴣初贖誰借醒卓女  
遠山黛綠朱櫻小蹙風裊處山香幾曲捧屈危

徐露春芽一樣纖纖玉何事錦圍翠簇只枝頭  
一點買斷金谷靈犀輕嚼微酣後記取夜來題  
目雙鬟趁逐扶掩向碧紗厨宿誇醉鄉還倚溫  
柔此際平生足。

王弼州又有折桂令二闋云問先生酒後如何潦  
倒模糊偃蹇婆娑枕底烟霞杖頭日月門外風  
波儘皇都眼眶看破望青天信却胡過好也由  
他歹也由他便做公卿當甚么麼問先生不飲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何如一點篝燈數卷殘書冷却扁舟問他五柳  
淡殺三閭太行路都來胸腹帝京塵滿上頭顱  
睡也憂虞醒也憂虞不得醜醜怎便糊塗

王敬美自謂詩自江西後頗覺有進其題華夷互  
市圖云大漠高空寂建牙兩軍相對醉琵琶天  
閉首宿多羗種胡女臙脂盡漢家雲裏射生旋  
入市日中歸騎不飛沙金錢半減犁庭費五利  
應知晉史誇



余應舉

字德甫南昌人王元美初成進士隸事大理山東李伯承伯承為通於李

于鱗已於鱗所善謝茂秦來已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來已吳明卿及德甫來已孫肖甫來吟咏時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稱八子

余德甫與王元美諸人為詩聲名頗相上下其再

寄元美兄弟云濁酒柴門老更狂不因時俗問

行藏芙蓉秋晚空江海薜荔春深勝鷓鴣楚曲

何人堪孺子吳中二美得王郎天門夜半風雷

起銷盡人間六月霜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七

吳化卿先官中舍後為侍御余德甫贈詩曰三湘

芳草隔天涯一自鳴珂幾歲華烏府新裁周史

栢鳳池舊染漢宮麻賦成秋色寒飛雪興引春

杯夜注霞偶為詞源相問訊到知郢里是君家

吳國倫

字明卿號川接與國州人

吳川樓為余德甫賦湖上草堂云萬戶朱樓夾廣

衛憐君小築寄城隅坐中山色羣書擁枕上江

聲四壁虛奇字故人爭載酒席門長者漫停車

我來竟日墟頭醉風景何曾異敝廬

吳明卿貴陽初度其兄遣兩僮適至兩僮竝善吹

笛聞之悵然因賦詩曰東風搔首夜郎城一字

鄉書百感生侍子雙調雲夢管當筵忽作鳳鸞

聲梅花落盡春難寄律呂和來怨未明却是吹

埴人萬里關山何處不言情

歐楨伯寄詩吳明卿有云可能一字寄蓬蒿明卿

答詩曰一失風波萬里餘十年消息數行書張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八

騫異域迷通道詹尹江潭困卜居自是青雲遊

子薄非關白髮故人疎君今且莫深巖穴合有

新知薦子虛

吳明卿將發貴州畱題署中云已分孤臣老百蠻

除書猶自發燕關官同太史周南寄節似張騫

異域還白首從人增薄祿彩毫隨處紀名山夜

郎臺畔江如珥別去仍懸夢寐關

宗臣

字子相號方城揚州興化縣人嘉靖間



宗子相夜召吳明卿飲明卿報言病目畏燈火子相走筆戲簡二絕云秋雲落盡滿湘曲更有何人抱寒玉堂前銀燭豈黃塵相逢不肯開君即昨日見君雙眼青今日見君雙眼赤江南百戰天地催豈應欲化萇弘碧

宗方誠喜談神仙昇舉之術督學閩中時忽謂其家人曰某日有胡僧相訪當歸化矣及期謂僧且至出門迓之登堂分賓主坐定相與話丹鉛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九

之事議論酬答疊疊不倦歷三晝夜辭去左右初未見也既而命家人具湯沐浴作遺詩三首遂擲筆而逝其一曰長嘯一聲歸去來玉龍高駕彩雲迴獨留明月詩千首萬古寒光燭上白其二曰二謫人間四九年青山萬里隔蒼煙于今更返華陽洞千樹桃花待舉鞭其三留別知己曰四海相逢盡臥龍清江夏夏抹芙蓉我今先跨晴虹去遲爾崆峒第一峯

徐中行 字子與號龍灣長興人嘉靖間官方伯

徐子與尊信李于鱗王元美二公亦每推轂于與于鱗又云不意吳越一隅土乃生元美子與吾鼎立中原豈不大奇子與有喜于鱗起家浙憲二首云青門祖帳故賢哉丹詔新從海岱開闔闔萬年真主出風雲一日臥龍來中興堪借文章色漢柱曾題侍從才最幸探奇司馬後逢君重上禹王臺衣冠朝散未央鐘鞭弭中原豈易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十

逢忽自東方驅駟馬遂令南斗合雙龍霞標欲避天台賦紫氣仍來日觀峰何但故人忻御李風流誰不慕嗣宗

李于鱗書徵王元美徐子與為文會于吳山意氣豪甚子與賦二詩壯之龍門高倚浙江邊海內賢豪大會年詞賦有盟歸掌握秦鞭何地不周旋縱橫南紀星辰動氣色中興日月懸萬態盡銷吾黨在狂歌還似薊門前禹壇大會遠相同



不讓談天碣石宮。授簡中原高白雪。被襟大海起雄風。重來五嶽神逾王。老去千秋計轉工。却笑永和修禊者。虛將翰墨擅江東。

梁有譽 字公實。號蘭汀。居士。嘉靖中官主事。

梁公實有吊吳宮詩曰。月墮平湖漫不流。煙波何處可消愁。千年人傷。要離塚。百頃誰尋。范蠡舟。廊下悲風聞響屨。堂前清宴憶傳籌。竹枝似寫當年恨。聲起吳江葉葉秋。又揚州悼隋離宮詩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十一

云。李花歌罷益淒其。正是迷樓縱樂時。夜月遼魂哀。鐵騎春風淮柳拂。鸞旗斗邊蛇。起妖誰識。帳裏鵬來事。可悲千載故基。何處覓杜鵑啼。上野棠枝。藻井雕甍駐彩霞。錦帆一去已無家。淒涼夜月樓前舞。零落春風仗外花。殘燒繞原碑。臥草夕陽依。听柳藏鴉。可憐河水滔滔逝。不識人間有歲華。

謝榛 字茂秦。號四溟山人。以救盧次。便北游燕。刻意吟詠。遂成一家。

謝茂秦曳裾趙藩。嘗謁崔文敏。銑崔有詩贈之云。

三月清洄上。翩翩兩度來。攜詞傾玉海。弔古賦銅臺。岐路揚朱淚。江湖李白杯。今公今謝事。回首尚憐才。

謝茂秦遊天壇賦七言一律。天畔飛霞照萬山。尋易山字為峯。遂成絕句曰。度嶺攀崖自一筇。黃冠竹下偶相逢。振衣直上昇仙石。天畔飛霞照萬峯。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十二

謝茂秦賦牡丹曰。花神默默殿春殘。京洛名家識面難。國色從來有人妬。莫教紅袖倚欄杆。及讀羊士諤郡中即事曰。紅香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恨。莫教長袖倚欄杆。因與暗合。遂刪已作。

有客問作詩之法。於謝茂秦請出一字為韻。以試心思。乃得天字。遂成三十六句。云。林開鳥雀天。鷓鴣號月黑。天春陰欲雨。天斜陽未泰。天明河半。



在天一棹劃江天。荷影亂湖天。江清魚在天。蟻影瘴江天。千江各貯天。海氣混茫天。霜冷菊花天。雲慘戰場天。野燒氣蒸天。鷹揚朔漠天。馬見渥洼天。神龍穴海天。湖抱岳陽天。饑鼯叫雪天。鐘磬徹諸天心。空走裏天。鶴夢不離天。濁水混青天。東南百越天。江波不定天。雲蘿隱洞天。丹氣夜薰天。登嶽上捫天。隴樹插秦天。霜清瘴厲天。氣駿漢家天。冰開鴈沼天。海歛大鵬天。嶺斷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十三

五羊天。微茫畫裏天人老。醉鄉天。又用天字起得十二句云。天馬行無迹。天覆空青色。天高籠鳥心。天陰鬼火亂。天寒鷹力健。天聚峨眉雪。天勢海相吞。天風助鬪虎。天山雄漢塞。天長接鄧林。天晴百鳥散。天垂四野青。又第二用天字得十二句云。井天開地鏡。鈞天奏太和。蜀天低劔閣。雲天渾一色。木天通夜鼠。羅天昭象緯。楚天三峽斷。海天騰蜃氣。諸天空色界。江天月雨分。

霜天紅樹老。通天鳥道寒。又第三用天字得十二句云。夜爽天街露。孤峰天外出。風暖天絲度。靜中天籟起。隱見天河影。峽開天一線。漢北天常雪。日高天更青。霞明天姥峰。禪林天雨花。雲疎天色澹。井平天影出。又第四用天字得十二句云。風響參天樹。鑿嶺蜀天開。混沌是天胚。萬物各天機。出塞胡天盡。龍聞海天翻。鴈得楚天春。虹截江天碧。王氣浮天闕。蹄涔縮天影。秋氣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十四

澄天宇。到海得天多。客謝而去。顧茂秦笑曰。子何太泄天機耶。

大梁李生謝茂秦詩友也。早過茂秦。畱酌談及造句之法。因出燈字為韻。得四十句云。煙葦出漁燈。書聲半夜燈。山扉樹裏燈。風幢亂佛燈。心空一慧燈。塔閃半空燈。石火點船燈。蛾影隔籠燈。厨煙夜罩燈。倦客望村燈。風雨異鄉燈。山鬼弄昏燈。夜慘病中燈。穴鼠暗窺燈。霜風逼旅燈。紀



夢坐呼燈。江樓兩岬燈。屋漏夜移燈。金粟吐華燈。仙家月是燈。思婦背孤燈。形影共寒燈。窻昏夢後燈。調鷹徹夜燈。農談共瓦燈。棋罷暗篝燈。呼壚夜盡燈。樹隱酒樓燈。村夜績麻燈。除夜兩年燈。鬼火戰場燈。林疎見遠燈。夜泊聚船燈。海船浪搖燈。殿列九華燈。靈燄風膏燈。春宮萬戶燈。李生曰少陵止有舟雪灑寒燈之句子何燈字之多耶因大嘆服王元美為比部郎嘗與蔡子木徐子與吳明卿謝茂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秦飲謝時再遊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歌其裝州諸詠亦平耳甫發歌明卿解新寢軒聲與歌相依昂歌竟軒亦止為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折而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安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鳥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

侯一元嘉靖間官布政

侯二谷贈王公督學楚中詩云長江千里白波來。畫舸風輕五兩催。新雨曉看雷澤漲。水壺秋映洞庭開。洲前落月聞湘瑟。峽外飛雲見楚臺。辭

堯山堂外紀 卷九九

賦郢中應一變漢家方重馬卿才。侯一麟酷做右丞如。四顧徒餘壁一牀。空有書好道髮新白為儒家舊貧每。因松上夢識得屋前山。皆得意句也與一元時稱華萼

莆田陳本容也罷先生孫也將詣都下穆少春贈之詩且曰爾書法自茲有價周公瑕之後即當以毛穎登壇也詩曰隔歲別惊喜乍舒。憑陵彩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筆近何如。劍鋒自悟張顛草。石鼓兼傳史籀書。客裏秋風一榻外。行邊寒雨片帆除。知君到處名逾重。洛下人爭款應徐。

葉龍塘夢熊以言事故逐後十餘歲始為安慶太守穆少春寄詩云傾蓋當年事已奇。更於霄漢幾追隨。直名頓向批鱗起。俠氣兼從說劍知。一別羅浮空有夢。十年漳水杳無期。循良何日徵黃霸。惆悵天南歲暮時。



石拱辰穆敬甫與王敬美善兩人日計敬美當督  
 學俄得報柄文關內敬甫有詩曰蘭省當年識  
 大家雄飛今始動黃麻一官攬轡還驄馬四轉  
 傳經有絳紗斗下青萍時自起秦庭白璧久爭  
 誇昆明池畔支機石指點全歸上漢槎吳楚何  
 辭擁傳勞清時共羨領時髦人才自歎三秦盛  
 伯仲同推六代豪藻藻鑒涅中空駿馬壯遊華頂  
 駐旌旄五千言後重堪著會見關門紫氣高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十七

陳本容善作矮人行為南音若鳥語一日自魏遊  
 越穆少春贈詩曰綠陰池館坐斑荊客子南歸  
 渺去程醉後休儒空有態花時鷓鴣已無聲中  
 山兔盡揮毫去越水鷺肥載筆行書法如君稱  
 墨妙乾坤何處不逢迎

南樂陳蓋齋三失內子穆少春嘲曰十載元龍嘆  
 各天書來心事轉凄然芙蓉并蒂三經雨鳳嘴  
 成膠兩續絃菜子幾堪唵麥雉裴航翻苦過仙

緣定知鬚鬢時時黑酷似周郎弱冠年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九

十八



堯山堂外紀卷一百

晉陵蔣仲舒編

國朝

倭國

吳自泰伯至夫差二十五世勾踐滅吳其子孫支庶入海為倭故通鑑前編注

云今日本國吳泰伯之後

國初嘗欲征倭其國王遣使嚙哩嘛哈奉表乞降

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嚙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

中原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

堯山堂外紀卷一百

銀。寶。新。酒。金。刀。膾。鱗。年。年。三。二。月。桃。李。一

般。春。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蜀葵花不識問何名人給

之曰此一丈紅也其人以紙狀其花題云花於

木槿花相似葉與芙蓉葉一般五尺闌干遮不

盡尚畱一半與人看

正德間有日本國使者經西湖題詩云昔年曾見

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

工還欠着工夫

倭人入貢每艤舟定海通津橋時防閑之法頗嚴

賦絕句云棄子拋妻到大唐將軍何事苦相防

通津橋上團團月天地無私一樣光

嘉靖間倭子從終興雨中往曹娥江賦詩曰渺渺

茫茫浪潑天霏霏拂拂雨和煙蒼蒼翠翠山遮

寺白白紅紅花滿川整整齊齊沙上鴈來來往

往渡頭船行行坐坐看無盡世世生生作話傳

堯山堂外紀卷一百

又天連泗水水連天煙鎖孤村村鎖煙樹繞藤

蘿蘿繞樹川通巫峽峽通川酒迷醉客客迷酒

船送行人人送船此會應難難會此傳今話古

古今傳

萬曆二年三月倭子三人同一破船漂至登州府

其一能詩是日雨雪登守就出為題倭即寫云

一夜東風勝北風鷺毛飛亂滿長空梨花樹上

白加白桃杏枝頭紅不紅鶯問幾時能出谷燕



愁何日化泥營寒水鎖住鞦韆架路阻行人去不通

安南

古交趾其國人之足大指交故名

交趾王原姓陳氏後有黎季犛者江西人幼時販至其國登岸時見沙上有字云廣寒宮裏一枝梅釐後負緣得官一日陳王避暑於清暑殿前有桂千樹王出對云清暑殿前千樹桂羣臣皆未對釐憶沙上所見遂以對之王大驚曰子何

堯山堂外紀卷十

子

以知吾宮中事釐以實告王曰此天數也蓋王有女名一枝梅建廣寒宮以處之也遂配之

弘治間安南使過吉水弔文丞相詩曰吉水江頭繫客舟緬懷丞相舊風流堂堂大義勤王印耿耿孤忠就死秋北伐自期終復漢東征誰謂竟亡周一身獨任綱常肯戴南冠學楚囚

交趾使遊京師西湖賦一絕曰一株楊柳幾枝花醉飲西湖賣酒家我國繁華不如此春來遍地

是桑麻

嘉靖初都御史毛伯溫征安南其國王以萍詩諷云錦鱗密砌不容針帶葉連根不計深常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墜波心千層浪打誠難破萬陣風顛永不沉多少魚龍藏未見太公無計下釣尋毛伯溫依韻答之云隨田逐水冒稊針到底原來種不深空有根苗空有葉敗生枝節敢生心寧知聚處馬知散但識浮時不識沉大

堯山堂外紀卷十

四

抵中天風勢惡掃歸湖海竟無尋國王見詩大驚由是貢服

交南莫登庸稱降遣侄文明赴京事畢瀕回辭兵部云言不能達意遂上一答乃同行阮文泰所撰文泰其國以狀元及第者詞曰乾坤發育萬物必資六子以成其功聖人統御萬邦必籍六曹以宣其教上下一理古今同符文明等抱本投降赴京伺命駢駢周隰風霜靡憚於馳驅蕩



蕩堯天。雲日第。屢於就。望孚顛。正切驚。惕殊深。  
恭惟兵曹鈞。座下量度包荒心。形納約。上俾帝  
介宏推。一世之仁外。溥海陽。咸遂立生之願文。  
明等觀光伊。邇受賜良多車。製指南。欣覲造還。  
之禮。心存拱北。敢忘造命之恩。

占城

地在交趾南濱  
海古越棠氏

占城使人入貢詩其初發云行盡河橋柳色邊。片

帆高掛遠朝天。未行先識歸心早。應是燕山有。

堯山堂外紀卷一百

五

杜鵑其揚州對客云三月維揚

客與同床。黃昏二十四橋。月白髮三千餘丈。霜

玉句詩聞賢太守。紅蓮書寄好文章。欲尋何處

舊東閣。落盡梅花空。斷腸其江樓。畱別云青嶂

俯樓樓。俯波遠入送客此經過。西風揚子江邊

柳。落不如離思多。

堯山堂外紀卷一百終









馮猶龍先生纂

# 古今譚槩

閩門葉昆池發

叙譚槩

古亭社弟梅之煩惠連述

猶龍譚槩成梅子讀未終卷歎曰士君子得志則見諸行事不得志則托諸空言老氏云譚言微中可以解紛然則譚何容易不有學也不足譚不

有識也不能譚不有膽也不敢譚不有牢騷鬱積於中而無路發攄也亦不欲譚夫羅古今於掌上寄春秋於舌端美可以代輿人之誦而刺亦不違鄉校之公此誠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快事也猶龍曰不然子不見



夫鸛鶴乎學語不成亦足自娛吾無學無識且膽銷而志冷矣世何可深譚譚其一二無害者是謂槩梅子曰有是哉吾將以子之譚槩子之所未譚猶龍曰若是是旌余罪也梅子笑曰何傷乎君子不以言舉人聖朝寧

以言罪人知我罪我吾直爲子任之於是乎此書遂行於世



古今譚槩

古吳馮夢龍 纂

古亭梅之煩 閱

怪誕部

迂腐部

專愚部

癡絕部

無術部

謬誤部

不韻部

苦海部

越情部

癖嗜部

矜婁部

佻達部

汰侈部

驚忍部

貪穢部

顏甲部

容悅部

委蛇部

閨誡部

優弄部

諷知部

酬嘲部

機警部

雅浪部

塞語部

巧言部

文戲部

微詞部

談資部



口碑部

荒唐部

非族部

靈蹟部

妖異部

雜誌部

迂腐部第一目錄

問牛

彈髮御史

成弘嘉三朝建言

羅擒虎張尋龍

諫折柳

京兆京尹禱雨

卦宜誤樂

孝經可退賊息訟却病

驅驢宰相

鸞鴨諫議

宋羅江

引月令

賢良相面

請禪天下

哭天

計二條

脩身為本

治平之學

許子伯哭

郭遠將畧

檢譜角觥

李晟張一中談兵

劉王辱罵

河南令

椽史養名

迂腐有種 計二條

舒太守笑

孝泌

反支日忌日 計二條

奇技自獻

獻策官銜

罰人食肉

歸王吏治

不禁盜墳



昌州佳郡

忌諱 計三條

龍驤多諱

諱父名 計八條

諱已名 計二條

求七十二世祖墳

束帶耕田

束帶應兄語

王劉莊臥

讀父書

敬妻 計二條

妻犯齋禁

百忌曆

拱手對妾

問安求嗣

不近妓 計三條

心中有妓

欲黥妓而

李退夫穢語

雅言 計二條

誦經稱小人

匍匐圖

滅竈

懷糶

飲食必以錢

別駕拾桑

却衣

埋羹

珠玉報

仇管省過

顧協

吳徵士學問 計二條

太極寃

心學二圖

萬物一體

茶具

裝胡桃



迂腐部

子猶曰天下事被豪爽人決裂者尚少被迂腐人擔  
誤者最多何也豪爽人縱有疎畧譬諸鉛刀雖鈍尚  
賴一割迂腐則塵飯土羹而已而彼且自以為有學  
有守有識有體背之者為邪斥之者為謗養成一箇  
怯病天下以至於不可復而猶不悟哀哉雖然丙相  
溫公自是大賢特摘其一事之迂耳至如梁伯鸞程  
伊川所為未免已甚吾并及之正欲後學大開眼孔  
好做事業非敢為邪為謗也集迂腐第一

○○問牛

丙吉為丞相嘗出逢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已而  
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  
椽吏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  
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  
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  
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  
三公典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  
死傷橫道反不干陰陽之和而專討畜生口氣迂腐

莫甚於此友人詰余曰誠如子言漢人何以吉為知  
大體余應曰牛體不大於人耶友人大笑

○驅驢宰相

王及善才行庸鄙為內史時謂鳩集鳳池俄遷右相無  
他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臺終日驅逐時號驢  
宰相

○彈髮御史

宋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為外官有王

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訝之或曰王端公有  
待而發必大事也一日聞進劄子眾共偵之乃彈御膳  
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觀髮如之狀  
王躬是保忠孰大焉是學丙吉樣子

○驚鴨諫議

高宗朝黃門建言近來禁屠止禁豬羊聖德好生宜并  
禁驚鴨適報金虜南侵賊中有龍虎大王者甚勇胡侍  
郎云不足慮此有驚鴨諫議足以當之

我朝亦有號蝦蟆給事者大類此



○成弘嘉三朝建言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方強驢性緩力小今竝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弘治初一給事建言處置軍國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馬尾襯裙因此官馬被人偷拔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嘉靖初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專論各處茶食舖店所造看卓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小而費功乞要擘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省使風俗歸厚

極小文章生扭在極大題目上肉食者鄙信然

○宋羅江

慶曆中衛士震驚官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失守於防閑故耳開蜀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儼如神須詔索此狗於掖庭以備倉卒時號為宋羅江凡亂吠不止者皆羅江也何必曰無若宋人然

○羅擒虎張尋龍

嘉靖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人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行人太

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引月令

甘延壽陳湯既斬郅支單于首請懸頭菜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議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

還問他斬郅支首是何時恐不合秋後行刑之律

○諫折柳

程頤為講官一日講罷未退上偶起凭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擲枝於地不樂而罷

過了孟夫子好貨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條也動一些不得苦哉苦哉

○賢良相面

唐肅宗時初詔賢良一徵君首應上極喜召對無他詞但再三瞻望上顏遽奏曰微臣有所見陛下知不上曰不知對曰臣見聖顏瘦於在靈武時上曰宵旰所致耳舉朝大笑帝亦知其為妄人恐塞賢路乃除授一令舉朝官員還有不管皇帝肥瘦的此賢良較勝只怕作今後反不管百姓肥瘦耳



○京兆京尹禱雨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一具悉召城中巫覡以身雜入共舞於龍所觀者嗤笑彌月不雨又請禱於文宣王廟上聞之戲曰丘之禱久矣

○請禪天下

孝昭時泰山萊蕪山南洶洶有數千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畦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立柳生當有從匹夫為天

子者即說曰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問差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使友內官長賜上此書霍光惡其妖言惑眾誅之

此等建言非漢人不敢然迂亦甚矣

○封宜娛樂

宋侍讀林瑀自謂洞於周易嘗以仁宗時合易之需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須頰宴遊務娛樂始合卦體

而天下治仁宗駭其說斥之

飲食宴樂人主自會不須相勸

○哭天

漢兵盛莽憂甚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哭天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千餘言諸生小民令旦夕哭為設餐粥凡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餘人漢兵入都門官中火莽避火宜室前殿火輒隨之官人號呼時莽

紺初服帶璽報持虞帝七首天文郎按拭於前時日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

○孝經可退賊息訟却病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須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

趙韓王以半部論語定天下孝經何不可破賊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後有病者亦請漸誦書



○修身為本

藩司吳夢蜚家有怪時出以竊飲食間竊衣飾金銀吳厭苦之偶訴監司徐公徐曰邪不勝正朱書修身為本四大字令帖堂中鬼見拍手擲榆且出穢語徐大作

○迂腐有種

唐昭宗時鄭榮為相太原兵至渭北天子獨於樓却之術榮奏對請於文宣王諡號中加一哲字後榮孫珏相梁末帝唐莊宗兵入汴帝惶恐不知所為珏獻一策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

曰實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耳

是祖是孫

開元間上東封泰山歷城令杜豐辦供應以為從幸人多設有不虞倉卒不備乃造凶器三十具真諸行宮光彩赫然有刺史駭謂主上封嶽祈福誰造此不祥將索治豐豐逃臥妻牀下詐死得免時豐子杜鍾為兗州參軍掌廐馬藹豆曰御馬至多臨日養之不給不若先辦乃煮粟豆二千餘石熱納窖中及至皆臭敗矣

是父是子

○治平之學

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陳蕃不掃一室為欲掃清天下石塘不正笠意者志不在一笠也惜哉不以此對袁息公曰爾時方溫大

○舒太守笑

舒玉性耽經史對客語未嘗有笑容知常州日值

大會娼優在庭公忽大笑僚佐呼優犒之曰汝能使太守開顏真可賞也一人竊疑公笑不由此乘間問公曰疇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對賓客宜思同人卦對酒食宜思需卦可惜一笑殊不切景

○許子伯哭

許子伯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



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

卓老曰：人以為澹，我以為趣。子猶曰：杞人恐天墜，漆室愁魯亡。若遇許子伯，淚眼成湘江。

○孝泌

江泌字士深，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為孝泌，以別之。然菜不食心，謂其有生意，衣敝多虱，以綿置壁前，恐虱餓死，復置衣中。

五穀都有生意，何以獨食為一。蟲大費周折，又可笑。

○郭達將畧

郭達伐交州，行師無紀律，其所措置，殆可笑也。進兵有日矣，乃付諸將文字，各一大軸，謂之將軍下令，字畫甚細，節目甚繁，又戒諸將不得漏洩，諸將近燈火竊觀之，徐禧嘗見之，云：如一部尚書多，禧三日夜讀之，方竟，則諸將倉卒之際，何暇一一也。內一事云：一交人好乘象，象畏豬聲，仰諸軍多養豬，如象至，則以錐刺豬，豬既作聲，象自退走。

○反支日 忌日

王莽敗，張竦客池陽，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為

賊所殺

反支果是凶日，在家且得禍，何況出行。

涇州書記薛昌緒，天性迂僻，梁師入境，涇帥宵遁，臨行攀鞍，忽記曰：傳語書記，速請上馬，連促之，薛自匿草巷下，出聲曰：傳語太師，但請先行，今日辰是某不樂，涇帥怒，使人提上鞍轡，捶其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禮不見客。

好箇薛迂僻，忌日草巷匿，不見客，罕見賊。

○檢譜角瓶

江陵顧雲，偶於市上收得孔明兵書，遂負可將十萬，吞并四海，每至論兵，必攘袂叱咤，若真對大敵，時謂之檢譜角瓶。

雜俎載賭錢呪云：伊諦彌諦，彌揭羅諦，念滿萬遍，呼骰色隨意而轉，有趙生者信之，誦至千，喜曰：亦足小勝，遂與人決賭，連呼不驗，喪貲而返，顧雲何以異此。

○奇技自獻

新莽時，博募奇技，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



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芥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着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芥猶欲獲其名皆拜理軍

○李晟張一中談兵

成化二年都察院經歷李晟言邊務兵機各五事以薦用舊臣非所宜言降調為通判弘治元年復上疏言臣學兵法四十年得其奇要上戰法一篇急務二篇高自稱許上命工部試造戰車弓弩俱不可用坐虛廢錢糧降四級為雲南曲靖衛知事十年復上疏言邊事稍

遷都察院照磨十五年遷鄖陽府撫民同知不肯行明年復上疏願邊方自效得旨候有西北邊兵備員缺推補正德四年冒候缺兵備僉事上書獻安攘六論下兵部參其大言無實垂老不悟姑免罪放回閒住八年再冒銜上兵書五種仍放回史稱其所制全身鐵甲工部鑄而俾試之行數步輒仆焉

王弇州云晟既姓李而名同西平其小時稚自負矣據其弘治元年疏學兵法已四十年當亦不下五十至正德八年且八十餘而氣不少沮亦人妖哉

張進士一中初名寬湖廣襄陽人流賊犯襄陽寬以翰林檢討自乞贊軍務建策驅流人還鄉累死者以千萬計尋陞按察僉事坐貪淫革職至是北虜犯塞潛來京師上疏請易旗號盛甲皆為黃色牌面皆作虎形曰黃為中央之土以剋北方之水虎驚胡馬之目見必懼退然後以神鎗藥箭射之且自謂秘機不敢詳於副封奏疏乞畱中不出下兵部參其庸妄干進罷之

○獻策官銜

高郵學正夏有文弘治末獻書闕下曰萬世保豐永亨

管見上嘉之更管見二字曰策夏遂書官銜云獻萬世保豐永亨管見天子改為策字高郵州學正夏有文

○劉王辱罵

劉寬常坐客遣蒼頭市酒去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無念否顧左右曰此人被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王昕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從容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急而返何以自明邢邵見文襄北齊說此以為笑樂所聞之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



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罰人食肉

李載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李興署觀察推官性迂緩不食豬肉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段載仁怒命急於厨中取餅及豬肉令相段者對餐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於豬肉中加以酥

○河南令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自旦至暮不能一畝

又值蝗災科民畜雞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雞之利剋期令民悉呈所畜羣雞既集紛然格鬪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障天百姓喧闐不已相傳為笑

據孟子則畜雞極是王政但恨不得雞坊小兒作都

同晨耳

○歸王吏治

歸太僕有光謫官吳興每治事胥吏輩環擠案旁幾不容坐歸以硃筆飽蘸提向諸人曰諸君若不速退我便灑將來也合堂大笑

吾蘇王中吳先生厚德而拙於吏治由鄉科為縣令每

視事有疑輒密緘條紙質之記室一日拆封見吏匿銀怪之亟為傳問得教云此弊也宜重懲王為點頭久之拆完王問吏何以匿銀吏堅諱搜之不得怒責十板既退餘怒未息述諸記室記室曰何不監追贓物而輕釋乃爾王搖首曰使不得責至七八板時彼羞極面俱發赤矣

○椽史養名

漢朱博遷瑯琊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椽

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齊兒欲以此為俗耶皆斥罷之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不禁盜墳

一朝士賦性甚迂知河中府龍門縣有薛少卿者寄籍於縣墳塋松楸忽經盜砍因詣縣投牒陳訴朝士判曰聞文王之苑囿尚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採

○昌州佳郡

李丹授昌州倅以去家遠乃改鄂州彭淵材聞之吐飯



大步往謁李曰誰為大夫謀昌佳郡也李驚曰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

淵材嘗言平生就死無恨惟有五事不甘耳人問其故淵材曰第一恨鯽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恨葶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詩聞者大笑

○忌諱

宋文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之改駙馬字為馬邊瓜以駙字似禍故也移牀修壁使文士撰

視設太牢祭土神江謚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後梁蕭管惡人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筋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諱離散以梨為圓果傘為暨笠諱狼籍以郎棹為典哥諱惱躁以謝竈為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謝在杭云余所見縉紳中有惡鴉鳴者日課吏卒左右殺弓挾彈如防敵然值大雪即不出惡其白也官文書一切史字下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

湖友華濟之常言其郡守某忌諱特甚初下車丁長孺來謁賀怒其姓拒之再三涓人解其意改丁為千乃欣然出見一日御史臺有大獄當讞牘中有病故字吏以指掩之守見文義不續以筆擊去吏指忽覩此字勃然色變急取文書於案卓足下旋轉數次口誦乾元亨利貞合堂匿笑

柳冕為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有語落字者忿然見於詞色僕夫犯之輒加箠楚常謂安樂為安康聞榜出道僕視之須臾僕還冕迎門曰得否僕曰秀才康了

○龍驤多諱

厭勝章言鼻乃天毒所產鬼聞者必罹殃禍急向鼻連吐十三口然後靜坐存北斗一時許可禳焉漢蒙州刺史龍驤武人極諱已名又父名哨子名珂亦諱之故郡人呼鼻曰吐十三鵲曰喜奈何蚤曰秋風部屬私相告云使君祖諱飯亦當稱飯粥耶

○諱父名

則天父名曩改華州為秦州章憲太后父名通改通州為同州朱溫父名誠以其傍類戊改戊已為武已楊行



密父名怵與夫同音凡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皆去夫字  
御史大光祿大是何官銜何不曰大御史大光祿  
唐李賀以父名晉終身不舉進士  
韓昌黎曰父名晉不舉進士若父名仁子遂不得爲  
人乎陳錫玄曰此諱而近愚者也杜衍帥并州吏請  
家諱公曰我無諱諱取在法賦耳斯則達人大觀  
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九日出糕啖客袁獨凄然不食  
北齊劉臻性好啖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  
范曄以父名泰不拜太子詹事

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辭著作郎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華  
徐積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不踐石遇石橋使人負之  
而趨  
王逸少父諱正每書正月爲初月或一月而其名諱  
子曰徽之獻之操之其孫又名直之三世同用之字  
此更不可解  
○諱已名  
田登作郡怒人觸其名犯者必苦舉州皆謂燈爲火值

上元放燈吏揭榜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  
俗語云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本此  
宋宗室有名宗漢者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官  
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官中人曰今日夫人召  
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  
石虎時號虎爲王猛朱全忠時號鐘爲大聖銅又李  
甘家號柑子爲金輪藏楊虞卿家號魚爲水花羊陸  
先家號牛爲鈍公子李栢筠家號犀爲獨筍牛俱以  
避諱故也至如天成長興中稱牛曰格耳則以屠牛

禁嚴特隱其名而僧家謂酒爲般若湯魚爲水梭龍  
雞爲鑽籬菜巧言文過尤可惡矣  
求七十二世祖墳  
熊安生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故塚是晉河南將軍  
熊光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  
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曰七十二世乃  
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  
東帶耕田  
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袒裸原



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貨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東帶垂泣躬自耕墾。

古者諸侯籍田冕而登紘躬秉耒以耕亦如此光景

○東帶應兄語

劉祭酒弟璉方軌正直祭酒常夜呼璉欲與共語璉不時答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

○玉劉莊臥

王文公凝靖修重德冠當世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以

夢寐中恐見先靈也

見先靈更須衣冠束帶俯首鞠躬何但又手

五代劉詞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吾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

中進士的便當席書寢研做財主的便當臥糞寢灰

○讀父書

顧愷讀父書每句應諾見前

○敬妻

樊英常病臥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英答拜或問之英

曰妻齊也

唐薛昌緒與妻會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語再三然後秉燭造室至於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就宿必請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候報可方入禮亦如之

○妻犯齋禁

周太常澤字穉都清潔守禮嘗臥病齋宮妻闕問所苦周以為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百忌曆

李戴仁性迂緩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與則見一夕閻忽叩戶戴仁急取百忌曆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可行事謝到而已閻慙去

又漢陳伯敬與妻交合必擇時日遣媵御將命往復數四

○拱手對妾

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為置一妾一日乘間俾盛飾送入書房公畧不顧妾思所以嘗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



是何書公拱手莊色對曰此是尚書妾乃逡巡而退

○問安求嗣

國朝史餘云陳獻章入內室必請命於太夫人曰獻章求嗣願主事餘慶面質之因正色曰是何言太夫人孀婦也陳嘿然常熟周木嘗朝叩父寢室父問誰曰周木問安父不應項之又往曰周木問安父怒起叱之曰老人酣寢何用問為時人取以為對曰周木問安獻章求嗣

○不近妓

王珉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要珉酒炙皆命妓傳行每及現席必令致牀上回面避之俟其去方敢飲噉此等客顏不必請此等席王不必赴

蔡君謨守福唐時會李太伯與陳烈於望海亭以歌者侑酒方舉板一拍陳驚怖越席攀木踰牆而去又是一箇陳驚座

楊忠襄公邦乂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舊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媚艷妝而出公愕然趨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

○心中有妓

兩程夫子越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歡而罷次日伊川過明道齋中慍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欲黥妓

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曰曾伏觀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刑剗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

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

○李退夫穢語

宋冲晦處士李退夫者為事矯異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口誦穢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云云不絕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舉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會上聞故皇祐中館閣或談語則曰宜撒胡荽一巡夫婦果是穢語處士不錯肯徂雅言便令胡荽不茂

○雅言



李獻臣好為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越關，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漸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二蓋，鄙語謂遣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會與未曾餐飯，欲奉爵一食耳。本欲雅言，自費唇舌。

愴惶趨報，坐客驚問。汪徐徐應曰：「兒婦下兒子，腐刑。」崑山周用齋不識道路，每至轉灣，必拱立道左，向人曰：「問津，負擔者不解其義，因指義井與之。」  
誦經稱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以下，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為小人。皇天生

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云云。誦畢，贊歎云：這天童極靈聖，傍一人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耶？  
雅與不雅，總成迂腐。

福州陳烈，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莆田，烈往弔之，將至境，語門人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褙，偕二十諸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婦人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選

畫匍匐圖  
○ ○ 滅寇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寇更燃之，事莫妙於善因。伯鸞心術，未免太冷。  
○ 懷構  
物理論云：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有舊人往存省，嫌其設酒食，懷乾糲而往，主人榮其降已，乃盛為饌，羹出懷中乾糲，求一盃冷水而食之。



○飲食必以錢

風俗通云安陵清者郝仲山每飲馬渭水水也投三錢於水

中。賴川郝子廉亦然。又郝嘗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席

下而去。後漢書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百文。

姊追送之。丹見里中芻蕘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

史雲輩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

遂棄錢而去。

○別駕拾桑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悉拾還之。

別駕亦有公事。那得此閒工夫。

後周張元性廉潔。南鄰有杏二樹。杏熟。多落元園中。

悉拾以還。主子猶曰。這又是趙軌作偏。

○却衣

軒惟行名。輒鹿邑人。清介。四時一布袍。嘗督漕淮上。嚴

冬。忽墜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進衣。却去。竟俟衣乾。

幸有被裹。不然。不學陳三。凍殺乎。

○埋羹

王璉為寧波守。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

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珠玉報

貴州廉使孔公。苦節自勵。土官以明珠寶玉來獻。公悉

於堂上推碎之。遂為土官下火。盡行抵浙江。火自口出。

高數丈而卒。

不受可也。推碎何說。暴殄天物。死宜矣。

○仇管省過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

不食。鞭牛一下。至今戚戚耳。

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

○顧協

北史顧協。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

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卒無嗣。

此等嫁娶。是亦不可以已乎。

○吳徵士學問

吳徵士與粥。一日出糴。手為鎌傷。流血不止。舉視傷處。

曰。若血不即止。而吾收之。即是為爾所勝。言已而獲如。



故又往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曰：「即此便暴殄天物，乃負擔夜去。」吳康齋召至京師，嘗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圓，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蘆葦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太極寬

婁諒自負道學，佩一象環，名太極圈。桑悅怪而作色曰：「吾今乃知太極圖而中虛，作太極訴冤狀，一時傳誦。」

○心學二圖

天順初，漳州布衣陳剩夫，名真辰，詣闕獻心學二圖。其一為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虛其中，曰太極。左曰靜，作十六點黑，右曰動，作十六點白，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彎而向左，又各作十八點，如前而大，每一點包二卦，以為太極生生之義，盡於此矣。其一為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點規而大之，虛其中，曰敬。左曰靜，右曰動，各作互圓相入，左半黑而白，白復黑，右半白而黑，黑復白，即太極之陰陽動靜也。下禮部掌部事侍郎鄒幹不知說云何，為寢其事。

○萬物一體

一儒者譚萬物一體，忽有腐儒進曰：「設遇猛虎，此時何以一體？」又一腐儒解之曰：「有道之人，尚且降龍伏虎，即遇猛虎，必能騎在虎背，決不為虎所食。」周海門笑而語之曰：「騎在虎背，還是兩體，定是食下虎肚，方是一體。」聞者大笑。

○茶具

范蜀公與溫公遊高山，以黑木合盛茶。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

謝在杭曰：「一木合盛茶，何損清介，而至驚駭？」宋人腐爛，乃爾。子猶曰：「此箕子啼象箸之意也。」

○裝胡桃

相國吳石湖一日宴客，以胡桃裝就，而後籠罩。公屢裝不就，一僮先以桃下罩，用碟盛起，公撫膺歎曰：「民偽日滋矣。」

迂腐部終



怪誕部第二目錄

天文冠

大像

西陽雜俎載劊青事

計六條

刺肩

異服

計五條

假面假衣冠

計二條

宴生

祭死

張切于贖罪

蘇湛引過

計二條

殮如封角

飼犬

潔疾

計九條

倪雲林事

計二條

惡婦人

朝野異聞載何顏學問

計二條

陳公戒酒

浴酒

洞天聖酒

楊希古佞佛

暴城隍

項王廟

馬狀元刺

詩文好怪

計三條

亭館奇名

曬腹書

解語神柩

陸舟

怪誕部

子猶曰：人情厭故而樂新，雖雅不欲怪，輒耳暱之，然究竟怪非美事，村為長夜之飲，通國之人皆失日，以問箕子，箕子不對，箕子非不能對也，以為獨知怪矣。楚王愛細腰，使羣臣俱減餐焉，譏者謂六宮可也，羣臣腰細何為，不知出宮，忽見腰圍如許，王必怪，怪則不測，即微王令，能勿減餐乎哉，夫使人常所怪而怪所常，則怪反故而常反新矣，新故須臾，何人情之不遠猶也，昔富平孫家宰在位日，諸進士謁選，齊往受

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其作怪，真名臣之言乎，豈唯做官集怪誕第二。

○天文冠

新莽好怪，製天文冠，使司命冠之，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右仗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以尊新室之威命，司命孔仁妻，坐祝詛事，連及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問，更易新冠，到王莽身上，周官井田，俱屬怪誕，不止天文冠已也。



○大像

天后寵僧懷義為作夾紵大像小指中猶容十數人構天堂以居焉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漆血為之張於天津橋南忽大風起裂像為數百段

○西陽雜俎載割青事

上都市肆惡少好為割青有張幹者割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刀奴以錢五千召割工於胸腹為山池亭院草木飛走無不畢具細若設色京兆尹薛元賞悉杖殺之又高陵縣捉得縷身者

宋元素割七十一處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至恓惶覓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膊割葫蘆上割出人首如傀儡戲所謂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蜀市人趙高滿背鑊毘沙門天王吏欲杖其背見天王輒止恃此轉為坊市患李夷簡擒而杖之叱杖子打天王盡財已經旬日高袒衣歷門叫呼乞脩理天王功德

錢 段成式門下駟路神通背刺天王像自言能得神力每

朔望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貞元中荆州市中有鬻割者製為印上簇針為眾物狀如蟾蜍鳥獸隨人所欲印之刷以石墨精細如畫焉

天下事久必成套無怪不常即割印一事可見

荆州街男子葛清自頸已下通割白居易詩段成式嘗與刺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聞記反手指其割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黃夾纈窠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窠窠紋絕細凡割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誄圖

蜀小將韋少卿少不喜書嗜好割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背上割一樹樹杪集鳥數千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云挽鏡寒鴉集耶叔大笑不已

陳錫玄曰此直以親之枝供兒戲耳可謂非夷俗耶獨有一道士為郭威馮暉彫刺則有異焉刺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刺馮以臍作瓮中作雁數隻戒以他日雀銜穀雁出瓮是爾亨日後郭祖乘塵雀穀稍近比登極雀遂銜穀而馮是時為帥雁亦自瓮中繫



鬚出矣。一時雕刺，却寄先微，異哉。

○刺眉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將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鬚，又前再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鐸者，使刺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鬚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

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刺眉，何笑之乎。

笑林評曰：見晉王克用，即當剔目。遇婁相師德，更須折足矣。子猶曰：此等人，宜黥其面，使學狄青，却其膝，使學孫臏，或問其故，曰：這花臉，如何行得通。

○異服

進士曹奎作大袖袍，楊衍問曰：袖何須此大。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衍笑曰：盛得一箇蒼生矣。

今吾蘇遍地曹奎矣。

翟青年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彥

周彥周，鬚鬢著，獷鼻，襍躡高屐，山迎，翟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只容得你唐裝。

北齊宋道暉，阜城人，與同郡熊安生，並稱經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着體，復躡屐翩翩而去。冀州為之語曰：顯公鏡，宋公鼓，宋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

○今人稱頌經師，必以絳帳為賢，而以高帽大屐為醜，不知道暉特迂怪可笑耳。未若馬融之可恥也。融以一代大儒，門生滿天下，而詭事梁冀，獻西第頌，又李固之誅，疏草實出融手，視高帽大屐，岸然於任城王之前者，相去何啻千里。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既坐，輒為頂蓋所礙，遂撤去，露頂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



車入京故以為戲

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足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怪以見象米元章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鞋人目為活卦影

○假面假衣服

張幼于燕居多用假面少與山僧處嘿厚一日往京覓官過別張笑謂曰我儒人尚無宦情汝反不禁中熟耶及拜官歸乘馬相訪張星冠羽服戴假面出迎口不發

一辭推以乘騎觀者載道馬不得前又郁山人璠攜村妓至曰婦能詩請聯句坐方洽其夫忽以儒衣冠登座評客不當近其內客欲散止之曰吾當以干戚解圍仍用羽服假面與揖遜夫驚而逸

假面對假會假儂正妓

張敫幼于晚年改名敫嘗過江陰薛世和薛方拜鴻臚歸見架

上衣冠門有繫馬竟服其衣冠乘馬張蓋報張薛二孝廉之謁二公具衣冠送迎賓主略不相誅

世上衣冠半假也幼于特為拈示

○宴死祭生

黃彪夜看張敫見其齋中設筵敫獨居主人位嘿若談對問其故答曰今日宴死友張之象董宜陽何良傳莫如忠周思兼五人我念所至輒與心語彪笑曰以公所邀諒諸君必赴

諸君奇客張奇情黃亦奇語

張孝資與張敫善嘗謂敫曰予倘先君歿當煩設祭及吾未也蓋先諸敫奇其意為卜日懸祭文設几筵蓮豆孝資至先延之後閣令僮相贊禮伶人奏樂出之正襟

危坐助祭者朗誦祭章聲伎滿堂香煙繚繞敫贈以詩云祭是生前設竟非死後招

金陵史癡名忠字廷直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孝資生祭類之

○張幼于贖罪

張居士鵬月朔謁家廟樓匾忽墮張曰此祖宗怒我也因沐浴茹素作自責文囚服長跽謝過凡七日以巨石壓頂令家奴下杖數十已而口占贖罪文備述生平讀書好客之事因起更衣插花披錦鼓樂導之而出曰祖



宗釋我矣

○蘇湛引過

蘇世長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谷自撻於市。屢五百人。疾其詆。鞭之流血。長不勝痛楚而走。

側身脩行足矣。而成湯以身代犧。閉閣思過足矣。而世長以身受撻。是皆已甚也。鞭之流血。長不容不走矣。倘桑林之神。真欲奉享。不知商王意下如何。

湛子文朴。令江夏。勤省過失。設有小愆。輒以狀自劾。使吏望闕呼名。已唯諾示改。

虛文可厭

○殮如封角

司馬文正公薨。程正叔以臆說殮之。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

唐末吳堯卿以備保起家。托附權勢。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及廣陵陷。軍人識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易服而遁。至楚州。為讎所殺。棄口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歛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時

人以爲笑端。蘇語本此。

○飼犬

暢師文好奇尚怪。總帥汪公張具延飲。主人方送正飯。師文忽頤使其童。瀉羹於地。羅籠餅其側。主命再供。既至。又復如前。運推案上馬而去。後使人問之。因作色曰。獨不見其犬乎。或寢或訛。列於庭下。是不以犬見待。且必以犬見噬也。吾故飼之而出耳。

犬客竝列。亦是主人不謹。莫怪莫怪。

○潔疾

暢純父有潔疾。與人飲。必欲至盡。以巾拭爵乾。而後授之。則喜。自飲亦然。食物多自手製。水惟飲前桶。薪必以尺。葱必以寸。一日劉時中與文子方同過。值其濯足。暢聞二人至。輟洗而迎曰。適有佳味。可供佳客。遂於臥內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於濯足水中。持啖二人。子方與時中云。公洗者公自享之。勿以二桃汚三士也。因於案上各取一顆。大笑而出。

純父過以潔自信

齊王思遠性簡潔。客請已者。衣服垢穢。則不前。必刑儀



新楚乃與促膝及客去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同時丘明士蓬首散髮終日酣醉李珪之曰吾見王思遠便憶丘明士見丘明士便憶王思遠

宗炳之性潔賓客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拭席洗牀遂安令劉澄有潔癖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

王維居朝川地不容微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

王思微好潔左右提衣必用白紙裏手指宅中有犬汗

屋棟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未已更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荆公夫人吳性好潔與公不合公自江寧乞歸私第有一官藤牀吳假用未還官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公直跣而登牀假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又嘗為長女製衣贈甥裂綺將成忽有猫臥其旁夫人將衣置浴室下任其腐敗終不與人

荆公終日不梳洗蟻蝨滿衣當是月老錯配

米元章有潔疾盥手以銀為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

水於手呼為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有客造元章者去必濯其坐榻巾帽亦時時洗滌又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必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

周仁熟與米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屬各半特善誇耳芾方發筒檢取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周遂取歸或作子瞻唾研非也

芾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年周殿撰謂芾善誇誠不謬○周非欲研特以米好潔聊資嬉笑耳周後復以研歸米米竟不取

○倪雲林事

倪雲林名瓚元鎮其字也性好潔文房拾物兩僮輪轉拂塵須臾弗停庭前有梧桐樹旦夕汲水揩洗竟至稿死嘗留友人宿齋中慮有汗損夜三四起潛聽焉微聞嗽聲大惡之凌晨令童索啖痕不得童懼答拾敗葉上



有積垢似啖痕以塞責倪掩鼻閉目令持棄三里外其寓鄒氏日鄒塾師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倪問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盛率大怒掌其頰宣伯媿忿不見主人而去鄒出頗怪之倪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斥去之矣初張士誠弟士信聞倪善畫使人持絹侑以重幣欲求其筆倪怒曰倪瓚不能爲王門畫師卽裂去其絹士信深銜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傍舟近之乃倪也士信大怒卽欲手刃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報倪

數十倪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倪曰一說便俗

或又言元鎮因香被執因於有司每傳食命獄卒舉案齊眉卒問其故不答旁曰恐汝唾沫及飯耳卒怒鎖之溺器側衆雖爲祈免憤哽竟成脾泄今人以太祖投之廁中謬也

又聞倪元鎮嗜茶其用果按者名清泉白石非佳客不供有客請見且彌月矣倪鑒其誠許之客丰神飄灑倪甚欣洽命進此茶客因渴再及而盡倪便停盞

入內終不出客請其故倪曰遇清泉白石不徐徐賞味定非雅士又倪有清秘閣人所罕到有白馬極護惜會母病請葛仙翁診視時天雨葛要以白馬相迎旣乘馬亂行泥淖中人馬俱污及門先求登清秘閣倪不敢拒葛躡履而上咳嗽狼籍古玩書籍翻覆殆遍倪自是遂廢此閣終身不登或云倪有仙骨葛以此破其迂僻冀得度世惜乎其不悟也

倪元鎮於女色少所當意一日春金陵趙歌姬留宿別業心疑不潔俾之浴旣登榻以手自頂至踵且捫且嗅捫至陰復俾浴凡再四東方旣白不復作巫山之夢同時楊廉夫號好聲色每會間見歌兒足小卽脫其鞵載蓋行酒謂之金蓮杯一日與倪會飲楊脫妓鞵傳觴倪怒翻案而起楊亦色變席遂散後二公竟不復面

○惡婦人

梁蕭譽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臭世間逐臭之人又何多也

○朝野異聞載何顏學問



嘉隆間講學盛行而楚人顏山農之說最奇謂貪財好色皆從性生天機所發不可闕之第勿留滯習中而已門人羅汝芳成進士戒且勿廷對羅不從明年遇之淮上笞之十五挾以遊羅唯唯惟命後至南都以挾詐人財事發捕之官笞五十不哀祈亦不轉側困囚固且死羅力救之得出出則大言不已謂獄我者尚知我而汝不知我也羅亦唯唯

何心隱者其才高於顏山農而狠幻過之嘗言天地一殺機也堯不能殺舜舜不能殺禹故以天下讓湯武能殺桀紂故得天下少嘗師事山農山農有例師事之者必先殿三拳而後受拜心隱既事山農察其所行意甚悔一日值山農之淫於村婦也匿隱處俟其出而扼之亦殿三拳使拜削弟子籍

按顏謫戍歸八十餘尚無恙而何竟為張江陵所殺幸與不幸耳然江陵未相時訪耿御史坐席未煖而去何從屏後窺之便謂此人能殺我亦異矣哉

○陳公戒酒

南京陳公鎬善酒督學山東時父慮其廢事寫書戒之

乃出俸金命工製一大盃可容二飭許鐫八字於內云父命戒酒止飲三杯士林傳笑

按公為山東提學時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無箸恐公怒責公略不為意或請啟門外索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為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亦迂介之士也子猶曰蓋蓋始於上邳安知削柳非箸之始乎迂儒不知禮意但立異取名耳不然胡不并三杯戒之

○浴酒

石裕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

○洞天聖酒

號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其中結之有宴則解開於梁上注酒號洞天聖酒

楊希古佞佛

楊希古性迂僻酷嗜佛法嘗設道場於第每凌旦輒入其內以身俯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



○暴城隍

萬曆己丑蘇郡大旱時石楚陽為守清惠素聞禱雨特切乃昇城隍於雪壇與之對坐去蓋暴烈日中神像裂而石感暑疾幾殆曾國謂公銅誤也

○項王廟

夷堅支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露醲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頭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玉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

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獲罪扶掖以出秉燭檢視神像垂淚亦未已

以憤王遇歌豪正如重歌拔山那得不淚石介作三

○馬狀元刻

相傳馬狀元鐸母馬氏妻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後亦中狀元上喜其文御筆於馬旁加其字名李騏越三日盧傳凡三唱無應者上曰即李馬也騏乃受詔每投刺騏字黑書馬朱書其

相傳徐髯翁受武宗知遇曾以御手凭其左肩遂製一龍爪於肩上與人揖只下右手亦怪事也

一母生二狀元奇哉宋陳尚書與潘榮之交厚潘無子陳有妾宜子乃以借之即了翁之母也未幾潘生子名良貴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詩文好怪

羅玘為文率奇古險怪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喬木之顛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於隙間窺見其容

色枯槁有死人氣都穆乞伊考誌銘銘成語穆曰我為此銘賸去四五度矣

怪道誌銘多說鬼話

劉幾有文名歐公知貢舉得幾卷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以朱筆直勒之

盧仝號玉川子詩體與馬異俱尚險怪二人結交詩云全不全異不異是謂大全而小異

○亭館奇名

江西右諭蕭大山好奇之士名其堂曰堂堂堂軒曰軒



軒軒亭曰亭。亭。陳越經江西。蕭邀飲。遍歷亭館。以觀其區。至一洞。因戲之曰。何不云洞洞洞。蕭為不懌。

○曬腹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為攤飯。

○解語神樞

苗胤進士嘗自外遊。歸途疾甚。不堪登升。適有輦棺而回者。以其價賤。即就而寢息其中。至洛東門。鬻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來由。胤謂其訝已。徐答曰。衣冠道路得

病。貧不能致他物相與。無怪也。鬻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樞。

○陸舟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何處。答云。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怪誕部 終

癡絕部第三目錄

癡趣 計五條

米顛事 計七條

畏癡 計二條

喜得句 計二條

金老童

妬癡

寵妃 計二條

內國小兒

蘇州癡

去髻

驕癡 計三條

太史公

愚癡 計五條

愛癡 計三條

渺姐

愛子

噴癡 計二條

惡癡 計十條

癡畜生 計七條

貪癡 計四條

風流箭



癡絕部

子猶曰虎頭三絕癡居一焉癡不可乎得斯趣者人天大受用處也碗大一片赤縣神州縱生塞滿原屬假令若復件件認真爭競何已故直須以癡趣破之過則驕不及則愚是各有不受用處若夫妬愛貪嗔還以認真受諸苦惱至癡而惡焉則畜生而已矣母為驚嚇母為嗔怒不望癡福且違癡禍集癡絕第三

○○癡趣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為食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

火何以充腹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

方銘隱天門山以搜欄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祭之

韓退之嘗登華山巔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

便知心術勝章子厚  
張旭大醉以頭濡墨而書

○蘇州癡

蘇人好遊袁中郎詩云蘇人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無月虎丘山重陽有雨治平寺此正蘇州人一生大正經處

○○米顛事

米元章知無為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大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為笑或語米曰誠有否米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宋徽宗在艮嶽召米芾至今書一大屏指御案間端硯

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

只癡進不癡出

米元章一帖云承借刺員其人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為人父之兄若為大叔猶之可也

米元章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竝被



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

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忽起曰世人皆以葦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答曰吾從來惟不自謂癡乃真癡今則癡人比比是矣餽癡態以售其姦借癡名以寬其謗此又古人中所未有也

米芾好奇弄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日與客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渡於草間米色

變意甚怒然業已諱之竟不敢止相

米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

去髯

郭恕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者竇神與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與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

畏癡

涓石梁性畏見已之影以為鬼也驚而死

陸念先生平畏鬼畏水畏狗夜寢必擁持一人乃安不然亦與連榻不得遠去數武近道未嘗就舟適遠當渡濶處則洪飲取醉重衾蒙首悶臥艙中或故牽出之即狂呼哀鳴不啻就死行街市中見犬必避人後或聞狗狺聲輒狂奔無地欲訪客必令一人前驅衛之徐聲遠寓韓氏園庭蓄馴鶴陸詣徐偶應門無人立俟戶外良久徐始覺因調之曰公畏鶴如狗奈天下笑何

騷癡

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矜伐過實諸少年因相稱譽以

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長康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植脚人令代惜之不覺有異遂諷誅達旦

子美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璋觸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聞更有昔日太宗奉毛騷近時郭家獅子花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為矣



顧愷之以一厨畫寄恒玄，玄發厨後竊之，而緘閉如故。後愷之來，故已空，笑曰：妙畫通靈，變化去矣。

○○喜得句

葑門老儒朱野航頗攻詩，館於王氏，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朱得句云：萬事不如盃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叩扉呼主人起，舉家皇駭，疑是火盜，及出問，始知乃取酒更酌。

一酒也，先生賞詩，主人壓驚。

閩人周朴性喜吟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尚

得句，則欣然自快。時適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厲聲曰：我得之矣。句云：子孫何處為閒客，松柏被人伐作薪。樵夫豐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微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一士人欲戲之，一日跨驢於路，見朴來，故欹帽掩面，吟村舊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遽隨其後，士促驢而去，略不顧。行數里，追及，語曰：僕詩河聲流向西，非向東也。士人頷之而已。閩中傳以為笑。

○太史公

山人某姓者，自負其才，傍無一人，途中聞乞兒化錢聲，甚悽惋，問曰：如此哀求，能得幾何？若叫一聲太史公爺，當以百錢賞汝。乞兒連喚三聲，某傾囊中錢與之，一笑而去。乞兒問人云：太史公是何物，值錢乃爾。

○金老童

烏程金生，七十餘，猶應童子試，為文鄙俚，而高自矜期。人見之，無不笑者，因詒之云：凡文章令人贊美，尚非其至，若奇快之極，不禁歡笑，古名人之筆，贊美有之，其能發人笑者，即王唐不數數也。金信之，自是有笑其文者。

金亦隨之撫掌，嘗對人云：吾某文為某某先生所笑，以此自炫焉。遇縉紳，輒拜稱門生，冀其薦達，縉紳亦利其呈課，以為笑端。適陳令正經試士，縉紳預言老童之狀，令獨標其名為一案，召語之曰：汝的是奇才，不愧案首，惜汝齒長，留作來生未了事，可也。金逢人輒道令之知而不舉，以為忌才，欲持卷訟之。學道衆言令惜汝才，奈何警之，苦諭乃止。

余親見此老數藝，猶記其牛竿父母題破云：二獸歸二親，弟肆殺兄論也。校人烹之破云：校人方畜魚之



命而必熱之焉。又自言曾詣友人家，值會課，題為閑子，齊冉伯牛，象方開筆，苦於難破，吾破之曰：四賢中，二賢德行中可取也。友人見我，二中字切題，喜極無不笑倒者。

○ ○ 愚癡

顧愷之癡信小術，桓玄嘗以一柳葉詒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可見。愷之引葉蔽已，玄佯昧而溺之，愷之信玄不見已，受溺而珍葉焉。

裴令公性慕禪林，往往挂衲，所生子女多名，師女僧兒。

潛令婢妾承事禪師，雷其聖種。

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前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敷州縣徵送，大有損折，則天怒曰：朕諸親會飲，甚歡，汝是親王，為二百戶封，幾驚殺我，敕令曳下。

黃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入焉，魯直朝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隣見林下以溺器畜生魚，問之，其弟也，大呼曰：可對虎子養溪魚。

崑山孫嘿齋，乃孫性，駭已破家盡矣，惟餘兩坐杌。

一日見攜籠過者，欲買而無錢，以一杌與換之，其人將杌售鄰家，得米二斗，鄰家意欲成對，其人曰：易耳，乃復以籠往換，孫頓足曰：何不早來，果有一杌，適已碎作薪，黃籠矣。

○ ○ 妬癡

李益有妬癡，閑妻妾過虐，每夜撒灰扃戶，以驗動靜。據小說，李十郎負霍小玉，其癡疾乃霍為祟，而然。崑山陳梧亭言其邑某秀才，亦有癡疾，而性更迂，緩夜在家，嘗伏暗處，俟其妻過，據前擁之，妻驚呼，則大

喜曰：吾家出一貞婦矣。一日喚土工甚急，繼之以怒，工方為大家治屋，屢辭不獲，乃舍而就之，問何造作，指門內壁間一隙，曰：為塞此，工懼曰：撥作而來，宜先其急者，答曰：汝何知此隙，雖小，間壁有瘦長漢，蓋可鑽入，吾是以汲汲也。又歲中燕榻腐潰，不可食，乃攜於橋欄上，每雙數而擲之河中，人問曰：既棄，何數為，答曰：雖棄物，亦要一見數目。

○ 愛癡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萬世情癡之祖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吳下韋生，貌劣而善媚，於冬月宿名妓金兒家，妓每欲用餘榻，韋輒先之。候榻暖，方使乘坐。

按奉倩竟以傷逝不壽，同脫火宅，固所願也。韋生終與金兒諧好，豈餘榻債不了耶。

吳中陳體方以詩名，有妓黃秀雲，性黠慧，喜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乞詩百首為聘。體方信之，苦吟至六十餘章，神竭而歿，情致清婉，方苦吟時，人多笑。

其老耄被詒，而欣然每誇於人，以為奇遇。

按體方卒有吟咏，必先索酒，將死，頭戴野花，肩輿遍遊田前，狂醉三日，乃逝，亦異人也。

○寵妃

齊後主寵馮淑妃，周師之攻晉州也，羽書告急，帝方獵，欲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城遂沒，帝至，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妃共觀之。妃妝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後燕慕容熙寵愛符后，從伐高句驪，至遼東，為衝車地。

道以攻之，城且陷，欲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由是城守復完，攻之不克。未幾符后死，熙悲號氣絕，久而復蘇。大殮已訖，復啟其棺，與之交，接服斬縗食粥，制日僚於闕內，設位哭臨，使有司案檢，有淚者，以為忠孝，無則罪之。羣臣震懼，無不合辛致淚焉。

○眇媚

秦少游云：媚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贖，乃西遊京師，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遂大嬖幸，取置別第中，囁嚅同奉，惟恐不當其意，有書生嘲之，少年忿曰：自余

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奚以多焉。

○內園小兒

幸蜀記：唐僖宗寵內園小兒張浪狗，一日以無馬告，因密與百金，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帝因獨行往觀，繞馬左右，連稱好馬，其馬未調，忽爾騰躍，踏帝左脇，遂昏倒，浪狗驚惶，以銀盂注尿灌之，良久方甦。偽稱氣疾，醫人候脈，謂是膀胱氣，投治不效而崩。其畜與百金也，如竊婢，其獨行觀馬也，如頑童。



背師其倒地灌尿也如無賴喫打全然不傷皇帝矣

○愛子

清波雜志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

○嗔癡

呂氏春秋齊莊公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告其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

○殺

常熟秦廷善性多憨怪嘗聞史至不平時必拊案切齒一日觀秦檜殺岳飛大怒且拍且罵妻勸之曰家惟十九已碎其人矣留此喫飯亦好廷善叱之曰汝與秦檜通姦耶遂痛擊之

○貪癡

玄宗欲相牛仙客慮時議不協問於高力士力士亦以為不可上怒曰即當相康嘗蓋舉極不可者言耳左右竊報嘗即拜相嘗以為然乃盛服趨朝就列延頸冀有

成命時人笑之

世廟時通州虜急怒大司馬丁汝夔置之辟籍紳見而歎曰仕途之險如此有何宦情中一人笑曰若使兵部尚書一日殺一箇只索拋却若使一月殺一箇還要做他

王溥父祚致仕家居呼一替者問壽歷舉八十九十以至百歲皆云未也此壽星命最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祚喜甚令更推中間莫有疾厄否替者細數至百二十歲時曰秩此年流星欠利祚便驚愕替者曰無傷也微

苦臟腑尋便安耳祚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爾輩切記此年莫着我喫冷湯水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岸飲噉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蹀於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灑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驚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為絕句以諷云



噉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近年浙中一士夫學仙。屏居已久。妄自意身輕。可以飛舉。乃於園中築案數層。登而試之。兩臂纒張。遽爾墜。損醫藥。彌月始愈。

相位至尊也。而怪不可者。亦作妄想。殺慘禍也。而慕兵部尚書者。不怕一月殺一箇富貴。之迷人如此哉。富貴不已。則思壽。壽不已。則思仙。癡而貪。猶可言也。貪而癡。不可言矣。有夢貸人以錢者。早遇其人。索償。

甚急。其人怒曰。汝夢耶。夢者曰。固也。汝即夢中我。亦可。但不得賴。此以癡而貪者也。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以求神仙。梁武三捨身。同泰寺。羣臣出錢贖之。此以貪而癡者也。

○惡癡

齊文宣晚年。雷情沈湎。肆行淫暴。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遊行市肆。或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擔胡鼓而拍之。歌謳不息。或持竿架遊行市廛。問婦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遂殺之。褒謁之。好直諫。文

宣臨以白刃。顏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爾。楊愔曰。彼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耳。帝投刃嘆曰。小子望我殺以成名。我終不成兩名。

文宣嘗醉至北宮。適太后坐一小榻。帝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傷。既醒大慚。遂令多聚柴。欲自焚。太后驚懼。親自持挽。乃令高歸彥執杖。口自責疏。脫背就罰。敕歸彥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涕泣抱持。乃許。笞脚五十。

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

節。又召死囚。以席爲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

文宣寵幸薛嬪。忽疑其與清河王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梓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爲琵琶。一座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歎惜云。佳人難再得。載屍出葬。自被髮步哭送之。

幼主戲令黑衣爲羌兵。鼓譟陵城。而親率內參。臨拒。又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一夜索蠟。至急。民間一蠟。價與珠等。及旦。徵得三升。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



之市親自交易

隋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

明帝崩東昏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推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號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

東昏每出遊走惡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一月率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應旦出夜便驅逐有不及披衣徒跣走出者或病人不便扶持中道棄

之多死一產婦不能行帝入其室令剖腹視男女焉

東昏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百姓歌曰閻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先是鬱林王常曰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動見拘束不如市邊屠沽兒百倍實卷殆其故智耳

唐太子承乾好狎羣小嘗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與漢王元昌善朝夕同遊戲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笑樂

○風流箭

寶曆中帝造紙箭竹皮子紙間密貯龍麝香末每宮嬪羣聚帝射之中有濃香觸體了無楚害宮中名風流箭為之語曰風流箭中的人人願

○癡畜生

鷲性癡見人輒伸頸相嚇故俗稱癡人為鷲頭螳螂怒臂以當車轍  
鰕魚性癡見人則樹其鬚謂人懼已也  
海中烏鰂魚有八足能集足攢口縮口藏腹腹含墨值

漁艇至即噴墨以自蔽魚視水黑輒投網獲之

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

陝西出半翅鳥倍大如鴿鷄肉味亦如之性極癡又謂之半癡亦曰癡半助好視紅物飛不遠輒下歇人着紅裙襖以誘之則近身凝視不去故可得

蚰地大者如柱性喜花嘗出逐鹿食塞兵數輩滿頭插花趨赴地必駐視漸近競拊其首大呼紅娘子地頭亦俛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奔散伺之有頃地身覺奮迅騰擲旁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數十人昇之一村飽其







艾子

迂仙別記 計廿四條

沈屯子

物性之愚 計五條

專愚部

子猶曰：人有盜范氏鐘者，負之有聲，懼人之聞，遽自掩其耳。太行王屋二山，高萬仞，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惡而欲移之。二事人皆以為至愚，抑知秦政之鞭石為移山，曹瞞之分香為掩耳乎？彼自謂一世之英雄，孰知乃千古之愚人也。故夫揚廣與劉禪同亡國，忠與蒼梧齊蔽，平生兇狡，徒作笑柄，靜言思之，不愚有幾。集專愚第四。

昏主

劉玄稱帝，羣臣列位，低頭以手刮席，汗流不止。

司馬文王問劉禪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正教禪

若再問，宜泣對曰：先墓在蜀，無日不思。會王復問，禪如

正言，因閉眼。王曰：何乃似卻正語？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大受用福人。

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

為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時天

下荒饑，百姓多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

晉陽失守，齊後主出奔，斛律孝卿請帝親勞將士，為帝



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乘既集帝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  
 王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隋兵入臺城羣臣勸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曰吾自有計乃扶宮人十餘出景陽殿欲投井中袁憲及夏侯公韻苦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軍人呼井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怪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後人名為辱井初賀若弼拔

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爲飲酒遂不省之高顯至猶見啓在牀上未開封也叔寶既歸隋主願得一官號隋主曰叔寶全無心肝  
 楊玄感敗帝命推其黨與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衆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由是所殺三萬餘人帝後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  
 笑話有獨民縣知縣如楊廣之言須作獨民國皇帝方可○二劉晉惠皆土偶也齊宋三主皆乳豎也若

楊廣之才氣自足籠罩天下而不欲人多一語其愚乃甚於前六主者迨星象示異而始引鏡自照曰好頭頭誰當斫之此話又前六主所不肯說者矣故天愚可開人愚不可開  
 ○○逃債埋錢  
 周赧王爲諸侯所侵逼名爲天子實與家人無異貴於民無以償乃登臺避之因名曰逃債臺  
 宋明帝其奢費過度府藏空虛乃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

周赧王是債主宋明帝是地藏王  
 ○○反賊  
 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絲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當斬猶曰肘後有玉璽旁人爲推破之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  
 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太山自號太平皇帝父問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秦爲征西將軍德遣車騎將軍王鎮討擒之人謂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



為亂兵所殺。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止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自不華。答曰：皇后不違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哉。行刑者以刀鐐築其口，始曰：朕今為卿所苦，崩即崩，爾終當不易尊號。

○ ○ 蠢父 蠢子

蘇州徐檢菴侍郎老而無子，晚年二妾懷孕，小言爭競，已墜其一矣。其一臨蓐欲產，徐預使日者推一吉時，以其尚早，勸令忍勿生。逾時子母俱斃。猶謂謂巨室子婦誤受了小夫人性躁的虧。○ 養子不肖，有不如無。徐公

不愚，但不知老夫人生徐公時，曾忍不會忍。

釋史：吳蠢子年三十，倚父為生，父年五十矣，遇星家推父壽當八十，子當六十二，蠢子泣曰：我父壽止八十，我到六十以後，那二年靠誰養活。

徐公正防此一着。

韓非子云：東家母死，哭之不哀，西家子曰：社胡不速死，吾哭之必哀。齊人謂母為社

○ ○ 蠢夫

蒼梧繞孔子娶妻而笑，以讓其兄。

汝南蠻傳：烏潯人如是。烏潯在廣州南交州北，見南州異物志。揚國忠出使江浙，逾年婦在家產男名拙，國忠歸，婦告以遠念成疾，忽晝夢爾我交會，因得孕。國忠以為夫婦相念，情感所致，歡然不疑。

老賊多詐。

平原陶丘氏娶婦，色甚令，復相敬重，及生男，婦母來看，年老矣，母既去，陶遣婦頗急，婦請罪，陶曰：頃見夫人衰齒可憎，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相遣，實無他也。佛家作五不淨想，亦是如此，莫笑莫笑。

越中一士登科，即於省中娶妻，同年友問曰：新人安在，答曰：寄於湖上蕭寺。同年云：僧俗恐不便，答曰：已扃之矣。同年云：其如水火何，答曰：鎖鑰乃付彼處。

○ 呆論德

唐順宗在東宮，韋渠薦崔卍拜論德，為侍書，卍觸事面牆，對東宮曰：某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笑曰：卿是宮僚，自合知也。

安祿山曰：臣不知太子是何官，類此，然彼詐愚，此真愚。



○呆刺史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廳接入鎖州宅門及報賊登壘乃身入櫃中今奴曰牢掌鑰匙賊來慎勿與

○呆參軍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集船人至則無別語但曰逆風必不得張帆

○呆縣丞

南皮丞郭務靜初上與王慶集郭曰爾何姓慶曰姓王

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郭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左史總姓王又一日與主簿劉思莊語曰夜來一賊從內房出劉問亡何物郭曰無所亡劉曰不亡物安知為賊郭曰但見其踉蹌而走未免致疑耳

山東馬信由監生為長洲縣丞性朴實一日乘舟謁上官上官問曰船泊何處對曰船在河裏上官怒咤之曰真草包信又應聲曰草包也在船裏

按信清謹奉法一無所染後以薦擢至今縣治有去思碑焉子猶曰如此草包豈不勝近來金囊玉篋

○呆主簿

德清有馬主簿本富家子愚不諳事忽一晚三更時扣大令門甚急令以為非火即盜驚惶而出簿云我思四月間田蠶兩值百姓甚忙何不出示使百姓四月種田十月養蠶何如今日十月間安得有葉簿無以對徐云夜深矣請睡罷自此後每夜出其妻必語以倭子在外不可出遇聖節其妻曰可出行禮簿搖手曰且慢且慢有倭子在外

○智短漢

則天朝大禁屠殺御史妻師德使至陝庖人進肉問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鱸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叱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獾

○服槐子

道士黃可孤寒朴野嘗謁舍人潘佑潘教以服槐子可豐肌却老未詳言服法次日潘入朝方辨色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狀追視之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槐條對曰昨蒙指教特齋戒而撮之潘大噱而去

○誦判



周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赴天官試，竟日不下筆。人問榮曰：「與平日誦判絕不相當，有一道事蹟同而人名別，遂曳白而出。」來年選判水碓，又閣筆。人問榮，榮曰：「我誦水碓是藍田，今富平，如何下筆？」

○拙對

諧史：河南一士夫，延師教子。其子不慧，出對曰：「門前綠水流將去。」子對云：「屋裏青山跳出來。」士夫甚怒。一日，士夫偕館賓詣一道觀拜客。道士有號彭青山者，脚踏聞士夫至，跳出相迎。館賓謂士夫曰：「昨令公子所謂屋裏」

青山跳出來，信有之矣。」士夫乃大笑。

○商季子悟道

商季子篤好玄，挾貨遊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拜求焉。偶一僧觀其貲，自炫得道，誘之從遊。季子時時趣授道，僧以未得便，唯唯而已。一日至江滸，僧詒云：「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檣杪。」若自升求之，乃置貨囊檣下，遽援檣而升。僧自下抵掌連呼：「趣之！」升升，至杪，猶趣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悟。此理只在實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抱檣歡呼曰：「得矣，得矣。」僧挈貨疾走，季子既下，猶

歡躍不已。觀者曰：「咄，彼僧也，挈若貲去矣。」季子曰：「否，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

○唐皎注官

貞觀中，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住江南，即唱之。」隴右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詒云：「願得江淮，即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大為選人所欺。

○檢覓鳳毛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超宗父名鳳右衛將軍劉道

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謙言無有。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就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待至暗而去。」

○門蝨 背龍

北史：庾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人左右皆蠅。」輩偏自不覺。

宋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判大名，見之，駭曰：「此大犯禁，乃囚其人於獄，具奏於朝。」上覽其奏，笑曰：「此贅耳，何罪？」即令釋之。



周世宗以方面大耳為罪，背肉如龍，真可疑矣。

○○回回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京師隆福寺成，民人縱觀，寺僧雲集，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形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讎而殺之。

孔子惡作俑，這回子惱得不錯。

○○不知忌日

權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吏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布衣蔬食，獨坐房中不出。權至，母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大怒曰：衝破我忌日！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

○依桓玄不立忌日，惟立忌時，更便。或謂桓玄非禮，余笑曰：今士君子之輩，不忌日，不忌時，專一忌刻，又何也。○金熙宗時，移書宋境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作九月一日。若生日可權忌日，亦可改矣。

唐文宗開成元年，詔曰：去年重陽，取十九日，今改九月十三日為重陽。又張說上大衍曆序，宋璟上千秋表，并以八月五日為端午。蘇子瞻云：菊花開時，即重九。在海南，莖菊九碗，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古人不拘類如此，在今日，則為笑話矣。

○性志

唐三原令閻玄一，性志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史前過，以為縣典也，呼欲杖之。史曰：某州佐也。玄一慚謝，須臾縣典至，玄一疑即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縣佐也。又

慚而止。

唐臨朐丞張藏用，善忘。嘗召一匠不至，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鄰邑令遣人齎牒來，藏用讀畢，便令剝齎者，笞之。至十，起謝杖，因請其罪。藏用方悔其誤，乃命里正持一器飲之，而更視他事。少頃，忽見里正，指酒曰：此何物？里正曰：酒也。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飲。藏用遂入衙齋，齎人竟不得飲，扶杖而出。

○性糊塗

沂州刺史李元鼎，怒司功郝承明欲笞之，先令屏外刺



進承明狡猾。值博士劉琮。來詒以上怒來遲。令汝剝入。琮璣以為實。便脫衣。承明轉遣吏卒擒進。乃自逸。元晶見剝至。輒命杖數十。琮璣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始覺誤答。怒曰。為承明所賣。亦不追治。唐張利涉。晝寢。忽驚覺。索馬入州。叩刺史鄧暉。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死罪。暉曰。無之。涉曰。司功某甲所言也。暉大怒。呼某甲欲加杖。甲苦訴無此語。涉乃徐悟。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曾從齊文宣北伐。乘一

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求。不獲。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目前。方云我馬尚在。李文禮性遲緩。時為揚州司馬。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李倉卒聞之。使大慟。吏曰。是長史姊。李徐悟曰。我無姊。向亦怪道。不是性緩。還是性急。○無姊且哭。况有姊乎。李公定多情者。○馬速非良。李東陽嘗得良馬。送陳師。召騎入朝。歸成詩二章。怪而

還其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此馬止二詩。非良也。東陽笑曰。馬以善走為良。公思之良久。復騎而去。○不知散色。李西涯嘗與陳師召擲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涯天才也。或曰。詒公耳。上么下六。散子定數。何足為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為。因詒西涯。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散。錯亂其數矣。師召屢揣之不中。乃歎曰。公真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周用齋事。崑山周用齋先生。性絕驥。幼時每為同學誘至城上。則盤桓而不能下。其處館也。值黃梅時。見主家暴衣。問其故。曰。凡物此候不經日色。必招濕氣。周因暴書囊。并啓束脩陳之。館童竊數件去。周往視。訝其減少。童詰云。為烈日所銷耳。偶舟行。見來船過。舟甚速。訝問之。僕以兩來船對。乃笑曰。造舟者何愚也。倘盡造兩來船。豈不快耶。後成進士。過吏部堂。令通大鄉貫。周誤以為大鄉官。乃對曰。敝鄉有狀元申瑤老。吏部知其驥。麾使去。出謂



同人曰。尚有王荆老未言。適堂上色頗不豫。想為此也。又曾往婁東弔王司馬。時元美遣先誤詣王學士宅。以省親學士錦衣出迓。周不審視。遽稱尊公可憐者。再在告學士曰。老父幸無恙。周曰。公尚未知。算人耗耶。已為朝廷置法矣。學士笑曰。得無弔鳳洲乎。周悟非是。急解素服。言別。學士命繳原刺。周曰。不須見還。即煩公致意可也。其憤憤多此類。

又聞先生諸事憤憤。獨工時菘。初仕為縣令。既升堂。端坐不語。吏請僉書以嘗之。周怒曰。賊狗奴。幾想得

一佳破。為汝攪亂矣。偶有迎謁。道中為一門子所誘。識其味。既歸鄉。童僕皆蔑遠之。獨老門公殷勤。啓其遂與之。睚無節。因病死。

○廣東先達事

羅汝珍言其鄉肉價每觔一分八釐。有先達為下所欺。必用三分。偶於他席上談肉甚貴。主人云。不貴也。止一分八釐耳。歸以責僕。僕曰。有之。但非佳肉。明日如數市。臭肉以進。食之不美。更不忍他席所食之佳。輒准前價。又使僕鑿銀。每偷取。輒詒曰。銀散則折也。某未信。明日。

僕乃取大銀鑿而未殊者。子曰。裂如許大孔。能不折乎。

○左道

晉孫泰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異術。嘗就人借瓜。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之。得刀。子恭死。泰傳其術。及泰為道子所誅。其從子恩逃入海。眾謂泰蟬蛻仙去。就海中從恩。後寇臨海。為太守辛景所破。窮蹙自沈於海而死。妖黨及妓妾皆謂之水仙。相隨溺者以百數。

○事魔喫菜法

事魔食菜法。其魁為魔王。佐者曰魔翁。魔母。以張角為祖。雖死湯鑊。不敢言角字。謂人生為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則可以成佛。即身被殺。又謂得度。由是輕生嗜殺。方臘之亂。其徒肆起。

○佛骨

唐懿宗遣使迎佛骨。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比至京。降樓膜拜。流涕沾臆。佛牙是金剛鑽。佛骨又是何物。

○方士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學未就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釋史鍾生好仙。多方學修煉之術。每向人曰。做得半日仙人而死。亦所瞑目。李抱貞晚喜方士。餌孫季長所治丹。至二萬丸。遂不能食。且死。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益服三十丸而卒。雷都一守備建玉皇閣於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其有玉縑環。價甚高。詒曰。玉皇好繫玉縑環。即獻之。方士并竊丹鼎而去。時許石城作詩嘲云。堆金積玉已如山。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郢人欲為大室。使人求三大圍之木。人與之車轂。跪而度之。曰。大雖有餘。長實不足。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促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須得火照之。可覓鑽火具耳。鄭人有欲買履者。先且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市。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縑環。○脉望。北夢瑣言。張敷尚書少子。嘗聞壁魚入道函中。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是名脉望。吞之則仙。遂多書神仙字。碎剪入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蠹食。不能得。忽成心疾。○宋人鄭人等。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途。見婦人衣緇者。輒欲取之。婦人不與。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紗緇也。今子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紗緇。子豈不得哉。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請式。曰。象故袴。妻乃毀其新。今如故袴。鄭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曰。車輓。俄而復得一。又問之曰。車輓。怒曰。是何車輓之多也。以為欺已。因與之鬪。漢人過吳。吳人設筍。問知是竹。歸而煮其牀。簣不熟。曰。吳人輓輓欺我如此。昔有越人善泗。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問之。則曰。其父善泗。子必能之。



○周之世卿。趙之使將。皆越姬之智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墜處也。舟去及畔。從刻處入水求之。

此與膠柱鼓瑟。守株待兔。皆戰國策士之寓言也。

○楚王

楚王佩玦逐兔。患其破也。因佩兩玦以為豫。兩玦相觸。破乃愈迅。

○蝦蟆為馬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求馬。經年無似者。更求之。得

一大蝦蟆。歸白父曰。得一馬。隆顛跌目。脊郁縮。但蹄不  
如。累趨。伯樂笑曰。此馬好跳踴。不堪御也。

○艾子

齊人獻木履於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出  
於生乎。艾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沈屯子

沈屯子入市。聽唱書。至楊文廣被圍柳城。內乏糧。外阻  
救。蹙然與歎不已。友拉之歸。日夜憂念不置。曰。文廣圍  
困至此。何由得解。家人因勸出遊。以紓其意。忽見擔竹

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未甚銳。道上行人。必有受其刺者。  
歸益憂病。家人為之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世當輪迴  
作女人。所適夫。麻哈回也。貌甚陋。沈憂病轉劇。親友來  
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耳。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  
解。負竹者歸家。麻哈回。作休。書見付。乃得也。

○迂仙別記

吳下張夷令所錄  
余讀其尤廿四條

迂公出。遭酒人於道。見毆。但又手聽之。終不發言。或問  
公何意。曰。儻然我。彼自抵命。吾正欲其爾爾。

迂公與衛隱君奕。衛着白子。公大敗。積死子如山。枰中

一望浩白。公痛懊曰。老子命幾拈着黑棋。

陳孝廉喜奕。公以棋劣。故得近。每受饒四子。一日奕罷。  
公適輸四子。色然驚顧曰。頃若不見饒。定是和局。

公過屠肆。見砧旁棋局甚設。一癩頭奴取子布算。公便  
跨櫃坐。與奴奕。大敗。拈子擲地。欲碎其局。奴曰。此主人  
棋。何與爾事。公曰。若然。即敗亦何與我事。便回面作喜。

拾子更着。

煙鎖池塘柳。五字寓五行。昔稱鯨對。公一日誇向客曰。  
吾得所以對之矣。莫粟陳獻忠。意取東西南北中也。



鄉居有偷兒夜瞰公室公適歸遇之偷兒大恐棄其所  
 衣羊裘而遁公拾得之大喜自是羊裘在念入城雖兩  
 夜必歸至家門庭晏然必感穎曰何無賊  
 公性酷忌僧口諱僧字遇諸途必索水滌目如狹巷不  
 及避有相摩必解衣浣之七日而後服有僦以詩扇者  
 中有竹院逢僧之句輒擲還曰咄此悔君當自受之  
 張夷令曰如今和尚慣持疏簿見之果是悔氣  
 嘗集謝光祿所試雨前新芥坐客虛吸緩引尋味良苦  
 獨到公纔上口碗脫手矣光祿曰好知味者公曰吾去

年飲法亦如是  
 公讀書未識字每附會知文見制義輒胡亂甲乙之嘗  
 謂謝茂才曰凡文章以趣勝須作得有趣纔有趣若作  
 得無趣便無趣矣謝曰善遂書諸紳終身誦之  
 黃駕部園中鑿池起土累岬如丘草叢生之公一日游  
 池上握衣撥草而過心厭之謂黃曰爾時開池何必挑  
 土不挑是草應在水底矣  
 楊太醫妄稱詩高咏其立夏詩云昨夜春歸去今日景  
 風生公聽之驟徵其解或戲應曰此令親何景峰諱春

者昨夜惡發暴亡今日再生太醫作詩慶之耳公徑起  
 急走詣何值何正啜飯公雪涕被面掣其筋曰兄魂魄  
 初復神觀未定飯且少進何大怪疑以為祟且唾且罵  
 驅閉門外公怒遂與何絕交  
 公病目將就醫適犬臥階陰公跨之誤躡其項狗遽嚙  
 公裳裂公舉似醫醫故熟公調之曰此當是狗病目耳  
 不爾何止敗君裳公退思吠主小事暮夜無以司儆乃  
 調藥先飲狗而以餘瀝自服  
 汪刺史自官還公謁之偶有執贄刺史者中有雙鵝少

選鵝以喙插翅而伏公忽訊刺史曰使鵝作夢還復夢  
 鵝否刺史大笑曰君夜來何夢  
 馬肝有大毒能殺人故漢武帝云文成食馬肝而死客  
 有語次及此者公適聞之發辯曰客誑語耳肝故在馬  
 腹中馬何以不死客戲曰馬無百年之壽以有肝故也  
 公大悟家有畜馬便利其肝馬立斃公擲刀歎曰信哉  
 毒也去之尚不可活况置肝乎  
 公嘗宴客酒酣隱几熟睡及覺便謂經宿張目視客曰  
 今日未嘗奉招何復見降客曰怪君昨日不送客耳



嘗過袁洗馬，見袁手把一編，且閱且走。公便問何書，洗馬曰：「廿一史。」公曰：「吾久聞廿一史名，意謂兼車充棟，看來百餘葉耳，幸便借我抄訖送還，何如？」

里有富家行聘，盛筵篋而過公門者，公夫婦竝觀之，相謂曰：「吾與爾試度其幣金幾何？」婦曰：「可二百金。」公曰：「有五百，婦謂必無，公謂必有，爭持至久，遂相詈。既，婦曰：『吾不耐爾，竟作三百金何如？』公猶詬誶不已，鄰人共來勸解，公曰：『尚有二百金，未明白，可是無事。』」公嘗醉走，經魯參政宅，便當門嘔噦，其闈人呵之曰：「何

物酒狂，向人門戶泄瀉，公覩視曰：「自是汝門戶不合，向我口耳，其人不覺失笑曰：『吾家門戶舊矣，豈今日造而對汝口，公指其嘴曰：『老子此口，頗亦有年。』」

兄試南都，將發榜，命公往偵之，已而獲薦，公注目勝紙，略不移瞬，至日暮，猶不去，兄急令人尋索，見公於勝下，瞻矚甚苦，呼之曰：「胡不去，守此何益？」曰：「世多有同姓名人，吾去，設有來冒兄名者，可若何？」

雨中，借人衣着之出，道溼失足，跌損一臂，衣亦少污，從者掖公起，爲之摩痛甚力，公止之曰：「汝第取水來，淋吾

衣，臂壞無與爾事，從者曰：「身之不恤而念一衣乎？」公曰：「臂是我家物，何人向我索？」

公家藏宋箋數幅，偶吳中有名卿善書畫者至，或諷之曰：「君紙佳甚，何不持向其公索其翰墨，用供清玩？」公曰：「爾欲壞吾紙耶？蓄宋箋，固當需宋人畫。」

久雨屋漏，一夜數徙牀，卒無乾處，妻兒交詬，公急呼匠者葺治，勞費良苦，工畢，天忽開霽，竟月晴朗，公日夕仰屋歎曰：「命劣之人，纔葺屋，便無雨，豈不自折了也？」

家有一坐頭，絕低矮，公每坐，必取甕片支其四足，後不

勝煩，忽思得策，呼侍者移置樓上坐，及坐時，低如故，乃曰：「人言樓高，浪得名耳，遂命毀樓。」

廣記：甲乙鬪，乙被雷下鼻，訟之官，甲稱乙自雷，官曰：「人鼻高口低，豈能雷乎？」甲曰：「彼踏牀子，就雷之，似此」

丁未閏六月朔，雷雨大作，公阻王孝廉齋中，抵暮不得返，輦覺曰：「閏月天地之餘數耳，奈何認真若此，而風雨雷霆之不憚煩也。」

○物性之愚

交趾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



稍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山谷間常數十為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織草為屨，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屨，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遠乎醉，因取屨着之而躡，乃為人擒，無遺者。鱗魚入網，輒伏者，惜其鱗也。

白鷗愛其尾，棲必高枝，每天雨，恐污其尾，堅伏不動，雨久，多有饑死者。又孔雀愛尾，潛則露尾，人因取之。

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食，因相齧以死。

獸有孫，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獐尾，使孫爬搔之，久而成穴，虎殊快，不覺也。孫徐取其腦，啖之，而以其餘奉虎，虎謂其忠，益愛近之。久之，虎腦空，痛發，跡孫，孫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

翠鳥姑息之父也。猩猩多怒之人也。石崇之拒孫秀，鱗魚也。孫景卿之守財，白鷗也。蔡元長父子其虺乎。周之用榮夷，唐之任裴延齡，其虎之孫乎。

專愚部 終

謬誤部第五目錄補遺

祠廟 計四條	蔡伯喈
茶神	鬼誤 計二條
凶宅誤 計二條	廬山精
驚潮	甘子布
皮遐叔	同姓議婚 計二條
疑姓	兄弟誤 計二條
意氣	誤食
雞舌香	常春藤

醫誤	誤造 計二條
陳太常 計七條	翁肅
犯胡諱 計二條	犯名 計三條
一日觸三人	姓誤
語誤 計二條	五字皆錯 計二條
瞎字不識	放生池記
射策誤 計二條	詩鬼正誤
高塘	草訣百韻歌
吏牒	馬疑司馬



王彥輔塵史乖謬二事

誤答

誤駢

譯誤

防誤得誤

不誤為誤 計二條

不誤反誤

誤而不誤 計三條

不伏誤

誤福

性誤為勇

父僧誤

婆姦媳

羅長官

誤哭

訛言

蠍虎冤

馬冤

謬誤部

子猶曰謬誤原無定名譬之鄭人爭年後息者勝耳  
喙長三尺則枕流嗽石語自不錯若論災發妖興賊  
民橫路即太極之生天地生人亦是第一誤事將  
誰使正之齊有人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祭狗  
入於室叱之曰富出其子死哭曰樂乎樂乎人以爲  
誤也而孰知其非誤也然而不可謂非誤也夫不誤  
猶美何況真誤集謬誤第五

○祠廟

歐公歸田錄云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其今成都顯  
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顯德中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  
多沿舊名今傳爲菩提寺矣江中有大小孤山以獨立  
得名而世俗傳孤爲姑江側有大石磯謂之澎浪磯遂  
傳爲彭郎磯云彭郎小姑皆也子嘗登小孤廟像乃一  
婦而勃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西京龍門山夾  
伊水上自端闕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  
曰闕口廟子嘗見其廟象甚勇手持屠刀尖銳按膝而  
坐問之云此乃闕口大王也此尤可笑



汲郡有肖像三仁并及高紂者謂之四王

○陳錫玄曰推此類知淫祠之可毀者多矣

沮州有杜拾遺廟後訛為杜十姨塑婦人像邑人以五撮鬚相公無婦移以配之五撮鬚蓋伍子胥也又江陵村事子胥誤呼伍鬚鬚乃塑五丈夫皆多鬚者每禱祭輒云一鬚鬚二鬚鬚至五鬚鬚

謝在杭曰閬州有陳拾遺廟乃陳子昂也訛為十姨更肖女像崇奉甚嚴拾遺之官誤人如此子昂屈為婦人猶可獨奈何令子美為鴟夷子妻乎

陳州厄臺寺相傳孔子絕糧處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王字及宣字下一畫僧遂附會為一字王佛

為傳一貫故稱一字王有何不可又元史載西南夷

惟白人一種好佛胡元收附後分置路府詔所在立

文廟蠻目為漢佛米元章寫高麗經亦以孔子為佛

顏淵為菩薩則稱佛又宜矣○宋吏胥輩以蒼頡造

字故祖之每祭呼為蒼王更可笑

○蔡伯喈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畢備

請閱之刺史入酒室見一像問之曰是杜康又入茶室見一像問之曰是陸鴻漸刺史大喜又一室諸菜畢備

亦有一像問之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此不必

若到飯堂必有米元章像到馬坊必有司馬遷像矣

子進士則謁外親於汴陽未至十餘里飯於野店旁

有紫荊樹村民祠以為神呼曰紫相公則烹茶因以

一杯置相公前策馬徑去是夜夢峨冠紫衣人來見

自陳紫相公主一方菜蔬之屬隸有天平吏掌豐饌

判官主饌然皆嗜茶而奉祠者鮮供此品蚤蒙厚飲

可謂非常之患因口占贈詩有降酒先生丰韻高攪

銀公子更清豪之句蓋則是日以小分鬚銀是打茶

故目為攪銀公子則家蔬圃中祠之年年獲收菜室

中宜設此像

○茶神

唐傳載云時有常茶之家陶為陸羽像置場器間謂之

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愚誤

謠浪楚俗信鬼有病必騎馬嘗夜禱於北郭門外好事



者遇之，竊劈身於莽，而投以砂礫，禱者恐，稍遠去，益投益遠去，迺撰其肉而食焉，人以爲靈也，禱益盛，而北郭門之靈鬼遂著，其後禱者不失肉，卽反謂鬼不享而愛之。

續笑林有赴飲夜歸者，值大雨，持蓋自蔽，見一人立簷下，卽投傘下同行，久之不語，疑爲鬼也，以足撥之，偶不相值，愈益恐，因奮力擠之，橋下而趨，值炊糕者晨起，亟奔入其門，告以遇見，俄頃復見一人，徧體沾溼，踉蹌而至，號呼有鬼，亦投其家，二人相視愕然，不覺大笑。

○凶宅誤

袁繼謙郎中，頃居青社，假一第，素多凶怪，昏曉卽不敢出戶庭，合門驚懼，忽一夕聞吼呼，若甕中聲，至濁，舉家怖懼，謂其必怪之尤者，穴窺之，是夕月晦，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似黃狗身，而首不能舉，迺以鏡擲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吼而去，蓋其日莊上輸油至，犬以首入油甕中，不能出故也。舉家大笑，遂安寢。

洪都村中一大家，屢樓崇敞，每夜聲響特異，以爲妖，避而虛其室，有道士過門，稱自龍虎山來，其家大喜，邀入

與約，妖除，當厚酬，道士入居之，夜見碩鼠尾，巨如椎，躍入破柱，從柱擊出，斬之，蓋鼠尾始被蓄流，血行沙中，露沙重，既乾，巨如椎，其作響皆是物，非妖也。道士乃山下鬻屨符者，幸獲重賂，其名遂著。

○廬山精

裨史唐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一橐駝至郡，放之廬山下，野人見而大驚，鳴鼓率衆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某日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殺之，乃所放駝耳。

○驚潮

海上每遇八月，秋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至正間有達魯不花者，初至聞此，夜不敢臥，因呼門者問之，門者從睡中應曰：潮上來也。既覺，自知失答，連曰：禍到禍到，狂走而出，不花驚趨入內，呼其妻曰：本冀作官榮耀，不意今夕共作水鬼，合門號慟，外巡徼聞哭，以爲有變，傳報正佐諸官，皆顛倒衣裳來救，乃叩門，不花恐水湧入，堅閉不納，同僚破扉排牆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僚詢知其實，忍笑而散。

○甘子布



益州進柑，例以紙裹，後長史易布，猶慮損壞，俄有御史姓甘，名子布者，至驛，驛吏馳報，長史疑勅，御史來推布裹柑子事，參謁後，但叙布裹柑子為敬，御史初不解，久方悟，付之一笑。

○皮選叔

盧尚書弘宣與弟盧衢州簡辭同在京，一日衢州蚤出歸，尚書問有何除改，答云：無大除改，惟皮選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選叔姓，謂是宗人，低頭久之曰：我弭節當家，沒處得盧皮選來，衢州為言之，皆大笑。

○同姓議婚

唐張守信為餘杭守，愛富陽尉張瑤，欲以女妻之，為具衣裳矣，女之保母問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張瑤對，保母曰：女婿姓張，不知主翁之女何姓，守信方悟，乃止。唐御史李逢年娶婦鄭，不合，夫之管屬益府尹曹李，更求一婦，睨言兵曹李扎妹新寡可娶，叩扎，扎亦許諾。約日成婚，及期，逢年飾裝往迎，中道忽驚曰：李睨過矣，因詰睨曰：君思扎妹為復何姓，睨亦驚，過李扎曰：吾乃大誤，但知為公求好婿，為御史求好婦，都不思姓氏，各

懊恨而退。

○疑姓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各有姓，復令婦出。

今婦所疑不錯，只是不合姓伍，子猶曰：姓六姓七，正是兩家謙讓處，還是令婦錯怪。

○兄弟誤

張伯喈仲喈兄弟貌絕相類，仲喈妻妝竟，忽見伯喈，戲曰：今日妝好不，伯喈曰：我伯喈也，妻急趨避，須臾又見伯喈，復以為仲喈，告云：向大錯誤，伯喈曰：我故伯喈。長洲劉憲剛瀚之族，有兄弟二人，初本學生，貌極相肖，市有鬻青梅者，梅甚大，其兄戲與決賭云：能頓食百顆，市人云：果爾，當盡以擔中梅相餉，劉食其半，伴稱便，旋



入門而其弟代之出。食至盡。衆莫能辨。遂爲所勝。

○意氣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謂曰。卿在閣下。初不聞有獻替。虞家富近海。誤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魚鱉蝦鮓未可致。尋常有獻。帝撫掌大笑。

餽獻曰意氣二字亦新。

○誤食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遂至食盡。既還。婢擊金澡盤盛水。琉璃盤盛滌

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掩口。

○雞舌香

桓帝侍中廼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雞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嚼。嫌有過。賜毒歸舍。辭訣。家人哀泣。莫知其故。求其藥。出在口。香乃成。噉笑。

○常春藤

唐姜撫云。服太湖常春藤。終南山早藕。可長生。玄宗詔使自求之。民間以藤漬酒。多暴死。撫逃去。

宣和間。王定觀好學能詩。少年爲殿中監。寵甚。遷一

日召入禁中。曰。朕近得異人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煉治經歲。色如紫金。卿爲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取而服之。纔下咽。覺胸中煩燥之甚。俄頃。煙從口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殮。聞柩中剝啄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遂成烈焰。屋廬盡焚。延燎十數家。方息。異藥之謬人類如此。

○醫誤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耐應不閒。戴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

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視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磨之去。戴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戴求得其書。乃錫字耳。戴急爲正之。

○誤造

貞元中。給事中鄭雲達與國醫王彥伯鄰居。嘗有蕭儂求醫。誤造鄭。鄭爲診之。曰。熱風頗甚。又請藥方。鄭曰。藥方。卽不如東家王供奉。俛既覺失錯。驚趨出。是時京師有乖儀者。必曰熱風。



唐臨濟李回娶張氏張父為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婿薄其女往臨濟辱之甚至金節縣入廳大罵邑令驚惶使執而鞭之困極乃告以故令馳報回回至乃解

北齊劉璠位儀同恍惚多誤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璠住城南訥住城西璠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謂璠欲還家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門尚未悟璠謂至訥家乃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於門璠驚曰汝亦來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眈久之乃悟始叱從者曰汝無大意吾欲

造劉訥耳

○陳太常

陳音字師召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一日朝回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其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我家又視壁間畫曰我家物緣何掛此既家僅出叱之曰汝何亦來此僅曰故是家師召始悟

陳師召檢書得友人招飲帖忘其昔所藏也如期往累茶不退主人請其來故曰赴若飲耳主人許之難於致

詰其酒飲罷方憶去年此日曾邀飲也  
下次請此等客只是口邀

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而山西楊文卿為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招師召飲而師召造山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召不見酒肴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饌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白以主翁久候師召始悟曰乃汝主耶吾誤矣一笑而去

陳師召嘗信宿具饌邀客早盡忘之逕造其家雙陸將

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具置餐頃之家人來促上席師召未審視疑是別家來招怒謂之曰汝請我主人去我竟何如

陳師召清且入朝候寘冠纓於背及見同僚垂纓俯視領下怪其獨無一人遠持纓而正曰公自有纓但無背後眼耳李西涯贈詩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

陳音不事修饌蓬垢自喜官四品夫人嘗得金獅緋袍不知為武臣服公亦不察衣袍肖僕李西涯見之遽題曰觀其齎則齋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僕蓬



其發更其衣。嗚呼庶幾。  
陳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翁肅

閩人翁肅守江州。昏老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偏。代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攔衣止之曰：「這個使不得。」

○犯胡諱

石勒制法甚嚴，兼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府門，勒

大怒，謂門吏馮書曰：「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故縱之？有惶遽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止之，而不可。』所謂五刑難與言，非小臣所能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怨而不罪。』」

樊坦性廉而疎朴多誤。由參軍擢章武內史，入辭，勒勸見坦衣敝，大驚曰：「貧何至此？」坦對曰：「頃遭羯胡無道，資財蕩盡，是以窮敝。」勒笑曰：「羯賊乃爾大膽，孤當相償耳。」坦大懼，勒曰：「孤待自防，俗士不關卿輩，乃厚賜之。」

○犯名

元絳字厚之，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曰：「如何行遣？」吏對曰：「合依原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僕射韓臯病瘡，醫人傅藥不濡，曰：「天寒音硬耳。」臯笑曰：「韓臯實是硬。」

按臯字仲間，貌類父，潔既孤，不復視鏡，真硬漢也。

楊誠齋名萬里，爲監司時，巡歷至一郡，郡守張宴有官妓，葉少歌賀新郎詞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慙，卽監係官妓。

○一日觸三人

唐郝昂與章涉交善，因話國朝宰相，諱最無德，昂誤對曰：「章安石也。」昂自覺驚走，路逢吉溫，溫問何故倉惶如此，答曰：「適與章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項，誤言章安石。」既言，又鞭馬而走，抵房相瑄之第，執手慰問，復舍瑄以房融爲對，言訖，大慙趨出，昂有時稱，忽一日而犯三人，舉朝嗟嘆，唯章涉遂與絕交。出國史補

○姓誤

何敬客在選日，客有姓吉者詣之，敬客問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語誤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長子婦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之，郡守見而笑，公曰：「府公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笑也。」次婦入京，公時臥疾，呼之牀前曰：「老年頭風，可買一帕寄回，明旦登程，諸親畢會，忽呼子婦曰：「毋忘昨夜枕上之囑。」眾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五字皆錯

淵明讀山海經詩曰：「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有作淵明詩跋尾者，謂形天無千歲，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名，好銜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

酉陽雜俎云：「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口吾以乳為目，臍為口，操干戚而舞不止。」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眾難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昔有宿儒過村學中，聞其訓都都。」

平丈我，知其訛也，校正之，學童皆駭散，時人為之語曰：「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

○瞎字不識

臧武仲名紇，音切為瞎，而世多誤呼為乞，蕭穎士聞人誤呼，因曰：「汝紇字也不識，後人遂誤以為瞎字也不識。」

○放生池記

高文虎作西河放生池記，有烏獸魚鼈成若，本夏事，引為商事，太學諸生為謔詞，哂其誤，陳晦行草制，以舜卜禹用昆命元龜字，有倪侍郎駁之，陳疏辨古今命相，多

用此語，擢陳臺端，倪罷去，時嘲云：「舍人舊錯夏商，陳史新爭舜禹。」

○射策誤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官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為對，遂無一人合者。

近時文宗出論題，有孔子不知孟子之事，合場茫然不知，乃論語陳司敗章，圍外註也。○蘇紫溪先生視



學浙中，有知人之鑑，而出題險僻，如一至一二五二，三句三聖人，四句四孔子，場中多有闕筆而出者。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策對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為有貌大臣。

○詩鬼正誤

虞文靖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命召之。

已失所在，蓋詩鬼也。

○高塘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闕敏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輶軒來往莫不吟，諷言佳有李和風者至，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薜荔，參差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

○草訣百韻歌

有云草訣百韻歌，乃右軍所作，楊用脩戲曰：字莫高於。

義之得義之，自作草韻奇矣，更得子美詩學大成，孔子四書活套，足稱三絕。

○吏牒

祝氏猥談云：一大將乞翰林某詩，專令一吏候之，見其他役，吏始甚德之，既逾改火，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言蒙委領某翰林文字，為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官不能作詩，虛詞誑牒。

○馬疑司馬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眾迎謁，漕

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就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曰：湖南亦有司馬氏耶？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認為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此從一刺謁，削去司字。

○王彥輔塵史乖謬二事

京西憲按行至一邑，辱縣尉張伯彥，斥使下騎而步，日行，且數其不才，既入傳舍，有虞候自言：提刑適罵官員，乃陶中丞女婿，憲矍然曰：何不早告我，亟召尉與之坐。



茶罷乃曰。聞君有才。適來聊相沮。君詞色俱不變。前途豈易量耶。即命書吏立發薦章與之。

某路憲至一郡。因料兵。見護戎年高。謂守倅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守倅默然。戎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為小兒輩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謂誰。曰。外甥章得象也。蓋是時方為宰相。憲曰。驛年高。願精神不減。不知服何藥。戎曰。素無服餌。憲又曰。好個健老兒。惠酒而去。語云。朝裏無人莫做官。只為有此輩花臉。

○誤答

許誠言為鄆郡守。有囚縊死獄中。乃執去年脩獄吏典鞭之。典曰。小人職脩獄。非牢破壞當答。今賊乃自縊也。誠言怒曰。汝胥吏。又典獄。舉動自合答耳。雖誤却是快語。

○誤黥

陳東官蘇州時。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有特刺配字。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即以特刺改準條。再黥之。後有薦其才於政府者。曰。得非人面上起草檮者乎。

○譯誤

元時達魯花赤為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田為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蒙厚賂譯。既入。達魯花赤問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求雨耳。達魯花赤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為一牒。即易之以進。覽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蒙已積薪通衢。數十人昇僧昇火中焚之。

胡元閏位。天地反覆。即此一事可見矣。

○防誤得誤

桓溫將舉殷浩為尚書令。先致書問浩。浩欣然答書。慮有謬誤。開閱。數四。竟達空函。

○不誤為悞

後唐劉夫人少。因兵亂。與父相失。及貴。寵其父劉山叟。負藥囊詣宮門。請見時。諸嬪御爭以門第相尚。后恐為已辱。即曰。安離家時。父已亡歟。安得有是。命驅出杖之。帝嘗於宮中。敝服。携篋。裝劉山叟。尋如。以為戲笑。閩中一媚色。且衰。求嫁不遂。乃決之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媚以為不然。後數年。閩人有子。從幼為



聞人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第翌日出拜見其貌鄙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右曰此非吾母當更求之也左右窺其意至闈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日隆奉養閱十數年而歿

○貧父受杖肥媼受養顛之倒之勢利榜樣

○不誤反誤

有一狼子生平多逆父育父臨死囑曰必葬我水中其逆命得葬土中至是狼子曰生平逆父命今死不致違旨也乃築沙潭水心以葬

○誤而不誤

隆慶時紹興岑郡侯有姬方媛一人偶衝道縛至府問曰汝何業曰賣卜岑曰我夫人有娠弄璋乎弄瓦乎其人不識所謂漫應曰璋也弄瓦也弄怒而責之未幾果雙生子一子一女卜者名大著

吳下管生失一小青衣問占於柳華岳得剝牀以膚爻柳素昧文理連味以膚二字忽曰汝有姨夫乎試往其家索之可得也管如其言果獲之柳名益起

一書生禮奎神甚虔同僂戲之以經書文七首置神座

下書生得之喜曰神賜也稽首受而讀之及試命題一如所讀竟登第

○不伏誤

陳彭年攝太常導駕誤行黃道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畏其該洽不敢詰

天順間錢塘張錫作文極捷而事多杜撰有問者則高聲應曰出太平廣記以其帙多難卒辨也類此

○設福

畢士安作相有塔皇甫泌放縱累戒不悛則欲面奏之

甫啓口云臣塔皇甫泌卽值邊有警報不終其說越數日又言值上內逼遽起遙語曰卿累言朕已知之矣俄降旨超轉一資單竟不敢自明李吉甫惡吳武陵欲阻其進知貢舉官懷傍至木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有中使宣敕至主司恐是舊知榜尚在懷卽添注武陵姓名中使去呈李李曰此人至蘇何以及第然名已上機無可奈何矣二事正相類

○怯誤爲勇

張亮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高麗兵奄至亮素怯踞胡



林直視不能言將士見之疑以為勇相與奮擊敗敵還報亮亮猶股慄未寧

○父僧誤

京師有少尼與一男子情好欲長留之不得乃醉而光其首以弟子齋之後其妻踪跡至寺得夫以歸夫深自慙悔且囑妻勿洩俟吾髮長時其子商於外婦每怪姑倍食又數聞人音穴壁窺之正見姑與一僧同臥忿恚具白其子子大怒取刀入室撫兩人首其一僧也即奮刃斷僧首母覺而止之不及告以故子驗其首乃大悔

有司謂雖非弑逆然母姦不應子殺遂坐死

○婆姦媳

萬曆辛卯間閩門外有朱子周者子商於外婦事舅姑極柔婉姬遂疑翁與婦通乃夜取翁衣帽自飾潛入婦寢所試抱持之婦不得脫怒甚以手指毀其面姬負痛始去明旦托病不起婦潛歸父母家訴之父往察翁面無損歸讓其女不實女恚竟自經父訟於官翁亦無以自明鄰里稱姬面有傷痕執姬鞠之事乃白時吳中喧傳為婆姦媳

○羅長官

萬曆丙戌間京師有傭工之婦先與衛軍羅姓者交密呼為羅長官後以隙絕婦久曠愆動乃擇葫蘆澗之每寢執以自娛快意處亟呼羅為蘿長官鄰人聞之以為羅君復修好矣鄰有惡少年素垂涎於婦謂之不從恨焉適傭工夜歸與婦寢惡少不知也意其獨宿故無聲挾利刀潛入將迫之捫枕得雙頭誤認為羅怒甚連斫之而去事既上有司不能決鄰人曰前此每夜其婦必呼其舊好之羅長官然但聞聲未見其人也官以

羅姦姦殺人當重辟羅極稱冤竟不自惡少歸嗟嘆不已妻叩之備述其故妻亦與一人有私其所私者正避匿牀下計欲殺惡少而取其妻乃以所聞語鳴官惡少竟得罪而羅長官乃釋

○誤哭

今春吾蘇北教場演武故事碗手三人試三碗碗不響有罰第二碗偶走藥火噴面黑其人詣河頭洗滌而第三碗藥線甚逆碗手懼責以口吹之碗忽發破頭而死而第二人之婦初時聞其夫為碗傷倉促來視即見死



屍橫地、以爲夫也。便大哭。第三人之婦亦來同看。反以好言解慰。俄而第二人至。二婦俱駭。詢之。知其詳。於是第三人之婦放聲舉哀。而前婦收淚。轉爲解慰焉。

○訛言

至元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投綾鞋。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交割。自中原至江南。人家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爲婚嫁。擾擾十餘日。方息。吳僧拍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嫦娥不嫁人。陸慶戊辰。有私闖火

者名張朝。假傳奉旨。來浙直選宮女。一時驚婚者衆。與人厨人。無從顧覓。亦如至元故事。有人改子庭詩云。抵關內使未爲真。何必三杯便做親。夜來明月樓頭望。嚇得嫦娥嫁人。又訛言并選寡婦伴送入京。於是孀居無老少皆從人。有守制數十年。不得已亦再適。又有人爲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堪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

○蠍虎冤

守宮與蜥蜴二種。守宮卽蠍虎。常懸壁。蜥蜴毒甚於蛇。

又名蛇醫。俗言與龍爲親家。故能致雨。古法用蜥蜴數十。置水甕中。數十兒持柳枝呪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宋熙寧中求雨。時覓蜥蜴。不能盡得。以蠍虎代之。入水卽死。小兒更祝曰。冤苦冤苦。我是蠍虎。似爾昏沉。怎得甘雨。

國初大江之畔嘗崩。人言下有猪婆龍。對者恐犯國姓。祇言下有龜。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物之稱冤者。豈獨壁虎哉。

○馬冤

舞馬已散在人間。祿山常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賣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戰馬中。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厮養皆謂其爲妖。操筆擊之。其舞不中節。愈加抑揚。頓挫。廐吏遽以馬怪白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以暴故終不敢言。

謬誤部終



無術部第六目錄 補遺

署名 計三條

大字 大喙

造字

高手筆

不知置辭

不習儀式

初學

照樣舉笏

龍戰龍見

計二條

金熙宗赦草

謝眺詩

杜荀鶴詩

呂李二將讀詩

劉述引古

宋鴻貴讀律

錦食爛兮

水厄對

三十而立

董公進

堯舜疑事

不識羊太傅陸士衡 計二條

說韓信

問歐陽脩

不知杜少陵

班固王僧孺

司馬相如官刑

蕭望

倒語

字誤 計五條

琵琶果

茄字 鴿字

蹲鴟

昭執

多感元年

精狃

生兵

史思明詩

允進讀書

邑丞通文

中官通文

計三條

中官出對

史學

強作解字 計二條

公羊傳

芝蔴通鑑

祭文策問

計二條

襲舊

改制詞

判鳥翎

朱筆一聯

約法三章



無術部

子猶曰：夫人飯腸酒脯，不用古今浸灌，則草木而已。  
 溫岐悔讀南華第二篇，而梅詢見老卒臥日中，羨之。  
 聞其不識字，曰：更快活。此皆有激言之，非通論也。世  
 不結繩，人不面牆，誰能作聾瞽相向，但不當如彌正  
 平開口尋相罵耳。集無術第六。  
 ○署名  
 庾秋子不能書，每署名，逆上畫之，人謂之穿錢。又有武  
 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

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  
 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乃指屋角令況之。

陸渭南晚晴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穀文。用此。○穿  
 錢指屋是的對。

何敬容為尚書令，不善作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荷，小為  
 文。容字，大作父，小為口。陸倕見而戲之曰：公家荷既奇  
 大，父亦不小，敬容笑而慙。

江從簡嘗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  
 弱不成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悟，惟歎。

其工

○大字 大諾  
 宋武帝對素不能書，劉穆之教以縱筆作大字，徑尺，帝  
 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梁陳伯之為江州，目不知書，得文案，佯視之，惟作大諾。  
 唐及五代，凡文書皆批曰諾，猶今批准字也。齊江夏  
 王五歲學鳳尾諾，即工。高帝以玉麒麟賜之。草書諾  
字形若  
 ○造字

梁曹景宗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輒意造之。

○高手筆

司直陳希閱以非才任官，每乘筆，支頰半日不下，府史  
 目之為高手筆。又竄削至多，紙面穿穴，亦名按孔子。

○不知置辭

齊焦度材澀，欲就高帝求郡，不知置辭，人教之習誦上  
 口，臨自陳，卒忘所教，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  
 大笑曰：卿何憂無食，賜米百斛。

○不習儀式



魏隴西太守游楚上殿，不習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不覺大應稱諾，帝笑勞之。

○初學

張敬兒不識書，由戰功起方伯，始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空屏人學，揖讓對答，空中俯仰，妾侍窺笑焉。

○照樣舉笏

宋祖召問武臣軍數，其識字者預寫笏上，臨問，高舉笏當面，見字，隨問即對，有一不識字者，不知他人笏上有字，照樣舉笏近前，大聲曰：啓覆陛下，軍數都在這裏。

○龍戰龍見

朱穆以梁冀地勢親重，望其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而引易卦龍戰于野之文，又薦神禹樂巴等，明年黃龍二見於沛國，冀無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驗。

於是引用高巴而舉穆高第為侍御史。

郢書燕說，因誤得貞，斷章取義，未嘗不可。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雲，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雲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金熙宗赦草

金熙宗置皇統十一年夏，龍見官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竄懼，欲肆赦以禳之，召掌制學士張鈞視草，中有顧茲寡昧及渺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解，謙冲之義，乃曰：漢兒強知識，托文字以言上耳。竄驚問故，譯釋之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渺為瞎眼，小子為小孩兒，竄大怒，遂誅鈞。

此等皇帝，真是不曉事，瞎眼小孩兒也。

○謝眺詩 杜荀鶴詩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楚衛也，生救下度支，有省郎以謝眺詩云：芳州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芳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眺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

揚升菴云：吳字本從口從矢，非從天也，而吳元濟之亂，童謠有天上小兒之讖，又如王恭為黃頭小人，恭字與黃頭不同，史謂小兒謠言，乃焚惑星所為，審如是星宿亦不識古文矣，蘇易簡云：神不能神，隨時之態，子猶曰：然則唐明宗時，玉帝亦當不識字耶。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誤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煬帝造儀衛徵取鳥羽有鶴巢於樹顛民往窺之鶴恐傷其卵自拔髦毛投地羣臣奏以為瑞據此則杜詩便作野鷹亦不錯

○呂李二將讀詩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

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深翰題一統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為作者所稱呂俾人讀罷大怒曰吾為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為將軍耶命帳下策出之二事一時相傳為笑

九邊將帥都若此山人秋風必少止矣

○劉述引古

劉述字彥思性庸劣從子候疾甚述往候焉其父母相對涕泣述立命酒肉令候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之答曰豈不聞禮云有疾飲酒食肉可也又嘗有喪值其子亦居憂客問其子安否答曰所謂父子聚麀何勞齒及

○宋鴻貴讀律

宋鴻貴仕齊為北平府參軍見律有梟首罪誤為澆手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

○錦衾爛兮

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詢問福擁錦衾而坐客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之曰吾雖產沙陀亦唐人也何得呼我為爛矣

○水厄對

侍中元又為蕭正德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入意答曰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

○三十而立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蠢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



之乃召一士人講論語至為政篇明日喜謂同官曰近方知古人稟質瘦弱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如此解則四十無聞便是耳聾五十知命便是能算命矣

○董公遮

淳熙丁未洪景盧知舉一考官大笑絕倒問之則云試卷中有用董公遮說漢王事以公遮為董三老之名周亞夫傳趙涉遮說將軍涉遮亦趙之名乎

○堯舜疑事

歐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以崇雅黜浮以變文格至日午猶有喋喋弗已者過晡稍間與諸公方酌酒賦詩士又有叩簾者文忠復出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教之觀者闕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

○不識羊太傅陸士衡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淚碑綱紀白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謨我不識

劉道基封管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濟戲謂曰陸士衡詩云管道無烈心何意道基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說韓信

党進鎮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去左右問之党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

○問歐陽修

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有一舉子來謁坐定曰每欲問公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果何

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文章也得無逸子宗野時七歲問之匿笑而去

此等舉子如何喚作書生惟不喜書生故來謁者但以此等舉子

○不知杜少陵

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隣壁聞之通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



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爲誰，曰：杜少陵也。但不知何處人，聞者絕倒。

○班固王僧孺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於衆中歎班固有  
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  
文選，何得言無？張曰：此是班孟堅吾所笑者，班固也。又  
嘗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爲孺大有道理，杜文  
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孺。  
○司馬相如官刑

相國袁太冲同二縉紳在賓館中坐久，一公曰：司馬相  
如日擁文君，好不樂甚。一公曰：官刑時却自苦也。袁閉  
目搖首曰：溫公喫一嚇。司馬遷司馬溫公

○蕭望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塚，題云：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  
有達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正方加之字可耳，如  
此塚直行書，只合題蕭望墓，何必之字。

唐有盧鴻一，取尸子鴻常一之義，而通鑑綱目書徵  
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誤以鴻爲單名，注三十

國春秋者，蕭方等、蓋方等佛經名，其弟名方諸，方知  
而胡三省注通鑑，去等字爲蕭方，此猶不知而誤也。  
至於方朔、葛亮，此何等語，而詩中往往見之，古人姓  
名，橫被削蝕者多矣。豈獨蕭傳。

○倒語

詩林廣記載宋人嘲倒語詩，所謂如何作元解，歸去學  
潛陶者，人皆知之。景泰中，吾蘇一監郡不學，談呼石人  
爲仲翁，或作詩嘲云：翁仲將來作仲翁，皆因書讀少夫  
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又水南翰記云：

英廟大獵時，有祭酒劉某和詩，以珣弓作弓珣，監生詩  
謂之曰：珣弓難以作弓珣，似此詩才欠致標。若使是人  
爲酒祭，算來端的負廷朝。

按韓昌黎作詩，嘗倒叶韻，如瓏玲、鮮新、慨慷、莽齒之  
類甚多，若出他人之口，又作笑話矣。

○字誤

韓景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集賢校  
理，史傳有金根車，箱輪皆景以爲誤，悉改爲銀  
吏部公子，宜乎只曉得金銀也。



桓玄篡位尚書誤春蒐為春蒐

假皇帝假尚書自合用假軍禮

李林甫無學術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用杖杜二字  
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首  
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妻舅也度妻誕子林甫手  
書賀之聞有弄麀之喜客視之掩口  
唐書吏部侍郎蕭昊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嚴挺之  
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清夜錄哲宗朝謝侔試賢良  
方正賜進士出身侔辭云敕命未敢祇受乃以抵為祇

以授為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獵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  
老叟教村童公勝於其處賓僚有曰梨號五臘刀斧不  
宜多食叟笑曰鴟冠云五臘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  
就架取小帙振拂以呈公大歎服

○琵琶果

莫廷韓過袁太冲家見卓上有帖寫琵琶四筋相與大  
笑適屠赤水至而笑容未了即問其故屠亦笑曰批把  
不是此琵琶袁曰只為當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

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屠賞極遂廣為延譽

○茄字 鴿字

尚書趙從善子希蒼官紹興日令庖人造燒茄判食次  
問吏茄字吏曰草頭下着加即援筆書艸下用家字乃  
蒙字矣時人目曰燒蒙

南康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  
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為三變而為人日鳥建封信  
之曰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蹲鴟

張九齡一日送羊蕭昊書稱蹲鴟蕭答云損羊拜嘉惟  
蹲鴟未至然寒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  
示客滿座大笑

按蹲鴟羊也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解為着  
毛蘿蔔識者笑之又顏氏家訓云羊字似羊有謝人  
惠羊而誤用蹲鴟者

○昭執

程覃尹京日有治聲惟不甚知字嘗有民投牒乞執狀  
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民見其誤遂白之合是昭執今



漏四點、單取筆於執字下添四點為昭熱、庫舍諸生作傳誚焉。

既有治聲、即不識字、可也、只一箇麻字、做官的幾人識得、乃知識字者原少。

○多感元年

權龍襄景龍中為瀛州刺史、遇新歲、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敬想同之、乃將書呈判書以下云、有詔改年號為多感、元年、衆大笑、龍襄不悟、猶復延頸怪赦書來遲。

○精猶

宋神宗時、葉溫叟提舉陝西保甲、一日御批問所隸諸州保甲精猶如何、葉上劄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惟帝得奏大笑、謂侍臣曰、溫叟將謂精猶是精、確也。

○生兵

逆亮南侵、命葉義問視師江上、葉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義問曰、民者知百姓是何物、衡文者知文章是何物、掌錢者又知人才是何物、天下之不為葉義問者鮮矣。

○史思明詩

芝田錄、史思明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贇、羣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一與周贇之句、移在上、於韻更為穩叶、思明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贇之下。

思明長驅至永寧、為子朝義所殺、思明曰、爾殺我、太早、禪山尚得至東都、而爾何亟也、朝義即偽封懷王者。

○党進讀書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陛辭、故事、例有敷陳、進把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天、頰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願官家好將息、侍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二語、党曰、要官家知我讀書、上卷續修四只為宰相須用讀書人、一語所誤。

○邑丞通文

某邑一丞、素不知文、而強效、輦作文語、其大令病起、自憐消瘦、丞曰、堂翁深情厚貌、如何得瘦、又侍大令飲、而大令將赴別席、辭去、丞曰、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縣



令修後堂頗華整丞趨而進曰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一日縣治捕強盜數人令嚴刑訊鞫盜哀號殊苦丞從  
傍撫掌笑曰惡人自有惡人磨

笑林評云不識一丁入轉喉觸諱如此令大能容耐  
正是識性可與同居

○中官通文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漸者好與舉子同遊學文談不  
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  
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為守杜在坐子容

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渣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與客  
曰為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那渣  
然

乙未後時蒞陞新一後學苦心為課字字推敲易嘗  
謂字曰恒譚易何言之曰曷談旃一時傳笑

時有一權璫與縉紳飲諸縉紳方劇談而璫者不能實  
一語仰見屋上煙籠蔥起謬曰焉用伎衆聞之疑璫者  
請已及移時復仰視曰煙太伎四座大笑疑遂釋

俚語有習而不察者如勸人莫動氣則曰君子不器

自謙未曾周備則曰周而不比贊人話好則曰巧言  
令色贊人功名則曰僥倖俱可笑  
廣記唐有內大臣學作別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壽崇數  
車回書謝云蒙惠也愚若干

○中官出對

耳譚太監府有歷事監生遇大比亦是本監考取類送  
鄉試一璫不深書義曰今不必作文論只一對佳者便  
取因出對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笑一黠者對云  
堯舜騎病豬增大稱善

關人主支事故可笑不必對也王振用事時臺中有  
疏請振判國子監如唐魚朝恩故事者更可笑

○史學

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氛問位謂以偽亂真也顏之推  
共人言及莽狀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  
非直鷗目虎吻亦且紫色蛙聲

○強作解事

會稽朱某以販茶鬻官皆呼為茶官素不學偶於姻家  
選詞客印證今古談及宣尼擊節曰據如此說是一才



子矣。又言馮婦則曰：果是當時一美婦人。予問久矣。近臨溪人姚京與村學究孫一經夏日納涼，頃之雲翳孫曰：必有大風。姚詰之曰：夏雲多奇風，聞者腸斷。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大常雅樂，詔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樂師齋出大樂，首見錦瑟，指問何樂，衆方訝其正樂不識樂器，既知爲瑟，乃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其議遂寢。

○○公羊傳

廣記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

公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知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謂是誰殺，於是大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過赦當出耳。

近有村翁自炫兒聰明，習春秋經者，或問云：讀過左傳否，答曰：左傳未知，但聞其已讀右傳矣。蓋大學有右傳之幾章句，兒魯甚，朝夕溫誦，翁所習聞也。

○芝蔴通鑑

吳人韋政腹枵然，好談詩書，語常不繼，或嘲之曰：非出芝蔴通鑑上乎？蓋吳人好以芝蔴點茶，市中賣者以零殘通鑑裹包，一人頻買芝蔴，積至數葉，而以零殘語掉舌，人問始末，輒窮曰：我家芝蔴通鑑上止此耳。韻府羣玉秀才還只好趁夜航船，况芝蔴通鑑乎。

○○祭文 策問

謔浪云：黃陂季生無學，好弄筆，求人文稿，曰：文稿見未，邦曰：來報見唾咳曰：垂亥，每千尺牘中用呵呵，稱醫家曰：國首簡藝曰：簡藝租糧曰：相量，寫人號下又加尊號。

失記寫過已名，又書名具別幅，此等不可勝數，傳爲笑談。一日母死，托邑人段祺作堂祭文，段代爲言曰：某年月日，兒某舉亡母柩就封某山，某不敢索文稿於人，謹寫其胸中所有而言口：嗚呼！躬乘來報二十餘年，垂亥不聞，又經一年，人皆呵呵，我淚如泉，方母病劇，國首難尋，倉忙舉事，簡藝殊深，大荒之後，相量少足，諸親俱在，無人不哭，尊號失記，母心如燭，各有姓名，具在別幅，必是此篇祭文，先堂方解，非戲筆也。

錢塘葉生少學識，有假作葉策題問云：孝經一序，義亦



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我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歿。而又何以鯉趨而過庭。

乃知党進背得二句。亦算虧他。

○襲舊

唐陽滔在中書文省抄襲。時命制敕甚急。而令史持庫鑰。他適。苦無舊本檢閱。乃斲廳躍入得之。時號為斲廳舍人。

觀斲廳辛苦。方知近來懷挾蠅頭本兒之貴。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人不為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勝寫。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若再抄幾遍。名姓當變矣。

○改制詞

唐玄宗嘗器重蘇頌。欲倚以為相。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詔。訪于侍臣曰。外庭誰直宿。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即以頌姓名授嵩。令草制書。

既成。詞中有國之環寶。上尋繹三四。謂嵩曰。頌環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為刊削之。上仍令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慙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扞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于地曰。虛有其表耳。

○判鳥翎

唐靈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佐使曰。公大好判。但鳥翎太多。會改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聞者笑之。

○朱筆一聯

南唐元宗會羣臣賦詩。舉士朱筆。短於韻語。竟日不能終篇。止進一聯。又極鄙俚。乃自炫曰。好物不在多。

○約法三章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官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讀者死。文筆者刑。商畧抵罪。魏怡然而笑。

無術部終



苦海部第七目錄

采石詩

同東集

盤門詩伯

自說才華

陽俊之

崔泰之

盧延讓

包賀

高敖曹

權龍襄 計二條

宋宗子

雪詩 計二條

李廷彥

詩僧

不韻詩 計二條

重複詩

王大夫

澀體

虞子匡戲詩

宋景文條史

嘲竊句 計六條

點金成鍊

債筆

文當戒俗

書馬犬事

明堂赦文

押韻 計二條

賦 計三條

經義

時蔬 計四條

評唐詩

前人詩文之病 計十六條

九字詩

苦海部

子猶曰昔鄭光業兄弟遇人獻詞句有可強者輒投

一巨皮篋中號曰苦海宴會則取視以資諧戲夫為

詞而足以資人之諧戲此詞便是天地間一種少不

得語猶勝於塵腐蹈襲如楊升菴所謂雖布帛菽粟

陳陳相因不可衣食也故余喜而採之而古詩之病

經人指摘者亦附入之又以見巨皮箱中人人有分

莫要輕易便張口笑人也集苦海第七

○采石詩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咏殆遍有客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杯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

○同東集

悅生堂隨抄云吳僧法海好作惡詩萃成帙劉從事為

序劉序云師雖習西方之教頗同東魯之風因題曰同

東集長於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既為老杜之次今

師又在小杜之下一說東坡題像即此誤

○盤門詩伯

大杜小杜語疑即此誤



萬曆初蘇州盤門外昆弟二人忘其姓一號蘭溪一號  
蘭洲爭以惡詩唱和。高自矜許。或作詩嘲之曰。盤門城  
外兩詩伯。蘭溪蘭洲同一脉。胸中全無半卷書。紙上空  
污數行墨。浣花溪頭杜少陵。潯陽江口李太白。二公陰  
靈猶未散。終日在天尋霹靂。有朝頭上唾。聲能吳語猶  
打殺兩個直娘賊。云响一

○自詫才華

廣記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公。  
衆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醢酒。延之。妻知其妄。屢用

泣諫。其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陽俊之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件。  
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  
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  
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崔泰之

唐黃門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  
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見閻

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謂人曰。作詩須有此真味。

○盧延讓

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  
觸店門。開之句。張潛每稱賞之。又有賊猫臨鼠穴。噉犬  
舐魚砧。為成汭所賞。栗爆燒鹽破。猫眺觸鼎翻。為王建  
所賞。盧謂人曰。平生謁盡公卿。不意得力於狐狗猫鼠。

○包賀

進士包賀作詩多麤鄙之句。如苦竹筍抽青。鐵子石擗  
樹。挂小餅兒。又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鞞鞋。又棹搖船掠

鬢。風動水拋胸。俱可笑。世傳逸詩云。窓下有時畱客宿。  
齋中無事件。僧眠。號曰自落便宜詩。

○高敖曹

高敖曹嘗為雜詩三首。其一。塚子地。握槩。星宿天。圍碁。  
開壘。瓊張口。卷蓆。牀剝皮。其二。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  
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其三。桃生毛。彈子。瓠長棒。  
拋兒。牆欹壁。凸肚。河凍水。生皮。

○權龍襄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為



澹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盃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裏曰不敢趨韻而已。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氤氳。又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贊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趨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後追入，獻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布金吾。上大笑，每呼爲權學士。凡與諸學士賦詩，輒令與焉。

龍襄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颺。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嶺。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鷄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後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聞家中糞堆，集得野澤蜣螂，談者嗤之。

○宋宗子

哲宗朝，有宗子好爲詩，而鄙俚可笑。嘗作卽事詩云：日暖看三藏，風高闢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撥聽琵琶鳳，饅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人問其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前。又見二雀闌於兩

廡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畢，聞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接章旣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方欲灼艾，有小內侍誦此詩，笑極遂罷灸。

○雪詩

唐人有張打油作雪詩云：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陸詩伯雪詩云：大雪洋洋下，柴米都長價。板登當柴燒。

嚇得淋兒怕。又云：玉皇大帝賣私鹽，一個蘇州拖麩煎。又云：不聞天上打羅槓，滿地紛紛都是麩。又云：昨夜玉皇哀詔到，萬里江山都帶孝。

陸詩伯曾咏枇杷樹云：一株枇杷樹，兩個大丫叉。後韻未成，吳匏菴請續之曰：未結黃金果，先開白玉花。陸搖首曰：殊脂粉氣。

○李廷彥

李廷彥獻百韻詩於上官，中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君家凶禍，一至於此。廷彥曰：實無此事。



圖對偶親切耳。一客誰云何不言愛妾眠僧舍。嬌妻宿道房。猶得保全兄弟。

○詩僧

郎中曹琰有僧以詩卷投謁。開首篇是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見肥。次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淒。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坐中大笑。

○不韻詩

唐冀州參軍趙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功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

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嘉靖間有織造太監在杭州。徵索不遂。為詩云。朝廷差我到蘇州。府縣官員不理咱。有朝一日朝京去。人生何處不相逢。監司歎曰。好詩。答曰。雖不成詩。叶韻而已。

湖海搜奇云。謝兵馬之妻。為牆壓死。楊天錫往平。謝泣曰。寒荆正有孕。今死不成屍。奈何。楊曰。此所謂雖不成屍。壓孕而已。謝恚曰。我苦無極。尚爾作戲語。本此

○重複詩

嘉靖中。有好為六朝詩者。不獨巧麗。且欲用不經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妄誕不稽。虞子匡一日遊一詩示

雍熙中。一詩伯作宿山房。即事詩曰。一個孤僧獨自歸。關門閉戶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時分。杜鵑謝豹子規啼。又咏老儒詩曰。秀才學伯是生員。好睡貪軒只愛眠。淡陋荒疎無學術。龍鍾衰朽駐高年。

○王大夫

王所有竹詩兩句。最為得意。為東坡誦之。曰。葉垂千口。劍幹萬條。蘇笑曰。好則好矣。只是十條竹竿。共一片葉也。又蘇嘗言看王大夫詩。難得不笑。

○李超無自嘲

李超無。逃儒歸墨。作詩自嘲云。滾湯呼賊禿。搖鐸罵光郎。

○澀體

徐彥伯為文。多變奇求新。以鳳闈為鷗閣。以龍門為虬戶。以金谷為銑溪。以芻狗為丹犬。以竹馬為篠駿。以月兔為魄兔。以風牛為焱犢。後追效之。謂之澀體。

○虞子匡戲詩

嘉靖中。有好為六朝詩者。不獨巧麗。且欲用不經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妄誕不稽。虞子匡一日遊一詩示



郎仁寶請商之仁寶三誦不知何題虞曰吾效時人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送張紫陽北伐詩也其詩曰誓律颺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趙地方闢越秦墟驥踪旬奴頸戈殲鞋鞞旋師謝彤闕再造故皇都岳云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陲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臬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不過逐字換之遂撫掌相笑

○宋景文脩史

宋景文脩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有

以訓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禱。孔。闢。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霆不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改之

○嘲竊句

陳亞嘲竊古人詩句詩云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竊詞巨奈古人無意智預先偷子一聯詩

僧惠崇能詩其尤自負者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崇之子弟嘲曰河分岡勢司空明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

潘邠老詩多犯老杜王直方云老杜復生須與潘十斤炒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禧晏元獻為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作戲有為義山者衣服破裂告人曰吾為館職諸公捧搗以至如此坐者皆笑

剝取他人口珠是盜儒也如何止坐毀壞衣冠律

李義甫白燕詩云錢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乃

增二字為七言云生情錢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鑑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

武太常邦御以水竹樓求劉楚雄為記其文曰淇澳之斐而瀑布急雨之而碎玉密雲之而投壺錚錚之而圍棋丁丁之巨細疾徐皆先生之瓶罄匏絲也又曰髦衣幅巾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全用王元之竹樓記中語有戲者曰昨夢一人峨冠博帶意甚不平曰我宋學士王禹偁也昔作郡守有竹樓一座今被劉楚雄拆毀且將



樓中之物。一一竊去。問是何物。曰。楸枰一局。壺矢十二枝。文集十卷。筆永一襲。幅巾一頂。止遺囊琴一張。在焉。又問竊此何為。曰。都貯於太常水作機中。故不取也。

○點金成鐵

梁王籍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王荆公改其句曰。一鳥不鳴山更幽。山谷笑曰。此點金成鐵手也。

○倩筆

雲溪紀聞。湖州吳平山素不能詩。值座師王荆石公壽。試作八句。求同年沈公節甫改削。沈用其韻。更製一首。

復嫌於全革。姑舉筆點其末二句而併歸之。吳大喜。謂沈所賞語必佳。不忍棄。既書沈詩。而并載已二句於末。遂為十句。重一韻。王公大笑。

平山名秀。魯而好學。一日止讀書七行。至晚猶不成誦。必跪而自督。辛未會試。五策甚富。元馭猶訝其該博。拔置首卷。而一詩乃不通窳如此。

○文當戒俗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請於公曰。實非黃訖。未

審何時得賣生菜。公大笑易之。

○書馬犬事

歐陽公在翰林時。常與同院出遊。有奔馬驚犬。公曰。試書其一事。一日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一日有馬。逸於街衢。臥犬遭之。而斃。公曰。使子脩史。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云何。公曰。逸馬殺犬於道。相與一笑。

○明堂赦文

胡銜虛祖在翰林。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遣江淮盡掃於傳語。

胡盧二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

○押韻

唐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為韻。場中競談諱字難押。梅於庭樹下。以短筆畫地起草。日晡。梅賦先成。張季遐求視所押。以為師模。梅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自謙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梅曰。此韻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鷓拂其上。



因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踰其傍鷓拂其上也  
衆大笑出乾屣子

苗振召試館職晏丞相語曰宜稍溫習苗曰豈有三十  
年作老嫗而倒綱孩兒者乎既試賦韻有玉字振押云  
率土之濱莫非王不中選晏笑曰苗君竟倒綱孩兒矣

○賦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云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  
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  
懸楊攷覽而笑曰許大魚眼孔恁小又慶曆中試題爲

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曰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  
歷階而升止餘六寸用孟子曹交言湯九尺史記言孔  
子九尺六寸事

熙寧中省試王射虎侯賦有一卷云講君子必爭之藝  
飾大人所變之皮又歐陽公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  
賦有一卷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

褚歸應試作大舜善與人同破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  
同於衆人見黜一友戲慰曰公以尿灌對油筒宜其黜  
落

○經義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  
者爲題此生答義云宵行之爲患者大矣凡盜賊姦淫  
爲過惡者白晝不能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發踪跡幽  
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法  
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於  
夫子學官者甚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予爲證之  
意因召問之答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寐其  
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爲笑而止

使宰我睡寐中驚出一身冷汗

○時統

陳白沙獻章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亦投時好競出  
新奇作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題其破云物各  
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傍云若要中進士還  
須等一等

張鰲山提學江北以馮婦善搏虎爲題徐州一士云馮  
婦一婦人也而能搏虎不惟搏也而又善焉夫搏虎者  
何扼其吭斬其頭剝其皮投於五味之中而食之也豈



不美哉

王荆湖學博譚及吳郡一士作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題  
文中將九尺以長四寸以長分股又一士作二女果題  
文中二股立柱云堯非不欲以之自奉也舜非不欲以  
之奉瞽瞍也聞者絕倒

乙卯王宗師按臨蘇州凡童生劣卷俱發回有一童  
生作不占而已矣題文中二股柱云古之占者有鬼  
谷先師其人焉今之占者有柳華岳其人焉衆共譁  
笑旁有一人與此童相識深加歎惜衆問其故答云

怪道某阿官不進學宗師是浙人怎知我蘇州有柳  
華岳衆大笑○又一童居近齊門任蔣喬此橋以任  
蔣二土地廟得名也題出任土地者次之童即以蔣  
土地與任土地分主客二股

申于王云有作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題者  
破云以可欺之人居可欺之地而卒莫之或欺焉可  
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矣或嫌其欠簡健  
他日作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破云魯俗類聖人雷  
武又嫌其崛且晦須不長不短點切題而字眼方醒

人目他日又作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破云  
紀聖人之鳥處甲之出頭而天之側頭者也

一士作能近取譬題文質於唐六如唐稱贊不已士又  
再三求正唐曰細玩能近取三字不做覺偏枯些士嘿  
然而去

○評唐詩

楊用脩曰唐詩有極劣者宋人採入全唐詩話使觀者  
曰是亦唐詩一體譬之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  
癡者瘋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

一種可乎

○前人詩文之病

簡文時費旭詩有句云不知是耶非殷芸詩有飄颻雲  
母舟句帝大笑曰旭既不識其父芸又飄颻其母耶  
許渾句中多用水字諺曰許渾千首淫又羅隱詩皆有  
喜怒哀樂心志等語不離一身故以羅隱一生身為對  
不若對以杜甫一生愁為優

楊益川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  
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時恍



為點鬼簿。駱丞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為算博士。李義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時號懶祭魚。

王禹玉詩多用珍寶黃金白玉為對。時號至寶丹。有人云詩能窮人。且強作富貴語。看如何。數日搜索。止得一聯云。雁。艇。化。為。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為。之。絕。倒。

高英秀辯捷滑稽。嘗與贊寧共議古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沈。是破船詩。李琴玉咏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鈞鞞格磔聲。是

梵語詩。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今日遇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南地多鱧。故呼鱧曰南子。

曹唐寓金陵佛寺云。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人謂之鬼詩。羅隱咏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人謂之女子詩。

釋貫休有咏漁父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梅聖俞曰。此患肝腎風也。又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曰。此是人家失却猫兒。

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畱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殺一活和尚。

張祐柘枝詩云。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每呼為問頭。詩祐曰。公亦有目連經。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非目連訪母耶。

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孟盲子。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姓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

憐才莫如明皇。而孟老不識。竟以不才明主。棄之語自絕。真盲子矣。荆公在朝日。與人爭新法。既罷爭墩。亦其性也。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經嫌字小。不免是老僧。脚軟怕鞦韆。不免是老婦。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為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是登瀛詩。

柳耆卿詞。有今宵酒醒何處。楊柳畔。曉風殘月。或戲



之曰楊柳畔曉風殘月此乃船公登瀛處耳

劉子儀嘗有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  
惠聖之和子張問達而學于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  
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樓  
臺秋入大王風一友曰二語似賀陳友諒登極

古今詩話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  
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  
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

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史稱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  
按廣大尺九畝乃五十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  
饅耳此文章之病也

張文潛常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  
熟眠謂湯燁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云公詩有獨  
看綠葉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洛陽伽藍記  
有劉白墮善釀酒文潛曰白墮既是人何以言傾子瞻  
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  
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時文潛有僕曹某失

去酒器子瞻笑曰公且先去理會曹家那漢却來此間  
厮魔滿座大笑

吳人多謂梅子為曹公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為右  
軍士寫禮帖云醋浸曹公一髯湯燁右軍兩隻見者  
大笑

○九字詩附

中峰和尚有九字梅花詩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  
口小艇滾入沙灘劫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  
暗上書窗敲盧贊元除蘼花詩天將花王國艷殿春色

除蘼洗裝素顏相追陪絕勝濃英綴枝不韻李堪友橫  
斜照水撓先梅

詩非不佳然自一畫以添至於四言五言七言極矣  
復九之必且十一十三以至無窮如吳中之急口山  
歌而後已故附於笑末以為文勝之戒

苦海部終



不韻部第八目錄

汗臭漢

不洗脚

三鹿郡公

都憲弄鳥

馬上食餅

决文宣王亞聖

縛詩人

役長史

沈周

毀茶論

碑禍 計二條

花仇 計二條

刮几 望壁

方竹杖

研眼

鳴鶯

快牛

白鷗脯

金魚

謝靈運鬚

國公詩

党進畫真

高太監

五馬行春圖

障籠

種珠

銀靴

黑牡丹

大廳勝寺

僧拒客

陳叔陵

俗識

俗禮

方三拜

穢史

楊安國進講

誌文

判帶帽語

宣水

于闐國表

元世祖定刑

管子治齊

七世廟諱

蜀先王

譚永

厠籌

效顰 計三條

擬古人名字

媚猪

相婆

瓜戰

鍛工屠宰

別號

印章



不韻部

子猶曰語韻則美於聽事韻則美於傳然韻亦有風根不然者雖復吞灰百斛洗胃滌腸求一語一事之幾乎韻不得矣山谷常嘲一村叟云濁氣撲不散清風倒射回此猶寫貌未盡傳神極其伎倆直欲令造化小兒羞澀何止風伯避塵已也集不韻第八

○汗臭漢

余靖不事脩飾作諫百日因賜對面陳時方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不洗脚

北史陰子春身服垢汗脚常數年不洗云洗輒失財敗事婦甚惡之曾勸令一洗不久值梁州之敗謂洗脚所致大恨婦遂終身不洗

閭門市居往來紛沓泥水蹂踐積成坭壘俗呼長墩去之敗家任其崎嶇終不敢動子春長墩乃在脚底

○三鹿郡公

袁利見性麤疎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

○都憲弄鳥

胡少保宗憲素自負嫪毒之具醉後輒歌坐肩輿中以手摩之東西潑昇夫及從官肩咸掩目而笑胡故自若弄自家鳥強如呵別人解但不雅觀耳

○馬上食餅

張衡由令史至三品已團甲退朝於路傍見蒸餅新熟遂買得於馬上食之為御史彈奏竟落甲

向聞二卵棄將今見一餅失官若在晉人反為任誕

○決文宣王亞聖  
嶺南志廣南際海郡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不知禮將

釋奠預署二書吏為文宣王亞聖鞠躬於門外或進止不如儀即判云文宣王亞聖各決若干

書吏豈勝於有若禮拜且不雅况先以決杖乎

按唐史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

陪位昭宗即位柳韜為宣告使至一州有假僧不伏

排位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到差遣偏

併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絕倒

又唐有人衣緋於中書門候宰相求官者問前任何

職答曰屬教坊作西方獅子左脚三十年亦可笑



○縛詩人

皇明世說滕縣楊懋忠涉學好為詩，不得意於諸生，棄去，遍遊名山，還過瑯琊，捕盜指揮以為盜，執之，楊乞紙筆自供，因題一詩，內有曾向陳編竊語言之句，指揮不通文，問曰：陳編是汝縣中人耶？楊曰：否，是被盜者，指揮大喜，執送兵備，見其詩，大相知賞，叱出指揮，解楊縛，延上坐，與論詩竟日，既出，指揮來謝罪，楊曰：不因公，何以受知兵憲？但如此薦法，令人一時難堪耳。  
綠林豪客能知李涉詩名，巡風指揮翻執詩人為盜。

○役長史

吳長史稷歸隱，有司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誤以公名報，令不知，懸之榜，公親往，註其下曰：不能為官，豈能為役。今聞大愧。

○沈周

沈周名重一時，蘇州守求善畫者，左右以沈對，便出硃票拘之。沈至，命立廳下獻技，沈乃為焚琴煮鶴圖以進。守不解，曰：亦平平耳。其明年入覲，見守溪王公，首問石田先生無恙乎？守茫然無以應，歸以質之從者，則硃票

所拘之人也。守大慚恨，踵門謝過焉。

崑人時大彬善陶，製小茶壺極精雅，或薦之崑令，善其製，索之恨少，乃拘之一室，責取三百具，竟以憤死。近徽人程君房亦以工墨殺身，論者惜焉。余謂凡一技成名者，皆天下聰明人，乾坤靈氣所鍾，當路便當愛惜而保全之，若造此惡業，必永斷慧根矣。

○毀茶論

陸羽嗜茶，著茶經三篇，李季卿至江南，有薦羽者，召羽煮茶，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公心鄙之，命奴子取錢三十

文相酬，羽愧甚，著毀茶論。

吳僧文了善烹茶，了遊荆南，高保勉白於季典，延置紫雲菴，日試其茶，二保勉父子呼為湯神，奏授定水大師，土人目為乳妖，一茶之遇不遇如此。

○碑禍

唐玄宗東封泰山，命張許公摩崖為碑，至明八百餘年，為林煥磨平，以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

林公豈欲使頑石講學耶？

天聖中，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悉取漢唐碑之堅好者，以



代甄覽有縣尉叩頭爭之繼之以泣遵怒并劾去之

此縣尉定是韻士惜史逸其名

○花警

唐韓弘罷宣武節度歸長安私第有牡丹雜花命刪去之曰吾豈效兒女輩耶

揚州瓊花天下無雙煬帝特移栽金陵而枝葉枯瘁帝怒乃杖八十發回復活一年而死

晉天王土何必金陵遭性受辱失此良種惜不遇花太醫為花神洗瘡止痛耳

○刮几 聖壁

王羲之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几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往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削括都盡

書法開在几上使門生如何模倣削之良是

玄覽禪師性僻住荆州陟岵寺張躁於壁間畫古松符截為贊衛象為賦覽師怒曰何疥吾壁命加聖焉

寺中隔一古跡便起後人遊覽之端貽擾不淺這和尚有遠識

○方竹杖

潤州甘露寺有僧道行孤高李德裕廉問日以方竹杖一贈焉方竹杖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鬚四面對出及再鎮浙右其僧尚在問曰竹兄無恙否僧曰至今寶藏公請出觀之則老僧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故當時曾有詩云削圓方竹杖漆却斷紋琴

杖取扶衰圓以便握但不知此僧豈少一圓竹而費此工作為也大愚大愚

○硯眼

吳郡陸公廬峰候選京師嘗於市遇一佳硯議價未定既還邸使門人某者往以一金易歸訝其不類某堅證其是公曰前硯有鸛鶴眼今何無之答曰某嫌其微凸偶值石工甚便幸有餘銀已倩為平之矣公大惋惜

○鳴鷲

會稽有鷲養一鷲善鳴右軍求市不得遂攜親友就觀姥聞義之至烹鷲以待右軍歎惜彌日

○快牛

王愷有快牛名八百里駁嘗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



我射不如卿，今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爵便去。

彼以為豪，我以為俗。

○白鷗脯

張從陳喬之子，秋晚並遊玄武湖，時羣鷗遊泛，從子曰：「一軸內本瀟湘喬子侯顧卒吏云：此白色水禽，可以作脯否？」眾謂張從子半莖鳳毛，陳喬男一堆牛屎，喬子由

是有陳一堆及白鷗脯之號。

○金魚

金魚有九尾狐及紫袍玉帶種種之異，文房畜為清玩，價亦不廉。或以一盆贈張幼子，張轉以贈守公，他日守公謂張曰：「前惠魚，但美觀耳，味殊淡。」蓋守北人，已將魚付爨下也。張但唯唯而已。

○謝靈運鬚

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為南海祇垣寺，維摩詰像鬚，唐中宗時安樂公主端午鬪草，欲廣其物，馳驛取之，又恐為

他所得，乃剪棄其餘。

○國公詩

湖州吳主事家素饒，求李西涯文壽其父，時公為學士，鄙其人，不許。吳問其友曰：「今朝中爵位極尊者為誰？」曰：「英國公太師左柱國也。」吳即緘幣求英公，英公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於人云：「英國當朝第一人，乃為我作詩，何必李學士也。」

若使吳公選漢文，定須檢衛霍著作，儻選唐詩，又恐尉遲公不善韻語，如何。

○党進畫真

党進命畫工寫真，寫成，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蟲，猶用金箔貼眼，我消不得一對金眼睛。」畫將軍須作虎勢。

○高太監

南京守備太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上有空方隆曰：「好，更須添畫一箇三戰呂布。」

○五馬行春圖

沈周作五馬行春圖，贈一太守，守怒曰：「我豈無一人相。」



隨耶。沈知之。另寫隨從者送入。因戲之曰。奈絹短。止畫前驅三對。守喜曰。今亦足矣。

既畫轎前三對頭踏。便須畫衙中千兩黃金。不然總是不像。

○障麓

祖約好財。客詣祖。見方料視財物。因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麓置背後。以身障之。強與客語。

自知不雅。尚有晉人習氣。若今則恬不知愧矣。

○種珠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布土壤之間。若種蔬狀。記類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焉。

種珠尚未得法。須用鮫人淚作糞灌之。方妙。

○銀靴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深所親幸。每日我富貴。為爾置銀靴。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語及前事。即日賜銀三十觔。以代

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

○黑牡丹

晚唐時。京師春遊。以牡丹為勝賞。有富人劉訓。邀客賞花。客至。見其門繫水牛。累百。笑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大廳勝寺

李約每於庶人。前稱金陵招隱寺。標致。庶人既宴。寺中。明日謂曰。子嘗稱招隱。昨日遊宴。何如中州。約曰。某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覆塵泥。塵泡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

○僧拒客

宋吳荆溪云。往歲江行。風阻。與友生沿嶼野步。穿嶺而下。忽見蘭若。甚多僧院。觀客來。皆扃戶。不內。獨有一院。大敞其戶。見一僧。蹠足而眠。以手書空。顧客殊不介意。竊意此必奇僧也。直入造之。僧雖強起。全無喜容。不得已而問曰。先達有詩云。書空蹠足睡。路險側身行。和尚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何許事。適者指揮侍輩。欲掩關少靜耳。遂不辭而出。寺有如此僧。不如大廳省氣。



○陳叔陵

陳始興王叔陵性不好臥不飲酒惟多置殺葢晝夜食噉又好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朗誦揚揚自若

○俗識

宋時太學各齋除夕設祭品用棗子荔枝蓼花取早離了之識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絲代之謂之叨冒鄙俗可笑

今南都鄉試前一日居亭主必煮蹄為餉取熟蹄之

識也。又錫邑呼中字如粽音凡大試則親友贈筆及定勝糕米粽各一盒祝曰筆定糕粽。○又宗師歲考前一日往往有禱於關聖者或置等子一件於神前謂之一等其祝文云伏願監睡瞭高犯規矩而不捉糊塗宗主。尼文章而亂圈更可笑。

○俗禮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筵中有荔枝欲啗白席者遽唱曰資政喫荔枝請眾客同喫荔枝公憎其饒舌因置不

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放荔枝矣請眾客放下荔枝

俗禮方各不同總非雅士所宜也。洪武中翰林應奉唐肅常侍膳食訖供筯致恭帝問何禮對云臣少習俗禮帝曰俗禮何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請戍濠州。聖主作用真快心哉

○方三拜

詩人方干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穢史

則天荒淫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欲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賔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祥云陽道壯偉過於懷義昨欲自進堪充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言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舊唐書詳載斯語當時君臣薦進獻納如此

○楊安國進講

楊安國言動鄙朴嘗侍講仁宗一日講一簞食一瓢飲乃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簞粟米飯一葫蘆菜水



又講自行束脩以上一章。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帝哂之。

本是箇村學究，差排做大講官。

○誌文

胡衛道三子，孟名寬，仲名定，季名宥。衛道妻亡，俾友作誌。

友直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宥，讀者掩鼻。

昔白敏中以姓廢塔，胡夫人當以名廢誌矣。日敏中為相，欲

以進士候過為塔，妻曰：已姓白，便塔侯，人必呼白侯矣，乃止。

○判帶帽語

祝氏猥談云：一守禁帶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對偶語？吏白：當如何？守曰：前後不露圈邊。

張忠定判瓦匠乞假云：天晴无屋，雨下和泥。丁謂判

木工狀云：不得將皮補節，削凸見心。郡守邢公判重

造郡門鼓狀云：務須緊網密釘，晴雨同聲。皆為時所

稱。此公但以不對偶為簡，是未知簡而文也。

○宣水

石曼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

院水甘冷。石曰：若司農寺水，當呼為農水也。坐者大笑。

余寓麻城時，或呼金華酒為金酒。余笑曰：然則貴縣

之狗亦當呼麻狗矣。坐客有臉麻者，相視一笑。○今

村子言吹簫必曰品簫，言彈琴必曰操琴，言着棋必

曰下棋，言踢毬必曰蹴毬，務學雅言，反呈俗態。

○于闐國表

宋政和間，有于闐國進玉表章，其首云：日出東方，赫赫

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主黑汗王

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

阿舅大官家。又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僕隸，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阿舅大官家。

阿舅本單于漢天子，我丈人行語來，又西羌將舉事，

必先定約束，號為立文法，則夷俗以知文法為尊矣。

○元世祖定刑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

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應笞一百者，止

九十七杖亦如之。此雖仁心，亦近於戲矣。



天地皇帝三箇大人情止饒三板執杖者可謂強項

○管子治齊

管子之治齊為女間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此為脂粉錢之始可憐可憐

○七世廟諱

侯景篡梁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也因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敬是眾皆掩口

○蜀先主

蜀先主起自利閬親騎軍各有名號顧夔戲造武舉牒謂侍郎李叱叱下進士及第三十餘人姜獮子張打胸李噓蛆李破肋李吉了郝牛屎陳波斯羅蠻子等試亡命山澤賦到處不生草詩一時傳以為笑

○諱衣

史諱錄穆宗以玄絹白書素紗墨書為衣服賜承幸官人皆淫鄙之詞時號諱衣至廣平中猶有存者

○廁籌

有客謂胡元瑞曰常客安平其俗如廁男女皆用瓦礫

代紙殊可嘔噦胡笑曰安平唐之博陵鶯鶯所產也客曰大家閨秀或未必然胡因歷引古用廁籌事且三廁籌與瓦礫等吾能不為鶯鶯要處掩鼻客大笑

○效顰

郭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其中一角墊而折其後學者着冠乃故折其一角以為林宗巾

潘岳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婦人爭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

謝安能為洛下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時名流愛其詠或掩鼻而效之

苟非安石鮮不以為近於侮矣

○擬古人名字

東丹國長子奔唐賜姓李名華頗習詩文甚慕白居易思配擬之每通名刺曰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

樂天初至京師以所業謁顧著作顧親姓名熟視曰



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亦何難。夫李華本欲擬白而白，居易自易黃居自難，乃自作供狀耳。○唐又有李姓者，作姑孰十詠，自比太白，遂號李赤，後為廁鬼所惑，死於廁。

○媼豬

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脣而慧黠，鋹嬖之，賜號媼豬。豬而曰媼，可笑甚矣。寧庶人所嬖幸妃，名趣妃，言有趣之妃也，名亦不雅。趣妃後為胡元於所得

○相婆

王和甫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一日路遇和甫，公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見公，帶藥籠告之病，公即給以藥，姥酬麻線一縷，語公曰：相公可將歸，與相婆。荆公笑而受之。

○瓜戰

昔人喜鬪茶，故稱茗戰。錢氏子弟取雪上瓜，各言子之的數，剖之以視勝負，謂之瓜戰。然茗猶堪戰，瓜則俗矣。蔡君安夏日會食瓜，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如此名瓜戰，便不俗。

○鍛工屠宰

楊升菴云：永昌有鍛工，戴東坡巾，屠宰號一峰子，一善誦者，見二人並行，遙謂之曰：吾讀書甚久，不知蘇學士善鍛鐵，羅狀元能省牲，信多能哉，傳以為笑。

○別號

猥談云：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非為敬名設也。今則無人不號矣。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愚哉。向見一婆媪，自稱冰壺老拙，則婦人亦有號矣。又嘉興

女郎朱氏能詩，自號靜菴。見說聽，又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今不解，傍一胥云：守愚其號也。

挑燈集異云：無錫一人同客啜茶，見一婢抱一切兒出，其人即棄茶拱立，客問故，曰：所抱乃梅總家叔也。然則孩提亦有號矣。

○印章

天順間，錦衣門達甚得，上寵有桂廷珪為達門客，乃私鑄印章云：錦衣西席。後有甘棠為洗馬，江朝宗壻，而棠亦有印章云：翰苑東林。一時傳賞，可為的對。



癖嗜部第九目錄

茶 計三條

耽飲 計六條

善飲 計二條

食憲章

措大言志

善啖 計四條

王弼州朝野異聞

計六條

徐肺沈腴

瓜瓞

脯腊

噉梅

食性異常 計二條

好睡 計四條

書

墨癖

啜墨看茶

好草聖

蘭亭癖 計二條

蕭字

王略帖

碑癖 計二條

畫

好古

古銅器

吟癖 計二條

弄葫蘆

愛杜甫李浪仙詩

好唱

好音樂 計二條

羯鼓

琵琶

毬

奕 計二條

雙陸

好獵

禽癖

狗馬

花癖 計三條

竹

蕉

松

石 計二條

香

浴

雜技

眉癖

好外 計二條

好談

好客

春人癖

好好先生

好佛

好施 計二條

富貴癖 計三條

驢鳴

愛觀 計二條

好脚臭

笑癖 哭癖



癖嗜部

子猶曰耳目口體之情大致相似也蓋自水厄可畏  
酪奴不尊而茶寃矣故先茶而飲以歡之而食以充  
之而寢以息之於是乎書畫金石以清其玩吟詠誦  
歌以飽其懷博奕田獵以逞其欲花木竹石以寫其  
趣造香水雜陳內外畢具而座客之談諧其可少乎  
凡此非富貴不辦而依佛布施正為生生世世富貴  
地耳然而天授既殊情緣亦異盈縮愛憎自然之岐  
也雖且甘肅鴉鴉嗜鼠甲棄乙收孰正唐陸哭笑之

是非集癖嗜第九

○茶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往候必  
云今日有水厄

王肅喜茗一飲一斗人號漏卮

盧廷璧嗜茶成癖號茶巷嘗蓄元僧詎可庭茶具十事  
時具衣冠拜之

○○耽飲

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

飲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已知為吏部郎方釋焉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過

飲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誓

鬼神耳便可具酒肉婦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

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飲

酒御肉頽然復醉

鴻臚卿孔羣好酒嘗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百斛秫

米不了楚樂事王丞相勸使節飲曰不見酒家覆甕有

日月靡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

杜邠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諫非攝生之道杜曰君  
不見布袋盛米放倒即慢語意同此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任臨卒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

側庶百年之後化為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艾子好飲一日大飲而噉門人密袖豬臙置噉中指示

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其何以生艾子

熟視笑曰唐三藏尚酒况四耶

汝南王璉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浮

沈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醜王兼麴部尚書



亭州李氏種菊數百本通縣莫敵人稱為菊帝菊帝  
好對醴王

○善飲

大司馬彭公澤善飲偶訪郭武定勛問侯今年釀若何  
郭曰小勝且曰幸尚早能小嘗否曰可延之側室尚不  
肯脫衣曰主人不堪酬酢郭曰適有張秀才量似可然  
何足以當鉅公彭笑曰不妨請見之使侍坐取兩銀舟  
相對鮭炙蔬果以漸羅列酒十餘行解帶披衣曰進部  
尚可遲也屬有微雪又十餘行日部幸歸事可無進矣

轟對無算至暮募其腹曰酒太甘當以燒酒送之張謝  
不任乃命取前酒沃張而自舉燒酒復十觥始去

曾公榮偉儀雄幹善飲啖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欲試  
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桶置廳事後乃邀公飲如其飲  
器注桶中竟日桶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  
半具舉從送歸第屬使者善侍之意公必醉公歸亟呼  
家人設酒勞舉隸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去公方就寢

○食憲章

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

珍館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為食憲章

○措大言志

東坡云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曰我平生不足惟飯與  
睡耳他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若  
我喫了又喫何暇復睡

○善啖

山濤酒後備啜折筋不休  
癸辛雜志趙相溫叔健啖致仕日召一士人同食各啖  
若干臨別士人腰間有聲疑其腹裂問之云平生苦饑

以帶束之適蒙賜飽不覺帶斷非有他也宋太祖賜劉

歸田錄張齊賢每食肥肉數筋嘗小惡欲服天壽院黑  
神丸常人服不過一九公命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  
胡餅而啖之及罷相知安州與客食厨吏置一大桶藕  
視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滿桶

元退處士年踰七十無齒咀嚼愈壯常日今始知齒之  
妨物

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永  
樂間至京乞恩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十筋謝



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扶之因不得裝蔭後家不給食  
饅頭又食煨茄俱成籬以充饑

○○王弼州朝野異聞

徐相存齋提學江西時道過毛尚書伯溫舟謁之語小  
洽毛曰公得無饑否即呼具小點心來侍者捧大漆盤  
四其二盤裝炙鷺鷥皆大鸞其二盤裝饅頭如盤大者  
各五十許又不置筋以手授之二銀盃飛酒長酸大嚼  
傍若無人徐雖不能多食而少年勇於酒互舉無算至  
暮惓然別曰公大器也迨毛下安南還華亭亦副八座

矣毛食兼數人嘗主湖廣鹿鳴宴諸生七十五人人陪  
二大白不醉

秦晉諸公多長大善飲啖王端毅公恕年九十餘每辰  
起進食牛羊犬豕肉或雞鳧之類三大盃盃可一二觔  
熟菜一大盃麩餅二盤各堆高筋許清酒三大盃盃可  
盛二升飲啖至盡起摩腹徐行周還約二里所復坐讀  
書以為恒至九十三一日食減三盃麩省可一盤亭午  
而逝楊襄毅公博每啖麩一既輒兩舉筋凡十六舉筋  
而聲八既大虜深入人人喘恐公時在部覆疏遺聞甫

畢食肥肉三觔許包子三十酒數升輒大睡鼻息如雷  
人服其器量其後陽城王太宰國光蒲州王大司馬崇  
古皆長七尺餘啖尤偉太宰切白肉作大餅猶以為薄  
夾進之一進必百餅飲必三斗大醉後苦熱不能升公  
座啖巨柿四十頃刻都盡

王令賜綬言其鄉有令張者善飲啖居恒不能快意一  
日隣有驢斃其值輕張使買之烹適熟而女弟之婿至  
亦以善啖名邀使共飯婿知為驢肉也辭以飯後俄頃  
肉至凡兩大盤盤各可十餘觔胡餅各百餘蒜葱醃醬

各具用手撮之頃刻俱盡視婿啖得半而止笑曰果飯  
後耶何孱也為汝代之即以手授啖復盡舉濁酒兩斗  
許起拊腹曰今日始得一飽宗戚間有呼張飯者必先  
延之別室麩與肉如式而後出與客酌酢尚兼數人不  
然怒竟去矣每烹肉不令過熟曰過熟安用我脾為指  
其腹此不堪一大釜耶

嘉靖間河南有開副使者官山東分巡海右亦以善飲  
啖聞嘗按部至萊州而怒其邑令叱供饋出萊守其鄉  
人知內厨之不足供也入白有北麩一斗備以肉十觔



酒一甌，不知可用否，開曰：佳耳！既閉門，進宿食，噉之，不飽，使宰夫以守所饋麩肉作水角，亟熟，亟進，不能供，悉出，隸人佐之，不移晷，與酒俱盡。次日謝守曰：微公，幾為若敖之餒矣！又一日，宴於鄉薦紳家，其家善事饌，開醉飽甚，暢歸，忽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如何？問厨，有餘米，否？量之，得五升，悉使作飯，噉至盡而後就枕。

吾家兄名世芳者，仕至廣東提學副使，其噉肉食，可立盡十餘器，每進楊梅、櫻桃、柑、橘，必以十觔為度，而不見核之吐，人或怪之，笑曰：更吐核，得幾許！

王翰林鈺，魁峴美姿，善飲，自云平生唯三飽：嘗歸家，外家享之，極水陸之腴，其使朝鮮，噉芻豢，皆殺蒸體，史成，宴奉天殿，上知其善噉，盡撤御膳賜之，後有不合，拂衣歸，既家漸匱，乃炙螺螄，燒紫茄配飯，亦必滿一鍋。嘉定人王全以氣豪，一鄉徒步，創妻塘鎮，人穢之，每食以一猪首一鷄佐飯，尚不能飽，偶饑過其弟，煮白雞子四十食之，云：僅能小支胃口而已。使置腹中，當何所着？余及見許孝廉備我亦善噉，嘗往妻家稱壽，酌許呼饑，妻之母曰：他物未熟，室中有冷結麩，少加鹽醃。

或可點心耳，許遽入室，不待鹽醋，便撮食，三節都盡。比客至，無麩，乃更造之，體絕肥，嘗暑月睡熟，腹下壓死一蜈蚣，長數寸。

○徐肺沈脾

徐晦嗜酒，日沉酒而不傷，沈傳師善餐，可兼四五人饌，恒無患，楊嗣復戲曰：徐家肺，沈家脾，大是安穩。

○瓜蓋

韓龍圖，山東人，鄉俗好以醬漬瓜噉之，謂之瓜蓋，韓為河北都漕，駐大名府，諸軍營多需此物，韓謂曰：某營

者最佳，某營者次之，趙聞道笑曰：歐陽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譜，今須請韓龍圖撰瓜蓋譜矣。

○脯腊

雲仙散錄：盧記室多作脯腊，夏月委人於十步內扇上塗餈以獵蠅，時人呼為獵蠅記室。

○噉梅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獻一斛，食須臾噉盡。

○食性異常  
南史：劉邕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鮫魚，嘗詣孟靈休，孟先



患疥癩，疥落牀上，邕取食之，孟大驚，未落者悉梳取，  
飴邕，邕去，孟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  
南康國吏二百餘人，不問有罪無罪，悉與鞭，瘡痂嘗以  
給膳。

唐權長孺好嗜人爪，將自廣陵赴闕，郡公饒飲於禪院，  
有狂士蔣傳者，於健步及諸備保處得爪甚多，以紙裹，  
候長孺酒酣，進之曰：侍御遠行，有少佳味奉獻，長孺捧  
視，欣然如獲千金，饒涎流吻，連撮啖之，甚愜思欲，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

有此病，國初僧泐季澤喜糞中芝麻，雜米煮粥食之，  
馬都尉趙揮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內官秦力強喜食  
胎衣，南京國子祭酒劉俊喜食蚯蚓，  
劍南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蟪蟲，每散令  
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於微熱水上，以泄其氣，候氣盡  
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餅而食，云其味甚佳，  
僧圓云：荆澧之間有一異人，着七梁冠，身衣錦繡，狀甚  
奇，衣腹如斗大，鬚長尺餘，好飲不殺食，人皆呼為醉叟，  
相隨惟一子弟，手攜竹籃，籃中貯乾蜈蚣及一切毒蟲

問其故，答曰：天寒賴以佐酒，市中兒爭覓蟲以獻，皆蟻  
而生，嚼之其蟲之細小者，輒浸杯中，頃之與酒俱盡，蟻  
蛤長五六寸者，則夾雜以松栢葉，去其甜，生置口中，赤  
爪爭得吮，蟻鬚之際，觀者驚怖，異人飲嗽似有盈味，  
嘗云：蝸味最美，惜南方所無，蜈蚣亦佳味，又次於蝸，蝸  
味則小者為貴，諸蟲惟蟻不可多食，多食悶人，  
○好睡  
夏侯隱登山渡水，亦閉目笑睡，人謂睡仙，  
相傳文五峰先生亦然，每街市遇欲睡，輒以手憑重

子肩曰：好扶持，緩行，雙足不停，鼾聲已如雷矣，  
冠朝一常事，陳希夷得睡之唾，略郡南劉垂範往謁，其  
徒以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鼾聲之聲，雄美可聽，退而告  
人曰：冠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曰：未審  
譜記何如，垂範以濃墨塗紙，滿幅題曰：混沌議，云：即此  
是，  
李愚欲作蝶卷，以莊周為第一，祖陳搏配食，則冠朝  
一亦應在十哲之列，  
南岳李巖老好睡，眾人食飽下棋，巖老輒就枕，閱數着



乃一展轉云君幾何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棋盤只  
着一色黑子昔與遼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先自有  
輸贏着後並無一物

華亭丞謂鄉紳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之主人至見客  
睡不忍驚對座亦睡俄而丞醒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  
人醒見客尚睡則又睡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丞  
潛出主人醒不見客亦入戶張東海作睡丞記

陸放翁詩云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  
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廔無夕陽

○書

宋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之乞兒搬  
漆梳

○墨癖

李公澤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懸墨滿堂林志

○喫墨看茶

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皆嗜墨汁蔡君謨晚年多病不  
能飲茶惟日烹把玩喫墨看茶事屬可笑

○好艸聖

張丞相好艸聖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  
姪錄之當波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  
相熟視久之恚曰何不蚤問

○蘭亭癖

僧永禪師有三寶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三日如  
意後傳弟子辨才寶護倍至唐太宗令人誑得其書辨  
才曰第一寶既亡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棄之  
又促龜傷其一足

明良記云善權居吉祥巷一夕被火衣鉢悉無所顧

但從烈焰中持吳文定公所贈篇章驚迸而出或言

事與此類子猶曰和尚畱得貴人篇章在何愁衣鉢

趙子固趙孟堅字子固宋宗室子有米顛之癖效米作書畫船嘗從

雲川余壽翁所易得五字不損本蘭亭喜甚乘夜回棹

至昇山風起舟覆行李俱淪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

手持楔帖示人曰蘭亭已在餘不足問

○蕭字

梁武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於壁李約見而  
愛之自江淮竭產致歸洛中扁於小亭號曰蕭齋



○王畧帖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相易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碑癖

孫何好古文為轉運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王錫甚慕秦漢碑刻往往節口腹之奉以事之一日語

其遊者曰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無一字可辨王獨稱實不已衆問此何代碑王不能答一客曰我知之王欣然就問客曰此名沒字碑衆一笑而散

唐趙崇凝重清介標質堂堂不為文章時號沒字碑後唐丞相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亦號沒字碑

○畫

宜興吳滄洲性嗜書畫第惟積粟用清士常鄙之會有持徽宗題跋十八學士袖軸來售者價索千金第如數易之置酒燕兄及嘗鄙已者酒半出以相視兄驚歎曰

今日方與平時鄙俗扯平

○好古

彭淵材遊京師十餘年其家體粥不給以書召歸乃賸一驢以一驢挾其布囊囊皆封緘親知相慶曰可脫凍餒之厄矣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并菜一巨束餘無所有

楊茂謙曰既是錯喚回來只應仍趕出去

○古銅器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哀其家所有約百餘金買書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之癖一見喜甚曰毋庸貨也我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遂返其家其妻方悅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塊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置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夫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



○吟癖

楊處士朴性癖嘗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於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駭

賈島初赴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已欲改推字為敲商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尹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尚為手勢推敲未已愈問知之為定敲字又島騎驢天衢得落葉滿長安句屬對未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

島不善程試每巡舖告人曰原夫之類告乞一聯原夫者賦中轉起字也今人欲事事求工適足笑耳

○弄葫蘆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詩則注水於葫蘆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

○愛杜甫賈浪仙詩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青蜜頓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李洞慕賈浪仙詩鑄銅像事之如神常念賈島佛

○好唱

宋之遜為連州參軍好唱歌有陳希古者庸人也備之遜教婢歌欣然就之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啾啾而唱其婢隔牕和焉

○好音樂

唐莊宗自言一日不聞樂則飲食都不美方暴怒鞭笞左右一聞樂聲怡然自適萬事都忘焉又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韓持國患暑使羣婢交扇猶云不堪乃使作曼聲不覺

以手按拍都忘其熱

○羯鼓

明皇好羯鼓不好聽琴有奏琴者弄未畢上叱去速召花奴取我羯鼓來為我解穢事王子汝陽王

○琵琶

范德孺喜琵琶每就寢必需繁弦乃寐

○毬

唐僖宗嘗擊毬謂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舉定作狀元野豬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陛下未免駁放上大笑



○奕  
圖社中有鍊腿之語自傳宗始見類說

李訥僕射性下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往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則一概便折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志矣

鄭介夫名俠自號一拂居士好奕棋遇客必強之有辭不能者則爾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自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出唐書

林通曰世間事皆能惟不能擔糞與着棋爾此又惡奕之已甚者

○雙陸

潘彥好雙陸生平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手抱局口銜骰子飄泊二日夜方抵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

吾鄉有劉翁好酒嘗與客渡江值厲風舟欲顛覆眾皆慌錯翁抱持酒甕默然不言既泊問其故答曰死生命耳若翻甕失酒此際何以遺懷潘彥之見亦猶

是也

○好獵

齊王元吉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李衛公弟客師喜馳獵所居處鳥鵲皆識之從而翔噪人謂之鳥鵲

○禽癡

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馮衷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庭院多養鶩鴨及雜禽之類常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雀

俞華麓大夫有一語鳥親為飲食之鳥病卜當死晨起誦經禮大士以禳之是夕果愈

○狗馬

齊幼主性愛狗馬之屬馬則藉以馳逐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犬則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道遠郡君凌霄郡君國雞亦號開府

始皇封松五大夫武后封栢五品大夫道君封石盤固侯至狗馬有封號而爵祿不足榮矣



○花癖

唐張籍性耽花卉，聞貴侯家有山茶一株，花大如盃，度不可得，乃以愛姬柳葉換之。人謂張籍花淫。

吳越錢仁傑酷好種花，人號花精。

梁緒梨花時，折花簪之，壓損帽簷，至頭不能舉。

○竹

李衛公守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繞長數尺，其寺網維每日報竹平安。

○蕉

南漢貴璫趙純節，性惟喜芭蕉，凡軒廳館宇咸種之，時稱純節為蕉迷。

○松

海虞孫齊之手植一松，珍護特至，池館業屬他姓，獨松不肯入券。與隣家賣漿者約，歲以千錢為贈，祈開壁間一小牖，時時攜壺茗往從牖間窺松。或松有枯鬚，輒假道主人親往檢滌畢便去。後其子州刺草養志亟復其業。

王山人稱登贈孫有賣宅，畱松樹開門借酒家之句。

○挽歌癖 松癖

晉袁山松好作挽歌，每出遊，令左右唱之，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石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為察使，因往廉馬，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付公，那得終日弄石。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瓊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落，以示楊曰：此石何如？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峰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鑿之巧，顧

楊曰：如此石，那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袁石公曰：陶之菊，林之梅，米之石，非愛菊梅與石也，皆吾愛吾也。

僧教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之抱之眠三日。

○香

梅學士詢性喜焚香，每晨起必焚香兩爐，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濃香郁然滿室，時人謂之梅香。



梅香猶勝銅臭。○盛文肅豐肌大腹，丁晉公疎瘦如削。梅詢性愛焚香，寶文宿不喜脩飾。經年不浴，時人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寶臭。

○浴

何脩之一日洗浴十數過，猶恨不足。時人謂之水淫。

宋資政蒲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湯浴、小湯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頰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膝股及焉、小湯浴、湯用三斛、人用五

六、大湯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濯足、間一小浴、又間日一大浴。

○雜妓

楊玉山，松之商人也，性喜雜妓，其丹帕積至數十，以為帳，號百喜帳。

○疥癬

瑩姐，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每日作一樣。康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有眉癬，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以年歲。當率同志為脩眉史，免有他宅眷不

喜瑩者，誇之以為膠煤變椹。

○好外

俞大夫華麓有好外癖，嘗擬作疏奏上帝，欲使童子後庭誕育，可廢婦人。其為孝廉時，悅一豪貴家歌兒，與其主無生平，不欲令知，每侵晨，匿一廁中，俟其出，後主人稍覺，乃邀歡，竟畱三日。主人曰：不謂傾蓋之知，頓成如蘭之臭。俞笑曰：恨如蘭之臭，從廁中來耳。

俞君宣於妓中愛周小二，於優童愛小徐，嘗言得一小二，天下可廢郎童，得一小徐，天下可廢女子。語本

大夫家教來

陝西車御史梁，按部某州，見拽轎小童，愛之，至州命易門子，吏目以無應，車曰：如途中拽轎小童亦可。吏目又以小童乃遞運所夫，驛丞諭其意，進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竟以易之。強景明戲作拽轎行云：拽轎拽轎，彼彼童兮大人憂。末云：可惜吏目却不曉，好箇驛丞到知道。

○好談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談諧放蕩，各盡其意，有不能談者，則



強之使說鬼，或辭無者，則曰姑妄言之。

華文脩曰：英雄不得志，直以說鬼消其訖，悲夫。

○好客

元盛時，江右胡存齋，政好客，每虞關人不通刺，若在家，即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數筵酒食以待，若無客，則令人於溪上探望，惟恐不至。

○譽人癖

王丞相齊楊州，賓客數百人，益加需接，人人有悅色，惟

臨海人任顯及數胡人未洽，公徐顧任云：自君之出，臨海不復有人矣。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座盡歡。蘭閣胡語，褒譽之稱。

○好好先生

後漢司馬徽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聞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之言，亦大好。今人稱好好先生，本此。

○好佛

李後主酷好浮屠，嘗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經，僧或犯姦，令禮佛三百拜免刑。

三萬拜也。情願。○張子正宦遊紀聞云：雲南之南一

番國俗尚釋教，人有犯罪應誅者，捕之急趨往寺中，抱佛脚悔過，願髮為僧，便贖其罪。今諺云：聞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皆番僧之語流於中國也。

○好施

豆盧瑑好施，既為宰相，嘗以囊貯錢自隨，行施丐者，每出，禮讓盈路。近日都御史丁刻亦然。

李相廷機好施，在禮部日，每至部，丐者攀輿接路，李不覺色喜，對僚佐強作不堪狀，楚人吳化為郎，進曰：老先生衙門原係教化之門，李默然。越日，化左遷。百可。

○富貴癖

楊宣懿察之母，能文而教子甚嚴，察省試，房心為首，察第二，母睡未起，聞報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為人所壓耶。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後廷對，果魁天下，董尚書溥陽公，三世四進士，庚辰科，公之長孫青芝先及釋褐，報至，公攜杖往視于舍，時隆山夫人以夫不獲



第○方○按○几○大○慟○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為○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淚○交○下○其○後○杜○陵○山○亦○登○第○

盧○思○道○歷○事○周○齊○既○入○隋○偶○與○賓○客○日○中○立○內○史○林○德○林○謂○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

○驢鳴

王○榮○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爾○語○同○遊○曰○三○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作○一○驢○鳴○王○武○子○喪○時○各○士○畢○至○孫○子○荆○後○來○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為○卿○作○之○體○似○真○聲○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

以悅之

謝○在○杭○曰○驢○鳴○又○何○可○悅○而○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

朋○君○以○是○悅○臣○皆○不○可○曉○

○愛醜

呂○氏○春○秋○陳○有○醜○人○名○敦○洽○龐○眉○權○頰○廣○眼○垂○肩○唇○薄○鼻○昂○皮○膚○皴○黑○陳○侯○悅○之○外○使○治○國○內○使○制○身○後○為○楚○兵○所○圍○發○言○拙○僻○楚○遂○大○怒○促○兵○伐○陳○三○月○而○滅○

則○天○時○兵○部○郎○朱○前○疑○貌○醜○有○美○妻○不○愛○洛○中○西○門○酒○坊○有○婢○奇○醜○蓬○頭○垢○面○偃○肩○凸○腹○前○疑○大○悅○之○殆○忘○寢○

食○一○人○嘲○曰○宿○痛○蒙○愛○信○哉○一○人○笑○曰○雲○龍○風○虎○類○也○

○好脚臭

吳○中○岳○乙○喜○聞○脚○臭○嘗○值○宴○集○忽○不○見○或○曰○彼○非○逃○酒○者○殆○必○有○故○令○人○偵○之○則○道○傍○有○行○客○方○企○息○理○脚○纏○穢○氣○蒸○蒸○是○人○低○回○留○之○不○去○

○笑癖 哭癖

陸○士○龍○雲○有○笑○癖○嘗○着○衰○經○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落○水○幾○死○嘗○謂○司○空○張○華○華○多○鬚○以○袋○盛○之○雲○見○華○不○及○拜○而○笑○倒○

唐○衢○應○進○士○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歎○傷○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莫○不○悽○然○嘗○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為○之○罷○會○

景

華○文○脩○曰○令○唐○陸○相○遇○一○哭○一○笑○必○有○一○段○絕○異○光○景○許○伯○哭○世○迂○也○然○其○題○目○大○阮○籍○哭○途○狂○也○然○其○意○趣○遠○至○唐○衢○直○自○傷○不○過○而○已○其○所○謂○一○哭○不○如○一○哭○

常建詩結語善用哭字第一是場兵哭遺水第二是墳上哭明月第三是哀來哭枯骨嘲者同一哭



一不  
哭如

嗜癖部  
終

越情部第十目錄

不畏勢

不佞神佛 計三條

不畏雷 計二條

不畏鬼怪 計六條

不近內

不慙色

不受錢 計二條

不受古玩 計二條

好友

不苟察

不問射牛

不仗侮慢 計九條

觀樂 贈菊

為罵已者

不責僮婢 計三條

不責盜 計六條

不畏劫賊

不怕死 計二條



越情部

子猶曰天下莫靈於鬼神其威於雷電其重於生死莫難忍於氣其難捨於財而一當權勢所在便如鬼如神如雷如電捨財忍氣甚者不惜捐性命以奉之矣人情之蔽無甚於此故余以不畏勢為首而大第集為越情第十

○不畏勢

况鍾謁一勢閣拜下不答斂揖起云老太監想不喜拜且長揖

應橈守常州偕他郡守謁御史橈居中獨違憲綱不跪他日御史見之指曰此山字太守也

○不佞神佛

彭脊菴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為

周文襄公在吳中好倘佯梵刹見佛即拜士夫笑之文襄曰論年齒亦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子猶曰一是達者之言一是長者之言

紹興王元章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薪

則斫神像爨之一鄰家事神惟謹遇元章毀像輒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元章家人歲無恙而鄰之妻孥時病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彼屢毀神神不責吾輒為新之神反不我祐何也巫者作怒曰汝不置像像何從而爨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

○不畏雷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有司請祀水神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夏侯玄倚柱讀書時暴雷霹靂破所倚柱衣服俱焦玄

神色不異讀書如故世說語類

小人全要畏雷不畏者其心放君子要不畏雷不畏者其神全元四明陳子樞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

周主為鄭王雷忽震其几陳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樞之飾亦不換矣做事須有此等骨力

齊神武道逢雷雨前有浮圖一所使薛孤延視之未至三十步震燒浮圖薛大聲喝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及還鬚髮皆焦

○不畏鬼怪



稽中散常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慘黑單衣草帶猶熟觀良久乃吹火滅曰取與應應爭光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若車單衣平上憤去之咫尺侃徐視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怖果然見

唐魏元忠未建時家貧獨有一婢厨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獾為其看火輝驚白之元忠徐曰獾愁我無人加為我執爨甚善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

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饑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鴛鴦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鴛鴦豈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將何所之其後遂絕無怪安定郡王趙德麟建炎初自京師挈家東下抵泗州北城於驛即憩宿薄晚呼索熱水即有妾應聲捧杯以進而用紫蓋頭覆首趙曰汝輩既在室中何必如是自為揭之乃枯骨耳趙略無怖容連批其頰曰我家豈無人給使要汝怪鬼何用叱使去

吳邑荻扁王君錡嘗臥齋中夜將半有鬼嘯於前其聲類鳴錡聞之無所懼但云汝叫自叫吾不管汝但勿近吾牀聒吾耳也鬼乃作鴞聲錡笑曰此聲亦不雅鬼終不去復作天鼓翼之聲庶幾其一懼錡曰吾且熟睡不聽汝矣鬼必欲動之遂落其牀帷覆錡身錡曰吾適寒覆之甚宜鬼無如之何遂寂然矣

嘉靖中錫人王富張祥俱有膺素不畏鬼夏日同飲溪上日且晡未醉王曰隔溪叢塚中昨送一新死人吾能乘流而過出其屍於棺外張曰吾能黑夜出之王曰果

爾輸汝臘臘一瓮俄而日沒張子方欲入水而王亟歸家取酒張遂過溪迂迴而上見棺已離蓋方疑之忽棺中出兩手抱張頸張懼私祝曰汝少出俟我賂勝明日當奠而埋汝言畢抱益急張大叫聲漸微溪傍人家聞聲羣持火來照抱張頸者乃王也蓋詭言取酒從闕處先流出屍而伏棺中耳因相與大笑比過溪月已上矣時方大瘧而二子竟無疾

○不近內

北齊邢子才與婦甚疎未嘗內宿嘗盡入內閣為犬所



吠。因撫掌大笑。

世俗沈耳於閨者最多，故寧取子才。

○不戀色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曰：「吾乃不覺耳。如此甚易，乃開後閤，悉驅諸婢妾出任其所之。」

鐵石心腸，英雄手段。

○不愛錢

嘉興許應遠為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為同事所中，得論調去。吏民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為吏無」

所有，只落得百姓幾點眼淚耳。僕歎曰：「阿爺囊中不着」

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為一拊掌。」

若囊中大錠黃白，亦未必肯送親友。」

董三泉公由蜀西充令，陞蓬州守，宦十數年，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平生志節，兒輩能諒，第」

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可為百歲後計也。」公曰：「唯既致」

政，諸子迎之，問請於公曰：「往者所言美材，頗擇得否？」公

曰：「聞之人言，杉不如栢也。」子曰：「今所具者栢耶？」公莞爾

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爾。」

○不愛古玩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文穆公。公曰：「我面不及鑑子大，安用照二百里之鏡乎？」不用。

孫之翰人與一硯，直三十千，云此石呵之則水流，翰曰：「且呵得一擔水，只直三文錢，何須此重價？」

語似俗而實達，推廣此意，則一飽之需，何必八珍九鼎，七尺之軀，安用千門萬戶？」

○好友

何喬新守溫，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原璩，坐久索飲，村居

無所覓，公歎：「雖酸醅亦可。」乃出新醪一罇共酌，劇談竟

夕而別，時稱何虞醅交。」

醅交勝於酒友，然交到好處，亦不得不醅。」

○不肯察

王文正公且，性量寬厚，不屑細物，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怪曰：「吾不省有汝，既去」

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曰：「然。」於是厚贈之，蓋平日控馬

公但見其背，不見其面故，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不問射牛



奇章公牛弘有弟弼好酒而醜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直答曰可作脯

○不校侮媿

妻相師德溫恭謹慎與人無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以勿與人競弟曰今後人唾吾面亦自拭之耳師德曰此我所以憂汝也凡人唾汝面必怒汝故拭之是逆其心夫唾不久自乾但當笑而受之  
武元衡宴西川從事楊嗣復在酒過武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武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馮道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署其名於面親知白之道曰天下同名姓何限慮是失驢訪主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還檢威儀呼引甚盛前卒呼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突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巡檢悟曰乃相公下馬伏謁道左其僮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充公陸象先為馮州太守參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

性仁厚於是與府寮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於廳前硬弩眼眶衝楫使君唱喏而出可乎眾皆曰誠如是甘輸酒食一席其人便為之象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參軍曰爾所為全易吾能於使君廳前墨塗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羣寮皆曰不可誠敢如此吾輩當斂俸錢五千為所輸之費其二參軍便為之象先亦如不見皆寮所賄以為戲笑其第三參軍又曰爾之所為絕易吾能於使君廳前作女人梳粧學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則如之何眾曰敢為之吾輩願出俸錢十千

充所輸之費其第三參軍遂施粉黛高髻簪釵衣女人衣向堂四拜象先又不以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為三輔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參軍兒等笑具我豈為笑哉  
溫公一日省墓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器盛飯瓦罐盛菜羹公欣然享之村老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講書村野不敢往聽今幸請教公講庶人章村老曰自天子章以下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嘿然謝曰平生未見查明奉答村老大笑而去曰今日聽



講難倒司馬端明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為何官也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報一御史且至丞促令讓上舍公曰固宜俟其至讓之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惶懼百態乞憐公卒不較張莊懿公蓋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掣落其紗帽左右失色旦日州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還遣出

屠瀟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公意公大加譴責公但呼而告之曰汝為我見亦不辱但難為若翁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為此

○觀樂 贈菊

柴載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左右人竊於門隙觀之柴乃召至後園使觀其按習曰隙風恐傷爾眸子王荆石相公家居晨起帶氈帽行園視菊其鄰人誤為園丁隔簷喚曰王老官汝許我菊花今有否既見公面驚而走公喚回撫慰取菊數本與之

○薦言已者

王元美鎮鄆薦一屬吏乃其鄉人常言公者或曰自今以往凡求薦者皆言公矣元美笑曰不然我不薦彼彼更言我

○不責僮婢

唐臨性寬仁多恕常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也

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奴覺謝罪城曰寒而飲何害也

我蘇有一鄉老訪友以一僕駕舟友人留飲僕遂沾

醉臥舟中鄉老欲歸不得已解衣自棹偶道上一人

欲附舟呼之鄉老慍不答其人呼不已僕於舟中睜

目大聲曰便附一附何妨鄉老憤甚鼓棹甚急道上

人聞之罵曰舟中家主已允從附搖櫂家人反不肯

大罵不止而去

房文烈遺婢易米三日不反既至房曰舉家無食汝從



何處來

○不責盜

張率字士簡，吳人，嗜酒疎脫，志懷家務，在新安，遺家僅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張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張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柳公權嘗貯杯盃一筩，塵絨如故，而所貯物皆亡，奴妾言不知，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

宋沈道虔，人有盜筩者，令人止之，曰：此筩欲成林，更有住者相與，令人買大筩，送與之，范元瑛見人盜筩，苦於

過溝，乃伐樹為橋，與過，盜遂不為盜。

後漢戴封字平仲，遇賊悉掠奪財物，餘錄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賊曰：此賢人也，悉還其器物。

王子敬夜臥齋中，有羣偷入室，盜物都盡，王徐曰：青龜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何宗道名倫，江山人，家貧事母孝，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盜夜入其室，竊器物，何覺而不呼，將取盞，始言曰：盞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委之而去。

前二人不責內盜，後五人不禁外盜，竟亦何嘗誨盜

也，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山西時，舟行遇劫，適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竟不忍取，又沈文卿

家居，盜入其室，沈口吟一絕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策，也堪將去教兒曹。

盜亦舍去，孰謂盜無人心哉。

○不畏劫賊

阮簡字茂弘，為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不怕死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棋，看敕訖，置局下，神色怡然，爭劫，竟斂納，查畢，徐言奉敕賜死，方以敕示客，因舉觴謂客曰：此酒不堪相歡，遂一飲而絕。

張黃門張融字思光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咏。

越情部 終







佻達部

子猶曰：百圍之木，不於枝葉取憐，士之斯跪自喜，不  
拘小節者，其中儘有魁傑。高人才子，或潛見各  
途，能不盡見，吾亦姑取焉，以淘俗士之肺腸。集佻達

第十一

○簡文帝

簡文帝為撫軍時，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

○張徐州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

極敝，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當富貴，奉船錢，帛，奴  
婢，悉以贖之，客受贖不議，登舟，奴婢稍便，寒輒鞭之。裴  
公益異焉，其人張徐州也。

卓老曰：張建封易得裴寬難逢。

○楊鐵崖

姑蘇蔣氏，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為求師，時楊鐵崖先  
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携賓客妓女，以文酒為樂，蔣往  
延之，揚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  
資行樂，資三須十別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楊爾三

年後，其子俱成名士，  
奇賓奇主，千古罕見。

○酒濯足

馬周初入京，至灞上，逆旅數公子飲酒，不之顧，周卽市  
斗酒濯足於旁。

○百禪

梁吉士瞻少時，博無禪，為儕輩所侮，及為將軍，得絹  
三萬匹，為百禪，其外並賜軍士。

○盜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  
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  
塘一出，謂常自使健兒行劫，在

李卓吾曰：擊楫渡江，誓清中原，使石勒長避，若此盜  
也，俗儒豈知。

○乞

南唐韓熙載字叔言，肆情坦率，鼓樂百餘人，日與荒樂，  
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醉者持獨絃琴，  
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樂。



接後主屢欲相熙載，嫌其後房妓妾，不問出入，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畫出羣婢，後主乃喜，以為秘書監，既拜命，羣婢復集如初。

○唱蓮花道情

蘇郡視允明，唐寅張靈，皆誕節倡狂，嘗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知之。又嘗披髮持藍，相與躑躅，虎丘為道人唱，有客吟頰，濕乃借筆疾書數韻，雲煙滿紙，翻然而逝，客縱跡之，不得，遂疑為仙。

此真仙又何疑。

○募緣

唐子畏祝希哲兩公，浪游維揚，費用乏絕，戲謂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偽作玄妙觀募緣道士，衣冠甚偉，詣臺造請，鹽使者怒吃之，兩公對曰：貧道非游食者流也，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吾吳唐伯虎祝希哲輩，咸折節為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齊威隨指牛眠石為題，命賦之，唐先祝繼，立就一律，詞云：嗟峨怪石倚雲間，頭角崢嶸勢儼然，苦蘚作毛因雨長，藤蘿穿

鼻任風牽，長眠不食，愁邊草無力，難耕隴上田，怪殺牧童鞭不起，笛聲斜挂夕陽煙，御史得詩笑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為，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蘇玄妙觀，祀甚，倘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即撥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為葺觀費，兩公遂乘扁舟歸，投檄二邑，更修刺謁二尹，詐為道士，關說得金如數，乃悉召諸妓及所與游者，暢飲數日而盡，異日鹽使者按吳，詣觀瞻禮，見傾圮如故，召令責之，對曰：前唐解元祝京兆兩公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為此勝舉，金已如數界之。

久矣，鹽使者悵然，心知兩公，然惜其才，不問也。

○備

唐子畏往茅山進香，道出無錫，晚泊河下，登岸閒步，見肩輿東來，女從如雲，中有丫鬟尤艷，唐跡之，知是華學士宅，因逗遛請為傭書，改名華安，復寵任，謀為擇婦，因得此婢，名桂華，居數日，為巫臣之逃，華令人索之，不得，久之，華偶至閩門，見書肆中一人，持文繡閣，極類安，私詢之，人云：此唐解元也，明日修刺往謁，審視無異，及茶至，而枝指露，益信，然終難除齒，唐命酒對酌，華不能忍。



稍述華安始末以挑之。唐但唯唯。華又云：貌正肖公，不知何故。唐又唯唯。華不安，欲起別去。唐曰：少從容，當有所請。酒復數行，唐命燭導入後堂，召諸婢，推新娘出拜。華愕然。唐曰：無傷也。拜畢，因携女近華，曰：公向言某似華安，不識。桂華亦似此女。否？乃相與大笑而別。見漁林續紀。

○祝京兆

祝京兆有債僻，每有與出，則索逋者，繫繫相隨。蓋債家謂不往索，恐其復借，而京兆亦恬然不為怪也。嘗托言

款客往友家借銀，鑲數事。既借，主人心疑，遣僕隨其與察之。則已汲汲辦銀而棄，於外矣。僕追止之。京兆曰：借我，即我物也。汝欲用，亦拏一兩事去，不妨。又歲盡乏用，遍走東於所親，知托言弔喪，借得白員領共五十餘件，并付質庫。過歲首，諸家奴雲集，則皆索白員領者也。覓典票已失之矣。

祝希哲見古法書名畫，每捐業蓄之，即故昂其真，弗較。或留客，值密時，即以所蓄易置，得初值僅什一二耳。詰者俟其窘，日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得已。小饒更自

貴也。一富家持厚幣求公書墓文，公鄙而不許。既窘極，友人乘間為言，公曰：必計字價錢，乃可。富家治酒延之，公半酣，趣筆墨研來，因令前置一器，每書一字，則投十錢於器內。既書可二三百字，睨視器中，曰：足矣。欣然持器竟出，眾留之不得。富家因別倩人筆焉。

○白羊肉羹

羅友字他仁，襄陽人，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治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羹，一生未曾得喫，故日求前耳。無事

可咨，今已飽，不復駐了，無作色。

○裴御史

崔瞻在御史臺，恒于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筋，恣情飲。瞻曰：君不拘小節，定名士，於是每與同食。

○漢書下酒

蘇子美豪放好飲，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密規之，蘇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但擊秦皇



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日。始臣起自下邳。與上會於國。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劉伶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中。

○二張

張敎嘗慕劉伶達生。置一餽銘曰。死便埋我。出或令人

負之。滅養以為恥。曰。汝非伯倫僕也。笑而置之壁間。張孝資一見大喜。持以相隨。曰。此非俗人所知。客有乞一荷者。拒之曰。毋污此餽。遇酒後遂不肯持。曰。見者以吾黨為醉。便涉相戲。

昔劉伯倫嘗以餽自隨。曰。死便埋我。坡仙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不謂千載而下。更有效藥。

郭郡倅嗣煥。善張幼于。嘗訂夜談。途遇張孝資。借之徑造。南面大嚼。郭不問。客張不問。主。

○豪飲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訪之。曼卿與潛劇飲。中夜酒欲消。顧甕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并飲之。每與客痛飲。蓬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一名取藁束之。引首出飲。謂之籠飲。其在縱大率如此。屏後為一菴。嘗過其間。名之曰。捫盃菴。未嘗一日不醉。

按石延年與蘇舜欽輩飲名凡五。其夜不燃燭。謂之鬼飲。飲次挽歌哭泣。謂之了飲。

黃門郎司馬消難。常遇高季式。與之酣飲。重門並閉。取車輪括消難頸。又自以一輪括頸。消難笑而從之。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窺。必我孟祖。遂呼入與飲。

○酒狂

俞華麓宦京師。有鄉人邀飲。醉後大譁。其大僚居密飲所。患疾。使人請勿譁。俞曰。爾患疾。吾亦患酒狂。各無害。



也。諱如故。後俞遷閣。而其適撫閣。疏劾曰。聊有晉人風度。絕無漢官威儀。俞拍案笑曰。言絕無可謂知已。但云聊有不無遺憾。

○鄭鮮之

宋鄭鮮之爲人通率。爲武帝所狎。上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惟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按宋書武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後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鮮之難必切至。須帝理屈。然後置之。

時人謂爲格倭。蓋大有骨氣人。不特通率而已。

○飲不擇偶

何承裕爲蓋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其醉。挾私白事。承裕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謝長史幾卿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幘。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歷白楊郊野間。道過一士人。便呼

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飲酒無偶。聊相共耳。勿復爲煩。

○劉公榮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昶在坐。阮謂王曰。僕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相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

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酒。惟公榮可不與酒。此卽以公榮語戲公榮也。

○皇甫亮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李仲元

李仲元居成都圭里。一鄉皆化其德。以薦起家。縣令鄉人共餞之。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行。仲元云。本不之官。



○陶成

陶成字懋學號雲湖寶應人也性至巧嘗見銀工製器  
效之即出其右小時從師見師母圖其像次見其女又  
圖之皆逼真師怒逐去及師母死傳神者皆弗逮卒用  
其所圖像焉中式上公車二月五日矣語其婿朱升之  
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同吾遊乎升之曰去  
試僅三日公更何往成不許明且升之他避笑曰彼欲  
進士急耶買與逕下醉其家五日及揭曉升之登第其  
鄉人陳錢為賀曰公婿捷矣幸為我輩作圖以往成曰

善即舉筆模丁香一本尤妙絕家故饒輕財好俠嘗一  
至京師費白金二千有一面交卒推分與之他日以挾  
妓事露御史欲全之觀其詩詭曰此殆非陶成作也成  
曰天下歌詩豈出陶成之右而為他人作乎御史罵之  
遂除名

○黃勉之

黃勉之風流卓越當上春官時適田子莪過吳門談西  
湖之勝便輟裝不北上往遊西湖盤桓累日

○徐昌毅別墅

徐昌毅構別墅實邑之北邙前後塚壘或擊感曰目  
中每見此輩定不樂徐笑曰不然見此輩政使人不敢  
不樂

○陶彭澤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  
畢還復着之  
顏延之為始安郡過潯陽日造陶潛飲臨去留錢二萬  
潛悉付酒家稍就取酒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  
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且去

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  
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眾坐伸脚及履至  
着而不疑續陽秋

○阮籍

阮籍自言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司馬昭大悅即拜  
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  
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  
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籍曰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耳殺母禽獸不若衆乃



悅服

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墟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返。

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士，以白眼對之，常言：禮豈為我設耶？時有母喪，稽喜來弔，阮作白眼，喜不憚而去，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阮大悅，遂見青眼。

○投棧

謝鳳鄰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投投折其兩齒，既

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追婢

阮仲容戚先幸姑家，解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徙，初去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婢即遠集之母。

○挾妓遊行

揚州常醉，胡傅粉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為作。

康對山嘗與士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齎琵琶自隨，遊

行道中，傲然不屬。

○揖妓

俞華麓大夫與一妓善，後有讎俞者，別召一妓侍飲，他日遇所善妓於生公石，數呼之不應，曰：知罪矣。妓曰：汝知罪，即於此長揖數十，使舉山之人大笑。方赦汝，遂如其言，見者大笑。旁客曰：殊失觀瞻。曰：觀瞻吾不惜，但恐曩日侍飲人知之，必以此法難我耳。

○滕元發

滕達道微時，為范文正館客，常私就狎邪飲，范病之，一

夕候其出，逕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氏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逸走入。

○牧司成榜

張幼子初入成均，美大司成寶，裁士如東瀛，戒六院母遊行，張繞至白門，先入舊院，見榜禁，輒收之，謁美曰：請開一面之網，美笑曰：吾故疑有此。

○僧壁畫西廂

丘瓊山過一寺，見四壁俱畫西廂，曰：空門安得有此，僧



曰老僧從此悟禪丘問何處悟答曰是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湯義仍講學

張洪陽相公見玉茗堂四記謂湯義仍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講學湯曰此正吾講學公所講是性吾所講是情

○謝尚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尚往尚書泉基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

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入門迎之把臂使下裁得脫情着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王子猷

王子猷之徽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傍皇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猷出都尚在清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岍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

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張季鷹

賀司空入洛陽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契問賀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乃知

○殷豫章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敬弘

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敬弘女適何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關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馮道



馮道與趙鳳同在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譏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與親家翁。今日好雪。

○風流學士

解學士縉訪駙馬。駙馬不在家。公主聞其名。欲窺之。隔簾使人問茶。解索筆題詩曰。錦衣公子未還家。紅粉佳人叫賜茶。內院深沈人不見。隔簾聞却一團花。公主大怒。遂奏聞。太宗曰。此風流學士。見他做甚。

○李封公陰德

李封公豪邁。有逸致。嘗赴人飲。或問石麓公以大魁拜相。公又遐齡享福。平生必有大陰德。公應曰。大未也。小則有之。其人再三叩問。公曰。我無他德。但值人家招飲。不往必預辭。往則早起。不煩人奔走。只此自信耳。

○合歡杖

備書人蔡臣。爲子毆。屢訴張君士。杖固請鞭之。曰。儻斃。誰任。蔡曰。父在。因誘子入。密令鎗戶。命僮輩兩杖齊下。效五代劉銖合歡杖。囑以父請乃止。鞭至百。匍匐而出。自是少悛。張笑謂鄉人曰。是亦爲政。

○爭貓

唐裴諝爲河南尹。有二婦人投狀爭貓。狀云。若是兒貓。兒卽是兒。貓兒若不是兒。貓兒卽不是兒。貓兒諝大笑。判云。貓兒不識主。傍家搨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貓。

仇達部終



稗燬部第十二目錄

負圖先生	韓山石
福先寺碑文	首冠
殷桓相傳	李邕
三災石	藏拙
崔丞相聰明	鄭元禮詩
造五鳳樓手	邾方回奴
韓叔言	夔州諸詠
三分詩	六合賦

文胖	賈島
柳三變	羅隱
杜審言	王稚欽 計二條
桑悅 計二條	袁嘏
殷婁狂語 計二條	劉源
劉真長	丘靈鞠
謝仁祖	第一流
韓愈王儉語 計二條	馬曹
王孫語相似 計二條	長柄葫蘆

積柳	張融
授枕	王恬
盧排	大武生
郭忠恕畫卷	殘客
羅君章	蔡公客
張景胤	壞面
張唐輔	嗒樣
幼戲郡侯	侮老
姚彪	謝方眼

侍枯骨	稽康
彌正平	老兵 計二條
謝萬好言	詆夫 計二條
字父	謹父 計二條
父子相譴 計二條	王令公
報栗	參軍倉鶴
狗脚朕	



矜役部

子猶曰謙者不期恭恭矣矜者不期煇煇矣達士瞻觀才流雅負雖占高源亦遠中路彼不檢兮揚衡學步自視若升視人若墮狎侮詆譏日益驕固臣虛其君子弄其父如癡如狂可笑可怒君子謙謙慎防階

○負圖先生

季充號負圖先生嘗餌菊朮經旬不語人間何以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此三代時仙人必如此人方可說如此語

○韓山石

庚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昇作韓山碑或問北方何如信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餘若驢鳴犬吠耳濟陰王暉稱子昇之文足以陵顏之是韓謝靈運合任助吐沈約信北方之英矣然天下儘有好驢鳴犬吠者韓山一片石不會說話如何如何

○福先寺碑文

裴度脩福先寺將求碑文於白居易判官皇甫湜怒曰

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亟謝隨以文屬湜湜飲酒揮毫立就度酬以車馬玩器約千緡湜怒曰碑三千字每字不直絹三匹度又依數酬之湜又索文改竄度笑曰文已妙絕增一字不得矣

○首冠

開成初盧肇就江西解試為試官末送肇有謝啓云巨鼈屨品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恨人數擠排深慙名第奉洩何云首冠肇曰頑石處上巨鼈屨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

考試無憑賴此解嘲

○殷桓相侮

殷深源少與桓溫齊名嘗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殷嘗作詩示桓桓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也

○李邕

李邕嘗不許蕭誠書誠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持示邕曰此乃右軍真跡如何邕看稱善誠以實告之邕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全好



唐太宗學虞監隸書每難於戈法一日書過戠字招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曰朕書何如世南公曰仰觀聖作內戠字戈法逼真李邕眼力大遜鄭公說好說歹一味忌刻耳

○三災石

蕭穎士嘗至李韶家見歛硯頗良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三災石也同行者不喻退而問之曰字札不奇一災也文辭不優二災也憲儿狼籍三災也

○蕪拙

梁徐陵使於齊時魏收有文學北朝之秀錄其文集以遺陵命傳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沉之從者問故曰吾與魏公蕪拙

○崔丞相聰明

韓愈常語李程曰愈與崔丞相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着文章

○鄭元禮詩

鄭元禮崔昂婦弟魏收昂之妹夫昂持元禮數詩示盧

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婦弟

○造五鳳樓手

韓浦韓洎兄弟皆有文辭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聞而笑之適有人遺蜀笈浦作詩與洎曰十樣蠻笈出益州寄來人自浣溪頭愚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脩五鳳樓

○邠方回奴

邠方回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見劉向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志向耳何得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

○韓叔言

韓叔言性好謔浪有投贊太荒惡者使妓姓艾薰之俟其人來出而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宋齊丘凡建碑碣皆自為文命韓八分書之乃以紙塞鼻曰其詞穢且臭又魏明嘗攜近詩詣之韓托以目病明請自吟韓曰耳聾加劇



○夔州諸詠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吳國倫輒斬寢  
解聲與歌相低昂歌竟斬亦止

○三分詩

郭祥正嘗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曰此詩幾分坡  
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議三分來是詩  
祥正一日夢中作遊采石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  
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祥正曰予近詩有欲尋鐵索  
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非予平日所能到忽

得之不祥不驗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  
陵如何活得許久

○六合賦

劉孔昭 畫緝綴一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曾以呈魏  
收而不拜收忿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  
合君四體又愚於文劉不勝忿以示邢子才子子曰君  
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絨蟻

○文脾

茂苑文氏皆聰穎尤工書獨一人號文脾者亦諸生文

與書坊拙遇歲試俞華麓力勸勿往驚問何故乃曰如  
子之文雖有衡山之書亦無用即王守溪文而子書之  
人亦懶看矣恐黜不盡辜是以憂之

○賈島

賈島為僧時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  
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覽之島攘臂睨之曰郎  
君何會此遂奪取詩卷帝慙下樓去既而島知之亟謝  
罪乃賜御札除長江簿

○柳三變

柳耆卿為屯田員外郎初名三變自作詞云才子詞人  
自是白衣卿相後有薦於朝者仁宗曰此人風前月下  
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無復檢舉自稱奉旨填詞柳  
三變

按柳永死日家無餘財羣妓合金葬之郊外每春月  
上塚謂之平柳七子猶曰生雖白衣賤死得紅裙憐  
北邙塚累累白楊風滿天卿相代有作誰復追黃泉  
嗚呼柳三變風流至今傳

○羅隱



羅隱曾與韋貽範同舟舟人告隱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韋宣之朝由是不復召用

○杜審言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登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矣人問其故曰見吾判自當羞死

○王稚欽

黃岡王延陳字稚欽少負奇才然好逐街市童兒之戲父母挾朴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虐海內名士

王稚欽為翰林庶吉士故事學士二人教習體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上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之學士大恚後出為給事中以建言補裕州守益屬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入或勸之怒曰離職諸官受廷陳迎當不愧死耶

○桑悅

海虞桑悅字民懌十九舉鄉試春閉策有胷中有長劍

一日幾回磨等語為吳學士汝賢所黜又學以至聖人之道論云堯以是傳之舜云云夫子傳之孟軻孟軻傳之我為丘學士仲深所黜得乞榜年纔二十三籍誤以二為六用新例不許辭遂有泰和訓導之命按察視學者行部抵邑不見悅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且雨淫傳舍圯守妻子無暇何暇候若按察久不能侍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安能屈桑先生為若期三日先生來不然不來矣按察先受丘濟之囑竟不之罪

丘學士慕桑悅名令觀所為文語以他人所撰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穢乎奈何令悅觀此丘不之憾而反為先容殆今人所難矣

故事御史出按郡邑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桑悅請曰有犬馬疾願假借之使得坐談御史素聞悅名令坐說詩少休悅除穢跪而爬足垢御史不能堪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意不樂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袁振



齊諸暨令袁淑詩平平耳嘗自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詩品

○殷妻狂語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數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出類拔萃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復屈得吾指者良久曰并安纔五耳黃帝堯舜諸公還求發一纔案

上饒妻諒適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對客云汝不知我每行必動天象小人天狗都是星象由他誇嘴

○劉源

劉源豪宕不羈值湯胤績廣坐中劉曰湯雖出將家學問見識種種過人既曰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

○劉真長

王長史語劉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耶長史問曰何也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

○丘靈鞠

沈深見王倫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謝仁祖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果是顏回不須尼父亦別若真有尼父恐顏回又未必屬君矣

○第一流

王中郎年少時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流人何得及我江聞而止

○韓愈王儉語

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為巡官或譏其年輩相遠愈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候儉朝之日今日可謂連辟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馬曹

王子猷作相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王孫語相似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孫山人太初寓居武林，賈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

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不謝送。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二公大有超然塵外意，然冷面相向，亦大難為人矣。

○長柄葫蘆

陸士衡初入洛，詣劉道真。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否？陸殊悔往。

○檳榔

劉穆之好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慶會，囑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穆之尹丹陽，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進之。

○張融

張思光融嘗詣吏部尚書何遜，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又曰：非是，乃去。

○授枕

范忠宣端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支一談者。

○王恬

王導子恬傲誕，謝萬嘗造，既坐，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已，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鬢髮竟無賓主禮，萬悵然而還。

○盧枏

盧枏為諸生，與邑令善，令嘗語枏曰：吾且過若飲，枏歸益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晏不來，枏且望之，斗酒自勞。



醉則已臥報令至，稱醉不能具賓主，令志去曰：吾乃為僮人子辱。

下交美事，乃復效田丞相偃蹇，幸免罵坐，不足為辱。

○大武生

石曼卿一日謂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為贄，演為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牛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牛曰：學士倘有興，當具酒筵從遊。

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大陳飲具，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倍侍，乞掛一名，以免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洗慮，目演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竟題云：牛某捧硯，永叔詩曰：捧硯得全牛。

○郭忠恕畫卷

郭恕先忠恕善畫，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日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寓岐

下時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

○殘客

吏部張纘與何徽客意趣不協，徽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徽客。殘客。梁史。又吳興吳規，頗有才學，從邵陵王綸在郢藩，深蒙禮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綸餞之，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不悅而去。

其子翁孺知父見挫，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見悲憤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類此。文起美曰：此晉時遺風，今人却無此習，然風氣靡靡，雜交非類，不以為醜，吾猶取此耳。

羅君章舍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蔡公客

王劉每不重蔡公，蔡謨字道明，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



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不如。答曰。夷甫無若輩客。

○張景胤

宋張敷。遷江夏王義恭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中書舍人狄當周赴。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竝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步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便呼

左右曰。移我牀。遂客。赴等失色而去。

又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帝謂曰。卿欲作士人。當就王球坐。及詣球。稱旨就席。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弘還奏。帝曰。我便無如何。齊紀僧真以武吏得幸。就世祖乞作士大夫列。世祖曰。此由江敷謝謫。可自詣之。紀承旨詣江。登榻。江便呼左右。移吾牀。遠客。紀喪氣而退。世祖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古人之不假借類如此。

○壞面

支道林還東。時賢竝送於征虜亭。蔡子叔。蔡系。濟。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誓起。謝移就其處。蔡還便合禪。舉謝鄰地。自復坐。謝冠履俱脫。振衣就席。徐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

○張唐輔

文鑒大師。謁成都守張逸。與華陽簿張唐輔同侯客。次唐輔欲擗髮。方脫巾。睨文鑒。其首。文鑒大怒。噎。張召就坐。文鑒曰。與此官素不相識。輒將幘頭罩頭上。唐輔曰。方頭痒甚。幘頭無處頓放。見師頭閒。權放片時。

不意其怒也。

○啗樣

李佑守官河朔。監司怒其啗不平。翌日。更極。監司愈怒。佑曰。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乞明降一啗樣。

○幼戲郡侯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攜見郡侯。時值春宴。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曰。頭帶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遽便戲老夫。

○侮老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已僊然矣楊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不能堪正色曰君莫欺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他

○姚彪

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守風糧盡遣人從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答方與溫談論久呼左右倒百斛鹽著江中謂溫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謝方眼

南宋謝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貴戚親疎無所擇時謂之謝方眼

古之管也以酒今之管也以人此公猶有古意

○恃枯骨

梁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以寒士遭遇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若下之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稽康

稽康性好鍛初居貧常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

給穎川鍾會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簡文云備傷其道

○禰正平

禰衡性傲不肯謁曹操操欲辱之錄為鼓吏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鞞鼓吏度者皆當脫故衣易新衣次傳衡不肯易衣吏呵之衡便於操前脫鞞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着岑牟次着單絞後乃着鞞復

擊鼓作漁陽摻搥顏色無作操笑謂四座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責之衡許復往操喜鼓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棊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操以其才名不殺令送劉表臨發衆儀之於城南相戒云俟衡到當共臥坐以折之衡一至便大號衆問其故曰坐者為冢臥者為屍屍塚之聞能不悲乎

○老兵

桓溫司馬謝奕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奕遂携



酒引温一老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恨温不之責

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幕次與三衛相鄰時諸帥兩人出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幕戲云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

○謝萬好言

謝萬北征惟以嘯咏自高未嘗撫將士謝公戒之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飲好言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

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

○詆夫

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濟一日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新婦得配參軍生子固不翅如此耳參軍渾第倫也

謝道韞奕之女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奕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郎輩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

○字父

王濛美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乃生此兒胡毋子先見其父彦國三伏坐衙搖扇視事呼曰彦國何為自貽伊戚

據古人立字以敬名春秋稱字為賢則子思作中庸稱仲尼非止臨文不諱也但難為世俗道耳

謹父

裴助質貌么廢而性尤率易嘗侍父坦飲坦令飛蓋每屬一人輒目其狀坦付助曰矮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助

十分助飲訖而復蓋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鷲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上梁不正難怪矮人饒舌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能言而艱於決判時人語曰說事象長三尺判事手重千觔其子亦謔云陸餘慶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日受詞訟十日看不竟書紙送案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父子相謔

後趙京兆公韋謏字憲道深博善著述然性不嚴重嘗











貧儉部

子猶曰。貧者。士之常也。儉者。人之性也。貧不得不儉。而儉者不必貧。故曰性也。然則儉不可乎。曰。吝不可耳。夫儉非即吝。而吝必托之於儉。儉而吝。則雖堆金積玉。與貧乞兒何異。故吾統而名之曰貧儉。第十三。

齒聲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鄰人每夜聞擊物聲。達旦不輟。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耳。

桶中人

呂微之安貧樂道。常冒雪往富家易穀種。閉關中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滕字未就。先生因請以滕王蝶蝶事足之。問其姓名。不言。刺船而去。衆疑為呂處士。遣人追尾。其後路甚僻遠。議其所而返。雪霽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桶中。

無袴吟

義興儲遇家貧。冬月無袴。作口號云。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雙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袴人家着。

篋酒斂衣

叙開錄。辛洞好酒而無資。嘗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為篋酒。樽首集。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目曰斂衣。

夏侯妓衣

夏侯豫州。性極吝。晚年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衣。

小宰羊

時狀為青陽丞。潔以動民。肉味不知。日市豆腐數筒。邑

人呼豆腐為小宰羊。

銷

如此宰。定不怕踏破菜園。然丞亦有小倖入。何處支銷。

雙枯魚

東郡趙咨為東海郡。以儉化俗。人遺其雙枯魚者。噉之三歲不盡。

獻薑

孔瑋之為臨川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片。武帝嫌其少。知瑋之清。乃歡息。



比醫家一劑藥尚少一片太矯太矯。

○魯學士祝壽

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曰公何之趙曰憶今日為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問公何以為贊趙曰怕二方魯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啓笥無有時貯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與趙俱往稱祝西涯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倡和而罷古以東脩為禮之至薄若枯魚而止半太不成文矣

子猶曰西涯公亦不全靠魯學士祝儀

○御史自漁

粵西韋廣為御史歸貧甚居荒村故人按部廣意其必來訪無所得饌自漁於江故人猝至騶從既過廣登岸即走踰後垣入衣冠肅容客曰公何汗流漬髮廣曰適在近村聞公至竭屣趨迎故耳左右竊笑曰絕似江中打漁人

○鄭餘慶

鄭餘慶極清儉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眾皆驚訝

侵晨赴之日高餘慶方出開話移時眾腹已枵餘慶呼左右曰分付厨家爛蒸去毛莫拘折項眾相顧以為必蒸鷄鴨之類又久之盤出醬醋亦極香新但見每人前下粟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皆匿笑強進一作腐儉子筵席固不易喫○張約齋鐵性喜延山林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數杯後命左右作銀絲供且戒之曰調和教好又要真味眾客謂必齋也良久出琴一張請琴師彈離騷一曲二事絕相類

○王熙

北史王熙性儉率鎮河東日嘗有臺使至熙為設食乃裂去薄餅緣熙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農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又嘗與客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熙就地取食之王公自是有用之才此等亦似不近人情

○變家風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謂龐美叔同七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龐答曰鹽豉棋子上有肉兩簇



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翟參政請客

翟公異字汝文、紹興初為參政、雖身歷兩府、自奉甚於貧士、一日招客、未飲時、先極言近世風俗侈靡、燕樂之間、尤甚、因正色曰、德大於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

○陳孟賢

陳孟賢素吝、同僚造一謔笑云、臘月廿四、天下鬼神俱

朝上帝、眾盡阜衣、一人獨白、上帝怪之、曰、臣陳孟賢家、竈神也、諸神俱煙薰、故黑、臣在孟賢家、自三餐外、不延一客、臣衣何由得黑、後人凡言冷清事、輒曰、陳家竈神

○食韭

庾景行之清貧、食惟韭菹、蒲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

誰謂庾郎貧、一食常有二十七種

韭、惟勤生、俗號懶人菜、故宜清士餐、餐

魏李崇為尚書令、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

菹、李元祜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意同此

庾太尉亮、見陶公侃、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蔬、庾因啻白、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惟風流、兼有治實

直是投其儉性、何治實之有

○王導

王導性儉、帳下有甘果、不忍食、至春爛敗、棄之者、猶曰、勿使大郎知

○王戎

王戎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家有好李、賣之、恐人

得種、恒鑽其核

京師有李、名牛心、紅核、必中斷、相傳是王戎鑽核遺、跡、可見客到至誠處、亦能感通造化、或曰、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灑淚、有舜哥麥、其穗無、芒、熟時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祐之而生、王莽竹、每竿著二三節、必有割、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此皆附會之說、子猶曰、也要附會得來

○和嶠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諸弟往園食李，皆計核責錢。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持斧詣園，共飽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惟笑而已。

華文脩曰：杜元凱謂嶠有錢癖，然自有高韻，與今之守錢虜異矣。

○沈峻

沈峻欲贈張溫，入內檢視良久，出語溫曰：欲擇一端布送卿，而無贏者，竟不送。

○虞玩之

齊虞玩之為少府，高帝鎮東府時，帝取其屐履斷處，以芒接玩之，曰：着已三十年。

不意一屐與晏子狐裘同壽。

○裴瓌

裴司徒瓌新畜其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屏帳皆新，特置閒屋貯之，未嘗施用。每有宴會，轉於朝士家借。非裴瓌言還是無福受用。

○飲牛

江湛字徽，高介，然性儉，所畜牛飲，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何不用諸葛丞相木牛。

○子孫楹

江西俗儉，果楹作數格，惟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楹。又不解鑄蔗糖，亦刻木飾其色，以代匱。一客欲食，取之，方知贗物，便失笑，覆視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脩。

○省夕餐

桐城方某性吝，其兄晚從鄉來，某欲省夕餐，托以遠出，兄草草就宿，忽黃鼠逐雞，某不覺出聲驅之，兄喚云：弟乃在家乎？某倉卒對曰：不是我，是你家弟婦。即弟婦豈不能治一夕餐，不通之甚。

○醋

夏侯信嘗以一小瓶貯醋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歷僕云：醋盡，信必取瓶合掌，尚餘數滴，以口吸之。

○鹽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金致臥內，奴



有私取鹽一撮者，慶報之見血。

○ ○ 齋肉

夏侯彪性吝，奴嘗盜食齋肉，彪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唯出齋。

○ ○ 婦取百錢

庠秋伏連位大將軍，甚鄙吝，婦嘗病劇，私以百錢取藥，伏連後覺，終身恨之。

○ ○ 羊脾

歸登常爛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殘者，婦於封處割少。

許食登驗之大怒，誓不食肉。

○ ○ 鴨子

鄒州鄧祐家巨富，奴婢千人，莊田綿亘，未嘗設客，孫子將一鴨子費用，祐以檀破家貲，鞭二十。

○ 故蓆

韋莊數米而炊，秤薪而爨，幼子卒，妻斂以時服，莊剝取，易故蓆裹屍，殯訖，仍擊其蓆，歸莊，憶于最悲，惟吝財物耳。

○ ○ 珊瑚筆格

歸田錄：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一錢，有珊瑚筆格，平生愛惜，子弟竊之，公榜以十千贖之，子伴為求，得以獻，欣然以十千與之，一歲率五七如此。

○ ○ 歸康泉

吳人歸副使康泉，道大富，吝極，暑月，暴水，日中浴之，省爨薪也。生平家食未嘗御肉，客至未嘗置款，一日有內親從遠方來，必欲同飯，乃解袖中乾角上五錢，使人於熟店批數片肉，肉至無醬，復解一錢，市得便嫌其不佳，使還之，仍取錢已，問醬樣何在，尚有餘鹹味，足消此肉。

也。幼兒見食條糖者而泣，值租入時，乳母奉內命，將米半升易糖，公適自外來見之，詰其故，乃取糖一根，自折少許嘗之，復折少許置兒口，謂曰：味止此耳。何泣為？即還糖取米，賣者言糖已損，乃手撮數粒償之。

○ 半邊聖人

百可堂云：有一士夫性極貪，取人不遺錙銖而已，所有分毫不捨，或譏其吝，答曰：一介不與，聖人之道也。或曰：一介不取，君以為何如？曰：學而未能，曰：然則君只好學得半邊聖人。



○漢世老人

廣記漢世老人家富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管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人或從之求丐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復囑云我傾家贖君慎勿他誑令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

○孫景卿鄧差

三輔決錄平陵孫奮字景卿富聞京師性儉吝嘗宿客舍顧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孫景卿耶奮後

為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行五記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賈人相對共食羅布殊品呼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賈勢不在豐何為頓爾珍羞美食賈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爾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鷺自食動筋敲骨鯁其喉而死

○靳賞

蕭衍長圍既立齊師屢敗帝東昏侯猶惜金錢不肯賞賜如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為就我求物

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為城防帝曰擬作殿竟不與

○吝禍

金華有豪民李甲尅衆肥家居近古刹有二僧頗為村人所欲仰往求施人多喜捨亦時時受甲妻之密惠甲知之銜忌尤深一日二僧以事至其家甲故為殷勤之態而私令僕幹作四餅實毒其中以出勸二僧僧方飯飽不下嚙乃懷其餅歸寺明旦二小兒綠衣垂髮入寺遊觀問之則甲之兩子也驚曰此李公愛子可以果餌延之命其徒遍慘於房弗得惟餅在几上即取以飼之

二兒各食其一仍懷其一還家入門大呼腹痛金仆地踰以死甲莫喻其故詢其僕慘其身餘餅在焉乃知中毒而亡吞聲飲泣而已

余曾舉此故事似一吝者吝者曰君言吝禍自我言之還受不吝之累若我并惜四餅那有此禍

○置產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所爭一文必至失色後因置別墅與售者反復受苦子在旁勸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可得善價也掖



愕然自爾少改

郭進有才畧治第方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  
之工皆與宴設諸工之席於東廡人咸曰諸子安可  
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  
者固宜坐造宅者下

貧儉部 終

汰侈部第十四目錄

杜邠公

李昱

虞孝仁

人抱甕

孫抱

宋景文

計二條

金蓮盆

索銀盆盥洗

蔡太師厨中人

厨娘

小四海

大餅

大卵大饅頭

吳候

李後主姬

楊國忠妓

燭圍

唾壺 計三條

肉雙陸

嚴氏溺器

淫書

諸葛昂

鍊炭

王黼

四畫



汰侈部

子猶曰。余稽之上志。所稱驕奢淫佚。無如石太尉矣。而後觀河間。猶謂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章武貪暴多財。一見河間。歎美不覺成疾。還家臥三日不能起。人之侈心。豈有攸底哉。自非茂德。鮮克令終。金谷沙場。河間佛寺。指點而嗟咨者。又何多也。一曰為歎。萬年為笑。集汰侈第十四。

○杜邠公

杜邠公宗厚。自奉養。常言平生不稱意有三事。其一為

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為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

按邠公出入將相。未嘗薦一幽隱。時號為秃角犀。凡蒞藩鎮。不斷一獄。囚無輕重。任其舛殆。人有從劍門拾得裘。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朝廷為高僧。此等人。那得不亂。

○李昊

李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嘗讀王凱石崇傳。罵為窮儉乞兒。

此等乞兒。恐難為布施財主。

○虞孝仁

隋虞孝仁。性奢侈。伐遠之役。以駱駝負西。盛水。養魚。以自給。

○人抱甕

羊琇。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燕袍

武帝食王武子家燕袍。肥美異常。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袍。帝甚不平。不畢食。便去。

袍兒無用。殆有甚者。武帝自不悟耳。

○宋景文

宋景文好設重幕。內列寶炬。歌舞相繼。坐客忘疲。但覺漏長。啓幕視之。已是二宿。

按子京為翰林時。晏相元獻愛其才。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連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極其醜。蘇方揮毫之際。餘醒猶在。觀者殊駭。以為薄德。則宋之為人可知矣。其好客亦如屠沽兒團飲。豈真能致客哉。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讀周易。弟學士末。那點華燈。據歌  
妓。醉飲達旦。翌日郊令人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  
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那年上元。同在州學喫齋  
。煮飯否。那答曰。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喫齋飯  
。為甚的。

原來只為這箇可欺可欺。

○金蓮盆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  
幾何。要酬生平不足也。

○索銀盆盥洗

寧庶人家。潦既就擒。拘宿公館。以銅盆盥洗。怒曰。縱  
乏金盆。獨無銀者耶。其習於奢侈如此。

○蔡太師厨中人

宋時一士夫。京中買一妾。自言蔡太師厨中人。命作  
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厨中人。何曰不能。妾曰。妾  
乃包子厨中。縷葱蒜者。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也。有  
妾之作誌。銘者。無疑。按此事為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  
包子厨中。縷葱蒜者也。豈能作包子哉。

○厨娘

中都下戶。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甫長成。則隨其姿質  
。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擇。其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  
人。本事人。供過人。鍼線人。堂前人。襪刺人。拆洗人。琴童  
。棋童。厨娘等項。就中厨娘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之家  
。必不可用。寶祐中。有太守某者。奮身寒素。不效儒風。偶  
奉祀居里。飲饌粗率。忽念昔留某官處。庖厨出京都厨  
娘。調羹極可口。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托以物色  
。費不肩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

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華。能書算。且少。遣以詣直。不旬月  
。果至。初。憩五里時。遣牌夫先申款。來。乃其親筆也。字畫  
。端楷。歷序慶幸。即日伏侍左右。未乞以四輪接取。庶成  
。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女子可及。守為之破顏。及入門  
。容止循雅。翠襖紅裙。恭視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  
。親朋集賀。厨娘亦遠致試厨之請。守曰。未可。展會明日  
。且具常食。厨娘請食。菜品資次。守書以示之。厨娘謹奉  
。旨。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簽五分。各用羊首十箇。葱薑  
。五搗。合用五十觔。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違示



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規其所用翌旦厨娘發行查取錫  
銚孟杓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燦爛耀目皆黃白  
所爲大約已該五七十金至如刀砧襍器亦一一精緻  
旁觀者噴然厨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板膊掉臂而入據  
坐胡牀徐起切抹批爨方正慣熟條理精通真有運斤  
成風之勢其治羊頭灑置几上剔留臉肉餘悉攤之地  
衆問其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  
厨娘笑曰汝輩真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葱薑  
取葱輒微過湯沸悉去蕪葉視標之大小分寸而裁截

之。又除其外數重取心條之細似薑之黃者以淡酒醃  
浸漬餘棄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滑楚細膩難以盡  
其形容食者舉筋無餘俱各相顧稱好既撤席厨娘整  
襟再拜曰此日試厨幸中各意後須照例支稿守方檢  
例厨娘曰豈非待檢例耶探囊取數幅紙以呈上曰是  
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  
賜或至三二百千守破慳勉從私歎曰吾輩力薄此等  
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故遣還

小四海

孫承祐嘗饌客指其盤筵曰今日坐中商之蟾蚌北之  
紅羊東之鯢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  
矣

○大餅

王蜀時有趙雄武者累典名郡精於飲饌又能造大餅  
每三斗麩擗一枚大於數間屋或豪家廣席輒請獻一  
枚胡用之猶有餘其方不傳衆因號爲趙大餅

○大卵大饅頭

正德時守備中貴人競爲奢靡有取雞卵或鸚鵡卵破

之不知何術分黃白而以牛胞刮淨裹其外約斗許大  
熟而獻客曰此駝鳥卵也又作饅頭大於斗蒸熟而富  
席破之中有二百許小饅頭各有餡而皆熟

○吳饌

張江陵相公奔喪歸所坐步輦則真定守錢晉劄以供  
奉者前爲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各一童  
子立而左右侍爲揮篋炷香凡用卒三十二昇之始所  
通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著  
處而真守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



此。僅。得。一。飽。餐。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為。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

○李後主

宋時江南平，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膩燭，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官中未嘗點燭耶？云：官中本闕，每至夜，則懸大珠，光照一室，如日中，觀此，則李氏之奢侈可知矣。

○楊國忠妓

楊國忠凡有客設酒，令妓女各執其事，號肉臺盤，冬月

令妓女圍之，號肉屏風，又選妾肥大者於前，遮風謂之肉障肉障。

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亦號肉臺盤，杭州別駕杜馴亦有肉屏風事。

○燭圍

封涉家宴，使羣婢各執一燭，四面行立，呼為燭圍。長安後記唐寧王燈婢，申王燭奴，皆刻香木為之，章為侈矣。

○唾壺

符朗常與朝士宴，時賢竝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

而張口，唾而舍出。

朗善識味，或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如其言，又食鶩炙，知白黑之處，或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亦異人也。

南宋謝景仁裕性整潔，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游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嚴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承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曰：香唾孟。

○肉雙陸

尚書王天華取嫗世蕃，用錦扇織成點位，曰雙陸圖，別飾美人三十二，衣裝綉素各半，曰肉雙陸，以蓮每對打，美人聞聲，該在某點位，則自趨站之，世蕃但一試，便不復用。

○嚴氏溺器

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勢而捺承，以陰受溺。

○淫簪

嚴氏籍溪時，郡司某奉壺便撒往，見榻下堆素新白綾



汗巾無數，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告衆，有知者掩口曰：此穢巾，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歲終數之，爲淫壽焉。

○諸葛昂

隋末，涿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爲設雞臠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客數十人，烹猪宰羊，等長八尺，盤作酒盤，行巡自爲，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扇瓚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確斬臠，瓚膝蒜韭，唱夜叉歌，假子舞，瓚明日殺一奴子十餘歲，呈其頭，願手足，座客皆覆喉而吐之，昂後日報設，先令愛妾行

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綾羅，遂擊脇肉以啖，瓚諸客皆掩目，昂於姝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餽而止，瓚羞之，夜遁去，昂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

○鍊炭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深感一貴家舊恩，欲召諸子從容，托敬愛寺僧聖剛者致之，僧極言其奢侈，常饌必以炭炊，恐不愜意，李曰：若象隨狸唇，或未能致，他非所患也，於是擇日邀致，備極豐潔，諸子遇備羞，畧不入

口，主人揖之再三，惟沾果實而已，及設餐，俱置一匙於口，各攢眉相盼，有似嚼藥，李不能解，但以失飪爲謝，明日托僧往質其故，言燔炙煎和，俱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餐出炭炊，又何嫌，乃曰：凡炭必煖，令熱謂之鍊炭，方可入羹，不然猶帶煙氣，僧拈掌曰：此則非貧道所知矣，及巢寇陷洛，昆弟與僧同竄山谷，餓至三日，賊鋒稍遠，出河橋，見小店有脫粟飯，僧傾囊中錢買於土杯同食，甚覺甘美，僧笑曰：此非鍊炭所炊，皆低頭慚嘿。

○王黼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取流出雪色飯顆，澆出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卽用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饑。

若無溝中飯，早作溝中瘠，此又是奢侈人得便宜處。

○四盡

梁魚弘，襄陽人，常言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

汰侈部 終



貪穢部第十五目錄

如意 計三條

抱雞養竹

婢擔糞

假子猷

偷鞋刺史

銀佛

盜偽葦

取油客子金

舍利

賣糞天子

需水

錢富酒

匿金叵羅

獻羅漢

科錢造像

張鷟鷟

贖命

人鬚筆

利賜予

一門貪鄙

元誕不貪

壯觀牧愛

麻鞋一屋

不動尊

死友

張趙徵錢名

負絹布 計二條

利賜給

裴估姑夫

尉景

萊兗

錢勝

欺心報

太倉庫偷兒

神仙酒

古物

銅臭

貪位 計三條



貪穢部

子猶曰、人生於財、死於財、榮辱於財、無錢對菊、彭澤令亦富、敗與、儻孔氏絕糧而死、還稱大聖人否、無怪乎世俗之營營矣、究竟人壽幾何、一生映着、亦自有限、到散場時、毫釐將不去、只落得子孫爭、多、眼淚少、死而無知、直是在却、如其有知、懊悔又不知如何也、吾蘇陸念先應徐少宰記室、聘比就館、絕不作一字、徐無如何、乃為道地遊塞上、抵大帥某、以三十盤為壽、既去、戟門陸對金大勳曰、以汝故、獲福者多矣、

吾何用汝為、即投之淵水中、人笑其癡、孰知正為癡人說法乎、集貪穢第十五

如意

風俗通云、齊人有女、二家同往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不能決、使其女偏袒示意、女便兩袒、母問其故、答曰、欲東家食、西家宿

昔有四人言志、一云、吾願腰纏萬貫、一云、願為揚州刺史、一云、願跨鶴仙遊、末一人云、吾志亦與諸君不殊、但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耳、故坡仙題竹云、

若對此君仍大噉、世間那有揚州鶴、余觀今人口譁、賢聖耽耽、窺權要之津、手握牙籌、沾沾博、慷慨之舉、情、農望、成、敗、子、怨、天、大、率、此、類、也、何、獨、笑、齊、女、哉、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會飲、金綺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華美、富貴可兼得耶、斯乃知足者、  
歸田錄云、國初通判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郡監、有錢昆者、浙人、嗜蟹、常求補外、曰、但得有蟹、無通判處、則可、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

同舍生劉垂、有口才、曾號虛空錦、說他日得志事、曰、有錢、當作五窟堂、吳香窟、盡種梅花、秦香窟、周懸射、臍、越香窟、植崑桂、蜀香窟、栽椒、楚香窟、哇蘭、四時草木、各占一時、予日入麝窟、便足了一生、死且為香鬼、况於生乎、其後仕而貪財、不副心而卒、

舍利

張虔到鎮滄州日、因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野鄙之、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利、置、儼、焉、即、得、舍、利、張、但、慚、笑、



○抱雞養竹

廣記唐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筍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文積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此類

離浪載太守羅姓者官江右以舊絲及銅鐵照勛數

發出易人網巾鋼劍智與此類

○賣糞天子

唐少府監裴舒奏請賣馬糞計歲得錢二十萬緡劉仁軌曰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乃止

○婢擔糞

王夷甫妻郭氏貧令婢路上擔糞王平子年十四五諫之郭怒曰夫人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捉澄衣裾將與杖平子力爭得脫

○鬻水

前燕太傅慕容評屯兵潞川以拒王猛郭固山泉鬻水與軍入絹一疋得水二石積錢帛如山士卒怨憤而敗兵家列營先擇水草便地豈奇貨可居耶若水從取恭井中出價當更倍

○假子飲

解賓王作利漕將代還凡有行衙所在竹皆伐賣之時人呼為假子飲解假同音

○錢富酒

蘇五奴妻善歌舞亦有姿色有邀請其妻者五奴輒隨

之人欲醉五奴以狎其妻多勸之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喫飽亦醉不須酒也

○偷鞋刺史

鄭仁凱性貪穢嘗為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敝即呼吏新鞋者令之上樹摘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匿金巨羅

魏神武帝宴僚屬於坐夫金巨羅實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祖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耻孝徵怡然自若又



孝徵飲司馬世雲家藏銅壘三面為厨人搽出

吳下莫生學室亦有竊疾為張伯起家狎客一日忽

言疝氣痛不可忍少臥便起曲腰踣躄而出張疑之

使童子檢視已失古銅壘矣張不言明日詣別業召

莫莫至言疾愈張取其所簪銀乞耳玩之伴稱好命

童付銀工看樣而密授以意童逕往莫家語其妻曰

汝家官人云有一古銅壘欲貨命吾來取以乞耳為

信妻不疑取壘相授張得壘命別置他室案上而徐

引步入莫見壘張目曰汝足亦能行耶恬不為怪

○銀佛

張林奏毀佛寺有蘇監察者檢天下廢寺凡銀佛一尺

以下多袖歸人號蘇扛佛温庭筠笑曰好對蜜陀僧

○獻羅漢

曹翰下江南日盡取其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

無以為名乃取廬山東林寺羅漢每舟載十餘尊獻之

詔賜相國寺時謂之押扛羅漢

子孫為乞丐時百餘舟安在

○盜偽鞏

王鎮惡性貪既破姚泓盜取府庫無算劉裕念其功不

○科錢造像

唐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污有一里正死範集里正

二百人為之造像各科錢一貫既納錢二百千範曰里

正地下受罪先須救急我先造得一像且以貸之於袖

中出像僅五寸許此令乃化緣和尚現宰官身者

○取油客子金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贖貨無厭州民有油客子者姓鄧

能蒸其力盡瞻安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子俾其退

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進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

鄧生久立饑倦不堪次日又召或諷鄧生曰此侯賄本

不為蒸何不獻効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數錠獲

免

○張鷟鷟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外廉而內實貪一日自榜縣門



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典級諸色人不得  
輒有獻送，有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日，意令我  
輩知也，言不得獻送，是謀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綠獻之。  
命曰：壽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  
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嚼者。衆進士以驚驚詩諷  
之云：飛來疑似鶴，下處却尋魚。

○賄命

北齊和士開，凡人將就戮，多所營救，得免，即責其珍寶，  
謂之贖命物。

人儘有寧舍命，不舍錢者，利未免乾折人情。

○張趙徵錢名

唐宋遺史：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覲，人謂渠伊  
必不來，後還徵渠伊錢，人不敢言，但將錢而已。崇又徵  
將錢，五代史補：趙在禮自采石移永興，人曰：眼中拔  
却釘矣。後在禮還任，每日徵拔釘錢。

○人鬚筆

嶺南兇不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懼。  
因剪已鬚爲筆，甚善，更使爲之，工者辭焉，詰其由，因實。

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不能致，輒責其直。

○負絹布

後魏胡太后幸藏庫，見布絹充盈，恣從官所取，唯章武  
王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遂至顛仆。崇傷腹，融損  
足。太后使侍者奪其絹，令其空出，時人笑焉。

燕宋該性貪，太祖欲厭其貪，賜布百疋，令自負歸，重不  
能勝，乃至僮項。

凡人財帛官亦有天限，人但知多負者力過則蹶，而  
不知多藏者福過則絕也。

○利賜予

南漢閩蜀皆稱帝，高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  
之，謂之高無賴。

所向稱臣，如乞兒叫老爹奶奶，便不直錢。

○利賜給

宋張璪使契丹，老病，強行，故事死於使者本朝及北朝，  
賜給甚厚，璪利之，在道日食生冷，求病死，卒不死。  
此等性命方是直錢，失此好機會，未免入枉死城中。

○一門貪鄙



唐崔湜為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賦污狼籍。父挾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夫，何不與官？湜曰：所親為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遺憂。湜大怒，慨。

○裴佖姑夫

唐裴佖嘗話少時，姑夫為朝官，有雅望，佖至宅，會其退朝，深歎曰：崔照何人，眾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秣。

為飯，佖姑曰：何前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佖曰：學中，佖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縑千匹。

○元誕不貪

元誕為齊州刺史，在州貪暴，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誕曰：師從外來，有何得？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每家未得三升錢，何得言貪。

○尉景

北齊尉景性貪，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

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制景承曰：公制百姓，董桶何為不制公。

○壯觀牧愛

正德中，陳民望為黃州守，更新譙樓，榜以壯觀二字，同知王卿，陝人也，頗有清譽，指題謂鄧震卿曰：何名壯觀？自我西音，乃賦官也，相與一笑，又紹興府有扁云：牧愛，成編脩謂時守曰：此扁可撤去，自下望之，乃牧愛字耳。

○萊瓮

聶豹，字文蔚，永豐人，好講陽明之學，而天性貪狹，為壽州時，納賄無算，嘗封金於瓮，為李通判所見，伴云：以萊寄父，李曰：拙妻正思萊，遂取十二瓶去，豹不敢問，還廚，曾講學，故不敢與李通判爭競。

○麻鞋一屋

顏氏家訓：鄴下一領軍貪甚，及籍沒，麻鞋亦滿一屋。

○錢癆

嚴相嵩父子聚賄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凡五高會矣，而漁獵猶不止，京師名之曰錢癆。



○不動尊

劉宜武鑄錢為算子，子薄遊技家，妓求釵，劉子解之。姥曰：君家庫中青銅，號為不動尊，可惜朽爛。劉子云：吾父喚算子作長生錢，况錢乎？彼日燒香，請祝天地，要錢生兒，稱生孫，金銀千，百億化身，豈止不動尊而已。

○欺心報

耳譚：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禮幣及諸贈遺，士衡皆不關意。余英慮船漏，以士衡之物籍船底，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請減所載，余忙

不暇揀擇，信手拈出，棄之中流，舟始定，蓋皆余英物也。

○死友

耳譚：孝感縣民劉尚賢，張明時，二人約為死友，實以利合也。偶夜行，見火燐燐，識其地，掘之，見銀筍，盡起，二人大喜，謂宜具牲醴祭禱，然後鑿取。劉已置毒筍中，令張服之，張亦腰斧而來，乘醉擊劉死，而不知已已中毒也。兩人者皆死，其家人往視銀筍，濯濯無跡，萬曆乙未年事。

○太倉庫偷兒

太倉庫於萬曆戊戌中，有偷兒從水竇中入，竇隘，攢以首，無完膚矣，亦得一大寶，置頂際，如前出，至寶之半，不意復有偷兒入，俱不能退，兩頂相抵，稿死，而寶在其中。久之，擁水不流，沿濱始見，見邸報。

○神仙酒

稽園：浙東桐廬縣，舊有酒井，相傳有道人詣一酒肆中，取飲，飲畢，輒去，釀家亦不索直。久之，道人謂主媪曰：數費姐酒，無以報，有少藥投井中，可不釀而得美酒，乃從源鼓中瀉出藥二九，色黃而堅，如龍眼大，投井中而去。

明日井泉騰沸，挹之皆甘醴，香味逾於造者，俗呼為神仙酒。其家用此致富，凡三十年，而道人復來，闔門敬禮，道人從容問曰：君家自有此井，以來，所入子錢幾何？主媪曰：酒則美矣，奈乏糟粕，餽亦一欠事。道人歎息，以手探井中，藥即躍出，置源鼓中，井復如舊。

○古物

江夏王羲恭，性愛古物，常通就朝士求之，侍中何易已有所送，而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嘗出行道中，見狗脚敗，積鼻命僕取歸，飾以箱，途之，媿曰：承復需古物，今奉李



斯狗相如積臭

○銅臭

崔烈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及辭帝曰悔不少可至千萬子均字孔平亦有時名烈問均曰我作公天下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為公但海內嫌其銅臭

○貪位

夏侯嘉正性貪常言若能見水銀成銀一錢知制誥一死亦無恨

則天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數令致仕知一乃請

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時謂不伏致仕

朝野僉載滕王為隆州刺史多不法叅軍裴聿諫止之

王怒令左右搦摠他日聿入計具訴於帝帝問聿曾被

幾搦聿曰前後八搦即令遷八階聿歸歎曰何其命薄

若言九搦當入五品矣聞者哂之號八搦將

貪穢部 終

驚忍部第十六目錄

以人命戲 計四條

水獄

剖視腸腹 計二條

佳射的

針

吞鱸

試荆

食鬻杖左右

弔民伐罪

周興 計二條

肉雷

肉鼓吹

發墓瀝血

殺婢妾 計二條

一瓜殺三妻

兇僧

符生

食人 計三條

食人膽

生食人耳

勇士相啖

汲桑

高昂

李凝道 以下下急

皇甫湜

穆寧

石虎

王遠

王思

陳都憲事 計二條

豐南陽事 計二條

斬石人 罵伍胥

王君麻 以下急候

郭崇新



投淵

碎碑

范廷召

獨步來

念徽樂

截腸 塞劍 以下神勇

杜伏威

任城王 以下純力

桓石虔

羊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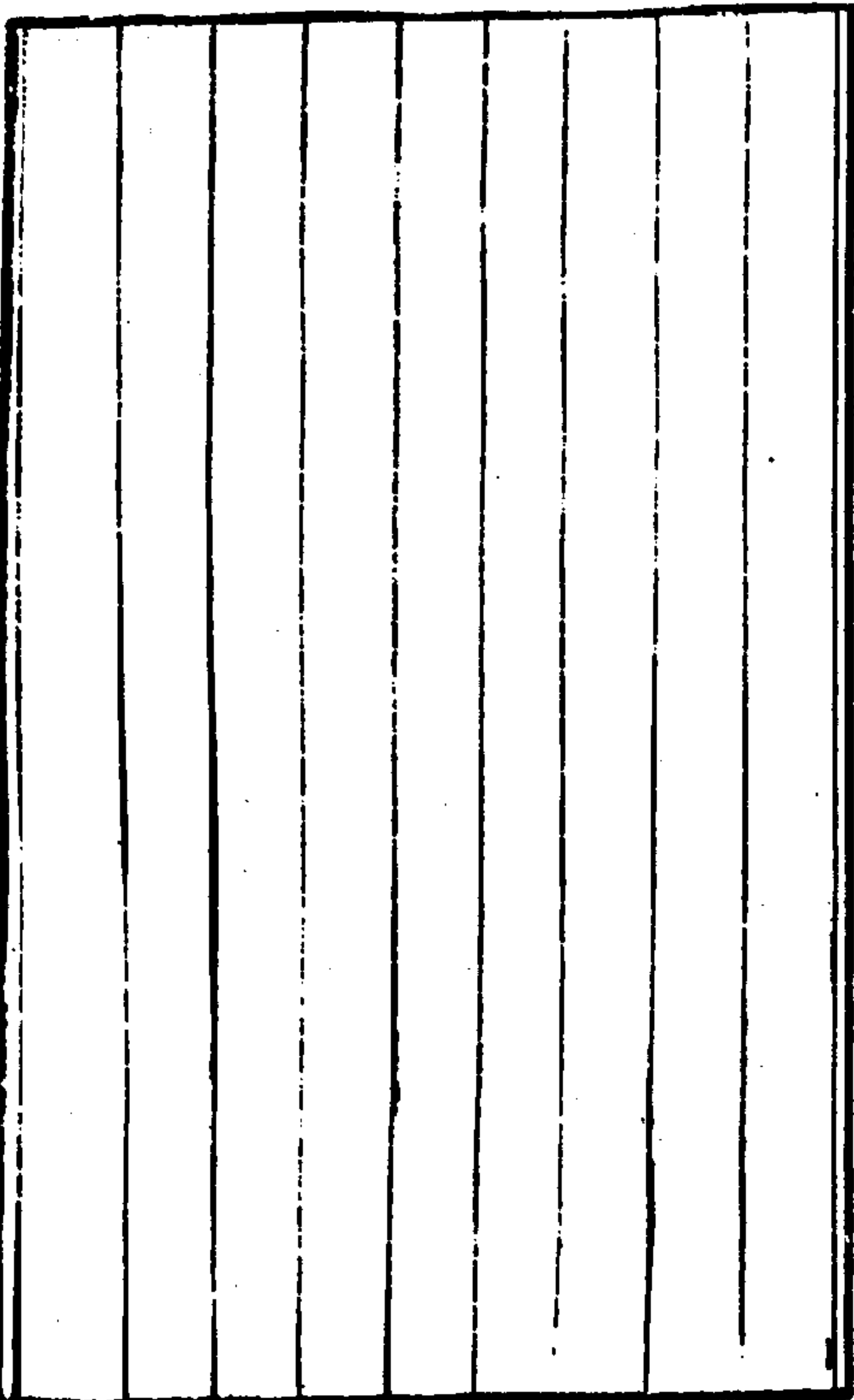
彭博通等 計三條

驚忍部 下急念妖勇力附

子猶曰。人有恒言曰。貪。貪。猶。有。為。為。之。也。酷。何。利。馬。其。性。乎。其。性。乎。非。獨。忍。人。亦。自。忍。也。嘗。聞。嘉。靖。間。一。飭。成。子。好。殺。豬。日。市。數。百。豬。使。屠。者。臨。池。宰。割。因。而。觀。之。以。為。笑。樂。又。吾。里。中。一。童。子。見。狗。屠。縛。狗。方。舉。棍。急。探。袖。中。錢。贈。之。曰。以。此。為。酒。資。須。讓。此。一。棍。與。我。打。自。非。性。與。人。殊。矣。其。然。集。警。忍。第。十。六。

○○以人命戲

漢書江都王建專為淫虐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



建以足踏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席觀大笑令勿救宮人姬八子姬妾有過輒令轟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又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強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北齊文宣淫暴楊愔雖宰相每使進廁弄又嘗置情棺中載以輻車幾下釘者數四每視朝羣臣多無故行誅乃簡取罪人隨駕號為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為戲



時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體不能救帝命剖其五臟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惡皆盡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蠅於四壁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索蠅一斗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呼號宛轉帝與綽喜噱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唐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長八九尺以繩縛口橫於門限之下州縣參謁呼令入門忽踏蛇驚惶僵仆被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為戲笑又取龜及鼈令人脫衣縱

龜等齧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人痛號欲絕王與姬妾共看以為玩樂然後以竹刺龜鼈口或用艾炙背乃得放人被驚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

○水獄

漢主龔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謂之水獄

○剖視腸腹

關主曠謂學士周維岳曰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曠欣然命梓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岳無能待陛下劇飲者乃舍之

宋後廢帝好殺遊擊將軍孫超有蒜氣剖腹視之

○佳射的

齊高帝為宋中領軍蒼梧直入府時暑熱帝袒裼蒼梧畫帝腹為射的自射之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的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雷箭射之

○針

典論劉表設大針於杖端客有被酒刺之以驗醉醒晉史武帝太子惡舍人杜錫亮直置針於錫坐璽中刺之流血語云如坐針氈本此

○吞鱷

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嘗微服遊市里問賣鱷者曰刺史何如答言踈虐綸怒令吞鱷以死

○試荆

隋燕榮為幽州總管道次見叢荆堪為笞箠取以試人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許見宥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乎撻如初

○食薑杖左右

隋崔弘度為太僕卿嘗戒左右曰無得誑我後因食薑



問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美皆杖焉  
長安語曰寧食三斗醋不見崔弘度

○弔民伐罪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徒  
兒也能吐且釋汝賊竝吐之有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  
一鑊鉤長尺餘甚利以繩掛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徒  
兒鉤下死今以朕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鉤出於腸矣  
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  
○周典

周典性酷每法外立刑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典乃  
勝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在斬決之後咸息無言

周典有罪詔來俊臣鞠之俊臣方與典對食謂典曰因  
多不承奈何典曰此易耳內因大甕中熾炭周之何事  
不承俊臣命取熾熾炭徐起揮典曰有內狀推兄請入

南朝新書云三朝為左史後羅漢文其起  
而復坐者三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典敗

陳錫玄曰薛文傑為閩王鑄造檻車謂古制疎闊乃

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文傑首

被其毒文傑嘗誣殺吳英後因英  
軍士憤怒即以檻車送之盧多遜之貶朱暉

也李符白趙普請改竄春州普不答及符被貶竟得  
春州不淡旬死語曰張機者中於機設檻者中於檻  
作發之弊豈獨一商君知悔耶

○肉雷

宋紹天稟驚忍嘗宰郟陽創鐵繩千條或有問不承則  
急縛之仍以其半抽手往往委頓每虐威一奮百囚俱  
斷鼻書震驚時號為肉雷

來紹乃唐酷吏俊臣之裔孫誰謂善惡無種

○肉鼓吹

李匡達性忍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嘗聞捶楚之聲  
曰此一部肉鼓吹也

○發墓瀝血

梁豫章王侗母吳淑媛先侍齊東昏及幸於武帝七月  
而生侗侗年十四五頻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侗

淑媛詢夢中形色頗似東昏為言其故侗乃私發東昏

墓出其骨瀝血試之骨滲有復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

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

○殺婢妾



石太尉崇每邀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常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丞相勸敦使盡敦曰彼自殺人於我何與惡人遇惡人只是婢妾悔氣覺呂太后筵席殊散濺詩話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無情西人呼為杜大蟲雖妻有過以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絕大中寢表皆出其手嘗作臨江仙詞有彩鳳隨鴉之句一日大中見之怒曰鴉且打鳳掌其面折項而斃

彩鳳隨鴉鴉多矣不識何以反怒

○一瓜殺三妻

曹操宴請官於水關時盛夏酒半酣喚侍妾用玉盤進瓜妾捧盤低頭以進操問瓜熟否對曰極熟操怒斬之坐客莫敢問故操更呼別妾進瓜羣妾皆驚內一妻聽教遂整容而前操問如初對曰不生操怒復斬之再呼進瓜無敢前者一妻名蘭香操所深昵衆妾皆避之曹乃擊盤齊眉而進操問曰瓜味如何曰甚甜操大呼速斬之坐客皆拜伏請罪操曰公安坐聽訴其罪前二妻

吾斬之者久在承應豈不知進瓜必須齊眉而捧盤耶及答吾問皆開口字斬其愚也蘭香來未久極聰慧高捧其盤是矣復對以合口字足知吾心吾用兵之人斬之以絕其患見花木考

○兇僧

僧慧林談經吳門村中有婦婦素佞佛製禪履佩之僧疑婦悅已夜持刀踰垣而入直逼婦榻婦不從斬婦頭及其一婢復踰垣而去適婦死之前一日有族伯索遺覓與婦同鄰疑伯之殺婦也訟於太倉丞陸楷陸訊之

急遂誣服索其首不得苛掠不已伯之女方十四痛父甚乃自經為父斷已首代之時婦已死月餘女首淋漓若生陸訊其故伯不得已以實對陸心悸遂發病夢有神告曰古刊慧林以其名訪之果談經僧也已逃矣遣捕密偵獲於鎮江自云已殺女子五十輩矣按其囊得婦首漆而與俱每與至則熟視其淫暴如此

○符生

前秦符生字長生無一目七歲時祖洪戲之謂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



血日此亦一浚也。洪大驚鞭之。生日性耐刀。渠不堪鞭。後即位。兇暴。時虎狼爲虐。不食六畜。專務食人。羣臣請讓之。生日野獸饑則食人。飽自當止。何讓之有。

○食人

朱粲有衆二十八萬。剽掠漢淮間。軍中乏食。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人有人。何憂於餓。置揭磨寨。以人爲糧。及降唐。段確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啖醉人。正如糟麩肉耳。遂殺確烹食之。

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噉人肉。及除號軍到京。班中問曰。聞尚書在鎮。好食人肉。虛實。茂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腥。爭堪喫。

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米斗至數千錢。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民。居更互相食。人肉之價。廉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錢。全。驅暴以爲。屠。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汎海到錢。塘。有持至行在。充食。老瘦男子。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爲美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日爲兩脚羊。

兵荒之慘。卽此三條。已不忍道。彼無識狂生。少不得志。輒拍几思亂。何哉。

○食人膽

五代趙思綰反。嘗言食人膽。至千。剛勇無敵。每殺人。輒取膽。以酒吞之。後爲郭從義所擒。

○生食人耳

宋王彥升俘獲胡人。置酒宴飲。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引卮酒。俾者流血。被面痛楚。呼號。彥升談笑自如。○勇士相啖

呂氏春秋。齊勇者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塗遇而飲。索肉不得。乃笑曰。子肉也。我肉也。何別。求肉爲。因抽刀割肉。相贈。啖之。肉盡而死。

○汲桑

汲桑盛暑中睡。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不得涼。斬扇者。軍中謔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不識寒暑。斷人頭。

○高昂

高昂與鄒毅。祖握槊。劉貴召。嚴。昂不時遣。柳其使使。



曰柳時易脫時難昂即以刀就柳刺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

○李疑道 以下下急

唐龍游令李疑道福性姊男纔七歲故惱之即往逐不遂以餅誘得之敲其胸背流血

○皇甫湜

皇甫湜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擊手杖不及則啣腕血流嘗為蜂螫手指乃大蹶散錢與里中兒及奴輩箕斂蜂窠山聚於庭命搥碎絞汁以酬其

痛

○穆寧

唐穆寧為刺史其子已為尚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遺笞杖一日給事當直出新意以熊白鹿脯合而蒸之其美異常寧食之致飽諸子咸美以為行有重賞及食飽仍杖之曰如此佳味何進之晚

○石虎

石虎命太子遼總百揆遂以事為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時有所不聞虎復恚曰何以不呈請責首

捶月至再三遂甚恨遂謀逆

○王遠

王藍田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履齒碾之又不得噴甚復於地取納口中啣破即吐之

○王思

魏王思為司農性急嘗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再三思自起拔劍逐蠅不得取筆擲地踏壞之

陳都憲事

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捷左右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鮮有不被其掌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捷之有相知勸以寬緩乃置一木簡刻戒暴怒三字於上以示儆及有忤之者輒舉木簡捷之無數

陳都憲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擒拏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拏何人乃叱之曰是蠅又嘗畔帽取銀簪剔指甲失墜於地怒



而起坐自拾簪觸地數次方已

○豐南陽事

郵縣豐南陽坊以建言有直聲居鄉性最暴朋友稍拂意即命幹人誅殺之其人應命必陰以告友友即偽為中毒仆地坊見之必大笑盡訴其胸中之怒良久命昇出次日此友復來駭問所以不死狀伴應曰家中急救得解坊即與歡好如初亦不追詰雖至厚之交一歲必三四駭焉

豐禮部嘗要沈明臣結忘年交歲餘人或惡之曰是嘗

笑公文者即大怒設醮誑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宜

速捕之死者下無間地獄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

夫與有睚眦者二等文士布衣沈為首三等則鼠蠅蚤蝨蚊也

○斬石人 罵伍胥

劉子光出征道賜無水山南見一石人問何處有水石人不答拔劍斬之須臾水出  
吳郡王闓渡錢塘江道風船欲覆闓拔劍砍水痛罵伍胥風稍緩獲濟

○王君廓 以下念慈

王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靖逼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

又是一位蘭相如相如叱秦王日皆流血

○郭崇韜

郭崇韜素疾宦者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驀馬亦不可乘之

○投網

李賀有表兄與賀有筆研之舊恨賀傲忽賀死復拾取

其鵝盡投網中

○碎碑

乾符中顏探典都陽郡鞠場公字初構請姚巖條紀其事文成榮然千餘言探欲刪去二字巖條不從探怒時已刊石命碎其碑

○范廷召

宋范廷召惡飛鳥見必射之所居處鳥必絕種又最惡驢鳴聞之輒為擊殺

○獨步來



梁安成王蕭欽博雅擅文章吏部尚書柳信言差堪擬敵一日聞伏卒賓從往候信言信言乃屈一脚跳出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舞蹈爲賀

○忿激樂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妓樂甚盛一少年勇於見色甫就席一客以有服辭固請激樂少年忿然責之日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真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者耶賓主關

○截屬 塞劍 以下神勇

北齊彭樂與周文決戰被刺屬出納之不盡截去復戰隋張定和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劍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

○杜伏威

唐杜伏威與陳稜戰射中伏威額怒曰不殺汝箭不拔馳入稜陣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斫之

○任城王 以下絕力

魏任城王章善左右射好擊劍百步中於懸髮樂聞國獻虎彪文如錦斑以鐵爲檻驍勇之徒莫敢輕視章更

虎尾以繞臂虎弭無聲時南越獻白象章在帝前手頓其鼻象伏不動

○桓石虔

晉桓石虔有材幹超捷絕倫隨父謫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力戲令拔箭石虔因悉往拔一箭猛虎踞躍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而歸時人有患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

○羊侃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踴壁直上至五尋西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少時仕魏爲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檻漫指

○彭博通

唐河間人彭博通曾於講堂階上臨階而立取鞋一鞞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彭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彭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曾遊瓜步江有急風







看墓

奔喪

敬無鬚

不敢鬚

風漢及第

馮希樂

答譽

勢利 計三條

容悅部

子猶曰南荒有獸名曰狎狎見人衣冠鮮采輒跪拜而隨之雖驅擊不痛不去身有奇臭惟膝骨脆美謂之媚骨土人以爲珍饈余謂凡善諂者皆有媚骨者也汲黯不拜大將軍大將軍賢之王祥不拜司馬晉王晉王重之朱序不拜符堅符堅宥之薛廷珪不拜朱溫朱溫禮之張令濬私拜田令孜卒爲所輕陶穀拜趙點檢竟遭擯棄諂人者亦何益哉集容悅第七

○天后好諂

襄州胡延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畫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不問  
朱前疑上書則天云臣夢見陛下御宇八百歲后大喜即後拾遺文刑寺繫囚將決乃共商於獄牆內外作大人跡長五尺至夜分衆大叫內使推問對云有聖人現身長三丈面黃金色云汝等皆坐寃然勿憂天子萬年即有恩赦后令把火照視有巨跡遂大赦天下改爲大



足元年

捏鼻頭即得官。掘地孔即免罪。以天后之英明，豈不知其偽，正謂此非惡心耳。

○赤心石

武后時，李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昭德曰：此石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見唐詩或作李昭德事

朱溫一日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柳樹下，久之獨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有頃又曰：

好大柳樹，可作車頭，未坐五六人起對曰：好作車頭，溫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為馬，有甚難事，悉擒言作車頭者，擒殺之，溫雖草賊，此舉勝天后遠矣。

○代儀圖

天后疾遍祭神廟，給事中關朝隱當詣少室，因親撰祝文，以身代儀，沐浴伏於組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后病愈，特加賞賚，張元一乃畫代儀圖以進，后大笑。○霍獻可郭弘霸

霍獻可以希旨為忠，一日頭觸玉階，請誅狄仁傑，裴行本遂至損額，故以綿帛裹於巾下，嘗令露出，冀后見之，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熨衣

宋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吏部何敬容希旨，嘗以膠清刷髮，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為之焦。

○七歲尚書

梁武伐齊，袁昂不屈，後梁以為民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規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前後若兩截人，此語是也。他狀。

○諛語

桓玄篡位，林忽陷，殷仲文曰：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為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中，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



胸以上臍以下分蓋未有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草木之屬併以為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議者哂之北齊武成生顛牙諸醫以實對帝怒徐之才曰此是智牙主聰明長壽帝大悅

王世充有異志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識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以進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言相國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也世充大悅

妖為德祐病亦福徵六經反作妖言諸子皆成符命

態臣貢諛亦何不至哉  
○教詔  
陳太僕萬年內行脩美然善事人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謂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吉薦之為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敢言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乃不聽耶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戒詔也萬年乃不復言

○張昌宗 元載  
天后寵幸張昌宗其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囑無不從者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註官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此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置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

立白節度使遣夫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此等權勢不得不諂有如此等諂人那得不要權勢

○偷媚  
宋張說為承旨士爭趨之時富川王質吳興沈瀛夙負聲譽及同官樞屬交以諂說為戒眾聞而壯之一日質潛往詣說升堂瀛已先在相視愕然竟迫清議而去齊盧思道久仕不達或勸詣和士開盧素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遙見一時諸名勝森然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弘治中權閹李廣



以左道進後仰藥死，慘得納賄簿籍，中載黃米白米數太多。上評之，左右曰：黃白即金銀也。言官請按籍究問，凡與名者，皆暮赴戚曉求援，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驕影幢幢，而一人獨乘女轎，事雖得寢，而姓名傳播，漸就罷黜。嗚呼！權門如市，從來遠矣。徐存翁在相位，語所知曰：老夫今日，譬如雞母方宿，若行動，定有一羣雞隨去。君輩慎勿相近，斯語可思。

○改姓

今孤相綱，奮自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人有

投者，不悛通族，繇是遠近爭趨，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溫廷筠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又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孤，尤可笑。

楊升菴云：唐時重族系，李氏十三望，隴西第一，雖帝系亦自屈居第三，而李氏妄稱隴西者，反冒為宗室。曰：天潢仙派，夫宰相之勢，不過十年，而人就改姓附之。況天子乎？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長，父母以裝裝，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求榮反以得辱也。

○冒族

崇寧末，策進士蔡寢，以阿附得首選，往謁蔡京，認為叔父。京命二子攸脩出見，寢丞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二尊乃諸父行也。

○割股放生

王荆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為壽，光祿卿華申不關書，以大籠貯雀鴿，播笏開籠，每一鴿一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獻者，時朝之曰：虞侯為夫人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楊茂謙曰：定知申短於筆，不則錦軸金字，侈頌功德矣。子猶曰：當今錦軸金書，豈盡長於筆者耶？荆公作業太重，多多放生，或致冥祇，羣卿大通佛法。

唐大理正成敬奇，視姚崇疾，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放之，曰：願令公速愈，姚相惡之，羣申蓋有所本。

○程師孟張安國

程師孟嘗請於荆公曰：公文章命世，其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公問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預求以俟異日。又王雱死，張安國披髮



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夫人有娠其願死  
托生為公嗣京師朝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  
托生

○雞鳴犬吠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  
舍宛然田家氣象韓遊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  
鳴犬吠耳既出遊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  
府尹趙師異所為也韓大笑遂親愛之有太學生朝以  
詩曰堪笑明庭駕鸞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

尋鑊者乃卦後平原敗復有詩云侍郎自號東牆曾學  
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

○松壽

程松詣事韓侂胄自錢塘令拜諫議滿歲未遷殊快快  
乃市一妾名曰松壽韓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  
賤名常達鈞聽

○金作首飾

太監懷恩得賜金二錠轉奉錢溥溥忻然受之曰當與  
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貢女

唐進士宇文翊有女國色不輕許人時寶璫年逾耳順  
方謀繼室翊以其兄諫議正有氣焰遂以女女璫  
紅顏命薄遭此詔父

○獻妾

錦衣廖鵬以驕橫得罪有旨封其宅舍限五日逐去  
其妾四面觀音者請見朱寧而解之寧一見喜甚留之  
五日則寂然無趣行者矣治事如初寧自是常過鵬宿  
從容語鵬曷贈我鵬曰指以待父則不獲效一夕杯酒

敬奈何不若為父外館寧益受寵之

○奪妻

劉太常介繼妻美艷冢宰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有  
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  
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少頃張與歸矣  
有劉瑾做坐媒何愁不諧奉人者須防此一着

○敬名

馮道門客講道德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  
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馮老子身事十主門客效學

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通同坐熊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熊熊生舉公晒之

薛昂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責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寧和末有朝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宴命出侑樽一客語及京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詢之則薛太尉家婢也又同時蔡經國以經京音似奏乞改名純臣尤可笑

方巨山名岳為趙相南仲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方已而又為丘山甫端明屬丘名岳於是復改名為方山王彥父名師古嘗自諱硯為墨池鼓為皮棚犯者必校一日有李彥古往謁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謹抵候參彥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章惇拜相安惇為從官因嫌名見時但稱享或作詩嘲曰富貴只圖安享在何須損却一生名

○觚不觚錄諫稱  
王元美云余舊聞正德中一大臣投刺劉瑾云門下小

所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云渺渺小學生今復有

自稱將進僕神交小子未面門生沐恩小的皆可囉噯徐侍御如珪謫出復以遷廷評入不欲忘舊銜投臺中刺曰臺末於他刺曰臺駁又有太常少卿白若珪性謙下投諸貴人刺曰渺渺小學生好事者作書云臺末臺駁渺渺小學同是一珪徐如白若聞者絕倒又楊太傅一清為中書舍人及提學時士以舉業從遊者眾迨位顯從者益眾然不過籍師生義以求進取郵編脩灝始謁楊即執弟子禮楊訝其未曾著錄

答曰灝少時誦法公文遂至有成是灝乃私淑門生也元美所云不虛耳○隋伐高麗其三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帝悅遂罷兵則謙稱信有效矣

○萬拜

朱浚晦翁曾孫也諂事賈似道每進劄子必曰某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

後元兵入建寧執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經其諂事似道又何也子猶曰世情性命猶可舍得富貴處却舍不得



○曉

尹曼信卿既欲詣汪直屬王越為介私問曉否越曰安有六卿曉人者乎越先入曼陰伺越曉白叩頭及曼等入皆曉越尤之曼曰吾見人曉特效之耳

○諷足

宋彭生為李憲沈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項曰奴不亦詔乎

○洗鳥

大學士萬安老而陰痿徵人倪進賢以藥劑湯洗之得

為庶吉士授御史時人目為洗鳥御史

○咽唾

日陸警本出西遠初為庫辱官家奴諸大人會集皆持唾壺惟庫辱官獨無乃唾入陸眷口陸眷悉咽之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攝入我腹中

○作馬鏡

唐張炎諂事薛師懷義掌擊黃幘隨薛師後於馬傍伏地為其馬鏡世廟時嚴世蕃用事戲呼王華曰華馬王即伏地候乘而白郎中亦其狎容也即伏地作馬鏡

嚴因踐而乘之

○嘗糞

魏元忠病御史郭弘霸往候視便溺即染指嘗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魏惡而暴之又嘗刺使

和士開為尚書威權日盛偶患傷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一舉而盡

○詔馬

趙元楷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詔事元帥侯君集君集馬病頓瘡元楷指沾其膿嗅之

○父詔子

蔡京未去位朝廷差童貫偕子攸往取辭位表京失措并子呼為公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

蔡攸嘗詣京京正與客語攸甫入遽執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有恙乎京曰無之攸遽去客以問

京京曰此兒欲以疾罷吾耳父子爭權古未有也若東樓原非高子復何怪○又罷錯父亦呼錯為公陳

錫玄曰此由太公呼漢高為帝來



○懷相國詩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甚慚

○江陵相公事

張居正父初死都御史陳瑞癸丑所取士也馳至江陵乘輿以謁入門從者易白服畢解紗帽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已復加絰伏哭盡哀畢則請見太夫人不出跪於庭良久太夫人出復伏哭前謁致慰乃侍坐有小闕

者居正所私雷以役也太夫人脫而謂陳君幸一盼勝之瑞拱立揖謝曰陳瑞安能為公公重如公公乃能重陳瑞耳

江陵奔喪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經代孝子守苦次江陵太悅不逾年方伯遂撫楚

中官魏朝奉太夫人北上所經由許步皆設席屋張絲幔徐州兵備副使林紹至身雜挽船卒中為之道護張相國病百僚俱為設醮祝釐每行香宰官大僚執爐賜日中當拜章則企跪竟夕弗起至有賂道士俾數更

端以息勝力者南都效之尤以精誠相尚其厚者亦再三舉一中丞誇於人曰三舉而吾與者三勝踵矣

居正初病百僚設醮已而病劇大臣復有舉者次相申汝默笑曰此再醮矣

○祭文諛語

王相國荆石宅憂某縣令作祭文稱相國為元聖封公為啓聖夫子王却之

雲間李中條見黃綠尊貴者笑曰一措大上書宰執稱述功德何異火居道士稱臣上表玉皇大帝乎吁

上書且不可况禮上尊號嬖反甚矣○余在婁江時曾聞荆石公宴一巨室家庖人進饅首公方取一枚值客語酬對偶以手按而匾之主人疑是公所好明日特送饅首一大盒約百餘皆匾者

○看墓

杜宣猷除宣城中官力也宣城為中官區藪杜每寒食散遣將吏挈酒食祭諸宦先塚時人謂之散使看墓

○奔喪

唐書高力士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



正直就其喪所，被髮痛哭，甚於已親。宋史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哀經臨哭，尤可笑。

前代宦者亦有妻。漢丞相御史條奏石顯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唐高力士娶呂玄晤妹，李輔國娶元擢女，乾妻已自可笑。况復生兒。漢書靈帝崩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詔皆除太子舍人。北齊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與金為義孝。

○敬無鬚

唐中宗時，宦官用事，竇從一一名為雍州見訟者無鬚必曲加承接，每有誤者。

○不敢鬚

少司徒王祐諂事太監王振，振一日問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

○風漢及第

劉黃楊相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恨。中尉仇士良謂楊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及第耶？楊大悚懼，即答曰：嗣復昔與黃及第時，猶未風耳。

○馮希樂

馮希樂善佞，嘗謁長林縣令，贊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少頃，村老來報，昨夜大蟲連食三人，令詰之。馮曰：是必便道掠食。

○答譽

三原王公恕巡撫江南，雲間錢學士溥面譽盛德不已。公曰：得無有干乎錢？曰：即此。明哲非人所能也。以訟狀出諸袖中，公曰：此事難行，錢曰：彼憐我，數至數愧，似不可恕。公許之，又出一狀於袖中，曰：諺云：一客不發兩主。

公笑曰：足以答公譽矣。

○勢利

徽州某上舍不讀書而好為勢交，一日里人有讀陶公歸去來辭者，至臨清流而賦詩，連問曰：是何處臨清劉副使？幸攜帶往賀之。里人曰：此歸去來辭語，乃曰：只疑見任上京，若歸去者，吾不往矣。

賀美之與伊德載飲，一富民家，民以德載貴人也，詣奉之，而不識伊字，屢呼曰：尹大人，酬酢重沓，累不願賀，賀對大觥呼之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



有吳生者，老而趨勢，偶赴廣席，見布衣者，後至，畧酬其揖，意色殊傲，已而見主人，恭甚，私詢之，乃張伯起也，更欲慙勤致禮，張笑曰：適已領過半揖，但乞補還，勿復爲勞。

容悅部 終

顏甲部第十八目錄

金樓子載子路事

晉明帝詔

急淚

無淚

廖思無過

宗權非反

唐宋土子

韓麒麟

天后時三疏

計三條

費祭酒

背刺盡忠字

自宮

皇后阿奢

路巖

任佗

誤解卦影

盧多遜

萬安

不肯丁憂

巢由拜

月犯少微

桓溫似劉琨

王建

王廬江

譽詞成句

冒從姪 計二條

林逋孫鶴山後

誤認從叔

鮑當

李慶遠

劉生

方相姪

脩史人

廬陵魁遜



閔子騫後	元昊榜
看命司	三百克鹽蓋
山東好人	罵武弁
党姬	放生
冒詩并冒表丈	偷詩
爭詩	詆詩
和少陵詩	高霞峰
陸居仁	四本論
要誓	競射

鶴敗道	蕭韶
嘴尖	長鬚僧
陳其	臨安民
聶以道斷鈔	僧題壁
換羊書	驢乞假
林叔大	莫金別用
糲塌	李庚女奴
姚江書生	城中女

顏甲部

子猶曰天下極無恥之人其初亦皆有恥者也冒而不韋習與成暱生為河間婦人死雖欲為謝豹亦不可得矣余嘗勸人觀優從此中討一箇乾淨面孔夫古來筆乘孰非戲本只少一副響鑼鼓耳集顏甲第十八

○金樓子載子路事

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

士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貧兒得粥白粲不知他人有喫飯者

○晉明帝詔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王丞相既開視末云勿使治城公知丞相居治丞相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丞相太尖酸

○急淚 無淚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即拜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妻耳。

兩箇花臉固可笑，然此墓豈可使他人有淚。

王元景使梁劉季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劉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關于耳。

此處用得着一副急淚，恨無處買。

○廖思無過

熙寧中，福建賊廖思聚徒黨於山林，已聽招撫出降，朝廷赦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哂之。

人但知廖思可笑，孰知薦剡中說清說廉，墓誌上稱功稱德，皆是廖思脚色，安然不慚，獨何也。

○宗權非反

蔡州秦宗權繼黃巢稱僭，十年之間，屠膺生聚，既為汴帥朱全忠所擒，檻送至京。京尹孫揆率府縣吏聞之，宗權即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天尹哀之，觀者皆笑。

○唐宋士子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踏立國科，許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蕭子鵬應懷材抱德，詔後撥工部辦事，為堂官，負印前馳。人戲曰：蕭君真有抱負，凡虛名應詔，皆此類耳。

○韓麒麟

韓麒麟為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以立威。韓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

卿應之，劉慚懼而退。

○天后時三疏

則天革命，拜官不可勝數，張鷟為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脫校書郎。有沈全交者，續云：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麴糊存撫使，昧日聖神皇。御史紀先知彈劾，以為諂訕，宜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先知甚慚。

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

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攝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慚

周御史彭先覺無面目如意年中斷屠極急先覺知巡事定鼎門草車翻得兩腔羊門家告御史先覺奏合官尉劉緬當屠不覺察決一頓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縫新輝待罪明日則天批曰御史彭先覺奏決劉緬不須其肉乞緬喫却舉朝稱快先覺於是乎慚  
天后作事往往有大快人意者宜卓老稱為聖主也  
○費祭酒

雙槐歲杪鳳翔太學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樓棚憲廟奇之祭酒費閻不知也懼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樓棚即拆卸矣閻聞大慚

○背刺盡忠字

嘉靖中南京禮部右侍郎黃綰為言官所詆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勘天下笑之按正德五年錦衣衛匠餘刁宣上疏自言背刺精忠報國字詔本衛執之杖三十發海南充軍著國史黃見之不當愧入

地耶嗟乎岳武穆事寧可再哉

○自官

宣德中金吾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官請効用內庭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為而勇於自殘以希進用下法司問罪還職不得復任事

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官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大抵此輩又永樂末詔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許淨身入官訓女官輩時

有十餘人王振亦與焉後為司禮監竟成已巳之禍始知豎刁覆齊千古永戒 宣廟英明豈尋常哉

○皇后阿翁

景龍二年冬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曠今夕為卿成禮竇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縷衣花釵令與竇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營國夫人嫁為竇妻俗稱乳母之婿曰阿翁竇每進表自稱胡聖皇后阿翁欣然有自負之色



絕好一出丑淨戲文

○路巖

唐路巖出鎮坤維，開道中衢，恣為瓦石所擊，時薛能權京尹，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饒，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衛守，巖有慚色。』」

○任佃

嘉靖間，任佃以御史謫江陵知縣，或有公移與鄰縣知縣，輒稱即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鄰縣知縣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即將即將，二字好難當。」

寄語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繡衣郎，任見之默然。

○誤解卦影

唐堯知諫院，費孝先為作卦影，有一衣金紫者，持弓矢射落一雞，荆公生命屬酉，唐即抗疏彈之，莫得擢用上，怒，謫監廣州軍資庫，堯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若到底不認錯，落得做箇豪傑。

○盧多遜

盧相多遜南遷，入於道，傍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事，盧問其何為居此，嫗頓感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子，任某。」

官，盧多遜作相，令吾子在道為某事，吾子不從，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聞嫗言，默然趣駕。

○萬安

憲宗晏駕，內監於宮中得書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萬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至內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矣，乃遑遑奔出，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以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看三台星猶莫復用也。』」

○不肯丁憂

唐御史中丞李謹度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計到，皆匿之，官僚若其無恥，令本貢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牒御史臺，然後哭，又員外郎張栢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

○巢由拜

郭昱侯中詭解，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宰相趙普，自比

巢由朝議惡其矯激久不調後復伺晉望塵自乞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月犯少微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占云處士當之少微一名處士時吳國戴逵名重於敷甚以為憂俄而敷死會稽士子嘲云吳中高士一時求死不得

○桓溫似劉琨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伐秦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劉琨婢也一見溫便潸然泣

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王建

王建嘗坐徒刑但無杖痕及得馬涓為從事涓好詆訐建恐為所讒因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曰有之建恃無杖痕對眾袒背示涓涓曰請足下試看遭責杖而肌肉如是涓乃撫背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失色

王建諱杖殊無豪傑氣馬涓教誨得姓

○王廬江

王合作廬江郡貪濁復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敦以震主之威一坐畏敦擊節而已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與於此敦默然

○譽詞成句

黔郡刺史新任公謙時伶人致詞曰為報吏民膏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刺史喜其善譽問誰撰此將遺賚之

伶人對曰此郡中迎官成句

凡府縣官臨去任有遺愛者百姓爭為脫靴著於儀門以代甘棠之思近有為貪令脫靴者令評曰我何德而煩汝答曰是舊規近吾邑又有偽為脫靴而以敵靴易去其佳者蓋銜恨之極也尤可笑

○冒從姪

王凝侍郎按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將赴任抵於湘川謁凝啓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問其小名答曰通郎乃令左右促召其子至詰曰家籍



中有通郎否子沈思少頃乃曰有之合是兄矣疑始命  
邀王君受以從姪之禮因問前任何官答曰昨罷北海  
鹽院旋有此授疑聞之不悅既退語其子曰適來王君  
資歷頗雜非吾枝也遽徵屬籍果有通郎已於某年某  
日物化矣疑觀之怒翌日廳內備饌招之王望疑欲屈  
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疑前語曰使君非  
吾宗也昨誤受君拜今謹奉還遂拜之如其數訖乃令  
坐與餐復謂曰當今清平之世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  
庭吏卒悉笑王慚赧食不下咽斯須踉蹌而出

唐龐嚴及第後登科錄訛本倒書名姓爲嚴龐有江淮  
舉子姓嚴者乃冒爲從姪往京謁龐延納極喜會同食  
問及族人都非龐氏乃訝之因問君何姓舉子怪曰叔  
姓嚴姪亦姓嚴何更相詰龐大笑曰君謬矣余自名嚴  
何事見攀爲族舉子狼狽謝去

○林逋孫鶴山後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坐少選陳  
取林傳俾其讀之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  
初因贈詩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

自是閒花草不是孤山梅樹枝蘇有魏芳者自稱鶴山  
後請爲公建祠因規奉祀公裔孫白其詐芳不能爭竟  
得罪而猶自詫爲公後不已或問文靖去君幾世曰十  
世因戲云若爾君家十世祖媿應配彼翁大是不堪

○誤認從叔

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  
云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儒亮既是同房便令入宴何  
氏姑姊妹盡在坐焉僕畢徐出需大笑儒亮羞不敢出  
京師人因號需爲何郎中

出妻獻子博得一番舖設畢竟後來相見如何稱謂

○鮑當

真宗時薛尚書映知河南府法曹鮑當先失其意後獻  
孤鴈詩遂沐優渥薛嘗暑月詣其驛舍當方露頂狼狽  
入易服抱板而出忘其幘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  
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慚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初事皇太子後因恃寵請託遂屏之然猶  
以見親詒人一日對客腹痛作楚曰適太子賜瓜多食



致病須臾霍亂吐。出粗糲飯。及黃臭韭菹。客大嘲笑。

○劉生

劉生者好誇詡。嘗往弔無錫鄒氏。客叩曰。君來何晏。生曰。昨與顧狀元同舟聯句。直至丙夜。是以晏耳。少頃顧九和至。問先生何姓。客曰。此昨夜聯句之人也。生默然。他日又與華氏子弟遊惠山。手持華光祿一扇。羣知其偽也。不發。時光祿養痾山房。徐引入揖坐。生不知為光祿。因示以扇。光祿曰。此華某作。先生何自求之。生曰。與僕交好二十年。何事於求。光祿曰。得無妄言。生曰。妄言

當創其舌。衆笑曰。此公。即華光祿也。相與開堂。錫人為之語曰。狀元聯句。光祿題詩。

第二遍就不說謊。

○方相姓

啓顏錄。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第。但姓方貴人。必認為親。武戲之曰。豐邑公相何親也。遽曰。再從伯父。戲者歎曰。既是方相姓。只堪嚇鬼。豐邑坊造賣凶器所也。

○脩史人

李至剛脩國史。只服士人衣巾。輒自稱脩史人。李至剛

時館中諸公聞之大笑。遂呼為羞死人。李至剛

○廬陵魁選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謂之曰。有客遠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脩。

○閔子騫後

宋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一客姓閔。求官。問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何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

○元昊榜

夏竦常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萬貫。爵為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買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伴為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為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搆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比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已誼播遠近矣。竦大慚沮。

○看命司

司者官府之稱。中都有談天者。設肆於市。標其門曰。看命司。其術頗售。同輩忌之。明日乃於對衢設肆。亦豎牌。



云看命西司其人愧報搬去。

笑林評不言司命而言命司猶悲天稱院何為不可  
○三百甕鹽齏

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為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  
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進士有久不第者  
亦效之伴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  
神曰我不知也但三百甕鹽齏無處消破耳

○山東好人

青州魯聰以白丸藥往外郡賣之遇一宦極其賤售魯

不從遂至詬言宦曰何處人魯曰山東宦曰可知愚  
山東何曾有好人魯曰山東信無好人只有一孔夫子  
宦有慚色

近有於考試日鄆徐州無人才者徐州一生出曰敝  
州止出徐達等八人譚者愧之○蘇郡文風惟崇明  
為下有陳生者巨擘也館於太倉同館者乃本州康  
生數以海縣侮之陳慨然曰崇明人固不和然非我  
太倉人固多和然非汝何得相欺同館生默然  
○罵武弁

尚書王復怒參武弁罵曰此輩皆狗母所生一千戶稟  
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慚悔

○党姬

陶穀得党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烹茶謂姬曰党家兒  
識此味否姬曰彼處人安知此但能於銷金帳中淺斟  
低唱飲羊羔酒爾陶默然

與唐太宗蕭妃事相似

○放生

北使李諧至梁武帝與之遊歷偶至放生處帝問曰彼

國亦放生否諧曰不取亦不放帝慚之  
真正禪機

○冒詩并冒表丈

唐李播典新州有李生來謁獻詩播覽之駭曰此僕舊  
稿何乃見示生慚愧曰某執公卷行江淮已久今巧見  
惠播曰僕老為郡牧此已無用便奉贈生謝別播問何  
之生曰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播曰尚書何名生曰  
弘宣播大笑曰秀才又錯矣盧乃僕親表丈何復冒此  
生惶恐謝曰承公假詩則并荆南表丈一特曲取播大

笑而遣之。

○ ○ 偷詩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後亦登第，見其人問曰：「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 ○ 爭詩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為河邊草，逢春心剌生。」妻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為改始字為「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

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為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

張乖崖詩，獨恨太平無一事，蕭楚改恨為幸，遂呼為「一字師」。詞多為主，尚非確語。

○ 詆詩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更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韓昌黎應試不遷怒，貳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公

復典試，仍命此題。韓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公大加稱賞，擢為第一。以韓之才，陸之鑑，文無定價如此。又何怪乎虞訥也。

○ 和少陵詩

夔峽道中有杜少陵題詩，是天字韻，榜之梁間。自唐迄宋，無敢磨者。一監司過之，和韻大書其側。後有人亦和韻，嘲之，未幾云：「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楊雄擬易，王通擬論語，杜少陵詩偏擬不得。○近有人題詩虎丘殿壁者，後寫某人頓首書，或戲續其下。

云似虎丘老先生正之，亦足一笑。

○ ○ 高霞峰

白門賈豎高霞峰者，好以俚句塗抹寺壁，且無處不到。偶諸御史遊雞鳴寺，一道長指壁上詩戲高姓御史云：「此高霞峰，想是貴族，不然那得如此美才。」高公問住持：「此何等入？」好挈來柳號示眾。霞峰聞此語，覓數人各寺洗詩，潛蹤累月。

○ 陸居仁

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慶雲一朵，隱隱



頭上人不能親一日讀詩經註有不安處思易之忽於夢中見尼父拱立於前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誤矣汝說是也一友譚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居仁曰何為友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寐顛倒耳遂報不復言

○四本論

鍾會撰四本論謂才性同始畢甚欲使稽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此子可教

○要誓

北齊孫寒學淺行薄嘗問溫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寒要其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何勞且且寒曰卿不為誓事可知矣

○競射

開元七年賜百僚射金部員外盧廙職方郎中李奮俱非善射箭不及塚而競言工拙奮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奮曰奮箭去塚三十步盧箭去奮三十步

○鶴敗道

彭淵才迂闊好誕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禽皆

卵生而此獨胎生語未半闕丁報曰鶴夜產一卵如梨淵才面赤叱去此鶴兩展其脰伏地踈時淵才以杖驚使起復誕一卵乃咨歎曰鶴亦敗道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既耗而不肯舞然則鶴慣是不湊人趣也子猶曰惟不迎合人是為仙禽○晉劉爰之少為殷中軍所知薦之庾公庾忻然便取為佐及與語不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

○蕭韶

蕭韶童時與庾信有斷袖之歡及蕭刺郢州庾上江陵過之蕭接庾甚薄引入宴坐之別榻有自矜色庾不堪酒酣徑上牀直視韶而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日韶大慚

○嘴尖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傳正端初為少卿秉筆詹哀鳴之李以俚語詬曰子嘴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後獲釋不相聞者十年李為淮南轉運使及瓜堅老自郎官出代既相見李不記前事因



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昔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非某所見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否李方悟大愧

○長鬚僧

偽蜀時有長鬚長老擁百餘衆自江湖入蜀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宋問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無鬚豈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方引朝見徒衆既多旬日盤桓不得已剃鬚而入徒衆恥其失節悉各散亡蜀人爲之語曰作事何愚折却長鬚

○陳萇

陽道州城居無畜積惟服用不闕然客稱某物佳輒喜而贈之有陳萇者候其方請月俸輒往稱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臨安民

小說臨安民沈居官巷自開酒壘又買錢塘門外豐樂樓庫日往監沽偶就宿焉淳熙初忽有巨舫夜泊五貴人錦衣花帽叩扉而入登樓索飲姬侍歌舞之盛目所未睹酒闌命賞鄭重致謝沈生貪而黠心知爲五通神

也再三虔拜乞一小富貴客笑而領之呼一馱卒耳語良久卒去少頃負一布囊來以投沈摸索之皆銀酒器也沈大喜拜受俄而雞鳴客去沈不復就枕慮懷實爲罪乃連囊趨擊更加束縛待旦負歸妻尚臥亟呼之起曰速覓秤來我獲橫財矣妻驚曰夜半聞櫃中奇響起視無所見心方疑之豈卽此耶既開鑰則空空然蓋兩處所用器每夜皆聚此中神以其貪癡故侮之耳沈重加工費直數十千羞澀不出城者累旬

○聶以道斷鈔

聶以道曾宰江右一邑有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千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而欺我况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速送還子依命攜往原拾處果見尋鈔者付還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錠爭不已相持至聶前聶推問村人是實乃判云失者三十錠拾者十五錠非汝鈔也可自別尋遂給賢母以養老聞者快之

○僧題壁

霍尚書韜嘗欲營寺基爲宅兗縣令逐僧僧去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霍愧而止



○換羊書

宋韓宗儒性饕餮每得東坡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觔黃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為換鵝今當作換羊書知公在翰苑一日以主辰製撰紛冗宗儒又致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驢乞假

胡趙者昭宗時優也好博奕嘗獨跨一驢日到故人家甚多早去晚歸每至其家主人必戒家僮曰與都知於後院餵飼驢子胡甚感之夜則跨歸一日非時宜召胡

○林叔大

倉忙索驢及至則喘息流汗乃正與主人搜禮耳還方知從來如此明早復展步而去主人復命餵驢如前胡曰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主人曰何也胡曰只從昨回便患頭旋惡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將息主人亦大笑  
嘉興林叔大性吝然多交名流以要譽其謙達官品饌甚豐此外惟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譏諛交作叔大恐慚揖潘子素求題其畫潘即書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

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茶大癡笑曰好水好山言達官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潘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眾俱不解潘曰此即僧家懺悔語爾堂大笑叔大數日羞見客

○與金別用

丁諷好色病廢常令女侍扶掖見客客出不能送每令一婢傳謝故賓客造訪者益多既而有傳諷死者京師諸公競往致奠意有窺覷諷出謝曰酒堪充飲奠金且留別用異日不幸勿煩再費

○構婿

唐人榜下擇婿號構婿多有勢迫而非所願者一少年美風姿為貴族所慕命羣僕擁至其第少年忻然而行客無避遜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承金紫者出曰某有女頗良願配君子少年鞠躬言曰寒微得托高門因奉待歸家與妻子商量如何眾皆大笑而散

○李庚女奴

湖南觀察使李庚有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者咸欲娶之而不得嘗

遇清明夜，大郎遇之樓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謂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又逢三郎求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又遇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持所授茵席，各趨一隅，頃却要然炬豁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里覓宿處，四子各棄所攜掩面而走。

○姚江書生

董太史云：一姚江書生，使其館童入內，從主母索一絲

髮，主母怪之，便從屋後馬坊中擒取，牡馬尾鬃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之馬，不勝淫怒，掣斷韁勒，奔號至書舍中，直突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墻壁悉被蹋圯，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管井中，馬亦隨入，尋被囓死，見者稱快，不囑死，亦當羞殺。

○城中女

煙霞小說：城中有女，許嫁鄉間富室，及期來迎，其夕失女所在，蓋與私人為巫臣之逃矣，詰旦家人莫為計，姑

以女暴疾辭而來，償已洞悉之，婿家禮送，方落嘉儀，紛沓翹企以待，比迎者至，寂然，主人叩從者，皆莫能對，償以袂掩口，附耳告曰：新人少出。

顏甲部 終



閨誡部第十九目錄

潘妃

宣城公主

胭脂虎

長婦除官

裴談

李大壯

水香勸盞

王夷甫

九錫

王中令

安鴻漸

四長堂

為婢取水

車武子婦

池水清

擊僧

謝太傅夫人計二條

李福

妬無鬚人

妬畫

妬花

任瓊二姬

妬婦洋

人雞相妬

二洪之樂

賀喪妻

不樂富貴

競寵

面首

唐無家法

易內

不禁內

劉氏詩題

閨誡部

子猶曰。女德之凶。無大於淫妬。然妬以為淫地也。譬如出仕者。中無貪欲。則必不忌賢而嫉能矣。然丈夫多懼內。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不免焉。則又何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集閨誡第十九。

○潘妃

東昏侯寵畏潘妃。動遭呵杖。不敢忤意。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荆子。真正杖夫。

○宣城公主

唐喪選尚宣城公主。選有外寵一人。公主遣關人執之。截耳刺鼻。剝其陰皮。覆駙馬上。令出廳判事。僚吏駭笑。上聞之。怒降公主為郡主。駙馬左遷。

○胭脂虎

陸慎言妻朱氏。沉慘狡妬。陸宰尉氏。政不在已。吏民語曰。胭脂虎。

○長婦除官

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嘗除一人官。高宗問曰。某人何

因、輒、授、此、職、弘、武、曰、臣、婦、率、性、悍、昨、以、此、見、屬、臣、不、從、恐、有、後、患、帝、嘉、其、不、隱、笑、遣、之、

或、謂、其、諷、君、語、不、知、却、是、佞、后、語、

○ 爽談

爽談素奉釋氏、妻悍妬、談謂人曰、妻有可畏者三、少妙時、親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及五十六、薄施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

唐中宗時、優人進迴波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亦

是大好、外面祇有爽談、內面無如李老、后聞之、乃厚賜優、當時君臣皆以懼內為固然矣、

○ 李大壯

吳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一不遵號令、則叱令正坐、為縮區、中安燈、益然燈、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土偶、人目之曰、補闕燈檠、又嘗值妻病、求鴉為藥、大壯積雪中、多方引致、僅獲一枚、友人戲之曰、聖人以鳳皇來儀為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皇矣、如此肉身、正合供養生菩薩、但不應復殺生耳、

○ 水香勸盞

扈戴長內侍、其未仕時、欲出、則謂假於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水不乾、須臾、若去遠、則然香印、指至某所、以為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遁、眾客覺之、譁曰、扈君恐砌木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撰新句、一點勸請酒、一盞眾以為善、乃俱起、一人捧既吟曰、解粟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遍薰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蕤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繫遠巡水、時牽決定香、戴連

沃六七巨觥、吐嘔淋漓、既上馬、羣謀曰、若夫人怪遲、但道被水香勸盞、留往、

○ 王夷甫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飲無厭、干預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麻胡止啼、石虔斷謔、李陽止妬、即此便是活神道、坡仙書孫公素、扇云、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



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用此

○九錫

王丞相以曹夫人性忌，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一日，夫人於苑園中望見兩三小兒騎羊，皆端正可念。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驚志，便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亦飛轡出門，左右扳車欄，右手提塵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僅得先至。蔡司徒聞之，謂王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自叙謙志。蔡曰：不聞他物，惟聞短轡。

○王中令

王中令鐸鎮清官，爲都統以拒黃冠，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且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

○安鴻漸

安鴻漸滑稽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婦性素嚴，呼入幕中，語之曰：何因無淚。安曰：以帕拭乾。婦曰：來日早臨棺須

見淚。安計棄來日以寬巾納濕紙於額上，大叩其額而顛，顛罷其婦又呼入，語之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安曰：豈不聞水出高源。

○四畏堂

王欽若夫人悍妬，不喜姬侍，王於後園作堂，名三畏，楊億戲曰：可改作四畏。王問其說，曰：畏長夫人，王深以爲恨，卒無詞。

○爲婢取水

○爲婢取水

周益公夫人妬，有賤公盼之，夫人糜之庭，公適過，時炎暑，以湯告，公酌以水，夫人窺於屏內，曰：好箇相公爲婢取水，公笑曰：爾不見建義井者乎。

○車武子婦

車武子婦妬，武子偶借婦兄夜贖，留宿外館，取一絳裙掛屏上，婦出窺，疑有所私，拔刀徑上牀發被，乃其兄也，慚而退。

○池水清

王氏見聞錄云：渠州人韓仲善飲博，多留連於花柳之

聞其妻怒甚時復自來驅赴同歸嘗遊謁東川經年方返復致妓與博徒同飲妻聞之率女僕潛匿鄰舍俟其筵合遂持棒伺於暗處伸不知方攘臂浮白唱池水清聲猶未絕腦後一棒打脫幘頭撲滅燈燭伸即寘於飯牀之下有坐客暗遣毒棰復遣二青衣把管于牽行一步一棒決之罵曰這老漢何落魄不歸也獨下照之乃是同坐客蜀人傳笑遂呼韓為池水流

○擊僧

涓溪張氏族多懼內少宗伯午峰公之九號一山者尤

甚一日忤其婦婦逼之急匿房後樹上婦持竹竿擊下用鐵索繫之柱宗伯公見之乃曰我將見嫂請釋兄搖手低聲曰且慢且慢待他性過自放又二日被責潛逃鄰寺婦竟追至寺一僧方酣臥婦不暇詳視竟以大杖擊僧僧張目曰小僧無罪婦踉蹌而歸

○謝太傅夫人

劉夫人韓諸婢使作技太傅暫見便下幘太傅索更一開夫人拒之曰恐傷盛德

謝公既深好音樂願欲立妓妾兄子外甥輩微達此旨

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孟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李福

李福妻袁氏性極妬一日乘袁沐浴偽言腹痛召一女奴奴既往左右告袁曰相公腹痛不可忍袁竟跣步以藥投兒滿中進之明旦監軍使悉來候問李具以實告因曰一事無成已矣所恨者虛咽一甌瀉耳

○妬無鬚人

荀氏婦庚妬甚不容無鬚人與荀語鄰有少年近荀庚便索刀杖少年不平候庚前便與鬚拚庚至地打垂死庚終不悔

○妬畫

劉瑱妹為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股畫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罵曰故空早死病亦尋愈

○妬花

妬女記武歷陽女嫁阮宣武絕忌家有一桃樹花葉灼



燭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所樹，摧折其花。

○任瓌二姬

太宗賜任尚書瓌，二姬。妻妬，爛其髮，盡。帝聞之，怒。爲爲配，飲之，立死。如不妬，即不須飲。婢氏得救，曰：「妾與瓌俱出徵，更相輔翼，遂至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死。」竟飲盡。無他，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別宅安置。

○如婦津

臨濟有如婦津，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

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得婦如此，吾無憾矣。」段曰：「君重水神而輕我，吾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見夢於劉，劉自是不敢復渡此水。有婦人渡此水者，皆毀妝而濟，不爾，風波暴發，其醜婦雖加妝飾，神亦不妬也。

唐高宗將幸汾陽宮，道出如女祠，并州長史李冲玄感於俗忌，欲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徵狄仁傑諫止，則天子反避如婦矣。子猶曰：「此是李老家法，又何怪？」

○人難相妬

河間衛千戶胡泰母死十年，父再娶，私治已酉，忽夢母曰：「我已托生爲雌雞，毛色膠黃，明日爲屯軍之費，來汝家也。」及旦，泰外出，果有屯軍，攜雞來者，家欲烹以享軍，難作人語曰：「母烹我，待泰兒還，家人以爲怪，泰還，雞遂泰喃喃，叙其家事甚悉，泰涕泣告父，言之既久，飛啄後妻，詬苦不已，泰出後，妻逐入坑下，撲殺之。」

○二洪之樂

洪邁與兄适皆畏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往往不能快意。王宜子知饒州，适家居，長偶宜子，予焉，适延客至

內齋，喚酒，甫舉杯，奉妾全出，酒行無算，适半醉，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後二十年，宜子謝事歸，越適來爲守，時已解居，暇日，宜子造郡齋，適留款，亦出家姬侑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

○賀喪妻

解學士嘗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嘉哉，大吉，大利。」蓋學士夫人亦悍也。

○不樂富貴

韓非子云：衛人有夫妻鬻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

有。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妻。上。浴。極。尉。王。矣。以。功。封。其。妻。大。哭。於。家。人。問。之。曰。如。此。富。貴。必。更。取。妻。矣。

○鏡寵

郭。尚。父。二。姬。競。寵。上。賜。金。帛。飾。環。命。官。人。載。酒。和。之。方。飲。歌。以。送。酒。一。姬。青。怒。猶。盛。歌。未。發。遽。引。滿。置。飾。於。席。曰。酒。盡。不。須。歌。矣。上。聞。笑。之。

○面首

宋。文。帝。姊。山。陰。公。主。適。何。戢。謂。帝。曰。陛下。六。宮。數。百。妻。

惟。爾。為。一。人。太。不。均。帝。笑。為。置。面。首。三。十。人。而取笑貌

○唐無家法

武。三。思。適。於。韋。后。武。升。御。林。與。韋。博。戲。中。宗。從。旁。為。之。典。簿。

貴。妃。中。酒。微。露。其。乳。帝。們。之。曰。歡。溫。新。割。雞。頭。肉。安。蘇。山。在。旁。曰。滑。膩。初。凝。塞。上。酥。帝。笑。曰。信。是。胡。兒。只。識。酥。

○易內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姜。氏。易。內。而。飲。

不。解。兩。內。何。以。相。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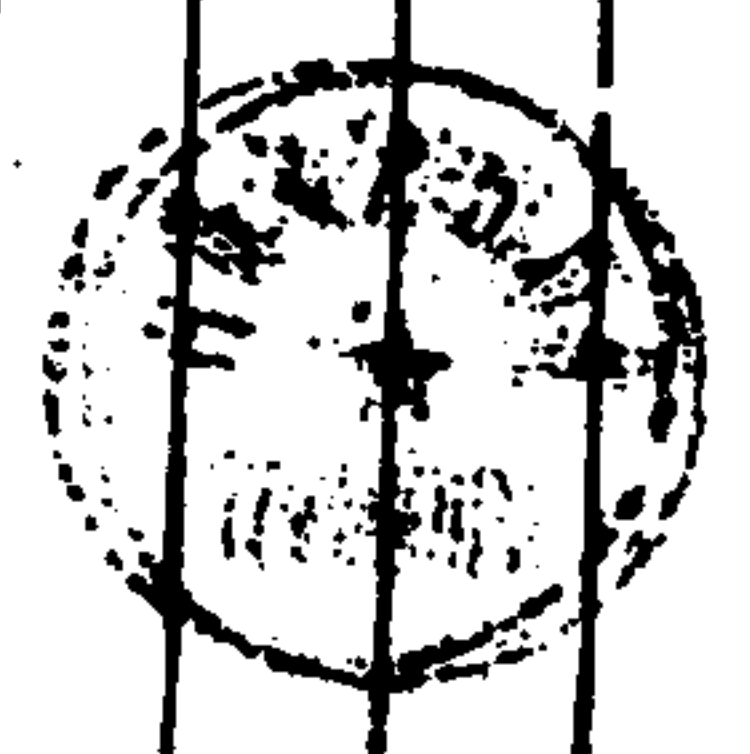
○不禁內

北。齊。徐。之。才。見。其。妻。與。男。子。私。會。皇。走。避。曰。恐。妨。少。年。嬉。笑。南。唐。韓。熙。載。後。房。妓。妻。數。十。房。室。側。建。橫。牀。絡。以。絲。繩。為。窺。視。之。地。且。暮。亦。不。禁。其。出。入。時。人。目。為。自。在。應。或。竊。與。諸。生。淫。照。載。通。之。笑。而。趨。曰。不。敢。阻。與。武。夜。奔。客。寮。客。賦。詩。有。最。是。五。更。書。不。住。向。人。花。畔。著。衣。寒。之。句。

○劉氏詩題

許。義。方。妻。劉。氏。端。潔。自。許。義。方。出。經。年。始。歸。語。妻。曰。獨。處。無。聊。亦。與。鄰。里。親。戚。媼。家。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足。未。嘗。履。閭。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索。詩。觀。之。開。卷。第。一。題。云。月。夜。招。知。僧。閒。話。

閩誠部終





委蛇部第二十目錄

體重	肥	計四條
垂腹	倭妓	計二條
姚張梓說	短	計二條
短小	貌寢陋	計五條
短而偃	身短面長	
面狹長	西字臉	計二條
面黑	黑白不均	計三條
澀文	中古冠	

鬚頭	夫頭	
項安飾	髡	
白髮白髮	承白髮	計三條
貌類猴	大小鬚孫	
兩頭髮	麻胡	
青承髮出	偏育	計六條
假睛	聾	計二條
卷耳	三耳秀才	
口吃	王少卿	計六條

沒牙兒	損臂	
枝指	臂大	
三短	秃眇跛僕同勝	
三無	惡疾	計二條
風之始	陳癩子	
夫婦	政和景泰	二補
異相	婦人異相	
人病	項下吹曲	計四條
絳樹兩歌黃華	無頭人	計三條
二廣		

半頭	頭斷復連	
勇士廟	無頭亦佳	
人妖		計四條

委蛇部

子猶曰項籍之贖不如左丘之眇膏夫之口不如咎繇之喙鄭鄙之長不如晏嬰之短夷光之豔不如無鹽之陋慶忌之足不如婁公之蹠語曰豹面皮人雷名此言形神之異也故窘極生巧足或刺繡憤極忘死胸或發聲是皆有神行焉借以為笑可執以為可笑則不可集委蛇第二十

○體重

安祿山三百五十觔司馬保八百觔孟榮一千觔

○肥

咸通中以進士服用僭侈不許乘馬時場中不下千人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較下盡騎驢短脊長鞭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慈殺鄭昌圖鄭肥傳故云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乃以三十錢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片批四兩來山陰張俚景泰初為崑山學博年未三十以聰敏聞典史姜者體極肥嘗戲張云二三十歲小先生張應云四

五百觔肥典史同僚大笑

趙翁肥大夏日醉臥孫兒輩緣其腹上戲以李八九枚投臍中後日李大潰爛翁乃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家人料理其臍得核乃知孫兒輩所納李也

○垂腹

申王搗有肉疾腹垂至脣每出則束以白練至暑月常苦熱玄宗詔南方取冷蛇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整人握之如米王腹有數約夏月真約中不復知煩暑申王每醉使官妓將錦綵結成軟轎擡歸寢室號曰

醉輿或言此妓必魁肥者子猶曰不然正要使習慣

周比部休體甚肥腹垂至膝每當暑月取水精為腹敷日三易之猶云不堪自為文以告上帝祈速化

○偉妓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佐酒內一善歌舞者容雖麗而軀甚偉尤豪所鍾愛向公乞詩公戲題四句云舞袖臨風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

○姚張綽號



魏光乘任左拾遺。題品朝士。丞相姚元之長大行。急目為趙蛇鶴。坐此貶左司郎中。張元一腹粗脚短。頂縮眼突。吉頊目為逆流蝦蟆。

○短

湯既伐桀。讓於務光。光笑曰。以九尺之夫。而讓天下於我。形吾短也。羞而沈於水。有咫尺之魚。負之而去。

按莊子注云。務光身長八寸。耳長七寸。

南史云。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一尺三寸。

○短小

尚書令何尚之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何嘗謂顏為猴。顏目何為猴。同遊太子西池。顏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何為似。顏方矜喜。路人曰。彼似猴。君乃真猴。二人俱大笑。

趙璠儀質瑣陋。成名始婚。薛能為偵相。謹以詩略云。述關每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綠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轡裏。將謂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貌寢陋

朱泚亂。裴佖與衣冠數人伴為奴。求出城。佖貌寢。自稱曰。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也。

袁應中博學者。有時名。以貌寢。諸公莫敢薦。紹聖間。蔡

元度引之。乃得對。袁為有上短下漏。又廣額尖額。面多

黑子。望之如灑墨。聲啞而吳音。哲宗一見。連稱大陋。袁

錯愕不得陳述。而退。籍紳目為奉教陋。

鄭叟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委身。一日。隱謁叟。叟命其女

隱簾窺之。見其寢陋。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奉子或以

此語隱答曰。以貌取人。失之子孫。奉皆啓齒。

白傳與李贊不協。每有所寄文章。李藏之一篋。未

嘗開視。曰。見詞翰則避吾心矣。鄭女終身不讀江東

篇什。亦是恐避心故。子謂李相鄭女。乃真正博才者。

長安仁和坊兵部侍郎許欽明宅。與中書令郝處俊鄉

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遊里巷。京

洛為之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許。即姓郝。

王元美宴舟中。偶與畫士黃鶴。聯席。鶴貌極陋。元美

曰。人皆謂我命帶桃花。然果然。人問何也。曰。得與美人

聯席。吳人皆奉為口實。凡見貌陋者。必曰。命帶桃花。

○短而偃

武德中崔善為歷尚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曹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爵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身短面長

桑維翰身短面長每引鏡自歎曰七尺之軀何如一尺之面後登第同榜四人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以桑短謂之半人習鑿齒有寒疾符堅亦謂之半人

○面狹長

梁宗如周尚書面狹長蕭齊戲之曰卿何為訪經如周曰身自來不訪經蔡大寶曰卿不訪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耳蓋法華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如周乃悟荀子載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

○西字臉

有川知州面大橫闊時嘲云裏上幞頭西字臉官者已先聞之壽皇及得郡陸離壽皇憶前語大笑云卿所素

不必宜讀朕面寬愈笑不已川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也

○面黑

陳伯益面黑而狹多髯謝希孟見寫真掛壁上戲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髯不仁侵擾乎旁而不已於是手伯益之面所存無幾

王介甫面黃黑問醫醫曰此垢汚非疾也進澡豆令王洗之王曰天生黑於手澡豆其如子何

焦關老芳面黑而長如驢嘗謂西涯曰君善相頰一看

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必至此地位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

○黑白不均

崔涯者吳越狂生嘲妓李端端詩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包耳似蠟獨把象牙梳掃鬢崑崙山上海初生端得詩憂心如病乃拜候道旁戰慄所哀涯改絕句粉飾之曰覓得黃鸝鞍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居豪大賈競臻其戶或謔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檝何期一日黑白



不均

○涅文

狄青王伯庸同在樞府王每戲狄之涅文云愈更鮮明狄云莫愛否當奉贈一行伯庸大慙

○中古冠

文中丞白湖頭止七寸時人稱其帽為中古冠孟子云寸七

○縮頭

祖廣字淵度范陽人仕至護軍長史廣行常縮頭詣桓

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精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尖頭

北魏古弼頭尖太武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

○項安節

慈聖后常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仲卿為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立朝項上履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

○禿

秀州李公衡善與人款曲無所不狎侮少髮號胡盧時

有作小詞譏之云家門希差養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離邊纏倒藤幾回水上乾捺不翻其箇強無處容他只好炎天曬作巴

○白髮白鬚

進士李居仁盡摘白髮其友驚曰昔則皓然一公今則公然一婆

有郎官老而多妻鬚白令妻妾共鑷之妾欲其少去其白者妻忌之又去其黑者未幾願領遂空亦可笑顧太僕居憂髮鬚盡白起復北上以藥黑之人笑曰鬚

髮亦起復矣

桃源羅汝鵬年四十鬚大半白矣偶弔一喪家司賓驚曰公方強仕何頓白乃爾羅曰這是平素的髮

○咏白髮

海昌女子朱桂英嘗咏白髮云白髮新添數百莖幾番拔盡又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有工夫與白爭

○貌類猴

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辨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跪生領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

密路幡綽不言幡綽許而遺嘲曰可憐好個劉文樹  
共類願別佐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  
樹上知其遺路大笑

○大小鬚孫

劉貢父送墨與孫莘老吏誤送孫巨源劉貢父曰皆  
姓孫而同為館職其能別耳劉曰何不取其鬚別之吏  
曰又皆鬚劉曰既皆鬚宜以身之大小別之於是館中  
以莘老為大鬚孫學士巨源為小鬚孫學士

○兩頭燕

鍾會鍾繇皆多鬚兄弟盛飾同坐車上行至城西門逢  
一女子微笑曰此車中央殊高二鍾殊不覺車後門生  
曰有女子戲公云中央高公問云何答曰夫中央高者  
兩頭低此戲公二人為兩頭燕也後二鍾更不同車長  
逢此女子

○麻胡

成郎中貌陋多鬚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一菩薩  
乃嫁麻胡索成催教詩成便書云一椿兩好世間無好  
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

○青衣類出

屠赤水有青衣漸長友曰類出矣屠笑曰西出陽關無  
故人

○偏盲

杜欽字子夏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  
稱京師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諱之乃為小冠高  
廣纔二寸由是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  
子夏云

桓南郡玄與殷荊州仲堪語次因共作危語桓曰子頭

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聽墮臥

嬰兒殷有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

咄咄逼人殷侍父疾誤以藥

湘東王眇一目邵陵王綸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病非

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直有全功又嘗與劉諒遊江

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覺

其刺已從此銜之諒目眇而愁于北渚

湘東王兵起王偉為侯景作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

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腳所歸後竟以此伏誅



徐妃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爲半面妝。帝見之，大怒而出。

聶大年眇一目，聘至京，有欲識之者，童大章曰：何必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徐簪巷和眇一目，常贊千眼觀音云：汝有千目，來皆了。我有雙目，一明一眇，多者忒多，少者忒少。

烏珠如此直錢，師曠薰目以精膏，又何也。

○假精

唐立武選，以高上擊毬，較其能否而黜陟之，至有置鐵

鈎於毬仗以相擊，用寶常與此選，爲鐵鈎所插，一目睛失，寶取睛吞之，復擊毬獲頭籌，遂授澤原，敕賜木睛代之。

注：木睛莫知何木，置目中無所礙，視之如真睛矣。

施有吾與趙檉同年，不睦，舊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睛，故施嘲之曰：二十九個人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

○聾

北齊杜臺卿爲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訓對每致

非越，令史不曉諭，反以爲笑端。

○卷耳

韋慶本兩耳如卷朝士，多呼爲卷耳，適女選爲妃，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韋曰：何以知之，杜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三耳秀才

隋董慎爲冥府追爲右曹錄事，仍辟常州張審通爲管記，慎令判中天府，後有天符來云：申甚允當，慎乃取方寸肉，擘爲耳，安審通額上，曰：與君三耳，可乎，審通復

活，後數日，覺額癢，湧出一耳，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烏地有三耳秀才，亦呼雞冠秀才。

○口吃

魏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後周鄭偉口吃，少時逐鹿失之，問牧豎，牧豎亦吃，偉以牧故爲效已，竟撲殺之。

吾吳俞漳水工畫菽，而足跛，嘗過王府基，有跛姬先行，傍一童子戲效之，姬方怒，晉俞適躡至，遂大恚曰：

彼頑童作短命事耳，乃衣冠者亦復為之耶。因極口罵辱，俞自陳再四，終不聽信，事類此。

唐時進士及第放榜後，即謁宰相，其導詞答語，一出榜元時，盧肇有故不赴，次及丁稜，口吃，迨引見致詞，本欲言稜等登科，而稜乃言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筆，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筆聲耶。

黃山谷與趙挺之等同在館修書，每日庖丁請食品，趙口吃曰：來日喫蒸餅，山谷笑之。一日酒會，擬以三字離

合成字為令，趙首云：禾女委乳氣。一云：戊丁成皿盛。一云：王白珣石碧。一云：里于野土墅。未當山谷應聲曰：來力較正。與來日喫蒸餅同聲，眾哄堂大笑。趙報然。華原令崔思海口吃，每與表弟杜延業遙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弟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須即報。傍人訝之，與杜私賭，杜將毅一把問崔云：此是何物？崔云：毅毅毅。傍人大笑，因輸延業。

劉貢父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姓名，只有艾氣。

宣正間，有御史茂彪者，舌禿言濕，侍西班，有東班御史誤入西班，彪乃面糾曰：臣是西班御史，茂彪有東班與臣一般御史，不合走入西班。然彪言為包，班言為邦，滑稽者因其言為一絕曰：閭閻門開紫氣高，含香嘗得近神堯。東邦莫入西邦去，從此人人憚茂包。

○王少卿

鴻臚王少卿，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覺觀聽，而所讀多吃誤，其貌笑髯而禿頂，朝士遂為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問京師

新事者，或誦此詩，其人遽曰：此必王少卿也。

○沒牙兒

馬都督老而無牙，郭定襄戲曰：昨聞鄰婦哭甚哀，馬問何哭？郭曰：其婦喪夫，撫孤哭曰：痛汝沒爺兒。

○損臂

興化說公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不已，雲峰悅禪師嘗誥之，郡僚多愛說，久不果，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以書訴悅，悅作偈戲云：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猶有九百九十九。



○枝指

祝枝山右手駢拇指或戲曰君之富於筆札應以多指  
枝山應曰誠不以富亦祗指以異

○臂大

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臂最大嘗入內奏事步履踳踳李  
勣後與道弘曰一言語公道弘驚轉斂容曰敬聞教勣  
曰尊臂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三短

北魏李諧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寒而徐言人言

請筆用三短亦致妍不善用三長反為累

○禿眇使僕同聘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  
僕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使眇者御眇使跛者  
御跛使僕者御僕蕭同叔子齊侯從臺上笑之客怒

○三無

王廣文竹月者年邁鬚齒已落更闕一耳其同僚戲為  
語曰竹月號三無無齒之齒無然而無有耳則亦無有

○惡疾

偶御史蒞府各縣屬候見於官署中談及斯語以為  
笑諫及入謁忽觀竹月狀思及前語不覺失笑御史疑  
令懷已詰之令因以實對御史亦大笑

○惡疾

北齊崔氏世有惡疾多寡眉李庶無髮時呼為天闕崔  
譙謂之曰教弟種髮法以錐遍刺額作孔插以馬尾庶  
曰持此先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髮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落鼻梁斷壞一日與蘇東  
坡會飲蘇引古人一聯戲曰大風起兮飛揚安得狂

士知命樂

○風之始

吳給士女敏慈後歸名儒陳子朝陳惑一妾遂染風疾  
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陳癩子

玉堂閒話唐營丘有豪民陳姓病風疾衆目之為陳癩  
子陳極諱之家人或誤言必遭怒笞賓客亦不敢犯或  
言所苦減退具得豐款有遊客謁之初謂君疾近日尤  
減陳欣然命酒將撤又問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減

病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上添渤溼子，減者，減却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憚，又每年五月值生辰，必召僧道齋筵，伶倫百戲俱備，齋罷，贈錢數萬。一伶既去，復入，謂曰：蒙君厚惠，偶憶短李相詩一聯，深叶盛德，陳曰：試誦之。時陳坐碧紗幃中，左右環侍，伶曰：詩云：三十年前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幃。遭大詔而去。

○夫婦

五代楊光遠病禿，婦又跛足，後舉兵反，欲圖大事，人語之曰：世寧有跛騎天子，拐脚皇后耶。

田元鈞狹而長，其夫人富彥國女弟也，闊而短，石曼卿戲目之為龜鶴夫妻。

○政和景泰二榜

政和間狀元何臬，字文次潘良貴，皆少年有風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時曰：狀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探花真郭郎也。古有郭姓而禿者，故偶

景泰五年，狀元孫賢，河南人，面黑，榜眼徐溥，宜興人，面白，探花徐鎔，武進人，面黃，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異相

雲仙散錄：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二寸，類有光氣，久之乃復。程史：嘉定間，趙南仲為淮閩，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望而畏之，不敢仰視，異苑：賈弼夢鬼易其頭，遂能半面笑，半面啼。

○婦人異相

九真女子趙姬，乳長數尺，為寶妻，洗氏長二尺，暑熱則擔於肩，李光弼之母，鬚數十根，皆異表也。

○人病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

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許，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字端楷，若有神助。

戒菴漫筆：嘉靖間，有丐婦，年二十許，自云常州人，幼患風，雙手拳攣在胸，不能舉動，兩膝曼轉著地而行，由膝之下，雙腳虛擊向上，遂能以雙腳指紡綿花，然線穿針，縫紉飲食，凡事與手不異，曾在予家試之，果然，後四五年再來，生一兒，頗壯偉，又能以脚戲弄，左右丟擲，及以筋夾飯食，便之，甚便。

僧圓京師有丐婦，年四十餘，全無兩臂，兩肩如削，每梳



頭髮右足夾襪左足縮髮及繫衣洗面亦如之輕便比  
手無異或擲錢贈巫伸足取貫繩上略無礙滯又段文  
暉言景德中至岳下見一婦人無雙肩但用兩足刺繡  
鞋襪織綴與巧手相若衣服頗潔每止處觀者如堵競  
以錢投之

錢象先曰世有無籍之人手足俱全且不能自食不  
如此二婦人之足也悲夫子猶曰俗眼愛奇僻雖好  
不如醜但求布施多何須手足有重瞳固算駭胎  
貴無偶由來公道來千秋一漂母假替先入官吾亦

### 願蓮首

嘉靖中京師有人手足俱無父盛以布囊僅滿二尺儼  
如魚形挾之出觀者如堵面鉅而聲雄能就地打滾

### 項下吹曲

嘉靖庚辰趙憲伯鳳自由江携二道人歸三衢項下有  
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  
作口中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是三十  
年沙隨程先生嘗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柱項下吹曲  
其聲清暢而不近口不知所以然疑卽一人也

陳錫玄曰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  
苑伽神女非鼻聞香斷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  
無身覺觸世間諸變化相信有不可窮詰者於二道  
人何異

### 絳樹兩歌黃華二牘

志奇絳樹一聲能歌二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  
亂人疑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  
能寫二牘或措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 無頭人

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仍不死餓渴卽畫地作字世情  
不替更生一男四五年後忽畫地云後日當死果然  
監左督龍舒常言有親戚宦游西蜀路經湘漢曉投一  
店忽見店左側上有一人無首駭以爲鬼主人曰專官  
不須驚此人也往年因患瘰癧勢蔓衍一旦頭忽墜脫  
家人以爲不可救竟不死自此每所需則以手畫日以  
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  
首妻方懷娠後誕一子軀幹甚偉而首極細僅如拳肩  
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應

紹興二十五年，忠朗郎刁端禮隨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二三里，入一村舍，少憩。其家夫婦春穀，問其姓氏，曰：姓潘，婦淪茗以進，聞傍舍噴噴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履，運手快疾，才大驚愕。潘生日：此吾父翁也。宣和庚子歲，遭方賊之亂，斬首而死，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溫，不忍殮殞，用藥傅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才亟反，傲辱，神志不寧者累日，後每思之，毛髮輒悚。

○書頭

段安節於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見一老婦人，無一半頭，坐於心，緝麻，還手甚熟，其兒婦言：巢寇入京，為賊所傷，自鼻一半已上，竝隨刃去，有人以藥封裹之，手足微動，眷屬以米飲灌口中，久而無恙，今已二十餘年矣。

○頭斷復連

正德時，濟下一秀才，遭流賊亂，奔避不及，被賊砍，覺頭落胸間，而喉不斷，亟以手捧頭置之項上，熱血凝結，痛

極，遂死，久之稍蘇，臥野田間，冠退，家人求屍，昇屍旬日不死，頗能嚙湯粥，百日而脫，視其頭，瘡痕如鉅入，腮下。

○勇士廟

漢朱遵仕郡功曹，公孫術僭號，遵擁郡人不伏，遂攻之，乃以兵拒，遂埋車絆馬而戰死，光武追贈輔漢將軍，吳漢表為置祠，一日，遵失首，退至此地，絆馬誌，以手摸頭，弟知失首，於是士人感而義之，乃為置祠，號為健兒廟，後縣勇士廟，竟新復縣圖記。

○無頭亦靈

賈雍出界討賊，為賊斫去頭，復上馬還營，營中將士爭來看，雍從胸中語曰：諸君視有頭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而絕。

○人妖

宋卿家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飲不食，不知年歲，子孫期望羅拜，垂頭下視，太原王仁裕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纔三四尺，飲啖甚少，往來無迹，惟牀頭有柳箱，戒子弟勿啟，一日無賴孫醉啓之，惟一鐵篋，自此竟不回。



池州村祖翁媪二人各長三尺餘。緜衾擁體，坐佛龕中。兩眼能動，離酒口中亦能舐之。皮皆黏骨，不知年歲。

夏縣尉胡頊嘗至金城縣界，止於人家。方具食，見一老母長二尺，來竊食。新婦搏其耳，曳入戶。云是七代祖姑，壽三百餘矣。苦其竊，常繫檻中，茲偶逸耳。

唐三原縣董橋店有孟媪，年百餘歲而卒。店人皆呼為張大夫。店媪自言二十六嫁張警，警為郭汾陽所任，警之貌酷類某。警卒，吾遂為丈夫。衣冠投名為警弟，得續事汾陽。寡居十五年，自汾陽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

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策獨遂嫁此店潘老為夫。邇來復誕二子，日酒日渠，酒五十有五，渠五十有二。云見乾眼子。

委說部異

請知部第二十一目錄

魏武 計二條

朝野會載兩孝子

乾紅貓

一錢罪百金

京都道人

耳談二講僧

易術

女巫

體認天理

崔張豪俠

貸金

乘驢婦

丹客 計二條

吞舍利

巫

黃鐵牌

竊屠

何大復覺盜篇

詰盜智 計三條

點豎子

孫典公嫁女

節日門狀

術制繼母

制使酒

科試郊餞

萬寶偽璧

智婦

海剛峰

日者

匿年

智勝力

制如婦

赦上舍

金還酒債





○體認天理

西堂紀聞。湛甘泉若水。每教人隨處體認天理。居鄉時。凡山川佳勝。田莊膏腴者。假以建書院置學田為名。必得之為自殖計。皆資勢於當路之門生。鄉人常曰。此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也。

不是隨處體認天理。還是隨處體認地理。

○朝野僉載兩孝子事

東海孝子郭純。妻母每哭。則羣鳥大集。便檢有實。產表門閭。後訊。乃是每哭。即撒餅於地。羣鳥爭來食之。其後

數如此。烏聞哭聲。莫不籠湊。非有靈也。

田單妙計。可惜小用。然散餅亦資真福。稱孝可矣。

河東孝子王燧。家猶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猶犬同時產子。取猶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猶窠內。飲慣其乳。遂以為常。取。即使非偽。與考何干。

○崔張豪俠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遊江淮。嗜酒狂吟。以俠相許。崔嘗有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壯士懷中三尺劍。一朝若

便牛換不牛見事

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俠名播於人口。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曰。此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囊曰。此其首也。問有酒否。張命酒。客飲嚼甚壯。曰。聞公義氣。薄有所請。可乎。張唯唯。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所深德。君可假十萬緡。立欲酬之。若濟。則平生恩仇畢矣。此後赴湯蹈火。亦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籌其緡。素中品之物。罄以界之。客曰。快哉。死無恨。乃西囊首而去。期以

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曉既駕。杳無蹤跡。張感囊首彰露。客既不來。將遣家人埋之。開囊。乃豕首也。方悟見欺。迨後豪俠之氣頓喪。

按張祐字承吉。苦吟時。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惜汝輩。後知南海罷。但載羅浮石歸。不治產。雖一事見欺。不愧豪士矣。

○乾紅貓

夷堅支歸安北門外西巷。有賣熟肉翁。孫三者。每出必戒其妻曰。照管貓兒。都城竝無此種。莫使外人聞見。或

被竊絕我命矣我老無子此與我子無異也日日申言不已鄰里數聞其語心竊異之竟一見不得一日忽摸索出到門妻急抱回見者皆駭猶乾紅深色尾足毛鬚盡然無不歎羨孫三歸痛篋厥妻已而浸浸達於內侍之耳卽遣人啖以厚直孫峻拒內侍求之甚力反覆數四竟以錢三百千取去孫涕淚復篋其妻竟目嗟悵內侍得猶喜極欲調馴然後進御已而色澤漸淡才及半月全成白猶走訪孫氏既徙居矣蓋用藥馬纏綿之法積日爲僞前之告戒筆怒悉姦計也

○貸金

耳譚嘉靖間一士人候選京邸有官矣然久客棄空欲貸千金與所故游客談數日報命曰其中貴允爾五百士人猶恨少客曰凡貸者例以厚贖先內相家性苟得其歡何不可士人拮据奏貸器幣約值百金爲期入謁及門堂軒麗巨蒼頭盧兒皆曳綺縞兩壁米袋充棟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主人橫肥以兩童子頭抵背而行享禮微笑許貸八百盧兒曰已晚須明日主人曰可士人既出喜不自任客復屬耳當早至我俟於此明日

至寥然空宅堂下兩堆煤土皆袋所傾問主宅者曰昨有內相質宅半日知是誰何客亦滅迹方知中詐

○一錢驅百金

湖海奇聞臆惟京師爲最黠有盜能以一錢驅百金者作貴游衣冠先詣馬市呼賣胡牀者與一錢戒曰吾卽乘馬爾以胡牀待其人許諾乃謂馬主吾欲市駿馬試可乃已馬主謹奉羈的其人設胡牀而上盜上馬疾馳而去馬主追之盜還扣官店維馬於門云吾某太監家人欲段匹若干以馬爲質用則奉價店觀其良馬不

之疑如數昇之負而去俄而馬主迹至店與之爭馬成訟有司不能決爲平分其馬價云

○乘驢婦

耳譚有三婦人願驢騎行一男子隨之忽少婦欲下驢擇便地呼二婦曰緩行俟我方其下驢男子佐之少婦卽與調謔若相悅者已乘驢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強少婦追二婦又不可得乃憇道傍而不知少婦反走久矣是日三驢皆失

○京都道人



北宋時，有道人至京都，稱得丹砂之妙，顏如鶴冠，自言三百餘歲，貴賤咸爭慕之。輸貨求丹，積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噉方酣，聞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慚，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鬚髮如銀，昏老偃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昧，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此，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日斥至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僂僂者，即其父也。」

○丹客

客有以丹術行騙局者，假造銀器，盛與從，復與妓為素。日飲於西湖，鶴首所羅列器皿，望之皆朱提白鏹。一富翁見而心覽之，前揖問曰：「公何術而富若此？」客曰：「丹成，特長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為母，使煉之。客入鉛藥，煉十餘日，密約一長髯突至，詰曰：「家僮內艱，盡急往。」客大哭，謂主人曰：「事出無奈何，煩主君同余婢守爐，余不日來耳。」客竊丹去，又囑妓私與主媾，而不悟也。遂墮計中，與妓綢繆數宵，而客至，啓爐視之。

伴驚曰：「敗矣，汝使余妾丹已壞矣。」主君無以應，復出厚銀贖客。客作快快狀去。主君猶以得道為幸。

嘉靖中，松江一監生，博學有口，而酷信丹術，有丹士先以小試取信，乃大出其金而盡竊之。生慚憤，甚欲廣遊，以冀一遇。忽一日，值於吳之閭門，丹士不俟啓齒，即邀飲肆中，殷勤謝過。既而謀曰：「吾儕得金，隨手費去，今東山一大姓，業有成約，俟吾師來舉事，君肯權作吾師，取債於彼，易易耳。生急於得金許之。乃令剪髮為頭陀，事以師禮。大姓接其談鋒，深相欽服，日與款接，而以丹事

委其徒輩，且謂師在無慮也。一旦復竊金去，執其師，欲訟之官。生號泣自明，僅而得釋。及歸，親知見其髮種種，皆訕笑焉。

以金易色，尚未全輸，但纏頭過費耳。若送却頭髮，博師父一聲，尤無謂也。

○耳譚二謫僧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徹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饑。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為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

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  
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  
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  
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即前疏衆詫神異喜施千金恐洩  
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塑像時因僧異貌遂  
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鑿大數珠數十顆  
暗噉之皆奸僧所爲  
開鄉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置鹽已首俾  
牛飽之久遂開習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

後身父以夢告我我欲贖歸主驅牛出牛見僧即歸僧  
首主遂以牛與僧僧歸殺牛丸其肉置空竹杖中又以  
坐關不食欺人焉後有孟知縣者詢僧便溺始窮其詐  
○吞舍利  
廣記唐洛中頃年有僧持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琉璃  
器中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虛焉有貧士子無賴因  
詰僧請觀舍利僧出瓶授與遽取吞之僧惶駭無措復  
慮外聞之士子曰與我錢當服藥出之耳贈二百緡乃  
服巴豆瀉下僧欲然濯而收之

○易術  
凡幻戲之術多係偽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大士像  
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  
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從傍觀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邀  
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三賣  
藥人叩其法曰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曰我無  
他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他  
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  
罷

○巫  
夏山爲巫自謂靈異范汝與歲曰明日吾握糖餌令汝  
商之言而中入益信汝巫唯唯及明降神觀者如堵范  
握狗矢問之巫曰此糖餌耳范得拜曰真神明也即令  
食之巫恐事洩忍穢立盡  
○女巫  
京師聞關多信女巫有武入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  
莫能治一日舍青李於廳詒家人瘡腫痛甚不食而臥  
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謂五所患是名疔



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效。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詔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梓巫批其頰而叱之。門外自此家人無信崇者。

○黃鐵牌

黃鐵牌，穿窬之雄也。鄰有酒肆，黃往賣，肆者與黃戲曰：

必竊若查他肆，易飲是夕肆主挈壺置臥榻前几上，舖戶甚固，遂安寢。比曉失壺，視舖如故。巫從他肆物色，查果在門所得，曰：「黃某主詣黃問故，黃用一小竿置其中，俾通氣，以猪鬃繫竿端，從窗引竿納壺於壺，乃嘘氣，尿管而升之，故得壺也。」

○竊薯

竊薯一老嫗，向謂無有古銅盤一賦，以石塊作包負之。至墟門外，人問何物，曰：「銅薯將甯耳。」入門見無人，棄石於地，石磨反向門內，曰：「欲買薯乎？」曰：「家自有，賦包薯復負。」

而出，內外皆不覺。

○偽腹偽雙

閩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巾服甚偉，蹶曳而來，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撻我，我必報之。」因袖出一大膏藥，薰於墟次。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鎔化，急糊匠面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已持金奔去。又一家門集米袋，忽有雙者垂腹甚大，盤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眾所共觀，不知何由。匪米一袋於跨下，復盤旋而去。後失米，始知之。蓋其腹視塞而成，而雙亦偽也。

○何大復雙盜篇

有雙盜者，一足雙，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持貫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貫上之。如是者三矣。雙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貫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去。」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雙盜稱善偷，乃為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雙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雙盜度將曠，又聞遠舍有人語笑，從櫃出大聲曰：「盜劫。」

我二盜惶訝遁去，覺盜額乃得金貨歸。

○智婦

耳譚某家娶婦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木，賊觸木倒，破頭死，燭之乃所識鄰人，倉皇間恐反餌，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於內，昇至賊家門首，割喉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即舉至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誰殺，亦不敢言以虛之。

○詰盜智

胡汲仲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姪聚巷誦經，一姪以失

承來，斷汲仲命以半麥，真羣經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是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落中，一姪屢開視，其麥遂命縛之，果盜衣者，以其惑佛，因而惑之。

劉淳之令秦與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或以為冤，命各持一盧，曰：非盜釵者，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且視之，一自若，一去，其釵二寸矣，訊之，具伏。

陳述古知蒲城縣，有失物，莫知為盜，乃詰曰：其廟有鐘

能辨盜，為盜者摸之，則有聲，陰使人以墨塗而作焉，令囚入，惟摸之，惟一囚無墨，執之，果盜。

○海剛峰

有御史恣某縣令，縣令密使僕見侍御史御史，置之，遂竊其符，賂諸走，明晨起視，篆篆已空，心疑縣令所為，而不敢發，因病疾不視事，海忠肅時為教諭，往假御史，御史聞海有吏才，密訴之，海教御史夜半於厨中發火，火光燭天，郡屬赴救，御史持篆篆授縣令，他官各有所護，及火滅，縣令上篆篆，則符在矣。

○點豎子

西鄰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穿牆下，置糞穢其中，點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穿間，穢及其衣，領猶仰首於其背，來來，此有佳李，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點豎子遽掩其兩唇，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詬病，點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穿中，其笑我終無已時，小人拖人下潭水，使開口不得，皆用此術。

○日者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



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孫興公嫁女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年長失婚孫興公有女亦僻錯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忻然以啓藍田藍田驚異既成婚女之頑歸乃過於婿方知興公之詐

阿智得婦孫女得夫大方便大功德何言詐乎

○匿年

凌景陽與京師豪族孫氏成姻嫌年齒自匿五歲既交禮乃知其妻匿十歲王素作諫官景陽方館職坐娶富民女論罷上知景陽匿年以欺女氏素因奏孫氏所匿上大笑

○節日門狀

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遣人以書筒盛門狀徧散人家劉知之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獨以酒肴因取書筒

視之凡與已一面之舊者盡易以已門狀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徧走巷陌實爲劉投刺而主人之刺遂已

○智勝力

王卞於軍中置宴一角抵夫甚魁嶭負大力諸健卒與較悉不敵坐間一秀才自言能勝之乃以左指畧展魁斫者輒倒卞以爲神叩其故秀才云此人怕醬頭得之同伴先入厨求得少許醬彼見輒倒耳

○術制繼母

王陽明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師公度不能免

以母信佛乃夜潛起列五托子於室門母晨興見而心恠他日復如之母愈駭然猶不悛也公乃於郊外訪射鳥者得一異形鳥生置母衾內母整衾見怪鳥飛去大懼召巫媼問之公懷金賂媼詐言王狀元前室責母虐其遺嬰今訴於天遣陰兵收汝魂魄衾中之鳥是也後母大慙叩頭謝不敢公亦泣拜良久巫故作恨恨乃驟然魅自是母性驟改

○制姑婦

燕文類聚京邑士人婦大姑嘗以長繩繫夫脚喚便牽

繩士密與巫姬謀因婦眠士以繩繫其線縈走避婦覺幸繩而幸至大驚召問巫巫曰先人怪娘積惡故即君雙羊能悔可祈請婦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詣神前禱祝士徐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幸苦耶士曰猶憶敬草不笑時作腹痛婦愈悲哀後畧復婦士即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永謝不敢

○制使酒

朱業為宣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斬決無復諫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寒惟一呼攝懷而止張

易領通伴之職至府數日業為易啓宴酒未三爵易乘宿醒擲觥排席詬嘯蜂起業怡聲屏障間謂左右曰張公使酒未可當也命扶易而出此後業無復使酒焉

○教上舍

韓侂胄既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教侂孫賦詩於三元樓壁弔之方縱筆飲未一二行壁已昇去矣教知必為韓所廢急更衣持酒具下樓正逢捕者問教上舍在否對曰方酣飲亟亡命走閩韓敗乃登第一

○科試郊饒

科試故事邑侯有郊饒酒酸甚衆譁席上張幼于令勿喧保為易之因索大觥滿引為壽侯不知其異也既飲不覺攢眉怒懲吏易以諫

○金還酒債

荆公素喜俞清老一日謂荆公曰吾欲為浮屠苦無錢買祠部牒耳荆公欣然為具僧資約旦祝髮過期寂然公問故清老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為祠部牒金且送酒家還債公大笑

肯出錢與買僧牒何不肯償酒債清老似多說一議

○下馬常例

宋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初蒞任日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以為汚已便欲作狀并物申解上司吏輩祈請再四乃令取一櫃以物悉納其中對衆封緘實於廳治戒曰有一小犯即發由是吏民警懼課息俱備比終任榮歸登舟之次吏白廳櫃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牘吏齎奉至俾昇楮於舟載之而去

不矯不貪人已兩利是大有作用人不止巧官已也



○月兒高

袁凱作 太祖龍得風疾 上每念日東海走却大鯨魚何處尋得遣使拜為本郡學博凱瞪目熱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還奏乃置之

請知部終

僂弄部第二十二目錄

石動箭 計二條

捕獺狸

能言鴨

靴直

酒令 計三條

石學士善詭 計二條

鳴鞭為度

儉驢

弄僧

鐵牛

候白

玉韋

胡思亂量

劉貢父詭

米老菴

蘭玻

愛東坡

曝鼻輝

對語 計二條

李章題壁

堂候官

鳥官

戈壽官

古物 計二條

鼎飯匙飯

馬標

張成先

駝峰

安石帽

張端

錢文相諫

竹堂寺

揚南峰 計五條

王夢澤

曲江春宴	莊樂
朱達悟	孫興公
巡按許學家	石韃子 計二條
翟未齡 計四條	袁汝南
薛昭緯 計二條	孔緯
好嬉子	畫葡萄
畫梅	景清假書
李西涯題畫	祀真武
王戎後身	滕元發

王中父 計二條	龍德化
丁謂	才寬
呼如周名	中官性陰
宋太祖鄉鄰	劉貢父
論楊子雲	陸平泉
箕仙	押衙詩
張幼于謎	痔字
比玉居	朱古民

優弄部

子猶曰古云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然則弄人即自弄耳雖然不自弄將不為造化小兒弄耶倪儂場中大家搬演將去得開口處便落便宜謂之弄人可謂之自弄可謂之造化弄我我弄造化俱無不可集優弄第二十二

石動箭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為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饒子箭高祖曰

非也石動箭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箭對曰是煎餅高祖笑曰動箭射者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為我作一謎我為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箭為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箭曰乘大家熟錯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高祖稱郭璞詩絕佳石動箭曰臣詩勝郭一倍上大不怡詰之曰那見勝處動箭曰璞游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則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不勝一



倍乎上大笑。

○捕獺狸

趙后外傳樊嫔語飛燕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關鴨水池上苦獺嚙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

○能言鴨

陸龜蒙居震澤有鬪鴨一觴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出舍下挾彈斃其綠頭者龜蒙手一表駭云此鴨善人言持附蘇州上進天子使者楚之奈何內養信其言大恐

遂以囊中金酬之因徐問其鴨能作何言龜蒙曰能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龜蒙還其金大笑曰吾戲耳

○靴直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五百和性偏急顧吏責曰吾靴何用一千馮徐舉其右曰此亦五百

○酒令

賈時彥善謔赴宴酒半主人請令賈曰乞諸君射一錢不中浮以大白曰天不知地知爾不知我知舉座不解

罰通賈舉一足置案上曰我靴底有腐孔也

甘露寺僧性空善飲一客擲色行舊令云補不足慶有餘初擲不足曰僧飲又擲有餘亦曰僧飲果客俱不解客曰侯令畢當言之既畢令而僧醉矣執盃言曰酒不敢辭請明其故客曰不足者無髮有餘者多一頭衆大笑

王元美與客譚集王偶洩氣衆客皆匿笑王即設令要經書中譬字一句王舉能近取譬衆客於譬如北辰譬若揭井等語盡舉之王皆以不知式論罰衆客不服王

曰我譬在下不若公等譬乃在上

○石學士善謔

石中立字表臣在中書時盛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公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卒問曰是誰撰盛不覺對曰度撰滿堂大笑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庭多著神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謂妄言為杜撰或云杜默非也盛文肅公在杜默之前矣然俗有杜田杜園杜酒等語恐是方言未必有指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

○鳴鞭為度

焦芳初還朝失記朝儀李西涯曰以鳴鞭為度一鞭走兩步再鞭又走兩步三鞭上御道芳諾之旋悟曰公乃戲我

○偷驢

張玉陽思河南人一日語陳玉壘公曰官貧幸得偷驢石道長送一人盧瑞峰吏部送一馬公曰人是偷送馬是盧送可謂恰當蓋河南人有偷驢賊之號公以諺之宋學士嘗過洛士人挽留之信宿不從牽去其驢公怒作詩曰蹇驢犁斷紫絲鞭却去城南趁艸場繞遍洛陽尋不見西風一陣版腸香今河南人曰偷驢賊曰版腸本此

○弄僧

一僧從雪中來唐六如戲之曰聞孟老相期郊外尋梅

信乎僧曰非孟也張也六如曰張公多顛倒大須防之時有匿笑者僧悟云却被唐公弄我半日六如曰怪道硬將起來

○鐵牛

陶穀小字鐵牛李濟出典河中嘗寄陶書云每至河源即思靈德陶初不為意久之方悟蓋河中有張燕公鑄係橋鐵牛故也

○侯白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謔之曰日之夕矣

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牛僧孺善為文楊虞卿善談說京師語曰太半只少半手從來楊姓為牛帶累久矣

○王韋

王韋作詩為諸老所賞儲瓘稱之曰絕似溫李陸深戲曰本是王韋蓋指王摩詰韋蘇州諷之

○胡思亂量

何臬嘗京城已陷虜人入視帑藏倉庾時有胡思者為司農卿具諸倉米麥數白臬臨去臬送至廳事傍遽言



曰大卿切勿令亂量應曰諾至客次方悟其戲蓋誘有胡思亂量語也

好箇救時宰相

○劉貢父諫

孫莘老形貌古奇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漢興孔夫子孔宗翰宣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為孔子家小二郎元祐中二人俱為侍郎二部爭事於殿門外輟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米老菴

米元章築室於甘露寺榜曰米老菴寺大火惟菴與李衛公塔獨存元章詩云神護衛公塔天存米老菴有誌之者添云神護李衛公塔天存米老娘菴蓋元章母入內為老娘以母故命官也

○蘭坡

耳譚青州東門皮工王芬家漸裕棄去故業里人謀為贈號芬喜張樂設宴一黠少曰號蘭坡可乎眾問何義曰蘭多芬故號蘭坡從名也芬大喜重酬少年諸人俱

不覺其義後徐思蘭坡依然東門王皮也

○愛東坡

陸宅之善諧謔每語人曰吾甚愛東坡時有問之者曰東坡有文有賦有詩有字有東坡巾君所愛何居陸曰吾甚愛一味東坡肉聞者大笑

○曝鼻輝

阮咸籍兄子也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法當曬衣北阮庭中翾然莫非綿錦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輝曝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

復爾耳

○對語

關憐推官貌不揚過南徐客次見一緋衣客侶坐關憐而問之對曰太子洗馬高乘為良久還詢關關答曰某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龍朝士駭曰是何官關笑曰且欲與君對語切耳

王丞相珪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希夷字子山修王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某為衡水令人謝之曰止欲作對爾寔非有盜也

○○李章題壁

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者其壁曰大丞相再從曾姪孫某至此士人李章好譎題其傍曰泥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章繼至

○○堂候官

張小江竟侯門教讀劄付歸榮里中冠帶錦繡謂一富人富人乃駢者服梨園具出迎張駭曰兄是貴職答曰弟是牛丞相堂候官

○○鳥官

陳太卿嘗畜小鳥作籠爲官船樣上列鹵簿榜其船曰鴻臚寺人問之笑曰鴻臚故是鳥官

○○戈壽官

下雉地方有戈壽官者富而慈夏月赴親家喜筵着大紅綳員領以往主者故與百拜暖以沸湯汗流竟暨及久始曰請更衣其人不覺失聲曰親家此言萬代公侯主考曰公侯須汗馬不宜汗親家若然請到涼亭再脫衣拭汗始把杯豈不萬萬代公侯乎

○○古物

李東建節青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多蓄古物遇喪生日特以箱篋一卓襖子遺之書云此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蓄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襄以書謝後遇恭誕襄以箱篋一破膩脂模頭餉恭云知兄深慕高真求得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以卓襖易得破帽此番古董交易折本多矣

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謂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之器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必若古者其庖犧氏之物乎公子齊三日龍門子乃設几布筵實積其上藉

以文錦各再拜而興啓積視之乃宓義氏之八卦也

○○鼎飯羹飯

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簡於任曰來日請餐鼎飯任往乃設白飯一盂白蘿蔔白鹽各一椀蓋以三白爲鼎也後數日任亦召郭食羹飯郭謂必有毛物相戲及至並不設食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羹也毛鹽也毛只此便是羹飯郭大笑而別

○○馬郁

此條見魏語錄他書作蘇黃相譏殊誤



後唐馬郁滑狎狎侮每赴監軍張承業宴出異方珍果食之必盡一日承業私戒主膳者惟以乾蓮子置前郁知不可喫異日樽中置鐵錘出以擊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饌勿敗予案

○張成光

玉堂閒話梁龍德間有貧衣冠張成光遊丐無度復有劉月明者亦然每遊貴門卽遭虐戲方餐時奪其匕箸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駢馬溫積權判開封成光忽遍詣豪門告別問其所詣曰往投溫諫議問有何紹介答曰

頃年大承記錄此行必厚遇也大諫嘗製礪山潛龍宮上梁文云饅頭似梳胡餅如籠暢殺劉月明主簿喜殺張成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顧盼聞者絕倒

○駝峰

尚書呂震與學士解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峰甚美未之嘗也解詒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知其詒也他日得死象蹄脰語解曰昨有駝峰之賜宜共饗之解大嚼去呂謔以詩曰翰林有箇解癡哥光祿何曾宰駝駝不是呂生來說謔如何嚼得這般多解大笑

○安石橋

李漢碎胡瑀瑀盤盛送王荅曰安石橋嘗見之不疑既食乃覺

○張端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富祭社買豬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卽殺之吏白尹尹問端答曰按律諸無故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豬

○錢文相謔

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所謂錢氏

小兒者是也一日請文徵仲泛舟石湖知文性不近妓故匿妓於舟尾船既發乃出之文一見倉惶求去錢命舟人速行文窘迫無計錢平生極好潔有米南宮倪雲林之僻文真率不甚點檢服飾其足絛甚臭至不可向通文卽脫去襪以足絛玩弄遂披拂於錢頭面上錢不能忍卽令舟人泊船縱文登岸

○竹堂寺

唐伯虎視希哲與文徵仲氣誼甚深而情尚迥異兩公每欲戲之一日偕遊竹堂寺近寺故多劣妓唐預使人

持東金示之。囑云：此來若何衣冠者，文君也。其人多狎邪遊，而喜人媚，不善媚人。若輩有能得其歡者，即以此金為酒資矣。妓信之。伺文至，爭先獻笑，牽衣挽袂，堅不肯釋。文五色無主，見唐祝匪笑，悟曰：兩公諱我耳，明剖其故，一笑而散。

○楊南峰

俗傳三月三為浴佛日，六月六為浴猫狗日，有客謁楊南峰，循吉值三月三日，楊以浴辭，客不解，謂其傲也，思以報之。楊乃於六月六日往拜，客亦辭以浴，楊戲題其

壁曰：君昔訪我，我洗浴，我今訪君，君洗浴。君訪我時三月三，我訪君時六月六。諺誤作唐伯虎真

楊南峰嘗觀優而善之，謂優曰：汝曹第努力，當以一金勞汝，恨目前未便耳。因索紙判賞付之。期明日來取，優喜於得賞，畢獻所長，楊極歡而罷。次日羣優持票徵賞，楊笑曰：汝真欲賞乎？我愛汝戲，快活竟日，汝貪我賞，亦快活一夜，我與汝兩准可也。又有僧頌患癩，楊自詫有秘方，取鳳仙花搗爛，使以帕裹於額上，三日即效。如期開視，染成紅額，僧彌月不敢見客。

先是吳中皇甫氏最貴盛，而治家素寬。楊南峰獻壽圖，題詩其上曰：皇老先生，老健精神，烏紗白髮，龜鶴同齡。皇甫公大喜，懸之堂。有識者笑曰：此晉公也。蓋上列皇老烏龜四字，公乃悟。

有富翁鄉居，求楊南峰門對一聯，此翁之祖曾為人僕，楊乃題云：家居綠水青山畔，人在春風和氣中。上列家人二字，見者無不匿笑。

有喪家其子不戚，楊南峰為諸生時，特製寬巾往弔，既下拜，巾脫，滾入座下，楊即以首伸入穿之，幕中皆笑。楊

遽出，此子遂蒙不孝祭。

南峰作事刻薄，每每如此。後子孫微甚，其墓為羣乞兒戲，今呼為楊家墳者是也。志之以為永戒。

○王夢澤

黃岡王夢澤太史善謔，一日往謁郭桐岡太府，見府前有枷犯，乃其家用之鋸匠也。顧謂郭曰：既常解鋸矣，而於此猶枷頸焉。郭大笑，遂釋之。又客有患癩者，王曰：何不付鹽於患處，以磚燒熱，徐擦之，自愈。久而不效，以問王。王曰：磚鹽癩，則絕無可知。此古方也。又客有患赤鼻



者王教以油梳子熾熱擦患處自愈及用之愈赤又以問王王曰吾但知蘇子遊赤壁耳

○曲江春宴

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宴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籍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因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夏出於家侍婢皆稱是徘徊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鷓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與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露膝脛極俾而長

衆忽視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也

○莊樂

莊樂國初名醫也好談謔同郡李庸道家僅持東詣樂誤稱其名樂詰之曰若家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但書片紙以復云來人面稱姓名罰馱藥磨兩次庸得書大笑即令負還煙霞小說誤作朱達悟事

○朱達悟

朱達悟善謔凡里中宴會無不與者一日諸少年遊石湖背朱往既解纜喜曰搭戶不知也朱忽在船樓躍出

曰予在矣蓋預知肯已船舟子藏以待也衆驚笑延朱即席且飲且進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主僧善予盍一登衆從之挈棹以往酒數行朱佯醉臥僧榻日西猶未醒呼而掖之輒搖首曰眩莫能起僧亦固留衆乃先發朱從間道疾歸時已暝乃濡其衣履被髮擊諸同游者戶倉皇告曰不幸舟觸石沈於湖余偶得漁者援馬聞者長少驚啼趨往至楓橋相值皆無恙惟相笑而已

○孫興公

褚公孫興公同游曲阿後湖中流風狂妨欲傾覆褚公

曰此妨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惟孫興公多塵襟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據檣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巡按許學家

麻城侍御董公石述其同年進士某亦作御史往貴州巡按未行一日有他御史過其家知其素懼內其室甚悍戲之曰朝廷今有特恩凡雲貴巡按皆許學家自隨悍妻於屏後聽之信以為然遂裝束堅欲同行御史曰世無此理彼戲言耳妻曰君子無戲言老賊欲背家娶

妻為樂耶。其托親黨再三說死譬，終不聽。其竟以此請告不行。

○○石韃子

吳中有石生者，貌類胡，因呼為石韃子。善讀，多智，嘗因倦步至邸舍，欲少憩，有小樓頗潔，先為僧所據矣。石登樓窺之，僧方掩牕晝寢，牕隙中見兩婦相向，一少婦臨牕刺繡，石乃襲僧衣，開牕向婦而戲。婦怒告其夫，因與僧鬪，僧茫然莫辨，亟去，而石安處焉。

石生在太學時，每苦司成之處，夜半於公座糞馬，植小

竹枝為紙旗，而書已名，司成晨出登座，旗折舉火視之，污穢狼籍矣。見石名，呼欲加責，石流涕稱冤曰：「誰中傷者，止由太宗師不相愛故耳，豈有某作此事而自標求責者乎？」司成以為有理，竟不之罪。

○○翟永齡

翟永齡常州人，初入泮官，師長日以五更升堂講課，同輩苦之。永齡因伏短牆下，伺其走過，疾取其帽置土地，神頭師遍覓得之，以為怪，大懼，不復發行。

翟永齡平日不詣學官，師怒，罰作一文，以牛何之命題。

翟操筆立就，結云：按何之二字，兩見於孟子之書。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然則先生也，牛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翟永齡赴試，苦無費，乃買棗泊舟市墟，呼羣兒與棗一掬，教之曰：「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常州至京，民謠載道，大獲贖助。

畢竟天下勢利者多，故翟得行其詐，然用此等錢珠，不罪過。

翟母飯心釋氏，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伴呼之，母應諾，又

呼不已，母慍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四，母便不悅，彼佛者，日為母呼千萬聲，其怒當何如？母為少止。」

○○袁汝南

吳人袁汝南，詣友人師子喬家，輒竟日在飲，子喬之妻深厭之。子喬曰：「此仙人，不可慢也。」問何以見為仙乎？曰：「凡吾舉動，雖細微無不知者，妻猶未信。子喬乃陰與汝南為約，次登聞叩門聲，子喬心知為汝南矣，謬曰：「清蚤誰耐煩，且圖歡耳。」使妻持已之禁，已而叩門愈急，妻問



爲誰應曰我哀汝南也妻曰彼昨夜未歸汝南曰子喬既不在嫂手中所持何物子喬謂妻曰我固知仙人不可欺耳妻自此終不敢慢汝南矣

○薛昭緯

唐薛侍郎昭緯未第時就肆買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

薛昭緯使梁祖宴會間話及鶴子輒以爲贈昭緯戒僕曰令君所賜真須愛惜可將紙裹鞋袋中

薛後遭黃巢亂流離饑困遇舊識銀工延之飲饌甚

豐昭緯以詩謝曰一襟瘦骨數十箴盤中猶更有餘鱗體根半肉也查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

○孔緯

孔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豬先至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開不得厚致若見諸野豬幸勿言也復有一伶善笛公喚近階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諸伶大笑

○好嬉子

吾術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日觀

國夫人作馬圖傳至于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咸疑其誤魏公見之罵曰此非誤也他道婦人會作畫倒好嬉子耳恭錄雜考

○畫葡萄

相子庭和尚攻畫葡萄又善飲啖醉飽方落筆曾有一富室延之禮待甚腆其家先已糊絹食畢以十指蘸墨亂點絹上而去主人茫然少頃索筆掃翰布葉而成點皆子也自題其上曰昨夜園林雨過葡萄長得能大東海五百羅漢一人與他一箇

○畫梅

陳白沙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白沙題其柱云烏音人又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烏聲曰白畫白畫客爲之絕倒

○景清假書

景清遊太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固請約明日即還生旦往索清曰吾未嘗假書於汝生忿於司成清即持書往見曰此清燈牕所業書即誦終卷生則不能誦一詞司成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生曰以子珍秘

太甚特相戲取

○李西涯題畫

大僚吳某家藏陳圖南小像亦名筆也通求在京名公題咏邵半江詩先成求質於李西涯公公詒曰尚有一二字未穩俟予更之因嘿記其詩先題吳公畫上邵見之撫掌大笑

按邵詩云盤陀石上淨無塵。嶽色江聲共此真。莫怪吳儂渾不醒。百年俱是夢中人。

○祀真武

賈秋壑會客庖人進饗一客不食曰某奉祀真武嘗似真武案下龜故不食盤中復有蔗又一客曰不食秋壑詰其故客曰某亦祀真武蔗不似真武前旗竿乎滿座大笑

○王戎後身

廬江尹李公有門子甚荷寵一日諸僚畢集共諛之或云龍陽或云六郎霍山尹羅公獨曰此王戎後身李驚問故羅曰因前生鑽李今索債耳

○滕元發

司馬溫公劾奏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滕元發為起居注既歸王就問查來司馬君實上殿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滕戲曰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王中父

王介字中父性輕率每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介甫以詩送之云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渾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僮白蘋洲清正滄海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介甫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

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關羅介甫笑曰聞羅見缺請速赴任

王中父與劉貢父同考試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為非中父不從固以為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之家諱也因相詬罵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虛船觸舟伎心不怨強弩射市薄命何逃時雍子方為開封推官戲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貢父曰吾已入文字云切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



自代

○龍德化

黃都龍太渠官郡守致仕其子名德化以鄉舉選官為府判臨之任太渠治勝餞之屬曰爾平日好讓今日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立應曰堂尊承教了太渠不覺失笑

○丁謂

丁謂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嘗以鐵筋於灰爐間書畫同舍伺公暫起燒火筋使熱公至仍書為筋所烙曰昨宵

通曉不寐為四鄰弦管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是時平歲稔小人輩共樂其父母祖先耳

○才寬

才太守寬高才抗節嘗謁撫臺一主事丁憂還家亦來謁門適閉才曰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乃戲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可對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才曰如此大氣不見人亦可

○呼如周名

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曾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眾咸服其雅量

○中官性陰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所至暴橫官員接見多遭叱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畧不為意大用喝問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

大用一笑而罷令出眾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更不能作威矣眾歎服

○宋太祖鄉鄰

宋太祖慮囚一囚訴稱臣是官家鄉鄰太祖疑為微特比舍亟問之乃云住東華門帝大笑亦竟釋之

○劉貢父

劉貢父為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可也時馬默為臺官彈奏放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歎曰既云馬默

宣合驢鳴

○論揚子雲

王介甫與東坡論揚子雲投閣為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東坡曰軾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衆大笑

○陸平泉

相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獻其面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於後徐曰不要擠壞了陶淵明

○箕仙

有請箕仙者仙至自云何仙姑一頑童戲之於掌心書一卯字問姑曰此何字箕遂判云似卯原非卯如卯不是卯仙家無用處轉騰與尊堂見詩話

○押衙詩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遇住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凡關數百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陸惟一條湘川而已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為首出後無繼者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蔡姓者戲謂已公曰某有詩已

絕諸人不必措詞已公堅請口札押衙期吟日可憐洞庭湖恰似三冬無乾氣以其不成湖也已公大笑

○張幼于謎

吳門張幼于使才好奇日有聞食者伴作一謎粘門云射中許入謎云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無有中者王百谷射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羅十二為丞相小不小開了門兒獨自春羞不羞開了門兒大家笑好不好張大笑

○痔字

近謔云葉仲子一日論制字之妙因及疾病二字从丙从矢蓋言丙燥矢急燥急疾病之所自起也友人故以痔字難之沈伯玉笑曰因此地時有僧人往來故從寺衆方烘堂一少年不解向葉問之葉徐曰異日汝當自解衆復烘堂

○比玉居

有王生行一者美其人多髮之沈伯玉過其家見齋額顏曰比玉居伯玉曰此額殊有意移比字易出居內之右分明是屁古二字玉字亦玉一二字也分合言之乃



王一尼古四字

○朱古民

朱古民文學善謔。一日在湯生齋中。湯曰。汝素多知術。假如今坐室中。能誘我出戶外立乎。朱曰。戶外風寒。汝必不肯出。倘汝先立戶外。我則以室中受用誘汝。汝必從矣。湯信之。便出戶外立。謂朱曰。汝安能誘我入戶哉。朱拍手笑曰。我已誘汝出戶矣。

僕弄部 終

機警部第二十三目錄

晏子 計二條

爾汝歌

趙遷

元孚

陳君佐

秦忠

孔文舉

王元澤

晏子馬氏語相似 計二條

伊籍

諸葛瑾

賈玄

薛綜

東方朔 計二條

賈嘉隱

丘浚

悲彭城

裏行御史

侯白 計四條

梁伯龍

劉貢父

參禪謁

益辨

三教圖

鏡新磨

裴略

隋士

蔡潮

張五湖

神錐神槌

六眼龜

解縉 計二條

鄒天澤

安燾新





寡人反取病焉。

○晏子馬氏語相似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進之。晏子曰。臣不使狗國。安得從狗門入。僕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陪溝三百里。張袂成陰。揮汗成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而使乎。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使楚矣。

袁隗妻馬氏是季子長女。少有才辯。融家勢豐豪。裝遣

甚盛。隗問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願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弟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邁。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

○爾汝歌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汝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伊籍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問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趙遷

後秦姚萇與羣臣宴。酒酣。謂趙遷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相臣。得無恥乎。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為子。臣等何恥為臣。萇大笑。

○諸葛瑾

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客。使人牽驢入。題其

面曰。此諸葛子瑜。恪請筆。續兩字於下。曰。驢。舉坐歡笑。乃以賜恪。

○元孚

五代周元孚好酒。短而禿。文帝於室內。置酒十瓶。各加帽以戲孚。孚入見。便云。吾兄弟無禮。何為入王室中坐。宜早還宅。因持酒去。

○賈玄

待詔賈玄侍宋太宗棋。饒玄三子。常輸一路。太宗知玄詐。不盡其藝。乃曰。此局復輸。當榜汝。既滿局。不生不死。

太宗曰亦詐更一局汝勝賜汝耕不則投汝水中局既卒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復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陳君佐

太祖時陳君佐以詼諧得幸屢遭危險以口舌免嘗與物食之較其言善則免與醋飲問曰酒何如對曰折腹謂酸也即折福與生牛皮食問曰肉何如對曰難消謂硬也又以寬大員帽賜戴之畢項問曰何如對曰壓帶

不淺謂深也即感戴一日又欲一字笑請明日從駕至金水河預令孤老替者沿河排立駕至陳呼曰拜象皆依贊拜墮水中上大笑又從遊苑中上停馬命隨口作一詩即呈曰君王停馬要詩篇杜甫詩中借一聯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

○薛綜

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關津津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月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即應聲曰無口為

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衆坐喜笑而奉無對

○秦宓

吳使張溫來聘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於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

○東方朔

武帝時有獻不死之酒者東方朔竊飲之帝怒欲殺朔

朔曰臣所飲不死之酒也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死

韓非子中射之士事同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雞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攸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

說苑子路顏回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回問子路曰



榮榮之鳥。他日見之又問曰。同同之鳥。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緝。黃之則為鳥。染之則為皂。不亦宜乎。

○孔文舉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俊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親。既通。前坐。李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人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府問欲食乎。曰。須食。府曰。教卿為客之禮。但

讓不須謝主。融曰。彼公為主之禮。但置食。不須問客。府歎服曰。恨吾將死。不及見卿富貴。融曰。公殊未死。府問何故。答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公向言。殊未善。適大夫陳建後至。聞斯語。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融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

○賈嘉隱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勣於朝堂立語。徐勣之曰。吾所倚何樹。賈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賈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

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賈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歎曰。此小兒作徐面。何得如此聰明。賈云。胡頭尚為宰相。徐面何廢聰明。徐狀胡。故謹之。

○王元澤

王元澤。石于。數歲時。客有以一律一鹿同器以獻。問元澤何者是律。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律。邊者是鹿。鹿。邊者是律。客大奇之。

○丘浚

中丞丘浚。揚州人。有州將子弟來謁。階接之。甚恭。丘不平。問曰。和尚接浚甚做。而接州將子弟。何其恭耶。璠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起。打璠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悲彭城

尚書令王肅曾省中詠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風無罷風。彭城王。甚嗟其美。欲使更詠。乃失語云。悲彭城。蕭笑之。總有慚色。祖瑩在座。即云。固有悲彭城。王公未見。肅曰。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真。大悅。退謂

壁曰卿定是神口

○裴略

唐初有裴略者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為錯一事落第略因詣溫彥博陳訴溫時與杜如晦語不理其訴略云少小已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文章兼能嘲諷溫即指竹使嘲略應聲曰庭前數竿竹風吹青蕭蕭凌寒不肯凋經冬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曰溫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廳前屏牆略走至牆下大聲語曰方今聖明在上開四門以

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即推倒之溫曰此意着博也略曰不但着博亦當着杜彥博如晦俱大喜即令送吏部與官

朱貞白嘗謁貴人不禮題格子屏風曰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是議人無亦此意

○裏行御史

則天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飽何物驢敢

於御史裏行於是東羞赧而止

○○隋士

隋一士慧而吃楊素喜與之譚一日設難曰儻忽命公作將軍城最小兵不過一千糧僅充數日城外敵兵數萬公何以處之士曰有有救兵否曰只緣無救所以策公士曰審審如公言不免致敗素大笑素又問坑深一丈公入其中何法得出士沈思曰有有梯否公曰有梯何須更問士又沈思曰是白白日是是夜地素曰亦何須辨白日夜地士曰若若不是夜地眼不瞎何何為陷

入素大笑又值臘月素問家人被地傷若為醫治士曰取取五五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之即愈素曰五月何得有雪士曰若若五月無雪臘月何處有地素復大笑

○候白

隋候白嘗與楊素竝馬見路傍有槐樹頓頓欲死素曰候秀才道理過人能令此樹活否白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同音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觔欲參楊素齋名紙至省門遇候白請為題其姓乃書曰六觔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



曰卿姓六名勛半耶答曰是出六勛曰何為六勛半曰  
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謂錯  
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勛請  
卿題之乃言六勛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卒無處覓秤既  
聞道是出六勛對酌只應是六勛半  
陳常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檢辨深淺密令侯白變服為  
賤人供承客果輕之乃傍臥放氣問白曰汝因馬價貴  
幾如何白云馬有數等若使備筋脚好形容不惡堪乘  
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龐壯雖無伎倆堪狀物直

四五千已上若彌尾燥蹄絕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  
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媿謝  
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刺譚每上番日即令譚  
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  
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雷連不獲已乃  
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醬  
便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  
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  
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且來遣見賢等願郎君

且遊道

○ ○ 蔡潮  
方伯蔡潮譚笑風生有同官迎都憲於江中冬月羣擁  
爐坐公至烘然曰蔡公至矣請一譚譚蔡曰無也但昨  
聞江中盜劫商船俱檀降牙香相與謀曰賣之利微素  
之可惜吾輩為此事久矣向賴天保護盍焚此香答之  
香氣透天上帝將謂人間作好事令二力士訪之非也  
乃一羣老強盜在此向火耳滿座大笑  
○ ○ 梁伯龍

梁伯龍浣紗記成一浙友誑之曰君所編吳為越滅得  
無自折便宜乎梁笑曰苧羅之美吳人試之吳宮之機  
越人嘗之如此便宜爾亦足矣

○ 張五湖

王荆石相公赴京蘇中親友疎金治舟於虎泉候送至  
晚杳然有疑改期者有疑夜渡者正榜後引領間遇邑  
人張五湖乘小舟至東素知張善誑拉至舟中小飲固  
要張說一笑話張曰一老翁無子每以無人送終為苦  
至八十餘一歲中婢妾連舉數子親鄰畢賀翁凄然淚

下衆驚問之乃曰我年如許雖幸有多兒不知送得老翁者否衆雖恨其刻而終服其捷

○劉貢父

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為穿鑿如伊其相讓贈之以芍藥謂此為淫泆之會必求其為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若視爾如夜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溫明目履水臙故耳聞者絕倒

○神錐神槌

鍾雅語祖士言我汝賴之士利如錐卿燕趙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汝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參禪詞

佛印方丈成乞東坡顏額東坡未暇佛印自題曰參禪謁東坡一日見之戲續云硬如鐵佛印接云誰得知東坡笑云徒弟說魯直在坐絕倒

○六眼龜

蘇子瞻謁呂微仲值其寢久之乃出蘇不堪見一首蒲

盆畜綠毛龜蘇云六眼龜更難得呂問出何處蘇曰昔唐莊宗時一國進六眼龜伶人敬新磨進口號曰不要鬪不要鬪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按史傳實有六眼龜郭景純江賦龜有六眸宋太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於東陽太守劉勰得之以獻睿宗先天三年江州獻靈龜六眼腹下有玄文又嶺南欽州出六眼龜然實止兩眼耳外四眼乃斑點花紋圍長中黑與真目竝列端正不偏人莫能辨也

○蝨辨

東坡開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蝨乃曰此垢膩所生秦曰不然綿絮成耳辯久不決期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罰設一席及酒散秦先往囑佛印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飢飽會既去頃之坡至亦以垢膩囑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為身絮毛為脚先喫冷淘後喫飢飽二公大笑具宴為樂

○解縉



解縉嘗從遊內苑。上登橋問縉當作何語。對曰：此謂一步高一歩。及下橋又問之。對曰：此謂後邊又高似前邊。上大悅。一日上謂縉曰：卿知宮中夜來有喜乎。可作一詩。縉方吟曰：君王昨夜降金龍。上遽曰：是女兒。即應曰：化作嫦娥下九重。上曰：已死矣。又應曰：料是世間留不住。上曰：已投之水矣。又應曰：翻身跳入水晶宮。上本欲詭言以困之。既得詩。深歎其敏。嘗有人召仙請作梅花詩。仙箕遂寫玉質亭亭清且幽。其人云：要紅梅。即承云：着些顏色點枝頭。牧童睡

起膝。臙。錯。認。桃。林。去。如。牛。又一箕題雞冠花詩。雞冠本是臙脂染。其人云：要白者。即承云：洗却臙脂似雪物。只爲五更食報曉。至今爲帶一頭霜。解縉四歲出遊市中。偶跌。衆笑之。吟曰：細雨落網絛。磚街滑似油。鳳皇跌在地。笑殺一羣牛。

○三教圖  
馬遠嘗畫三教圖。釋迦中坐。老子儼立於傍。孔子乃作禮於前。蓋內璫故。今作此以侮聖人也。理宗詔江子遠萬作贊。江贊云：釋氏跌坐。老聃傍脫。惟吾夫子。絕倒。在

地。遂大稱之。

○鄆天澤

姑蘇鄆天澤者。略涉書。好摘人詩文。句字供嬉笑。偶讀瞿文懿王立沼上義評曰：沼固惠王池也。破何得言所立非其地。已誦詩至流鶯啼到無聲處。即又曰：啼則有聲。何謂無聲。諸所戲侮聖言多類。是一日獨坐。有青衣二人。捧之去。至一所。殿宇莊嚴。天澤認階下。遙見柱帖云：日月闍羅殿。風霜業鏡臺。始知已死。王問天澤知過否。因引業鏡照之。具得其罪狀。王復命青衣引天澤還

陽世道其事。比出門。天澤輒又謂青衣曰：屬見殿柱帖。政自不佳。何獨闍羅殿。偏有日月乎。青衣者怒曰：汝尚敢爾爾。扶之。俄遽然醒。

○鏡新磨

五代伶官鏡新磨嘗奏事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噬人。莊宗家世夷狄。諱狗。故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學子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文元同光。且同銅也。若殺鏡新磨。





酬朝部第二十四目錄

楊玠	張裔
諸葛恪 <small>計二條</small>	徐陵聘魏
月賦秋月詩	趙孟頫周仲隱對
蘇劉	狼驢
陶毅使吳越	原父酬歐公
何承天	王范
祝石林	王清
仕官遲速	陸兵曹張給事

費侍郎對	侍郎譙 <small>計二條</small>
沈馬	太常卿大學士
增廣檢討	試官舉子
僧贊寧等 <small>計五條</small>	儒匠
劉潛夫	東坡佛印 <small>計二條</small>
師公	糞壘
錢素子	羊蟹
梁寶趙神德	歐陽長孫
補辱先生	王琪張亢

吳原墅王玉峯	蘇小妹
多鞞	徐之才
張玄祖	嚴高二相公
楊梅孔雀	虞寄
何顧	郭曾
二柳孤楊	歸皮
盧秋	韓盧後
崔季珪	盧陸
謝劉二子	殷何二子

庾孫二子	王慈
伍伯駟儉	酬外祖戲
申許二公	達毅王達
呂擴謝暉	演琵琶記
羅隱對	胡旦
鐵冠道人	楊李二公
陸封公對	地薄 <small>計二條</small>
劉寶遇女媼	真楊二媼
小試冒籍	戴釜山鹿鳴

酬嘲部

子猶曰談鋒之中人如風觸穢鮮不反矣其不反者非大愚人則大伎毒人魚軍容所謂怒猶常情笑乃不可測者也。是故能酬者不病嘲而能嘲者亦反樂於得酬。旗鼓相向為鶴為鸞。或吳艦之復歸。或趙艦之還拔。雖使蘇張復生誰能射棘門之戟。僕亦憑軾者之大觀乎。集酬嘲第二十四。

○楊玠

楊玠北人巧應對京兆杜公瞻戲曰君既姓楊陽貨實

辱孔子玠曰君既姓杜杜伯常射宣王。又殿內將軍牛子充戲曰君羊有玠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當烹宰。又太倉張策戲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曰爾既少才能敢與伯符連諱。又太子洗馬蕭翊蘭陵人戲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張裔

張君嗣在益州為雍闓縛送與吳武侯遣鄧芝使吳因便請裔裔在吳流徙伏匿吳主未之知臨發引見問曰

蜀卓氏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諸葛恪

吳主權嘗燕見費禕逆敕羣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謂之曰鳳皇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憚射使還故鄉。

孫權使太子嘲諸葛恪曰恪食馬矢一石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權曰可恪曰乞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

食馬矢卿令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徐陵聘魏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為徐常侍來徐即答曰前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

○月賦秋月詩

孝武嘗問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誥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月詩始知生為久別離死為長不歸。



○趙孟頫周草廵對

趙魏公孟頫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廵以瑪瑙  
寺行者對之趙遂不用此印後見草廵同郡崔進之藥  
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趙以敢死軍醫人對之崔亦  
不復設此牌趙語人曰我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

○蘇劉

劉貢父晚得癩疾鼻陷又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  
同為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  
有書數卷耳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

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其詩好其詩不舍手明日盜敗  
更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  
吾受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賦詩不中和他子瞻亦曰少  
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常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  
過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  
中所謂石幢子者避之既去市人以賢者所至遂更其  
名曰避孔子塔坐者絕倒

○狼驢

袁元峰聞老與郭東野同朝郭戲袁曰今日東門報一

狼走入西門又報一狼走入已知皆是狼然則狼亦似  
狼乎袁曰今日有人索題居扁者予問居在何處曰在  
郭東野外因題之曰郭東野廬

○陶穀使吳越

陶穀在翰林日念宣力已久意希大用使同類乘間探  
之藝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  
蘆耳穀題一絕於玉堂署云官職須從生處存才能不  
管舊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藝祖見  
之薄其怨望後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蟾蚌詢其

族類忠懿命自蟾蚌至蟬明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  
謂一蠅不如一蟬以諷忠懿之不如錢鏐也宴將畢或  
進葫蘆羹相勸穀不舉筋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制  
此羹今依樣饌來者穀嘿然

○原父酬歐公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  
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原父得詩不悅思報之初歐公與王拱辰同為薛簡肅  
公壻歐公先娶王夫人姊再娶其妹故拱辰有舊壻

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一日三人會間。原父曰。昔有一學究訓學子。誦毛詩至委蛇委蛇。學子念從原字。學究怒而責之。曰。蛇當讀作媵字。母得再誤。明日學子觀乞兒弄蛇。飯後方來。問何晏也。曰。遇有弄姨者。從衆觀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以來遲。歐公亦為之噱然。

按簡肅公墓文。王拱辰兩為公婿。而詩話等書皆稱歐公未解。○何承天

何承天年老為著作佐郎。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朝之呼為姝母。何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何言姝母。

○王范  
王文度范榮期常同詣簡文。范齒勝。王爵勝。王遂在范後。王因謂范曰。簾之揚之。簾批在前。范曰。淘之汰之。砂礫在後。

○祝石林  
給事祝石林曾為黃陂博士。偶入郡與黃岡令劉聯坐。令心易之。而嗔其抗直。曰。吾鄉士人有一破。乃大哉。堯

之為君一節題破云。以齊天之大聖。極天下之無狀焉。祝曰。吾亦有一破。題是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破云。處無可奈何之地。遇大不相干之人。同官絕倒。明年。劉以縣令考察為民。

○王清  
王清係椽吏。初授卑官。有異才。累遷嘉興府同知。以督責海塘有功。擢兩淮僉憲。踰半年。請告歸。在嘉時。偕太守行香文廟。太守戲指先師謂公曰。認得此位老先生否。清曰。認得。這老先生人品極高。只是不曾發科。太守

默然。只誇科第。不論人品。此位老先生。太守反不認得。

○仕宦遲速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謂曰。公釋褐政府三十六日。擁蓋守兵馬。那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小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陸兵曹張給事  
陸式齋。一日與張給事宴。投壺中耳。給事曰。信是陸



兵曹開手便中帖木耳。式齋答云：可惜張給事閉口常學磨兜堅，給事有慚色。

○費侍郎對

費宏官侍郎，其兄奉常公宴，以長少易位，劉瑾適過之，曰：費秀才以羊易牛，公答曰：趙中貴指鹿為馬。

○侍郎謔

景泰間，兵刑二部僚佐會坐，時于公謙為兵書，俞公士悅為刑書，刑侍郎戲謂兵侍郎曰：于公為大司馬，公非少司馬乎？兵侍郎即應之曰：俞公為大司冠，公非少司

賊乎

崔副使允，京山侯元之弟也，初登第時，偕同年王侍郎寅之子允脩，謁王之鄉前一輩，其人問崔何人，王云：崔駙馬弟也，乃兄駙馬，此為駙驢。崔答曰：此王侍郎兒，乃父侍狼，此為侍狗。

○洗馬

劉定之陞洗馬，朝遇少司馬王偉，王戲之曰：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笑曰：何止大僕諸司馬不潔，我亦當洗。

○太常卿太學士

陳師召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饒，有垂涕者，李西涯大學士在席，為句云：師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

按陳音莆田人，李東陽同榜，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呼茶，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乾茶，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為捧腹，時因號陳也罷。

○增廣檢討

內鄉縣李萊，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瑤，字襲美，久

滯增廣生，萊遺書瑤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增得幾多，廣得幾多，瑤答書曰：爾今日檢討，明日檢討，不知檢得甚麼，討得甚麼。

○試官舉子

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主文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

○僧贊寧等

僧贊寧辭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辭雋敏。

尤好嘲咏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  
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除鄭谷詩愛僧贊寧應聲答  
日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

安鴻漸素好譏凌侍郎策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攜拜  
鴻漸乞名鴻漸命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頗  
銜恨云

潘閻常譏惠崇曰崇師爾富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  
爾宜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  
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詣沙門島耶

包山寺在蘇州太湖僧天靈者博學通文有一秀才嘲之曰

禿字如何寫僧應聲曰秀字掉轉尾就是

僧錄惠江中書程紫霄俱辯捷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  
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厥栗頭又見駱駝數頭  
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  
此先生非頭陀

僧貫休有機辯杜光庭羽士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俟其  
舉措以戲調一日因舞樂於通衢貫休馬墜糞光庭連  
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徐曰大還丹大還丹

○儒匠

有木匠頗知通文自稱儒匠嘗督工於道院一道士戲  
曰匠稱儒匠君子儒小人儒匠遂應曰人號道人餓鬼  
道畜生道古今巧對

○劉潛夫

楊平舟林以樞椽出守莆陽劉潛夫克兄弟俱以史官  
里居郡集公寓王雁軒戲之云大編脩小編脩同赴  
編脩之會潛夫云欲屬對不難不可見怒王願聞之乃  
云前通判後通判但聞通判之名蓋王凡五得伴而不

上云王又嘗折劉名謂之云十凡二十年前何其壯二  
十年後何其不壯劉應之曰二兄二十年前何其遇二  
十年後何其不遇

○東坡佛印

佛印原儒家流書無不讀與東坡友善神廟時禱旱命  
僧人入內脩演東坡謂佛印冒侍者入觀盛事上見魁  
偉遂賜披剃心頗銜恨一日東坡戲曰往嘗與公談及  
古詩如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又如鳥宿池邊樹僧  
敲月下門未嘗不以鳥對僧也不意今日公身犯之佛



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大笑

又舊傳佛印嘗訪坡公公不在值小妹臥紗帷中佛印曰碧紗窗裏臥佳人煙籠芍藥小牀應聲曰清水池中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笑曰和尚得對佳人已出望外矣按此乃後人好事者之為公雖曠遠印不應直入臥聞也又傳小妹夏月晝寢坡公過之妹戲吟曰露出琵琶腿請君彈一彈公應曰理上去不得要彈也不難亦可笑

東坡為佛印題小像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挂只好播弄

一日佛印亦與東坡題真云蘇詩蘇詩此上不足此下

○師公

徐之才父祖並善醫世傳其業祖孝徵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復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來大笑

○糞整

丁公度龜公宗慈往因同館喜相諧謔是還職以啓謝丁丁戲龜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整一車為報龜答

曰得整勝於得祿因大笑

○錢索子

劉闢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羊蟹

尤延之極短小壽皇嘗問外廷謂卿為秤鎚何故對曰秤鎚雖小飭兩分明上喜之揚誠齋嘗戲呼尤延之為蛤蚱延之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提獨

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賢為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梁實趙神德

梁實好嘲戲至貝州聞趙神德能嘲即令召之實面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實即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云入門來案後惟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團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實無以對愧謝遣之

○歐陽長孫

歐陽詢為人瘦小極其寢陋而聰敏絕倫太宗常宴近

臣、互令嘲謔以為娛樂。長孫無忌先嘲詢曰：「登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編頭連背煖，漫宿長肚寒，祇緣心渾漢，所以面團圓。」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聞耶？」

○補唇先生

方千唇缺，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舉，遂隱居鑑湖。後數十年，遇醫補唇，年已老矣。人號曰「補唇先生」。又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議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

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著欄，未見口唇開袴。」

○王琪張亢

王琪、張亢同在晏元獻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綱至八百里村，水淺當割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割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吳原墅王玉峰

蘇州吳原墅，麻臉鬚鬚，莆田王玉峰，面歪而眼多白。王戲云：「麻臉鬚鬚，羊肚石倒栽，滿州吳應云：「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二人同部，聞者鼓掌。」

○蘇小妹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應聲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鬚，遂亦戲答之，時年十歲耳。

一說云：去年一點相思淚，至今流不到腮邊。以坡公

長類也

○多髯

李從儼生辰，賀客秦鳳，陋而多髯，魏博少年如美人，魏戲云：「今日不幸與水州大王接坐，秦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笑。」

○徐之才

魏收戲徐之才曰：「君面似小家方相之才，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張玄祖



張玄祖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復何爲  
狗實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嚴高二相公

常熟嚴相公面麻新鄭高相公作文用腹中前後在翰  
林時高戲嚴曰公豆在面上嚴應聲曰公州在腹中

○楊梅孔雀

梁國楊氏子六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呼兒出見爲  
設果果有楊梅孔雀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曰未  
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虞寄

虞寄年數歲客候其父遇寄於門戲曰郎子姓虞必當  
少智寄應曰字義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

○何顛

隋何妥八歲顧良戲曰汝何是荷葉之荷抑河水之河  
妥曰先生姓顧是堅固之固抑新故之故衆異之

○郭曾

秦和曾給事性與郭工部愷飲間曾嘲曰汝犬羊之轉  
乎虎豹之轉乎郭應曰爾何曾比予於是

○二柳孤楊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命爲外職時  
楊素方用事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曰不若孤楊獨榮

○歸皮

皮日休謂歸仁紹不遇作龜詩嘲歸曰硬骨殘形如幾  
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應遍都爲平生不出  
頭歸作氣毳詩嘲皮云八片尖皮切作毳水中浸了火  
中燥一團閒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盧秋

狄仁傑戲同官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  
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大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是  
美熟狗

○韓盧後

符堅遣韓博使晉博有口才桓溫令刁襄嘲之襄謂博  
曰卿是韓盧後襄亦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  
韓故耳彼姓刁那得是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  
短尾者爲刁也一坐皆笑

○崔季珪

冀州崔季珪，九歲應秀才舉，時陳元方為州刺史，嫌其幼，琰曰：昔項橐八歲為孔子師，今自恨年已過矣。元方戲之曰：卿宗與崔杼近遠？琰曰：如明公之與陳恒。

○盧陸

盧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於衆坐間，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瑗。

○謝劉二子

謝莊子謝淪嘗與劉渢子劉浚飲，推讓久之，浚曰：謝莊見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十日。浚慚之。

○殷何二子

殷淳與何勗共食，尊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緩筋曰：何無忌憚。

○庾孫二子

庾園客庾翼子詣孫監，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見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王慈

瑯琊王僧虔，長子慈，年十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與蔡氏之宗？約與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曰：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之子。

○伍伯駟僧

晉庾純之父嘗為伍伯賈充之先，嘗為駟僧，充置酒而純未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後？純曰：會有小市井事未了，是以後耳。

○酬外祖戲

王或子綯，年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偃曰：可改爺爺乎？文哉。或稱同音，吳綯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云草翁之風必舅。偃父何尚之，綯之外祖翁也。

○申許二公

許公國與申公時行相約詣一所，公議申詣許拉之，許曰：此纔午時已行乎？申應曰：既以身許國，不得不爾。○達殺王達



達毅王達同爲郎中一日僉公移王戲曰每書銜名但以公上爲我之下毅應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呂橫謝暉

呂橫謝暉亦以名相嘲謝云無才終入廣呂云不日便充軍二人因而成隙

○演琵琶記

閩中蔡大司馬經初姓張一日與龔狀元用卿共譙看演琵琶記至趙五娘抱琵琶抄化蔡戲龔曰狀元娘子何至此後至張廣才掃墓龔指曰這老子姓張如何與

蔡家上墳

○羅隱對

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駢雲爲人素雅重而隱性傲睨高公留雲而遠隱隱欲歸武林駢與賓幕餞於雲亭時盛暑青蠅入座高命扇驅之雲因謔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見白澤圖釘在門應曰白澤遭釘釘在門

○胡旦

舍人胡旦飲酒面赤學士謝泌戲之曰舍人面色如袍

色時胡服緋也胡答曰學士心頭似撲頭謝爲之色溫

○鐵冠道人

鐵冠道人張景和江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携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宸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忠後到竟

○楊李二公

遂翁冬天氣盛而西涯怯寒二公同坐西涯屢以足頓地作聲遂翁曰地凍馬蹄聲得得西涯見其吐氣如蒸

戲云天寒嗔噴氣騰騰

○陸封公對

太倉陸封公陸翊之貌黑而齒白與鄉紳金紋者相善一日陸造紋紋揖而戲之曰黑象口中含白齒陸揮扇畢即應聲曰烏龜背上列金紋

○地諺

李時嘗以臘雞獨擅江南味戲夏言夏即應以響馬能空冀北羣人嘲江西以臘雞雞輔以響馬故二公各指爲戲

李西厓在翰林時與河南一學士相譏河南公謂李見  
簾曝有枯魚嘲曰曉日斜穿學士頭李應聲曰秋風正  
灌先生耳蓋湖廣有乾魚頭河南有偷驢賊之謔又諺  
云秋風灌驢耳故也見前兩記談耳誤以為  
商中玄張泰猷殊誤

○劉賓遇女媧

劉道真實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採蓮女子嘲之曰女  
子何不調機弄杼而採蓮女子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  
鞭而牽船道真又嘗素盤共人食有姬青衣將二子行  
道真嘲曰青羊將二羔姬應聲曰兩豬同一槽

○真楊二媧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諺如杭之佛兒蘇之飲子常之  
歐爺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鬪擊宜和中真州媧迎新  
守於維揚楊守置酒大合兩邦妓樂揚州諺缺耳真州  
諺火柴頭楊媧侍會府輕屬城故令茶酒兵焚火而有  
煙使小僮戒之已而不止呼責曰貴客大廳張筵何燒  
炭不謹却着柴頭咄咄再四真媧笑語兵曰行首三四  
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有耳朶耶沒耳朶耶楊媧大慚

○小試冒籍

華亭人冒籍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衢曰我之大  
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如之何其拒人也上  
海人答云我之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邦我之不賢與  
焉往而不三黜

○戴釜山鹿鳴

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戴釜山但有鹿鳴即  
嚴氏一人必殞一日有表親野坐聞鹿鳴其表曰戴釜  
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表接曰表兄不是  
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

異也

酬嘲部 終



塞語部第二十五目錄

洞靈山河伯

駱滑楚好勇

彈雀

禁曠具

禁松薪

陶母剪髮圖

新衣

彭祖面長

仙福

醫意

輪迴報應

為宅

蔡元定地理

哈立麻

請僧住院

關僧計二條

重架炭

辨鬼

鬼董辨十王

論神佛計二條

蘇公論佛

妓歌佳

觀燈

歌哭

紅米飯

理學新說

道學語

列子辨日

不讀書

字說計二條

技藝

論詩計二條

穢里

賦柳

爭田

無為子

六字地名

爭姓族

牝牡雄雌

諸葛恪計二條

犯夜

捕蝗檄

舉人大帽

西安令

食令

海瑞非聖人

雙盞

懷繩見王

營丘士

塞語部

子看曰天下之事從言生還可從言止不見夫射者乎一夫穿楊百夫掛弓何則為無復也心心喙喙人盡南越王自為耳不得真正大聰明人胸如鏡口如江關天下之舌而予之以不然隙穴漏卮豈其有室若夫理外設奇厄人於險此營丘士之智也吾無患焉集塞語第二十五

○祠靈山河伯

齊大旱景公欲祠靈山晏子曰不可夫靈山以石為身

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曰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雨乎祠之何益

○貉猾楚好勇

墨子謂貉猾楚曰吾聞子好勇曰然吾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與鬪而殺之墨子曰天下莫不子其所好奪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而鬪而殺之是惡勇非好勇

○彈雀

宋襄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稱其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帝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

○禁釀具

蜀先主嘗因早儉禁釀酒吏於人家檢得釀具以其欲釀將議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禁松薪

唐昭宗時李茂貞推油以助軍資因禁松薪優人張廷範曰不如和和明禁之茂貞笑而弛禁

○陶母剪髮圖

元岳柱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慚即易之

○新衣

桓冲不好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冲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笑着之

○彭祖面長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大笑有司奏不敢朔免冠云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帝問之朔曰彭祖年八百果如陛下言則彭祖人中長八寸面長一丈餘矣帝亦大笑

○仙福

有術士于唐六如極言修煉之妙唐云如此妙術何不為乃既及鄙人術士云恨吾福淺吾聞人多矣仙風道骨無如君者唐笑曰吾但出仙福有空房在北城甚僻靜君為修煉煉成兩卦術士猶未悟日造門出一扇

求詩唐大書云破布衫中破布襪連人便說會燒銀如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

六如常題列仙傳云但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起下來忽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癩癩亦起小兒

○醫意

歐文忠公語東坡曰昔有乘船過風而得疾者醫家取多年乾牙為舵工手汗所漬處刮未和丹砂伏神之劑煎飲疾遂愈乃知醫者意也東坡曰如公言今學者昏

情當令多食筆墨灰

○輪迴報應

一人盛談輪迴報應慎無輕說凡一牛一豕即作牛豕以償至蟻蟻亦罔不然時許文穆曰莫如教人舉問其故曰那一世責債猶得化人也

○為宅

徐孺子南昌人十一歲與太原郭林宗遊同拜還家林宗庭中有一樹欲伐去之云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因有木困字不祥徐曰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因

字何殊郭無以難

○蔡元定地理

蔡元定善地理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則吉凶不能皆驗及張為胡絃所劫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隴寃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先輩有云若得天理以求地理而復有靈驗是天亦怕老婆矣此語雖戲亦可醒迷

○哈立麻

永樂四年西僧哈立麻至京營建法壇屢著靈異翰林

李繼鼎私曰。若彼既有神通。當作中國語。何待譯者而後知乎。

○請僧住院

晏景初請一名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為。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媳婦難。不得無米。景初曰。若有米。拙媳婦亦自能煮。

○闕僧

歐陽公家兒。小名有僧哥者。一僧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往往以賤物為小名。

如狗馬牛羊之類是也。僧大笑。

崑山學博張俾與一僧談。僧曰。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玄。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張笑云。不然。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

○重裝裝

趙悅道罷政。閒居喜僧而拒士。有士往謁。再四。闕者不為通。士曰。恭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闕者曰。尋常僧亦平平。相公只是重裝裝。士曰。我這領藍衫。恁地不直錢。

爾者曰。也半看佛面。士曰。也半看孔夫子面。

○辨鬼

阮宣聞人說人死有鬼。宣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

王翊生駁之曰。人夢中穿衣服。將謂衣服亦有夢耶。余謂生時衣服。神氣所托。能靈幻出來。正是有鬼處。

○鬼董辨十王

佛言。琰魔羅統攝一素訶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也。南瞻部。持素訶中洲耳。今訛為閻羅。又阿舍等經。有十八王。王主一獄。乃

閻羅僚屬。十王之說。不知何來。轉輪王王四天下。亦非主冥道。乃繫列於十王。餘如宋帝五官之類。又皆無稽。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何疎密太懸耶。

○論神佛

北魏簡平王浚年八歲。謂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神當云神在。何煩如字。張商英字天夜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曰。既無矣。又何論。公駭其言而止。後閱藏經有悟。乃作護法論。



○蘇公論佛

范蜀公不信佛。蘇公常求其所以不信之故。范云平生事。非目見。即不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服寒藥。公何嘗見脉而後信之。

○效歌佳

郭洗馬入洛。聽妓歌。大稱佳。石季倫問何曲。郭曰。不知。季倫笑曰。不知。安得言佳。郭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妓。然後知美。

○觀燈

司馬溫公夫人。元宵夜。欲出觀燈。公曰。家自有燈。夫人曰。兼看遊人。公笑曰。我是鬼。

○歌哭

范文正欲求退。子弟請治園圃。公曰。西都園林相整。孰障吾遊。語意頗此。  
司馬溫公死。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往。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

○紅米飯

樽齊雅諺云。近一友有母喪。偶食紅米飯。一腐儒以為非居喪者所宜。詰其故。謂紅喜色也。友曰。然則食白米飯者。皆有喪耶。

○理學新說

理學家多主新說。有解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曰。人當其年尚見可惡之人。則德不進可知矣。周元乎笑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應是三十九歲時也。

○道學語

有一道學。每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翰林語曰。怪得義皇以上聖人。盡日然燭而行也。

○列子辨日

諧性刻薄。而有口才。析產時。從其父巨塘公乞一幹。僕父以與其兄。諸爭之。父曰。兄弟左右手耳。彼此何別。一日。父小恙。適請來飯。舒右手使搗。諸故取左手。搗之。父曰。誤矣。諸曰。左右手彼此何別。其雖親必報如此。

孔子東遊見二兒爭辨日遠近一日日出之時大如車輪日中之時小如盤豈非日出之處去人近近見大而遠見小平一日日出之時蒼蒼涼涼日中之時熱如探湯豈非日出之處去人遠遠者涼而近者熱乎孔子不能決

○不讀書

王荆公初參政視廟堂如無人一旦行新法怒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簡公同參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卓夔覆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

○字說

王荆公作字說穿鑿杜撰劉貢父問之曰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奔羸二字其意皆反之何也坡公亦問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竝無以答

又東坡嘗語荆公鳩從九亦有說荆公欣然就問東坡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箇張文潛嘗問張安道方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

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曉事矣

○牧誓

唐高宗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父罪曰應天順人耳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罪不能答

○論詩

李西涯嘗有岳陽樓詩云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楊文懿公亟稱之有同官不以為然駁之曰吳

楚乾坤之句本妙在拆字浮字今去此二字則不見其妙矣楊曰然則必云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天下句而後為足耶

方案陵以廣東憲副入賀張崑崙山人以詩餞之方曰君詩雖佳而非情實如無山稱山無水賦水非歡而暢不戚而哀予詩雖劣情實具在答曰詩人婉辭託物若文王之思后妃豈必臨河洲見雕鳩耶即如餞行何必携百壺酒而云清酒百壺惟筍及蒲若據情實則老酒一瓶豆腐麪筋耳京師聞者大笑



○穢里

梁劉士章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劉，劉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賴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賦柳

李泌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國忠訴於明皇，上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為譏朕可乎？

○爭田

余肅徽公為戶部時，兩勢家爭田未決，部徽公理之，甲

以其地名與已同姓，就是故產，公笑曰：然則張家灣張產耶？

○無為子

楊次公自號無為子，佛印問其說，次公曰：我生無為軍耳，印曰：公若生廬州，便可稱廬子矣。

○六字地名

楊用脩在史館，有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水盡源通塔平蓋六字地名，有同列疑為三地名，添之云：三長官司，楊取大明官制證之，此一處非三地。

也。同列笑曰：楚蜀人近蠻夷，故宜知之。我內地人不知也。楊戲應之曰：司馬遷西南夷傳，班固匈奴傳，敘外域如指掌，班馬亦蠻夷耶？

○爭姓族

諸葛令侯王丞相等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之驢馬，不言馬驢，豈寧勝馬耶？

○牝牡雄雌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觀羣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客從旁曰：獸稱牝牡，禽為雌雄。丞相曰：雄狐狡，雌狐非。

獸乎？牝雞之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

一從牛，一從雉，自是禽獸之別。雄狐牝雞，文人之巧言耳。○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諸葛恪

孫權大會將佐，命諸葛恪行酒，次至張輔吳，吳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恪曰：卿但令張公

辭。屈。乃。飲。耳。恪。卽。難。張。曰。昔。尚。父。九。十。乘。龍。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也。張。無。辭。遂。為。盡。爵。

會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令恪復求白頭鳥元遜曰鳥名鸚鵡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鵡父張不能答

○犯夜

張觀知開封日有犯夜巡者縛致之觀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矣

○捕蝗

錢穆甫為如皋令會歲旱蝗發而太典令獨語郡將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悉自如皋飛來者仍檄本縣嚴捕無令侵及鄰境穆甫得數判云蝗本天災非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却請

○舉人大帽

韋事誤也

祖制京官三品始乘轎科道多騎馬後來皆私用轎矣王化接沂一舉人大帽人謂接君不悅因問曰舉人戴大帽始自何年答曰始於老大人乘轎之年

○西安令

俞君直性懶選得衢州之西安友人規之曰清慎君所有餘第在衙要地不可不勤俞曰何以知衙要也曰是四輪之地不然何以謂之衢州俞曰是偏安之邑不然何以謂之西安友人無以難

○貪令

其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為中丞笑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墨不滿案也監司曰盜劫貪家豈得無罪

○海瑞非聖人

海忠肅撫江南為華亭公處分田宅奉行者稍過遂致不堪縉紳咸為華亭解紛謂海曰聖人不為己甚海絕然曰諸公豈不知海瑞非聖人耶縉紳悉股栗而退

○楚蠶

田巴居於稷下是三王而非五帝一日屈千人其辨無能窮之者弟子禽滑蓋出楚蠶緝而問曰子非田巴



之徒乎宜得已之辨也... 祖姑言之我能析其理... 祖曰焉難生向上而短焉尾生... 向下而長其故何也... 滑蓋笑曰此易曉耳... 祖曰然則入之髮... 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 幸爾即入見田巴曰... 子以逆順之理答之... 以順順而短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 願先生折之...

方坐門以候巴... 幸自無事也省可出入... 懷繩見王

齊大夫邾石父謀叛... 善成泣拜於艾子之庭... 邾氏以為戲言亦不敢詰... 尺以見王曰為逆者一石父... 王之法不敢廢也... 首曰臣亦知王之不得已也...

卽卽降秦非王之母弟乎... 願王卽日引兵勿惜一身而傷先王之法... 三尺王笑而起曰先生且休寡人教之矣... 營丘士... 營丘士性不通慧... 凡大車之下與乘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 使為計耳... 行而使相避耶...

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 車駝比耶... 於鷹鶴之尾乎... 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 擊可尋而索也... 於尋索也... 而答曰... 以樂其... 塞語却終

雅浪郎第二十六目錄

千歲	捨命陪君子
雞肋	父子圍棋
新聞老子	早雷
大雷	口歌手怒
小戊子	雌甲辰
太公年	安給事生辰
墨磨人	何次道志勇
玄齡不死	突未着飯
	死後佳

大八字	嫩鴈
鮎魚上竹竿	枝頭乾
神州郡縣	孫少卿
唐宋二宗雅諺	宋太宗語
可笑事	洛中新事
送還鄉里	大夏男
張海水旱珠	新建伯
東王公	崖州
大理寺	周文襄
	石學士
	銅司業

延年府	三甲進士
孔懷吏	高晉慶
曹直律語	如扇諺
自送英妹	西施山
鍾離圖	梅河豚
銀花合	黃鸝自古少
杜宗武	不康
夢仙詩	文選
徒以上界	待湯

製餛飩法	李康靖東
海飯	春菜詩
錯着水為甚酥	伐塚
酒肉地獄	龍潭寺暗室
破僧戒	李得雨
待闕鴛鴦社	試守孝子
牀衣	驟耳馬足
帝明皇觸膝	焚項羽廟
侯景熱	僧誦經



猶五德

阿房宮賦兩句

天下極賤人

馬湘蘭

呼公子

曹娥秀

徐月英

雅浪郎

子猶曰：誰浪人所時有也。過則虐，虐則不堪。是故雅之為貴，雅行不驚俗，雅言不駭耳，雅能不傷心，何病乎辱弄，何虞乎口戒，何憚乎犁舌地獄。集雅浪第二

十六

○千歲

魏王知訓陪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第千歲，魏王引他器勻之，遂曰：願與陛下各享五百。

○捨命陪君子

李西涯在翰林時，一日陪郡侯席，過飲大觥，醉而言曰：治生今日捨命陪君子矣。郡侯笑曰：學生也不是君子，老先生不要輕生。

○雞肋

劉伶嘗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父子圍碁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新聞老子

丹徒新聞老有子不肖而其子之子却登第聞老每督責之曰翁父不如我父翁子不如我子我何不肖聞老大笑而止

吳江吳太學益之由富而貧因縣徵逋悉詣縣求寬聞人報吳相公進謁縣尹劉曰何物吳相公得非好丈人的女婿好女婿的丈人乎蓋吳為王荆石相公婿而其女婿沈進士也

○早雷

有人別謝公公流涕此人不悲左右云向客殊密雲公云非徒密雲乃是早雷

○大雷

北齊崔德嘗謂同座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覺慮思道在坐戲曰如此震雷奈何不能動撼坐間大笑

○口歡手怒

和魯公慷慨厚德每滑稽則烘堂大笑時博士楊未符能草聖有省郎聞魯公笑聲戲謂楊曰丞相口歡手怒曰予奉事筆墨方揮掃之際亦謂太博手怒耶

○小戊子 雌甲辰

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為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也龐後大拜程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

或以槐瘻遺裴晉公郎中庚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偶及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安給事生辰

安給事嘗蜀人初度避生同僚尾至所在蔡巨源戲曰

聞一老鼠避一籠中猶捕之不得以鬚畧鼠鼠因噴嚏貓在外呼曰千歲鼠曰汝豈真為我壽誘我出欲害我耳安遂出

○太公年

人嘗言太公八十遇文王宋玉楚詞又云太公九十顯榮今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見用周武東坡笑曰太公賴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增了十歲世傳梁頰八十二登第其謝表云少伏生之八歲多太公之二年而洪容齋隨筆詳辨其生年致仕之歲



謂此縣好事者為之。以願在本朝而年歲尚有能傳者。恐太公真八字未可問也。

○何次道志勇

何次道。无。往无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禱之曰。卿志大。字。勇。遇。于。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利。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

○墨磨人

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將。磨。子。

守財虜。學。為。利。一。文。不。肯。屈。使。亦。當。告。之。曰。子。不。用。錢。錢。將。用。子。

○喫衣着飯

楊醫官。傳。食。糲。方。為。神。仙。上。藥。又。一。方。有。寒。疾。者。蓋。藉。席。當。愈。或。嘲。之。曰。君。喫。衣。着。飯。大。是。奇。方。喫。衣。着。飯。可。對。枕。流。嗽。石。

○玄齡不死

裴玄本。好。諧。譎。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

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

○死後佳

葉衡。罷。相。歸。一。日。病。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後。佳。否。一。士。人。曰。甚。佳。葉。驚。問。曰。何。以。知。之。士。人。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以。是。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大八字

有。以。星。術。見。王。元。美。者。座。客。爭。扣。吉。凶。元。美。曰。吾。自。曉。

大八字不用。若。算。問。何。為。大。八。字。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的。

○嫌隅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既。受。罰。攬。筆。便。作。一。句。云。嫌。隅。躍。清。池。相。問。嫌。隅。是。何。物。隆。曰。蠻。名。魚。為。嫌。隅。又。問。作。詩。何。用。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鮎魚上竹竿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脩。唐。

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翻孫入布袋矣刁曰  
還是鮎魚上竹竿

閒燕嘗談云大觀中薛肇明和上皇御製詩有曰  
聲似鳳來銜詔喜氣如雞去揭竿韓子舍戲為更之  
曰譬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時謂的對尤  
勝於梅

○枝頭乾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令大臣薦士試館職一時名士在  
館者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張文翰是無咎

俱在其間一日二人聞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  
戶部侍郎無咎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  
之粘核者張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

○梓州郵縣  
唐李鎮惡謁選授梓州郵縣令與友人書云州帶子號  
縣帶妻名由來不屬老夫并是兒婦官職

○孫少卿  
北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日靈太后  
曰公年似太老紹拜曰臣年雖老臣卿太少后笑曰是

蔣正卿

○唐宋二宗雅諱

曲江池本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南即紫雲樓芙蓉院  
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  
中和上巳節即賜宴臣僚會於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  
備彩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馬傾動皇州  
以為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  
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  
雲樓見教坊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勸其傍中有黃衣

半酣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  
曰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嗒即不致新授宣州廣德令  
友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嗒即不致新授宣  
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步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  
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  
羅江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為戲談其後龍飛  
裴入相囚書麻制謂樞近曰嗒即不致新授中書門下  
平章事矣見松牕雜錄

寇準在中書每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開關苛留之李宗



諤嘗於門扉下出走，後為脩官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扉下出。

○宋太宗語

宋丁謂嘗以文調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為與何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可笑事 洛中新事

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為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左司郎中張元一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綠，遂仁傑着朱，羅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栢梧左臺御史，右臺御史胡左臺，謂胡元禮御史，胡蓋蕃人為御史者。王拱辰營地甚侈，嘗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穿深地丈餘，作一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富問洛中，有何新事，邵曰：近有一巢居者，一穴處者，以二公對富大笑。

○大夏男 新建伯

盧詢祖襲封大夏男，爵有朝士戲曰：大夏初成，盧答云：且得燕雀相賀。

王文成公封新建伯，戴冕服入朝，有帛蔽耳，某公戲曰：先生耳冷，公笑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送還鄉里

禮侍葉盛轉吏侍，禮書姚夔設宴，鄭重，因曰：敝鄉親友，煩公垂念，葉唯唯，不久姚進太宰，葉攜酒往賀，執杯獻姚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

○崖州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謂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不是崖州地望最重，還因宰相地望太輕。

○張海水旱疏

給事中張海劾奏尚書楊鼎王復薛遠南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會錢溥進表至京，家宰尹旻詢江南時事，溥答曰：南直隸大熟，請以歸諸。

公北直隸大水皆溥等當之。曼笑曰：諺云女婿牙疼却灸丈母脚跟，果為烘然。

按鍼灸書脚底有丈母穴。

○周文襄

宋宣和六年有賣青菓男子孕而生女。國朝周文襄在姑蘇日有報男子生兒者公不答但目諸門子曰汝輩慎之。

○東王公

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戲曰

在西見西王母否辛曰在西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笑

○石學士

石曼卿嘗出遊報寧寺取者失控馬驚走曼卿墮地戲曰幸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碎

○大理寺

江晴淥以大理屬使滇至晉安驛供億不具左右欲答其文江曰翰林科道人聞而憚之若大理寺遠方之人且謂與報恩寺大慈寺等其官屬亦善世住持之類耳

惡乎答

○銅司業

國子監錢糧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陸深陞司業稽考錢糧其實空虛適送供堂阜隸銀數兩至色如黑銅陸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矣

○延平府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素產繡補親友皆索之後抵任四時多筍補絕少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三甲進士

王伯固令太和一士昂然而進曰一等生員告狀伯固飲客徐答曰三甲進士不准

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

○孔椽吏

元皇慶間浙江有孔椽吏身軀短小僅與小公衆相等凡呈牘文必用低凳立脫歡丞相以先聖子孫每禮遇之時有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庭公子孫知政事應孔風度不雅以小過叱之退脫歡曰他祖公容參政之父祖坐參政反不容他子孫立相與一笑



○高晉陵

高爽嘗經晉陵請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署高晉陵人問其故爽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魯直律語

黃魯直為禮部試官或以柳枝來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柳條魯直曰檢條准此蓋律語有餘條准此也一坐大塚

○如廁諺

彭彥實一日往文淵閣東如廁值少保陳方洲公亦來却立公疾行而過笑曰以緩急為序他日公如廁周贊善堯佐先在內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

○目送美姝

王忠肅公不喜談諧一日朝退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戲云此姝甚有力先生曰大臣何以知之王應曰不然公頭何以掣轉

○西施山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弘道與陶望齡同遊陶詩云宿幾夜嬌歌艷舞之山袁曰此詩當註明不然累君他日謚文恪公不得

○鍾馗圖

劉廷美有鍾馗圖求劉原博題詩於上元旦懸之堂京師節日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并筆硯於几賀客至書其名是日朝士至者見詩各摘簿一葉錄之以去頃間簿已盡矣明日復置一簿亦如之中書金本清

戲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

原博詩曰長空糊雲夜風起不念成羣跳狂鬼倒提三尺黃河水血灑蓮花舞秋水飛螢負火明月羞襟窠影黑啼鴉綠袍烏帽逞行事碟腦剝腸天亦愁中有巨妖誅未得盍駕鸞輪驅霹靂如何袖手便忘機回首東方又生白

○梅河豚

梅聖俞有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斫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時盛傳之劉厚甫戲曰鄭都有鷓鴣詩

人稱鄭鶴鶴。聖俞有河豚詩。當呼梅河豚矣。

宋鮑當有孤雁詩。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時人謂之鮑孤雁。謝逸有咏蝶詩。三百首。如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又有飛隨柳絮有時見。舞人梨花無處尋。人盛稱之。因呼為謝蝴蝶。明無錫黃公祿善方脉。而能詩。嘗咏雪。毳云。六花平地捲成毳。不待雲斤月斧脩。萬古太陰深合處。一團元氣未開頭。金盆忽送來瑤島。銀索難將掛綠樓。只恐明朝易消歇。長江滾滾逐東流。人亦

稱爲黃雪毳。

○銀花合

張昌齡蘇味道俱有詩名。一日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也。蘇有觀燈詩。犬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之句。蘇曰。公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鈿。張有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故云。相與撫掌。○黃鸝自古少

熊者愚與江菜蘿同官棘寺。一日江曰。此中不乏佳樹。惜黃鸝甚少。熊曰。黃鸝自古少也。江問何以見之。熊曰。

杜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那得多。

○杜宗武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答以石斧一具。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使我呈父。加斤削也。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不廉

沈約戲朱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慕書。卿一時將去。安得稱廉。

○夢仙詩

王介甫嘗見鄭毅夫夢仙詩云。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勸自招。毅夫曰。不然。吾用李太白詩句耳。王又笑曰。自前減等。

○文選

張鳳翼刻文選纂註。一士夫詰之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張曰。昭明太子著作。於僕何與。曰。昭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答曰。他。讀。得。書。多。



○徒以上罪

歐陽公與人行令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曰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待湯

李西涯在京邸款同鄉會試酒數行諸君告起欲赴他席公曰且住有一題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二句諸君亦知所以然乎眾默然公笑曰無他意只是待湯

○製餛飩法

喬仲山家製餛飩得法嘗苦賓朋索食一日於每客前先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取視乃置造方也大

○李康靖東

韓忠獻億李康靖若谷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韓每至即設猪肉康靖嘗東韓云久思肉味請兄蚤訪

○海蜃

王敏道食海蜃曰人何苦嗜之哉一嘗而已歲中紙爆亦只一嘗好事者乃以紗絹裝花為飾每枚價至數十錢更為可笑○萬錢之費不過一飽長夜之歡不過一醉回想紛陳皆海蜃耳夫玉樓金徒能得幾時花貌紅顏本非常住而蚤莫馳逐不休無非爭此一嘗而已豈不思哉

○春菜詩

黃魯直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日春

衫誠可脫蘇轍語客云吾固不受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

○錯着水為甚酥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為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為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為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着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以求之云野飲花前白事無腰間惟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着水更覓君家為甚酥

○伐塚

子由乘政子瞻在翰苑有故人欲于子由因見子瞻求其轉言冀得差遣公徐曰舊聞一人貧甚無以為生乃謀伐塚遂破一墓見一人裸體而坐曰我楊王孫也無物濟汝復整一塚用力頗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之文帝遺制墳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汝可速出復二塚相連乃先身其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羸瘠而有饑色曰我伯夷也餓死首陽安得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勤矣竟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塚庶幾有得羸瘠者謂曰

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酒肉地獄

東坡伴杭不勝杯酌奈部使者重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酬乃目杭伴為酒肉地獄後袁毅代伴適郡將與諸司不協伴亦相疎袁語人曰聞此郡為酒肉地獄奈何我來乃值獄空傳以為笑

○龍潭寺暗室

陸氏兄弟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弟曰此黑暗地獄也兄

曰不然是彼極樂世界

○破僧戒

虎丘僧人長於酒肉彼之視腐菜如持戒者之視魚肉不勝額之感也一日友人小集有楚客長齋特設素供楚客意僧必持戒揖與共席吳興凌彼哂笑語之曰母為此僧破戒

○李得雨

開成間京師大旱李德裕拜相即日大雨京師喜曰相公乃李得雨也

○待闕駕鸞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時人謂之待闕駕鸞社見妝樓記

○試守孝子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王綬在都既憂憤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語為試守孝子

○床衣

陸龜蒙居笠澤有一竹禪床每用偃憩時十月天已寒



侍僮忘施袍履，龜蒙已坐，急起呼曰：此節日，翁須是與些衣服，不然他寒我也寒。

○騾耳馬足

羅汝被馬鐸同在館閣，嚴冬，沍寒，羅不戴履，耳馬不穿，蓮襪時戲之曰：騾耳馬足。

○唐明皇體體

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體體，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體體，斧為數片，張文潛聞之，即語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憐合坐。

大笑時，秦少游方為貢，御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少游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話。一謗周公者，陳賈而宋時，勃朱子者，亦名陳賈。漢有胡廣，號中庸，而我朝胡文穆公名廣，亦有中庸之號，事之巧，乃有若此者。

○焚項羽廟

全椒舊有項羽廟，余翔為令，一炬焚之，王元美曰：此殆為咸陽三月火後，警耳。

○侯景熟

侯景圍臺城，或問陸法和云：何陸曰：待侯景熟，問者不解。陸曰：凡取果既熟，不掠自落，今侯景未熟耳。

俗謂年老為熟，本此。

○僧誦經

有僧誦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黃紫芝曰：馬用誦此，僧禿其頭，而無眼耳鼻舌，更成何物，僧大笑。

○猶五德

萬壽僧彬師嘗對客，循踏其旁，謂客曰：人言雞有五德，此猶亦有之，見鼠不捕，仁也；鼠奪其食而讓之，義也；客

至，設饌則出，禮也；藏物甚密，而能竊食，知也；每冬月，翼入窻，信也。

○阿房宮賦兩句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阿房宮賦，凡數遍，每一遍訖，即再三賞歎，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寃苦聲，其一人曰：也有兩句好，先一人怒曰：你又理會得甚的，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東坡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天下極賤人

梁次公與一友夜談每至極快處其友唯唯而已次公問其故友曰曾聽過次公謔之曰汝是天下極賤人友駭問次公曰天下極快之語一經汝聽過便不值錢非賤而何友亦大笑

○馬湘蘭

金陵名妓馬湘蘭以豪俠得名有坐監舉人請見拒之後中甲榜授禮部主事適有訟湘蘭者主事命拘之衆為居間不聽既來見罵曰人言馬湘蘭徒虛名耳湘蘭

應曰惟其有昔日之虛名所以有今日之奇禍主事笑而釋之湘蘭死後哀挽成帙或謂張賓王曰聞君有祭文甚佳張曰吾乃訪赤壁賦作者使誦之張但舉一語云此同一世之雌也而今安在哉聞者絕倒

○呼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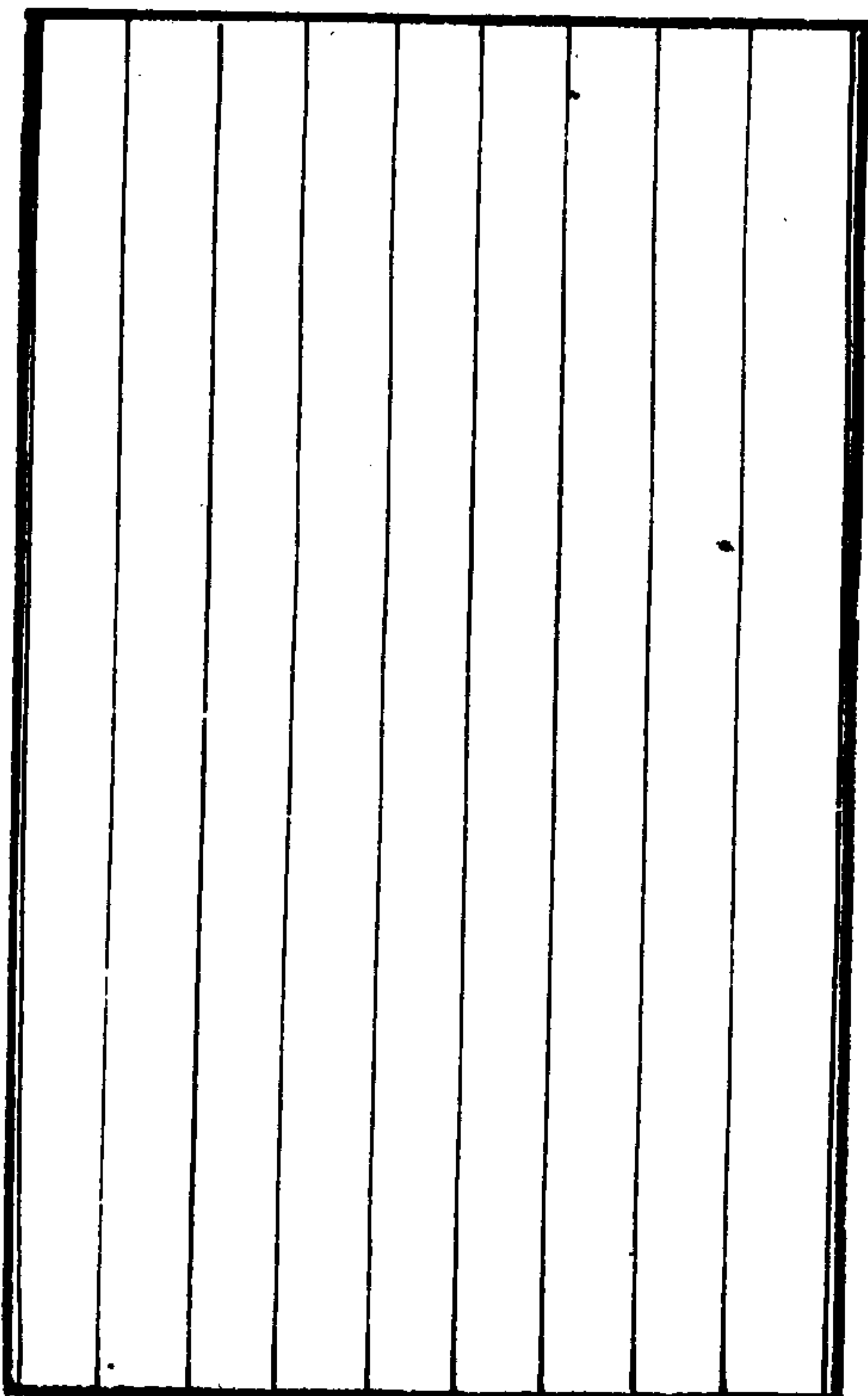
俞君宜少時隨父華蕭公之官有衙役呼以公子公怒曰凡羸暴之性加人必呼為太監性于性公子性等之太監與牛辱吾甚矣

○曹娥秀

名妓曹娥秀色藝具絕鮮于伯機嘗以義之呼之一日伯機宴客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遇伯機出曹曰伯機未飲客笑曰以伯機相呼可為親愛之至伯機佯怒曰小兒頭也敢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無禮只許爾叫王義之坐客大笑

○徐月英

徐月英江淮間媚也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死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子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燈雅浪部終





文獻部第二十七目錄

成語詩

改觀音經語

改蘇詩

舊律易字

舊絕句易字 計二條

用舊詩句

改用舊詩句 計二條

縮字詩

歇後詩 計三條

千文歇後詩 計二條

諸理齋詩

廣文嘲語

縮脚詩

貫酸齋 解大紳

十七字詩

吳翟戲筆 計二條

二蘇詩 計二條

七十新郎

馬孟詩

蜘蛛詩

楊公復詩

朝林和靖

四十翁

錢鶴灘

歐陽景

食單

唐解元二詩 計二條

採蟾酥差

夢鐘

應履平詩

裁縫冠帶

周秀才

龍官海藏

寫真

弄瓦詩

獨眼龍

惡字

栢子庭詩

東坡戲聯 計二條

而已詩

榜後詩 計三條

長技瘦妓

生張八

貧婦

通判

藥名詩 計三條

吃語詩 計二條

反酒箴

反金人銘

做春秋

筍墓誌

曲中月令

觀卦

賦韋舍人

養賦

偷狗賦

張公契酒李公醉賦

成語賦 計二條

倒語賦

典淮郡謝啓

鬚蝨頌

賀側室育子啓

謝遣妓啓

未名柬

東坡製詞

醫官

戲吳主事句

決僧判 計二條

買僮券

題小像 計二條

化類疏

烹雞誦

獻海螺簡

行人司告示

策結

詞計二條

葉祖詩詞

詞曲計七條

文戲部

子猶曰迂士主文而諱戲俗士逐戲而離文其能以文為戲者必才士也尼父之戲也以俎豆鄧艾之戲也以戰陣蔣翁之戲也以八卦何獨文人而不然且夫視文如戲則文之興益豪而雖戲必文則戲之途亦窄或亦疑迂鍼俗之一助云爾集文戲第二十七

○成語詩

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謔詩自命或戲令咏洩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是其口

此人皆掩鼻而過之

○改觀音經語

觀音經云呪阻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若說還着本人豈其心哉乃改云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

坡語雖趣然非所以止呪也經之意深坡之意淺

○改蘇詩

蘇詩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月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年近有任達者更之曰無事此游戲一日似三日若活



七十年便是二百一

子僧嘗反其詩云多事此勞擾一日如一刻便活九十九  
○舊律易字

○舊律易字

廣東二貢士爭名至相毆友人用舊詩更易謂之曰南  
北齋生多發顛春來爭榜各紛然網巾扯作黑蝴蝶頭  
髮染成紅杜鵑日落二人眠閣上夜歸朋友笑燈前人  
生有打須當打一棒何曾到九泉

○舊絕句易字

元徽之貶江陵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  
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  
來曾有鳳皇樓宋謝師厚作襄倅聞管妓與二胥相好  
此妓乞書扇遂用元詩改末句云夜來曾有老鴉樓  
南昌張相公蕭溪趙相公皆與張江陵相左由翰林請  
州同後屢遷俱於辛卯入內閣太倉王元馭當國以詩  
戲之曰龍樓鳳閣城九重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  
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西堂紀聞云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黑髯翁平明

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此詩不知誰作頗為邊

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媚人洛人呼為  
蜜翁翁會官塞上一夕傳虜犯邊帥雄倉皇震恐衣皮

裘兩重伏土窟中秦人呼土窟為土空有人改前詩以  
嘲之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  
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

○用舊詩句

杭有一婦夫死未終七即嫁被訟於官免金編脩為居  
間臨審時金伴問問官云此輩何事官曰丈夫身死未

終七嫁與對門王青筆金曰月移花影上闌杆春色惱  
人眼不得官笑而從末減

○改用舊詩句

方于魯徽人用造墨起家多薦紳交有長安貴人寄蘭  
州紙於方時夏四月矣方急製為衣服之以詩示賓客  
或作詩嘲之曰愛殺蘭州乾糲紙寄來春後遺裁紙寒  
回死等桃花雪暖透生憎柳絮風忽地出神樽細脚有  
時得意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魯繞着紙衣便不同或  
云此詩汪南溟作也



太倉一富人宴客王元吳與焉候有臭鼈及生梨子元  
吳曰世上萬般愁苦事無過死鼈與生梨坐客大噱

縮字詩

石曼卿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者數人曼卿在焉方  
與同年期集便至追所賜教牒餘人皆泣而起獨曼卿  
笑語終席次日放黜者受三班借職曼卿作詩曰無才  
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免稱窮貢進且須  
走馬東西南

歌後詩

有時少薄者延師頗不盡禮致其師爭競而散或用吳  
語賦歌後詩嘲之曰少薄主人吉日良時東脩且是翁  
多娘少身材好像夜叉小是心地猶如短劍長第三杯  
晚酌金生麗兩碗晨餐周發商湯年終算帳索筵席  
百家姓有索劈拍之聲一頓相打  
相傳嘲監生詩云華車買得截然高大周子臆前草滿  
腹包有朝一日高曾祖考煥乎其有文沒分毫  
雲間求忠書院為方正學建也一日院觀風有儒童告  
考張那便命學博往書院試之賦二題一曰人力所通

一日鼻之於鼻也時入為之語曰貢院求忠書監場方  
考爾不見人力所但聞鼻之於

千文歌後詩

啓顏錄唐封袍一任樵陽尉有客過之面黃身短又患  
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嘲之曰面作天地玄鼻有  
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

袁景文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疎放師道頗  
不立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壁陳德前事待子弟  
甚嚴然無他長但善書耳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

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廉特已今年先生周談彼若無  
幾箇始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比

諸理齋詩

鳳林夏五名景債延師周四維訓子以不稱欲再延妻  
曰何爲又增人口夫不從又延羅成吾時諸理齋亦館  
於夏戲曰夏五本是五增口便成吾四維尚未去如何  
又請羅又夏五甚短妻極長每同立僅齊妻乳理齋作  
歌後語謔曰夏五官人問談彼夏五娘子廉特已有時  
堂前相遇見剛剛撞着果珍李



○廣文嘲語

廣文先生之貧自古記之近日士風日趨於薄有其學先生者人饋之肉乃瘧豬也先生嘲之曰秀才送禮言之可羞瘦肉一方堯舜其猶又有以銅銀為贄者又嘲之曰薄俗送禮不過五分啓封視之堯舜與人或作破云時官之責門人也言必稱堯舜焉

○縮脚詩

舊有賦闕辱者云多開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於其所不知蓋四語皆出四書皆隱闕字而末句尤奇吳

江一老翁貌似土地沈寧巷吏部亦用此體賦云入羅關入羅蕪諸侯之寶三狄人之所欲者吾又吳中有顧秀才名達者不學而狂同學者嘲之云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不竝堪伯仲

○賈酸齋 解大紳

錢塘有數承冠士人遊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為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問其故應聲曰泉泉泉亂進珍珠箇箇圓玉斧砍開頑石鏡金鉤搭出老龍涎衆驚問曰公非賈酸齋乎曰然然然

送遊同飲盡醉而去

書春道士以小像乞解學士題咏解作大書賊賊賊士愕然續云有影無形罕不得只因偷却品仙丹而今反作蓬萊客

○十七字詩

正德間有無賴子好作十七字詩觸目成咏時天旱府守祈雨未誠神無感應其人作詩嘲之曰太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夜推應看見月守知令人捕至曰汝善作十七字詩耶試再吟之佳則釋爾即以別號西坡命

題其人應聲曰古人號東坡今人號西坡若將兩人較差守大怒責之十八其人又吟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守亦晒而逐之

一說守坐以誹謗律發配鄖陽其母舅送之相持而泣泣止曰吾又有詩矣發配在鄖陽見舅如見娘兩人齊下淚三行蓋舅乃眇一目者也

○吳翟戲筆

霍山進士吳蘭高才玩世以主事居鄉鄉富人持大士像索贊贊曰一箇好奶奶世間那里有左邊一隻雞右



邊一瓶酒。只怕蒼蠅來掃上。一枝柳。又有持青星圖求  
題圖有長松明月玄鶴白鹿靈龜吳題云。一枝松。遮半  
邊。月。一隻黃狗帶着雪。若無老翁持杖趨。老鷹飛來抓  
去籠。

翟永齡偶過靖江。人咸以相公稱之。時有一吏在坐。亦  
稱相公。翟意謂人不知。後有出扇求詩者。此吏捉筆  
竟題於前。次至永齡。故為不能之狀。題曰。山不山。水不  
水。一片板上兩箇鬼。扇景一船二人。一吹笛。一搖橈。一箇吹火通。一箇  
舒火腿。嚇得難婆。飛上天去。扇上世間名畫見千萬。不

知此畫出何許。詢知海樵。眾人甚服。

○二蘇詩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即以  
筆記於牕間曰。山堂夜沉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  
茶匙一箇僧。

蘇子由見白足婦洗衣。作詩嘲佛印云。玉箸掃銀河。紅  
裙蘸綠波。再行三五步。漫入老僧窠。

○七十新郎

王雅宜七十娶妾。許高陽嘲曰。七十作新郎。殘花入洞

房。聚。猶。秋。燕。子。健。亦。痴。獨。看。戲。水。全。無。力。銜。泥。不。上。梁。  
空煩神女意。為雨傍高唐。

○罵孟詩

李太白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  
有達官送酒數斗。太白家釀亦熟。一士人無計得飲。乃  
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  
亦還痴。岳翁方且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又云。乞丐  
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必  
紛紛說魏齊。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

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聞又有送酒者。士人再往。  
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詆佛。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  
但前次酒被公飲盡。後極索。莫今次不敢相畱。

○蜘蛛詩

洛陽歌婦楊半羅。聰慧有才思。楊疑式甚憐之。時有僧  
雲辨者。善講經。楊令對歌者講。忽蜘蛛垂絲。風雲辨前  
楊笑謂歌者曰。試嘲得者。奉絹二匹。歌者應聲曰。喫得  
肚嬰。撐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蟲生。辨體充  
肚大。故嘲之。楊見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來。雲辨慚且



笑與絹五匹

○楊公復詩

南京大理少卿長與楊公復在京甚貧家畜一豕日命  
重於玄武湖搗採萍藻為食吳思菴時握都察院章以  
其密通廳事拒之楊戲作小詩送云太平陛下後湖邊  
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諺云宰相肚裏好撐船

○朝林和靖

隱士林和靖傲許洞許明之云寺裏撥齋餽老鼠林間

咳。嗽。老。獼。猴。藥。民。送。物。為。仲。孫。好。客。臨。門。驚。縮。頭。

○四十翁

廬陵歐陽重巡撫雲南以不給軍糧奪職歸每過館驛  
必題詩壁上大抵怨望之辭也時年甫四十稱涯翁書  
有無名氏書二絕於其詩後云怨辭隨處滿垣飛聞道  
先生放逐歸四十稱翁非太早人生七十七古來稱醉翁  
千古號文宗此日涯翁姓偶同却想齊名就充老世間  
安有四句翁

近考廬陵蒲徐號醉翁年止四十作詩者未知也然

中丞之竊比文宗誠可誦

○錢鶴灘

狀元錢鶴灘已歸田有客言江都張妓動人公速治裝  
訪之既至已屬鹽買公即往叩買重其才名立日請飲  
公就酒語求見買出妓衣裳縞素皎若秋月復令妓出  
白綾帕請爾新句公即題云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  
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

○歐陽景

有僧金鑿求歐陽景書與玉峯長老薦用景封書曰金

鑿求與玉峯書金玉相乘價倍珠到底不關藤蔓事葫  
蘆自去纏葫蘆

○食單

松楊詩人程渠南滑稽士也與僧覺隱同齋食覺隱  
請渠南賦草詩應聲作四句云頭子光光脚似丁菰宜  
豆腐與菠蕪釋迦見了呵呵笑美殺許多行脚僧閉者  
絕倒

○唐解元二詩

吳令命役於虎丘採茶役多求不遂請僧令答僧三十

復柳之僧求接於唐伯虎伯虎不應一日過僧所戲題柳上云官差阜隸去收茶。只要紋銀不要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詢之。知為唐解元筆。笑而釋僧。

伯虎嘗出遊遇雨過一阜隸家乞紙筆求畫唐遂畫海獅數百題其上云海物何曾數着君也。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腐骨。

○採蟾酥差

太醫院有採蟾酥差。差時儀從甚都。某院判欲以炫耀。

其友在道過焉友作詩嘲曰。白馬紅樓出禁城。喧天金鼓擁霓旌。穿林過莽多豪氣。拿住蝦蟆壞眼睛。

○夢鐘

南京王祭酒嘗私一監生其人忽夢鐘出榜下以語人。人因為句曰。某人一夢甚蹊蹊。黃鐘鑼響事可疑。想是翰林王學士。夜深來訪舊相知。見耳談。

○應履平詩

應履平為德化令。滿考吏部試論文優而貌不揚。不得列上。乃題詩都門前云。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及。

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極得硬綳綳。不書姓名吏呈家宰曰。此必應知縣也。遂陞考功。

○裁縫冠帶

有萊縫衣者以賄得獎冠帶。顧霞山嘲曰。近來仕路太糊塗。強把裁縫作士夫。軟翅一朝風盪破。分明兩箇虱爪箍。

○周秀才

東都周默未嘗作東。一日請客忽風雨交作。宋溫戲曰。驕陽為辰已成災。賴有開筵周秀才。莫道上天無感應。

故教風雨一齊來。見文酒清話。

○龍官海藏

正德中御史某按浙以龍官海藏命題試。且云記出處者東立不記者西退。東西各半已而東立者所作不稱意。無實西退者作詩誦之曰。東廊且莫笑西廊。我笑東廊在自忙。海藏龍官無你份。大家隨我度錢唐。

○寫真

姑蘇蔣思賢父子寫真。一日交寫。皆不肖。時人嘲之曰。父寫子真真未像。子傳父像像非真。自家骨肉尚如此。



何况區區陌路人

○弄瓦詩

無錫鄒光大連年生女俱召翟永餘飲翟作詩嘲云去歲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寄詩上覆鄒光大令正原來是瓦窰

○獨眼龍

吳中小集有便宜行事之令較拳高下最後者為老儒使之行酒有行酒者方病目一睛紅赤眾以紅字為韻賦詩惟劉元聲最勝詩云贏得人稱獨眼龍怪來青白

總非同憐他滿座能行酒也算當場一點紅

○惡字

李郁為荆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體殊惡李寄詩曰華城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深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訖教吞言堪作符也

○栢子庭詩

至元丙子松江亢旱聞方士沈雷伯道術高妙府官遣吏齋香幣過嘉興迎之比至傲甚謂雨可立致結壇仙鶴觀行月字法下鐵簡於湖泖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了

無應驗蓋報宵遁栢子庭和尚素稱滑稽有詩一聯云誰呼蓬島青頭鴨來殺松江赤練蛇聞者絕倒

子庭又有可憎詩云世間何物最堪憎蚤蝨蚊虻鼠賊僧船麻車夫并晚母濕柴爆炭水油燈

○東坡戲聯

東坡謫惠州日與一村校書為隣年已七十其妻生子為其邀公公欣然往酒酣乞詩公問妻年幾何曰三十乃戲贈一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頑尊已及古稀年一時大笑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有詩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而已詩

洪舜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願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為臺官所誦謂祇見宗廟重事也而舜俞乃云而已有輕宗廟之意因被落三官舜俞自為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宋藝祖幸朱雀門指門額問趙晉何不止書朱雀門

乃着之字音日語助耳藝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洪語本此

○榜後詩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答曰。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覽者大笑。

王十朋正榜第一。李三錫副榜第一。時有戲正榜尾者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

周師厚在鄭獬榜及第。只壓得陳傳一人。自賦詩云。有眼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見陳傳。

○長妓瘦妓

杜牧為宣州幕。時有酒妓肥大。牧贈詩曰。盤祖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臉。十幅紅綃補破裙。瓦棺寺裏逢行跡。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牧同時澧州酒乳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調舉。罰眾賓兼侍歌聲。自以為蜀人之妙。李宣古嘗筵一咏。遂至箝口。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見肩侵鬢。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生張八

北都有妓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宴會乞詩於處士魏野。野贈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曾諳。一作也

○貧媪

吳生戀一媪。其人家甚貧。友人李雲卿賦其事曰。可笑梨園地。翻為寂寞場。當街為客座。隔壁是廚房。屋柱懸燈挂。泥坯焚火廂。煙煙三幅幔。舊舊一張牀。草薦累堆厚。綿衾襤襪胖。竹竿衣架短。麻布手巾長。雙陸無全馬。

棋盤少二將。恐惶之甚。不可也之當。一時傳笑。吳生恥。遂絕往。

○通判

有以知縣轉管糧通判者。一郎中作詩賀之云。最妙無如轉判通。州官門報氣何雄。班聯喜得先推府。尊重何須羨老同。丞簿晚生今已矣。教官侍教且從容。更有一般堪羨處。下倉積典列西東。後郎中亦謫濟南通判。先通判者官德州。其屬吏也。方到任時。僚屬滿堂。即書此詩。持軸往賀之。及言其故。無不絕倒。



○藥名詩

陳亞好用藥名為詩，曾知祥符縣，親故多干托借車牛。  
因作詩曰：地名京界足親知，荆托借尋常無歇時。全但  
看車前牛領上，車前十家皮沒五家皮。五加亞嘗言藥  
名用於詩，無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理，存乎其人，或  
曰：延胡索可用乎？沈思久之，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  
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措大。  
陳亞藥名詩百首如風雨前湖近，前軒應半夏涼。半  
為臘寒呵子下，呵衣嫌春瘦縮紗裁。紗咏白髮云：若是

道人頭不白，道人老君當日合烏頭。烏贈乞雨自曝僧  
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半定應曬作葫蘆巴。葫蘆最膾炙  
人口

蕭風儀桑寄生傳四詩亦佳，然終避其奇巧

○吃語詩

東坡作吃語詩，戲武昌王居士云：江干高居堅關局，健  
耕躬稼角掛經，蒿竿繫網菰菱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  
襟顧景各箕踞，擊劍磨歌幾舉觥，荆笋供膾愧撓聒，乾  
錫更憂甘瓜羹。

一孝廉口吃，謝在杭與徐興公各贈絕句以難之，謝二  
首云：綠柳龍樓老，林蘿嶺路涼，露來蓮漏冷，雨淚落劉  
郎，又梨嶺連連路，蘭陵累累樓，流離憐冷落，郎輩懶來  
臨，興公一首云：雷懸蘭陵令，淋漓兩淚流，嶺蘿涼弄潮，  
路柳綠連樓。

○反酒箴

漢書陳遵與張竦相善，而操行不同，竦居貧無賓客，而  
遵晝夜酣呼，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諫成帝，或為  
酒客難法度，士云：譬之於物，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

之窟，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不沾口，臧水滿懷，不得左  
右，牽於纏徽，一旦直隄，直上緝反，緝為窶所驅，窶丁浪  
井也，窶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以盛  
酒，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  
托於屬車，天子屬車常載酒食，出入兩宮，經營公家，錄是言之，酒  
何過乎，遵大喜，謂竦曰：吾與爾猶是矣。

○反金人銘

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左階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  
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言，少事，則後

生何迷焉。夫惟立言名乃長久。胡為槐然自絀其口。

〇〇做春秋

雲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家世以春秋馳聲。至一酒樓飲。見壁間題云。春王正月。公與夫人會於此樓。蓋輕薄子。携妓來飲。所題也。莫即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饑寒也。宜哉。見者大笑。

〇筍墓誌

傅奕病未嘗間醫。忽酣臥。厥然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

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陶穀戲效之。作筍墓誌曰。邊幻節。字鹿中。晉林琅玕之裔也。以湯死。建隆年月日立石。

〇曲中月令

指揮陳鐸善嘲。作曲中月令。其二月有云。是月也。壁虱出。溝中臭氣上騰。妓舞化為鞋。

〇觀卦

宋末淮南潘純戲作觀卦其詞曰。觀亨。可小事。亦可大事。象曰。觀亨。天地觀而四時行。日月觀而晝夜明。上下

觀而萬事成。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觀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觀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觀。又何咎也。六二。傳於鏡。象曰。傳於鏡。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觀。觀厲无咎。象曰。終日觀。雖危無咎也。九四。獲吉。象曰。獲徒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觀。象曰。六五神觀。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柳榆之象。日以觀受爵。亦不足敬也。切中。觀近膏肓。可發諸笑。

〇賦韋舍人

天成年。盧文進鎮鄧。賓從祖。舍人韋吉。年老無力。控

取既醉。馬逸馳桑林中。被橫枝骨掛巾冠。露禿而奔。僕夫趨救。則已墜矣。舊患肺風。鼻癢疹而黑。臥於道。周暮客無不笑者。左司郎中李任戲為賦云。當其屬子。潛窺衙官。共看喧呼。麥隴之中。偃仆桑林之畔。藍撓鼻孔。直同生鐵之椎。靛甸骷髏。宛似熟銅之塊。聞者無不絕倒。

〇蓋賦

范文正公少時作蓋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滄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官商角徵。蓋親嘗忍窮。故得蓋之妙處云。



○偷狗賦

滕達道讀書滑山僧舍僧有犬烹之僧訴於縣縣命作偷狗賦有警縣云撤梵官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歎賞

○張公嘒酒李公醉賦

郭景初夜出為醉人所誣官召景初詰其狀景初歎曰諺所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官即命作賦郭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清河大人方舉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聽醉酌之愆笑而釋之

○成語賦諺

三衢一子翁淫其里殿工之女為工所擒不忍殺以鐵錐缺其左耳縱之去詣理齋作賦諺之內一聽云君子將有為也載寢之牀匠人斲而小之言提其耳

會稽馬殿幹有美姬善歌時出佐酒馬死有梁丞得之亦侑觴時陳無損酒酣屬句諺云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邑丞之室無逝我梁一座絕倒

○倒語賦

熙寧未改科前有吳備賢良為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

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傳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典淮郡謝啓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瓶一飯

○鬚虱頌

王介甫王禹玉同侍朝見虱自介甫禡領而上直隸其鬚上顧之而笑介甫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告介甫命

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願頌一言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衆大笑

○賀側室育子啓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把簾前禁尋寵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驚鷺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脈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謝遣妓啓

陶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卮匱及旦以書謝

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霞後鳥道浴浦之妖姿。自至月浦。鴻溝韓召妓訊之。云是夕忽嘗浣濯。

○未名東

翟永齡與陸廉伯竝以才學馳名。後陸發解而翟名最。後以書東所親曰。至矣盡矣。方知小子之名。顛之倒之。反在諸公之上。

○東坡制詞

東坡以呂微仲豐肥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及呂拜相。東坡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

門三子之風。直大而友。得坤卦二爻之動。

○醫官

盧質好諧謔。為莊宗管記。會醫官陳玄補醫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草云。既懷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久為啓齒。

○戲吳主事句

吳江為刑部主事。差還復命。鴻臚寺官語之曰。聲音要洪大。正選通政時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蚤。吳果努力高聲。亦無音節。又橫走下御街西。奉廟為之解頰時。

同僚楊郎中茂仁作一對句云。高叫一聲。驚動兩班文。武。橫行幾步。笑回萬乘君玉。

○決僧判

雙漸嘗為令。入僧寺中。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杯。漸怒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杯。禮尚往來。請上人獨喫八棒。

李翱尚書初守廬江。有僧相打斷云。夫說法則不曾跌坐而坐。相打則偏袒左肩右肩。領來佛面前。而作偈言。各答去衣十五。以例三千大千。

○買僮券

王褒買僮名便了。僮曰。欲使便了。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褒乃為券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城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繫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飲食洗滌。居常穿白。縛蒂裁玉。鑿井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蹠足大吻。下牀振頭。垂釣刈藜。織履作簾。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雁彈鳥。登山射鹿。入水捕鰻。浚園縱魚。



雁鷺百餘。驅逐鷓鴣。持梢牧豬。種薑養芋。長青豚駢。糞除堂廡。餽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菽。舍中有客。提壺行沽。汲水作饌。但當食豆飲水。不得嗜酒飲美。飲酒惟得沾唇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多取蒲菜。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偏將織薄。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樹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撐門柱戶。上樓擊柝。持看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遊遊。筋老力索。種莧織麻。事訖欲休。常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

白。若有私錢。主急賓客。不得奸私。事事關白。若不聽教。當笞一百。

○題小像

唐伯剛題郭仲誼小像云。七尺軀威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脚踏門報喜。仲誼云。是誰是誰。伯剛云。是你。是你。

岳正再起再廢。有自京師來者傳。天子語於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因寫小像。遂彙括其辭。題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我。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

敢不敢

○化髮疏

沈石田有化髮疏。其序曰。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髮。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於其於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閭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適因人而舉。康樂者舍施之迹。崔謚傳神。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惟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

○烹雞誦

唐六如遊僧舍。見雌雞。請烹爲供。僧曰。公能作誦。當不斬也。援筆題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腳跟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但張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先割去本根。大眾先取波羅香水。推去頭面皮毛。次運



菩薩慈心。割去心腸肝膽。吐香水源源。化為霧。鑊湯滾滾。成甘露。飲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難得死所。無憾矣。乃烹以侑酒。

○獻海螺簡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以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於熙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若書材槌澀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光地菩薩。熙載喜受之。發光地十地之一。出華嚴經。

○行人司告示

行人司閒僻。官吏罕到。市人每日取汲廳前。頑童戲坐公座。或有戲揭告示云。示仰各吏典。以後朔望日。仍要赴司作揖。凡男婦汲水者。毋得仍前擅坐公座。

○策結

有二編脩謁李西涯。公曰。近有一策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權何官。二君笑云。策破未有。先有一結。執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有焉。公大笑。題陞官坊。

○詞

徐淵子舍人善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妻家居茶寮。

茹齋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求徐解之。徐許諾。見賣老婆牙者。買一籃餚。丁作詞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得麼。螭蚌螭與烏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大笑而歸。

一人娶妻。無元袁可潛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準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

○葉祖詩詞

葉祖負雋聲。嘗曰。世間有不分曉事。吾因一聯咏之。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後以多語去官。獨西湖二三僧相善。為之祖餞。僧曰。世事如夢而已。葉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詞曲

張明善嘗作水仙子。譏時云。鋪唇苦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綱來都是哄。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脚貓。涓水飛熊。





巧言部第二十八目錄

花名	黃幡綽 計三條
三菓藥	投壺
尹字	姓名諱
王甘姓	王虛
麥實	沈陳姓對
又名	安石名
王汾劉微王觀	陳亞蔡襄
上官稱	賈黃中盧多遜

蘇子瞻姜制之	章得象
華嵩	黑齒常之
許敬宗	李素杜兼
羽晴	謝叔司馬伋
陸遠	成翺陳鑑
馬承學錢同愛	佶鍾強珍
林瑀王軌	才寬葉琪史權
聶豹鄭洛書	張更生馬千里
石員外	職方翰林

給事尚書	先生提舉
陸陳諫語	佛經語 計二條
四書語 計九條	二劉諫語
俗語歇後	五經語 計三條
古文語 計四條	先儒成語 計二條
李可及	醫訣語
琵琶荆釵記成語 計二條	雜成語 計二條
恒言	病諺
典書經	李趙見 明鼓兒

陸伯陽	王和尚
鐵炮杖	婁師德園
無法無聊	家兄孔方
吳妓張蘭	醜婦八字



巧言部

子猶曰古人戒如簧之舌，豈不以巧哉。然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夫獨非巧言乎。如止曰諧謔而已。功與罪，兩不居焉。則諸公口中三寸，真有天孫機杼在矣。集  
巧言第二十八

○花名

溫庭筠曰：葡萄是賜紫櫻桃，黃葵是鍍金木槿花。

○黃幡綽

明皇與諸王會食，寧王錯喉噴上，兼王驚慚不遑，上顧

其悚悚欲安之，黃幡綽曰：此非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噴音

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上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黃幡綽曰：此是年滿典史，上曰：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

玄宗小字三郎，幸蜀時，過梓潼縣，上停驛，問黃幡綽曰：車上鈴聲，頗似人語，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後因名瓊瑤驛。

○三菓一菓

劉貢父薦客，蘇子瞻有事欲先起，劉以三菓一菓調之，曰：幸早裏，且從容，蘇答曰：奈這事須當歸。

○投壺

邵康節與李君錫投壺，君錫未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

○尹字

蘇頌幼時，有京兆令咏尹字，乃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無人。

○姓名謔

郭忠恕嘲司業孫崇義云：近貴全為曠，攀龍只是雙。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孫應聲曰：莫笑有三耳，何如書二心。

○王甘姓

唐時有甘洽者，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為你面慙，抽却你兩邊。仙客應聲曰：甘計爾應姓丹，為你頭不曲，迴脚向上安。

○主盧

北齊徐之才善謔，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狂，近犬則狂。

加頭足為馬。拖角尾成羊。嘲盧元明云。卿姓在亡為虛。在丘為虛。生男為虜。配馬成驢。

○麥實

隋麥鐵杖為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豆不殊。何忽見怪。威赧然無以應。

○沈陳姓對

歸安沈筠路先生。少絕敏穎。弱冠補博士弟子。與弟偕之賦時。風雨暴作。遇陳方伯兄弟於邸。方伯戲曰。大雨沈沈。二沈伸頭不出。公矢口曰。狂風陳陳。兩陳搖尾不

開人稱巧絕

○又名

張又天。大學為齋長。其人渺小。動以奇禮律諸生。林叔弓作賦嘲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父一點之墨。又詩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全無分。人前強出些。

○安石名

劉邠與王安石最為故舊。常拆安石名戲之曰。失女便成宕。無六真是姪。下交亂真如。上頭誤當字。王大懶

編

○王汾劉放王觀

王彥和汾。與劉貢父放同趨朝。王戲劉曰。內朝日日須呼汝。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放音班。劉應聲曰。寒食年年必上公。汾音。劉又嘗戲王觀云。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

治平初。濮安懿王原寢。皆用紅泥雜飾。劉貢父謂王汾曰。頃聞王墳賜緋。得非子有銀章之命耶。○陳亞蔡襄

陳少卿亞。維揚人。善詩。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於僧舍。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上官弼

陳亞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為亞所親。任滿將去。謂亞曰。郎中才行無玷。宜簡調。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賈黃中盧多遜

賈黃中與盧多遜俱在政府。一日京中有蝗蟲。盧笑曰。



某聞所有乃假蝗蟲買應聲曰亦聞不傷禾但蘆多損耳

○蘇子瞻製之

蘇子瞻與姜制之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若非半夏定是厚朴衆請其故子瞻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章得象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善而石喜談謔嘗戲

章云昔時名畫有薰松牛韓幹馬今又有章得象也

○華嵩

京衛指揮華嵩以宿娼柳示時中書夏仲昭以畫竹各適過馬師桓家因教坊相近欲易便服拉師桓往遊師桓戲曰你不見華嵩事又來畫竹

○黑齒常之

張文成工為俳諧詩賦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唇飲酒誰能逐你黑齒膏脂

○許敬宗

吏部侍郎楊思玄貴恃外戚倨待選流為選者夏侯彪所訟又為御史中丞郎餘慶奏免時中書許敬宗曰楊必敗矣人間之許曰一彪一狼共著一傘豈得不敗

○李素杜兼

李素替杜兼時韓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緣來比素

○羽晴

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

語論事移時一吏竊議口縣官甚不和或問其故答曰長官稱兩贊府道晴終日如此那得和

○謝伋司馬伋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事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陸遠

陸楚生遠係進士陸大成從堂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遠每對人呼大成舍姪人多厭之時弁州在座誰

云當不得他還一句遠阿叔也衆為捧腹

○戚勣陳鑑

戚學士瀾美髯院中呼戚勣與陳司成鑑會宴投漆木壺陳顧戚曰戚勣投漆壺真壺也假壺也戚應聲曰陳鑑看臣鑑善鑑與惡鑑與

○馬承學錢同愛

吳人馬承學性好乘馬喜馳驟同學錢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應曰錢同愛愛銅錢孳孳為利

○侶鍾強珍

都憲侶鍾與通政強珍同席強執壺勸曰要你飲四鍾侶應聲曰你莫要強斟

○林瑀王執

林瑀王執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闊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更疎闊王問其故瑀云逢此短晷蓋譏王之侏儒

○才寬葉琪史瓊

郡守才寬善諧謔嘗與尚書葉琦知州史瓊同飲各以名為戲才曰作就衣裳穿不得裁寬葉曰鑼鳴鼓響軍

不動復旗史默無以應才以大觥罰史飲畢才曰拚死喫河鮑尿灌

○弄豹鄭洛書

永豐弄豹三山鄭洛書為華亭上海知縣同時有俊聲然議論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側人報上海秋試罕中式者弄公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為落書鄭公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災皆因業報人咸以為妙對

○張更生馬千里

方千里一日會張更生方作一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

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剛經問爾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張答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爾是三千二千里一千里

○石員外

石中立員外嘗與同列觀上南園所蓄獅子主者曰縣官日破肉十觔飼之同列曰吾情反不及此石曰吾輩皆員外郎敢比園內獅子

○職方翰林

陸式齊在水部最久復還職方李西涯戲之曰先生其



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陸應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

○給事尚書

夏忠靖公與給諫周大有同事治水，一日借宿天寧寺。周早如廁，夏戲曰：披衣施履而行，急事急事。周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嘗輪嘗輪。

○先生提舉

浙江花提舉與鄞縣學官交往，後陞僉事提舉，至鄞以舊韻戲出對曰：雞卵與鴨卵同窠，雞卵先生鴨卵先生。

學官乃福建人，姓顏，應聲曰：馬兒與驢兒並走，馬兒蹄舉驢兒蹄舉。

○陸陳謔語

陸文量參政浙藩，與陳啓東宴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計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髭鬚，何須如此。陸大賞歎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鏡。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蹄，相與撫掌竟日。

○佛經語

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齋侍重寶，思道卽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源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慚。

薛道衡爲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辯捷，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聲讀法華經云：鳩盤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卽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衆僧愧服。

○四書語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館，許每

往，不過，因書於簡云：夜夜出遊，知虞公之不可諫。虞回卽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

秦少游自負髯美，語東坡曰：君子多乎哉。東坡應聲曰：小人樊須也。一座絕倒。

余進士田與湯進士日新相善，因戲曰：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卽應聲曰：卿以下必有圭者君也。

詹侍御與蘇大行五鼓行長安街，呵道聲相近，蘇問前行爲誰，從者曰：道裏詹爺。蘇曰：詹之在前，詹問後來爲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詹回首曰：後來其蘇相，顧一笑。

袁太冲七歲時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彭魯溪公出對云願為小相袁應聲曰竊比老彭

呂望之提舉市易魯子宜劾其違法曾反坐呂治事如故劉貢父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

浙解張異才名平等郡守王公試題莫春者至風乎舞雩破中有天地二字王賞其恰當取居首及鄉試總裁

王公監臨王公皆無異賞守力薦拔解中丞公亦若不滿謂張曰贈汝一對曰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聞者絕倒

沈括字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驚問之曰死矣盆成括

石動簡嘗詣國學問博士曰孔門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冠幾人未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簡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冠者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解之動簡曰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皆大笑

一說又問三千弟子後來作何結果答曰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二劉雜語

龍圖劉焯嘗與劉筠聚會飲若問左右湯滾未皆言已滾筠曰食曰鱗哉焯應聲曰吾與點也一日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焯問馬何遲筠曰只為五更三燂曰何不七上八下言馬蹄既點該落步行

○俗語歇後

吳中黃秀才相掀唇人呼小黃竅嘴讀書寺中一日寺僧進麪因熱傷手忒地黃作歇後語謔之曰光頭滑光頭浪光頭練光頭勒謂麪盪撲忒也僧即應聲戲曰七

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張八蓋隱小黃竅嘴四字黃亦絕倒

○五經語

王三名觀恃才放誕陸子履行四性慎默於是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怒一婢覆着泥中一婢問曰胡



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訴，達彼之怒。

齊王儉爲吏部尚書時，客有姓譚者，請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卒得職焉。

○古文語

一士人家貧，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乃持水一瓶稱觴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酒。

楊大年億方與客茶，石曼卿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曰：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云：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黃州黃解元麻，荊州張狀元茂修，相遇前門。黃年少有貌，而張相君之子，黃故諱之曰：思公子，今未敢言。張卽應聲曰：懷佳人，今不能忘。

西昌劇賊劉富年七十餘，子姪六七人，曰堯，曰舜，暨禹。湯文武盤庚輩，時時行劫。張職方大來，令西昌時懸賞捕獲，悉斃之。杖下盜警始息。監司郡侯語次及之，張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猶龍氏已云矣，衆大笑。

○先儒成語

李本建嘗與文士飲，汪司馬肅中有巧樛蘇製嵌銅錫

壺以火猛，燒流而化。李曰：此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也。汪方停盃，與僕聞之，大笑。其怒遂解。

陸通明世居洞庭，有吳生客於山。一日陸內人臨薦，吳訊曰：曾弄璋未？陸曰：暮生一女，已溺之矣。吳嘲其諱曰：先生極明，這事欠通了。陸訝之，吳曰：豈不聞溺愛者不明耶？

○李可及

唐闕史咸通中，優人李可及因延慶節，繕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乃褒衣博帶，齋心昇座，自稱三教論衡。上

問釋迦是何人，可及曰：婦人也。上駭曰：有據乎？可及曰：金剛經云：趺坐而坐，有夫有兒，非婦人而何？上爲啓齒，又問太上老君是何人，可及曰：婦人也。上曰：此何據？可及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若非婦人，安得有娠乎？又問文宣王何如人，可及曰：亦婦人也。上曰：此復何據？可及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若非婦人，何乃待嫁？上復大笑，寵賚有加。

○醫訣語

諸史蜀進士熊敦朴，號陸負才不羈，自史館改兵部後

左遷別駕往辭座師江陵張柑公公曰公與我同館出身痛癢相關此後仕途宜着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公曰何以知之熊曰王叔和醫訣云痛則不通通則不痛公大笑

〇〇琵琶荆叙記成語

王元美為郎時適有宴會嚴世蕃與焉候久方至元美問之曰忽傷風耳元美笑曰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時客大笑亦有為咋舌者

徐文貞公精嗜顧某謂一籍紳有坐客問云此君何人

籍紳戲曰富朝宰相為岳丈

文貞公弟達齋初宦都下南歸江陵張居止為文貞門

生與諸君共饌之臨別而達齋醉甚乃拊江陵背曰去時還有張老來相送來時不知張老死和存張甚銜之語亦出琵琶記

〇雜成語

尤延之為太常卿楊誠齋為秘書監皆善讓一日延之誦一句請誠齋對曰楊氏為我出五誠齋應曰尤物移人出左

金給諫士希本西域人科中戲曰賢哉回也出論語失偶再娶又相賀曰這回好箇風流婿出琵琶記

〇恒言

張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貞公席食鯉魚鯉魚危人悞不實醋張云倉皇失措文貞腹捫一蟲以齒斃之血濺齒上張云大率類此文貞解頤

〇病瘥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何病曰患瘥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瘥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瘥耳

〇典書經

周愿好諧謔嘗謁尚書李巽適李有故人子落魄不事李適問書籍古畫悉云賣去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書經在否其子不敢言賣暫云典錢愿曰此尚書大災李問何災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子典之李怒願大開

〇李超兒 明鼓兒

陳亞少曾為於潛令好以辨口戲浪人或厭之太守馬



忠肅召戒於庭，俄有通刺謂者，稱大詞郎李過庭公，罵曰：何人家子弟，亞卒爾云？想是李趨兒。公徐悟之，大笑。蔡元城爲諫，論一執政再三不降，朝路中見劉貢父，曰：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論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劉應曰：將謂晴箭子。元來鳴鼓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

○陸伯陽

潘滄浪邂逅一客，扣姓字，客曰：姓陸，字伯陽。潘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卒值甚的。

○王和尚

吳僧姓王，因兄登第，還俗娶婦，而氣極驕，衆甚鄙厭。一日偶同宴會，衆謂優人曰：王和尚頗作怪，汝可誦之。因演蘇季子傳奇，起課者有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運時之語，優念云：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運時，衆大笑，王逃席去。

○鐵炮杖

萬曆初，吳中優人有鐵炮杖者，以黑短得名，善譏浪某百戶，以紅袍赴新親宴，坐客囑優嘲之，適演考試事，出

紙灰飛作白蝴蝶，鐵炮杖對曰：百戶變了紅蜻蜓，一坐大笑。

○婁師德國

袁德師常買得婁師德國地，起書樓，洛中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國，今乃袁德師樓。

○無法無聊

都人陳延之見一僧與中貴遊金陵諸刹，因叙款曲，戲曰：二君不是無法，卽是無聊。

○家兄孔方

袁中郎與江萊羅分宰長吳二邑，中郎一無問，儼時兄石浦在翰林，江嘲中郎曰：他人問儼以孔方爲家兄，君不問儼，以家兄爲孔方耳。

○吳妓張蘭

吳妓張蘭，色麗而年已煇，行一日，客攜遊山，陸龍石戲曰：老便老，還是箇小娘。陸有太醫劄付，張應聲曰：小便也是箇老爹，衆皆鼓掌。耳談作杜生，好事兒事。

○醜婦八字

南里先生娶妻，求國色，故久而不就，一旦爲媒氏所欺。

反青職。艾子往賀。因詢其庚甲。欲為推算。南里先生聞。月。蒸。首。而。答。曰。辛。酉。戊。辰。乙。巳。癸。丑。

巧言部 終

--	--	--	--	--	--	--	--	--	--

談資部第二十九目錄

李先主雪令	卦名令
二十八宿令	賈平章令
韓襄毅公令	陳祭酒令
梅郭二令相同 <small>計二條</small>	劉端簡公令
沈石田令	高麗僧令
都憲令	羅狀元令
四書令	薛濟令
各言土產	仙對

鬼對	高則成
蔣濟	楊大年對
李空同對	唐狀元對
五字一韻對 <small>計二條</small>	馮損之對
董通判對	陸采對
于肅愍對	呂升對
莫廷韓對	秦興令對
俗語對 <small>計二條</small>	重字對 <small>計二條</small>
金用元對	三光日月星



劉季孫

戴大賓對

隨口對 計二條

蔡霞山對

孫臨對

世宗朝長對

朱雲楚

效對

古人姓名謎 計二條

燈謎

陳亞謎

辛未狀元謎

招飲答謎

開元寺

大明寺

皇華驛

願聖之謎

祝枝山謎

談資部

子倫曰：古人酒有令，句有對，燈有謎，字有離合，皆聰明之所寄也。工者不勝書，書其趣者，可以侈目，可以解頤。集談資第二十九。

○李先主雪令

李先主南唐烈祖李昇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丘徐融在坐，昇舉盃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

投於江，自是惟齊丘與謀。

○卦名令

蘇子瞻倡酒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蘇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為荆公父子云。

○二十八宿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箇字不閒。東坡曰：黃鸝兒，撲蝴蝶，不着虛。張尾翼佛印應。

聲答曰二郎神逸佛開想是鬼奎危專

○賈平章令

咸淳中賈平章似道宴馬丞相廷鸞江丞相萬里賈舉  
令曰我有一局碁寄與洞中仙洞中仙不受云自出洞  
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洞中仙曲名下二句古詩  
也馬云我有一漁竿寄與漁家傲漁家傲不受云夜靜  
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江云我有一犁鋤寄與  
使牛子使牛子不受云且存方寸地與子孫耕蓋讓  
似道也

○韓襄毅公令

韓襄毅公雍與夏公頃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  
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證之曰拿字有五人下列衆小  
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伏事無福之人伏事  
人夏云奕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  
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陳祭酒令

雲間陳祭酒詢每酒酣耳熱有不平事及人有過輒面  
發之在翰林時忤一權貴出爲州同同僚餞行有倡酒

令各用二字分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結之陳學士循云

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  
學士毅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  
一盃酒又一人云犇字三箇牛田壽字成晴牛牛牛將  
有事乎田晴陳云轟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馬  
往而不三黜合席大笑

○梅郭二令相同

蜀人杜涓江朝令麻城居官執法不敢干以私一日宴  
鄉紳梅西野倡令要拆字入俗語二句梅云單奚也是

奚加點也是溪除却溪邊點加鳥却爲鷄俗語云得志  
貓兒雄似虎敗翎鸚鵡不如鷄毛石崖云單青也是青  
加點也是清除却清邊點加心却爲情俗語云火燒紙  
馬舖落得做人情杜答云單相也是相加點也是湘除  
却湘邊點加雨却爲霜俗語云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  
他家瓦上霜又云單其也是其加點也是淇除却淇邊  
點加欠却爲欺俗語云龍居淡水遭蝦戲虎落平洋被  
犬欺

蘇州錢兼山郭劬泉二官初甚相善晚以小嫌成訟袁



飾推斷之、未服、某官置酒解和、并邀袁公、郭爲令曰、良字本是良、加米也是糧、除却糧邊米、加女便爲娘、語云、買田不買糧、嫁女不嫁娘、蓋有所刺也、錢曰、其字本是其、加水也是淇、除却淇邊水、加欠便成欺、語云、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袁曰、禾字本是禾、加口也是禾、除却和邊口、加斗便成科、語云、官無悔筆、罪不重科、某官執酒勸曰、工字本是工、加力也是功、除却功邊力、加糸便成紅、語云、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劉端簡公令

古亭劉端簡公居鄉、邑大夫或慢之、值宴會、端簡公出令佐酒、各用唐詩一句、附以方言、上下相屬、劉云、一枝紅杏出牆來、見一半、不見一半、含有諧意、一士夫云、旋斫松柴帶葉燒、熱竈一把、冷竈一把、邑大夫云、杖藜扶我過橋東、我也耍你、你也耍我、一時喧傳、以爲絕唱、一說又云、隔斷紅塵三十里、你也看不見我、我也看不見你、解之者曰、點溪荷葉疊青錢、你也使不得他、也使不得

○沈石田令

沈石田文衡山陳自陽王雅宜遊飲虎丘千人石上、時中秋、月色大佳、石田行令云、取上一字、下拆兩字、字義相協、倡云、山上有明光、不知是日光月光、文云、堂上掛珠簾、不知是王家的朱家的、陳云、有客到館驛、不知是舍人官人王云、半夜生孩兒、不知是子時亥時、各賞大觥

○高麗僧令

高麗一僧陪宴朝使、戲行一令曰、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朝使信口曰、許由龍鬚爭一葫蘆、由

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都憲令

有鎮邊都憲與兵官不合、都憲於酒席間出令云、天上、有天河、地下有蕭何、蕭何手裏持一本律、口稱犯法之事、莫做、發病之物、莫喫、有所指於兵官也、兵官云、天上、有太陽、地下有張良、張良手裏持一把劍、口稱鋼刀、鋒快、不斷無罪之人、時一太監在坐、欲爲分解、即云、天上、有雲山、地下有寒山、寒山手裏持一把掃帚、口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遂一笑而散

○羅狀元令

豫章詩話云羅狀元念菴與鄒公某公有寺觀之集鄒指塑像出令曰祖師買巾價只要輕以是買不成披髮到於今某曰玉皇買傘價只要減以是買不成頭頂一片板羅曰觀音買鞋價只要推以是買不成赤脚上蓮臺

○四書令

有人為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是熟米糙米若是熟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禱一人云子路宿於石

門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開門由也升堂若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薛濤令

薛濤辨慧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帶魚禽鳥獸乃曰有虞陶唐濤曰在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行罰薛曰衡字內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坐客大笑又高駢鎮成都命濤為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高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條節度曰如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為西川節度使尚使一沒梁

斗至於窮酒佐三條椽內一條曲又何足怪

○各言土產

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有枝上問洪卿鄉里所產洪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周周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昔人以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及雲間陸士龍日下荀鳴鶴為美談當是創者易為工耳

○仙對

江西有提學出對云風擺樓欄千手佛搖摺疊扇諸生不能應乃相與祈鸞仙降書自稱李太白對云霜凋荷葉獨脚鬼戴道遙巾

刑部郎中黃暉亦嘗召仙令對羊脂白玉天札云嘗出丁家巷田夫口公明日往試之其一耕者鋤土甚力問此何土耕者曰此鱗血黃泥土也公大嗟異他如雪消獅子瘦月滿兔兒肥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九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菱角三尖鐵裹一



團白玉、石榴獨蒂、錦包萬顆珍珠、背規仙筆、可稱名對

又相傳有俗對云、塔頂葫蘆尖、捏拳頭、搥白日、城頭箭塚倒生牙、齒咬青天、亦工而可笑

○鬼對

舊一舉子旅店中聞樓下一人出對云、鼠偷蠶繭、渾如獅子拋毬、思之不能對、至死、魂常往來樓中、誦此對人不敢止、後一舉子強欲上樓、夜中果有誦此對者、乃對曰、蟹人魚骨、却似蜘蛛結網、怪遂絕響

一說對云、獨立溪橋、人影不隨流水去、孤眠野館、夢魂常到故鄉來

○高則成

高則成六七歲、類異不凡、鄰有尚書某、緋袍出送客書、適目墊歸、時衣綠衣、尚書呼語之曰、出水蛙見穿綠襖、美目盼兮、高應聲曰、落湯蝦子著紅衫、鞠躬如也、尚書大驚、異稱爲奇童

○蔣濤

蘇郡蔣濤幼聰慧善對、一日有父執武弁者、同遊佛寺

指殿上三佛出對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濤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既出寺、其部軍牽濤衣

問適間本官出何對、濤以所出告之、又問汝對若何、濤曰、我對一箇小軍、偷狗偷猫、偷芥菜

濤對多可揀者、如三跳跳下地、一飛飛上天、凍雨酒應、東二點、西三點、切糕分客、上七刀、下八刀、皆精切

○楊大年對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

死而後已

○李空同對

李空同督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呼而前曰、汝不聞吾名而敢犯乎、對曰、名命於父、不敢更也、公思久之曰、我且出一對試汝、能對、猶可恕也、曰、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其人思不久、輒應曰、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忌、公笑而遣之

○唐狀元對

唐臯以翰林使朝鮮、其主出對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

般頭面，鼻即對云：魍魎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主大駭服。

○五字一韻對

邊尚書貢繼妻胡氏，能通書義，邊多侍姬，胡嘗反目，一日宴客，客舉令曰：討小老嫂惱邊，不能對，胡以片紙書想娘狂郎忙，五字云：何不以此對之，坐客大笑。

徐暉為郡吏，日偶隨守步庭堦中，見一鹿伏地，守得句云：屋北鹿獨宿，暉應聲曰：溪西雞齊啼，守大驚異，遂不以常禮遇之。

○馮損之對

慈谿馮益，字損之，其叔為僧，益往訪之，叔戲出對曰：荷葉荷花，似青涼傘，蓋佳人之粉面，對曰：瓠藤瓠子，如黃麻繩繫和尚之光頭。

○董通判對

常州府同知吳通判董，至無錫，飲紅白酒而醉，吳出對云：紅白相兼，醉後不知南北，董云：青黃不接，貧來賣了東西。

○陸采對

東郊巡按蘇松，刷卷許御史戲云：北臺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東不能屬，陸公采私為對云：冬官夏侍郎，春日辦完秋稅，又李空同在江西，有對云：孤雁渡江，顧影徘徊，如何得偶，人不能對，陸云：老翁照鏡，鑿形彷彿，似傳神。

○于肅愍對

于肅愍，諱公，幼時其母梳其髮為雙角，日遊鄉校，僧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公即對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僧已驚之，公回對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他日古春又過學館，見于梳成三角之髻，又戲曰：三角如

鼓架，公又即對曰：一禿似雷槌，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相也。蘇志載古春為此

○呂升對

楊季任，僉浙憲時，見數童從社學歸，中一生手抱書囊，而戲季任，召至前，見其秀異，出對曰：童子六七人，無如爾狡，生應聲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其尾，一字不言，且請賞許之，乃曰：莫若公廉，季任詰之曰：設不賞，云何，答曰：莫若公貪，季任大奇之。生名呂升，官至江西金憲

○莫廷韓對



屠赤水與莫廷韓一日遊顧園酒酣屠偶吟云簷下蜘蛛一腔絲意莫信口云庭前蚯蚓滿腹泥心

○泰興令對

泰興令胡瑤嬖一門子忽見一椽挑之與密語以為嫌問條何語緣急遽曰渠是小人表弟語家事耳令即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汝能對免責緣應聲曰丈人是丈母丈夫令笑而觴之以酒

○俗語對

此令猶能惜才

一布政守官盡職不求汲引執政失於遷擢入觀時回鄉人爲侍郎者錢之因邀同部會飲中一人見止布政一客戲出對曰客少主人多衆未及應布政遽曰某有一對諸大人幸勿見罪乃對曰天高皇帝遠衆愕然他如狗毛雨雞脚冰口串錢脚寫字榻壁洞開天照立地變報天知將見將人喫人護見狗拋娘雞伸後脚討饒頭賊摸笑鬼見愁半攏脚直撞頭奶婆種長工坯下錢漲上場渾眼裏火耳邊風趕茶娘偷飯鬼將脚屋瀉肚街王姑李郁婆蓋長脚狗矮忒豬開路

神壓壁鬼硬頭皮老脚底拔短梯使暗箭一脚箭兩面刀坐壇遣將排門起夫剗肉做瘡忍尿湊飽酒肉兄弟柴米夫妻三燈火旺六缸水渾兩手脫空四柱着實將酒勸人賠錢養漢灰勃六禿泥拌千秋大話小結果東事西出頭猫口裏挖食虎頭上做裏鍾馗捉小鬼童子拜觀音口懃心裏苦眼飽肚中饑吹鼓打喇叭喫燈看圓子捏鼻頭做夢空耳聒當招板板六十四擲擲么二三好心弗得好報癡人自有癡福看孤山守白浪喫家飯阿野屎東手接來西手去大

船撐在小船邊強將手下無弱兵死人身邊有活鬼缺嘴口裏咬跳蚤鬚鬚頭上拍蒼蠅好漢喫拳弗叫痛敗子回頭便做家茶弗來酒弗來那得山歌唱出來爺在裏娘在裏搓條麻繩縛在裏俱稱絕對陳啓東善屬對嘗思的頸葫蘆四字未就方浴而得之日空心蘿蔔天生語也喜而躍浴盤頓破

○重字對

陳啓東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上云分水橋邊分水喫分分分開啓東過而見之對曰看花亭下看花回看看看

到皆其地名也

國初有某解元及第後偕伴至妓館妓知其才名欲試之乃滄茶止一既而三分之以進曰三分分茶解解解元之渴即應聲曰一朝朝罷行行行院之家

○金用元對

蘇士金用元每嘲人詩歌俳語頃刻立就爭相傳笑一日在文內翰家浪蕩蒙師潘溫曰吾有一語能對甘梅曰王大昆季築牆一土蔽三人之體金即曰潘先生父子沐髮番水灌兩牛之頭滿座大笑

○三光日月星

元祐初東坡復除翰林學士充館伴北使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無能屬者首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查先以此復之介如言使方歎愕坡徐對曰四德元亨利便雅肝欲起辨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舌兩朝兄弟邦卿為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其不意大駭服近張幼于以六脉寸關尺對亦佳

震澤吳聞之翰林善作對每言日月星為天文門風雅頌殊為假借更對云一陣風雷雨見者謂有神助又舊對新月如弓殘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朝霞似錦晚霞似錦東川錦西川錦吳謂上下弦用曆語東西川殊不類更對云春雷似鼓秋雷似鼓發聲鼓收聲鼓蓋曆有雷始發聲雷乃收聲語也

○劉季孫

王荆公常舉書句語劉季孫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有何可對季孫應聲曰揭諸揭諸波羅揭諸

波羅揭諸安石大笑

○戴大賓對

戴大賓八歲遊泮主師指廳上椅屬對云虎皮褥蓋學士椅即對云兜毫筆寫狀元坊主師大奇之十三中鄉試有貴公來講其父見戴戲庭側尚是一嬰稚以為業童子執也出一對曰月圓即應曰風區問風何嘗區曰側縫肯入不區何能又出一對曰鳳鳴即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率舞牛不在其中耶貴公大加款賞詢之即大賓也已成鄉舉矣對語皆含刺云



○ 隨口對

文皇嘗謂解學士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曰：色難解，應聲曰：容易。文皇不悟，顧謂解曰：既云易矣，何久不屬對？解曰：適已對矣。文皇始悟，為之大笑。李西涯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謁，有言閣下李先生者，公聞之，既相見，因曰：請諸君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眾疑其太易，轉思未工，各沈吟間，公曰：何不對閣下李先生相贊而笑。

○ 蔡霞山對

蔡霞山督學楚中，行部試士，見一生坐小舟讀書，蔡呼生至，令其屬對曰：未明求衣，生未答，蔡曰：何不對臨渴掘井。

○ 孫臨對

韓玉汝治秦州，尚嚴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汝。孫臨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何以對？臨應聲曰：何怕李金吾，聞者賞之。

○ 世宗朝長對

世宗皇帝脩玄學士爭獻清詞為樂，時遠方有獻靈龜

者。上自出對云：赤水靈龜雙獻瑞，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五數，數合於道，道號元始天尊，一誠有感，一詞臣對云：丹山彩鳳兩呈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上喜甚，厚賚之。

○ 朱雲楚

賴妓朱雲楚，子卿，警慧知書，趙時達，遜可為守，嘗會客，果實有炮栗，趙指之曰：栗綻縫黃見，坐客屬對，皆莫能。楚轉曰：妾有對，取席間藕片以進曰：藕斷露絲飛，趙大

奇之，見談藪

○ 妓對

有郡丞席上作對，屬云：酒熱不須湯盞湯，一妓對曰：願涼無用扇車扇，見文酒清話。

○ 古人姓名誌

元祐間，士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霓，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

介甫。浴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選。謝。安。石。溫。彥。博。

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膚。夏。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隱。賈。島。李。白。羅。隱。潘。閔。名。謎。

○燈謎

十。謁。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懶。觀。妻。兒。面。撥。盡。寒。爐。一。夜。灰。一。藥。名。常。山。砒。霜。狼。毒。焰。硝。一。病。名。喉。閉。傷。寒。暴。頭。火。丹。

○陳亞謎

陳。亞。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

○辛未狀元謎

辛。未。會。試。江。陰。袁。舜。臣。作。謎。詩。於。燈。上。云。六。經。蘊。籍。胸。中。欠。一。劍。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却。半。米。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歸。本。來。面。目。君。知。否。惟。蘇。州。劉。瑛。一。見。能。識。之。乃。辛。未。狀。元。四。字。

○招飲答謎

古。今。詩。格。有。遺。書。招。客。云。板。戶。公。堂。斫。脚。露。喪。答。云。斑。犬。良。賦。趙。龜。空。肚。板。戶。木。門。開。字。公。堂。官。舍。館。字。斫。脚。斬。足。斃。字。露。喪。尸。出。屈。字。謂。開。館。斃。屈。也。斑。犬。文。苟。敬。字。良。賦。尚。田。當。字。趙。龜。走。卜。赴。字。空。肚。欠。食。飲。字。謂。敬。當。赴。飲。也。

○開元寺

乾。符。末。有。客。寓。廣。陵。開。元。寺。不。為。僧。所。禮。題。門。而。去。題。云。龕。龍。去。東。涯。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解。有。沙。彌。知。為。諺。語。是。合。寺。苟。卒。四。字。

○大明寺

今。狐。相。鎮。淮。海。日。嘗。遊。大。明。寺。見。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水。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雙。鈎。兩。日。全。諸。賓。暮。莫。辨。有。支。使。班。蒙。曰。一。人。大。字。二。曜。者。日。月。明。字。也。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水。去。點。為。水。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鈎。比。字。也。是。言。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皇華驛



博異記云廣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夜見美人鬼也  
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慶成不解後丁  
晉公曰川中狗獨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撲兒瓜子也  
御厨飯官食也乃獨眠孤館

○○顧聖之誌

吳人顧聖之作一誌云兩頭兩頭中間兩頭兩頭大兩  
頭小兩頭破兩頭好兩頭光兩頭草兩頭壁兩頭倒乃  
二僧兩頭宿也

○祝枝山誌

祝枝山學佛語作又袋誌云無佛不開口開口便成佛  
盤多羅詰多羅破多利多佛多難陀

談資部 終

徵詞部第三十日錄

凌陽臺

支解人

枉死人面

油衣

抽稅

使宅魚

臣書帝書

徘徊

二勝環

餽飽不熟

當十錢

芭蕉

阿丑

和嶠

李緯鬚

三百里湖

李西涯

文潞公

錫匠詩

遠志

兎州

刺嚴相

題何吉陽軸

二相公廟

荆公水利

蝗蟲感德

刺章子厚

夏言

神童

東玉

衣金紫

諱出外

清涼散

東新監察

不語唾

元楨

有氣力

泰山之力

安石配享

鑽竊遠

孔門弟子

韓侂胄

計二條

五經題

頭場題

鍾庸大鶴

刺大言

計二條

一片白雲

半日間

送吏部郎

孫鳳洲詩

照樣應容菴

借人品

元祐錢

善天文

動手

趙良臣

江棊難刺時語

割碑

道餘錄

明文

天話

鞋底

恥見妻子

羅隱不第

腹負

書午字

納粟

邊面

太平幸民

庚亮

董公厲禁

六千兵

預借

如已賜周公

滕甫類虞舜

馬希聲

鴛鴦樓

妖鳥啼春

河豚贖本

元欽師

棘刺丸

刺醫

光福地

陸念先

張伯起

舜禹詩

忠孝奴

鄉老墾荒

三星

洗兒詩

打甲帳

寓言

計五條



微詞部

子猶曰、人之口、含陰而吐陽、陽也、而陰用之、則違之、而非規、抑之、而非謗、刺之、而非怨、嫉之、而非仇、上可、以代、虞人之箴、而下、亦可以、當與人之誦、夫是非與、利害之心、交明、其術、不得、不出乎此、余於春秋定哀、之際、三致意焉、集微詞第三十

○ ○ 凌陽臺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史、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

孔子曰、美哉臺也、賢哉王也、自古聖王之為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使人殺所執吏、見孔叢子

○ ○ 支解人

齊景公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至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持刀而問曰、古明主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

按左傳、時景公煩刑、有需踊者、踊則者公問晏子曰、子之居近市、知孰貴賤、對曰、踊貴履賤、公悟、為之省

刑、此諷諫之師滑稽之首也

○ 枉死人面

劉玄佐鎮汴、嘗以譏怒、欲殺軍將翟行恭、無敢辨者、處士鄭涉能諧隱、見玄佐曰、聞翟行恭抵刑、付屍一觀、玄佐怪之、對曰、嘗聞枉死人面有異、一生未識、故借看耳、玄佐悟、乃免

○ ○ 油衣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魏州人、淹、諫、事、高、宗、曰、油衣若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

復出獵

○ 抽稅

南唐時、關司斂率繁重、商人苦之、屬畿甸亢旱、烈祖宴於北苑、謂羣臣曰、外境皆雨、獨不及都城、何也、申漸高曰、雨不敢入城、懼抽稅耳、烈祖大笑、即除之

○ 使宅魚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有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羅隱侍坐、壁間有碁溪垂釣圖、武肅指示隱、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鈞釣

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錫其征。

○臣書帝書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書畢，帝曰：誰為第一？僧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大笑曰：卿善自謀。

○徘徊

仁宗賞花釣魚宴錫詩，館閣侍從和篇，皆押徘徊字，詩罷就坐，教坊進雜劇，為數人尋稅第者，詣一宅觀之，至前堂，觀既不去，問其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東西序，

復然問之，則又曰：徘徊也。其一人笑曰：可則可矣，但未免徘徊太多耳。

○二勝環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官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以進高廟。日常御裏，偶有一伶人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俱放在腦後。高宗為之改色。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

一說：伶人作參軍坐椅上，忽墜幘頭，見雙環，詰之答

曰：此二勝環，一人朴其首曰：汝但坐太師椅，乞恩澤足矣。二聖環且丟腦後，可也。蓋以譏檢云。

○餽飽不熟

高宗時，賽人滄餽飽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親，各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告合下大理，帝問故，優人曰：餽子餅子皆生，與餽飽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赦原賽人。

○當十錢

宣和間，用當十錢，伶人以為當十錢買水者，水一盃，一

錢，於是必令飲十五，至於委頓，上見之笑，遂廢不用。

○芭蕉

宣和間，樂部焦德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道里遠涉，芭至上林，則已焦也。上大笑。

○阿丑

成化末，刑政多煩，阿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遺狀，命精揮之，一人云：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一人曰



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難行後一人曰姓胡名塗主者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中官阿丑每於上前作院本時王越陳鉞煽汪直結爲死黨丑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和嶠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官頃似差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曰皇太子聖質如初

○李緯鬚

唐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

○三百里湖

南唐馮諡嘗對諸閣老言及玄宗賜賀知章三百里湖事因曰他日賜歸得宗武湖二十里足矣徐鉉答曰主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耳衆人大笑

○刺李西涯

夏白作壽藏記李西涯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文

章無用也公曰先生輩文章宜記大功德者予何敢相累哉蓋西涯先爲劉瑾作碑文公嘲之也

正德間大臣議攻劉瑾李西涯僂首不語後劉瑾謝遷被斥李祖道涕泣劉曰當日出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又呂柟斥回陸完亦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予亦將行呂曰如真去我在三十里外相候或作呂柟陸完事誤

○文潞公

文潞公八十四再起時學士鄭穆表請致仕劉貢父爲給事中問同舍曰鄭年若干答曰七十三劉述云莫遂

其請且畱取伴八十四底潞公聞之甚不憚

○鋸匠詩

趙東山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以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雞肋者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旁晚相看鬚已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度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已相與感歎罷去

○連志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就桓公司馬會有餉桓公藥中

有遠志。桓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有二稱。謝未及答。郝隆在坐。應聲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有愧色。

李卓老云。郝言誤矣。宜云。處則為小草。出則為遠志。

○兔冊

馮道形神庸陋。及為宰相。士人多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迴顧何也。岳曰。定見忘持兔冊來。北中村墅。多兔。圖冊訓蒙。以是譏之。冊乃徐廣俚語。但家藏一本。人多疑之。

道聞斯語。因授岳秘書監。贊散騎常侍。蓋精於黃老者。

○刺嚴相

世廟時。宮中嘗見鬼。多手多目。以問張真人。張不能對。或以王元美博識。往詢之。元美曰。何必博識。大學云。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說甚麼。蓋刺嚴相也。嚴聞而銜之。

○題何吉陽軸

何吉陽遷故與黃庠士某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某青衫來謁。門者不即為通。因散步堂上。環視壁。

間懸軸。其首則嚴分宜筆也。遂索前刺書一絕。曰。椒山已死。虹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誦詩草。始知公度却容。囑門者投之。遽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慚。亟遣追之。舟去遠矣。

○二相公廟

韓持國兄弟皆拜相。客欲扁其堂為三相。俄持國罷相。東坡戲之曰。今只可云二相公廟矣。有朱福二相公廟甚靈。

○荆公水利

王介甫為相。大謀天下水利。劉貢父常造之。值一客獻

策曰。梁山泊沃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遂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蝗蟲感德

王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王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見其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絕以寄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



○刺章子厚

章子厚生辰會客門人林特以詩為壽客指誦德處工特頗不平忽曰昔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為之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是甚模樣滿席烘然蘇長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

○夏言

夏言在禮部時內閣惟李時一人夏日夕望入閣脩九廟覲視視不堪者皆運積東長安街側多為有力者潛取用李時偶與郭武定郭言覲視類舊皆滿目今何其零落郭笑曰孰敢竊皆夏宗伯搬去禮部甕以望內閣耳言雖戲實得夏心是年冬夏遂入閣

○神童

趙司寇乃費閣老同年每投謁書年晚生屠應峻曰趙老真神童人問其故云費鶴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東玉

嘉靖間席都御史書以議大禮稱旨擢禮部尚書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一內臣見其束玉陽為不議曰此帶無乃大理石所為

○衣金紫

穆宗登極詔五品以上致政者進階一級有一州守被革者遂稱朝列大夫衣金紫其弟亦大僚忽荒爾曰恨不數赦吾兄且腰玉矣

○諱出外

熙寧中王仲荀謁一朝士聞者以不在辭之王勃然叱曰凡人死稱不在汝乃敢出此言聞者拱謝曰然則當何辭王曰第云出外可也聞者愀然感額曰我主寧死諱却出外字面

○清涼散

劉子儀不能大用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消一把清涼散兩府用清涼散也

○東薪監察

唐趙仁獎在王戎墓側善歌黃鵬景龍中負薪一束詣

闕云助國調鼎即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廉耶  
授以當州一尉惟以黃廉自銜宋務光嘲之曰趙仁獎  
出王戎墓下入朱幄臺中捨彼負薪登茲列指行人不  
避驄馬坐客惟聽黃廉有頃見一夫負兩束薪宋指曰  
此合拜殿中人問其故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豈  
不合授殿中

○不語唾

憲廟永年言官噤不敢言朝事孫御醫者素善謔人問  
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餌之入問故曰不語

唾可治疥也

言之無擇不如無言請看近來章疏視憲廟時虛  
實何如勿欺而犯吁難言矣

○元稹

武儒衡在中書時元稹資綠宦官得知制誥儒衡鄙之  
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扇曰從何處來遠集於此

○有氣力

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自陳某能翹關負米湜  
曰若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

者便得

○泰山之力

張說塔鄭鑑隨上封禪以九品駢至五品黃幡綽戲曰  
此乃泰山之力也泰山有丈人峰故云後人稱婦翁本  
此

○安石配享

初崇寧既建辟雍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初  
坐像未幾其塔蔡卞方炬赫用事議欲升安石於孟子  
之上優人嘗因對御戲為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

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  
其一軛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  
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  
真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  
席亦遜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  
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為窘  
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  
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

○鑽彌遠



史丞相彌遠用事，選者改官多出其門。一日制闈設宴，優人扮顏回宰予，予問回曰：汝改乎？曰：回也不改。回曰：汝何獨改？予曰：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非不鑽，但鑽之彌堅耳。予曰：鑽差矣，何不鑽彌遠。

有以賄改庶吉士者，假託故事嘲之曰：孔子昔日曾為館選座師，齊宣王餽兼金萬鎰，因簪筆而就試焉。卷呈，孔子曰：王庶幾改宰我食稻衣錦，私餉舊穀，新穀若干。試日，倩游夏代筆，予直晝寢而已。已而送卷，孔子曰：於予與改，顏淵善言德行，乃曰：鑽之彌堅，不

若既竭吾才，吾見其進也。試畢閱卷，孔子以如愚置之。曰：回也不改，他日回請故，曰：汝輩飄飄巷，出寄百里之命足矣，何復望華選乎？回因痛哭而死。笑林評曰：孔子非仲尼，乃孔方兄耳。

○孔門弟子

嘉定間，選人淹滯，遇內宴，優人扮古衣冠數人，背稱待選，係是孔門弟子。既而通名，有曰：常從事者，有曰：於從政者，有曰：吾將仕者，各相歎惋曰：吾輩久淹於此，日月逝矣，奈何。旁有一人謂曰：汝等不在七十二人之列，盍

詣顏閔而請教焉。諸人一時俱往，顏閔同聲答曰：此夫子事也。爾輩須見夫子，及進見，祈哀。夫子不答，衆人因退而相謂曰：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吾輩有文學，且爾中國教授，有圭田者，不若退而耕於野也。於是烘然而散。

○韓侂胄

韓侂胄兄弟專權，優人為日者，有問官祿之期，日者厲聲曰：若夏大官，須到大寒；要小官，須到小寒。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改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

傘，不油裏面。

又韓侂胄嘗以冬月攜家遊西湖，置宴南園，有獻絲傀儡為土偶小兒者，名為迎春黃胖，韓命族子判院者咏之，即賦一絕云：腳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韓怫然。

○五經題

孝宗時，程學士敏政主試，書題，優人持雞出曰：此雞價直千金，問曰：何雞而價高如此？對曰：程學士家名為五更啼也。

○頭場題

萬曆丙午浙試，一有力者以錢神買初場題中式，主試者鎖闈日，得罪杭郡公，郡公銜之，徽棘後，郡公宴主試，密令優人刺之，其日演荆叙記，無從發揮，至承局寄書，詢李成問足下何來，局答曰：京城來，成曰：有新聞否？曰：關白內款矣，成曰：舊聞，曰：貢方物矣，成曰：何物？曰：一豬，成曰：豬何奇而貢之？曰：絕大，成曰：豔大乎？曰：不止，牛大乎？又曰：不止，象大乎？又曰：不止，成曰：大無過此矣，曰：大不可言，且無論其全體，只豬頭豬腸豬蹄，你道易價幾

何成曰：多少？曰：只頭腸蹄亦賣千金，成曰：何人買得起？曰：一收古董人家，蓋指中式者董姓耳，主試聞之，亦頗不歡而罷。

○鍾庸大鶴

魏了翁既富路，未及有經畧而罷，臨安優人裝一生儒，手持一鶴，別一生儒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犬嚼洪吸，酒肉靡有遺，忽顛仆於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

一動也動不得，途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為此以媚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

○刺大言

光化中，朱朴好大言，自毛詩博士登庸，對敷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為陛下致之，泊操大柄，一無拖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穆刁陵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

胡昉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一客趨

前云也，買脫空，眾大笑。

○一片白雲

金華一詩人遊食四方，實于謁朱紫，私印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商履之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

○半日閒

有貴人遊僧舍，酒酣誦唐人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之，貴人問僧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

○送吏部郎



宋書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領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父叔度問相送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何關何彥德事

○孫鳳洲詩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盈滿賓至鼓吹喧闐一執友來訪朝士問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答曰近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甚有味乃朗誦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登二品門前簫鼓聞如雷朝士大慚即擊鼓吹

○照樣應容菴

臨海金貴亭僊居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

○惜人品

諧史云某司寇講學著名一日於酒次得遠信讀畢慘然欲淚坐中一少年問其故答曰書中云某老生捐館不佞悲之非為其官惜其人品佳耳少年應曰不然近日官大的人品都自佳司寇默然

封公便請鄉飲富家便舉善人中解元會元便推文脉末世通弊賢者不免悲夫

○元祐錢

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為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為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一道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衣使為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為引用來自言即押

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久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舉所持挺扶其背曰你做宰相元末也只好錢是時至尊亦解頤

○善天文

張循王名後善貨殖伶為術人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則見星不見人今可用一銅錢代令窺帝曰此帝星也窺秦檜曰相星韓世忠曰將星至循王則曰不見星衆駭再令窺之曰終不見星但

見張王在錢眼裏坐滿坐大塚  
按張循王家多銀每千兩鑄一毯目為沒奈何子猶  
曰本是臭腐之物而父非此不云慈子非此不云孝  
生非此不遂名非此不立雖大聖大賢大英雄到此  
只得喚他作沒奈何也

○動手

商則為廉丘尉值縣令丞多食一日宴會起舞令丞皆  
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  
動手惟有一箇尉又動手百姓何容活耶

○趙良臣

西堂紀聞梅西野嘗與邑大夫會飲論及時事云先時  
百姓稱官長止云某老爹今則不問尊卑俱呼爺爺矣  
因言吾鄉有趙良臣者延一西賓教子其賓避主人諱  
至孟子我能辟土地章改良臣二字為爺爺命其子讀  
云今之所為爺爺古之所為民賊也

○江萊雜刺時語

田大年主政丁憂家居語江盈科曰里中人見我貧有  
兩種議論一曰這人蠢作縣六年尚無房住一曰這人

巧富而不露說蠢可耐說巧不可耐也江曰里中俗兒  
重富不重廉說我巧到耐得

○割碑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焉國初  
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州守守  
曰何不割三分之二或問其故守曰吾欲使後人割侍  
郎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慚悔

○道餘錄

姚廣孝著道餘錄議者非之張洪興曰少師於我厚今

死矣吾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為焚棄耳

趙挺之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  
滿載相贈黃山谷笑曰想俱是蘿蔔瓜蓋耳趙衛之自  
是擠排不遺餘力卒有宜州之貶

○明文 天話

近日有達官自刻其文且問於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  
或對曰一代之興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  
公之文可謂明文也其人不悟

楊升菴云漢中有一先輩論諸生讀書為文之法甚悉



語畢問諸生曰吾言是否一人應曰公天人所言皆天話也吳下謂大言曰天話

○鞋底

楊文公億在翰林時草制為執政者多所塗削楊甚不平因取塗處加以濃墨如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問之楊曰此語見別人脚迹當時傳以為笑後草制被墨黜者相諶曰又遭鞋底

○耻見妻子

吏部侍郎李迥秀好機警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

李曰從何來曰從浦津關來李曰取潼關路去曰耻見妻子李曰賢室本是相諶亦應不怪

○羅隱不第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主帥出妙妓衆以娣娥譽之嵩曰娣娥甚陋安可及帥驚曰書記識娣娥乎曰嵩兩度到月官折桂何為不識

或云嵩此言蓋譏隱之不第也又江南李氏嘗遣使聘越越人問見羅隱給事否使人云不識亦不聞名越人云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樹之甚使人云只為榜

上無名子猶曰我愛心中錦人尊榜上名

○腹負

竟太尉嘗食飽捫腹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不負此腹恨此腹負將軍言未嘗少出智慮

○書千字

李義安謂富人鄭生生辭以出義安乃於門上大書一千字而去蓋譏牛不出頭也

○納粟

岐山王生循故例納粟三千斛授官助教以厚價市駿馬騎乘每不愜意醫者李生故稱壯健以為價賤王怪問之李曰馱得三千斛殺豈非壯健耶

○邊面

武臣陳理從軍三十餘年立功十次謂賀于忱曰朝廷推賞一次輕一次賀笑曰只為邊面一次近一次

理宗朝欲舉推排田賦之令廷紳有言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時人嘲之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

此意

○太平幸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謝去，親知就第為賀飲，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君，告老於家，當天下無事之辰，可謂太平幸民矣。」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

○庾亮

庾亮擊蘇峻屢敗，陶侃曰：「古人三敗君侯，姑二當今事急，不宜數敗。」

○叢公厲禁

叢蘭巡撫淮安，務汰冗費，未免已甚，一滑稽生進言曰：「公尚有禁革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袴以蔽形，今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多矣。」叢良久曰：「得無不便於行乎？」生曰：「公但禁之，誰敢言不便者。」叢知刺已，乃稍弛厲禁。

○六千兵

國朝保國私役營二千治第，伶人為誦詩句曰：「楚歌吹散六千兵，一人曰八千也。」解者曰：「那二千兵為保國公。」

蓋宅去矣

○預借

行都紀事：某邑宰因預借違旨，遭按而歸，某府府將乃宰公之故舊，因雷連而燕飲之，有妓惠驛，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秋，忽歌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蕊綻，宰曰：「何太蚤耶？」答曰：「乃預借也。」宰大慚。

○姐已賜周公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姐已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信以為然，後問文舉答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滕甫類虞舜

滕甫有弟申，狠暴無禮，其母獨篤愛，用是數凌侮其兄，而聞政多紊，章子厚與甫舊狎，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子厚曰：「類者父頑母歸象，傲不類者克，請以孝耳。」

○馬希聲

馬殷卒，子希聲居喪不戚，葬之日，頓食雞臠數盤，其臣潘起讓之曰：「昔阮籍居母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駕鸞樓

謝希孟每狎娼。陸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下昵賤娼。獨不  
規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為娼。建鸞樓。  
陸又以為言。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陸喜其文。不覺曰。  
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  
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陸默然。

○妖鳥啼春

方圭好為惡詩。逢人即誦數千言。喋喋可憎。一日宋丞  
相宴客於平山堂。圭賜譚座上。宋惡之。時望見野外一

牛。就樹磨痒。宋顧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在。換樹。恢應  
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合席大笑。圭奮拳擊恢。眾護得免。

○河豚膾本

米元章精於臨摹。每借古畫即以臨本并還。還使自擇。  
人不能辨其真贋也。楊次翁守丹陽。米過郡。留數日。將  
去。次翁曰。今日為君作河豚羹。其實他魚。米遂疑而不  
食。次翁笑曰。公勿疑。此河豚膾本耳。

米以臨摹奪人書無數。在漣水時。客需戴嵩牛圖。米  
借留數日。欲以摹本易之。竟不得。客謂原本牛目中。

有攸童。摹則無也。子猶曰。造偽工。有時窮。米南宮。輸  
燕嵩。

○元欽師

元欽字思若。色甚黑。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曾託青州  
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  
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  
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慚。自是待客稍厚。

○棘刺丸

孫奉嘗服棘刺丸。李諧戲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

○刺醫

王仲舒為郎官。與馬達友善。責達曰。貧不可堪。何不葺  
碑誌。相救達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君可待也。

○光福地

袁了凡好譚地理。曾訪地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  
處有佳穴否。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餘年矣。但見帶紗  
帽者來尋地。不見帶紗帽者來上墳。袁默然而去。

○陸念先

陸念先口無擇言。時出微詞。乃足絕倒。故與王太守中。

表戚太守富甲吳中而終日履迫甚於寡人嘗對念先憂貧語次念先忽拊髀大呼曰嗟乎如某者安得三千金以快吾意太守亦驚曰知兄居貧唯是朝夕計急耳胡所費而驟須三千金念先曰然故有所用之因屈一指曰千金以贍三黨戚屬暨窮交兄弟再屈一指曰千金以飯僧暨恒無告乞兒又屈一指曰千金即以贈弟令汝展一日眉頭也

○張伯起

蘇州王氏僕吳一郎富而恣以貲得官嘗乘四人轎赴

姻家席張伯起惡之時有關白之警乃遽謂吳曰近聞邸報關白已就擒矣吳欣然來問張曰關白原是一怪身長數丈腰大百圍截其頭重數百觔碎之而後能舉也吳曰那有此事張曰只一箇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吳不終席而去吳下稱叔為鼻頭

○舜禹詩

元祐中大官有婚於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深女家索詩僂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有李程者應聲笑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忠孝奴

一人年老納二寵托友祝枝山命名祝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何所取義祝曰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衆大笑

○鄉老墾荒

郎瑛與一鄉老遊山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欲送人召糧者老人默然久之語郎曰即當載米及鐵器令若干人來墾此地數年可富矣郎曰還須載生鐵數百觔老人曰何用郎曰鑄汝不死耳

○三星

北京吏部前諸小兒賣食物者常云相公每都是三星的纔得到此予初不知問之曰舉人進士是福星歲貢是壽星納監的是財星也

○洗兒詩

東坡頻年謫居嘗作洗兒詩曰人家養子愛聰明我為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害到公卿

國初瞿存齋宗吉一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語胸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其意本東坡洗兒詩來近時楊宗伯月湖又反其意作詩



曰東坡但願生兒蠢只爲聰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蠢生兒何怕過東坡

○打甲帳

凡交易事居間者索私贈名爲打夾帳馬仲良督許墅關出羨餘市田以贖學官其價稍厚一時居間者皆乘之要利或作語嘲之云子路與申振同坐子路譏申曰振也怒焉得剛振遂曰由也不得其死然子路大怒愬之夫子夫子曰罪在振用牌大書打申振三字送于夏適子夏喪明認字不真驚曰誰人打甲帳

○寓言

子思薦荀變於衛侯一日子思適衛變擁篲郊迎執笏子禮甚恭變有少子亦從子思訝問何人左右曰此荀弟子孩兒有夢至上清謁天帝者見一人戎服帶劍而無首頸血淋漓手持奏章而進其詞曰訴冤臣秦國樊于期得罪亡奔在燕有不了事衛荆軻借去頭顱一箇至今本利未還燕太子丹見證伏乞追給天帝覽之慶額而言曰渠自家手脚也沒討處何暇還你頭顱

鍾馗生日其妹具禮賀之一大鬼願挑擔去妹作書云酒一尊鬼一箇挑來與兄作慶賀兄若嫌鬼小挑擔的

奏兩箇馗喜俱命庖人烹之二鬼相向而泣小鬼曰我被捉來無奈誰教你挑這擔兒

○直直

明皇與貴妃雙陸命力士伏地以背承盤明皇呼紅貴妃呼六久之力士在下呼曰須放奴婢起來也

佛經昔者菩薩身爲雀王慈心濟衆有虎食獸骨挂其齒田饑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骨出虎活雀飛

微詞部終

口碑部第三十一目錄

世修降表	開立本姜恪
源休郭倪	姜師度傳孝忠
陳和叔孔仲舉	張鷟董萬舉
孔太守	嚴子陵
鷓鴣公	陳儀實儼
湯一而	沈度許鳴鶴
晉帝奕	和事天子
昭宗尊號	惡發殿

麒麟植	兩李益
三不開相公	三旨相公
三覺侍郎	外史梅机二事
開老餅	劉棉花
兩字尚書	襄樣節度
白兔御史	狀官人
楊仲嗣魏伯起	李拾遺
度宗榜	城隍牆上畫
朱勳	師王

十七字講 計三條	王婆醋鉢
落指君子	桑漸
常州守端	劉寵廟
楊太守劉知縣	洪奉使
景龍嘲語	天竺觀音
販鹽	量田
尹翰林詩	修續通鑑
魏扶	丁丑庚辰榜
徐幹中論	吳伯通

被黜詩	倭房公
楚中二督學	童生府試
胡御史張少傅	趙鶴江湖
真希元	王文成二高第
金鼓詩	寢牀
南吏部	名帖大字
海公	楊妃病齒圖
九龍廟	荒年講
鄭世尊	龜茲王



口碑部

子猶曰古來不肖之人，皇靈不能使忌，天譴不能使  
誓，而獨畏匹夫匹婦之口何也。皇靈天譴皆不必，而  
匹夫匹婦之口必也。鄭僑採鄉校之議，宋華避東門  
之譴，而競近庸君，如宋理宗亦謂諫官曰：盡忠由你，  
只莫將副本傳將外去人之多口，信可畏夫。而猶有  
甘心遺臭，由人笑罵者，彼何人哉。集口碑第三十一。  
○世修降表  
蜀主孟昶命李昊草降表，前王蜀之亡於唐也，降表亦

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真正獨行生意。

閣立本姜恪

閣立本精於畫，朝野珍之。既輔政，但以俗材應務，無宰  
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宜威  
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源休郭倪

唐源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  
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郭侯。宋南渡有郭倪為將，自比

諸葛酒後新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屏風便面  
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於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  
之帶汗諸葛，正可作對也。

姜師度傳孝忠

唐河中尹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  
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大師令傳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為  
之語曰：傳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陳和叔孔仲舉

陳和叔為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為質朴，時號熱

熱頭。同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歎息痛哭者，既  
被斥和叔曰：孔生真杜園質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  
質誼好對熱熱頭。

張鷟董萬舉

張鷟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萬舉九  
上不第，時嘲曰：白臘明經，時以為的對。

孔太守

孔太守在任時，聶雙江初到，有三耳無聞，一孔不竅之  
語。近年又有松江同知貪酷，併得重參，華亭知縣清廉

允宜光薦之對時潘天泉為同知名仲駿倪東洲為華亭縣尹名光薦故也

○嚴子陵

變某拜嚴介漢為父人稱嚴子陵後有縉紳王姓者抱他人子為孫世即對為王孫買

○鴉鴉公

水南翰記南京國子監有鴉鴉公祭酒周洪謨令監生能捕者放假三日人目為鴉鴉公其後劉先生俊為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為對

○陳儀實儼

梁顥在翰林時胡旦知制誥院趙昌言為樞密副使陳儀實儼俱為三司鹽鐵副使五人者旦夕飲會茶觴壺矢未嘗虛日每沈醉夜分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啗儀醉以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諺曰陳三更實半夜

○湯一面

湯胤勳博學英發成化初言者薦以將才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時號湯一面及鎮陝西孤山有故人來

謁留飲值報虜薄城下湯語故人曰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胡難來竝觀方出城有胡匿溝中一箭中咽而死人又號曰湯一箭

○沈度計鳴鶴

永樂間沈度以能書為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為中書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晉帝奕

晉帝奕夙有痿疾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已子百姓歌之曰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

今定成龍子

和事天子

中宗朝監察御史崔琬對暉宗楚客楚客忿然作色上命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昭宗尊號

唐昭宗嘗曰朕東西所至禍難隨之願避賢者賤人戲上尊號曰避賢招難存三奉五皇帝三謂一后二昭宗五謂朱全忠王行

○惡發殿

李克用李茂貞韓建王鎮



錢武肅王鏐所居殿名握髮吳音握惡相亂錢唐人遂謂曰此大王惡發殿也

○麒麟植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植武問之曰今假裝麒麟必脩飾其形覆之驢上及去其皮還是驢耳

○兩李益

李君虞以禮部尚書致仕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李尚書門地不薄而以文章獨伸孰謂文章不值錢

○三不開相公

五代廢帝時馬胤孫為相時號三不開相公入朝印不開見客口不開歸宅門不開

○三旨相公

王珪相神宗十六年無所建明時稱三旨宰相進呈云取聖旨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論稟事者云已得聖旨矣

○三覺侍郎

趙叔問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挂歇息牌於門首呼為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

○外史構机二事

徐光傳為相喜論事為李旻等所嫉後不言每聚議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蜀韋蝦唐相貽範之子仕孟昶時歷御史中丞性多依違時號軟餅中丞

○閣老餅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嘉命司膳監效為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丘新不以告由是京師盛傳為閣老餅

○劉綿花

成化中內閣劉吉丁外艱起復百媚科道以免彈劾弘治改元侍議張昇數其十罪反為御史魏璋所劾左遷世以吉耐彈目為劉綿花

○兩字尚書

成化間上患舌澀諸司御前奏事准行者若答是字鴻臚卿施純彥請易照例二字上答甚便尋擢尚書時人嘲曰兩字尚書

○裹探節度

襄陽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為帥多暴鄭元鎮河亦暴遠近呼為襄樣節度見國史補

○白兔御史

王弘義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為御史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為集衆捕逐哇蘇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馱官人

曹欽謀逆已殺寇深又索王尚書朝王正在一室窘迫一主事長大多力連負之逸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為馱官人

馱官人

○楊仲嗣魏伯起

會載云楊仲嗣躁率魏光乘日為熱熬上糊孫北史魏伯起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為鶯鶯蝶

○李拾遺

周右拾遺李弼奉使北蕃匈奴以木盤盛羹餉之隔以白刃弼懼勉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請之曰李拾遺能食突厥之遺

○度宗榜

度宗崩幼君諒陰初第一名王龍潭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切貴京師為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初而黃醫不得

○城隍牆上畫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擊其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而待渡揭於城隍牆上朝廷見之較教坊司參究其事以奏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官無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過不得自後法網稍寬蓋以滑稽而諫者

○朱勳

宣和間親王及戚晚入宮者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罰之即卒伍屠沽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朱勳家奴服金帶至有數十人時云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師王

韓侂胄擅權日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參議錢象祖嘗諫用兵與有隙史彌遠因與合謀既罷相遂私批殺之寧宗不知也都下語曰釋迦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傍



文殊普賢自闕象祖打殺獅王。

○十七字詩

淳祐間史嵩之入相以二親年老慮有不測預為起復之計時馬光祖未卒哭起為淮東總領許堪未終喪制起為鎮江守臣里巷為十七字語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

淳祐間車駕幸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有作十七字詩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蓋識其歲廢廩祿不得出身年年惟迎

罵耳

張士誠有養士之譽凡不得志於時者爭趨附之笑官豐祿富貴赫然有為北樂府譏之云阜羅辦兒緊扎搶頭戴方蒼帽穿領開袖衫坐箇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語本此後城破無一人死難者

偽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抵於亡丁未春伏誅於南京風乾蔡葉之屍於稱竿者一月先是民間作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葉後竟驗焉

○王婆醋鉢

張士誠據有平江日松江俞俊以賄通偽尹鄭煥署宰華亭用酷刑腴剝邑民恨入骨髓袁海叟有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衮衮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或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於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墜醋鉢為其所壓着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將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喫惡官司來聞者皆絕倒

○落指君子

晉江劉明府震臣先年令常熟極有吏才但法尚嚴峻嘗枉徵財課百姓庾獄中斃杖下者十而九矣又拷掠之慘至於手足指墮於是虞人歌之曰落指君子民之父母

○桑漸

桑漸為孟州僉判或譽縣長明似鏡平似秤漸不然其言折之曰却被押司走上廳打破鏡踏折秤

○常州守謔

馬氏日抄云常州守莫愚巧於取賄而糾察郡吏使無

所得郡人為之語曰太守摸魚六房曬網繼莫者葉恭  
有廉操而律下不嚴吏帶得行其詐又為語曰外郎作  
鮓太守摸魚言勞而無獲也

近來貪吏多與六房通氣攬事時又語曰六房結網  
知縣摸魚

○劉龍廟

一錢太守劉龍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過廟下賦詩  
曰劉龍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  
青也學先生棟大錢

今日棟大錢者必要生祠碑記正為劉龍之有廟也

○楊太守劉知縣

成化中有汝寧楊太守甚清其附郭汝陽劉知縣甚貪  
太守夜半微行至一草舍有老嫗夜績呼其女曰寒甚  
命取瓶中酒酒將盡女曰此一杯是楊太爺也復斟一  
杯曰此是劉太爺蓋酒初傾則清者在前後則濁矣聞  
者賦詩曰憑誰寄語臨民者莫作人間第二杯

○洪奉使

宋紹興辛巳葛王篡位使來脩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

與其伴使約用敵國體件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  
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扁  
驛門絕供饋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景盧懼  
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  
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  
九秋寄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景龍嘲語

景龍中洛下淋雨百餘日宰相令閉坊市北門以弭之  
卒無效人嘲曰禮賢不解開東門變理惟能開北門

○天竺觀音

孝宗時大旱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或作詩  
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  
坐天竺觀音却下山趙溫叔雄由是免相

○販鹽

賈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  
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鹽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  
羹用許多賈聞之遂以士人付獄

○量田



成化初邢公有為蘇州以郡中久荒陂塘起稅民心頗怨有投詩刺之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爾滄海共青天漁舟若過開洲港為報沙鷗莫浪眠一作樹

○尹翰林詩

宣德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歸田里而儒生應賢良方正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脩續通鑑

景泰間脩續通鑑綱目開館時三閣下奏本院官息緩完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丁叅議理等皆被召拜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物故又章主事諷病劉治中責老時劉宣化譏之曰昔人云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叅議與宋尚寶懷尚氣失色念置館中陳緝熙成一詩諷云叅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僞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鞞輩會為脩書關幾場明日二人悔恨自解謝曰勿更貽斯文笑也

○魏扶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鏤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闕出為無名子削為五言以譏之

○丁丑庚辰榜

萬曆丁丑張太岳子嗣脩榜眼及第庚辰懋脩復登鼎元有無名子揭口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作採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

○徐幹中論

正德某科士子中場用徐幹中論全篇而得高第明年海內之士交相謂曰徐幹中論翰林先生所最重也於是購中論而讀者紛然京師為之語曰秀才好請客徐幹偶撞席也只好一遺良會難再得

○吳伯通

吳伯通為浙省學道取士專看工夫時初學作文多不根取者甚少乃羣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論題乃一滾出來文難措辭而

論又性理甚為吳所厭有嘲之者曰三年正制選英才  
督學無名告相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鱉蛟龍滾出來

○被黜詩

天順初有歐御史校士去爾多不公富室子弟懼黜者  
或以賄免崑山鄭文康送一被黜生詩末云王媪本是  
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悞身

○倭房公

萬曆初有房御史督學以賄著輕薄子改杜牧之阿房  
宮賦為倭房公以譏之首云沙汰畢督學一文運厄倭

房出橫行一十三府擾亂天日中云米麥焚焚亂國點  
也枷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漲臈苞直行也批捷橫斜  
門子醉也雷霆乍驚試案出也人人駭憂漫不知其所  
謂也孔方先容雖媼亦妍十日所視而莫拚焉有不可  
聞者遺臭萬年詳載戒菴漫筆

○楚中二督學

嘉靖間楚中督學吳小江有愛少之癖冠者多去巾為  
髻年應試嘲者曰昔日我冠已偉然今朝巾角且從權  
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間學少年其後會省吾代之

所拔亦多弱冠一生遂自去其鬚及入試居四等應朴  
責會乃怨年長者而責少者此生遂以無鬚受責嘲者  
曰昨日割鬚為便考今朝受責加煩惱頭巾紗帽不相  
宜有鬚無鬚皆不好見諧藪

○童生府試

浙直童子試府取極難非大分上即晁董不自必也湖  
州一士妻舅乃顯者又一士脫細君簪珥營之俱獲進  
院入泮長與吳生戲為令曰湖州有一舅烏程添一秀  
舅與秀人生怎能勾佳人頭上金才子頭上巾金與巾

世間有幾人外面無貴舅家中無富婆舅與婆命也如  
之何

○胡御史張少傅

嘉靖壬辰北直隸學院胡明善待士慘刻庠序甚惡以  
私取房山所窠石為碑事發擬侵盜園林樹木以石窠  
近皇陵故也是年七月間彗星見東井自辛卯至是已  
三見有旨令大臣自陳張少傅遂致仕或為句以紀  
其事云石取西山胡明善殃從地起星行東井張字敬  
禍自天來又曰彗字掃除無駐足石碑壓倒不翻身



○趙鶴江湖

趙鶴督學東省過嚴。竟以此罷官。江湖代之。亦風裁凜然。諸生題壁云。趙鶴方翦羽翼。江湖又起風波。

○真希元

端平間。真希元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涑水也。時楮輕物貴。市井囁囁為之語曰。若要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入朝進對。首以正心誠意為言。愚民無知。以為不切時務。遂續前語曰。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

○王文成二高弟

陸澄字原靜。王文成公之高弟也。始張桂議大禮。澄以刑部主事上疏攻之。旋以憂去。服闋至京。復上疏稱張桂為正論。而悔前之失言。上理其前疏。謫廣東高州通判。又徐璠亦文成高弟也。癸未會試。以策問詆文成。學拂衣而出。天下高之。後選得辰州府。府坐侵軍餉事。給死。時人為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益死也。

諫浪云。耿宗師倡道南畿。令有司聚徒講學。吾松生

貝楊并孫。林士博為首。及并孫以殺妓致獄。林執手送之別。泣甚哀。曰。吾道南矣。聞者捧腹。

○金鼓詩

至正間。風紀之司。賍污狼籍。是時金鼓音節。迎送廉訪。便。例用二聲鼓。一聲鑼。起解強盜。則用一聲鼓。一聲鑼。有輕薄子為詩嘲曰。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海寇鄭廣既受招安。使主福之。延祥兵。每朔望。謁聞帥。羣僚鄙之。不與言。一日。羣僚方坐論詩。廣忽起曰。

某亦有拙句。白之可乎。眾屬耳。乃吟曰。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然則官賊之混。自宋已然矣。

○癡牀

宋時侍御史號雜端。最為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座南設橫榻。號南牀。又曰癡牀。言登此牀者。踞做如癡。

○南吏部

國朝吏部之權。俱在北曹。南曹殊落莫。惟考察年。南京官五品以下。黜調皆在其手。聲勢赫奕。過此。則又如常。

矣都下謠曰今日南京真吏部明朝吏部又南京

○名帖大字

近來宦途好勝書名競作大字有人嘲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

○海公

海公遷撫南國意主博擊豪強因而刁風四起有投匿名狀者曰告狀人柳跡告為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

伊族告發惡又賄求嬖臣魯仲連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尤柳下惠捉某權禁孤竹水牛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證竊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海公見狀頗悔前事訟黨少解

○楊妃病齒圖

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鬼坡一身痛漁陽擊鼓動地來天下痛

○九龍廟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瀛王之女也司馬仲才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龍過客讀之無不笑

○荒年謠

荒年百物騰湧頗艱飲啖杭人戲作詩曰豐年人不覺家家喜飲酒荒年要酒喫却酒邊西言飲水也又曰豐年人不覺鵝肉滿案饗荒年要鵝喫却鵝邊鳥言殺我也謔亦有意

○鄭世尊

或謂不肖子傾產破業所病不瘳其終奈何司馬安仁曰為鄭世尊而已蓋鄭子以李娃故行乞於市幾為餓鬼佛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勝因緣遂於舍衛次第乞食合二義以名之

○龜茲王

烏孫公主遣女至漢學鼓琴還過龜茲龜茲王絳賓留以為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自是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徹道周街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龜非龜



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龜也。  
 凡婢效夫人妝田舍翁好清小家子通文暴富兒學  
 大家規矩三脚猫拽拳使捧皆可喚作龜茲王矣。

口碑部終

靈蹟部第三十二目錄

頂穴	乳穴	二小兒登肩
鳴鳩和尚	香閣黎	
狄老	孤月	
散聖長老	左元放	
筆仙	呪桃鬪	
種瓜	殷七七	
軒轅集	陳七子	
孫道人 計二條	李秀才	

針奴脚	杖虎
葛孝先	瓶隱
馬湘	藍香
紙月取月留月 計二條	孫福海
張七政	金箔張
李福達 計二條	外國道人
負笈老翁	胡媚兒
方朔偷桃法	幻戲
板橋三娘子	貴竹幻術





七進針不異常食

○ 鳩鳩和尚

雲溪友議云鄧州和尚日食二鳩有貧士求餐分二足與食食既僧盥漱雙鳩從口出一能行一匍匐在地士驚愕吐飯二足亦出號南陽鳩鳩和尚

○ 香閣黎

香閣黎者莫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出遊賞多將酒肉酣樂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常自

飲噉未曾見及今日須餐一頓諸人爭奉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汗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能馳走酒漿亂瀉將欲滿坑魚蝦鵝鴨游泳交錯泉咸驚嗟誓斷宰殺

○ 答老

長壽寺僧答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為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知答老有術遂迎答至乃以灰圍其屍開四門先日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置

久之蛇不至答大怒乃取飯數升將蛇形咀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膏尾腹漸低蛇飽縮而死村人乃活

○ 孤月

僧孤月擅異術行橋上會女婦乘肩輿至罵僧不避頃之昇夫下橋復上往返數度猶不能去旁人曰必汝犯月大師耳可拜祈之僧曰吾有何能爾自行耳言訖昇夫足輕如故

○ 散聖長老

猶園江長老者桃源江副使科之族也受良常山上真秘法號散聖長老能取生雞卵二十枚置日中并之雞卵紛然躍起復入日中如是者數四無一損壞

○ 左元放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曹公嘗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公謂必左道欲殺之慈已預知為乞骸骨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公曰無之乃為設酒慈拔簪畫杯酒中斷即飲半半與公公未即飲慈盡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舉坐莫不視杯

良久乃墜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公益欲殺之救  
收慈慈走入羣羊中俄有大羊前跪而曰為審爾否吏  
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羣羊咸向吏言曰為審爾  
否。

神仙傳云曹公害左慈慈目眇葛布單衣至市視之  
一市十萬人皆眇一目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在

○ ○ 筆仙  
昔有高士置筆竹筒買者置錢其中筆自躍出號筆仙  
○ 呪桃關

樊夫人與夫劉綱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兩桃樹  
夫妻各呪其一桃便爛綱所呪桃走出籬外

○ 種瓜

吳時有徐光者常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索瓜子種之  
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適給觀者驚者  
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 ○ 般七七

道人般七七嘗在一官僚處飲酒有佳酒倡優共笑侮  
之般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令衆喜謂必有戲術乃以粟

遊行接者皆聞異香惟笑七七者粟化作石綴在鼻犁  
拽不落穢氣不可聞二人共起狂舞花如委地相次悲  
帝鼓樂皆自作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所讚石自鼻  
落復為粟花如悉如舊

○ 軒轅集

羅浮先生軒轅集善飲雖百斗不醉夜則垂髮盆中其  
酒漉漉而出唐宣宗召入內庭坐御榻前有宮人笑集  
貌古須臾變成老嫗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

○ 陳七子

陳復林者號陳七子嘗於巴南太守筵中為酒妓所侮  
陳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髯長數尺泣訴於守為新謝陳  
呪酒一杯使飲之髯便脫落

○ ○ 孫道人

孫道人有異術嘗畫墨圈於掌中遙擲人面雖洗之不  
去頃之以手揮曰當移著某人臂上雖重裘之內而圈  
已在臂矣嘗至吳中為小妓所侮孫顧責桃人擔云借  
汝一桃遂拾以擲其面妓右頰遠赤腫如桃大楚不可  
忍哀祈再四乃索杯呪之取下仍是一桃妓腫遂消此



萬曆己酉年間事

又孫道人至一大家見魚池絕大問魚有數否主人曰不知孫曰可數也乃命二童子持長繩跨池相向而立孫按繩徐掠池水至半止連呼雙來雙來顧童子目緊持而數之魚大小成對從繩上躍過一童大笑繩脫魚遂羣躍焉

○李秀才

廣記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密餌時果并招鄰院僧良久與一李秀才偕至

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莫若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為言之院僧頗出嫚語李怒僧猶大言不止李乃自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袖手據兩膝叱其僧曰轟行阿師爭敢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忽躍出連擊其僧時衆亦有閉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者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氣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衲鼻敗頰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衣冠在不能殺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

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針奴脚

前涼張存善針有奴好逃亡存行針縮奴脚不得動欲使更以針解之

○杖虎

于子仁湖廣武岡州人洪武乙丑進士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子仁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子仁首之更命他兩卒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隨至弭耳帖尾隨行人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子仁

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

按子仁有異術以妖惑被許遠詔獄死棄其屍家人既發喪一夕忽聞叩門聲問之則子仁也自言不死亦不自晦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舟自逆水而上以為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以鐵索繫之詣關奏狀一日忽失子仁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坐歎矣得重譴云

○葛孝先

葛玄字孝先嘗與賓同坐復有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

一玄與客語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入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嘗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峰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手拍牀嘔嘔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鱉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即止

○瓶隱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瓶時躍身入瓶中時人號為瓶隱

○馬湘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治道術嘗南遊霍桐山夜投旅舍宿主人戲言客滿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相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引燭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况壁上乎俄而人壁漸沒主人拜謝乃出或言常州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帖於南壁下有一大鼠相率羣鼠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是城內絕鼠

○藍喬

藍喬字子升涪州龍川人與吳子野同登汴橋買瓜欲食喬曰塵

埃摸瓜當與子入水中噉爾因持瓜湧身入河吳注目以視時有瓜皮浮出水面至夜不出吳往候其即已酣寢矣徐張日日波中待子食瓜何久不至

○紙月取月留月

宣室志云楊晦八月十二夜謁王先生先生刻紙如月施垣上洞照一室又唐周生有道術中秋謂客曰我能取月以飭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清光照爛寒氣入骨

三水小牘云桂林韓生嗜酒自言有道術一日欲自桂

過湖同行者二人與俱止郊外僧寺韓生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眾往視之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狀韓曰今夕月色難得恐他夕風雨夜黑留此待緩急爾眾笑焉及明日空籃敝杓如故益哂其妄舟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各命僕市酒期醉會天大風日暮風益急燈燭不能張眾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謂韓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韓撫掌曰幾忘之即狼狽走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光激灑秋毫皆睹眾乃大



呼痛飲，達四鼓，韓復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

○孫福海

成化間金陵孫福海有妻子而精道教，凡祈天遣鬼無不應者。又有戲術，常與少年輩同納涼，有美婦四五，少年目孫而笑，孫曰：汝欲見其足耶？即畫地為一字，婦至，見畫處如巨溝，然即躍而足見。

○張七政

唐張七政，荊州人，有戲術，嘗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杯，飲之至盡，畫婦人面赤。

○金箔張

繪圖云：國初平陽金箔張者，以世造金箔得名。其子二郎，聰雋不凡，少遇仙流，授以鹿盧踏經一卷，遂得乘騎之術。閭里駭其所為，一日有羽衣人過其門，曰：家師亦挾小奇術，二郎不棄，明日遣騎相迎。黎明果有兩童子，各乘一龍，自雲中下，復牽一龍，請二郎乘坐，龍蹄甚昂，首不伏，童子出袖中軟玉鞭鞭之，二郎乃騰身而上，行數里至一山谷中，極花木泉石之勝，俄達茅菴，羽衣人已，在門矣。傳呼延入，見一道人，履履古服，坐匡牀之上。

雙足卸挂壁間，相去猶尋丈也。二郎欲拜道人曰：且止勿前，老漢久卸膝蓋骨，以自傾，倚足於壁，不踏世上紅塵矣。今日不免為郎君一下牀也。於是揮手招壁間雙足自行，前著膝上，輻膝如常人，遂下牀，具賓主禮，呼室中童子，煮新茶供客。茶至，則一無首童子也。道人責曰：對佳賓，乃簡率若此乎？可速戴頭來。童子舉手捫其頭，遽入室取頭戴之，復出供茶如初。

○李福達

李福達一日至蘇州，欲稅宅城中，徧閱數處，輒憎淋隘。

僧人怪之，李曰：卿莫管我所挈細小什器頗多，必須寬做始得。僧人以為戲言，後看下一大姓空宅子，前廳後堂，洞房連闥，意甚樂之，與稅賃畢，李便入宅，從容袖中摸出小白石函，縱橫不離數寸，凡衣服飲食牀褥臥具，屏障几席釜甑，一切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又於函中挈出婦人男子凡數輩，皆其妾媵使令，又有十餘小兒，皆衣五綵。僧人震怖，便狂走，李笑而不言，久之，將行還復挈此婦人男子小兒諸器玩，一一悉納石函中，仍袖而去。

最後福達客黃浦上朱恩尚書家朱公好道禮為上客或厨傳稍有不飭李知是內人慢之呪其室中器皿服玩使關擊庭下所曝篋篋一一歷階而上內人悔過乃止

○外國道人

靈鬼志有道人外國來解舍刀吐火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以為戲也應曰自可爾君欲何許自厝答云若見許正欲入籠子中擔人逾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更不

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覺重於先既行數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有膳豐腴亦辦乃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婦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曰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少年丈夫此籠中便有三人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貴財巨萬而性怪恪語擔人云試為君

破怪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曰君作百人厨以周一方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如其言馬還在柱下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舉家惶怖開裝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君更作千人飲食以飽百姓窮者當時便見父母在牀也

○負笈老翁

前段與廣記陽羨書生寄鵝籠中事同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遁入蜀至劔門外忽見四黃石

皆大如斗通收之藏於書籠負之以驥因歇鞍取看皆化為金至城貨之得錢百萬沽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置良田別墅後春日盡載妓妾出遊下車張飲忽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通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更不動亦不噴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君不記取吾金乎吾此來求債債耳盡取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其窄負而趨走若飛鳥通令蒼頭逐之不及自後通家日貧十餘年却歸蜀到劔門又見前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債從極多見通皆大笑問之不言忽失所在訪劔



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丐者，自稱胡媚兒，琉璃瓶可受半升，日施此滿，足矣。人與百錢，見瓶間大如粟，與千錢至萬錢亦然。好事以驢與之，入瓶如蠅。俄有數十車綱至，綱主戲曰：能令諸車入瓶乎？曰：可。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有頃不見。媚兒即跳入瓶，綱主大驚，以挺撲瓶破，一無所有。

○方朔偷桃法

戲術有方朔偷桃法，以小帚植於手中，一小兒騰之而

上，更以帚累承之，兒深入雲表，人不能見。頃之，插桃擲下，鮮碩異常。最後兒不返，忽空中有血數點墜下，術者哭曰：吾兒為天狗所殺矣。頃之，頭足零星而墜，術者悲益甚，乞施棺斂之資，衆厚給之，乃收淚荷擔而去。至明日，此小兒復在前市插桃矣。

○幻戲

嘉隆間有幻戲者，將小兒斷頭作法訖，呼之即起，有遊僧過見而晒之，俄而兒呼不起，如是再三，其人即四方禮拜，懇求高手放兒重生，便當踵門求救，數四不應，兒

已僵矣。其人乃掘土為坎，種葫蘆子其中，少頃生蔓，結小葫蘆，又仍前禮拜哀鳴，終不應。其人長吁曰：不免動手也。將刀斫下葫蘆，衆中有僧頭欻然落地，其小兒便起如常。其人即吹煙一道，冉冉乘之以升，良久遂沒，而僧竟不復活矣。

○板橋三娘子

古今說海，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姓三娘子者，獨居鬻餐有年矣，而家甚富，多驢畜，每賤其估以濟行客。元和

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客先至者，皆據便榻，趙得最深處一榻，偏主房，既而三娘子致酒極歡，趙不飲，但預言笑。二更許，客醉，合家滅燭而寢，趙獨不寐，忽聞隔壁悉率聲，偶於隙中窺之，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市箱中取小木牛，木人及耒耜之屬，置窗前，含水噴之，人牛俱活，耕於前，一席地訖，取蕎麥子授木人種之，須臾麥熟，木人收割，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即磴成麪，却收前物仍置箱中，取麪作燒餅，雞鳴時，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設餅，趙心動，遽出，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食餅未盡，忽一時暗地作驢鳴，頃之，皆變驢。

矣。舉入店後，而盡沒其財。趙亦不告於人。後月餘，趙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復寓宿焉。其席無他客。主人殷勤更甚。天明，設餅如初。趙乘隙以已餅易其一枚。言燒餅某自有，請撤去，以俟他客。即取已者食之。三娘子具茶。趙曰：請主人嘗客一餅，乃取所易者與啖。繞入口。三娘子據地，即變為驢。甚壯健。趙即乘之。盡收其木人等。然不得其術。趙策所變驢，周遊無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岳廟傍，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因捉驢謂趙曰：彼驢

有過，然遭君已甚，可釋矣。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箠。三娘子從皮中跳出，向老人拜訖，走去，不知所之。

○貴竹幻術

貴竹地羊驛，民夷雜處，多幻術。能以木易人之足。郡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皆游於淫地。一人與淫，其夫怨，易其一足。一人不與淫，婦怨，易其一足。明日，于于於庭，見丞駭問，始知其故。即連二家至，懼以罪。二人各避其人，歸作法，足遂復。

○神巫

吳景帝有疾，求覓視者，得一人，帝欲試之，乃殺鵝埋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使覓視之。曰：若能說此塚中鬼婦人狀，當加賞。竟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耳。

○數學

管轄精於數學，鄉里范玄龍，苦類火，輅云：有角中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范因留之。生急求去，不聽，遂宿。主人罷入，生懼，圖已，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驚斫之，死，視之，參也。自

是不復有矣。

○卜天津橋 萬壽寺

唐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居天津橋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書而卦成，曰：君戲耳。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快乎？錢請為隱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語之，其精如此。相傳吳下張東谷，精於卜筮，設肆於萬壽寺前，或往卜，問是住宅，卦成，張云：三日內合當遷毀，其人指萬壽寺。



日吾戲卜佛住居也。千年香火安得有此。大笑而去。後三日按臺下檄改寺爲長洲新學。果如其言。

○射覆

朱允升早從資中黃楚望遊。偕同郡趙沔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置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爲他人餉也。朱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少俟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奴於後山牽驢應之。朱即令一時俱啓。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

牽驢。實主爲之絕倒。

○拆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中貴人愕然曰。但據字言之。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論說俱有精

理。錫賚甚厚。補承德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坐

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因知是公內助所書。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問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皆當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

人故也。又尊問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否。曰。誠如所言。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懷娠。過月。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步奇怪。因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地字。今尊問所懷。殆地妖也。然不見虫。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百

小蛇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

後石折春字謂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忤相檣死於成

建炎間術者周生善相字車駕至杭時虜騎驚擾之餘

人心危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

乃折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為兀术不旬日果傳

兀术南侵當趙秦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

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

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

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驗

往年有叩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間得術南宮

亦應高捷蓋以串寫二中字也一生在傍乃亦書串字

令觀術者曰君不獨不與賓與更當疾詢其所以曰彼

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有心書串下加心乃患字耳

已而果然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內燕上額問曰卿髯甚美夜間

將覆之余下乎將置之外乎君謨謝不知及歸就寢

思上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竟夕不寐有心之為

害大率如此

○臨安術士

臨安術士自榜曰鐵掃箒設卜肆於執政府簷下言多

驗淳熙甲辰季冬一細民來問命告之曰君星數甚惡

明春恐不免大戮若禁足一月可免民頗不信而以所

戒悖切勉為杜門至正月晦日度已無恙乃往咎其不

驗術士再為推測布局纒就復云今日尚是正月猶慮

有人命之厄民忿恚詆其誕妄相與爭言不已不勝忿

曰我只打殺汝以驗汝術奮胸中脅立死遂得罪

○神畫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進

後主使僕促之延巳云有宮娥著青紅錦袍當門而立

故不敢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

立圖問之董源筆也此與孫權彈繩何異

○神筆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

人聞其名未心服也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妙藝久矣

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即令此墨濡毫

其一縱橫各十九畫成一棋局其一作十圍圈成一射

其



帖其筆之處細疎毫髮不爽衆大驚服再拜而去

○神射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蓄其鏃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蓄鏃法耳

陳文康堯咨善射有賣油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公怒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取一葫蘆以

錢覆其口以杓酌油自錢孔入而錢不汙子猶曰因爭道而悟書取酌油而喻射天下道理橫堅總只一般但人自為泚泚光耳

○張芬

張芬會為章舉行軍多力善彈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字體端嚴如人摸成會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梳中兼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略無脫者

○河北將軍

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學弓數百觔常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楊大眼絕技

後魏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為尚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

○汪節等

神策將軍汪節有神力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碾上置二丈方木又置一林林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

唐乾符中綿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賽軍宴客先呈百戲王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舞河傳一曲略無困乏

德宗時三原王大娘以首戴十八人而舞力者無其巧巧者無其力技而仙矣

○善走

徐州人張成善疾走日行五百里每舉足輒不可禁必着牆抱樹方止體猶振動久之

近歲海虞顧生亦能之後以酒色自奉步漸短亦如黃公之赤刀御虎也

○木僧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碗自能行乞碗中投錢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

○東岳精藝

蔣大防母夫人云少日隨親謁太山東岳天下之精藝畢集人有紙一百番鑿為錢運如飛既畢舉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痕之迹其上九十九番則紙錢也又一庖人令一人袒背俯僕於地以其背為刀几取肉二筋許運刀細縷之撤肉而拭其背無私毫之傷

○鉗髮

魏時有句鑿客善用鉗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鉗貫取之言髮中虛也見廣記

諺譏蘇人為空心頭髮是未檢段成式語○北人有以空髮譏予者予笑謂曰吾鄉毛髮玲瓏不似公等七竅俱實譏者嘿然

○雕刻絕藝

猶園云吳人顧四刻桃核作小舸子大可二寸許蓬檣舵檣緯索莫不悉具一人岸幘卸衣盤礴於船頭銜杯自若一人脫巾袒臥船頭橫笛而吹其傍有覆笠一人蹲於船尾相對風爐扇火溫酒作妝舵不行狀船中壺觴釘案左右皆格子眼睫玲瓏相望楫兩邊有春帖

子一聯是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十字其人物之細眉髮機機無不歷歷分明又曾見一橄欖花籃是小章所造也形製精工絲縷若析其蓋可開合上有提當孔之中穿條與真者無異又曾見小額雕一胡桃殼殼色摩刷作楠皮文光澤可鑑揭開中間有象牙壁門雙扇復啓觀之則紅勾欄內安紫檀牀一張羅幃小開男女私戲其中眉目疑畫形體畢露宛如人間橫陳之狀施關發機皆能搖動如生雖古棘刺木猴無過也其弟子沈子叙亦良工有名



○蟲戲

輟耕錄云在杭州嘗見一弄百禽者畜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眾亦一聲大者作數聲眾亦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又謂蝦蟆教學

說法講學總為要錢

王兆雲湖海搜奇云京師教坊赤黑蟻子列陣能按鼓合金退之節無一混淆者又予在山東見一人賣藥二

大鼠在籠中、人求藥、呼鼠之名曰、某為我取人參來、鼠躍出籠、銜人參紙裏而至、又呼其一曰、某為我取黃連來、亦復如是、百不失一、不知何以教導也

靈頭部

荒唐部第三十三目錄補遺

鎮陽二小兒

三老人

趙方士

古強 李泌

張懷素

斥仙

姜讖

醉神

妖亂志

呂用之事

木神

章惇為猫

水華居士

巫厄

金元七

朝野僉載琵琶十二事

卜東方朔

巨靈

藻廉

女人星

壽星

修月

牽牛借錢

龍妬

龍爭食

虎好諛

雷公

土地相關

落星潭

橘叟

朝榮觀

樹中樂

龍寶

五寸舟

龍鬚耳

王布衣

巴姬項瘳

志怪錄二事

梵玄國

神異經四事

夸父支鼎石

鞭石

樹生兒

花中美女

蓬蒲

黑蠅

奇酒計三條

肩間尺

梁武前生是鱈

天帝召歌

城精

荒唐部

子猶曰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舟中人曰天色何  
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熱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則然  
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聞而孰見之木草曰  
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罅入水即乾出水則濕  
出水則濕誠有之矣入水即乾何從得知言固有習  
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可笑也既可笑又欲不害理  
難矣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子厚  
一日至書室叩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雜以荒唐不

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故對吾亂道命左右擒下杖  
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免而同時坡仙乃強人妄言以  
為笑樂以理論子厚似無害究竟子厚一生正經安  
在○贏得死後作貓兒何如坡仙得遊戲三昧也集荒  
唐第三十三

○鎮陽二小兒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為王陳大鵬九萬  
里釣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鼈吾所未見也獨以吾  
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



左伯共獻於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羣翔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獲而得，渤海之深，繞及東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中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鬪，久之不已，東里之母乃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眇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山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為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炫人，宜其困也。

○三老人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我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與崑崙山齊矣。

坡仙曰：以予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子猶曰：於今知有坡仙，不知有三老人姓名，雖謂三老人，天而坡仙壽可也。

○趙方士

趙有方士好大言，人問先生壽幾何，方士啞然曰：余亦

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羣兒往看，必執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痲，賴必義以草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穩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百谷，余已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救，為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為父母所虐，號泣於旻天，余手為拭淚，救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孔甲贈余龍醢一爵，余誤食之，於今口尚

腥臭，成湯開一面之網，以羅禽獸，嘗親數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強余牛飲，不從，真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乃得釋去，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飼山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為飲桑落之酒過多，醉倒不起，幸有董雙成綠華兩箇丫頭，相扶歸舍，一向沈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問者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竭敷之，乃瘥，下令求血竭，不可得，人有言方士者，王大喜，密

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者吾父母皆年五十承東鄰老姥攜酒為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辭過度實不曾活千歲王乃叱而赦焉

○古強 李泌

昔有古強者敢為虛言云堯舜禹湯皆歷歷目擊孔子常勸我讀易曰此良書也西狩獲麟我語孔子曰此非善辭又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贈強強後忘之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相遺

李泌為相以虛誕自任嘗對客令家人連灑掃今夜洪

崖先生來宿有人攜美酒一樽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公同飲飲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酒榼泌命還之了無愧色

古強不知何許人乃李泌賢相亦效之何也子猶曰安期卮麻姑酒對面說當場出醜

○張懷素

方士張懷素好大言自云道術通神能呼遣飛走之屬孔子誅少正卯我嘗諫以為太早楚漢成臯相持我屢登高觀戰蔡元度深信之謂陳瑩中曰懷素殆非幾百

歲內人也後事敗率引士類獲罪者甚眾

○斥仙

項曼都學仙十年歸家詐云到太上仙人以流霞飲我不饑渴忽思家到帝前謁拜失儀見斥河東因號斥仙

○姜讖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讖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歸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但斥於彬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

問方士術何施

○醒神

萬曆壬辰間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皇張三手又自說為王越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國萬餘里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

裨史載正德末年道人曾見威寧伯於終南山石室石牀左右圖史記其年百二十餘歲矣或云青萊王侍郎亦然古謂英雄回首即神仙未必盡妄但假托如醒神之流必非有道之士耳



○妖亂志呂用之事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用事，自謂磻溪真君。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方過，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畧無愧色。中和元年，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縣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徒牯五十，牽至縣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搆緝如故，因令楊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構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金書其上。

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關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偽云人牛拽不動，教駢朱篆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楊子有一村媪，詣府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傳笑焉。駢常與丞相鄭公不協，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宰執間陰有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問計用之，徐曰，張先生守少年時常學斯術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為否，若得此人當之，無不蓋粉者，駢立

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為此戲，手足生疎，然為令公，有何不可及，期駢衣婦人衣，匿於別室，守一寢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疑血灑於庭戶間，如格鬪狀，明日駢泣謝守一再生之恩，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酬之。

有蕭勝者，亦用之黨也，以五百金賂用之，用之問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為求之，駢以富任者有積，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為鹽城，非為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勝乃秦穆駢

馬，上仙左右人，故欲遣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矣，駢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火災，亦未免小驚，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

渤海王預策資中郡開元佛寺，十年當有禿丁之亂，乃管逐衆僧以厭之，可謂神矣，而受欺於用之，如小

見然豈知困於髦及耶說者羅隱嘗不禮於駢廣陵  
妖亂志出其手未必實錄然溫公已取之矣

○木人

韓熙載嘗服木人因服桃李瀉出木人長寸許

○章惇為貓

宋虞仙姑年八十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請蔡京見一  
大貓拊其背曰此章惇也

林甫口蜜腹劍謂之李猫惇之為猫亦無怪也但不  
知此後幾世為牛幾世為猫耳

○水華居士

李遂一日謁水華居士於煙雨堂語次偶誦祭東坡文  
有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  
間也之句水華曰此老夫所為因論降鄒陽事水華述  
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上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開云  
在宋為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在西漢為鄒陽李搖首  
曰玄虛

○巫厄

左傳夏大旱僖公欲焚巫厄注云厄者仰臥屋外上帝

憐之恐雨入其鼻故不雨

○金元七

長洲劉丞不信鬼物子病妻乘夫出延巫降神問休咎  
巫方伸兩指謾語適丞歸見之怒使隸執巫將加杖詰  
問汝何人巫猶伸兩指跪曰小人是金元七總管丞笑  
而遣之

何意劉丞得金七總管跪稱小人然巫竟以諛免責

○朝野僉載琵琶卜二事

唐張鷟至洪州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郭司法往質

焉士女填門餉遺塞道何婆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  
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唱曰箇丈夫富貴今年  
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  
何婆錯矣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改唱曰今年  
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  
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張鷟曾往觀之  
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卜來婆鳴絃  
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



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曰  
既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配

○卜東方朔

搜神記漢武帝與趙王爲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  
命一周迴朔經二載未至帝聞有孫賓者善卜帝乃更  
庶服潛行與左右齋絹二疋往叩賓門賓出迎延坐帝  
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  
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  
在海中面西招水大歎到日請話之至日朔至帝訝其

遲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  
中面西招水大歎何也朔曰臣非歎別事歎孫賓不識  
天子與帝對坐帝深異之

○巨靈

漢武時東都獻五寸短人能行案上東方朔問之曰阿  
母健否蓋王母使者巨靈也

○藻兼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  
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仰視

屋俯指帝脚忽不見東方朔曰是名爲藻兼水木之精  
以陛下好興宮室願足於此也帝爲暫止後幸河渚聞  
水底有絃歌之聲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冠皆  
長八九寸挾樂器凌波而出向帝稱謝

○女人星

武帝時張寬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  
七尺上怪問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乃寬也對曰主祭  
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

○壽星

宋章聖皇帝踐祚之明年有異人長纒三尺計身與首  
幾相半豐髯秀耳乞食輦下叩其所自來曰將益聖人  
壽上召見內殿訊其能曰能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失  
其人翌日太史奏壽星經帝座

○脩月

廣記鄭仁本表弟遊嵩山見一人枕幘呼之其人曰君  
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落其凹處常  
有八萬二千戶每歲脩之因問幘有斤斧鑿數事兩裹  
玉屑

○牽牛借錢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向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之不償被驅在營室間則天亦有嫁娶亦有聘財亦有借貸而牽牛之負債不還天帝逼債報怨皆犯律矣可笑

○龍妬

紹興年間姑蘇郭二雅妻陸氏死去二日更生言有龍王嬖妾遺夫人妬忌以箠死鞠訊天獄累年不決上帝以陸貞潔教令斷之就刑特在信宿至期且有大異數日後平江忽起大風疾雨驚潮漂溺田廬數百里

○龍爭食

法苑珠林云貞觀十八年文水縣大雷震雲中落一石大如碓教問西域僧云是龍食二龍相爭誤落下耳

○虎好諛

廣異記云鳳翔李將軍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頻呼大王乞一命虎弭耳如喜狀遂釋之

○雷公

唐代州西有大槐樹震雷擊之中裂數丈雷公為樹所夾狂吼彌日眾披靡不敢近狄仁傑為都督逼而問之

乃云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為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乃命鋸匠破樹方得出

雷公被樹夾已異矣能與人言尤可怪也又葉遷招曾避雨亦救雷公於夾樹間翌日雷公授以墨篆與仁傑事政同

○土地相鬧

國初某天官見一謁選者短而髯曰此土地也其人歸暴死赴部土地任而其地已有土地不納相鬧夜復見夢於天官曰天曹一語冥已除註第赴任無所奈何天

官訝然知已有是語而不虞以死投也命於承發科另立土地廟至今吏部有二土地而此獨靈顯

國初天官皆奉公無私故戲言亦靈

○落星潭

後唐長興中廬山落星潭有釣者得一物如人狀為積歲莓苔所裹不甚分辨比木則重比石則輕棄之潭側後數日風日剝落又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歛然而起就潭水盥手礪面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具悉本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語訖復入水中吏民為



建祠於譚上

○橘叟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  
兩大橘如三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摘下輕重亦如常橘  
剖開每橘有二老叟身長尺餘鬚眉皓然肌體紅明皆  
相對象戲談笑自若剖開後亦無驚怖但相與決賭賭  
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第七女髮髮十兩智瓊額黃  
十二枚紫綃幘一副絳臺山霞寶散二庚瀛洲玉塵九  
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鐘阿母女態盈娘子濟虛龍編襪

八兩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一叟曰王先  
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  
蒂為愚人摘下耳又一叟曰僕饑矣當取龍根脯食之  
即於袖中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  
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喫之化為一龍  
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鄰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尺圍伐剖之見內有二  
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為主人所伐言畢乘  
雲而去事類此○仙翁既能藏身橘竹中何必令橘

竹奇大當是知名之果

○朝榮觀

李涼公鎮朔方有吐園樹下產菌一本其大數尺上有  
樓臺中有二叟對博刻成三字曰朝榮觀公令昨掘地  
數尺有巨蟒目光如鏡吐沫成菌是夜公夢黃衣人致  
命曰黃盧公昨與朝榮觀主博為愚人持獻公

阿房銅雀金穴木妖皆朝榮觀也人自不識耳

○樹中樂聲

萬曆丁酉河南鞏縣大道有木匠持斧往役於人憇樹

下忽聞鼓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  
樹數下其內曰好不好必砍進矣匠益重加斧乃有  
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器自樹中出地上猶自作樂數  
壘來觀者益多乃仆地

○龍賓

玄宗御墨曰龍香劑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上叱  
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凡世人有文者墨  
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以墨賜掌文官

○五寸舟

杭州徐副使清苦之士致仕後偶巡行小院凭欄觀缸中菡萏盛開忽有物瞥然墮於水面視之乃一小舟也其長五寸許篙櫂帆楫合用之物無不畢具有三人皆寸半操篙把舵與生人不異大以為怪呼其兒二官者同觀其喧呼運轉儼若世態有時舟欹側亦復手足紛紜若救護之狀已而三人同拽一帆張之帆與竹葉等馭風排空而去竟莫喻其怪按于寶搜神記漢時池陽有小人所操持之物大小悉稱其即此類耶

○龍螿耳

薛主事揚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蛇輕白如鶯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竝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踏於地其一復醒其一腦裂而死即耳鳴者乃知龍螿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舅公者手大指甲中紅筋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懼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與坐客語曰吾家赤龍將欲去耶乃出手船懸外

龍果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筋瘻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者也

○王布衣

續仙傳終南王布衣賣藥洛陽市富人柳信惟一子眉上生一肉塊布衣採藥一丸傳之須臾塊破一小蛇突出漸及一丈許布衣乘蛇而去

○巴姬項瘻

幽怪錄伶人刁俊朝妻巴姬項瘻如數斛囊作琴瑟笙聲音妻欲以刃決拆之瘻忽拆裂一獐跳出有黃冠叩

門曰予太山獐也本是老猴精解致風雨與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黨與故匿夫人之額於鳳皇山神處得起亡膏塗之即愈如言果驗

○志怪錄二事

往年許門一媪年逾五十令人剔其耳耳中得少絹帛屑以為偶遺落其中亦不異之已而每治耳必得少物絲線穀粟稻穗之屬為品甚多始大駭怪而無如之何久亦任之不為驚異且每收置之迨年七八十而卒核其所得耳物凡一斛焉



猶園載處州村姬耳中爬出五穀日可得升許不測所從來村人戲呼其子為蒼耳子

永樂中吳城有一老父偶治耳於其中得五穀金銀器皿等諸物凡得一箕後更治之無所得視其中潔淨唯正中有一小木椅製甚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亦甚有精氣其後亦無他異

五雜俎或近時兵書漆水張公患瘡在告一日聞坐忽臂內作癢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內紅線五六寸初疑是筋詳視實線也

○兜玄國

薛君曹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謂薛曰兜玄國在吾耳中一童子傾耳示薛別有天地花卉遂捫耳投之至一部會城池樓堞窮極環麗因作思歸賦忽自童子耳中落

○神異經四事

閻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此鳥業報應食諸龍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此鳥兩翅相去六千餘里以翅搏海水擗龍見而取食之龍取袈裟戴於

頂上乃得免

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萬里此珠名金剛堅

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即甘露也名曰無路之人據此脚之開腹之大幾乎加矣且以五斗天酒置一千六百里之腹中更何所有此荒唐之尤者

按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又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又東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

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

南方有人長七尺朱衣縞帶赤蛇繞項惟食惡鬼朝吞三千暮吞八百名曰赤郭

○夸父支鼎石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父與日競走至此煮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

○鞭石

秦始皇欲過海觀日出處作石橋於海上有神人驅石

去不速、鞭之流血、今石橋色猶赤云

○樹生兒

廣博物志、海中有銀山、其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盛壯年、日晚老年、日沒死、日出復然

○花中美女

許漢陽舟行、迷入一溪、夾岸皆花苞、忽一鸚鵡喚花開、一聲、花苞皆拆、中各有美女、長尺許、能笑言、至暮花落、女亦隨落水中、見花木考

○蓬蒲

白虎通云、王者孝道至、則蓬蒲生、昔堯之時、生於扈厨、葉大於門、不搖、自擗飲食、以助供

自古孝莫如舜文、不聞蓬蒲之生、何也、且如門之葉、以擗飲食、其鎗釜亦必如五石甕、又未免妨堯儉德矣

○異蠅

儒生張益、夜臥一室、見二蠅飛集几上、忽變為人、將張撫抑、遂不能語、其一人抱首、一人盡力以拽其足、覺身

隨搜而長、與屋簷等、二人仍變蠅飛去、張晨起、頓長三尺、舉家驚異、遂棄儒、奏作大漢將軍、如此異蠅、矮人又急撞不着

○奇酒

張茂先博物志云、昔有人名玄石、從中山酒家、與之千日酒而亡、語其節、歸日尚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棺斂葬之、酒家經千日、忽悟而往、告之、發塚道、齊人田及之、能為千日酒、飲過一升、醉臥千日、有故人趙英飲之、睡重而去、其家以屍埋之、及之、計千日當醒

往至其家、破塚出之、尚有酒氣

按張華有九醞酒、每醉必令人轉展久之、嘗有故人來與共飲、忘敕左右、至明、華悟視之、腹已穿、酒流牀下、又王子年拾遺記、張華為酒、煮三薇以漬麴、藥出、羌麴出北胡、以釀酒、清美醇、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令人腸腐、俗謂消腸酒

○看間尺

看間尺、仇楚逃之山、道逢一客、曰、吾能為子報仇、然須



子之頭與子之劍，尺與之頭，客之楚，獻王，王以鑊煮其頭，七日不爛，自臨視之，客從後截王頭入鑊，兩頭相齧，客恐，尺頭不勝，自擬其頭入鑊，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乃分其湯葬之，名曰三頭冢。

○梁武前生是蟻

梁有楂頭師者，極精進，為武帝所敬信，一日敕使喚至，帝方與人奕，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却，使遽傳命斬之，奕罷，召師使者曰：已得旨殺却矣，帝驚歎，因問死時何言，使曰：師云：前劫為沙彌時，以剗地，誤斷一曲蟻，帝時

為蟻，今此報也。

前生殺蟻，今生償命，輪迴報應，毫釐不漏矣，但不知曲蟻前世有何積德，今世便得皇帝做。

○天帝召歌

賀道養工卜筮，經過工歌，女人病死，筮之曰：此非死，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人想天樂，天帝復想人歌，正如中土人願生西方，西方人聞我中國衣冠禮樂之盛，復願來生中國也。

○城精

梁武通郢城，已未夜，郢城有數萬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鶴磯，蓋城之精也。

荒唐部終

妖異部第三十四目錄

草異	太康中二異
肉異	畫異
蓮異	天畫
弘治二異	水鬪
土鬪	石曰鬪
鑄異	冰柱
牛犬言	犬猫異 計二條
蠅異	黃鼠怪

鼠殞	玉貞娘子
孔昇翁	蠶誦賦
魚念佛	雞卵念佛
蛤蚧蚌異 計二條	鏡中佛像
菜花現佛	鼈異 計二條
石中男女	雞生方卵
鬼長面具	狐假子路 以下精怪
無鬼論	鬼張 以下鬼
藥鬼	鬼巴
	觸骸言

白骨	鬼姑神
蛤精疾 以下奇疾	食雞子疾
銅鎗	臨甸寺僧
張鈔	飲不飲
說諸載異疾三條	腸瘁
徐氏	腹中擊鼓
喉聲合樂	空中美人
應聲蟲	活玉窠
一胎六十年 以下產疾	一生四十子

肉帶懸兒	賣母等
產法馬	產錢
產本濟經	產掌
產額	



妖異部

子猶曰妖祥無定名也如有定則人力無如何矣屈軼指佞獬豸觸姦物之上瑞也然以指佞觸姦之事而徒責之一草一獸安用人為且聖世無姦佞又何以章屈軼獬豸之奇乎聖世既不必有而末世又不見有則屈軼獬豸亦虛名耳雖然聖世德勝妖祥皆虛末世祥多虛而妖多實鬼以之靈物以之怪人以之疵厲此其故可思也集妖異第三十四

○草異

靈帝光和中陳國濟陰諸郡路邊草生似人狀操矛擊牛馬萬狀備具

○太康中二異

太康中幽州有死牛頭能作人言又有山石狀似蹲狗行人近輒咬之後石勒稱王

○肉異

前趙嘉平四年有流星墜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於平陽肉傍常有哭聲晝夜不止已而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

項之乃在隕肉之傍后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

好塊大肉貪嗜者觀此必當流涎

○畫異

石虎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後石閏以胡人不為己高鼻多鬚者無不避死

○蓮異

北齊書後主武平中特進侍中崔季舒宅中池內蓮莖皆作胡人面仍着解單帽俄而季舒見殺

○天畫

滕涉天聖中為青州太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又大金國志金末河水凍成龜文又有花卉禽鳥之狀巧過繪縷此天畫也

○弘治二異

弘治最為盛世而已酉庚戌間一時奇變如浙江奏景雲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凌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

數大者如鷲卵小者如雞頭實說長道短刺刺不休皆見之奏章良可怪也

○水關

宋高宗時程氏家井水溢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關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

○土關

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鬪血出數日方止

○石曰鬪

武清縣民家石曰與鄰家碌礮皆自滾至麥地上跳躍

相關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鬪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曰沈汗池中以礮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礮與白復鬪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聞之亟往觀焉鬪猶不輟乍前却或磕或觸硜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

○鑄異

廣記唐宰相鄭綱與弟少卿繼同居昭國里一日厨饌將備其釜忽如物於甕中築之離甕尺餘連築不已旁有鑄十餘所竝烹庖將熟皆兩耳慢搖良久悉騰上甕

每三鑄負一釜而行其餘列行引從自厨中出地有足折久廢者亦跳躑而隨之出厨東過水渠諸鑄並行無礙而折足者不能過舉家驚異聚觀有小兒呪之曰既能為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諸鑄乃棄釜庭中却返每兩鑄負一折足者以過往入少卿院堂前排列乃聞空中轟然如崩屋聲悉為埃燼矣

○水柱

丹鈴要錄正德中文安縣河水每僵立是日大寒遂凍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傍有穴數日流賊過縣鄉

民入穴中避之賴以全者甚多

○牛犬言

晉惠太安中江夏張聘晨出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聘懼而還犬又曰歸何早也

○犬貓異

廣記唐左軍容使嚴遵美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貓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朝野僉載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眾妖競作牝雞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



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常，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貓臥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貓爾。」於是貓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三子皆高第。」

按：違美因異乞休，竟免於難，而龔氏反為吉徵，乃知妖祥非人所測。

○ ○ 蠅異

術士相牛僧孺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第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立，約數萬，折躬再三，良久而去。

○ ○ 黃鼠怪

無錫縣龍庭華家，氏族甲於江左，有宗人某，堂中大柱內，忽穿二穴，常見走出兩矮人，可二三寸許，主人怪之，擇日延道士誦經為厭勝之法，兩矮人復出聽經，經之則又無跡，命塞其穴，而傍更穿一穴，出入如故，主人治藥，令奴張以伺之，既出，斃其一，一疾走去，視之，乃雌黃鼠也。少頃，忽有矮人百餘輩出，與主人索命，僕從譁諫而走，又少頃，復有七八人以白練蒙首，出堂中，慟哭。

仍復逐去，久之，聞柱中發鈴鈸聲，眾謂送葬，又久之，聞柱中起簫鼓聲，眾謂鼠中續偶，閉其堂經月，怪便寂然。

○ 鼠殞

搜神記：豫章有一家，婢在窰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窰間，婢誤以履踐殺一人，遂有數百人著練麻持棺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澆殺，遂絕。

○ 玉貞娘子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為蔽，一旦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著於堂壁，家人近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是玉貞娘子，偶然至此，非為灾禍，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為小龕，香火奉之，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方為啓龕，至者絡繹，程氏為小康，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 孔昇翁

龍門寺異蜂，大如鵲，僧網至籠中，明日大蜂至籠邊，呼

孔昇翁僧異而放之見韻府

○○ 蟲誦賦

揚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數人念杜牧阿房宮賦聲繁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蟲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魚念佛 雞卵念佛

唐天寶間嘗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  
敬宗朝宮中聞雞卵內念南無觀世音

○鑊中佛像

常熟丘郡家食櫥內錫鑊置熟雞半隻忘之矣偶婢檢器皿見櫥邊光燄發視之乃鑊中雞蒸氣結成一小殿宇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士像眉目分明婢奔告郡郡移於堂上率家人羅拜之三日猶不滅召巫者束一草船浮之於城河時萬曆癸未正月初六日見戒菴漫筆  
此雞疑即唐敬宗朝雞卵種也又唐詢家烹雞忽火光出釜中視之有未產卵現菩薩像坐蓮花自是誓不殺生

○蛤蜊蚌異

唐文宗方食蛤蜊一蛤蜊中現二菩薩像螺髻瓔珞足履齒齒命致之興善寺隋煬帝亦有此事  
吳興郡宗益剖蚌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宗益奉以歸慈感寺

○鼈異

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鼈重八觔一酒家買之懸室中夜半常作人聲明日剖烹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於縣與郡郡

守楊公廷誥時入覲命以木匣盛之携至京師諸貴人傳觀焉又丁未年遂昌縣民宋甲剖一鼈中有比丘端坐握摩尼珠衫履斬然俱見邸報

潁川王戶部在通州時一日宴客庖人烹鼈剖之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阜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種皆具刻畫所不能及王自是遂斷茲味

○菜花現佛

筆談云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變蓮花仍各有佛坐花中形如雕刻



○雞生方卯

弘治末、崇明縣民有雞生一方卯、異而碎之、中有彌猴才大如棗。

○石中男女

成化間、澧河築隄、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鏡、鏡以為珍藏焉。

石翁有情、人何以免

○狐假子路 以下精怪

東昌宣聖殿、設空體木像、正德中、路忽人語云、我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爭祭奠、必令祭者暫出、閉門頃之、入視、肴核都無餘者、一御史經其地、曰、此必妖也、多設燒酒勸之、俄而無聲、乃一狐寐於側、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

○鬼畏面具

金陵有人擔面具出售、即俗所謂鬼臉子者、行至石灰山下、遇雨沾濕、乃借宿大姓莊居、莊丁不納、權頓蒼下、愁不能寐、而面具經雨將壞、乃拾薪煎火煨之、首戴一

枚、兩手及兩膝各冒其一、以近燎、至三更許、有一黑大

漢、穿一黑單衣、且前且却、其人念必異物、懼其面具而然、乃大聲叱之、黑漢前跪曰、我黑魚精也、家何在、曰在此里許水塘中、與主人之女有交、故每夕來往、不意有犯尊神、望恕其責、其人叱之使去、明日訪主人之女、果病祟、遂告之、故竭塘漁之、得烏魚、重百餘觔、乃醃而擔歸。

○鬼張 以下鬼

弘治中、高郵張指揮無嗣、求妾未得、偶出湖上、見敗船

板載一女甚麗、浮波而來、問之、曰、妾某邑人、舟覆、一家皆沒、妾賴板得存、幸救我、張援得之、甚寵愛、踰年生女子、櫛沐必掩戶、一日婢從隙窺之、見女取頭置膝上、綰結、加簪珥、始加於頸、大驚、密以啓張、張未信、他日張覘之、果然、知為妖、排戶入斬之、乃一敗船板耳、子已數歲、無他異、後襲職、至今稱鬼張指揮云。

○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作色曰、鬼神古聖所

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慶談云。閩僕順童。兩夜暮歸。見一人持燈就傘。偕行良久。語童曰。聞此地有鬼。汝曾遇否。童笑曰。吾行此多年。未之見也。將適通衢。寄傘者曰。汝試看我面。視之。乃無額頰者。僕狂叫而走。相傳世間人鬼半。但人

不見鬼耳。

○ ○ 鬼巴  
夷堅志。臨川王行之。爲廣東龍泉尉。表弟季生來訪泊。

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脫身朱髮。倏然而入。漸逼臥席。冉冉騰身行於腹上。季素有膽。引手執之。喚僕共擊。叫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滅。明日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謂之鬼巴。或與談神怪事。則出示之。

○ ○ 藥鬼

劉池荷家有鬼。常夜來竊食。劉患之。乃煮野葛汁二升。瀉粥上。覆以盂。其夜鬼來發盂。啖粥。須臾在屋上吐。遂絕。

○ 觸機言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間。差往南海子公幹。從五六驛出城。昇酒肴爲路食。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樹下。脫衣卸鞍。坐樹根上。以柳瓢盛酒。搗蒜汁。濡肉自啖。回顧一餽。體在傍。夾肉濡蒜。戲納餽口。中間之曰。辣否。餽卽應之曰。辣。終食之頃。呼辣不已。來驚悸。令人去其肉。呼亦不已。遂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辣之聲隨其往。還入城。始絕。數日後。來遂病死。見馬氏日抄。

○ 白骨  
江湖紀聞。載至元丙子。習家湖。餽呼鹽事。類此。

劉先生者。河朔人。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墳中。歷歷可見。甃甃甚光潔。北壁有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劉出。每與人談其事。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

○ 鬼姑神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蛤精疾 以下奇疾

北齊書右僕射徐之才善醫術時有人患脚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為割之得蛤子二箇如榆莢

○食雞子疾

褚澄善醫術一人有冷疾澄為診脉云是食白蒲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子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出一物如升開看是雞雞翅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未也更服之又吐得如向者雞二十頭乃愈

○銅鎗

述異記漢末時有一人腹內痛晝夜不眠救其子曰吾氣絕後耳剖視之死後其子果剖之得一銅鎗後華佗聞之便往出巾箱內藥投之鎗即化為清酒

○臨甸寺僧

齊門外臨甸寺有僧年二十餘患瘧疾五年不瘥而死僧少而美性又淳其師痛惜之厚加殮送及茶毘火方熾忽爆響一聲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長數寸面目肢髮無不畢具美鬚蔚然垂腹觀者駭異

○張鈔

秘書丞張鈔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常苦熱雖盛暑隆冬著襪袴紗綿相半

○飲不飲

元載不飲其鼻聞氣已醉人以針挑其鼻尖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由是日飲一斗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常數斗至午後興發不可遏家業遂廢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痕至微飲時眼偏其上轟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如常日所飲

之數遂投烈火中忽爆裂為數十片士人由是惡酒

○說諸載異疾三條

宋知制誥呂縉叔得疾身漸縮小乃如小兒姜愚忽不識字數載方復宋時一女子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盡如鈞

○腸痒

傅舍人為太學博士日忽得腸痒之疾滿腹作痒又無搔處欲笑難笑欲泣難泣數年方愈

○徐氏

參政孟庚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即舉身戰慄至於幾絕見母與弟皆然至死不明又惡聞徐姓及打鐵打銀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其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為業婢曰打鐵疾遂作更不欲見竟逐去之醫遂無能施其術

○腹中擊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腹消則聲止二月一作

○喉聲合樂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已後每寐熟即喉聲如鼓簧若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

○空中美人

北齊書天統中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虛所致

○應聲蟲

文昌雜錄劉伯時常見淮西士人楊勳自言中年得異

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蟲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勳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始未以為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是疾而觀者甚眾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求衣食於人者惟藉此耳

應聲蟲本病也而丐者以為衣食之資死而不悔又安知世間功名富貴達人不以為應聲蟲乎噫衣食誤人肯服雷丸者鮮矣

○活玉窠

清異錄蓋屋吏魁召士人訓子弟館於門士人素有蛀牙一日復作左腮掀腫遂張口臥意似情騰忽聞有聲發於齦齦若切切語言人物喧嘩漸出口外痛頓止至半夜却聞蚤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回活玉窠也似呼喝狀頰上蠢然直入口彈指頃齒大痛詰旦具告主人勸呼符咒治之痛止腫消竟不知何怪

謝在杭云余同年歷城穆吏部深家居得疾耳中嘗聞人馬聲一日聞語曰吾輩出遊郊外即似車馬騾



驢以次出外宿疾頓瘳至哺復聞人馬雜遝入耳中疾復如故穆延醫治百計不効逾年自愈始信陶穀所載不謬

○一胎六十年 以下產異

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姙九子各滿十月而產惟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患設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屬及家中我腹中

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迨母命終諸親眷屬載其屍骸詣諸塚間請太醫耆婆破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髮皓白俯俛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

○一生四十子

周衷公之八年鄭有人一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生二十人死

○肉帶懸兒

釋史宋孝廉所親家有解產出肉帶子一條帶上共懸十八小兒面目形體無不具備聯絡如綴觀者雲集其母懼而棄之

○寶母等

五雜俎云漢竇武之母產一蛇一鶴晉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唐大順中資州王全義妻孕而漸下入股至足大姆指折而生珠漸長大如杯宋湖州婦人產子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枚僧園云萬曆己酉石湖民陳妻許氏產一白魚壬

子蘇城吳妻燒身產一金色大鯉魚長四尺許鱗甲燦然其家大駭投諸清冷之淵里人呼其父曰漁翁

○產法馬

萬曆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產夜又白魚後又姙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寺僧在家轉經祈祐其夕功未畢內呼腹痛急忽產下一胞訝是何物破而視之乃一秤銀銅法馬子也舉家大駭權之重十兩視其背有鑄成字樣驗是萬曆二十二年置七字跡甚分明至今尚在此鄉章秀才偕同學方生親詣其廬傳玩而異之或

疑銅精所交或疑五郎所幻未可知

○產錢

徐州吳瑞者秀才玠之弟行第八年二十餘妻初產子歷五十四日忽嘔出水數合有銅青氣家人曰此兒傷重何為出水綠色耶明且遂噦出三角物數十其家怪而洗之乃成二錢分為四塊平正無小大之殊五六日連下數升合之得大錢七十二文皆有年號輪郭周正體面無一不符遂以膠粘而固之聞者爭求觀州有司亦至其兒竟無他異

○產本濟經

張衡之女玉蘭幼而潔素不食葷血年十七歲夢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索之終不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謂侍婢曰我死爾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歿父母不違其言剖腹得一物如蓮花初開其中有白素金書十卷乃本濟經也十餘日間大風雨晦暝遂失其經

○產掌

鄞縣民出買妻與其妯同處夫久不歸見夫兄私心慕之成疾貼危家人知所以且憐之計無所出強伯氏從

惟外以手少拊其腹遂有感成孕及產惟一掌焉

○額產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懷妊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長為將今猶存名胡兒見異苑

妖異部終



非族部第三十五目錄

南海異事三條

蜜唧唧

產翁

土獠蠻俗

倭國

占城

頭飛

計二條

吐蕃

契丹

計三條

夷婦

韃韃

渾脫

種羊

回鶻

木乃尹

大食國木花

古莽

白狼國

裸人

大宛

女國

金齒蠻

麻逸

吐火羅

暹羅

乾沐

羅羅

瓜哇

大耳國

聶耳國

辰韓

鵠國

勒畢

小人

大人

長人

長布巾長衣

無衣民綠民細民

合塗國

賣龍

鹽龍

龍鱗

大鵬

計二條

海鵬

海鬼

海大魚

計五條

鱈魚

漢泉井中魚

奔解

鮫魚納魚

人魚

鮪魚

橫公魚

羅市

在此

蟹

千侯入蛇腹

神蛇

噴嚏驚虎

荆溪三虎

嗜虎

大蝶大蜈蚣

狒狒

詭獸

貌

山獺

綵破鼓

非族部

子猶曰學者少所見多所怪窮髮之國穴胸反趾獨臂兩舌殊風異尚怪怪奇奇見於紀載者侈矣不聞此不知天地之大不聞此不知中國之尊予特採其尤可駭笑者著焉而附以蛇虎之屬若曰夷狄禽獸云爾是為非族第三十五

○南海異事三條

南海男子女人皆縵髮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髮膏塗其髮至五六月稻禾熟民盡髡鬻於市既髡

復取髮膏塗之來歲五六月又可鬻

解牛多女人謂之屠婆屠娘皆縛牛於大木執刀數其罪某時幸若耕不得前某時乘若渡水不得行今何以免死耶以策舉頭揮刀斬之

貧民妻方孕則詣富室指腹以賣之俗謂指腹賣或已子未勝衣鄰之子稍可賣往貸以鬻折杖以謀其短長候已子長與杖等即償貸者鬻男女如糞壤父子兩不戚戚

○蜜啣啣

右江西南多獠民好為蜜啣啣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漬之以蜜置盤中猶蟻蟻而行以筋挾取咬之啣啣作聲故曰蜜啣啣

吳人以酒噴蟛蜞食之或入酒未深者纔舉筋皆走出盤外此與蜜啣啣何異

○產翁

南楚新聞云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婦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疾亦如之其妻了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又越俗妻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康

餉塔塔擁余抱難坐於寢榻稱為產翁其顛倒如此

○土獠蠻俗

土獠蠻俗男子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後婚娶無匙筋手搏飯而食之足躡高橋上下山坡如奔鹿人死以棺木盛之置千仞巖崖之上以先墮者為吉

○倭國

北史云倭國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未明時出聽政日出便停理務曰委我弟

○占城



占城國釀酒法以米和藥入甕中封固日久俟糟生蛆為佳釀他日開封用長節竹筴三四尺插入糟壺量人多少入水以次吸竹則酒入口吸盡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封甕再飲歲時縱人抹生人膽膏其會或部領得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

○頭飛

占城國婦人有頭飛者夜飛食人糞夫知而固封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陳剛中在安南有紀事詩曰鼻飲如甕瓶頭飛似醜醜鼻飲水漿頭飛食魚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岬泥尋蟹蚶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吳時將軍朱桓有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竄或從天窻中出入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如常人焉

○吐蕃

唐貞元中王師大破吐蕃於青海臨陣殺吐蕃大兵馬使乞藏遠或云是尚結贊吐蕃乃收屍歸有百餘人行哭隨屍威儀絕異使一人立屍旁代語問以瘡疾痛乎代應曰痛即膏藥塗之又問食乎應曰食即為具食又問衣乎應曰衣即命裹衣之又問歸乎應曰歸即具與馬載屍而去若此異禮必國之貴臣也

○契丹

契丹俗每正月十三日放國人為賊三日惟不許盜及

十貫以上北呼為鶻里時華言偷時也

諺云禽獸淫無恥而有節人淫有恥而無節余亦云虜偷不禁而有時中國偷禁而無時

契丹牛馬有熟時如南方之養蠶也有雪而露草寸許牛馬大熟若無雪或雪沒草則不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祀

○夷婦

蕭岳峰夷俗記夷婦乳長垂至腹下時當刺繡兒輒從

腹後索而食之

○鞮鞢

鞮鞢腸極細如猪腸人身瘦長而開勝不畏死得勝則唱敗則哭鞮鞢至中國人戲弄其乳則喜以為是其子也至隱處亦不為意惟執其手則怒謂執手為夫婦動扶刃刺其人

○渾脫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頭骨肉外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漚謂之渾脫

○種羊

大漢遠西人能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日埋地中初春未日為吹笳呪語即有小羊從地中出中國有種蚶種龍法種羊未是鑿空

○回鶻

回鶻酋長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剖羊以指鼻血塗於佛口或捧其足而呵之謂之親敬

○木乃尹

回回地面有年老自願捨身濟眾者乃澡身絕食日曬

蜂蜜數月便溺皆蜜矣既死國人殮以石槨仍以滿蜜浸之錫志年月俟百年沐視之則已成蜜劑名曰木乃尹人有損折肢體者食少許立效見博物志補

○大食國木花

大食國西南二千里外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笑則落

○古莽

古莽之國其人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之所為為實畫之所見為虛

○白狼國

西夷有白狼國者依山以居壘石為室如浮圖然以梯上下貨藏於上人居於中畜園於下見綱目

○裸人

天寶實錄云日南廐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為美飾

○大宛

大宛國人皆深目多鬚髮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



所言丈夫乃決正

○女國

女國在慈嶺之南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見隋書

○金齒蠻

金齒蠻俗處女淫亂同狗彘未嫁而死者所通之男子持一幡相送有至百人者父母哭曰女愛者衆何期天逝

○麻逸

麻逸國族尚節義夫死其婦削髮絕食與夫屍同寢多與並逝者逾七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

○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慈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為志生子屬其長兄

○暹羅

暹羅國婚姻先請僧迎男子至女家僧取童女喜紅點

於男子額名曰利市然後成親過三日後又請僧送女歸男家則置酒張樂待賓喪禮凡富貴人死用水銀灌腹而葬平人則昇至郊外海邊沙際為鳥所食食盡飛去餘骨號泣棄海中謂之鳥葬

○骸沐

越東有骸沐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翁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剝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焚之薰其煙上騰謂之

登霞然後為孝見墨子

○羅羅

羅羅即烏俗尚男巫號曰大奚婆以雞骨占吉凶事無巨細皆決焉凡娶婦必先與大奚通次則諸房兄弟皆喜之然後成婚謂之和睦夫婦之禮盡不相見夜則同寢生兒未十歲不得見父曾長死以豹皮裹屍焚之葬其骨於山非至親莫知其處葬畢用七寶偶人藏之高樓盜取鄰境貴人之首以祭如不得終不祭祀

○瓜哇

瓜哇國凡主翁死，殯之日，妻妾奴婢皆帶草花滿頭，披五色手巾，隨屍至海邊，或野地，昇屍俾眾犬食，食盡為好食不盡，則悲歌泣號，積柴於傍，眾婦坐其上，良久，縱火燒柴而死，蓋殉葬之禮也。

○大耳國

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為席，一耳為衾。

暑月又可作扇，以玄德方之，眇乎小矣。

○聶耳國

聶耳國其人與獸相類，在無腹國東，其人虎文，耳長過

腰，手捧耳而行。

○辰韓

辰韓國見生，以石壓其頭，欲其扁，今辰韓人皆扁頭，見

魏志

○鵠國

陳羣與齊桓論云，西海之外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為人自然有禮，好拜跪，壽皆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惟畏海鵠，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海鵠腹中不死，而鵠亦飛千里。

○勒畢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莫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

陳玄錫曰，傳云，僊僊三尺，短之至也，假令僊僊而適，勒畢必且詫為臨洮長人矣。

○小人

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朱衣玄冠，乘輶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竝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為蟲豸所咋，竝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蟲。

○大人

咸熙二年，有大人見於襄武，身長二丈，腳跡三尺二寸，符堅時，河中得一大屐，長七尺三寸，又有桃核，可容五斗。

○長人

成化辛丑，蘇州衛軍人數十泛海，遭風，飄至一島，人皆長三四丈，以藤穿我一人於樹間，其人逸出，至海邊，忽前舟逐，載之，而長人追至，船已離岬，從岬上用手挽船，船人劔截其一指，辨之，乃中指一節，以尺度之，尺有四寸，過嘉定，令取視，置庫中。



○長布巾長衣

蘇州府志云有直指使詣學官大風吹下一布巾橫直皆丈餘以貯郡庫又某年海上浮一衣來長二丈兩袖倍之

○無啓民錄民細民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爲人

○含塗國

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河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握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賣龍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災旱於是方士闢旱便齋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

數十觔舉國會飲以頽其直乃發壺出龍置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見抱朴子

○鹽龍

蕭注從狄煨前之破蠻洞也拔其實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筋搗海鹽飲之每鱗中出鹽則收用以酒送一七專主興陽後因蔡元度就其體祇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四日用亦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

○龍鱗

武昌熊維禎談其邑因江漲漂一物如魚鱗於田間大如席或曰龍鱗也

○大鵬

嘉靖中海上會墜一大鵬鳥毛萬元獻親見在某郡庫中毛以久盡獨見孔橫置在地平步入之無礙又海邊人家忽爲糞所壓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蝦腥質半未化蓋大鵬鳥遺糞也  
林尚書瀾於內庫見大鵬翎一枝長丈許管中可容兩人坐公自作記

○海鵬

正德末、有鳥黑色、大如象、舒翅如船、蓬、飛入長安門內、大樹上、弓弩射之、皆不入、民家所養、鵝、被啄而食之、如拾蛆、轟然、數月方去、人以爲海鵬也

○海鬼

晉時、有人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鬼毛也、出則天下亂

○海大魚

崇明志、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八夜、其身始盡

海舟汎琉球、夜見山起接雲、兩日並出、風亦驟作、據舟欲覆、眾皆駭惑、舟師搖手令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師頷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起接雲者、鯨魚翅也、兩日、目也、見使琉球錄

宋高宗紹興間、漳浦海場有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至剗目、乃覺轉龍而旁、鱗皆覆、近時刻參戎炳文過海岸、於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斧、移時僅開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長丈餘、劉搗數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見繪圖

南海人常從城上望見海中推出黑山一座、高數千尺、相去十餘里、便知爲大魚矣、此魚偶困而失水、蜿蜒島上、居人數百、咸來分割其脂爲膏、經月不盡、又有貪取魚目爲燈、相與攀援、騰踏而上、其目大可數石、計無能取、失足溺死於中者同時七人、乃止、見繪圖

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破、補治不能、制、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侶懼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風、在洲上死者十餘人

餘人

○鱈魚

大街袁六房會網一鱈魚、長而極瘦、始怪之、肚中得一糙碗、蓋爲此物所磨、瘦者以此、見繪圖

○漢泉井中魚

河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三魚、一金鱗、一黑、一如常、而半邊鱗肉與骨俱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無異、但其游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俗傳漢皇食鱸、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



倉皇棄魚井中而遁

○奔鯨

奔鯨一名濁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若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著岬上聲如嬰兒啼項上有孔通頭氣出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為候相傳纒頰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照歡樂之處則明

○鮠魚鮠魚

雙槐歲杪鮠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

舍水上山茹草葉覆身張口俟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汁如白汗乃無毒鮠魚出四川雅州似鮠亦能緣木蜀人食之孟子謂緣木求魚理所必無不知天壤間正不可窮也

○人魚

宋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曰此人魚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

聞北方有人魚身白首北壯交感與人無異鯨寡多取畜池中未知即此種否

○鮎魚

異苑云鮎魚凡諸魚欲產鮎輒以頭衝其腹世謂衆魚之生母

○橫公魚

北方荒外有石湖出橫公魚夜化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十七煮之即爛可已邪病

○鼉市

南海之濱有鼉市焉鼉暴背海隅邊幅廣脩不知幾百里也居民眠為石洲漸剝狝茨鱗列成市亦不知幾何時也異時有穴其有為鐵冶者天旱火熾鼉不勝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

紅塵中大都鼉市也特未遭漂沒故不知耳

○在此

太倉董氏嘗捕得一鼉人首出水作歎息聲懼而殺之按酉陽雜俎名曰在此鼉身人首鳴則若云在此故以名之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簞於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簞

○千侯入蛇腹

上虞徐孝廉計偕京師與一千侯同舍蜀人也貌甚偉而鱗文通體絳如青赤松皮面有癩痕隱起類三當錢大狀若賴風者然訊之具言少年嗜酒落魄不羈一日從所親會飲野次時天色漸暮歸不及城便醉臥道傍

草積間夜半宿醒始醒覺悶甚首如蒙被展轉反側不知身在何所已而捫之微溫嗅之腥不可忍尋思腰間有匕首急抽而割之得肉一餅復嗅之腥甚棄去旋割旋棄如此者凡數十餅漸漸漏明於是悉力以從事俄而此竅漸廣頃之如土穴矣因踞身躍出睨之乃一大蛇也遂驚仆地明日家僮消息至其所見主人與蛇並死於道奔告鄰里急昇歸營救復甦而膚間瘡不可耐矣幸遇明醫得不死三月而瘡止及起則膚革變色幾類漆身

○神蛇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而復續淮南子云神蛇自斷而自續隋煬帝遣人於嶺南邊海窮山求得此蛇數四至洛下長可三尺而色黃黑其頭錦文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其身斷則先觸之令怒使不任憤毒則自斷為三四其斷處如刀截亦微有血痕然而怒定則三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隋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類能自斷不必千歲也

○噴嚏驚虎

唐傳黃中為越州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睡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疑人醉人鼻中遂噴嚏聲振虎驚躍落睡下遂為人所得

○荆溪三虎

荆溪吳康侯嘗言山中多虎獵戶取之甚艱然有三事可資談笑其一山童早出往村頭易鹽米戲以藤斗覆首虎卒搏之銜斗以去童得免數日山中有自死虎蓋斗入虎口既深隨口開闔虎不得食而餓死也其一銜豬跳牆虎牙深入而牆高難越豕與夾牆而掛明日俱



死其處其一山中酒家一虎夜入其室見酒竊飲以醉甚不得去次日遂為所擒

○雷虎

近歲有壯士守水確為虎攫而坐之確輪如飛虎視良久士且甦手足皆被壓不可動適見虎勢翹然近因極力雷之虎驚大吼躍走其人遂得脫昔人料虎幾今人乃吮虎卵乎

○大蝶大蜈蚣

物之瘦者蜈蚣輕者蝴蝶嶺南異物志見有物如蒲航

過海將到舟競以物擊之破碎墜地視之乃蝴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肉得八十觔噉之極肥美葛洪遐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唇烈取肉白如瓠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覆鼓其肉暴為脯美於牛肉天寶四載廣州府因海潮漂一蜈蚣陸死割其一爪則得肉一百二十觔

○狒狒

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觔既力若此何能致之

對曰狒狒見人喜笑笑則上唇掩其額故可釘之髮可為髡血可染衣身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

按狒狒亦名費費又曰噴陽被髮反踵獲人則持其臂而大笑笑止即傷人矣土人截大竹為筒終於項下納手筒中狒狒既笑則上唇蔽額人從筒中出手以釘釘其唇於額上然後聚眾而擒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展馴

○訛獸

神異記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羗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隱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

○貌

狗纓國獻一獸名貌吳大帝時尚有見者其獸善道人室中竊食已大叫人見之即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吾啖汝已而開拳曰貌

○山獺

有山獺淫毒異常諸牝避之無與為偶往往抱樹枯死其勢入木數寸

○躲破鼓

兵部郎中鄭獅南家曾養二猿其性者甚淫一旦失牡  
猿叫號不已主人適覓不得越宿乃自破鼓中出今號  
人之避內差為躲破鼓  
邵震卿曰臨水登山僧房道院皆破鼓也節慾養生  
者不可不知

非族部終

雜志部第三十六目錄

勇可習	真主奇微
周尹氏	八字無憑
帝王言命	嶽神戲夢
造化弄人 計二條	惡蟲齧頂
張生失金	奇寒
嫁娶奇合	趙母奇語
一日得二貴子	醉殿奇禍
世事翻覆	東坡奇夢

投牒自禱

戴探花

晚達

晚娶 計三條

曾偶然

陸孝廉

白公裂詩

賈管谷筍詩

一句詩

呂常題畫

李龍眠畫

吳文定書扇

李十八草書

登林奪字

符詔請署

王準侍寵

都都知

垂柳賜姓



拔河戲

手搏

賭官

打毬賭

微行

饒州人

勳臣讒語

科舉弊

徐相國善答

講咸丘蒙章

掌院名言

祝瀚批寧府帖

銚頭會

邊將隱匿

李實

黃慈貴

武廟南巡事 計四條

蕭穎士僕

溫公二僕 計二條

高德基平江事二條

老人貴人婦人八友

世事相反

雜志部

子猶曰史傳所載、採之不盡、稗官所述、聞之不盡、客座所聞、錄之不盡、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談諧方暢、謔笑紛沓、忽焉喙短詞窮、意敗矣、爾時得一奇事、如獲珍珠船、因不忍遺、置為雜志第三十六

○勇可習

魏杜襲為西鄂長、劉表攻西鄂時、柏孝長在城中、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出戶問消息、四五日後、乃負楯親闕、語襲曰、勇可習也

○真主奇徵

我太祖幼時、嘗見羣鷺遊於庭、戲以青白二紙旗左右、豎立、命之曰、青者立青旗下、白者立白旗下、羣鷺應聲如命而往、一花鷺不知所適、往來於青白之間

○周尹氏

周尹氏貴盛、五葉不別、天饑作粥、會食、聲聞數里外

○八字無憑

昔趙韓王時、有軍校與同年月日時、若趙有一大遷除

軍校則一大責罰小遷轉則軍校微有譴叱

○帝王言命

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厨人進茶偶稱旨詔賜冠帶有老生員夜獨吟云十載寒臆下何如一盞茶帝微行適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嶽神戲夢

浮碧山之神惟東嶽最靈凡以夢祈者應如響邑中有父子同應鄉試者禱於嶽以夢示曰汝往問秦棗三孺人可矣二人未解所謂偶下山見一丐婦浣於河間之

曰秦棗三孺人者為誰其婦張目咤曰汝奚問為蓋此婦與邑少年秦棗三狎故有是號忽聞其語而心怪之也二人猶未悟對曰吾欲問我父子誰中其婦罵曰入你娘的倒會中其年父果中

○造化弄人

萬曆癸未管明府九臬始與同儕越公車選夢神人屬以七題次早構房間文佳者熟讀之及入試七題果符所夢因信筆以所熟文寫就不服構思自喜得神助必中矣乃是年主考厭薄舊文盡括坊間文入內磨對凡

同者擲之管以是下第選授富順令

莆田一秀才往九鯉湖求夢夢曰明日所遇官即爾功名次日遇鍾御史李大參皆其里人生大喜告以故李曰學鍾先生鍾曰學李先生皆言當如其官也後僅以歲薦任教職卒人始悟為學中先生學裏先生云

○惡蟲齧頂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螫皮肉紅腫方知其適

不能答者以螫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某事史忽淚下上問故對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下淚明日御批史為侍郎不知當時乃為蜈蚣所齧故下淚也嗚呼均為惡蟲齧頂敬君者不遇欺君者蒙恩豈非數哉

○張生失金

嘉靖時杭人張姓者自幼為小商老而積金四錠各束以紅線藏於枕忽夜夢四人白衣紅束前致辭曰吾等隨子久今別子去江頭轉餅家覺而疑之索於枕金云



矣。躊躇歎息之。江頭詢韓，果得之。張告韓曰：君曾獲金四錠乎？韓驚曰：君何以知？張具道故。韓欣然出金示張。命分其半。張固辭謝，遂出門。韓留觴之，舉一錠分爲四。各裹餅中，臨行贖之。張受而行，中途值乞者四，求之哀。各濟以餅一，四乞者計曰：此餅巨而冷，不可食，何不至韓易小而熱者乎？遂之韓，韓笑而易之。

○奇蹇

昔淮南盧嬰平生奇蹇，謂至人家，其家必遭橫禍，或小兒墮井，幼女失火，王休佑所執木手板，得者必不祥，近

雍瞻若野王，多能而貧甚，始客魯，魯人皆避畏之，呼爲耗神。已造一訟者及病者家，二家俱敗死。比至京，京中復聞斯語，會二人博，而雍坐負者傍，或語負者，謂勝者教之，負者怒，毆之，幾死。

○嫁娶奇合

嘉靖間，崑山民爲男聘婦，而男得痼疾，民信俗有冲喜之說，遣媒議娶，女家度婿且死，不從，強之，乃飾其少子爲女歸焉，將以爲旬日計，既草率成禮，男父母謂男病不當近色，命其幼女伴嫂寢，而二人竟私爲夫婦矣，逾

月，男疾漸瘳，女家恐事敗，詒以他故，邀假女去，事寂無知者。因女有娠，父母窮問得之，訟之官，獄連年不解。有葉御史者，判牒云：嫁女得媳，娶婦得婿，顛之倒之，左右一義，遂聽爲夫婦焉。吳江沈寧卷吏部，作四異記傳奇。

○趙母奇語

趙母，桐鄉令東郡，趙氏女，嫁女女臨去，救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當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况惡乎？

○一日得二貴子

楊公某，關中整屋人，婦李氏生一子，纔七歲，公復賈於

閩漳浦，主葉氏家，葉新寡，復爲其家贅婿，生一子，冒姓葉氏，亦已三歲，倭夷突犯海上諸郡，略公以去，居十九年，髡髮跳戰，皆倭習矣，後又隨衆犯閩，會聞帥敗之去，而公得遁歸，爲累囚，屬紹興郡丞楊公世道者，釐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關中民也，因道其里族妻子名姓，多與已合，異之，歸以問母，母令再讞，而聽於屏後，不數語，大呼曰：而翁也，起之囚中，拜哭皆慟，洗浴更衣，慶忭無極，次朝葉公知公得翁，舉羔鴈爲賀，公觴之，翁出行酒，葉公問翁何由入閩，翁言其始末，又與葉公家里族妻



子名姓合，異之，亦歸以問母。其日翁來報謁，藥公傷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為悲喜猶楊丞家。於是閩郡黎老歡忭，呼為循吏之報。士大夫羔鴈成羣，蓋守丞即異地各姓，實同體兄弟，而翁以髡跣跳戰之卒，且為梟囚，一日而得二貴子，兩夫人，以朱轎千鍾養焉。其離而合，疎而親，賤而榮，豈非天故為之哉。

○醉毆奇禍

甲乙二人俱醉，過於途，甲毆乙仆，視之，死矣，逕去。總甲見之，亟白於官，時已暮，姑以葦席四懸障屍，衆寢衛於外。

夜半，乙稍寤，已迷前事，思安得處此，必犯夜禁，潛起，逸歸。及明，守者失屍驚懼，須臾官來，謂受賄棄屍，痛加箠楚。守者証服，請取屍來，乃共往伺於郊，一人醉而來，衆前撲殺之，昇入葦室，而乙方大醒，記得曾被甲毆，詣甲，甲以賄求解，比官以殺人捕甲，甲邀乙往白官，訊守者屍所來，不能諱，坐死。

○世事翻覆

曹詠侍郎夫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化偽而歸，乃適詠，時詠尚為武弁，不數年，以

秦檜之姻黨，易文階，驟擢至直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攜家來觀，見厲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語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厚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留，歎息久之。詠日益顯，為戶部侍郎，檜殞，詠貶新州而亡，厲領二子扶喪歸葬，二子復不肖，家貨蕩析，至不能給朝脯，趙德光之妻，厲之從父妹也，憐其老，且無聊，招置四明里第，養之終身，厲間出訪親舊，見故夫婿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木蒼茂，謂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

夫妻更相悔羨

衛青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公主化難擇配，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之，丁晉公治甲第，鉅麗無比，楊景宗躬負土之役，後景宗以外戚起家，丁第竟為楊有，錢思公治裝，銀工龔美一作劉美，實為之，後龔美貴，而美所手製皆歸之，王詵為侍禁三班，院差監脩主策語同事曰：吾輩辛苦造成，不知誰居此，不踰時，詵尚主，竟居焉，陸都督炳，治第京師，督工甚嚴苦，未幾，陸敗，工某由外戚貴，即以陸第賜之，河陽花，今朝



如土昔如霞。武昌柳春作青絲。今作帶。世事翻騰大。都如此。

○東坡奇夢

東坡志林云。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為夢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年所書。眾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辨才海月皆在。相見驚異。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遊。不及冠帶。

○投牒自禍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為第十一。向人道

之。有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與試官有成約。及將揭榜。第十一名卷。果易也。主司既聞外議。乃謀於眾。命以陪卷之首更換。所換者乃大璋卷。而換去者。正投牒之人也。眾咸謂天道之公。榜遂定。明年蘇冠南宮。

○戴探花

莆田戴大賓。字寅。八歲遊泮。十三中鄉試。十四以探花登第。亡何卒。其家以喪歸。父母悲甚。必欲發柩省視。及發。乃一白髮叟。大駭異之。棄屍於地。詰責其奴。奴無以

自明。其夜大賓曰。叟吾前身也。上帝憫其苦學。白首不第。托生汝家。暫享榮名。以酬吾志。變形者。不忘其初也。父母由是止哀。

○晚達

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修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鶴林玉露清暇錄。又謂詹義登科後。解嘲曰。讀盡詩書五六摺。老來方得一青衫。逢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

○晚娶

三。清波雜誌。又謂閩人韓楠。未知孰是。閩人陳嶠。六旬餘始獲一名。還鄉娶儒家女。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咸集。悉賦催妝詩。咸有生莫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嶠猶是小孩兒。座客皆絕倒。

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持。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為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

陳觀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婚燕爾答曰僕久處山谷莫預出仕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

○曾偶然

泰和曾狀元鶴齡未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議論蜂出見曾簡默因是共舉書中疑義問之遜謝不知竊笑曰夫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皆下第曾獨首榜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

○陸孝廉

長洲陸孝廉世明省試不第歸過臨清鈔關錯認爲商令納稅陸呈一絕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愧亟迎入款贈甚厚

○白公裂詩

東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句時元白首唱次至楊汝士楊授筆書曰昔日蘭亭無麴糵此時金谷有高人人自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

文士相妬自古而然護前者寧獨吳老公

○貧管谷荀詩

貧管谷在洋州文與可嘗令蘇子瞻作洋州園池三十詠貧管谷其一也子瞻詩曰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與妻遊谷中正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大笑

○一句詩

謝無逸嘗以書問潘邠老邠老近作新詩否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致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

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人至敗意止此一句奉寄

○呂常題畫

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日與吳小仙孫院使宴飲命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曰惜欠風流題客後以屬太常卿呂常曰不必我諛但須寫當日實事耳呂爲製長歌鋪敘家樂援引典故末云吳生吳生欲開揚自畫白哲居侯旁如何更著孫思邈中酒却要千金友徐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聞者絕倒

○李龍眠畫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踞一局散送盆中五皆梟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爲卓絕適東坡從外來脫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吳文定書扇

吳文定公居憂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於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爲人盜去數事恐家人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以爲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甫出門競致去所得數十倍兒歸具道其事再持扇來乞書公但笑而遣之

○李十八草書

宋時有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蓋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後稍進以書問十

五近日比舊何如十五日可稱泰吉了矣

○登牀奪字

唐太宗賜宴玄武門援筆作飛白衆乘酒就帝手中相競常侍劉順登御牀引手得之有不得者言順不敬宜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籍詔請署

安樂公主中宗最幼女也嫁武三思子崇訓光艷動天下嘗自作詔籍其前請帝署日帝笑而從之

○王準恃寵

王拱之子準爲衛尉少卿出入宮闈以鬪雞侍左右恃寵驕恣嘗率其徒過駙馬王絳私第絳望塵趨拜準挾彈中絳冠上折其玉簪以爲笑樂

○都都知

咸通中俳優恃恩咸爲都知一日奏樂誼譚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竝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爲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也乃命李可及爲都都知

後王鐸爲都都統襲此○我蘇新入泮者廣文先生督其贊儀必分上中下戶以爲隆殺近謂上戶未厭

更立超超戶名色取贖倍常超超戶可對都都知

○垂柳賜姓

煬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  
駝脚女至於龍舟每絲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以羊十  
口時盛暑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梁兩堤上一  
則樹根四出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陰三則牽  
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賣一緡百姓  
競獻之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栽栽畢帝  
御筆賜垂柳姓楊曰楊柳

○拔河戲

唐時清明有拔河之戲其法以大麻紐兩頭各繫十餘  
小索數人執之對挽以強弱為勝負時中宗幸梨園命  
侍臣為之七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相五將為西朋僕  
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無力隨紐踏地久不能起  
上以為笑

○手搏

唐主存勗嘗與李存賢手搏賢不盡技唐主曰汝能勝  
我當授箬鎮存賢乃什唐主及即位以賢鎮幽州謂曰

手搏之約我不食言

○賭官

文海披沙云宋文帝與羊立保賭立保勝遂得宣城太  
守陳敬瑄與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  
頭籌遂授節鉞識者笑之然偏安亂朝固不足怪宋藝  
祖開寶四年廷試例以先納卷為魁時王嗣宗與陳識  
同納卷子命二人角力以爭之嗣宗得勝遂為第一  
識次之創業之主亦為此兒戲可笑也涼水記開云嗣  
搏角力恐誤昌言係太平  
興國元年胡旦榜第二人

○打毬賭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  
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微行

王黼雖為相然事微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為市黼為市  
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乃曰  
告竟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  
與踰牆微行黼以肩承帝趾牆峻微有不相接處上笑  
曰聳上來司馬光黼亦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



五國城中有此快樂否

○饒州人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或謂之曰：諸公皆不是癡漢。是癡漢，又有監司薦人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勳臣諛語

洪武甲子開科取士，諸勳臣不平，曰：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聖祖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

之。帝自此覽天下所進表箋，多羅禍者。

○科舉弊

宋承平時，科舉之制大弊，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為文，樣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

今懷挾蠅頭本，其遺製也。萬曆辛卯南場搜出某監生懷挾，乃用油紙捲緊，束以細線，藏糞門中，搜者牽線頭出之，某推前一生所棄擲，前一生辨云：即我所擲，豈其不上不下，剛中糞門，彼亦何為高聳其鬚，以待擲耶。監試者俱大笑。

○徐相國善答

世宗好言長生，乙丑會試題，夫政也者，蒲蘆也。又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上問輔臣：蒲蘆是何物，夷是何義，徐階對曰：夷是有恒之義，蒲蘆是長生之物。

○講成丘蒙章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成丘蒙章，至放勳，沮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掌院名言

國初一上舍任左都掌院，羣僚忽之，約二三新差巡按

者請教，掌院者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羣屬凜然。

○祝瀚批寧府帖

逆濠有鶴帶牌者，民家犬噬之，濠牒府欲捕民抵罪，南昌守祝瀚批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與人事。

○錘頭會

國初惡頑民，竄入緇流，聚犯數十人，掘泥埋其身，十五竝列，特露其頂，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顆，名錘頭會。

後因神僧示化，屢錐復生，遂罷斯會。

僧家奸惡，不可枚舉。近日吾蘇葑門外，有鄉民於所親借銀三兩完官，適是日官冗免比限，民姑以銀歸將還所親，偶為同行相識者述之。時天已暮矣，忽見有挑包容僧隨其後，意彼已竊聞，然猶未甚疑也。既出城里許，同行者別去，顧僧猶在後，心稍懼，復里許，新月慘淡，回首失僧，詳視乃在井亭中解衣，民懼甚，前有石橋，急詣橋下自匿，微窺之，見僧裸體持鐵棒，疾馳上橋，左右視，大聲曰：何處去了！復下橋前馳。

民潛出退走，至井亭，見僧包裹衣服作一堆，度僧去遠，急束縛負之而趨，從他道直走閭門，就飯店宿，取酒痛飲而臥。黎明聞街前念佛聲，云夜來被劫，乞布施僧衣遮體，隙窺之，見裸體者即所遇僧也。解其包，有白金二十兩許，民伺僧去，潛攜歸焉。嗚呼！如此惡僧，人那得知，那得不錐頭。

○邊將隱匿

各邊以 太宗有旨，虜人殺入殺人五名以上，虜畜產九頭以上，邊將皆坐死，遂相與隱匿，人畜死亡至千百者，皆

云四人八頭

○李實

成化中，開住右都御史李實以進房中秘方行取至京，試不驗，遣歸。實上疏謂：忽召忽遣，不知其故。詔姑與致仕。

分明紫皇帝火圈

○黃慈貴

武宗在宮中，偶見黃慈貴，實氣促之作聲為戲，宦官遂以車載進御，慈價陡責數月。

朝廷一舉一笑不可輕易如此

○武廟南巡事

武宗南巡，過淮安，謂孟都御史鳳曰：汝非一乳二子而竝顯者耶？兄麟官至叅政以網命之漁，鳳舉網奮張，僅如一笠。帝曰：官許久尚不解漁耶？

武廟南巡時，蔣瑤為揚州守，不肯橫斂以媚權幸，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值無所取，惟妻女衣妝在焉，臣死罪死罪。



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鱖魚亦不取值矣

江彬誘 上親征寧王駐蹕南京往牛首山打虎後湖網魚得蝦蟆一內侍諛曰此值五百金 上曰汝買之武廟嬖南院一妓每行必從百官咸賄以求媚一日上侵晨從外入妓翁尚臥擁被欲走匿 上從其旁疾趨曰免起已而 上去少選忽聞門外鼓吹聲乃都察院送扁至金書免起堂三字

○蕭穎士僕

蕭穎士該通三教性褊無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力殫亮養瘡平復為其指使如故或勸之行答曰豈不知但慕其博與以此戀戀不能去耳

世間憐才者何人此乃僕隸之不如也

○溫公二僕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溫公驚問僕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厠屋問守園者從何得錢

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高德基平江紀事二條

嘉定近海處鄉人自稱曰吾僕我僕稱他人曰渠僕你僕問人曰誰僕夜間有叩門者主人問曰誰僕外客曰我僕主人不知何人開門方認乃曰却是你僕後人因名其處為三僕之地

誰僕我僕此等問答可已蘇人途中相遇問者曰何往答者曰在此問此等套語亦最可厭白獺隨載行

都語言無實如語年甲則曰本末語居止則曰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筵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進行都謂臨安也

吳人自相呼為狀子又謂之蘇州狀每歲除夕羣兒繞街呼叫云賣癡狀千貫賣汝癡萬貫賣汝狀見賣儘多送要除隨我來

近日蘇州不聞此語杭人開口曰某狀豈狀有運已自蘇而抗耶

○老人貴人婦人八反

老人貴人婦人各有數反。夜不臥而盡睡。子不愛而愛孫。近事不記而記遠事。哭無淚而笑有淚。近不見而遠却見。打却不痛。不打却痛。面白却黑。髮黑却白。如廁不能蹲。作揖却蹲。此老人八反也。夜宜臥而飲宴。早當起而高臥。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當使錢處不使。不當使處却使。無病常服藥。有病却不肯服藥。人未做時爭做。人肯做時却不肯做。請人必欲人來。人請却不肯去。買賤物不嫌貴。買貴物必要賤。美妻妾不甚愛。平常侍兒却愛。此貴人八反也。不愛長子而愛少子。不愛子而愛

女。不信人而信鬼。惜小錢而不惜大錢。為姑時定怨嫂。為嫂時却嫌姑。最忌諱却最呪咀。最怕不到老。又最怕人說老。丈夫舉動最善防閑。丫鬟淫奔却不介意。此婦人八反也。

○世事相反

今世人事亦有相反者。達官不憂天下。草莽之士憂之。文官多談兵。武官却不肯廝殺。有才學人不說文章。無學人偏說。富人不肯使錢。貧人却肯使。僧道茹葷。平人却多持素。閭閻會飲却通文。秀才却處幽。有司官多裁

豪鄉官却把持郡縣。官愈尊則愈言欲。退休官愈不達。則愈有述宦蹟。



倘湖樵書序



幼時讀野史叢書而好之遂效之作  
說麻十二卷以未能博哲棄去既又  
為雜記其耳目所見聞者亦不就  
時備書長河間叢書元成先生聽先  
生序

生諱謙每舉一事必批根尋源窮其  
源末然後以漸互引依類此見今古  
事終今事而串貫之存之括其異同  
而折其是非然且宛轉綉綴左右旁  
及條然如說家人事如按驗官府  
文牘如自訴肌膜而病瘥如蟲壯貝

其聽之輒為之爽然者累日而措乎  
余之游而不能盡聞其說者且二十  
年也今年夏在京師旅邸移讀之付  
所為文竊物生甘以如是之學何  
難舉而聞而識之編之誌之乃亦或  
而果以所著名樵書贈予論叙予受  
序

而讀之一如當日所談謙者書凡為  
干編之若于卷不分部類門目之任  
取之類之牛一目之內臚其事一可  
相後者鱗爪櫛比凡夫覓毛龍鱗集  
與牛譯畢列其扞干而推于盡變使  
讀之者時而顧爾時而首肯時而心

開之意釋時而舌橋並不能下時而  
俯者決背拱手躡足夫作紙之讀  
有千卷故張華讀書函三十車令其  
後作博物志僅存十卷尤思窮搜討  
之力遨遊十稔而其所以為之亦三  
賦先生弄書重卷三克物上乙凡備  
手序

閱數思加以時賢之論述近事之  
睹記參互律律今成斯編記所稱傳  
學無方又曰係有傳學而不窮殆謂  
是與考之稗官著作原有二家一則  
集事以資用一則考蓋以資辨故黃  
覽類充之後存摩時名臣集群書北

壹作及事資今白傳列陶家餅于書  
楹區系門目集以記以資六科試帖  
之用名曰帖此皆集子資用所以自  
如而至伴壬修論衡則實創為考數  
駁辨之文以助談議故後人為稗官  
家者雜記上外復有論說如筆談叢

手序

四

書隨筆及議諸書每可為談議所藉  
如所稱考蓋資辨者今之書並有  
之類事今無方比蓋以廣異此誠代  
山之能事折竹所未逮也予色風推  
多識者三人一志二瀉博一恭五十  
一子伯其一則志也予之事也恭



而先生以信年長志久下交將自  
願載海閣字之列乃歸就老色二  
且久逝今歸然者獨先生與伯舟

今天子方編文章昭回飾物徵天下博

閻隆識之士以是著作既已敷趣之

斗聖名到門而先生以年老海多子

手序

五

方悔先生之謝不能朝夕聆談議而

獨是宵燭餘志既膺昭曜庶幾如曩

時著雜說一會既乃拜物之不可得夫

睹是編而不思十年不讀書者寔笑

時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同色西河溪

學子可齡頓首有誤并書



手序

六

倘湖樵書 初編序

自序

涉晉孔昭讀之視大言詞淵  
明化五柳先生傳自云好讀書  
不求甚解世人多以此為第一流  
人物而不知其不可垂為後世讀之

自序一

魏也一公熟業鼎筆造取高  
若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尋言摘  
句有所未通再一公恬淡清雅  
勇於退靜若曰子將隱氣焉  
用文之化其錄魚錄究其文字旨

何如一枕夢之皇其予不禁身付  
先君子讀之之不窺國每遇書  
之統彖輒命探索之探索而得  
則豁然開朗眉宇飛動探索  
之而予乃知快問累日痛食飽

自序二

疲如是者習以為常至其然奇  
子柔之心龐刻為忌遇未見之  
必可與本不容收究盡錄必速  
終卷而後快亦不自知至所以  
然也大學列八條用而急束之以



一語曰壹是足以備予為在也  
聖矣有禮有用之學不令後世  
蓋豈言誠之友乃又焉是而能  
善為講誠正致極也其有為  
六不同功有淺深之互柔推

中庸

豎拂恍惚之氣所錄不可究  
諸伯之于備身也見涉行于持  
身而謂之學上達知象之  
是然一條目見言首之以物極而  
後也之也極物至最先物至大極

備身乃大禮大用之學而極物  
其禮其用之學朱紫備友子補極物  
致心一而曰心之靈是不有也  
之物是不有理惟于理有未言  
其心有不老此致語者破泥泥

中庸

之致而見已地之心死已不  
有理之可極也亦備有理之不可極  
於其可極者極則神會所相化  
之其又解之其恍惚等于于亦上于  
其不可極也而亦極其極之乃則

必上窮若落八披黃淵而為一書以五  
亦直費古七而留為一種存而不論  
且虫動亦又能食終食世而用心  
唯看若等為身文孔的出詩一表  
助海以來推為第一文字淵的傳

自壽五

兮一陸六初以來推為第一文字  
胸中若蒙炳然如口中已而凡友一物  
且理不色繁星錯列一徑洞貫故  
肺腑中流出大文章凡離騷聖筆  
悅者可算第一此所以後王為

古七第一流人物也衆物之表裏  
精若孤豈不為吾心之全體大用  
豈不的動為其儒妙為實學不  
可借彼第一流人物或志於色或志  
於正而以不米世相視觀大言者

自壽五

為以實也熱卷二獨成序此德  
以示沈筆須正吾信志學自為  
中是自有源本不可蔽其頓示  
可逐其流如物而寤其理乃可  
文豈矣為徒耳郭清狂之詩



曰市城誰念青山瘦  
 老日耐頽  
 不斷烟青山瘦  
 乞而薪  
 想  
 樵  
 蘇不已  
 世乃心  
 形役了  
 老如紀  
 泪  
 于  
 蒼垢  
 綠松  
 而  
 不  
 心  
 色  
 季  
 伐柯伐柯  
 王  
 公  
 不  
 遠  
 志  
 氣  
 洗

自序

心之也  
 乾于  
 卷也  
 時

康熙壬戌十月  
 來集  
 自序於

嵩山畫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一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論經

論聖經之益

士大夫居鄉

草木各物仰進朝旨

忠義強直

正人之後便宜

樵書初編

卷之一

目錄

倘湖小集

功業忠節

南北士有定限

雪不為瑞  
 霧霜不為毒

竹實桂實  
 萍實松實  
 菊實芝實

珍寶之樹

草木雌雄

各物雌雄

鳥之胎生  
 人與獸之卵生

鏡光有所借

金寶天降地出

洗桐洗竹 附洗水

睡方

夢想

遺像靈異

樹蔭

牛思黯之女

義虎

雁臣鳩婦

樞書初編

卷之一

目錄

二

尚湖小集

求賢之像求賢之夢

諸物皆有鬼

世降

尚湖樞書初編卷之一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論經

先儒論經燦然明白如指掌雖或更有考定而不可  
游移者亦令後儒讀之而一快也周易雜卦皆兩兩  
相從而兩相反之義大過子夫八卦則否蓋傳者之  
失也東步始正之云願養正也大過顛也垢遇也柔  
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

樞書初編

卷之二

一

尚湖小集

女歸行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  
窮也 尚書洪範四五紀一節後便合氣以王省惟  
歲庶民惟星二節乃接五皇極耳 井觀項言尚書  
詞語整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與  
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詞其文體又自尋常如左  
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諫諍之詞亦皆不甚艱深至  
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  
公景王追命衛襄公敬王使單平公對衛莊公使者  
之言魯哀公誅孔子詞其文以信屈如書禮記文



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言屈凡古器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及觀書秦誓文便自與古至漢齊王閔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却不然予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唐語林云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懼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有實

無書初編

卷之一

二

倘湖小集

合之左氏則叢雜無徵杜元凱不思孔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二義不侔乃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婉意有所未一也 傳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字發之則箕子語野客叢書云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凡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該于之字上點句 推蓬寤語云論語兩孟人人盡讀亦有承襲之誤者如論語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爲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併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彘則已然也如孟子馮婦章卒爲善爲句士則之又爲句不當以卒爲善士爲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字 宋程棨三柳軒雜識云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或問

無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倘湖小集

禘之說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 雲麓漫抄云禮記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三十始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日強而仕矣五十日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日耄者在禮可以指使矣七十日老而傳八十九十日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點今人並作一句點誤矣



誦聖經之益

後漢書朱臬為隴右刺史忠涼州多寇叛欲多為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勳力諫臬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誥責坐以虛慢 又向栩為侍中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上 以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河上北向誦孝經賊當自消滅中常侍張讓譏栩謂不欲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黃門北寺獄殺之此二事皆空言而未見實效者也 風俗通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

雜書初編

卷之一

四

備湖小築

以為言帝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咏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後漢書公沙穆家貧力學嘗居建成山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一夕忽暴風震雷有聲自外呼穆者三穆不應頃之呼者自牖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恬勿顧妖亦尋滅 又包咸會稽曲阿人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于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日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 又張楷字公超好學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 咸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性

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破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案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 江西通志云江陵孫宇聿修德安人家世業備博綜經史孝弟高潔為江都令先是縣廳每有祟禍泄政者每遷于別廳夢孫下車輒升廳受賀向夜具花笏端坐誦易一遍怪息 說願云北齊權會任助教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有一人牽頭一

雜書初編

卷之一

五

備湖小築

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二人忽然離散 吳均齊春秋云顧歡字元平吳郡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山歡率性仁愛素有道風或以醜厭而多所全護有病邪者以問歡歡曰君家有書乎曰惟有孝經歡曰可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差如其言果愈問其故曰善禳惡正勝邪 南史陳徐陵子份性孝悌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累日陵疾豁然 龍城錄云唐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



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乃  
卽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慚謝後有病者卽請漸  
來誦書尋亦得愈 文用昭云唐碑豫章太守下教  
築水門有物輒壞之禱神而見夢曰可求江心石亭  
長老如言以請長老曰法不當言言則無石亭矣守  
強之乃曰龍王子恒夜入是門適東湖聽徐孺子說  
詩爾經之能動物如此 五代史周世宗時石昂之  
父不喜佛昂于柩前誦尚書云此吾先人之所欲聞  
也 儒林公議云馬元儒學精淡名齊孫奭居喪不  
爲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頌篤 老學菴筆  
記云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名賢  
錄又云宋昌化人章樵嘉定元年進士歷海州高郵  
山陽教官習知海微事再上時相書力陳李全必反  
劉璋可任重後全果亂郡縣多被禍樵率諸生盛服  
坐堂上誦誦賦至歛刃而退 與門修齋 誦經者何如 宋之季  
雪巖先生鄭公霖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  
攻城此見宋文憲公集中 兩浙名賢錄云平陽人  
章永中母誠謹比母卒執喪如禮僭飯佛老以爲冥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六

尚湖小築

資永獨晨昏跪誦孝經曰此吾聖人所以教孝者  
南史吳郡人皇侃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性至  
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獨異志  
傅奕不信佛法唐高祖時有西域胡僧能口吐火以  
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卽  
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于殿西奕于殿東乃令胡  
僧作法于是跳躍禁咒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  
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陳  
書岑之敬淳謹有孝行五歲讀孝經必焚香正坐  
一統志云唐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景駿曰  
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  
義于是母子感悟 東漢周磐字堅伯曰命終日桐  
棺足周身外櫛足周棺斂形懸封深衣幅巾寫堯典  
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金罍子云吾之亡可以  
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劍一口自隨外此珠玉  
不入銅錫勿求田園議求墓西門豹側杜元凱求墓  
祭仲冢邊曹子誠求墓邊伯玉側梁伯鸞求墓要離  
塚旁此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 魏晉書 字國讓

樵書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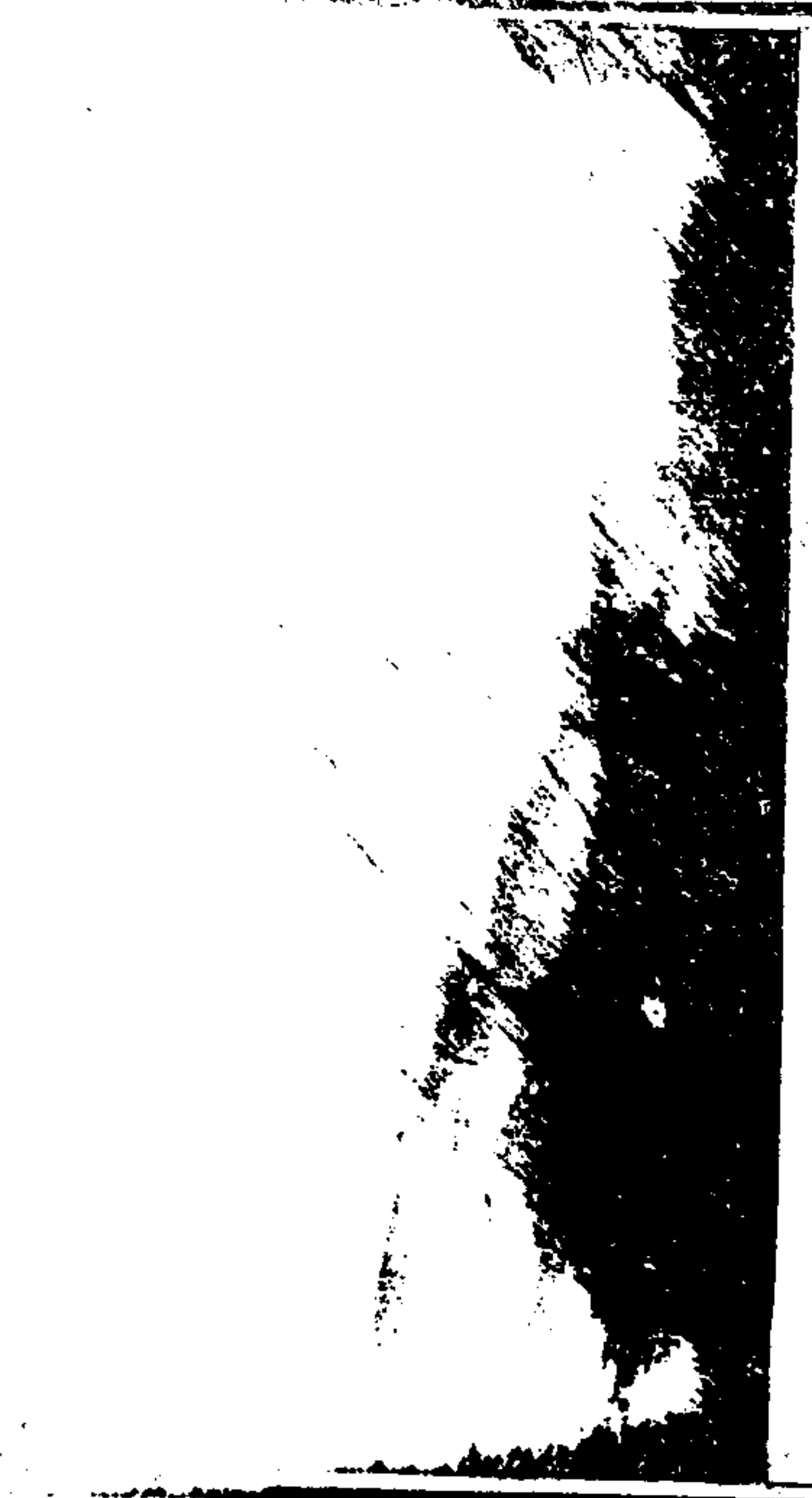
卷之一

七

尚湖小築



舊唐書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晚年尤篤志于學自晝達夜畧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毋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每見僧人讀佛書道士讀道書皆盥手焚香端坐正襟不容少侮而吾儒讀五經反未欵手莊容敬禮存想其獲戾於先聖何如哉味德言之論可以憬然思矣 東觀漢記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奸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獻帝誦孝經一章以樵書初編 卷之一 倚湖小集 丈一竹箴畫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焉



士大夫居鄉

金罍子云杜密頴川陽城人也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踴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守溪筆記云王竑李秉俱號一時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九

倚湖小集

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闕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不倦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闕巷小人游戲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為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騎鄉人哉其不同如此夫士大夫既已脫簪冕而樂山林或侃侃而陳郡邑之得失或沈默而養晦以全高或平易而講親友鄉隣之誼或高岸以養道簪舊履之望斯亦各行其是毋相碍也余行之說願云竑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



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于留守向拱拱不聽宋熙寧初富鄭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河南守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埒虎鼠雲泥變幻不常正固不能堪於課役而訴之留守則其學力之未至也富鄭公未見因籍戶而有所動心則亦賢已若夏忠愍公言初時免相與野老爭席曰君業降爲平民何得高大于吾公不能堪遂經營再相而大禍隨之蓋無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十

倘湖小築

學問以容忍之也豈盡由天運哉 世範云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復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現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現任官之不違併與其善者而掩之讀書鏡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其惟求人不知識耳 又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

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文正公既退居有園地在京師無貴賤皆以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具召雖權貴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踪跡宜疎遠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舊 聽雨記談卿大夫居鄉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考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予謂卿之縉紳同輩序齒可也苟非其人以齒尊之不幾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十一

倘湖小築

草木各物仰遵朝旨

東鹿縣有傾井相傳漢光武御師河北歷此三軍渴其遇井苦無汲具光武下令可用手扳之井忽傾倒水溢今磚甃傾斜勢同隧道是也邯鄲縣亦有扳倒井亦傳光武破王郎時三軍渴而扳倒者 名勝記萬阜縣有龍柏在縣之下生寺相傳漢光武繫馬鞭於上故樹枝宛成龍形 金罍子云梁武帝每拜山陵涕淚所洒松為變色 卓異記云天授二年臘月卿相詐稱上苑花開請幸則天許之乃遣使宣詔曰

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明晨名花瑞草皆發羣臣咸服其異 獨異志云唐中宗為天后廢于房陵仰天而嘆因拋一石于雲中祝之曰我當為帝即此石不落遂為樹枝閣之至今猶存 羯鼓錄云唐玄宗天縱知音凡管絃必造其妙尤愛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常遇二月初詣日巾櫛方畢時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靚而嘆曰對此景物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一

主

倚湖小築

上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上白製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翳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

宋史載清河縣西十里龍土堂右有古槐一枝似龍形枝幹拳曲下垂至地若龍爪狀時人謂之龍爪樹太祖微時避暑其下解衣覆其上性遂下生有利其材而伐之斧斤方加疾作而止 名勝志云四川廣安州秀平山昔有石土地像宋太祖以筆點此山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一

主

倚湖小築

軍治其像即自墜云 話諛云宋真宗朝寢殿側有一古檜秀茂不羣名御愛檜然構礙殿簷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時以為瑞 宋真宗王欽若新喻人嘗代真宗郊祀回上問卿家何積累乃有今日對曰術者言臣祖墳佳上令圖以進訣曰通濟橋下水朝流世代出公侯睦宦橋下水來衝分土作三公上乃舉筆引水出壙前曰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決遂罷相 春渚紀聞云元豐間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憇形使之文至關嶺



有秦時柏一株雖質幹不枯而枝葉畧無存者既標  
圖間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御筆點其枝間而嘆其  
閱歲之久也後郡秦秦朝柏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  
記謂天人降筆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 墨  
莊漫錄云禁中舊有鴨脚子四本俗謂銀杏大皆合  
抱其二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所託陰隘  
無可臨賞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敞可以  
就賞而未嘗著花也裕陵嘗臨觀而興嘆以爲事有  
不能適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結實至千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古

尚湖小築

餘瑩大可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樓賞之分賜禁從  
有差 名山記云四明山上有雙石如筍高數丈有  
杜鵑花叢生其頂春時爛若雲錦宋時每遇道密之  
時輒三年不榮范鎮詩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花  
不記春又齊唐記宋太祖太宗真宗道密之時花枯  
癭三載上虞志又謂仁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  
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既而復茂 宋紹興中皇甫  
履賜隱廬山高宗名其所居曰清虛庵光宗在東宮  
日嘗問履山中所乏履曰但水差遠光宗因大書神

泉二字賜遺之云持歸隨意鑿一泉履歸于庵側穿  
一小井方施畚鍤而泉已湧 景物畧云昌平州駐  
蹕山因金章宗駐蹕而名章宗于此下觀野燎而獵  
召其酋長大人擊毬俄而自擊自賞嘆曰美乎哉無  
人見之須臾石羣起若觀章宗益自喜灌以酪故石  
頂至今自存 庚巳篇 高皇初起太學臨觀之顧  
學制宏麗意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  
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  
選躋位通顯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古

尚湖小築

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造屋爾輒據之耶顧  
呵之出語訖而蛛遯從此遂絕 宋景濂云滁瑯琊  
山有柏子潭潭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 皇上初  
龍飛屯兵於滁會早曠親挾雕弓注矢于潭者三約  
三日雨如期果大雨 高皇帝自將兵十萬取婺州  
過蘭溪見古柏甚奇駐師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  
此 聖天子也喜之贈以詩筵令得遊天下柏後棚  
亭遠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輒有蒼龍繞伏其上  
王世懋詩云何年古柏尚青青知是 高皇玉輦停

不信聖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形 又北平下坡  
寺弘治年間勅建曰大圓通寺 憲宗駕幸之見金  
剛面正黑上笑曰似火裏金剛一夕火起金剛毀焉  
客燕雜記云積翠下有圓殿中大松偃蓋蒼葱萬  
曆年已枯死封以都督之官踰年復生

燕書初編

卷之一

去

倚湖小築

忠義強直

人臣當更革之際一往而死無容再計若舍得迎新  
未免依阿卑遜乃有忠義強直不畏死而反得不死  
者往往而然晉書初呂光欲立呂弘為太子會聞呂  
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紹密告呂纂以主上  
闇弱當遠追廢昌邑王之義纂于是夜率壯士數百  
人踰北城攻廣夏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親逆門之日  
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  
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耶因抽劍直砍纂中額

燕書初編

卷之一

去

倚湖小築

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俯仰位謚紹為隱  
王謂齊從曰卿前砍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  
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  
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 魏徵本傳徵見秦王  
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聞我兄  
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難王器其  
直 唐語林云馮立有武藝略涉書記事隱太子太  
子誅左右悉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其難  
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徵以報



太子矣解兵而遜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間備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何所逃死對曰屈身事主其于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歎歔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嘉嘆出牧南海以清節著 大唐新語云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六

倘湖小築

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 屈突仲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既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為劉文靖所敗通至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靖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為父子今為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嚮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于此奉見為本朝之羞以愧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為兵部尚書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入南唐後主極陳備禦策復詣樞

密陳喬獻書喬異之表署本院承旨累遷松江都督宋平金陵諸郡皆下絳獨不願久之乃降宋太祖問何久不降對曰臣知事李氏而已太祖義之 江西通志云劉茂中安福人仕南唐以功授吉州兵馬監押遷袁州刺史宋平江南太祖問茂中曰卿在江南屢擾邊邑何也茂中對曰臣結髮事主惟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限身不顧太祖壯之授登州刺史宋史張洎初事李煜于江南王師南討猶勸煜勿降已歸朝太祖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九

倘湖小築

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曰實臣所為然犬吠非主此特其一耳他尚多有上壯而釋之 閩書吳舉字太冲永興人學春秋通三傳五代時仕李煜為彭澤簿曹彬下江南時彭澤令以城降舉責令曰吾能為李氏死耳乃共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舉被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舉曰固當如是耳此時仕煜者皆隨煜入朝舉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故吏所在始教遣至京官闕連江令終廬陵令 備遺錄云端維兵迫



金陵寧波知府王璉方造船航海勤王為軍衛縛送  
 京 文皇問造舟何為對曰由海趨瓜州以截來路  
 耳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 朝野記畧建文時都指  
 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文皇至金  
 川門平還守禦遂拒戰平善鎗鎗及御衣當勝洞數  
 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  
 繫于軍其日上駐蹕于鼓樓翼日克城上即位又明  
 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如何對曰若鎗及  
 膚則無今日矣臣欲生得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  
 稔書初編 卷之一 主 倚湖小築

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廝乃令守北平 震澤紀聞以  
 為保兒與上

戰于  
 小河

正人之後便宜

菽園雜記云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嘗與他商行  
 貨道遇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曰然吾  
 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物  
 悉令認留不取而去 元遺山壬辰雜編云安平都  
 尉完顏斜烈嘗鎮商州偶搜伏於竹林中得歐陽文  
 忠公子孫甚多以歐公之故并其族屬鄉里二千餘  
 人悉縱遣之 畫墁錄云熙寧末唐魏鄭公裔孫魏  
 嚴所藏魏公像有免車牛狀一紙本縣判云魏公府  
 室勲賢名傳青史既是簪纓之後難與百姓雷同其  
 車牛特免 全唐詩話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奏云今  
 日奉宣令批李師道請收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  
 心允依來奏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心輔佐以致  
 太平在其子孫宜加優卹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  
 何人輒掠斯美伏願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以勸  
 忠臣憲宗深然之 燕翼貽謀錄云真宗景德三年  
 正月丙戌張公九齡九世孫元吉請闕獻明皇墨跡  
 并張公寫真告身詔以為韶州文學 大中祥符四

稔書初編 卷之一 主 倚湖小築



年八月丙辰以段公秀實孫亮爲三班借職 元豐  
五年四月復以段公八世孫文酉爲隴州助教 慶  
曆三年三月壬辰詔以狄公仁傑孫華州明法狄國  
賓爲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子儀裔孫元  
亨爲永興軍助教國家非斬一命於先賢也謹惜名  
器于賢者猶爾况藥用之乎 姜南云孔諤山東曲  
阜人永樂中舉鄉試 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  
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命教皇太子諤師道嚴  
正不阿 東觀奏記云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主 倘湖小築

夫次卽司馬光旦之孫朴于靖康之阨朴嘗使金酋  
問問家世朴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  
顏魯公撰宋璟碑記云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  
戎幕土番入寇陷于賊庭土番人數聞公名德曰衡  
之父舊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曆十一年以三百騎盡  
室護歸 朝野紀畧云蘇人范文從仲淹之的派也  
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獄論死 太祖視獄案見姓  
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  
十二世孫也 太祖默然卽命左右取帛五方來御  
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  
上賜之諭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嘆賢者遺澤  
之遠 梁江州刺史蕭秀初至州聞前刺史取陶潛  
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耶卽日  
辟爲西曹 老學庵筆記云張芸叟過魏文正公舊  
庄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  
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生此猶未失爲農神宗夜  
讀宋璟傳詔訪其後得于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  
諸牒告身皆存然宋立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其人



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 宋史劉溫叟重厚方正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納貯廳西舍中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統扇視西舍封識宛然太宗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乎雍熙初子照罷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照以溫叟對太宗愀然與宰相語其事且曰其父有清操錄子登朝庶足示勸擢太子右贊善大夫而次子炳三子燁並進士及第燁子儿歷任至秘書監致仕後又詔詣太常定雅樂得謝二十年放曠

集書初編

卷之一

書

簡湖小集

嵩少間遇唐末異人靖長官得養生訣故益老不衰年至八十一唐末五代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雋以下仕者相繼世牒俱存焉

功業忠節有後

張大齡支離漫語云淮陰信以族滅世皆云無後矣而予會廣中人言曰予鄉有韋士官者自云淮陰侯後當鐘室難作淮陰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何素與侯知已不得已為后所劫私往見之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冤哉淚滂滂下客見其誠以情告何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往南粵我與趙佗善佗亦重淮陰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所佗養以為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

集書初編

卷之一

書

簡湖小集

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隅有趙佗所賜之詔鄭侯所遺之書勒之鼎器云唐書徐敬業傳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峰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浮汗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懼予漢五代孫也屬武氏歸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境放師還鄉解數千人縛而遣之是敬業身固逃而為僧而子孫又將兵番中也漱石閒談云



李贊皇之南遷也卒於崖州子孫遂爲獠俗族亦有數百人自相婚姻正德間吳人顧朝楚爲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州召而來見狀與獠種無異耳綴銀環索垂至地言語亦不相通德裕誥命至今猶存宋史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也乃德裕九世孫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王弁洲云方正學先生在岡城時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氏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諸生葉君名琰刺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歸天台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五

倘湖小築

奉先生祀而書以記其詳又應天府志云溧水人魏澤字彥思有學行洪武中歷官刑部尚書 文皇靖內難方正學先生被逮搜捕族黨甚急澤時謫寧海典史力爲周旋故方氏有遺育于世後經正學之宅爲詩以悼時人義之崇禎丁丑年間方氏有名振節者歸而爲台諸生方族之人擯之甚力督學 劉乾所夫子以爲正學先生真嫡教然正之振節遂登已卯賢書未久謝世按淮陰贊皇爲大功業之人敬業正學爲大忠節之人天不絕其後宜矣但三人子姓

皆沉沒於獠蠻而方之子孫獨有兩支且詩書之澤不衰更足美耳 名勝志云嘉靖末潮州郡守葉元玉得陸秀夫遺譜於其裔孫陸大策處兵燹之餘僅存二葉又云墓在灣山青徑口又云公四子有曰繇者好漁獵被逐遂家于海濱島山及崖山之變秀夫盡驅妻子入海而此支僅存其後子孫散處郡境大策嘗訪其族人于海邊沙岡耆老引大策入左畔青麻園指其地曰此學士館遺址也其蓮花石約丈許天井階闕次第如故 五代史南漢劉隱據有南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五

倘湖小築

海好禮賢士有李衡者李德裕之孫唐右補缺以奉使往辟置幕以待以賓客



南北士有定限

南方風氣柔弱而文秀較勝北方風氣剛勁而正直為優亦天地之氣限之不可強也故分南北卷取士其法為至公若就文藝以論而必以北士壓南士則非虛心平氣以論文者矣王氏揮塵錄云宋太宗朝天下混一每歲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于詞令故優取及南渡後北路陷沒于金齊入選士惟江浙閩蜀於是吳潛又建議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焉江隣幾

雜書初編

卷之一

夫

備湖小集

雜誌云寇萊公性自矜惡南人輕巧蕭貫當作狀元萊公進日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齊出院顧同列日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時準為樞密使必奪南之狀元以與北非所稱褊心者耶洪武年間以考取南卷陳郊等過多以為懷私而試官舉子俱受禍抑又過矣宋史陳恕知貢舉自以洪人避嫌江南貢士悉黜落此亦私心非公也然是科擢貢舉非其人之條取甚少而所取乃王曾為首及廷試曾復得甲科焉又晏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以神童薦帝

召至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聳為文援筆立就帝賞之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然則寇萊公以方隅限人之意見始終不化誰謂其野渡舟橫之句有休休之度耶 野客叢書云祖宗朝不用南人為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為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緒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抗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江左衰政不可為則宋武帝亦

雜書初編

卷之一

无

備湖小集

常謂沈文季日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日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可齋雜記云天順庚辰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主夔等三人後數日上召李賢論日永樂宣德中咸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正當者二十餘人為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川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為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上意也奈何已而內官牛玉復傳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人豈獨時比



優於時者亦甚多也王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三人同詣吏部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云 朝野記畧云正德戊辰康對山海同考會試場中擬高陵呂仲木柘為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海忿言于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若能屈矣能屈其廷試乎時內閣王濟之為主考甚怨海焉及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道山清話太祖常有言不用南人為相國史皆載陶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倘湖小築

雪不為瑞霧霜不為毒  
雪高一尺蝗蟲子下深一丈雪三尺則蝗子入三丈不復起矣故兆豐年凡麥得臘雪便成熟又臘雪水浸穀種則稻不畏旱此其所以稱瑞也而桂海虞衡志云自桂林而南至海北人不識雪或言數十年前嘗雪歲乃大災蓋地氣嘗燠植物柔脆忽得雪悉僵死是雪有時而不為瑞矣霜霧俱毒物霜殺草木而周穆王時西王母貢蟠州甘霜甜雪仙藥有依霜絳雪裴航詩云玄霜搗盡見雲英是也拾遺記員嶠山

樵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倘湖小築

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皆言之甚詳云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于他處後寢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為人竊去 通鑑宋真宗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欽若入相欽若語人曰為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風霧松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溪殿裏舞人齊捧玉  
 籠髻齊地以為豐年之兆諺云霜松如霧松窮漢備  
 飯甕又天中記云霧者金石之盈氣女仙天微子食  
 霧氣而成仙陶答子妻云玄豹隱南山霧雨七日不  
 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  
 害則霧又有不為毒物而為成物者矣 漁隱叢話  
 云宋熙寧六年甘露降進士徐上交松上濃厚如酒  
 其味甘香時有野人賣藥于市謂人曰吾嘗嘗華陰  
 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有道人笑曰如人身精液  
 漉通周布于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漏併于未  
 死之前矣此木蓋將稿耳縣令留其人試之果然  
 元和十四年四月淄青隕霜殺惡草及荆棘而不害  
 嘉穀則是霜乃為瑞纂要云南海郡有商毒草草上  
 露人觸之內即爛則是露乃為災

雜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集

竹實杜實萍實松實菊實芝實

凡草木先花後實其常也然亦有花而不實者如桂  
 菊之類是也亦有不花而實者如無花菓之類是也  
 若夫恒無有實而忽有其實為考列數種子左 留  
 青日札云竹實色白故名曰練實神農云通神明輕  
 身益氣陶隱居云竹實出藍田若江東等處有花無  
 實頃來班班有寔狀如小麥堪可為飯嘉靖二十年  
 昌化縣直長五十里徧山竹皆成穗而實春碎若米  
 而紫黑色炊之可食為餅餌絕佳古人以為荒年之  
 兆而昌化是年大豐余園中亦結實剝開其清香其  
 竹即枯死恐非鸞鳳之所食也後見予陽山所生竹  
 實大如鷄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  
 膈清涼生山林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此應  
 鸞鳳之所食也 該聞錄云江南餘干有竹實大如  
 鷄子竹葉包裹與日札所言同 魏氏春秋曰阮籍  
 少時常遊蘄門山其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斛  
 杵白而已 博物志止崑山多竹長千仞鳳食其實  
 去九疑萬八千里 拾遺記蓬萊山有浮筠之餘葉

雜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集



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棲其上下 開元十七年  
睦州獻竹實 元李材解醒語云元開開其人常於  
帝前稱天台山多仙菓帝曰可致乎真人曰可取金  
盆覆之少頃有水晶李十枚鶴珠棗三十枚甘竹實  
四枚 贊寧荀譜云木竹生廣東一莖如萬歲藤一  
節長四丈無花而實實如草豆蔻土人鹽之以爲果  
餌

拾遺記閼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羣仙餌焉  
韓衆採藥四言閼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  
而老 天地運度經太山北有桂樹七十株天神青  
腰玉女三千守之其實赤如橘人食之一年仙官迎  
之常有九色飛鳳寶光珠雀飛集於此 洞冥記云  
有遠飛鷄夕則還依人曉則遠飛西海嘗銜桂實歸  
於南土本草圖經江東諸處每至四五月後常于衢  
路拾得桂子大如狸豆破之辛香故老相傳是月中  
落也北方獨無者非月落也又張君房爲錢塘令夜  
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墜遠起望之紛如烟霧  
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青白相間咀之無味則桂

雜書初編

卷之一

香

尚湖小築

子之落往往有之但人不識耳宋慈雲寺公月桂詩  
序云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穠華雲無纖迹  
天降靈寶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珠其色白者  
黃者黑者殼如芡實味辛識者曰此月中桂子好事  
者播種林中一種即活又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  
台州旬餘乃止按今四季桂原自有子如蓮的但青  
而不自與黃黑長而不圓如珠耳

宣聖所識楚王渡江得萍實乃大如彈丸黃如橘剖  
而食之甘如蜜者也余知古渚宮故事云宋文帝爲  
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鶴  
卵圓而赤莫有識者問長史王華華曰此萍實也宣  
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百頃之宜都王即  
位祚終于六十年矣

雜書初編

卷之一

香

尚湖小築

江鄰幾雜誌云歙州黃山俞侍郎即獻卿嘗與友人  
肄業山中見松樹有大黃實拋石擊落一枚甚堅而  
香俄落深澗中翼日再尋則失所在或云抱朴子所  
謂招威食之可仙 至正二十一年明州松樹結實  
其大有盈尺者



元虛子仙志云曹吳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去吳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于青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嘆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遲也吳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花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吳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正此

雜書初編

卷之一

美

尚湖小集

物也 按癸辛後集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俟其枯斫取帶花枝置籬下至明年收燈後將肥膏地至二月卽以枯花散之蓋花中自有細子俟其苗至社日乃分種然則菊亦自有細寔特不能如櫻桃之大耳把朴子云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寔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

珍寶之樹

中庸以寶藏之典歸之于山夫蒙之以休錫之以璞然後精蘊潛蓄光彩溢發故非山不為功矣然滇南有寶井于闕有玉河則又在泉水之間况更有出於山水之外寓于枝葉之間者所當詳考焉 三輔黃圖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也顏師古則云武帝集衆寶而為樹曰玉樹用以供神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

雜書初編

卷之一

毛

尚湖小集

拾遺記須彌山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陰翳五百里焉 淮南子云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瓊樹不死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 總龜云琅玕生南海石崖間狀如筍質似玉列子云蓬萊之山琅玕之樹叢生 五嶽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圍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花隱去代為青城真人古云珊瑚琅玕海中之木也 熊太古冀越集予嘗見蜃人入海取得珠子樹數担其樹狀如柳枝蚌生於樹不可上下樹生于石蜃人



鑿石得樹以求蚌其可與也山海經云開明山北有珠樹淮南子云曾城九重有珠樹在其西又有文王樹琅玕樹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樹形如柏葉皆爲珠 遊山記云于五臺清涼寺下山飲三珠泉馨冽異常其沸正如珠狀去泉百步許觀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爲一幹岐分七條上復拱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縱而下此猶漢宮之所爲玉樹以樹之珍奇可貴而言非真有七寶與珠生于其間也

說林云河伯宴伯禹於河上獻宜土四時寶花珊瑚

樵書初編

卷之一

美

倚湖小築

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兩株而行將珊瑚樹樹之於舜明堂左右及禹受禪樹上五色氣光明燭天禹崩啓踐祚四時花開如故及太康荒逸弗恤國政樹死 述異記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一株株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殿前謂之女珊瑚忽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衰之徵 蕙頌云珊瑚

生海底取珊瑚人先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中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因絞網出之故難得完好者漢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條云是南越王趙佗所獻夜有光趙佗謂珊瑚爲火樹 宗奭曰珊瑚所生盤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二歲變赤枝幹交錯失時不取則腐蠹又云五七株成林謂之珊瑚林

石柱芝生名山石穴枝條似桂樹實石也高尺許大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一片得千歲李時珍

樵書初編

卷之一

美

倚湖小築

貴州普定分司署內有假山山間有樹根幹枝條皆石而中有葉如榴梿梟茂翠開花似桂微黃嘉靖丁未僉事能希程賦詩記之以比康于斷松化石之事而不知其名此卽抱朴子所云石柱英耳海邊有石梅枝幹橫斜石栢葉如側栢亦是此類 名勝志云襄鹿縣有海山石栢在縣東北陰崖間脉理縱橫不類雕鑿天然翠栢枝葉悉具里人採之以爲玩又云普安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二株一則綠幹紅花之栢一則青幹白花之李顏色絢妍有若初粧



此豈人巧能為之耶 闕書霍童山辟支巖下寺  
辟支佛所棲辟支佛闍生佛也二月三日降生巖前  
生成五百天人石上生成石龜石桃能生能落 邵

武府志勝云烏君山高二千一百餘丈其椒有二石  
高十餘丈形皆蒼黑鬬葉分枝狀如雙蓼謂之雙石

松陽縣卯山有怪石如樹之有枝葉 贊寧竹譜

云木玄虛著四明山記云雪竇山北巖生石乳其峰

非人可升有毛竹銀筍詳其毛竹自生毛筍若銀筍

即銀鑛如筍然如池州山穴曾有懸囚人下窺百餘

藤書初編 卷之一 罕 倘湖小築

旬後見洞明煥遂手攀之得三數莖疑是此 洽聞

記云唐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工馮義得

石連理樹三株株皆白石天成 十洲記影娥池有

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西

京雜記所載又有白銀樹黃銀樹焉 杜陽編云元

藏機大業初為海使判官遇風飄於滄洲洲方千里

有良金池方數十里水不涸泥皆如金色有四足魚

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竹間彩繪光影煥燦與真金

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 山海圖贊文玉珥琪樹贊

云文玉珥琪方以類聚翠葉倚菱丹柯玲瓏玉光爭  
煥彩艷火龍 服常琅玕樹贊云服常琅玕崑山奇

樹丹實朱離綠葉碧布三頭是何遙望遍顧 吳孫

皓天璽中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

餘枝莖紫色詰曲靡麗有光彩 周南林纂要紫鈿

樹出真臘國呼為勒佳亦出波斯國長一丈枝條鬱

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

露及雨霑濡其樹枝條即出紫鈿波斯國使又沙利

深所說並同崑崙國者善波斯者次之 又淨土樹

藤書初編 卷之一 罕 倘湖小築

在高陵縣南八里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憇此而覆其

履土中遂生茲樹二月花如楊花八月結實如小栗

殼中皆黃



草木雌雄

雌雄牝牡此鳥獸之所為區以別也草木無情則亦何雌雄牝牡之有顧萬物本於陰陽雖在草木亦莫不負陰而抱陽則亦往往分為雌雄牝牡第人不能盡辨之耳 唐本草云鷄舌樹有雌雄皮葉並似栗其花如梅結實似棗核者雌樹也不入香月無子者雄樹也採花釀以成香雷斅云丁香有雌雄雄者類小雌者大如山茱萸名母丁香入藥尤勝觀此二說則鷄舌與丁香各有雌雄而其所成之香亦不同而

雜書初編

卷之一

聖

倘湖小集

李時珍則曰雄為丁香雌為鷄舌則又混而為一何也更須詳考之羣芳譜云鷄舌香產崑崙南枝葉及皮並似罌粟花似梅子實似棗核雌者也雄者花而不實釀之為香漢以賜侍中此說與唐本草合 物理小識云奇南與沉同類自分陰陽沉牝也味苦性利其香含藏燒更芳烈陰體陽用也奇南牡也味辣沾舌麻木其香忽發而性能閉二便陽體陰用也 雷斅云五加皮葉有雌雄三葉為雄五葉為雌陽人使陰陰人使陽 墨客揮犀云楊梅皂角木皆有雌

雄雄者不實鑿木餘作方寸穴取雌木填之乃實

本草綱目云銀杏經霜乃熟爛去肉取核為果其核兩頭尖三稜為雄二稜為雌須雌雄同種其樹相望乃結實成雌樹臨水亦可或鑿一孔納雄木一塊泥之亦結陰陽相感之妙如此 榧木有牝牡牡者花而牝者實 棟樹有雌雄兩種雄者無子根赤有毒服之使人吐不能止時有至死者雌者有子根白微毒入藥當用雌者 楮樹雄者皮斑葉無梗又三月開花長成穗如柳花不結寔款年人採花食之雌者

雜書初編

卷之一

聖

倘湖小集

皮白葉有梗又開碎花結實如楊梅半熟時水揉去子蜜煎作菓食 金鑿密記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株枝葉交接宮中呼為雌雄樹 徐玄扈曰雄木無用而眾雌之中間有一二雄者甚妙諺云眾雌間一雄結實飽蓬蓬 菊之無子者號曰牡菊燒灰撒地中可死毒龜說出周禮 麻黃有雌雄二種雌者于三月四月開花六月結子雄者無花不結子至立秋後收莖陰乾 雷斅日用澤蘭須別雌雄大澤蘭莖葉皆圓根青黃能生氣調血為雌小澤蘭葉上斑根頭



尖能破血通久積為雄 陶弘景曰牛膝其莖有節  
 莖紫節大者雄莖青節細者為雌 寇宗奭曰木鱉  
 子蔓歲一枯但根不死春苗葉如葡萄其子一頭尖  
 者為雄凡植時須雌雄相合麻纒定及其生也則去  
 雄者方結實 李翱曰何首烏赤者雄苗色黃白白  
 者雌苗色黃赤根遠不過三尺夜則苗蔓相交 巴  
 豆即剛子紫小者是雌有稜及兩頭尖者是雄雄者  
 峻利雌者稍緩也 波稜菜有雌雄就莖開碎紅花  
 叢簇不顯雌者結寔有刺狀如蒺藜子種時須研開

雜書初編

卷之一

器

備湖小策

易浸辰必過月朔乃生苗亦一異也 李時珍曰大  
 麻即今火麻有雌有雄雄者為苴蕪頌曰農家擇麻  
 子之有斑黑文者謂之雌麻種之則結子繁他子則  
 不然也齊民要術云麻子放勃時拔去雄者若未放  
 勃先拔之則不成子麻勃者麻花也 冬瓜凡瓜蒂  
 灣曲貼肉者雌瓜也取子作種 栝樓一名瓜蒌圓  
 者色黃皮厚蒂小為雌陽人服長者皮赤蒂粗為雄  
 陰人服 種樹書云浙間植桑斬其枝而植之謂之  
 嫁桑即以螺殼覆其頂恐梅雨侵損其皮故也二年

即盛 凡樹木當元日日未出時以斧班駁推敲棗  
 李等樹謂之嫁樹 種茄子待其開花取葉布過路  
 以灰圍之結子加倍謂之嫁茄 文昌雜錄云朝議  
 大夫李冠卿言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  
 不結子適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  
 此杏冬深忽携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  
 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詞况再三家人莫不笑之  
 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橋法不知是  
 何術也

雜書初編

卷之一

器

備湖小策



各物雌雄

梁山縣多喜山浴井有二井春夏則左盈右竭秋冬則右盈左竭謂之雌雄二泉又清井在長寧縣治北泉有二脉一鹹一淡取以煎鹽塞其一則皆不流又謂之雌雄井 盛弘之荊州記狼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口有二大石其門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為陽石一為陰石水旱為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 本草云磁石生山之陰有鐵處玄石生山之陽有銅處別錄曰玄石生泰山之陽山有銅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巽

倘湖小築

者雌鐵者雄 李時珍曰雄黃生山之陽故曰雄雌黃生山之陰故曰雌土宿本草云陽石氣未足者為雌已足者為雄相距五百年而結為石造化有夫婦之道故曰雌雄 閩部疏云莆田青山海濱產小石狀似杏仁而孛兩瓣腹有文如蟲於沙石中拾之貯醃碟中兩石離立相對須臾能自動兩相迎合各曰相思亦曰雌雄石本草謂之郎君子 名勝志雲南馬龍州出石燕有文大者為雄小者為雌能愈眼疾拾遺記曰禹鑄九鼎擇雌金為陰鼎雄金為陽鼎

鍊銅時命一童一女各以水灌銅當自分為兩段

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酉陽雜俎云以牝

為雌劍牡為雄劍佩之入江湖蛟龍水神畏避 春

雷初起其聲硃硃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

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爾雅注云虹

雙出色鮮盛者為雄 河圖括地象荆山為地雌上

為軒轅星 雨航雜錄云萬曆丁酉四月四日午後

雨甚密山人沈士能嘆曰是旱徵也徐別駕光訓問

其故曰今日日為甲子占書曰夏雨甲子赤地千里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巽

倘湖小築

徐日子為水位雨于甲則水徵赤尺占字通用言水阻則尺地舉足千里耳又五行書甲遇單日為雄雙日為雌今雨於四日則為雌甲其何傷古人云老尚誇雌甲狂寧作散仙雌雄之說其來久矣沈曰何以分雌雄曰單奇數也雙耦數也天地之數貴陽賤陰陰多變不能信也 近峰間略云雀巢名白丁香左旋為雄右旋為雌辯而用之蝦蟆置地上東行者雄陽物受生氣也 已癩篇云魏國公家一對鴛鴦硯甚奇並處則硯水自流光彩潤澤分則與常硯無異



鳥之胎生獸與人之卵生

孔平仲談苑云秀州華亭鶴胎生者真鶴也形體繁小不食魚蝦惟食稻梁人餵以飯則食之若其體大好食魚蝦啄食蛇鼠者鶴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梁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蝦者不能去耳相鶴經云千六百年乃胎產故名胎禽又云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形始定飲而不食乃胎化則胎產也 陳藏器云鷓鴣鳥胎生從口出如兔吐兒故產婦執之易生李時珍曰一種鷓鴣鳥或作鷓

燕書初編

卷之一

巽

倚湖小築

似鷓鴣而色白人誤以為白鷓鴣是也雌雄相視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口吐其子莊子所謂白鷓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昔人誤以吐雛為鷓鴣蓋鷓鴣名鷓音意白鷓名鷓音相近也 大戴禮注引韓詩內傳云鷓鴣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 卽九頭鳥 東園友聞云北方凡皂鷓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則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于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鷓則上飛狗則陸行所

逐同至名曰鷹背狗此則卵生而又為獸屬可異耳 詹公書蕉云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過鵬窠站吏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鵬窠其中生三卵一為犬一為蛇心切疑之後于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此犬為鵬窠所生則知向者之所聞不為異也 七修類稿引伊川語錄云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昔有人穿地得龍卵寄於金山龍能湧水入寺取卵去至于胎生則本草有龍胞龍胎之物陶隱居自以為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生

燕書初編

卷之一

巽

倚湖小築

也 博物志云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于水濱洲孤獨母有犬鵠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乃成小兒生時偃故以為名宮人聞之更取養之及長立為徐君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化為黃龍也 夫龍既卵生而又有胎生人既胎生而又有卵生斯變化之莫測耳 廣東雷州府雷公廟在府城西南八里昔鄉人常造雷鼓雷車置廟中有以血凝肉同食者立為霆震舊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因獵獲一卵團及尺餘携歸家忽一日霹靂而開生一子有



文在手曰雷後養成名文玉鄉俗呼爲雷種及長涉獵書傳辟秀才中第爲雷州守在任多善化歿而有靈鄉人立廟祀之宋元累封王爵 瓊州定安縣五指山五峰屹立如人狀一云婺女星常降此山故名黎婆山一云昔雷攝一蛇卵在山中生一女歲久有交趾蠻過海採香因與野合其後子孫衆多遂爲黎人之祖故曰黎母山 又洱海邊漁人得鵬卵破得嬰兒乳之長成人稱爲宗模師能以符咒化水土爲酒食千百人皆醉飽一日化爲鵬飛集高興寺不知所止 搜異記云晉永嘉之亂劉元海潛稱漢于臨汾築平陽城晝夜典作不久旋崩募能城者賞之先是有韓媪者於野田見巨卵傍有嬰兒收養之字曰概兒時已四歲乃白媪曰我能城母其應募媪從之概兒乃變爲蛇令媪持灰隨後遺誌謂媪曰憑灰築城可立矣竟如所言元海問其故概兒遽化爲蛇投入山穴露尾數寸使者斬之仍掘其穴忽有泉湧出激流奔注與晉水合流東入于汾至今近泉出蛇悉皆無尾尤爲靈異 投荒雜錄云牙門將陳義即雷

樵書初編

卷之十

五

倘湖小築

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寢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日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于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爲已子義即卵中兒也 湧幢小品云隆萬間緬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鶯其鳴似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於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閩書圖經曰鮫魚今南人但謂之魷是魚胎生皮肉皆同種類不一 文獻通考云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於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器夫餘王棄之與犬豕皆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割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自稱日子河伯外孫遂王高句麗以高爲氏

樵書初編

卷之十

五

倘湖小築

鏡光有所借

凡光皆有所借如月即借光于日萬物晝借光于日  
夜借光于月而月所不到之處則又借光於燈若鏡  
以銅成銅自有光宜無所於借隋唐嘉話云僕射蘇  
威有鏡殊精好曾日食既鏡遂昏黑無所見威疑左  
右所汙不以爲意他日日食半缺其鏡亦半昏如日  
所食之數于是遂寶藏之 夢溪筆談世有透光鏡  
背有銘文二十字以鏡承日光則銘文二十字皆透  
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家有

續書初編

卷之一

星

尚湖小集

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此非鏡之借光於日者乎

墨客揮犀云慶曆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

鑑圍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兔形甚精巧

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兔形却在鑑中人莫

究其理 宋史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

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故名

生寒鏡此非鏡之借光於月者乎 干寶搜神記云

金錫之性一也五月丙午日午時鑄爲陽燧十一月

壬子日子時鑄爲陰燧高堂隆云陽燧一名陽符取

火于日陰燧一名陰符取水于月並以銅作之謂之  
水火之鏡 異聞集隨御史王度有寶鏡大業中胡  
僧至其家日宅上常有碧光連日終氣屬月乃寶鏡  
氣也此非鏡之借光于日月者乎酉陽雜俎云荀諷  
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  
不見別人影此其故何也余按峨眉山有佛光起于  
溪澗先有佛現鳥其聲如云佛現此鳥鳴則佛光隨  
見諸人於光中相照止各自見其影雖兩人手相挽  
而止各自見其所挽之手也謂之攝身影然則荀諷  
之鏡其又借光于峨眉山之佛光者乎

續書初編

卷之一

星

尚湖小集



金寶天降地出

宋淳化中撫州金谿縣進生金山子一座重三百七十五兩云得之金窟山嘉祐間知撫州王周于臨川盡安鄉之戰坪得金子山一座重二十餘斤獻之詔書獎諭鐵圍山叢談云政和間極治之際地不愛寶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轉運司奏收汝州瑪瑙二萬五千斤一塊重二十一斤五兩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慚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

續書初編

卷之一

五

尚湖小築

斤而多至數十百匣轉運司奏收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餘塊政和五年正月湖南提舉常平劉欽言蘆荻街出生金重九斤八兩狀類靈芝祥雲又淘得碎金四百七兩有奇十一月越州言民戶拾生金于滄州丁羊谷金坑僅千餘眼得鑛成金共四等計一百三十四兩有奇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轉運收到邕州等處金二千四十六兩又志奇云貞觀中冬月那寒韋維家池水徹底俱凍至季春水無停流而此

地凝結如故使人鑿之乾堅如石維在諸處皆水晶人以為祥瑞其近岸方丈餘有疎松樹影依然在內維製為屏風置室中遠視之皆以為真松樹也爭以紙摹之維後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于剖判時人稱之夫土固生金然皆雜于砂土之中安有成塊至百金千金者瑪瑙水晶亦取之藏璞之內茲乃山石盡變瑪瑙山崩竟出水晶此何說也冰乃水為之而竟凝而成水晶亦獨何與劉貢父謔衛帥之水晶茶盤為多年老冰則亦非無根矣格古要論

續書初編

卷之一

五

尚湖小築

云水晶是多年老冰所化 又按清波雜誌云政和三四年間府畿汝蔡之間所出瑪瑙尚方因多作寶帶器玩之屬至宣和以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為石成白骨悉為棄物民間有得之者竟莫測所以豈前之石變而瑪瑙者後之瑪瑙仍變而為石還其故物耶 萬曆丁酉河內縣忽墮一流星入地數尺去外黑皮乃銀也重百六十兩寄開封庫古人論財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觀前數事是從地出者也觀後一事是從天降者也 史記封禪書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隋書王邵上表云稽覽國史政道得陰物變為陽物若鄭玄所謂葱變為韭是也按自六年以來山中石變為玉 述異記云漢世翁仲儒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于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兩翁世世富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秋七月齊興太守劉元寶於郡城墜得錢三十七萬皆輪厚徑一寸半以獻上以為瑞頒賜公卿 福州名勝志云福清縣留錢山在縣西南十六都唐乾符間一夕山上有錢瑋瑋然及旦視之雨錢滿山以億萬計林木

燕書初編

卷之一

彙

倚湖小集

皆折郡志則云乾符中池錫家雨錢數萬 閩書云建陽縣熊袞其先南昌人昭宗時為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性至孝時當亂後例無俸給惟立功時有賞賚袞悉散之部下父喪不能墓晝夜號泣天忽雨錢三日始畢墓事所剩錢盡舉入官其鄰里僕隸得者悉化為土後人稱忠孝雨錢家又汀州林氏其先嘗為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為禍于此速止林氏福也應聲即止所收已鉅萬矣合二事觀之墓餘而

入之官仰天而祝其止見人雖受施于天而卒無漏受也他人得而化為土應其祝而即為止見天雖極賞善人而卒無濫賞也 宋寶祐三年六月仙遊縣南溪橋中涌出開元錢背有闕字或福字居民取之明甌寧王氏事姑至孝一夕大雨屋前池沼皆滿視之錢也今其池名錢塘 文獻通考云熙寧斯國乃匈奴西鄙也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鐵絕犀利常以輪突厥 唐垂拱三年魏州地出鐵如船長數十丈宋建隆二年七月晉江神仙縣北谷中有鐵隨

燕書初編

卷之一

彙

倚湖小集

水流方二丈二尺其重七十斤 晉書五行志元帝太興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 周南林纂要云魏郡龐儉因兵亂與父母相失襁抱時轉客廬中因鑿井得錢千餘萬遂成巨富之家 又仲寶居道南有大枯樹僕夫酒掃其下沙中獲錢百餘以告仲寶自往獲數百如是積年凡得數十萬其家人復于厨側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率人掘之深數尺有一白雀飛出其下獲錢至百萬錢盡白雀乃去



洗桐洗竹 附洗水

列朝詩選載姑蕪常熟福山曹氏富甲一郡植梧桐數畝主人將納涼其下令人以新水沃之謂之洗桐淮兵由福山入曹氏園亭首被禍劉原博公溥草窓詩集中有題福山曹氏畫詩云歌舞當年只醉遊不知何物是閒愁如今桐樹無人洗風雨空山幾度秋又雲林遺事云倪雲林性好潔文房器物兩童輪轉拂塵須臾勿停庭前有梧桐樹旦夕汲水揩洗竟致稿死則當時洗桐者非止一家而雲林亦受淮張之

儂書初編

卷之一

五

倘湖小築

禍可見好潔而過情者或造物亦忌之也又公閣前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及苔蘚盈庭不留水跡綠褥可坐兼遇墜葉令童子以針綴杖頭刺出之不使點壞文與可集有洗竹詩云斤斧從來到此稀為撩疎密遶籬籬已繁不用饒新筍縱礙何妨惜舊枝風外清音開曲閣月中寒影下方池想公日在琅玕選正是棠陰訟少時夫桐樹鳳凰所棲竹實鳳凰所食二種本是出塵桐陰竹影供人清玩洗桐洗竹不害其為閒人雅致若濁富之人只從銅錢眼上細思

者未見其能保千年不壞之家計又未可徒嘲二子

之洗桐耳 元劉斧青鎖詩話云韓魏公鎮真定時

有門客彭知方為酒使踰垣宿于室門使報公公不

究為種竹詩曰殷勤洗濯加培壅莫遣在枝亂出墻

客見詩愧甚乃和公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為狂

枝贈一柯公特以百緡遣一指使呼吏到都下市一

女奴贈之則洗竹之事從來有之不特主人之僻潔

也 王貞白詩云道院竹繁教畧洗鳴琴酌酒看扶

疎不圖結實來雙鳳且要長竿釣巨魚錦繡裁冠漆

儂書初編

卷之一

五

倘湖小築

散逸玉芽修饌稱清虛有時記得三天事自向琅玕

節下書 此亦洗竹之詩 雲仙雜記云郭文在山間有石榴

楊梅等花為樵牧所傷殆甚賣簪沽酒以澆花樹人

問之曰為二子洗瘡止痛則又不特洗桐洗竹也

方中通曰泉水壞汲江河水攪而洗之久澄泉重自

澗下江河水自浮上先依泉水之高下竅甕至此洩

之所存水倍甘于前此名洗水 清坡雜志云惠山

泉亦可致汙都但未免瓶盎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

汲時號拆洗惠山泉



睡方

唐鄭徵君雲叟有詩云似鶴如雲一個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富貴人陳白沙先生應召赴京過南安時張東海弼為守錢之金鼈閣閣前有玉枕山白沙口占一詩云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鼈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渾無用賣與江南打睡人東海戲復之曰客囊羞澁客衣單那有黃金買此山多少高人眠不得鷄鳴催入紫宸班白沙聞之慨然同此一睡耳唐之徵君欲賣之而不得明之徵

標書初編

卷之一

李

倚湖小集

君欲買之而不得古詩云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覺仙方覺睡方睡既

冬飲須用東坡手自煎此又一方也 蒙齋筆談云予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夜寐過分輒不能再睡展轉一榻胷中既無織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者嘗有詩云城頭曉漏鳴下丁窓間月落却未明衡陽歸鴈過欲盡汝南荒鷄未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逮今四十年無一異者夫睡時胸中既無織物睡足又無餘情而輒以為人生之得意此又一方也 清異錄云馮翊士冠朝一常

標書初編

卷之一

李

倚湖小集

待華山陳真人得睡之崖略後還第惟睡而已邵南劉垂範往謁其徒以睡告垂範坐寢外聞鉤軋之聲雒美可聽退而告人曰寇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或曰未審何譜記垂範以筆墨塗紙滿幅曰混沌譜云卽此是也夫睡既有譜安得無方耶 師友談記云東坡謂馮與季社言曰某平生于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于牀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用安排令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



雖復有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  
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  
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類面盡服裳衣畢須  
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  
夕之味殆未可比二君試用吾法當識其趣慎毋以  
語人也此又以見東坡之睡方耳 老學庵筆記云  
護聖楊老說被當令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須覓被  
頭此言大是又云平日粥後就枕則粥在腹中暖而  
宜睡天下第一樂也頗覺其言之有味後讀李端叔  
詩云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固有知之者矣  
遼世宗初名兀欲更名阮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  
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或曰睡帝夫陳搏  
得稱睡仙安可世無睡帝以配之耶 白白曰李林  
甫一夜數移臥處雖求一夜之夢而不可得曹操爲  
疑塚七十二此雖求長夜之夢而不可得 式如子  
曰錢武肅王軍中用圓木警枕又令人中夜投籤於  
階中驚寐是又捨已之黑甜鄉而措人於帖席之眠  
者 黃貞父寓林清言云予病中不成寐因悟一法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奎

倘湖小築

而睡作睡訣目垂下下無着 如觀鼻觀  
心之類 心向內內無  
法 如丹田數  
息之說 不思不想清淨樂遺身遺心大和樂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奎

倘湖小築

夢想

由思成想由想成夢本是幻境亦復結為真境不可端倪蓋所思在善久成君子所思在惡久成小人其變化原不可測也七修類稿宋元豐中高麗國主王徽每慕中華遣臣國子肄業求九經問佛法常誦華嚴經咒日願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宜召然遍呼國中至京師者問之畧皆夢中所見乃自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堦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燭似蓮丹闕迥月華

燕書初編

卷之一

畜

倚湖小集

如水海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刻溪漫筆云雪竇為明州名區宋理宗嘗夢遊一山按諸圖而得之御書應夢名山以賜至今碑刻猶存此皆夢之以幻境結成真境也杜光庭錄異記云益陽縣去長沙徑道三百里而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平日或平午覽鵬移晷仍漸散滅昔光武中元元年封泰山禪梁父是日山靈乘成宮室秦始皇遺方士徐福等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塔基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皆滿日班

超在渾耶國平日雲霞鮮朗見天際宮館儼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此豈想之以幻境結成真境與梁史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有聖主十年後佛法大興汝宜遣貢敬禮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遂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謁天子既覺心異之即圖其夢中所見容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因摹帝容以質宛然肖也因寶函之合肥縣浮槎山有福巖寺碑畧云梁武帝第五女夜夢入一山為

燕書初編

卷之一

畜

倚湖小集

尼詰朝奏帝乃取名山圖展看得此山恍如夢境以天監三年勅本山造道林寺成遂入山祝髮號總持大師嬪從悉聽為尼神異錄云明皇夢入潛嶽見紫翠間有井少憇亭上勅遣內官王越賓謝井錫名應夢兼命玄同先生諫議大夫李抱朴同越賓為九天司命塑像初至忽殿後石壁裂中有五色泥即取以竣事越賓詩云碧鳩烟霞晝未開遊人到處盡徘徊憑誰借問巖前叟曾托吾皇一夢來 滁州寶應寺唐大曆中李幼卿以右庶子刺是州而為僧法琛



建故近有泉名庶子泉崔祐甫碑略云幼卿爲僧法琛建寺瑯琊山中列圖將進其夜天子夢遊一山寺形勝制度隱然心目及覽圖如有冥契乃賜額寶應江西通志陸羽字鴻漸景陵人少尚氣節樂隱遁嘗夢遊廬山後抵此果如所見欣然曰今非夢矣每館穀於山之寺觀素嗜茶著茶經品第諸水以谷簾泉爲第一石橋潭爲第六今三峽橋之陸羽泉乃遺跡也 慎蒙名山巖洞記云眞賞亭在安吉縣西三里上方山之麓宋乾道間縣令安鼎夢遊此山後因

標書初編

卷之一

李

倚湖小築

談

遺象靈異

凡職官去任之時立碑建祠既功令所禁亦俗套可厭而君子所不取也若死後而立祠既無威之可攝亦無利之可趨蓋公道在人心矣予邑近歲有賈蒼橋公國禎爲令愛民潔已美政不可縷舉方任一年拮据以死通邑爲之罷市鄰境聞之哀傷士民肖其像而祀之叩之則其應如响祈禱者雲集亦異事也考之于古開元天寶遺事云姚元崇爲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于喜怒惟以忠孝爲意四方之

標書初編

卷之一

李

倚湖小築



陝西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民信愛之如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為公昇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之不息也 人物考貴溪人徐九思令句容者九載治行為天下第一其入為繕部主政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後遷高州郡守即致政家居提學耿定向按部句容習知其政而仰之時誤傳九思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思康強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

懋書初編 卷之一 堯 尚湖小築

誕日設醮迎釐於三茅祠下歲時詢問以為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即却醫不藥曰有正命在寢徙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守祠道人夜夢九思朱衣數騎啓扉而入 此數則皆生祠之靈異者若嘉靖中山陰徐甫宰初令武平調宰程鄉兩縣爭奪之拜按察僉事兵備潮州所至輒有祠水旱疾病禱之輒應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答斯則與蒼喬先生之靈感相符耳

樹蔭

樹木茂矣而家勢隆往往見之古人之書隋書高顯孩孺時家有柳高百尺許亭亭若車蓋里中老父曰當出貴人後頗至宰相封渤海公 蜀志先主宅東南角籬下有桑樹高丈餘遙遙童童若羽葆車蓋往來者皆怪其非凡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于樹下曰我必乘此羽葆車蓋 齊書太祖宅在武進其宅南有桑樹高三丈橫出四枝如車蓋太祖方數歲遊其下從兄敬宗謂曰此樹為汝生也

懋書正編 卷之一 堯 尚湖小築

唐田弘正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初庭湊曾使河陽廻在中路以酒困寢于路隅忽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庭湊寤而僕者以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路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主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為三軍扶立為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比舍矣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有宅庭楓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凡



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家庭有橋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請其際。里間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趙令公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旺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耳。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因話錄云。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蔭至廣。相傳夜溪聞絲竹之音者。省中即有人入相。俗謂之音聲樹。朝野紀畧云。長樂縣學西偏。洪武初有古柳一株。高二丈許。忽榕子寄生其顛。歲月既久。榕膚包柳。諸生皆喜。以為登第之兆。居三年。陳廷試為榜眼。又三年。馬鐸廷試為狀元。其領鄉薦中甲榜者。難一二計。訓導陳慈名其軒曰瑞榕。而為之記。錢鏐里有大木。幼戲其下。及貴。封為衣錦將軍。昆陵志。洪邁紹興間與弟迺遵讀書外家沈氏自茅山。墳墓有二松。結毳盛蓋。既而兄弟舉博學洪詞。括異志云。邢州城東十餘里。周世宗之祖庄也。門側有井。上有大棗樹一株。世宗時。柯葉茂盛。垂蔭一畝。恭帝既遜。棗遂枯死。明道中。枯枿復生。復

續書二編

卷之一

七

倘湖小築

生一技長一丈餘。蔚然可愛。井水中如覆錦綉。柴氏懼遂塞井。伐木。明年詔求五代之後。柴氏自邢蔡號等州諸族。被甄叙入官者二十餘人。井棗之祥亦非空應。幕府燕閒錄云。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館。沿汴入洛。鎖室而出。自冬涉春。而回。啓戶。枕之床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茸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玉堂閒話云。長安城有孫家宅。居之數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孫氏初猶障蔽之。不欲人見。期年之後。漸漸滋茂。柱身通體而變。壞其屋上。衝秘藏不得。衣冠士族之來觀者。車馬不絕。不久。僱處巖廊。居節制人。以為應三槐之狀。亦甚異也。樓守晦云。東陽梅山趙家。祖墳一古柏樹。忽一日雷震。霹靂分栢枝為兩。一枝東向。一枝西向。後轉蒼茂。若其年忽透一新枝。其子孫必發科第。

續書二編

卷之一

七

倘湖小築



牛思黯之女

胡元瑞云琵琶記蔡為牛壻絕無謂太平廣記引王  
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為  
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  
當相為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矣其父嘗為  
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願已  
寒賤未必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  
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給之曰吾久不至家請  
先往俟卿泊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

無書初編

卷之一

圭

倚湖小築

直入即出牛氏居嘗玩好幙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  
驚曰此何為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  
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慟牛氏至知其賣已  
也請見曰吾父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  
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  
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敞後官至秘書高則誠所謂  
牛相當即僧孺而鄧生登第再婚悉皆符合姓氏相  
異耳藝苑厄言引誠齋雜記云牛相國僧孺之子蔡  
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

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  
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其氏相與一至  
於此高氏或據此與弟僧孺之女則未知其幾人耳  
攷僧孺二子曰蔚曰蔡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微蔡子  
嶠亦顯而絕無所謂蔡者恐誠齋雜記所載未必如  
王泉子之實也據二說所記思黯之女俱可謂賢矣  
琵琶記牛氏夫人足以當之且敞前所娶李氏善書  
敞行卷多其筆跡則所謂趙氏能寫像演琵琶詞題  
詩亦彷彿似之但予閱山堂肆考又云唐牛僧孺長

無書初編

卷之一

圭

倚湖小築

女適苗愔次適張洙三適張希復四適鄧秘四人為  
友壻則無所謂蔡生與鄧敞也獨敞後仕至秘書則  
秘敞或一字之訛耳又按唐闕史云許道敏隨鄉薦  
之初獲知于時相是冬主文者將泣貢院謁于相門  
相大稱其辛苦藝學宜在公選主文受命而許潛  
知其旨則磨勵以須屈指試期大挂人口俄有張希  
復員外結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  
為偵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搖佩高談極歡而罷  
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異主文不



取第于甲乙自此晦昧坎墮不復振舉旋丁家故垂  
 二十年至大中六年崔瑛知舉方擢上第時有同年  
 張讀一舉成事年十有九乃道敏敗于垂成之冬所  
 儻張希復之子牛夫人所生也然則思黯之第三女  
 生子少年登第豈亦非賢淑者與 按牛蔚僧孺子  
 屢條初政宣宗謂牛氏有子差慰人意于叢為諫官  
 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  
 聞三人足矣牛微僧孺孫典選杜請謁扶父病過蜀  
 盜稱孝子張溶伐太原引之不起溶果敗請聽李茂  
 貞討楊復恭果有功茂貞偃蹇請勿討果敗崔胤忌  
 其正致仕歸樊川則僧孺之子若孫皆賢也哉 晁  
 氏曰偽蜀牛嶠字延峯隴西人唐相僧孺之後博學  
 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進士歷拾遺補闕尚書  
 郎王建鎮西川辟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有詩集三  
 十卷 又按武宗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左僕射判太  
 常卿王起下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堪放及第者  
 內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起東都留守牛僧孺女  
 婿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勳

燕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倚湖小築

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惟收楊嚴一人餘  
 三人俱落下則奇章公又有源重之一婿又不止前  
 四友婿而已也

燕書初編

卷之一

七

倚湖小築

善虎

虎之有義者屢見于野史今彙數則於此歐寶者後漢安福縣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寶以母所服衣覆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每月致鹿以助寶祭人以爲孝慈通于神明焉法苑云鷲禽投案猶請命于魏君窮獸入廬乃祈生于歐氏 唐傅亮靈應錄云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人以爲異今長興有邱姬採桑次被虎衝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

佛書初集

卷之十

妻

倚湖小築

姬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于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脚于姬前看之有竹籤在爪下姬又曰莫要去耶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而去 水經注云上虞縣東北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 藝堅志云發州根溪李媪子死媳嫁止餘一孫七八歲姥爲人家紡績使兒守舍至暮歸裹飯

哺之相與爲命方春時能與兒偕里中數人擲茶一虎躍出林間衆懼駭昏木沉溪以避虎徑搏兒舉足戲弄宛轉未食姥挺身直前對虎大慟具述生平孤苦之狀且曰不如食我則兒猶可以爲香火主兒死則我祀絕矣虎如有知乞垂慈憫虎聞言睜目弭耳若慚悔然疾走去兩人皆得免 墨客揮犀云武康民朱泰事母甚孝常爲虎所搏負之而去泰大呼曰虎暴殺我我母將無所依虎遽棄於地驚竄入山泰後安健如故鄉里號爲朱虎殘 太史陳善作拜虎

佛書初集

卷之十一

妻

倚湖小築

尚記曰包實夫瀘溪人也世業儒希魯先生其父焉明經力學事親惟謹洪武元年館于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焉至厚嚙忽一虎突前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踞乃語之曰汝虎也得無啗吾肉燈于汝吾復何憾然吾二親俱年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命應虎食終歸于汝也虎乃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而去故名拜虎崗在晉賢縣西五十里 朝野記略云寧波徐一鵬家



貧授徒海濱以方嚴見憚一夕感異夢覺而語主人曰吾父殆有恙急馳歸夜過阿育王嶺猝遇虎當道一鵬祝曰吾以父故夜馳歸有如崩虎牙則吾命矣何怖焉虎反曳尾避一鵬去歸而父果病已憤怛一鵬至則急蘓曰兒歸將無道遇虎乎余頃夢入一公府見緋衣者曰爾數當終以爾子純孝感天虎且避不敢前其延爾一紀一鵬曰異哉兒之歸也寔道遇虎仰天而祝虎曳尾去父病其瘳乎神贊之矣 又博羅何孝子字新母死貧不能葬鄉人感其行遠邇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去

倘湖小集

爭賻之發引至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輻車屈道隨在輒晴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宇新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早食我毋徒相怕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浹旬則易一新者猶瓜代然宇新忽得危疾鄉人昇歸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而送之疾愈還墓所則虎又來逆視之若素餐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蓄一黃犬每三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送

虎苑云景定間鄧州村民一姊一弟借樵常日姊歸爨弟樵鬻薪養母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爪其裾姊拏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死母誰養虎回視置之而去 章登第調井研主簿還及峽間弟死捨舟乘馬疾行過萬州日黑馬仆墜崖下虎來嚼章髮章謂虎曰汝靈物當聽我語我母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婿死于江今年弟死于室獨吾一身存將竊升斗祿養母汝食我奈母老何虎聞遽捨之天明章攀木而上乃得歸章赴官母卒未幾章亦卒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去

倘湖小集

乃知一念之善脫于虎口為母故也



鴈臣鳩婦

凡秋來春去者鴈也雨逐雌而晴呼雌者鳩也洛陽伽藍記曰正光元年蠕蠕主來朝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凡北方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然而元君後亦避晉移蹕上都秋冬還燕京亦未嘗無鴈意 晉穆帝昇平四年匈奴劉衛辰遣降符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此則可謂燕臣矣 宋書隱逸傳云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人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處其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撐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則朱百年之妻豈不可謂之鳩婦乎 洪武十年宋學士景濂乞骸骨歸華亭朱孟辨紀其事作詩送之其三曰城上春雲暖更飛念卿此地跡應稀臣身願作隨陽鴈一度秋來一度歸 聖祖一日携景濂步午門西城上顧謂曰卿來此跡將稀矣可能再見否濂曰老臣身未就木當一歲一來也此亦可比鴈臣矣 北史魏道武時其官名多

續書初編

卷之一

全

倚湖小集

做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候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然皆做此然則臣而謂之鴈何不可乎 元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言已心堅他人不可保也 洪武初慶王瀚母余妃洪武十一年生二十四年封慶陽二十六年徙常州建文二年移寧夏 文皇令歲一至常州度夏宣德初上言寧夏旱濕水泉甚惡乞仍居常州不許歲許一往來常州如 文皇極書初編 卷之一 全 倚湖小集 時此亦有鴈臣之意 墨莊漫錄云陳輔字輔之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常訪建康楊驥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此乃可稱燕友

續書初編

卷之一

全

倚湖小集





求賢之像求賢之夢

殷高宗恭默斯道夢上帝賚以良弼遂圖其像以旁求而果得傳說宛委餘編云夢寐求相人知高宗之傳說而不知文王之臧丈人其後如十八學士之圖凌煙閣功臣之圖皆所以誌其盛非真有以見其求賢若渴之思也吾得二事焉宋狄青字漢臣初遷散直為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西戎及若下京師之人皆呼為狄天使七遷涇原路副總管上欲見之詔令人朝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全

倘湖小築

知之上出像詰其故且笑而慰之賜茶若干斤云此二人一武臣一文臣皆賢人也不負二君圖像之意矣豈若金鑄范少伯已去而始追思之絲繡平原君考古而徒憑弔之哉 後漢書云姜肱賢而有德桓帝使畫工圖其狀肱託感風眩臥幽閣中覆被輒面畫工竟不得見此乃欲求見其像而不可得又高出諸賢之上矣 北史柳晉好讀書博覽萬卷仕隋文帝嘗撰法華玄宗上之太子煬帝嗣位晉嘗入侍宴讀帝與妃后對酒或逢典會輒召晉與其榻同席尤

樵書初編

卷之一

全

倘湖小築



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  
宛延而去夢回上召中王圓兆王進口兩木相也二  
人名乃天遣龍致于樹即姚崇宋璟當為宰相兆矣  
上歎異之 通鑑開元二十九年上夢玄元皇帝云  
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得之于盤屋迎至興  
慶宮是則夢與像皆妖妄矣 方鎮編年云錢鏐鎮  
吳越尊賢渴士使名畫工二三十人在松江號鸞手  
校尉何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俊厚  
福者用之胡岳方渡江畫工以貌奏鏐見之嘆曰面

雜書初編

卷之二

全

尚湖小集

有銀光奇士也即時召見 宋史神宗朝馮京為呂  
惠卿所排出知成都神宗思之召知樞密院京將至  
帝中夜呼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因賜京  
詔有渴想儀形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言所夢斯  
則以正人人夢猶庶幾焉 遼史張儉性端恪舉統  
和中進士第一聖宗獵雲中故事行在所至長吏當  
有所獻雲中守臣進口聖駕辱臨愧臣境無他產幕  
僚張儉真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  
賜之食人二口及是睹儉名悟而異之即召見詢時

務三十條自此顧遇特異 宋徽宗嘗夢道士立殿  
下問其姓名對曰郭化基何得一明日訪之弗獲以  
諸郡免丁帳求之得于臨江籍中二人皆新淦祥符  
觀道士得一適遇郢郡津到闕下召對俾住太乙宮  
賜號冲妙大師補丹林郎遷右街鑿義時道官有仕  
于州縣者卒擾于民得一力為請于上一切罷之崇  
寧五年中秋夜徽宗夢遊神霄府赴玉帝所召見甲  
而出自天門而下約百餘步見一道人青服青巾跨  
青牛而上至御駕前揚鞭呼萬歲帝亟駐車按問道

雜書初編

卷之十

全

尚湖小集

人奏曰今日伏觀天顏臣之萬幸言訖駕青牛而上  
政和六年徐知常引林靈噩入見帝視其手範如舊  
識曰卿昔仕乎舊曾面朕乎噩曰臣往年上朝玉帝  
瞻視陛下天顏曾起居聖駕帝曰朕方省之記得卿  
乘青牛今青牛何在噩曰青牛寄牧外國非久進來  
帝甚奇之御書改名靈素賜號通真達靈先生政和  
七年七月高麗國果進青牛帝即賜先生乘騎入朝  
又丁老志漢之臨泉人嘗遇鍾離真人授內丹要訣  
沂州有公吏欲求事左右寄所親致意先生答之詩



日多年退罷老公人于種桑麻數百根盡是筆頭按  
攬得一枝枝上有冤冤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詔州縣  
敦遣至京師而老志見上熟視曰頗記老臣否上亦  
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讚拜者其面目真老志也  
恩禮尤渥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一日徽宗召入  
禁禦顯肅皇后在坐先生出幅紙曰陛下他日與中  
宮俱有難臣行死不及見請用臣法鑄乾坤鑑各以  
五色流蘇垂置于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  
語日做一日思所以消變于未形者上竦受其說有  
鑿書初編 卷之一 全 倘湖小築

詔庀工鑑成進御而先生歸漢解化靖康陟方之禍  
一宮每寶持之且嘆其先識納君子于正也夫黃帝夢  
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而得風后夢人提干鈞之  
弩驅羊萬羣而得力牧湯夢負鼎者而得伊尹伊尹即力  
牧之 文王夢天帝賜汝望而果得太公望與高宗之  
夢帝賚良弼皆所謂神而天通者也高唐而夢行雲  
之女登天而夢黃頭之謂皆有邪心而形于夢寐不  
足論矣若宋徽宗一夢謂得林靈素一夢而得王老  
志一夢而得郭化基何謂一皆親見其形貌親聞其

名字此好道之至而夢與之遇其何足以救靖康蒙  
塵之禍哉 宋濂之對高年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  
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後此心求賢則天下治矣  
名賢錄云宋理宗夢神八言天下欲太平何崇作  
宰相異日以語學士趙汝愚當國者忌之遂不果用  
友人贈之詩曰空形良弼夢只戴侍臣冠國當衰弱  
即夢而不能自踐可慨也夫 南史侯景以太清元  
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梁武帝以是  
歲正月乙卯于善言殿誦佛經因謂左右王慧滿曰  
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質以乙卯  
日定計帝由是納之以至國破身亡此則所謂妖夢  
者已 宣和畫譜韓熙載多好聲妓專為夜飲賓客  
孫雜歡呼狂逸不復拘制江南李主惜其才置而不  
問聲傳中外頗聞其荒縱然欲得見其樽俎燈燭間  
觥籌交錯之態乃命侍詔顧闳中夜至其第竊窺之  
目識心記圖繪以上故世有韓熙載夜宴圖此亦豈  
所謂求賢之像哉

鑿書初編

卷之一

全

倘湖小築



諸物皆有鬼

搜神記云吳孫休有疾求覘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鴛埋死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履屐服物著其上使覘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塚中鬼婦人形狀當加厚賞而卽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白頭鴛立墓上所以不卽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想當候其真形而定不復移易不知何故敢以實上此鴛有鬼也 李肇國史補云裴中令爲江陵節度使使軍將譚弘受王稹往嶺南充使向

集書初編

卷之一

癸

倚湖小集

至桂林館爲羣鳥所噪王稹以石擊鳥中腦而墜死于竹林中其同行譚弘受忽病頭痛不可前令王稹先行去戒迤邐相待或先報我家令人相接尋裴中令夢譚弘受言在道爲王稹所殺掠其財物委屍在竹林中兩日內王稹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推司筆楚伏法旬日弘受到知擊鳥之事乃是鳥鬼報仇也則是鳥亦有鬼也 西樵野記云隣人夏傑弘治中訪姻戚於尹山夜經夾浦橋見水中一物類鴨鳴傑謂村家所遺追而執之化作一磚塊傑方怪

委之於野躡躡于地復作鴨鳴而去 王行甫云越鑑湖湖西一處爲賀知章故居水徑幽僻駕舟入者夜常見鴨鳴拍其旁而極善藏捕之終不可得然在前鳴拍如故或窮逐之至密林險灘舟多覆沒土人呼爲鴨鬼爲刊木戒昧者勿捕此鴨之鬼也

西友齋叢說云有關翁者言其隣人有良馬牧於沙湖塘失足墜水死後風雨陰晦之日嘗有一馬介驢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視輒不見 三水小牘云河東裴光遠爲滑州渭南宰性甚貪殘尤好擊鞠雖九

集書初編

卷之一

癸

倚湖小集

夏蒸鬱亦不暫息畜一白馬駿健能馳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斃于廣場之內又計殺里長王表而奪其子大順辛亥裴遵疾逾月時若爲鬼所憑獨言曰王表來也少頃曰白馬來也仍自代表及馬語責之苦求不免數日而卒抱朴子云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馬鬼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 睽車志云馬鬼名賜此馬之鬼也 南越志云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吳得牛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二千人牽之旣而人船俱墜於潭時時聞墜船



有驕然之聲往往有青牛與船俱見神靈之至耳今  
名越王潭此牛之鬼也 小乘云唐開元中高都主  
大名黃女爲婿奴所殺其竟忽于主前咋其奴此犬  
之鬼也 稽神錄云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  
長安時放鷹於野遙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卽  
奮往擊之既至無有收鷹上鞬行數十步復見兔走  
又不獲如是者三卽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  
兔之鬼也 異聞總錄云宣和中董秀才如廁見白  
衣婦人而爲所魅教授責之且扣其所有曰但遺一  
襪書初編 卷之一 半 尚湖小集

世降  
西域記有婆羅門家巨富居側建立僧坊資用盡備  
或有衆僧往來請留供養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  
衆僧絕侶忽見沙門龐眉皓髮杖錫而來近入僧坊  
備諸供養且以人乳煮粥進焉沙門繞一啣齒便卽  
置鉢流吟長息婆羅門跪問曰大德臨顧爲久不安  
耶爲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  
于是食訖復告曰吾向所嘆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  
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  
應書初編 卷之一 半 尚湖小集



術士皆聚焉數十年間向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時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時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冲破方是貴人不見今日為監司守帥闖者日以殺人為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服而去 野客叢書云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私業良田畝值一金按漢金一斤為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為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值邇年以來有司狙于姑息所在習頑為風舉向來膏腴之產損半直以求售往往莫敢鄉邇世態為之一變甚可嘆也 修真錄云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遺龍女曰汝謫以來月闈周輪減一寸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口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虞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

雜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集

減以至於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即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銷損項項不停亦復如是非年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真人觀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 鐵圍山叢談云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常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大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則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野記曰郭守敬云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無傷也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爾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蓋古者于十四月而生兩歲而能言莊去上古未遠而已若此距今千載如其言當何所底止

雜書初編

卷之一

三

倚湖小集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二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冠式不同攷

女將軍

寶母鐵母

鼻息如雷

合歡

有情之物開花

樵書初編 卷之二目錄

倘湖小築

塔影

影

發私柬

花草之形異

樹肉竹肉 附酒樹酒草麵樹

迴心

種銀種金種玉珠

種牙種痘種鬚

種血氣之物 附種齒

烏祥

魏南齋一號平齋

避晦日之說

東坡詩文

東坡之妹氏

堯母墓

暮年再起

觀人之法

宋太祖仁宗之識度

樵書初編 卷之二目錄

倘湖小築

明太祖曆斷

墨仙筆仙

方卵龍卵

陰功神助

甲申十同年圖

帽製

堯山堂外紀云杜清碧本應召次錢塘諸儒者爭趨其門顧淵白琛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為笑蓋用紫色樓藤縛帽而制靴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尚怯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按此今高麗貢使行道中所戴若往時之涼帽式與今之滿帽稍不同農田餘話云至元中胡石塘長孺召至京見上奏曰臣曉那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事時胡所戴笠相偏欹上曰頭上一箇笠兒尚不端正何以治國平天下竟不錄用此所謂笠應似今之滿帽矣元末十高士鶴年嘗作別帽一律云雲樣飄蕭月樣圓百年雄麗壓南冠黃金綴頂橫文羽白壁垂纓間木雞刺繡尚期平敵壘簪花曾夢舞仙壇一從吹噓西風裏誰念蒙塵白髮寒此則的似今之滿帽式耳蓋庚申主既北而丁高士借帽以追念之也餘冬序錄云洪武二十二年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笠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農民之家許着細

續書初編

卷之二

下 尚湖小築

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細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其所謂雨帽是何式樣公差之笠子是何式樣農民之斗笠蒲笠是為貴重之飾亦不知是何式樣矣 王伯厚漢制考云縹布冠各一匪 註 縹布冠今小吏冠其遺像也 縹竹器名今之冠箱也 疏 縹布冠士為初加之服冠訖則弊之不用庶人則常着之故小雅都人士之詩曰臺笠緇撮此是庶人常服之布冠而漢時小吏亦常服之

續書初編

卷之二

下

尚湖小築

朱子註云臺夫須也緇撮縹布冠也其製小僅可撮其髻夫冠僅可撮髻而亦名之為笠何哉



女將軍

荀小女名灌，潁川人。襄城太守崧之女。初，崧為杜曾所圍，欲求救于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二，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夜突出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覽與訪合力救之，乃解圍。吳丹陽太守孫翊妻徐氏，曉卜筮，初，翊覽戴員逃竄山谷，翊皆禮致，以覽為都督員為丞，二人常蓄異志。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入語，徐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

棟書初編

卷之二

三

倘湖小築

不聽。乃大會賓客，至暮，翊送客，覽使其黨邊鴻暗中賊翊，走入山。徐氏購捕中宿，乃得覽，歸罪殺鴻。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也。覽入居軍府中，取翊婢妾，欲復娶徐。徐恐，乃給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以佯許之。且願哀救高、嬰，感泣許之。高、嬰乃密與翊平時侍者二十餘人相誓，晦日設祭，徐氏哭盡哀，乃除服。沐更於他室，施幃帳，言笑示無戚容。覽密覘視，不有疑。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

覽覽盛音入，徐出戶拜覽，亦拜。徐便大呼：「君可起！」

高、嬰俱出，共殺覽，使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反服奉覽員首以祭。翊募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元時，大庾縣婦人曹道成，為廣冠花丈老所掠，方擄去，郡軍適至，曹取刃殺花冠及其妻子十三人，開關納軍，遂破其寨，後家歸以壽終。此皆婦人而名將之不如者也。漢書西域馮夫人，名嫫，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東觀漢紀：東海宮母之子為縣令，所殺母破產，結

棟書初編

卷之二

四

倘湖小築

諸少年得數百人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殺之，以其首祭子塚。晉書云：晉劉遐妻，乃邵續女，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困，妻單將數騎拔遐出于萬眾之中，及田防等欲為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晉惠帝光熙元年三月五，冬，蠻寇寧州，刺史李毅卒。寧州頻歲饑疫，五冬蠻強盛，遂圍州城。李毅病卒，子釗任洛還，赴到牂牁路塞，停住交州。女秀明達，有父風，眾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蠻稍息



輒出兵掩擊破之首尾三年子釗乃得達目名勝志土城內忠烈廟祀女秀也唐人所立至今從之天女城在晉寧州西女秀代父領鎮時所築湧幢小品云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已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厥吳中作亂母為軍司馬琛復以已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及孫恩亂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財以賑邑里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魏書北魏楊大眼能以長繩三丈許繫髮疾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驚詫

**雜書初編** 卷之二 五 倚湖小集

妻潘氏亦善騎射每逢戰獵潘必戎裝與大眼並鏖齊驅還營則同坐幕下對諸寮言笑自若大眼每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楊升庵云隋馮寶妻沈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繡寶幃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二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緒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繡夫人 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毫之譙人時方征遼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駭慨然代行服甲胄鍵槩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

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懇奏省視及還譙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遂以事聞于朝召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媿君之理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追贈將軍謚孝烈士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焉甲乙刺言云完州城北有木蘭廟勝曰孝烈將軍土人言是木蘭戰處唐書唐初薛仁果將勞仙池者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氏即取仙地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夫人 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

**雜書初編** 卷之二 六 倚湖小集

乘虛突入成都旰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尊任氏封夫人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生辰傾城出遊即任夫人也楊鐵崖古樂府濮洲娘序云朱鬢氏掠女婦擇白脂者一狎即付湯火熬膏為攻城火藥濮州花娘薛氏者瀕殺復與裸飲婪酣抱花娘臥乘酣睡抽其佩刀刺之遁出馳馬抵官兵營遂擒其眾 洪武十六年賜武定勅曰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一冊 反五下



地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 名勝志云有名夜梅者嬖人婦也正統初本邦犯境至於順寧兵勢大熾郡中男女與敵者皆北夜梅手持尺劍殺其百十餘騎而歸 景東府志勝云邦泰山在府治東有險可恃士官世居之其麓有陶猛田土知府陶姓正統間陶贊襲職值麓川叛寇入境贊祖母阿囊率所部禦賊斬馘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曩爲太淑人 懸榻篇云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譚兵圍南昌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矜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曾以金珠數斛潛塞密室今夫死妾撈棟宇皆燼重貲埋沒使得徒而之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倘湖小築

撫之乃釋笄薙髮靴袴腰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馘之馳騎至里以策擣家門欲馬中堂坐索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視趨前抱曰妾非他乃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救巧脫狀縣官爲給牒獎許紳士歌詩美之曰奇女子云 清波雜誌云政和五年四月宣和殿燕輔臣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騎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宮人列殿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剪柳枝射繡毬擊九握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天下豈無可教蔡京等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 纂要云寧化晏氏嫁福之曾氏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舉晏依山爲砦召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可忘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藏橐悉散與之田丁莫不感奮晏自提鼓令諸婢鳴金賊退敗鄉人孳家歸者甚衆晏助不給者以家糧拓砦爲伍互相援應賊勿能攻全活老幼以數萬計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八

倘湖小築



寶母鐵母

原化記云安史定後有魏生者避亂入嶺南亂平而歸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目忽于沙磧間見一地氣直上衝數十丈從而尋之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半青半赤取之以歸嘗因胡客為寶會各鬪寶物生出此石示之眾驚異禮拜求市此寶買屢加至千緡而已潛問胡此寶云何曰此寶母也但每月望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置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名勝志云太原府城

雜書初編

卷之二

九

荷湖小集

中有巨鐵在街名寶常露其頂人將掘而取之則深入不出世謂之鐵母有寶鐵祠 括異志云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投于水中經夕引上必有金 杜陽雜篇云唐德宗將幸奉天自携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為狗鼠所竊耶遂以劍砍檻上鐵後視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冠如斬後視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火

雜書初編

卷之二

十

荷湖小集

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為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鍊之為劍必多靈異其劍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 輟耕錄云杭州張存于番中獲聖鐵一塊厚潤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噙鐵于口內刀刃不能傷其身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于羊口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落遂以進呈 菽園雜記云莊浪參將趙安兒土人也常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宜時以羊血塗其口安兒賴其靈每察劍出鞘則預為之備是以守邊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凡此聖鐵神刀從何煅煉而成不可解矣元林坤誠齋雜記云真臘國人身嵌聖鐵縱使利刃砍之不能為害 鄭邦章嗜記云暹羅國通事言暹羅大將多以聖鐵裹身致命處即于矢不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真定一兒有之業以八十



金市去蓋異物人不能識其國人識之 于寶晉紀  
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椎長六  
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元帝初年正月朔日  
其鐵椎自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此椎非神鐵而何  
曹能始云雲南鶴慶刀劍馳譽四方其法取麗江  
之古宗鐵濯以鶴川水利可刺犀柔者可以繞腹然  
古宗鐵不易得買之四遠者皆凡鐵耳而以金銀裝  
飾取媚無當於用 香案廣云王元之數歲時夜出  
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見水底月明中行不見泥沙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士 倘湖小築

黃衷海語辟珠大者如指頂次如菩提子次如黍  
粟質理堅重如貝辟銅鐵者銅鐵不能損辟竹木者  
竹木不能損犯以他物即毀矣常附胎于柳子檳榔  
果殼之實內通謂之聖鐵烏莢能辨之以爲奇寶夫  
威喜辟兵舍利拒火而此珠出于草木乃能制犀利  
之物無亦庶類精華之所融結耶 廣志番磧之中  
有聖鐵焉舍之可以辟兵須彌之山有吹琉璃焉一  
切寶皆不可破亦非火燄所能容惟鬼神有道力者  
能破之 誠齋雜記真臘王身嵌聖鐵縱使利刃斫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士 倘湖小築

之不能爲害 纂要云盧仝有剪刀人云鬼國鐵所  
造又有礪石謂之喫鐵石刮之得鑽鐵出西番而上  
有旋螺花者凡刀劍器打磨光淨用金絲簪簪之則  
花見其價值過銀又水鏽鐵鐵之精英在水數十年  
者名水鏽鐵造器犀利 又衡陽唐安縣有畧塘塘  
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水爲變綠作銅腥豈亦所謂  
銅母耶



鼻息如雷

宋史本傳云范忠宣堯夫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已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迄不得交一談者 自警篇云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安世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彌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蓋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十三

倚湖小築

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矣公貶梅州忽有所厚上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人郡將不利于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哉不為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

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上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十四

倚湖小築

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時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女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于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夢溪筆談云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涇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于城下



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爲準方酣寢于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張南軒云符離之役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某終日徬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夫處遷謫流離之時而安閒鎮定不被摧折范忠宣劉元城之鼻息如雷不可及也值羽書旁午之際而胸有成竹不事張遼寇萊公之鼻息如雷不可及也若符離之潰所蓄軍資器械盡喪使孝宗恢復中興之心一朝灰冷如此而尚得漠然置之晏然已之耶韓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時欲五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五

倘湖小集

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狀求枕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道士軒轅彌明賦石鼎聯句既畢倚壁酣寢亦鼻息如雷此則有道之士其心坦然又當別觀矣 後山叢談云澗淵之役真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解睡矣 澗上閒談云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事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遣蠟書疑鄴瓊之語亦是潘遠記聞岳武穆泰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亦取萊公記事中心意然方當大軍悉潰惡在其爲心法哉 張魏公于進取爲甚正然不能將將如處鄴瓊不當殺曲端非幸此大失着不可以他辭掩也而其至于心不滿于岳武穆則失尤甚矣鼠璞載陳東伏闕黃潛善輩處之極刑而張魏公亦奏胡瑄筆削東書願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瑄追勒編置則何說乎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瑄則李綱客也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六

倘湖小集



故借此去之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乃天下之公言理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愛君顧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為罪乎他日高宗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為身後法從于東亦無憾勅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言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為魏公惜之 避暑錄話云蕪子瞻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而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後殺紋平小舟從此

蘇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倚湖小築

逝江海尚餘生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于瞻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擊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齶如雷猶未興也此亦與范忠宣劉元城之事相類云

合歡

稽康云合歡蠲忿唐注云合歡葉如皂莢槐等極細五月花發紅白色所在山礪中有之或曰合昏秋寔作莢子極細薄崔豹古今注云一名青棠似梧桐樹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叔夜種之舍前故云然也董子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 即宜男 蕘草 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棠詩話云心胸填錯為肺灌取合歡皮煮服之其葉至夜即合故曰合昏字書本作昏名合昏木

蘇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倚湖小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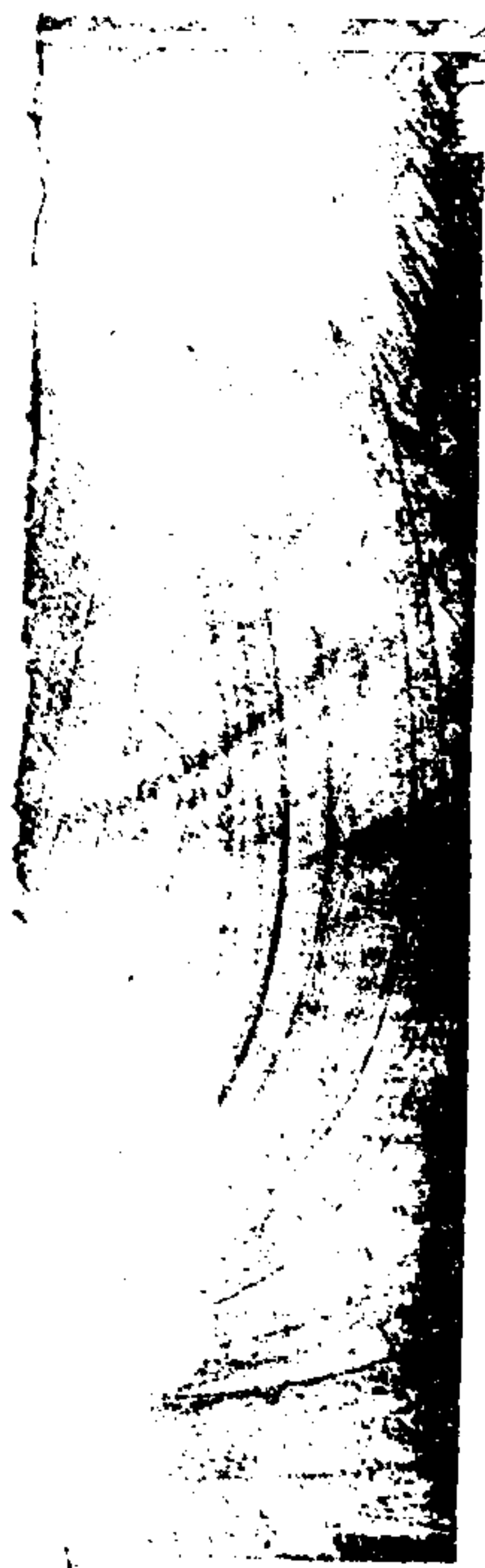
俗轉為合歡又曰合婚杜子美詩合婚尚知時鴛鴦不獨宿故圖經曰夜合也衍義曰花色如蕪草線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為花之異其綠葉夜合即今之烏茸樹但其花不香耳又草有夜合花柳子厚詩夜合花開香滿庭也今水田中有草名夜合草何首烏以夜交名夜合藤見通志草木略又酉陽雜俎載胡椒結子兩兩相對葉晨開暮合合則畏其子於葉中是亦當為合昏椒矣又南海有菜四葉相對夜合書開名合歡葉見番禺雜記又武林西山舊有雙



竹院名目扶竹其符名合歡符此出顧太初說略考  
 合歡頗悉故具錄之 天中記云合歡竹出南嶽下  
 諸州山溪間郴州最多其符初生合歡形勢及成竹  
 或三莖合或兩莖合斷其間有竅 拾遺記云魏明  
 帝時民家生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  
 疎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 劉英之續  
 竹譜云瑞竹合歡發地尺餘分爲兩竿 杜羔妻趙  
 氏每端午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  
 酒令婢送飲便覺歡然 墨客揮犀云唐華清宮七  
 葉書初編 卷之二 十九 倘湖小築

聖殿之西南隅十數步間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  
 餘頗瘁相傳云明皇消費妃共植于此每歲結實必  
 有十數筴合歡者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植  
 他枝則不復合歡 楊妃外傳云天寶中宮內種相  
 子樹數株一年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貢  
 無別乃頒賜人臣外有一合歡實上妃子互相持  
 玩上曰此菓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  
 于是促坐同食焉因畫圖傳之于後 陝西通志云  
 樂遊苑自生玫瑰樹下首梢一名懷風扇在其間常

肅肅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時人或謂之光風茂陵  
 人謂之連理草又驪山玉女殿西有雙皂莢一帶兩  
 角其背相合華清宮之樹亦此類耶



有情之物開花

埤雅云孔雀尾凡五年而後成長六七尺展開如車輪金翠焜煌然始春而生至三四月復凋與花萼俱榮衰 輿地志愛州移風縣有潮鷄鳴長且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其冠四開如芙蓉 太平清話白鸚鵡兩度見之一見于曇陽觀中一見于周季良家其頂一撮有淡黃色者鳴則頂毛散放如黃葵花此鳥之開花者也 益部方物記蟬之不蛻者至秋則花其頭長一二寸黃碧色治小兒瘕癥又能已瘧二川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倘湖小築

山林中皆有之此蟲類之開花者也 南越志象聞雷聲則牙花暴出逡巡復沒古語云犀因望月紋生角象為聞雷花發牙此獸類之開花者也 本草云石蠅生東南海中石上蚌蛤之屬形如龜脚亦有爪狀殼如蟹螯其色紫可食江淹石蠅賦注云亦有足翼得春雨則生花故郭璞賦云石蠅應節而揚葩 嶺表錄異沙筋魚長尺餘其狀如簪生海岸沙中春時吐苗此水族之物之開花者也

塔影

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為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二三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窻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測也西園雜記云南京牛首山寺殿西一室東向門有穴如豆大閉其門久之晴光射入虛明滿室殿塔林木影皆倒懸予往觀心甚異之及觀吳郡志云虎丘寺閣板上有一竅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倘湖小築

當日色晴時以數寸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于紙上見之但其頂反居下事正相類永樂六年蘓人有以虎丘塔影倒射為祥瑞奏聞 文廟勅守臣李綜云天地之間有形之物無不有影塔影倒植者蓋由天光射窻隙中影隨天光而傾遂成倒植非特塔影凡物皆然以爾等觀之塔影果為瑞乎果非瑞乎奏言塔影者朕已罪之爾等非不自知但奸邪之心不忠于國不仁于民朋比罔上之心恣無畏忌以法論之死有餘罪今姑屈法宥爾以俟自新其漢省



之無蹈前非聖明哉 沈存中筆談云陽燧照物皆  
 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船梟為之  
 礙故也若鳥飛空中其影隨鳥而移或中間為窓隙  
 所束則影與鳥遂相違焉東則影西為西則影東又  
 如窓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窓所束亦皆倒垂與陽  
 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  
 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窓隙船梟鼓礙  
 之本末相格遂成搖盪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  
 則影愈上此可見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倘湖小築

離鏡一二寸光聚為一點大如麻菽者物則火發此  
 則殿鼓最細處也酉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妄說  
 耳影入窓隙則倒乃其常理 孫一之刻溪漫筆云  
 塔之倒影各處有之嘗遊武林寓惠安禪房樓居軒  
 敞巨木一章峙于巽隅當卯辰時閉其南窓樹影從  
 隙中透入四壁宛然一幀圖畫枝葉皆倒垂盡已方  
 沒嘗聞太史薛魯叔云曾乘輿入京輿中人影長可  
 數寸而皆倒懸徐察之乃見人影在地地影反照度  
 隙中入輿故下反居上樓中倒影當亦此類予為之

躍然後臥病丹陽舟中岸與舟平當曉旭初升水窓  
 未啓岸頭行人及竹木之影度入窓隙無不倒垂筆  
 談謂中間為窓隙所束故影倒其說尤明海影翻之  
 說殆無稽也 岳珂程史云泗州塔影前輩傳記雜  
 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于城中民家亟往觀焉信然  
 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為  
 不祥泗尋蕩棄豈其應歟 楊升菴云人家壁上或  
 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不可曉 猶  
 園云常熟縣城東崇教興福寺建炎四年建塔止四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三

倘湖小築

面謂之方塔九層巍然俗呼為東塔寺徐光祿振德  
 季子所居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嘗登其樓見照壁上  
 倒掛塔影數百坐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  
 所謂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  
 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少焉縱  
 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亂波光中恍不可辨理更莫  
 測一僧房在塔東南隅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屨  
 窓窓中隙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則更奇耳 墅談  
 云寧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



壁上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年又移在東廊殊不可測 纂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其影不拘陰晴現于壁間一影倒懸二影向上如科舉之年現廳堂主登科若現于房室厠屋則凶此二則又塔影之異者也 釋鑑云漢明帝幸白馬寺摩騰竺法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地有阜無因而起夜有異光民呼聖塚騰曰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震且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駕幸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帝喜曰不遇

應書初編 卷之二 倚湖小築

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其上 伽藍記永寧寺胡太后所立也遙見之初搨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千軀太后以為信法之徵故營建過度也永熙三年其浮圖為火所燒時雷雨晦冥雜下雪霰其年五月有人從萊州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耀如新俄然霧起浮圖遂隱夫塔之靈異如此而塔影安得不靈異乎

影

夫有形必有影而古傳八十老人所生子日中無影其理不可解也然世間亦自有形而無影之物嘗為備考之并影之異者附焉金臺記云胡陽縣白壇寺幡刺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幡 呂氏春秋云白水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淮南子云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蓋影所謂天中 龍馬言曰冰蠶絲綉月下無影太陽 則正明耳 蠡縣有無影山在舊高陽城外相傳其山峯日射無影今僅存微阜 一統志信豐縣有石塔高九層而無影影見則苗至 周昭王二十四年東既獻二女一日延娟一日延嬋此二人辨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遊漢水二女擁夾王身同溺後人立祠江涓恒見王與二女乘舟戲于水際見拾遺記生則無影死則有形周穆王八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 唐元和初仙游縣陳氏子生不茹葷行于日月中有十二影隨身遂出家學

應書初編 卷之二 倚湖小築



道名智廣 魏大始元年頻斯國人來其國人不食  
五穀日中無影 桂菴小乘云南史始興王傳荊州  
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齊力過人進食不  
異年九十七方生兒見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  
山樹林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神仙傳玄俗住河間  
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河間石視之果  
驗遂以女妻焉南史梁武帝身映日無影則又神仙  
帝王之異徵非常理可論也 唐張鷟耳目記云柳  
州曹恭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曹日中無影年  
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即其從孫  
姪云的不虛故知那吉驗影之說不虛也 抱朴子  
云韓衆終丹法漆密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  
中無影 拾遺記溟海之北有勃提之國人衣羽毛  
無翼而飛日中無影 代州有斷影樹相傳漢文帝  
迎立時猶豫不決逐日遊思臥于樹下遂寢日過樹  
影不移 玉堂閒話云高祖在襁褓之時母置放其  
莊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及餉回日斜而樹影不移  
雞肋云宋太祖徵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圭

倘湖小集

錢數千遂過原州臥于日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謂之  
龍泉木 漢書王莽始建國三年池陽縣有小人影  
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多相稱  
各物皆稱 三日而止 甲乙剽言符堅建元十七年  
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近視則不見堅惡之宋寶祐  
中嘗州晉陵縣亦有此異相傳呼爲旱浪 名勝志  
青州府南陽水北陽水之交古老云南宋元嘉二十  
五年遠望地中有水俱倒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  
年乃滅 隋遺錄云神龍二年二月洛城東地若水  
影纖微畢照就視則無所見長史李承喜上表稱賀  
錄異記中宗景隆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  
皆如水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焉影可俯視月  
餘乃滅 唐大曆末溪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  
尺遙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 金  
正大七年十二月新衛州北三里許有影在沙上如  
舊衛州城上寺塔宛然數日乃滅 范成大記云游  
峨眉山候佛光初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花世  
界也有傾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岩雨也佛光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圭

倘湖小集



將大現堯羅綿雲列布岩下凡佛光欲現先布此雲  
紛郁而上將至岩數丈輒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  
飛俯視岩腹有大圓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  
重有素黃紅紫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  
見其形現于虛明之處毫釐無隱舉手動足影皆隨  
形而不見旁人僧云攝身光也 酉陽雜俎云道士  
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  
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  
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飾樞四名尺鳧五名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天

倚湖小築

紫關六名鬼奴七名竈罔一日 舊抄九影名在麻而  
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無全食不  
辨又云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照  
人影如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  
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為此凡蠖蝮短狐踏影  
蟲皆中人影為病近有人善灸人影治病者 酉陽  
雜俎所言蠖蝮短狐踏影蟲皆中人影者按本草蠖  
蝮狀如小蜈蚣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有叉  
岐能夾人物俗名搜夾子其溺射人影令人發瘡如

熱拂而大若遠腰匝則不可療千金方云予曾六月  
中得此瘡經五六日治不愈有人教畫地作蠖蝮形  
將刀細取腹中土以唾和塗之再塗即愈此乃以影  
治影亦一奇也 短狐即射工又名蠖博物志云江  
南山溪水中甲蟲也長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氣射人  
影令人發瘡不治殺人周禮壺瓊氏掌除水蟲以土  
之鼓驅之以禁石投之此又以聲而治影又一奇也  
肘後方云射工蟲射人影成病取水上浮走豉母蟲  
一枚口中含之便瘡已死亦活此蟲正黑如大豆浮

樵書初編

卷之二

无

倚湖小築

游水上此又以蟲而治蟲又一奇也 段成式言相  
影知貴賤灸影可治病本草又言雷擊之木以擊鳥  
影其鳥應時即墮然則人亦慎藏其影哉 冬間正  
背日影而坐視其影頂上有氣起久習之可延年  
又武昌縣浪花井在大洪山南塔下名曰無影塔水  
常沸湧如浪 猶聞萬曆乙巳年書變作內外無沸  
第幾巖生光以伸三尺其時後宰門外沿皇城一帶  
墻下地上影出城郭山林人物諸狀有錢騎數百臨  
城皆張旗幟儼如一面畫甚分明移時漸滅四五日



發私東

唐史云錢徽為禮侍穆宗時知貢舉楊憑家多藏鍾  
 王張鄭遺蹟在書斷畫品者憑子渾之盡獻於宰相  
 段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托徽繼以私書翰林學士  
 李紳亦托周漢質于徽及榜出二人皆無名而李宗  
 閔與元稹素厚善後以爭進相嫌隙楊汝士與徽有  
 舊是歲宗閔塔蕪巢及汝士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  
 紳皆大怒文昌面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  
 子弟藝薄不當選中穆宗以訪于學士元稹李紳交  
 相書初編 卷之二 手 倘湖小築

證之遂內出題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居易  
 重試于子亭而朗等十人皆落下貶徽為江州刺史  
 初議貶徽宗閔及汝士皆勸徽以文昌紳私書進呈  
 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  
 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亟焚之其後所以次舉  
 登第致位宰相起與居易之覆落非至公也 大曆  
 中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晏用令狐岷判吏  
 部南曹事岷德晏之舉每分關必檢其善者送晏不  
 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岷為吏侍炎為宰

相不念舊事有士人杜封者故相鴻漸子補弘文生

炎常出杜氏門則托封于岷岷謂使者曰相公誠憐

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上字岷得以志之炎不意岷

賣也即署名托封岷即以炎所署奏言宰相通臣以

私臣若從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出疏示

炎具道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無可奈何即欲決

杖流之奏苦救解貶衡州司馬 行營雜錄云慶曆

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

家一日薦其友人于鼎臣求為聞達于朝鼎臣即徽

相書初編 卷之二 手 倘湖小築

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謝鼎臣妻叙別鼎臣

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雖

為往來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

屬私事恐爾家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清波雜志

云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併以

督王滂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輔而臣職在言路

事涉干請不得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滂之所業

一册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亶為

縣尉坐手殺人停廢商英為御史言其才可用因得



改官至是乃爾士論薄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荆公私書學子成俗亦何足多怪又按樂善錄云張商英監荆南盛時周師厚為湖北提舉市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以告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周坐是降官後數年張為館職囑舉子于判監舒亶繳奏其簡亦坐是奪官然商英殆以是加諸人而人以是加之也可謂出爾反爾者矣 驥粟日抄云蘇頌在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懷忿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髮日請托書札公笑曰許人之私吾豈為之 鼠璞云皇祐元年夏臺諫李兌等言比歲臣僚有繳交親往還簡尺遂成告許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願毋繳簡尺以間從之繳奏私書非特士君子不為亦法令所禁如此 朱平涵云近日某官以事冊籍投書給事李其李發其書上聞其人遂得重譴書中必多乞哀之言陋則甚矣宜置之不答可耳何足瀆君父之聽亦一過推枯拉朽舉動非有大關繫而票擬云舉發私書忠直可嘉著與紀錄李後亦以考察去官

書書初編

卷之二

圭

倚湖小築

花草之似

燕子花紫色全類燕子生于藤一枝數葩石蟬花生蜀中始生其莖森擢長二三尺葉如菖蒲紫萼五出與蟬其類蜀人因名之又白者號玉蟬花宋祁贊云有若穎然有萼數然取其肖象莫類于蟬 庚巳篇云正德己巳春數友遊青山人寺僧房庭中山茶盛開僧出一花示客其狀宛如一鸚鵡二瓣左右互掩為翼二瓣合為腹二鬚垂為足而蒂橫出為頭兩旁復有黑點如目焉僧云即此樹間所開也名曰鸚鵡山茶 北戶錄云嶺表有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其花翅塵色形如飛鶴翅羽嘴距皆全云是如草採曝以伎面懸上有蟲老蛻為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夫憐愛 博物志引神農經所載藥有大毒殺人者一口鴨狀如雞生中山一日內童狀如鷲亦生海中一日鷓羽如雀黑頭赤喙 後漢五行志云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狐縣界有草生其脰靡紫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鵲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書書初編

卷之二

圭

倚湖小築



是歲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元和中伊邠元解進唐  
憲宗雙麟芝其色褐一莖兩穗隱隱如麟首尾悉具  
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貞觀十七年皇太子  
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爲龍鳳之形天寶初臨川  
郡人李嘉胤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宋咸平四年  
濰州獻芝草一本如佛狀太平興國元年九月王欽  
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有並五並  
三連五色重疊如意寶蓋上下相連帶瓦石草木五  
穀如寶山神仙靈禽瑞獸之象者六百四十二詔令  
封禪日列天書送諸路名山勝境及賜宰相是月復  
州獻芝草三本類仙佛像 楊升菴云刺桐花雲南  
名鸚哥花花形酷似之 益部方物記鴛鴦草春葉  
晚生其稚蘗在葉中兩兩相對如飛鳥對翔贊曰翠  
蘗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若偕矯 范成大桂  
海花志云白鶴花如鶴立春開 地蠶生土中如小  
蠶似甘露子 人面竹節密而突宛如人面而人採  
爲拄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

三

尚湖小集

樹肉竹肉 附酒樹酒草麴樹

說圖識餘樹肉出五臺山其形如桃其實似玉煮一  
滾以石壓去水食之可飽與熟猪無異地瘠食淡天  
以賜僧徒也其天花菜生七寶樹下以和肉夏不變  
味 酉陽雜俎云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  
如白鷄代北有樹雞如杯捲呼爲糊係眼本草云惟  
苦竹枝上生如鷄子似肉嚼有大毒須以灰汁查三  
度煉訖依常菜茹食之他竹生者無毒子庚辰夏五  
侯 碩膚夫子飯之備有榆肉乃邊將所饋榆樹上  
生之瘰卽此樹肉而偶生于榆上者耳物理小識云  
榆肉出口外龍門所一帶今燕京價至三十兩一斤  
陸濟源藜床藩餘云榆肉榆葉也產口外腴脆無比  
大者數斤李時珍引山海經敦牂之山及開明東北  
東南海外並有視肉郭璞註云聚肉形如牛肝有兩  
目食之無盡仍復生如舊又海中一種土肉正黑長  
五寸大如小兒臂其重者至五六斤有腹無口目有  
三十足如簪筭可炙食此近蟲魚之屬也若桑蛾桑  
雞木縱樹鷄及雞腿麀羔肚菜鷄縱菜地鷄皆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

三

尚湖小集



似肉者楚人謂鷄爲堆 顧太初說畧云有麵樹則南中枕椰也酒樹則柳也肉樹則德慶州端溪猪肉子也其樹名榮其子號曰猪子其肉如肪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猪肉而美柳似酒耳甘而薄亦不堪飲若頃遜國樹葉汁取停之數日即爲佳酒枸樓國有水仙樹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又烏孫國青田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不可久注久注則苦不可飲此乃真酒樹也 談圃云椰子木出伽盧國其地熱衝植椰子木爲陰剖其寔中有酒能醉人南

樵書初編

卷之二

美

備湖小集

齊書扶南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可飲 烟葉本草未載萬曆年間偶見閩人有食之者崇禎年間食者頗多崇禎 先帝禁之至于殺賣烟者以儆之而州縣貪墨之官吏借此名以破人家者不可勝計晚年 帝始悔之始諭內外弛其禁言此烟可以代酒而不損人當時至以大辟處貨易者何在廷之無直諫耶今則海內兒童婦女皆用之矣銀筒竹筒吸入口中少頃即醉此則真酒草也 韓退之答鄧道士寄樹鷄詩云軟熟青蕪狀可猜

欲烹還喚木盤剋煩君自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 稽神錄建康有人于建昌西芙蓉山伐木木中得肉可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矣 唐肅宗與張良姊博打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割樹鷄爲子不欲有聲 後漢五行志桓帝建和三年北地廉縣雨肉似羊肋注肋脅骨也或大如手又襄平北市地上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晉建興元年十二月河南地震雨肉 漢鴻嘉四年秋雨魚長五寸以

樵書初編

卷之二

美

備湖小集

下 至正京師中大雨有魚隨雨而下長尺許 花木志枕椰出典古國者樹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樹出麵百斛 名勝志緬甸軍民司產樹頭酒樹類櫻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麵納確中懸樹下割其寔使汁滴確中即成酒或不用麵惟承其汁可熬爲糖正白其葉用以寫緬字即貝葉也 都勾似枏欄木中出屑如麵可取爲餌食如枕椰 偃曝談餘云晏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答云莎有二種草也又樹也樹似枕椰亦有麵 朝鮮酒巖有酒流出其下



酒譜云嘗有人遺在助松酒者劉杳爲辨其松字之  
誤松音陣木名其汁可以爲酒尸子曰赤縣州者是  
爲昆崙之墟其鹵而浮爲蓬芽上生紅草食其二實  
醉三百年波斯國有三勒漿類酒謂摩勒毗梨勒也  
頗遜有果類安石榴取汁貯盆中數日成美酒 誠  
齋雜記真臘有石塔塔中一劍臥佛殿中常有水流  
味如中國酒易醉人 庚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  
美酒數斗飲之卽不死爲神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  
遣樂巴將童男女數十人取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  
漢書初編 卷之二 三 倚湖小築

方在旁竊飲之帝大怒欲殺之朔日使酒有驗殺臣  
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  
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 南昌有酒山山有泉其  
味如酒飲之甚醉經月不醒

迴心

白樂天不爲贊皇公所喜每寄文章緘一篋未嘗開  
劉夢得或請之曰見詞則迴吾心矣是文章之妙能  
轉忌嫉者之心也豈所謂惡而知其美耶羅昭諫隱  
爲唐相鄭畋李蔚所喜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  
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  
詩是文章之妙又不足蓋容貌之醜也豈所謂好而  
知其惡耶 李定資溪鞠藉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  
啓問一日資溪于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誠奇  
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  
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  
嘆息不已此出王華甲申雜記所錄若李定者其亦  
迴心耶其果不迴心耶 南部新書云李訥僕性  
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若狂躁怒作  
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觀之便忻然改容卽  
取其子布算忘其恚矣



種銀種金種玉珠

謝氏詩源云昔薛瓊至孝父病嘗其漉而家甚貧嘗  
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質也用四壁土  
種之銅盆中置臥床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  
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鈿螺及結  
寔皆銀也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其陽  
多丹粟其陰多黃金銀實果有銀寔銀固可種矣  
永壽縣碑云建信侯婁敬曉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  
能種金其地曰種金坪今人往往得金云續博物志

雜書初編

卷之十一

罕

倚湖小集

云襄趙間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屑土人謂之柿  
子金或曰此斐微所種藥金最良是金亦可種矣  
宋膺異物志云大秦國金二枚皆大如瓜種之滋息  
無極如用則真金也 徽宗時襄陽劉知常生而皓  
首皓面時人呼為社公兒年十四五遊山迷路而飢  
遇一道人坐盤石上以一物餌之指以歸路約次日  
再會知常歸一宿而皓首變黑而皙如玉再往遂授  
金丹之訣徽宗聞其名召見于內殿知常取鹽數斛  
布地上疏為畦畛每畦相去數寸為一窠取藥置窠

中有頂悉成金蓮子賜號丹華處士 唐徐炫玄怪  
記云陽雍伯雒陽人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行  
人飲訖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併  
得好婦如其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試求之徐公曰  
得白璧一雙即可乃于所種處得璧五雙遂娶之  
宛委餘篇云種玉得妻之陽前有洛陽雍伯後有盧  
龍翁伯陽氏譜叙言陽翁伯周景王之孫爰宅無終  
食采陽樊而易氏焉爰大博施天祚玉田是玉亦可  
種矣 輿地紀勝云撫州崇仁縣南三十里玉田首

雜書初編

卷之十一

罕

倚湖小集

蕭子雲種玉之地今立玉田觀或謂即玉華山 南  
唐近事云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性鄙屑別  
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  
耒理小園成畦以真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  
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焉是珠亦可種耶  
洞冥記云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  
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則金真可種耶  
文昌雜錄有一種珠之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則  
潤首取稍大蛤蚌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  
之顯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  
玩月華此經兩秋則成真珠矣



種牙種痘種鬚

七修類稿云嘉靖初有邵雲翁者福建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先令欲治之家尋活鼠一枚然後令患者飽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沒藥入湯漱口片時齒皆動軟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序焉復洗牙齦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蘸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飢由前丸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通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懼而止使醫其病者則年老時不種者皆落而種者

樞書初編

卷之二

望

倚湖小集

堅固後其子亦不傳得其方焉 近有種痘者詭秘其術以為神授皆妄耳必山子曰神痘法九痘汁納鼻呼吸即種矣或取衣被久傳二三十人即有一惡須易新九痘出不善以火焯而過之 宋周必大子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為作宰相鬚判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頰為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必大後罷相私居一相士來謁避近于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大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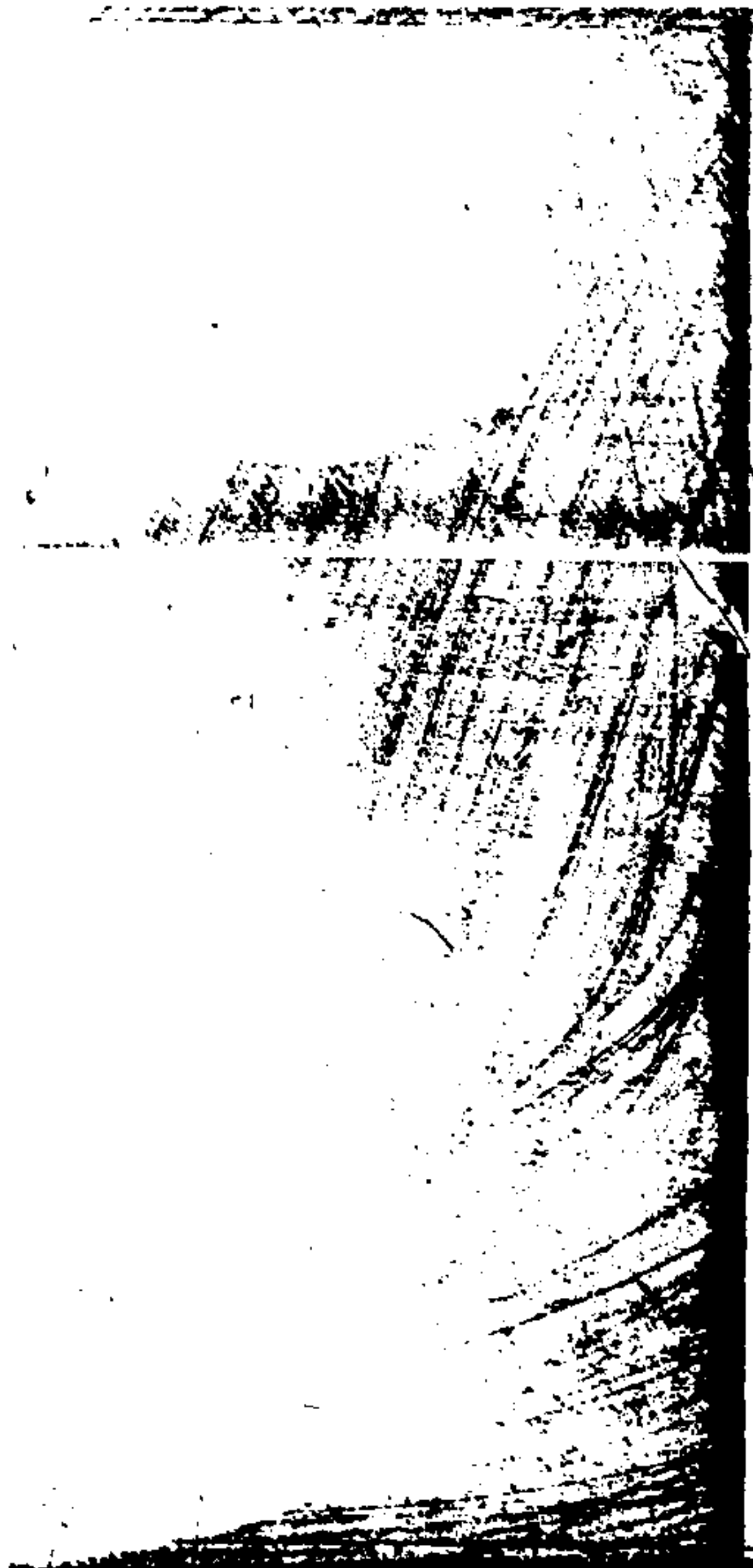
者曰宰相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延入上座相者復請見宰相必大答之如初必大起相者亦起將其鬚曰此一座帝王鬚真宰相也必大驚服厚贖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亦莫告也 北史李諧傳諧子庶生而天鬚崔諧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偏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執眉有効然後相鬚世傳諧門有惡疾以呼池為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旁大笑此嘲謔之詞亦見世亦有種鬚之說

樞書初編

卷之二

望

倚湖小集





種血氣之物 附種益

劉郁出使西域記以羊臍種於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聲臍乃斷便能行嚙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名壠種羊五臺山僧有詩曰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 段公路北戶錄云大秦國有地生羊其色黑羔生土中國人築墻圍之臍與地連割之則死但走馬擊鼓以駭之驚鳴臍絕便逐水草 楚石大師云大漢迤北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未日為吹笳

書初編 卷之二 四 倚湖小集

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羊數雙 吳淵頴西域種羊皮書壽歌則又言波斯國中將羊脛骨留土中四圍築垣聞杵聲則羊子從脛骨生矣 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而行羊子跳躍而出此又與琦師所見少異 劉子觀量篇云晉文種菜曾子植羊非性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注植羊謂割羊皮用土種之也豈古乃有此法耶宋景濂曰西戎羊角土種之而成形 又按葉隆遜志云其先一主曰晝裏眠阿惟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

一次日復滿二十口此亦類于種羊然何以速長成如是耶 博物志云青泥殺蟹得竟復生將蟹割令如棊鴉赤竟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作投池澤中經旬蟹成蟹王元禎云蟹切塊同莧菜與老母猪食之則瀉出皆成蟹矣此又一種法 臨海異物志云蚶之大者徑四寸背上溝文似瓦屋之龜肉味極佳今浙東以近海田種之謂蚶田江盈科曰四明蚶田土人磨蚶末調糞桶鹹成水洒田中一點為一蚶期至收之如收穀蝗乃海中小蚌也其形長短大小

書初編 卷之二

四 倚湖小集

不一閩粵人以田種之候潮泥壅沃謂之蝗田蝗蚶皆不能行伸出飲水而已自生自長即謂之種 白蠟髓云廣中韶陽屬邑鄉中有乳田其法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入窖中蓋之以草壅之以糞候雨過氣蒸而米粉皆化成蛹如蟬蟻狀取蛹成汁和粳粉蒸成乳食甚甘美也 宋史蔡襄知泉州于萬安渡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礪于礎以為固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是礪亦可種也 老學庵筆記云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



種逾年則成江瑤矣 物理小識云吐海粉者曰海粉母色綠如荷包飲從此入漉從此出海粉卽所漉也于六日如墨魚形大三四寸冬養之家春種之海邊田內或曰插竹枝田中其母上竹枝吐出

洪武初使商納米于邊移資戶部給引謂之種引蓋商人開屯種田以粟易引故謂之種也昆吾有清鹽池其鹽正方廣半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種之去勿回卽生此真種鹽矣 文獻通考云海鹽井鹽用煎熬之制烹煉而成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大抵

雜書初編

卷之二

異

尚湖小集

如耕種疏爲畦壟決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其鹽始成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全資于天而人不與

烏祥

輿化名勝志云仙遊縣高陽山有烏白首青身而黃足其形類烏名曰鵲或曰神鴉見之者吉祥 史記武王初伐紂渡河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鳧云鄭玄言烏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 天中記海鹽南三里有烏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女羣烏啼噪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乃穆帝立準女爲后之日今屬太倉州 舊唐書云柳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于昇平里第庭樹戟

雜書初編

卷之二

異

尚湖小集

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惟除天平節度烏不復集遂卒于鎮 唐天復二年昭宗在鳳翔十一月丁巳日南至夜驟風有烏數千迄明飛噪不止自車駕在岐常有烏數萬棲殿前諸岐人謂之神鴉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參議王喬齡奏獻皇帝始封之國舟泊龍江關慈烏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恭述于文集可考其事神異宜付錄史館禮部覆議詔可 空同子云禽鳥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興弘治初予侍



朝每鐘鼓鳴則鳥鴉以萬數集于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 獻皇之岡舟泊龍江關鳥鵲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此亦今中興之應歟寧陵符生家舊稱老鴉符家言環庄樹皆鴉每鳴噪坊人語今多事後鴉亦不之來 世人以鳥鴉之聲為不祥每聞其鳴聲則叩齒以禳予考禽經曰白腹鳥不祥是原有一種不祥之鳥而非可以概諸鴉也酉陽雜俎云鳥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鳥鳴而前引有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哭

倚湖小集

喜是鳥之鳴亦自有分別耳予于乙亥九月遇拔貢開科如大場例寓白蓮花寺中寓樓空地一隙羣鴉每夕相聚遊戲或相搏擊不已及榜發忝居浙榜第一因考諸書所載鳥之徵祥者彙書之而鴉梟之兆亦附焉 唐德宗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之俛而東去上遣京尹物色之得而詰焉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上皇時數登此樓每來時鴉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鴉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鴉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

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耳然則鴉隨聖駕豈不亦為祥耶 唐書有梟鳴于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張聞之曰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在門 新唐書路敬潛為瑞安令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為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人 予按百怪斷經云凡鴉鵲之鳴有呼羣喚子者有競食爭巢者其音相似難以槩占但其鳴向我異于常鳴者是鴉之報也占之乃驗 凡占先看所在何方飛鳴而來却看鳴時是何時辰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哭

倚湖小集

若百步外不必聽也 漢書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先是廢御史大夫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年博始請復之設御史則鳥集不設御史則鳥去鳥豈非祥物耶 周書宗懔南涅陽人梁元帝移鎮江州以懔為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內絕而復蘇者三有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稱為孝感此鳥亦可謂通于神明矣



教坊記云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  
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陽王家人叩二王所囚  
院曰昨夜烏夜啼官常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  
入琴操 王行甫云舒公春坊鄱陽人春闈榜且發  
其家忽有老鴉千百扛其屋角獸起復置故處如此  
數次明日泥金報至後爲楚藩伯對學子言如此  
烏名孝烏又名吉烏皆祥之之稱也 朱敬則兄仁  
軌隱居養親常謂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  
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巢所居樹焉 曾子至孝而  
有三足烏萃其冠崔希喬以仁孝稱其在并州廳前  
叢葦上有小烏如鴛鴦來巢孕卵五色初如鷄鵲月  
餘五色成大如鸞鷟擾閉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號  
曰兵曹烏 若南人言大喙白頸名爲鬼鵲鳴則有  
凶宋王元之移蘄州聞烏聲問土人言曰此蘄州鬼  
也大惡之果卒于蘄州此卽禽經之所言白短烏耳

雜書初編

卷之二

季

尚湖小築

魏南齋一號平齋

魏南齋先生晚年又號平齋同邑人或未之知也予  
見其遺囑一紙云區區蒙聖代六朝厚恩官階一品  
愧無分寸之報今年已九十又八念人之生死猶且  
暮之必然得正而斃幸也况年且近百蓋棺之日近  
矣故預爲爾輩之囑倘至瞑目慎勿動擾鄉里經營  
墳墓及諸親舊轉奠以玷予之平日至囑至囑成化  
七年九月十九日父平齋一叟書遺男序班完等予  
昔號南齋今日平齋者近辱門下士行人何舜賓所  
易蓋取天壽平格之意其詳見兵部尚書友人孫原  
貞所爲記故併及之詩曰謬登廊廟備驅馳常愧無  
才答盛時斂手足形如有日只遵遺訓盡當爲

雜書初編

卷之二

季

尚湖小築



避晦日之說

避暑錄話云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為諱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焚伯之廟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日周禮也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為相預以為言遂改用明堂之禮議者以為得體 退朝錄云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曆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時乃改

雜書初編

卷之二

重

尚湖小築

用十六日甲子其教制云律且協于黃鍾日正臨于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按公羊傳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逮是月晦日也何休註提月還也魯人語也在是月之幾盡此與鄢陵之戰與震廟皆據寔而言是晦日則言晦何譏何異之有獨左氏言用不違晦以為犯師之忌則春秋時凡事不用晦日可以推矣若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汎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船昇御座乘板輿與王公登舟置酒魏收有泛舟應詔詩唐中宗正

月晦日幸昆明池命上官昭容選羣臣詩為新翻御製曲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上幸滌水宗楚客鄭愔各有應制詩貞元四年九月二日勅令方隅無事悉廢又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延賞為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觀此則君方行幸臣方歌詠其于晦日未嘗有避也但一以為祓除不祥一以為送窮則亦不得謂佳節矣至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命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種種嗣後遂避晦不用耳

雜書初編

卷之二

重

尚湖小築

德宗移晦日為中和節呂渭詩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淑氣同風景佳各自詠歌瀚裙移舊俗賜尺下新科曆象千年正醺醪四海多貞元八年試宏詞以中和節詩應詔採蘭雜志九為陽數古人以廿九日為上九初九日為中九十九日為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為婦女歡日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為藏鈎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達曙者以廿九日為上九以晦日為佳節古人亦有不可解者 閩書古田縣正月晦日為後九取蔬菜為粥食之



東坡詩文

却掃篇云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為之文詔從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為之賦坡自書時為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蕙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

東坡詩文

卷之二

書

尚湖小集

滿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嘆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僧曰毀之人固在也呼至問焉曰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 九江志勝云富川有東坡竹蓋公嘗以題壁餘墨洒竹上而不滅新篁枝葉皆有墨痕後百八十年謝疊山請居是地至今尚然豈蕙公之忠誠不滅英皇之貞節乎列朝詩選云姑蕙杜瓊有詩

東坡詩文

卷之二

書

尚湖小集

日重華南去不南還二女啼痕在竹間亦有富川蕙子墨至今枝葉尚班班 鶴林玉露云東坡請僧耳道經南安于一寺壁間作叢木亂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創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席以紙糊壁全堵脫而籠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堂幸無恙壁至今存 東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遺墨所在搜毀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



全至紹興中詔求蕪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化  
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  
大喜老頭佗得祠曹牒為僧 劉挺筆談云柳子厚  
左遷柳州刺史沒後建廟羅池韓昌黎作碑并樂章  
以志民思也宋蕪長公為重書勒石歲久碑石二塊  
圯陷土中湖嘉靖末年柳州城崩修築有一二丈許  
再不克畢工僉謂此地有怪物或蛟龍伏蟄其中因  
鳩工掘之深數尺獲三碑石城遂克築落成可見柳  
州之蹟昌黎之文蕪長公之字三者皆神物肯冥冥

雜書初編

卷之二

妻

尚湖小集

地下哉 彙堅志云豐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  
來謂熟視之蓋京師玉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  
曰吾已非人茲竊有所禱明日將托身為犬實在尚  
書宅願戒家人善視我豐公驚曰君平生有德行何  
為爾對曰某初修道戒本無隱惡奈一事獲罪于天  
何豐問其故慘容而言某以朝廷方黜蕪氏學因建  
請磨去儲祥碑文坐是受譴豐曰上帝亦愛重蕪公  
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相風旨耳言訖失所  
在且而犬生十子其一犬足黑而身黃疑為黃冠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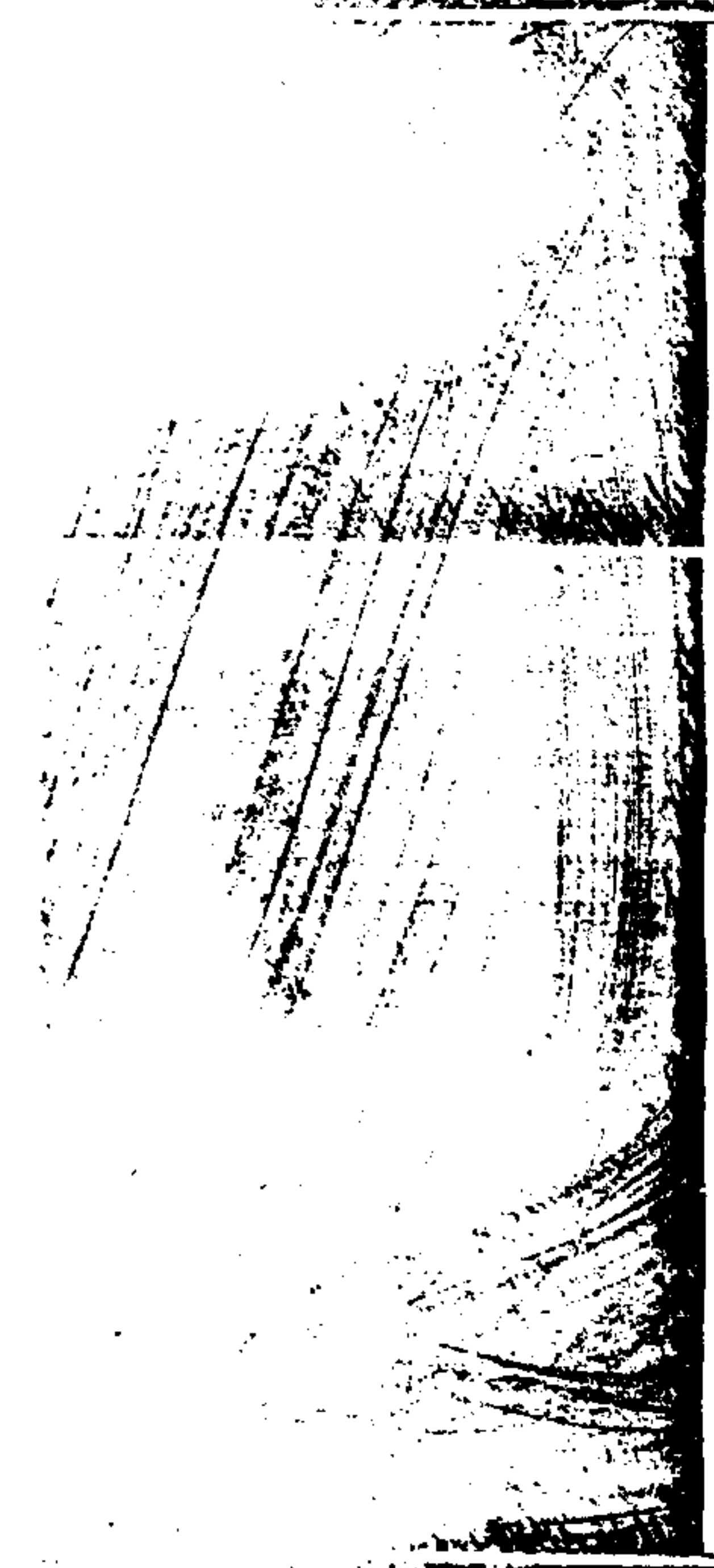
詹公筆記云陳履常為博士言者謂其在官常越  
境出見蕪軾改教授潁州張文潛在潁聞蕪子瞻計  
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秀州別駕 讀書鏡  
云紹興二年度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蕪無遺  
獨留東坡白鶴故居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  
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燬城堞且縱火至吳  
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蕪內翰  
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居賴以不毀  
者甚眾

雜書初編

卷之二

妻

尚湖小集





東坡之妹氏

世傳蕙子瞻有小妹嫁為秦淮海之妻而造為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也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蕙氏丞相子容內也有詞行于世或以為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蕙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璿之子之才作詩曰女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安云人言蕙子無妹却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而弟非

標書初編

卷之二

庚

倘湖小集

五

秦淮海耳 耶律楚材夫人蕙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 刺史彌之女 蕙長公集云柳子玉嘗夢謂司命真君召已未幾果有監靈仙觀之命以詩送之曰世事方難猛更回此身未老已心灰何時夢入真君殿也學傳呼觀主來據東坡集有與柳子玉偕和詩凡屢見又有柳氏二外生求筆跡詩又有贈柳外生閱詩其為至戚明甚但集載祭柳子玉文內云嗟我後來匪友惟媿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一孫則謂我舅其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云玉立二甥寔大我門

一秀不實何辜于神又祭柳仲遠文二首一云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憇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閔也有立氣貫金石則東坡之妹所適者為柳子玉之媳故其孫呼東坡為舅而為柳仲遠之妻耳則柳妹有二甥而後止存一閔 考坡集乳母任氏墓銘云乳亡姊八娘與軼則東坡不特有妹而且有姊特早亡耳 東坡一帖云秦少游過容留少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搬家二卒送歸衡

標書初編

卷之二

庚

倘湖小集

五

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于江亭上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張世南云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為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此載游宦記聞可知坡公與少游乃友朋而非至戚矣



堯母墓

嘉靖十八年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為堯肇封之地堯母乃帝嚳元妃陵墓具存乞賜表揚以弘達孝以光巡幸下禮部覆議從之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見合葬之非古即今有司修建祠寢謝少南建白可嘉授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歐陽文忠集古錄載堯母碑乃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慶都仙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

標書初編

卷之二

本

倚湖小集

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城陽然諸書皆為城陽獨此碑為成陽當以碑為正羅泌路史引郭緣之述征記云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于城為西南稱曰靈臺按帝嚳高辛氏生三十而御天六十有三載而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丘臺也夫高辛四妃上妃有駘氏曰姜原生稷次妃有娥氏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曰慶都生

堯次妃有阪氏曰常羲生帝摯四皆妃而姜原稱上妃則為元配明矣慶都不合帝嚳之葬于頓丘而近帝堯之墓于成陽亦母子之相依偶然非必謂古人之必不合葬也 唐史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冷金鋼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蹟若攻別隊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亦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

標書初編

卷之二

本

倚湖小集

况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願割私愛使後嗣長久中宗不納 蕪東坡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為一室獨蜀人為一墳而異藏其間為通道高不及肩廣不容人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有是也然不為通道又非詩



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禮 嘉靖二年二月丙申葬孝惠皇太后楊廷和上言茂陵左右不可恐有震驚之虞買詠曰當耐雖有之難免不當耐雖無之難爲卒耐葬茂陵 後漢袁賀臨病困勅使留葬侍衛先公慎毋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

燕書初編

卷之二

空

倘湖小集



暮年再起

陳後山曰元祐初起范蜀公于家固辭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李肇國史補曰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讓之 談淵云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鄒公並命已七十五歲後二十年西賊叛命卽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罪之方引

燕書初編

卷之二

空

倘湖小集

年除正大傅致仕以小詩白鄒公云緒案當衙並命時兼葭衰朽倚璠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咸和焉有輕薄少年改鄧公詩云緒案當年並命時與君兩個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聞者無不大哂 癸辛雜識云宋鄭清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晚爲穆陵之舊學端平初相聲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辛亥冬祈雪得雷雷電大作而清之薨於位初清之之再來也有作詩記之云一



劉木離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為安晚  
 晚節胡為不自安又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  
 燒盡曉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  
 巷誰為司馬哭番首肯為孔明悲青山化作黃金塢  
 可惜角巾歸去遲 闕書云宋建安曹修古字述之  
 舉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奏言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  
 仕班本品見在上欲其知耻而勇退也比有年八十  
 餘尚仕班行心力既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勅文武  
 官年及七十以上書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  
 制仰宿德勳賢自如故事因著為令 修古弟修睦  
 由邵武縣遷殿中丞知鬱林州開母疾委州印于佐  
 比走歸道未至被喪哀瘡過禮服除判泉茂二州知  
 邵武軍用薦為御史改司封出知壽州移泉州坐舉  
 者奪司封去官後起知吉州上書休官不聽分司南  
 京既而嘆曰不事事而受祿不可謂廉復申前請許  
 之章得象表其高節詔還所奪官居數年聲聞益達  
 朝廷以紫衣金魚就第褒之用聳動天下士大夫以  
 重進為高修睦休官時年五十餘第舍園池疏列泉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奇

偷湖小集

石置書冊琴棋其中賓親過從或道時事輒謝曰吾  
 方與紙上聖賢語勿溷吾聽斯則修古能言之修睦  
 能行之兄弟兩高矣 楊遠庵一清以故少傅武英  
 殿大學士歸田嘉靖四年年已七十餘特起公子家  
 改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  
 公健文靖出見辭色甚倨陽問曰我記汝亦曾為閣  
 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既為閣老復出作總制內  
 閣體統為汝一人壞盡矣公云朝廷簡命不得不赴  
 文靖曰進退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  
 二孫陪茶楊大憲而出此玉堂叢話所記如此也范  
 守已 肅皇大謨所記云一清道洛陽謁故大學士  
 劉健健時年九十三矣辭以疾不見一清疑何久之  
 健喟然憤短褐出曰應寧而嘗入相矣復出將乎一  
 清曰承乏爾健出既茗飲之他無一語吳伯與名臣  
 事畧云楊文襄以故相起為三邊總制謁劉文靖公  
 公出見一揖曰汝不能甘淡薄而猥為時所餌今日  
 戴兜鍪異日何以復簪冠乎令主上輕吾輩自汝始  
 咄咄入不復顧楊愧而去雖三書所記其詞輕重不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奇

偷湖小集



同而劉之不滿于楊之復出則誠然矣斯亦君子之愛人以德也 嘉靖六年戊子冬十月起謝遷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七年夏四月謝遷致仕范守已論曰餘姚之復出果何爲哉當是時懸車杜軌二十有三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五月而告歸亦何事功之有耶豈不知永嘉遇主安仁窺玄雖巴陵再相亦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殫我康猷乎及徘徊鎖闥側目新貴抗顏慮貝錦之虞繞指懼不恒之羞而後幡然長往則已晚矣是以君子貴慮始也謝

德書初編

卷之二

李

尚湖小集

文正以弘治乙卯入閣年四十七爲相十二年丙寅年五十八而致仕嘉靖戊子復召入閣相去二十三年閱年八十歲矣 焦芳入閣欲兼理吏部劉瑾主之已奉內批芳以問李東陽李曰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間有可否令自擬之而自可否之耶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

知道卽當庭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誤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此

卽劉文靖所言今日戴兜鍪異日何以復簪冠之意也 夏桂洲之再相也同鄉永豐夏尚朴以詩招隱曰寵利由來是禍梯功成身退便爲宜萊公不識乖崖意一值澶淵禍便隨而桂洲不能用 海寧許相卿以給諫家居十年貴溪與之有舊比再入相以書招之且欲處以南大司成許曰公此出已誤可復誤人耶列朝詩選云貴溪常所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字及再相起行泊舟淮上與常熟楊夢羽儀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襟韻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

德書初編

卷之二

李

尚湖小集

程沒幾多灘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而別後果罹禍 今言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二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他日得與弘景若水遊于地下足矣此言更爲高絕



觀入之法

却掃篇云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嘗以其言驗之誠然 王氏談錄云凡相人最好于得失榮辱之際觀其動否便可知其器之大小然後見其人之前程也又云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即所謂宰輔器也沈作喆云蘓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

標書初編

卷之二

李

倚湖小築

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黃山谷曰予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歐陽永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文章 青箱雜記云盧携貌陋常以文章謁章甫章氏子弟多肆輕侮街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

標書初編

卷之二

李

倚湖小築

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 明道雜志云蘓子由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別人類已足觀政矣又云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非不受斗不獲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又云氣寬易動意形于色得少為足與好妄語者皆天折之相也 楚史樛杙云楚人有善相人斷



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其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取分爭止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友也莊王曰善羣談錄餘云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其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為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

樵書初編 卷之二 非 倘湖小集

大概若其人忠孝仁義言行相應造次顛沛必歸于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造次顛沛必歸于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必其身必于其子孫若但于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吳處厚詩箱雜記云余粗知風鑿大槩常與苗文忠公論之公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是則屠兒餽師皆貴矣余復思之人凡相之所先全在神器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國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比頑童窮固

則豐盈固賢哲相也 又云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從心滅此言人以心相爲上也故心相有三十六相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須如此一也爲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常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每事方便六也從小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十四也馬上不回頭顧十五也夜不令人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主 倘湖小集

生憎怒十六也不交過飾非十七也爲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慈二十一也憐孤濟寡恤物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之分二十四也爲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慚愧二十七也聲美音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欠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惡食三十一也方圓曲直隨時三十二也聞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如人飢渴勞苦常有以恤之三十四也



不念舊惡二十五也故舊有難竭力救之三十六也  
已上三十六善皆全者當位極人臣壽考令終或有  
不全則禍福相折以次減殺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  
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七者亦須大富 蘇東坡云  
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  
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即當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常  
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 長者言云好談閨  
門及好談亂者必為鬼神所怒不有奇禍必有奇窮

茶陽夫子常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為觀人之

雜書初編

卷之二

圭

倚翻小篆

法曰凡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  
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  
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  
依阿諛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螻蛄蝨細如蟻蝨狐蟲  
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  
之法莫切于此 劉氏雜誌云蕪子山使遼歸為哲  
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為喜年貌可六十步履  
輕捷飲酒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慮其君臣  
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為我喜也弘基孫延

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  
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  
十餘年而殂延禧亦不肯盟然遼國遂亡于延禧之  
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詞氣乃德之符非特其身  
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由益成括之死見知  
于孔孟邾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見知于子貢  
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 陳于陛意見云世有外  
渾樸而中炯炯者真才也有外渾樸而中墨墨者庸  
才也二者亦難辨何以察之真才如人坐紗帷中秉  
燭光雖不甚露而時亦閃閃燦人庸者如坐暗室中  
無復可視矣 歐陽公曰凡治民之人不問吏才能  
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即是良吏識者以為知言

雜書初編

卷之二

圭

倚翻小篆





宋太祖仁宗之識度

國老談苑云太祖嘗曲晏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既罷著乘醉喧譁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即移近屏風掩袂痛哭左右搜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者逼宮門大痛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况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為也 曲洧舊聞云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于太都府其守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軍不釐事務處于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慙而死大哉二帝之言也雖其識度宏遠亦由見地明透耳此二事設令嚴酷猜忌之君處之則大獄不解矣後山談叢云或勸太祖誅降王云久則變生太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為我擒孤身遠客能為變乎 綱目宋太祖頗為微行或諫其不宜輕出太祖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方面大耳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有天命者任自為之

續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尚書小錄

貴耳錄云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遷之禍仁宗大怒問宰相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此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即位靈武陛下無肅宗為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建立之議始堅非大度之主何能容忍其言如此 揮塵錄云仁宗常服玉帶侍臣皆注目還宮問內侍曰侍臣日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見此奇異者故耳上曰當以遺遼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邦可惜上曰中國以

續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尚書小錄

人安為寶此何足惜臣下皆呼萬歲 燕翼貽謀錄真宗時喜言祥瑞于是甘露芝草俱以上聞至皇祐三年仁宗在位三十年矣六月守臣茹孝標奏城內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改名其山為紫芝山葢爾一培壤不應所產如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豈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蟲鳥之異烏足尚哉茹孝標與免罪戒州縣自今無得以聞 讀書鏡云仁宗常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



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 鯨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 蘇舜欽聞見雜錄云先公為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中事卿何從知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為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與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疎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詢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瑞曰王德用所進女口

樞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倚湖小築

各支錢三百頭即今令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為然亦不必如是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為帝王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告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太祖睿斷

餘冬序錄云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剖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又聞中今古錄云洪武間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割父遺體以事仇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于是命禮部

樞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倚湖小築

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自今人遇父母病醫藥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何子元云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韓昌黎論郭世通曰不腰于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方遜志論郭巨曰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讀二子之文益知太祖之睿斷高於千古矣又餘冬序錄引王叔英所作傳云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



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一身贖兄命 上疑其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卽殺之二人懽然延頸待刃旣弗果殺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又陳圭者台州黃巖人父叔弘爲其仇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義罪當自死幸原圭父使自新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

律書初編

卷之二

夫

尙湖小集

作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此御史大夫此刑部尚書自謂能執法矣而上不能成聖主寬仁之政下不能全孝子悌弟之心以風後世豈所謂執法與叔英曰陳寧死有餘戮開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天道乎 江西通志云 太祖威斷莫測日令御史二人侍班刑賞有失中不諫止者罪之一日永新人歐陽招以御史侍班 上乘怒將戮一人他御史不敢前歐陽御史趨跪倉卒不能措辭舉手加額連呼陛下不可 上察其樸實天顏爲霽其人得從輕典

夫人主過於威斷尚欲諫諍而挽回之况實有寬仁乃不能將順而曲成之哉 河南通志云元末兵起登封人張景輝死于寇其妻賀氏流離中抱子俊求夫骨于積尸中手自聚土掩之及天下定歸登封依弟以居弟以俊幼諷其改嫁賀剔去一齒誓不二節洪武初俊任廣陵主簿以事罰工自慙累其母上疏乞免上嘉賀守節教子婦道所難特有復其官俾終母養仍勅禮部榜於天下以勵風俗 太祖之待節婦如此則其于孝子悌弟可知節婦尚及于子而孝

律書初編

卷之二

夫

尙湖小集

子悌弟不能免其身二人之不知將順罪何如矣 國史補云衢州余氏子名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歲乃復仇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寔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仇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中書相當國李刑部鄜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遺錫書云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然則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開濟其能免于



俗吏小生之謂乎 風俗通云巴郡太守泰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椽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托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于原度即活出之又高唐令唐安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椽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全

倚湖小集

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應劭曰一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無惻隱之心傳曰于厚者薄則無所不薄夫法之執難以徇情情之至亦可屈法應劭取二事而折衷之所論為當也 予又考得洪武間數事備載之以見 高帝之甚重孝子而開濟之不能仰體為可罪也新昌胡剛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役泗上以逃役當刑勅駙馬都尉梅伯殷監斬時

剛往省待役於待渡間聞之遂裸洗泗河而渡奔走哀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梅憐而奏宥其父同坐者八十二人俱免死 浦江鄭氏歷宋元至明一家同居時洪武十四年鄭濂主家政已二十餘年矣有以寄鈔事誣其家者從弟湜代詣吏濂謂曰我長當罪于是兄弟爭就獄事聞 太祖慰諭之且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規對上嘉賜酒饌除湜福建布政司叅政 鄞人盧祥卿以勝國世職洪武初督造海運船已而船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全

倚湖小集

就戮二子顯敬匍匐請代顯泣訴曰督造雖臣父名而侵漁實臣顯罪當死敬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船之謀臣敬獨知之臣罪當死上矜之廉得其寃遂兩釋焉祥卿竟以賢良舉授四川彭水知縣又註誤謫戍雲南顯復哀訴乞代上曰真孝子也祥卿有子如是着冠帶寧家 仙居人朱煦乃福州太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亦論罪輸役時城役歲日用錢數十緡又病痢不堪謂子



煦曰吾且夕死已矣母爲汝累煦惶懼不敢離左右時在役告枉令嚴甚告而謫極邊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已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一吾父以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憾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乃赦季用復其官時以煦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季用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皆城下土矣 周琬應天人父滁州知州建屏墻于門爲部民奏許以侵道論死琬年十六叩闕請代父刑 上少之疑爲人所教曰牽去砍頭琬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全

尚胡卜菜

顏色自若乃宥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用生爲願早就戮 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曰以死免父胡爲不樂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此皆 太祖斷自睿衷爲孝子開一面其以風天下有餘矣御史大夫陳寧刑部尚書開濟罪其可勝誅哉 前代帝王宥赦孝子報仇并錄附 董黯字叔達鄞人仲舒六世孫也家貧早失怙事母盡孝母疾嗜大隱溪水黠築室溪濱板輿就養遂瘞隣王

寄家甚富縱酒無行二母相見各言其子寄聞而銜之伺黯出毆其母黯還而母在牀黯跪而言曰黯不孝及母之憂乎曰非也我失言致王寄辱耳後竟不起黯哀毀負土成墳廬于墓枕戈不言俟王母卒畢墓事乃斬寄頭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事聞和帝詔釋其罪且旌其異行召拜郎中不就而卒 烏程人王談年十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有復仇志密巾利錘以伺卒殺度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和帝元興中舉孝廉不應 朱朗永興人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全

尚胡卜菜

今蕭山 性至孝父爲烏傷長陳頤所殺朗志在報仇未間頤死朗至其家刺其子殺之魏聞其勇擢爲揚武將軍 吳興人龔年十七父爲仇家所殺遂散財結客手刃父仇斬頭以祭自繫縣獄有司上其事齊高帝覽而賞之赦其罪官至長水校尉 錢塘人朱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假墓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娶永明中手刃幼方詣獄自繫別駕孔稚圭兼記室劉璉司徒左西掾張融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



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既申私禮又明公法今殺之則成罪人宥之即為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豫章王上言之世祖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幼方子憚于津陽門何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殺憚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烏程錢延慶其父仲期於泰始元年為吳慶恩所殺時延慶屬役在都聞之馳還於庾浦求逢慶恩手刃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鄒顒憐其孝烈表不加罪

唐書初編

卷之二

全

備胡小築

許之 唐建初中有人侮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有輕侮法張敏駭議以為開相殺之端又輕傷之比寢繁至有四五百科難以垂訓請除其弊 唐憲宗元和六年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發於天性志在殉節特減死宜決一百配流循州于時韓文公愈獻復仇之議 穆宗長慶二年四月雲陽力人張洩欠羽林官騎康憲錢未憲徵理之洩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

救其父以泄角祗力人不敢揮解遂持木錘擊之首見血後三日死勅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後唐明宗天成二

年七月沼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暉為鄉人王感所殺弘超挾刃殺感携其首自陳尚書刑部員外郎李殷夢引梁悅康買得二例請減死奉勅可減死

一等 按竹枝山野記云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 上併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

唐書初編

卷之二

備胡小築

乃一切許之為多既以杜姦諷且因成其孝弟此非細者所知吾燕戴用代其父王敬代其兄餘未殫記至有弱媳代其阿翁 紀畧云國朝妻救夫刑蒙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益母老願代益死 上憫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敬妖言律斬孚妻李氏奏翁姑年老願代夫刑抵罪奉旨俱釋之因考洪武間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其祖永樂中舉人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



全其孝世皆倭為美談 備遺錄云績溪程通字彥

亨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程通以縣學生貢

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

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

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願代其役辭

極懇切 上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

還鄉後通舉應天府鄉試官遼府左長史死建文之

難 南史梁天監初廣平人張景仁父為同縣常法

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仇普通七年遇法

于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

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于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

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免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樵書初編

卷之二

李

尚湖小集



方卵龍卵

採蘭雜誌云昔有少年博洽與籍其元為商遠歸携

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

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

百鳥志四友齋叢說云弘治末崇明縣申報撫臺云

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異而碎之有一編猴纒大

如棗時南昌艾璞為撫臺以告巡江都御史陳璠欲

同奏于朝陳曰妖當聞但其物怪已不存矣萬一詔

取將何以進乃止 江西通志云孝通廟在臨江府

新淦縣相傳秦時有溫媼經程溪得巨卵藏于家生

七龍於之江媼或至江口龍輒獻嘉魚若奉養然媼

死葬程溪將見一夕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為立祠唐

賜額曰孝通 膠州志州有小珠山雙峯峯巖高入

雲際正隆三年秋雨民行山間見一卵在地可盛粟

二石斑爛光彩民刈葛藟以歸數少年攫取去即

煮食之旬日輿風大作居者百餘家皆掀舉躋于山

顛食卵者悉撲死老幼千計皆無恙始知為龍卵也

夢溪筆談云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

樵書初編

卷之二

李

尚湖小集



邱道中人送潤州金山寺置藏之是歲大水金山盧  
 舍為水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為龍卵所致至今置  
 藏子屢見之形數色理俱似雞卵大若五升囊舉之  
 至輕惟空殼耳 懸筍瑣琛云成化五年六月河決  
 杏花村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  
 微具五色又多鰲黥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  
 焉以手撼之中汨汨作聲水也又甚重氣暖而潤澤  
 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  
 其類也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卵送開封府皆懼  
 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間墜破地中惟水而已 紀  
 畧云成化中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  
 葦泊中大容三升許一商以數疋布易之送于官置  
 于延慶觀時周斌知開封府命擊破之中包著水餘  
 無所有數日後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勢甚猛庭  
 前有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拔去左布政章繪宅有  
 樓去其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飛去 說圖識餘云  
 嘉靖六年通州西北海嘯平地水高丈餘漂沒不可  
 勝計三日水退海濱遺一卵其巨鄉民朱鶴等畏之

應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倚湖小集

上岸滑堅如玉令石工鑿之厚尺二黃白與鷄卵同  
 其狼藉者每人尚得一二担以油煮之味甚美知州  
 某取其殼以盛水日久不變水洗至殼口而不溢一  
 殼在朱家後鬻于山西搢商得銀半鎰終不識為何  
 物伊川語錄云常有穿地得卵寄于金山寺龍能湧  
 水入寺取卵更一等龍也 留青日札云分宜嚴介  
 溪嵩世廟時內閣擅權其子世蕃積賄如山竟被罪  
 沒入贖產所籍中有金鑲雙龍龍卵壺一把鍍金雙  
 龍龍卵壺一金鑲龍卵酒甕二個連座未鑲龍卵一

應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倚湖小集

枚共龍卵五枚并諸奇貨乃得之仇鸞海上將領及  
 賊汪直求和易者也他奇玩可知已



陰功神助

宋史紹興三十一年。金完顏亮渝盟。臣寮言。切謂陛下。飭躬修德。可勝強暴。望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廷。載于祀典者。令州分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于宮觀設位。冀蒙降助。以速滅金。從之。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觀車駕巡幸視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官觀諸神。諸陵攢宮。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滅。醜騎遁去。兩淮無驚。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允

尚湖小築

之禮從之。是時樞密院葉義問言。寇進逼江上。先報北兵。謀開第二港。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風沙漲。截斷不得渡。此乃水府陰祐。請加帝號。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紹興辛巳。逆亮入寇。李寶等以舟師大捷于膠西。神靈助順。東海之神宜加八字王爵。詔從之。四明孫能傳字一之。剡溪漫筆云。宋時完顏亮寇淮上。樞府禱于大江。能使陰兵不得渡者。當奉册為帝。泊事定。許如約。朱丞相漢章謂四瀆一體。不當獨帝江神。洪容齋謂勸懲之道。人神一

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為。不久當金人之騎飛渡。如行枕席。惟大江滔滔天險。坐遇巨敵之衝。使其百萬創戈束手而退。此其靈德陰功于河淮。何如此舉。殆所謂國將亡聽于神矣。申勅將士固守。江淮勝則賞其功。不勝則議其罪。庶幾人知激勸。固守封疆。若一聽于神。敵入則委罪于河淮。敵退則歸功于大江。沿邊將士誰肯蹈白刃為社稷死守哉。

唐貞元中。咸陽人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為國家捍禦。西陲正月吐蕃必下。既而吐蕃入寇。邊人敗之。德宗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允

尚湖小築

欲于京城立廟。贈起為司徒。李泌以為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恐邊人解體持義。甚正容齋之說。陋矣。朱丞相不能直折以理。但謂四瀆一體。不當獨帝江神。亦鄭侯之所笑也。澶淵之役。寇萊公決策親征。王欽若修齋誦經。北兵請盟而退。萊公之力乎。經齋之力乎。一之中秘之言。卓然千古矣。予按嘉靖二十三年。有大同順聖川水地。軍卒劉伏玘。擒板不孩。部下小酋王三三。本華人。外附者。磔之。傳首諸邊。十一月。司禮少監焦忠傳。聖諭曰。朕祇奉玄威。保民



伐逆仰天下監叛惡生擒固義方之効力實鬼神之神  
 陰戮其鬼也中原屢被侵犯血流千里自今少差其  
 加乘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為少師又陶仲文曾  
 請帝設玄府鎮法壇以禱外侵之鬼三十年五月帝  
 以諸酋款塞欲撤之忽報鹵有異謀帝諭廷臣曰朕  
 于十九日欲撤鎮鹵法壇二十一日即有警報玄威  
 所祐亦不可忘秋七月鹵酋歸我叛人蕭芹等于塞  
 上兵部奏幸荷至德潛孚玄威遠播寢妖氛之氣收  
 不戰之功寔非人力所能致者乞勅禮部擇日告報  
 禮部書編 卷之二 李 倚湖卜集

玄貺冬十月獲朵顏叛人哈舟兒陳通事兩人道引  
 深入畿輔屢驚至是來塞內偵我虛實為遊徼卒所  
 擒禮部上言二逆就擒寔賴玄貺所致宜禱吉告謝  
 雷霆洪應壇併遣官告郊廟社稷從之三十一年仇  
 鸞死都督陸炳發其奸逆罪狀帝曰仇鸞大逆不道  
 仰賴玄威雖已殛死卽剖棺剖尸斬首梟示三十四  
 年嚴嵩請禱祀海神以禱倭醜遂命侍郎趙文華祭  
 告海神兼視察軍情三十五年八月俞大猷大破倭  
 寇于梁庄斬獲一千六百餘級徐海溺水死生擒副

魁麻葉等及倭魁辛五郎等兵部奏言首惡就擒地  
 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格玄功允洽是以百靈助順  
 謀若有啓而戰若有翼非區區人力所能強為也乞  
 卜日修祀用答玄貺十二月獻倭俘羣臣稱賀舉謝  
 玄大典予按此時南之海北之邊一有戰功不日仰  
 答玄貺則曰加陶真人祿秩至仇鸞既死而知其逆  
 狀亦曰玄威所殛不亦填乎 帝之威靈兵部禮部  
 即欲執評而無從也幸而國祚靈長天眷未艾 帝  
 之雷厲風行自足以震攝之耳藉東坡在元祐間獲  
 樵書初編 卷之二 李 倚湖卜集

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明  
 在天難逃不漏之網斯言未嘗不歸功于神明然先  
 之以將帥則正而不阿真君子之言矣 史記漢武  
 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蟲大起丁夫人陽虞初等以  
 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漢兵起王莽惡高廟神靈遣  
 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藉  
 鞭鞭酒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晉王導以儀物  
 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以禦符堅其  
 後八公草木皆兵陳用揚云蕞峻之亂也庾亮于白



石祠祈福許贊及峻平而牛未解故鬼考之而亮病此皆所謂聽于神非與國之舉動也 北齊書慕容儼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尅又于上流鸚鵡洲上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所禱于是願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歘起驚濤涌激漂斷荻洪約復以鐵鎖連解防禦彌切儼還共所請風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奎

倘湖小集

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 唐元載王縉杜鴻漸輩以因果之說聳人主每寇至禮佛祈禱退則修入關齋飯僧報謝此又在王欽若閉門修齋誦經之先 建昌志勝云鄧紫陽名思瓘臨川人開元中應召能使神兵以却西戎雷霆中影影見焉西戎退帝益神之二十七年感虎駕雲車之異而化玄宗作輓詩刻石云太乙三門訣元君六甲符下傳金板術上刻玉清書有美撰真士囊中得秘書自茲三熊後翊我滅殘胡 七修類稿云天寶

間西番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咒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毘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西安奏捷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因勅諸道立像故佛寺有天王堂嘉靖庚子山西邊外入寇朝廷揚旂設醮仗劍咀咒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 乾元三年正月元帥奏于河陽陝東大破賊百官表賀內云頃見中書門下稱河陽橋前因河凌衝突連艦偏斜昨一軍吏夜聞橋下聞見有神人云我是毗沙門天王爲國家正此橋柱及平明橋忽正又勝州已北百姓救

樵書初編

卷之二

奎

倘湖小集

千人忽見兵馬極衆喚百姓索食其中有人云我是張韓公及王忠嗣領此兵馬爲國討賊不日當太平百姓陳祭訖須臾不見此皆聖德所感神人合符 鶴林玉露云吉州江濱有石村廟隆祐太后避鹵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鹵至太后驚寤即命發舟指章貢鹵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 南史王僧辨進師潯陽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侯景同夢數十百焉



虞道園碑記末徵宗封道真王文卿為侍宸先生  
起山東徒黨號巨萬郡縣不能制聲勢張甚召見便  
殿上以為言對曰臣當以神力相助討他日獻捷者  
言天大雷電賊乃退而道君悉歸功于侍宸矣 曹  
景宗傳天監六年三月魏中山王英與將軍場大眼  
衆數十萬攻鐘離武帝命曹景宗章叔救之得于鍾  
山蔣神求助神報許之于是廠攻其南景宗攻其北  
值淮水暴漲六七尺又遣水軍乘艦擊之魏軍大潰  
英脫身走大眼中箭焚營而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  
萬餘斬首亦如之生擒五萬人收其貨糧器械山積  
凱還之後視廟中人馬脚皆有泥濕人盡目視焉  
草木于餘錄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徑海  
道進道兵過漁翁貌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勿殺一人  
吾指子所攻之路湯曰諾遂潛兵直抵城下全城歸  
附觀昔之漁翁乃前燕太廟殿神也今祀之

焦書初編

卷之二

五十四 備湖小集

甲申十同年圖

天順八年所舉進士至弘治十六年而同年進士之  
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者一人會于刑部尚書吳興  
閔公朝瑛之第因為之圖而長沙相公李賓之為之  
序而記之者也其十人為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  
用敬名軌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名芳禮部右  
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名錄工部尚書  
柳州曾公克明名鑑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 奕名珪  
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名達都察院左都御史  
浮梁戴公建珍名册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名  
清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名大夏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兼蓮身殿大學士李公賓之名東陽會安于癸  
亥年三月二十五日因而繪之為圖皆畫工面對手  
摹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  
舊所圖者而取之是日謝公倡為詩八人皆和焦公  
歸亦和焉天順八年所舉進士二百五十八至弘治  
十六年癸亥閔四十年之久而此十人者為朝中之  
大老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

焦書初編

卷之一

五

備湖小集



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李  
賓之于同譜中爲最少然亦五十有七也唐九老之  
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于休退之  
餘而此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于和平優裕  
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焉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  
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一通計束金者一  
百六十六人矣故近時言科目之盛多以丙戌爲稱  
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著  
爲令章懋黃仲昭莊景諫鰲山烟火之戲陸淵之論  
陳文謐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已張進祿輩之効  
尚文毅姚文敏強珍之効汪直陳鉞皆氣節凜然表  
表出色此所以爲尤盛也此條見菽園雜記中按天  
順七年癸未貢院火補會試舉人于八月次年 憲  
宗皇帝御極補廷試故爲甲申科進士其丙戌則成  
化二年也今崇禎癸未科亦因邊倣改會試于八月  
次年鼎革又次年爲順治丙戌科中雖易朝而兩科  
之人功名特盛豈非有數存乎其間耶 王鳳洲先  
生題甲申十同年會後云甲申十同年會圖作于弘

焦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倘湖小集

治辛亥距今六十有七載矣太師李文公爲序而  
太保閔莊懿諸公次焉明興人才之盛獨稱孝廟時  
而孝廟諸大臣又獨稱甲申成進士者中間如劉忠  
宣戴恭簡李文正謝文肅王襄敏閔莊懿皆歟歷中  
外位丞弼著爲斐聲其他類亦廉潔好修之士僅一  
焦泌陽驚耳以香山洛社之耆俊不在野而在朝固  
可仰窺 孝廟如神之智其一時人物光彩爲人所  
翫羨而不可得者僅此圖在覽之寧無興慨耶然是  
九君之賢僅足以奏弘治之泰而一焦泌陽成正德  
之否而有餘小人之效速于君子若此又可慨然而  
思儆也甲申之名公卿而物故者則倪文毅岳在南  
者則張簡肅敷華因附志之 陸公溪玉堂漫筆云  
丁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  
已亥蒙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跪從南  
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內閣未齊  
顧公居守賜關防翟公新起行邊改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  
尚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甬川張公兼掌翰林院

焦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倘湖小集



印刑部印則南塘宋公戶部侍郎三峯高公出遊糧  
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則石峯邵公 正統五年  
楊公士奇真率會叙畧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  
者解館閣而得其僚之志同德合又相與壯老不相  
違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  
十年皆歷仕四朝德同志合于是皆老矣正統戊午  
士奇年七十有四建安楊公榮六十有八南郡楊公  
溥六十有七文江錢公 六十有六安成李公 六  
十有五臨川王公 六十有三泰和王公直六十遂  
樵書初編 卷之二 矣 倚湖小集

做唐宋洛中諸老真率之會約十一日就閣中小集  
殺止一二味蔬品不拘為具簡而為歡歡也序仍以  
官者在館閣不改舊也因賦近體四韻且屬和章以  
備他日館閣故事夫以館閣同事至數十年之久而  
得從容為真率之會此又非唐宋諸老之會可比也  
真熙朝之盛事哉

墨仙筆仙

蕪東坡云賣墨者潘谷予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  
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  
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  
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  
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  
中手尚持數珠也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  
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銜墨壁寔  
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  
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  
率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  
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此二則皆東坡居士  
所記夫天上固無凡俗神仙乃筆工墨工有資于文  
人之用亦遂有神仙居于其中亦可異也 高郵人  
顏姓者少落魄宋建炎初習筆遇仙日售筆十則止  
會轉運使過境見之問曰能飲否曰可飲一斗飲畢  
長揖而去遺所携筆籃于舟中轉運俾左右取而還  
之盡方莫能勝凡得其筆者割而視之管中必有一

樵書初編

卷之二

矣

倚湖小集



詩或傳記其破毀歲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驗者故號筆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之人見烈焰中乘火雲飛昇而去則此又一筆仙矣  
呂純陽于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卽有棲隱之志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潭鄂岳間或賣紙墨於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然則文房之具是有仙氣存乎其間耶道士胡用琮號冲眞子隸籍于廬山太平興國宮有道士破衫敝履自稱回道人皆不顧獨胡待遇加禮後數年革帶麻鞋挑二壺號大宋客訪胡于道院言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曰行李也傾壺視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答不願願得長生之術就取碎銀沽酒與胡飲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刻土灑酒漱津和土噓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語胡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再飲胡醉倒及醒但聞異香滿室刮土處有泉透州不知客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癒年逾七旬貌若處子一日留詩蛻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掬飲味甘冬夏不竭東平人榮陽嘗鬻墨于市人稱之

樵書初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尚湖小集

爲二郎一日携鄭子成墨過劉長源父所長源父調之則爛爛成金矣 墨莊漫錄云世傳呂公往往往賣墨人間毘陵邵姓士人善談易衆請講于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掩卷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問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視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視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愧恨不已必呂仙也 各勝志云常德府漢時爲武陵郡郡後堂有白鶴池唐李翺刺史時見買墨道士以芒鞋一隻投之池中化爲白鶴飛去今構有亭曰白鶴軒

樵書初編

卷之二

二

尚湖小集

倘湖樵書初編卷之三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神物有異寶物

鳥獸昆蟲之有寶

珠之所出不同

魚腹所藏

朱雀白虎之仁

雷擊元祐黨人碑

樵書初編

卷二百

一

倘湖小集

女國不同

知赦而斬罪人

生于空桑

東方生氣

陰陽

鴿傳書

尼姑狗站

地名天定

馬竊巨人

觸邪不止獬豸

尚白

豸虎豸龍

龍食

城始于禹

俗語箋釋

體香

藥似人物

人之精靈成物至今不朽

樵書初編

卷三目錄

十一

倘湖小集

桂菊之性喜清涼

桐



神物之下有物

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墮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六七寸 荊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射之法凡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籍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而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漢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

樓書初編

卷之三

十一

倘湖小集

地所為也 藥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漢郊祀志宣帝神爵二年鳳凰集殿前于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 續彙堅志云金章宗泰和四年鳳見于磁州武安縣南及去居民疑臺下有異掘至三尺餘石罅中直挿寶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煨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宋史太宗端拱元年八月鳳凰集于清遠縣麻合歡樹上眾鳥隨之其下產芝三莖知廣州李昌齡圖

以獻 鳳巢山在廣西永福縣隋大業二年鳳凰來

巢百禽集于山下宋建隆間復有雙鳳巢之守臣以聞詔遣使鑿巢下石得美玉故以為各山頂有玉液池 為龍為虎為鳳皆天地之神物也故其下亦有異物龍以鬪而見虎以死而見惟鳳則所止處便見但所謂玄金所謂琥珀所謂白石美玉精氣凝結而成此理可曉若劍則須人工而成者豈亦有氣化自成之劍耶 孔平仲談苑云吳國武庫中兵刃俱盡而封著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膽方知兵刃為食乃

樓書初編

卷之三

二

倘湖小集

鑄膽為二劍雄為干將雌為莫耶



鳥獸昆蟲之有寶者

凡畜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者蓋有猪丹隨身耳猪丹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即致風雨本草凡牛有黃者身上夜有光眼如血色時復鳴吼恐懼人又喜照水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人乃喝迫即墮下水中如鷄子黃太取得陰乾百日重疊可揭拆輕虛而氣香者佳又云此物有四種喝迫而得者名生神黃最勝殺死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牛病死後心中剖得者名心黃初在中心中如黃漿汁取得便

應書初編

卷之三

王

尚湖小築

投水中沾水乃凝如碎蒺藜及豆與帝珠子者是也肝膽中得者名肝黃 狗寶生癩狗腹中狀如白石帶青色其理層疊按買似道悅生隨抄云任丘縣民家一犬甚惡後病衰為衆犬所噬而死剖之其心已化似石非石其重如石而包膜絡之如寒灰觀其脈理猶是心不知何緣致此留青日札云凡狗有寶則羸瘦毛落不勝其熱入水自濡嘉靖四十四年吾鄉一民家屠一狗腹中有白石三塊如栗同胞破之可千葉入藥治瘡毒七修類稿云狗寶生狗胞中形質

如鴛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焉 李時珍云鮮荅生走獸及牛馬諸畜肝膽之間有肉囊裹之多至升許大者如鷄子小者如栗如榛其狀白色似石非石似骨非骨打破層疊嘉靖庚子蘄州侯屠一黃牛得此物有番僧云此至寶牛馬諸畜皆有之可以祈雨西域有密咒則霖雨立至不知咒者但以水浸搬弄亦能致雨輟耕錄云蒙古人禱雨惟輒用石子各鮮荅大者如鷄卵小者不等乃走獸腹

應書初編

卷之三

四

尚湖小築

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 日札云羊哀在腹形如小鼠子可治膈食翻胃類稿云羊哀形如濕茅紙 又有馬墨生在腎或曰在肝 職方外紀云渤泥島有獸似羊似鹿名把雜爾其腹中生一石能療百病西國極貴重可至百換國王藉以為利又宇露產一種異羊可當騾馬肝中生一物如卵可療諸病海國甚貴之 異花云楚王與羣臣獵于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生物簿云孕環之鬼懷于左腋毛有文采至一百五十年



環轉于腦能隱形也 鹿帶玉而角斑鹿六十年必  
懷瓊于角下

博物志云金魚腦中有麩金出功凌寒江

天玄生物簿云鵲啄槐實結玉于腦謂之鵲玉其鵲

不復鳴噪雖巢無胎卵 投荒雜錄云番禺人逢端

午日探鵲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日得之者佳婦

人得之有抽金簪解耳瑤而償其值焉蓋取以爲媚

藥也 拾遺云魏時昆明國貢漱金鳥形如雀色黃

毛羽柔密常翺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祥乃越山

航海來獻帝得此鳥蓄于靈禽之圃餵以真珠飲以

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昔漢武時有

獻大雀此之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室以處之名

曰辟寒臺昔用木晶爲戶漏使內外通光而常隔于

風雨塵霧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飾釵珮謂之辟寒

金故宮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

辟寒金那得君王憐魏代喪滅池臺鞠爲茂草漱金

之鳥亦自高翔 稽神錄晉安有東山樵人恒見山

中有紫光燭天伺之久見一大鹿光自口出設置捕

卷之三 五 倘湖小集

之而獲剝其腹得一紫石圓瑩如珠因寶藏之家自

是富至孫舍縱好酒醉而玩其珠以爲石何能神因

擊碎之家自是貧 海語弘治間有船欲販占城中

二人將卽山而薪船主夢神曰明日砍山須多裹鹽

或笑或不信船主曰第人負十許斤何礙衆從之乘

二快馬卽山山麓石潭深不可測衆分朋而砍日西

山下聲殷殷而雷衆謂是必有異升木而伺俄有巨

蛇蜿蜒幾五丈色黑目如炬山巔奮迅下沒潭觸石

崩隕故如雷有蜈蚣長可七尺騰躍逐之旋潭踐

尾端毒沫時射潭水色如油潭面火燄尺許熟視

自蟻甲出夜分循山而去光燭山谷進明下視蛇

踟躕死衆曰畏鹽之夢寔神貺也以藤纏巨鐵鉤

出平野皮厚如黃牛革節中壅曰醃肉滿船腹島彘

船過見其皮問價幾何給曰五十金如數付之又問

肉價曰百金又付之問此何用曰漢兒不識寶耳是

乃龍也其皮鞞鼓聲聞二十里皮中七鼓一鼉卽價

今值肉以爲鮮貨于國中且不知值又幾倍矣船主

悞恨自咎其不善買也

卷之三 六 倘湖小集



珠之所出不同

全雅云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腹蚌珠在胎以爲珠之所出盡于此矣然而未盡也 拾遺記云少昊時有鳳噉珠置于庭拾而懷之照于天下瀛州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翎則吐新珠累斛又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啣洞光之珠圍徑一尺色黑如漆懸之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雜史云火齊金翅鳥所成碧色珠也今所謂祖母珠是文獻通考大秦國有木鷄乃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此飛鳥之有珠者也 唐寶曆中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獲一鹿鹿胆中得珠如彈丸黑色而軟後硬如石光明 漢劉鋹時苑中羊吐珠幽明錄有人墮洛中洞穴見一羊將其鬚得珠而食之 廣異記云唐劉全白乳母子衆愛有一狐能變化幻惑愛以大斧斫腰便成老狐有老僧見狐未死勸令養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常爲天下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大籠罩其上養數日狐能食僧用小籠口窄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截

雜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倚湖小集

猪肉炙于甕中狐愛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屬甕候炙冷復下兩鬪狐涎沫久之炙與甕滿狐乃吐珠而死狀如碁子通圓而潔愛每帶之有驗 唐文宗太和九年八月易定馬飲水因此一珠以獻 山海經大山有獸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猗猗其鳴自呼此走獸之有珠者也

山海經濫水有鯨鮓之魚狀如覆鏡鳥首魚尾首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濫水有珠豎魚狀如肺而有四目六足而吐珠 鮪音鮪此乃魚也 一統志高州海中亦生珠

雜書初編

卷之三

八

倚湖小集

鯨 金樓子舜攝政時有綏耳貫胸民獻珠蝦蝦亦有珠 又交州記蚶蚌似毒瑁其甲有黑珠廣州記鯨魚目即明月珠也故鯨魚死而月皆無精三秦記云昆明池中昔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于漢武帝求去鈎帝明日戲池上見大魚噉索帝曰豈夢中所見耶取而放之三日後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魚之所報耶嶺表錄異云鱉魚尾中有珠如栗色黃 幽明錄云漢武帝幸河渚聞絃歌聲有老翁及少年數人出皆長八九寸爲帝奏樂老翁顧命取洞穴



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徑寸明耀絕世獻于上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穴溪數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也述異記南海有鮫人之室木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卽出珠 龍溪縣九龍江以梁大同間有九龍游戲故名宋大中祥符七年邑民網魚見有神龜負珠出遊因捕得之其珠圓潤三寸七分光采燭天此水族之有珠者也

談林弘治間鄱陽常豐倉有大鼠捕之輒被噉死後入一大貓兩相嚙三日始寂然及啓視貓鼠皆死

燕書初編

卷之三

九

尚湖小集

鼠較猶尤大日久鼠腐一童以鋤鉅碎鼠腦中一珠黃光明瑩可愛取而鑽成孔以繩繫置衣帶間偶與羣兒據石爲戲一賈胡見珠求玩問所自得童子言得自鼠首賈胡欲以銀五兩易之童子亦黠慧乃曰欲買此須百金胡許十金童子以告其父遂索胡三十金而與之詢其所用胡曰此珠可以辟穀卽數千人出征每人畧啣此珠三日常飽可無飢渴之患蓋穀之精氣所結也惜今已穿孔但可一日無飢渴耳 玉南子記事云元成宗元貞年間廣州有一民爲

商耗拆費本無聊而歸至西洋海濱見雷擊大蜈蚣一條長五六尺收拾担中晚宿旅邸小室中各商巨賈所輻輳之地是夕主人設宴坐上皆富商而渠以小商亦與席末酒數行遍問所持之貨皆曰某有某貨若干某亦有某貨若干各以實對主人噴噴至小商無所可言恐旁者竊笑忽一回到人在謂曰吾觀子所居小房中祥光亘天必有異寶強之開視不獲辭謝開其舊袱止有蜈蚣一條諸商皆匿笑獨波斯曰卽此是也于是延之上座爲更新衣而禮遇之次

燕書初編

卷之三

十

尚湖小集

早問其值小客不知價索銀二千兩波斯慨酬之各立文約遂取蜈蚣出僅拾頭上一寶珠其餘皮肉皆棄之且曰此至寶也若盡欲我五船財貨亦所不較小商歸家自此頗獲安富又有一客以泛海耗本逸巡而歸舟泊孤島客間步島上見一巨殼可愛十斛許意爲巨龜之殼繩綴之牽繫下船歸置旅中值諸客陳寶設會客姑舉殼几上一賈胡趨前曰此鼈殼老而有珠二十四肋肋各一珠價巨萬矣商以巨富續彙堅志柳州種竹堂有光夜出柱上竈穴中滿



堂如月窺之則見鱗甲大如鏡太守知異物命吏辛持斧挺刺之有聲磬然破柱乃大蜈蚣長亘柱腦上得珠如鶯卵圓融光彩 紀聞云一仕人在官署中同妻子飲食于牖下一大蜘蛛每下就食妻子常食之久而蜘蛛愈大及三年官滿蜘蛛乃遺一珠于牖下仕者收置篋中歸途涉江風波甚險他舟皆飄沒獨此宦之舟若有一絲明顯懸于舟上端然不動抵岸無虞眾疑神助後持珠示人有識者曰此珠產于蜘蛛乃定風珠也任波流風雨有此珠則兀然底定

續書初編

卷之三

上

尚湖小集

始知向者無虞實藉此珠之力 續耳談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鬪龍為蛛絲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絲蛛不能為遂為龍取珠去珠死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 說圖識錄云正德初報恩寺塔上有一大蜘蛛為龍所逐至廊下久而裂腹取珠以去其軀重十餘斤 南野間居錄云蕪子瞻嘗言其先祖光祿公云有書生書坐簷下見大蜂觸網相齧久之俱墮地起視之已化為小石矣書生異而收之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視書生愕眙拊口

願見神珠書生戲以衣帶中石示之羣賈相顧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暗為苦有此珠則霧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值數千緡 廣異記云長安至明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在西禪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賢者初修道時蛇大一圍及後四十餘年蛇如堂柱大蛇雖相見而不能相惡開元中賢者夜中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燦滿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處得徑寸珠至市高舉價冀有識者數日有胡人入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

續書初編

卷之三

上

尚湖小集

珠何以如此酬值胡云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于貫賢者嘆服遂賣焉是則蛇珠之不及蚌珠固相懸甚矣又云懷珠之蛇喜投暗見人而吐氣如燼此昆蟲之有珠者也

通考云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大如杯 杜光庭錄異記云宣州節使趙錕額上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珠既為淮南攻奪其郡錕為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級割額得珠貨與商胡云珠



既死矣不可復用乃售與塑工爲佛額珠 又洪州  
胡氏家其第五子氣狀殊偉此子生後家稍充給因  
令此子主船載麥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制沙推  
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乘船中所載麥而載錢其  
家益富不欲村居嘗令來往城市行及中道所乘之  
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跑地  
亦恐有物斲之得金五百兩後有商胡遇之知其頭  
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  
上有珠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自此精  
神減耗而卒家亦銷落 聽說增記云妖僧半角禪  
師能前知善咒人死有張知縣擒而治之杖之百無  
傷其夜大風搖屋公曰是僧所爲正衣冠坐待曙升  
堂呼僧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界方拍案僧股慄  
脇下遂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冊妖術書公取二  
物焚之僧即死然則人亦生珠耶 白湛淵十詩其  
四云誰令珠玉唾出彼藜藿腸仁人不爲寶良賈宜  
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雜寶也 梁書梁大同  
中常璩兩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此珠又安從生耶

樵書初編

卷之三

圭

倘湖小集

元李材解醒記云至元間馬八兒闖入貢園近占  
城其貢有蝦蟆百顆形如珠而成龍紋大者過寸彈  
丸國有蝦蟆隱沙中常抱珠戲于瀨上土人俟其去  
取之 洞冥記辨莽蒼梧之野有鳥如雀名曰憑霄  
自丹州而來脚青沙珠積成隴阜名曰珠丘今蒼梧  
採藥者時得青石梁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 晉  
平公鼓琴有雙鶴下脚明珠舞于庭一鶴失珠竟不  
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高僧傳彭州釋知玄有一  
珠一日自左足下流出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  
有鬼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後身也晁袁尋供歷世  
至宋猶然不捨此珠 樵書外之一案矣

樵書初編

卷之三

酉

倘湖小集



魚腹所藏

巨魚吞舟海上人習為恒談而山居谷汲之民市廛聚族之衆聞之未有不謂為怪談者夫莊周說鯢木擊三千猶曰寓言若夫魚腹自能藏物往往見之史冊不必巨至于數千里而後弄奇作怪也况夫波濤所聚汪洋無垠日月為之吐吞風雷憑其駕厲又安可以尋常耳目窮際之哉取凡魚腹所藏數事彙列于左以備考焉 尚書中候云呂尚釣于渭濱魚腹中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之 列仙傳齊人涓子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五

倚湖小集

釣于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經鄉人陵陽子明好釣魚于旋溪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法 秘閣閒談云李崇矩見海上沙島有大魚剖其腹得一艇船兼三死人衣服猶備 博異志云開元中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舟人云貴職至此皆謁廟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齋酒脯紙馬獻于廟及草履致于夫人題詩云青驄一匹崑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滾驟莫怪昌齡不下船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

副貯在腹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將作昌齡至前程求錯刀方知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長三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宛是誤送廟者 西湖志云晉時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常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即當相還耳刀主行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魚腹中得瓜刀 柳公權小說舊聞記云元相國稹之鎮江夏也嘗秋登黃雀樓望沅江之湄有光若殘星令親信往視之遂棹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五

倚湖小集

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既磨瑩後遂常有光輝公寶之置納巾箱及相國薨亦亡去 眉公見聞錄張廉察受所公云余外祖朱垓溪在南京時江中得大魚解進公其大如舟魚腹中吞一虎以撐腹致死 酉陽雜俎云平原高苑城有魚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郡手中算袋囊偶墜于水囊中本有鐘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



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鐘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異苑云桐廬有桐君廟甚靈左右有爲劫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致討執東陽長山縣李瑫義熙中遭事在縣中婦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援授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落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散 湖海搜奇云海上一巨魚死浮海乘風而至其高如山莫窮首尾久之內潰腹中送出一海舟長若干丈濶亦十餘丈高稱之中載胡椒椒得水作火熟魚雖大肉類也中

燕書初編

卷之二

七

倘湖小集

熱腹腐是以死耳 白醉璣言云太湖有張李二姓隔湖而居皆未有子而皆富張妾生一子甫三月乳母抱至湖濱失手墮水有鮎魚吞兒入腹乳母奔救不及懼而逃鮎魚被驚直至隔岸蘆中李氏有僕布網一舉而得此魚重二百斤許剖之得兒厭厭有氣以乳滴口中卽活主人催乳母乳之名其子曰天賜張氏失兒追乳母與夫皆逃他郡既半載李邀張設具見乳母抱兒于門大類其兒密訪之知得自魚腹乃告官追乳母至始具其情請歸其兒李氏以爲非

攘非奪乃出天與不肯官乃斷令兩家各出財米畜之待長合爲娶妻以息其訟 搜神記云宮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破魚腹得書刀焉又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于孫權者舟過宮亭廟而乞靈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追遠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

燕書初編

卷之三

八

倘湖小集

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冊府元龜云開元三十一年衢州獲魚有銘獻之 中朝故事云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魚一頭長數尺琮命烹之魚腹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令廳吏索衡山縣近文書看其印篆分明乃遣召衡山令使携印來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宰伏罪曰舊印爲惡人竊去某與主吏並憂刑戮所以潛命工匠爲之今則惟俟死命也琮憫之爲秘其事碎新印令鑿舊者



歸縣人罕知之 鄞人邢玉妻楊氏夫死守節玉好食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昨得原金于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為哀感孺人 閩書邵武侯關事母至孝性尤友愛經商在途一日欲歸視母遇風不便私禱日得風當酬以巨魚忽順風不能泊岸沽魚以簪投河代之到岸有提一巨魚貨錢者關買以還願同舟者曰適已投簪復買魚何為關曰投簪權也今幸得魚何為不買割之得原簪人謂孝感 記事

雜書初編

卷之三

九

倚湖小集

珠云寶曆中西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文變而買歸食至脊上出金銀一隻長六寸 藝堅志淳熙中明州士人往臨安赴省試過曹娥江魚叟持巨鯉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濇刺不止上人愛其腴鮮擬到日砍鱗延客適天色微煖慮腐使僕作鮓既剖腹于腹中得小玉中溫潤潔白刻兩篆字不能識士人朴野原不料為奇物收藏于筒至都城族舍留頗久費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以誇示然但須價五千商酬五之三士喜所得數倍即付與此

商亦非博雅者只挂于檐上經德壽宮門提舉張去為下直車中視望取而觀之命隨詣其宅問所得處且扣其價亦僅求五千如數與之而佩于腰間他日謁光堯太上見之曰汝何得此具以奏聖情憮然曰此吾故物京師玉冊官鑄德基字甚工建炎已西避狄于海上誤墜水中今四五十年不謂復落吾目詔賜去為錢二千貫而別以千貫令訪授士人 西湖志載張循王得玉扇墜高宗見之歷訪乃庖人得之黃花魚腹者係高宗舊墜江中之物疑卽一事彼此

雜書初編

卷之三

十

倚湖小集

異記 若吳專諸藏匕首魚腹以刺王僚 明慈谿馮岳令延平民有納金魚腹以賂吏書者岳命卒剖魚而金見府中憎服則魚腹又為子之遺寶可不



朱雀白虎之仁

世傳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因天文四方之宿各像其形而命之其青赤白黑則又各因其方面繫之以色也龜本沉潛之物色又屬黑龍本神異之物色又屬青其為慈和祥吉可知矣若雀既飛揚朱又暄炫虎既咆哮白又慘冽恐非休美也考之禽經有云朱鷺不攫肉朱鷺不吞腥武王伐紂渡孟津有火流而為鳥其色赤越王返國丹鳥夾王而飛陶安公為治行火有朱雀止治上鳴曰安公安公治與天

清書初編

卷之三十一

廿一 尚湖小築

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安公乘赤龍而仙去思玄賦繼朱鳥以承旗注朱鳥鳳也則朱鳥豈非祥吉之物乎埤雅有云黃虎竊人羊豕多方窺伺得之黑虎所見無不取白虎坐食而已不甚搏殺或云黃是其外弱者黑者適壯白則已老故也演孔圖云湯地七十里內懷聖明白虎戲朝其終則白虎在野耆舊傳云漢和帝時王業為荊州刺史有德政天子徵之道卒于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百姓立碑號曰枝江白虎王君王褒論曰周武王獲白魚

而諸侯會同周宣王得白狼而外邦賓服今南郡獲

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瑞應圖云白虎者義獸也

一名騶虞又云騶虞義獸白虎黑章食自死之獸逸

周書王會篇東胡之西所獻者般吾白虎晉宋時正

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

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徵祥記曰王者仁而不害則

白虎見白虎者仁獸也虎而白色縞身如雪無雜色

嘯則風生則白虎又豈非仁和之物乎 朝野記畧

四譯考云白松虎兒前代無考舊各速麻黑兒國中

樵書初編

卷之三十一

廿一 尚湖小築

無大山山甲小者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時

嘗有白虎出松林中遭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

不見國人稱為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

是更其國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入貢 吳天璽元

年吳興陽羨山封禪碑內云青蛇白虎丹鸞彩鳳魚

鳥二十有二白虎白鹿白兔三十有七赤鳥赤雀二

十有四按此則白虎朱雀自古稱為瑞物矣 吳赤

鳥十一年五月鄱陽言白虎仁按瑞應圖曰王者不

暴虐則白虎仁仁者不害物也王褒頌金馬碧鷄之



文曰漢德無疆廣乎唐虞黃龍見兮白虎仁神異記  
 云漢時健為有一白虎出則眾黑虎隨之不傷人物  
 即王褒所謂白虎仁也 文獻通考云白虎亦瑞獸  
 也爾雅謂之𧑦胡甘反 蓋𧑦虞之異名也不食生物食  
 自死肉其性至仁五靈之一也金得其性則白虎見  
 與麟鳳龜俱為王者之瑞故西方七宿配焉漢宣帝  
 時南郡獲白虎宋元嘉中琅琊有白虎史臣俱以為  
 瑞而特書之 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懷仁是崇饒  
 不侵暴困不改容欽威揚德愷梯之風中興徵祥說  
 齊書有錄 卷之三 三 尚湖小菜

境

云騶虞仁獸也其尾三倍狀如虎而白巴嘯則風生  
 皓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皆斑而  
 虎紋爾雅所謂彪虎耳 服虔曰視明禮修而麟至  
 思睿信立則白虎擾 山海經西山圖謂云彪魁之  
 獸仁而有猛其質載皓其文載炳應德而擾止我郊

雷擊元祐黨人碑

予讀圖書陳葵福州人試上舍優等中南省第三人  
 擢甲科蔡京籍元符中上書王定等十八人奏乞編  
 置葵其一也謫居衡州崇寧三年雷震元祐黨人碑  
 得釋還詔有司許依元考定甲分註官按雷震元祐  
 黨人碑不見于通鑑豈以其事涉怪誕不錄之正史  
 耶但崇寧元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其執政侍  
 從以下如蘇轍等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  
 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

續書前集

卷之三

五

尚湖小菜

師七月焚元祐法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凡百二  
 十人謂之奸黨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二年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  
 上書進士克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  
 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  
 京師是月策進士于集英殿以黃定等十八人皆上  
 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  
 宗何負于卿等並黜之八月又令州縣立黨人碑三  
 年六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



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四年五月除黨人父  
兄弟之禁八月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五年正月  
尋出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劉逵等請碎元祐黨人  
碑寬上書邪等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  
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  
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詔崇寧以來左降  
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據通鑑所記何  
三年以前處禁黨人及黨人之子弟其法不一而足  
三年以後忽開解網之恩亦不一而足蓋五年之後

續書初編

卷之七

七

倘湖小集

一以彗星竟天一以太白晝見而獨四年之時其間  
並未聞有臺諫之爭執侍從之調和則所為雷擊元  
祐黨人碑之事信有之矣此元祐黨人之碑石工安  
民不肯鑄名石末則人心不以爲奸黨可知也雷震  
元祐黨人碑則天心之不以爲奸黨可知也趙東山  
云元楊璉真伽發宋諸陵建塔錢塘舊大內越中義  
士夜募少年別求遺骸盡易其所暴露者後雖取去  
與牛馬骨雜瘞塔中悉非真龍所蛻矣或云是塔凡  
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粟浮圖尖之若瓠壺者使

皆無名氏遺骸何以能動天如此夫雷震元祐黨人  
碑明碑之不宜碑也以正人君子之名存焉而反以  
邪黨目之故也雷震楊璉真伽塔明塔之不宜塔也  
以真龍之蛻或存焉而與牛馬之骸雜之故也然則  
雷之爲靈昭昭矣按步里客談宣和殿立元祐奸黨  
碑一日大風雨爲震雷擊碎 孫氏談圃云司馬溫  
公墜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  
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  
下而死然則以溫公爲清忠之碑則天意之所不肯  
毀以溫公爲邪黨之碑則天意之所不欲存噫碑之

續書初編

卷之七

七

倘湖小集

工匠受禍如此則畢漸食朝廷之祿乃附會章惇奏  
毀凡一切元祐諸人所立之碑其受報當何如耶  
唐義士珏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結折南  
風吹涼積香雪搖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  
君不見羊之年犬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 韓維字  
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持國姓名而爲金字意  
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强之曰是  
兒當自致遠大公官止于官師後與元祐黨籍蔡京



請繳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為應此載韓  
无咎桐陰舊話中夫黨人之碑至御書而又金填亦  
人所意計不到者在蔡京直欲使諸人遺臭千古  
故金填使之不刊豈知元祐黨籍真是流芳百世合  
當御書金填惜終毀之耳林靈素侍徽宗宴太清樓  
見元祐奸黨碑靈素對之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  
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為詩曰蘓黃不作  
文章客童蔡翻為社稷臣四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  
黨是何人上以詩示蔡京京惶愧乞出然則此碑之

續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倚湖小集

毀雖羽士亦有其助耶姓名皆天上星宿則御書金  
填之當矣 揮塵錄云九江碑工仲寧刻字甚工魯  
直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間詔刊元祐黨人碑仲寧  
對太守曰小人家貧因開蘓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  
飽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太守義之從其  
請然則不肯鐫元祐黨人碑者不止一工長安民而  
已 七修類稿云廣西融州真仙巖多碑刻元祐黨  
碑亦在焉胡文穆公為廣西僉事時碎之廣日記于  
集韻郎仁寶以為德祐航海時所載之物則過矣此

乃當時奉旨州縣皆刊此碑以共僻遠當毀時偶未  
之毀耳 朱平涵云司馬溫公之墓也勅蘇子瞻為  
文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仆其碑有杏  
生于斷碑之罅盤屈偃蓋擁其龜趺金皇統間夏邑  
令建祠入元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  
封植繪圖傳之 五代史楊光遠其父曰阿啞啞蓋  
沙陀部人也光遠召契丹為天下首禍卒滅晉瘡痍  
中國者三十餘年身既被出帝所誅而其長子承勳  
曾刦光遠而幽之遣人奉表待罪于出帝耶律德光  
滅晉使人召承勳責其刦父變而食之以其次子承  
信為平盧節度使漢高帝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  
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  
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然則雷之擊碑有大  
誅罰焉豈區區轟薦福寺石徒因貧士而已哉

續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倚湖小集



女國不同

世所傳女國考之沙門辯機所著大唐記凡有三國其一為燕伐刺祭瞿咀邏國唐言金氏國也出上黃金故以名焉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為王因以女為國夫亦為王不知政事丈夫惟征伐田種而已此東女國乃一女國也其一為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而西大女國乃在波刺斯之西按西域記僧伽羅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先時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嫁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乘逃師子王負女

標書初編

卷之三

表

尚湖小集

而去入浪山處幽谷捕鹿採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問其母母述昔事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其子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何父去已遠橋母妹趨人里至父本國宗祀已滅投寄邑人皆哀愍而資給之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憤恚往來村邑暴害人物王乃率兵擒獵師子震吼人畜辟易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募

母不可曰彼雖畜也猶謂父焉子曰人畜異類禮義

安在乃袖小刃出應召募是時千眾萬騎雲屯霧合

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馴伏于是

乎親愛忘怒乃割刃于胸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

至刳腹含苦而死王甚異之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

福具陳始末王曰逆哉父而尚害畜種難馴除民之

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

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于是裝二大船

多儲糧糗毋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

標書初編

卷之三

表

尚湖小集

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于中止其後商人採寶有至渚中乃殺其商王留其子女如是繁息遂立君臣建都築邑以其先祖擒執師子故國因號焉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舊曰波羅西神鬼所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此西大女國乃一女國也其一為佛憐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界無男子多諸珍寶貨附佛憐國故佛憐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此西女國又一女國也陳壽魏書云母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更進



師擊之宮奔北沃沮王願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開  
 耆老言有一國在海中純女無男此似是指西大女  
 國也又云倭國之東南到伊都國有千餘戶世有王  
 皆統屬女王國東南至奴國東行至不彌國南至椶  
 馬國又南至耶馬壹國則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  
 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  
 曰奴佳靉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凡有二十二  
 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為王不屬  
 女王國矣其國亦本以男子為王住七八十年倭國  
 亂相攻伐歷年乃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  
 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  
 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惟有男子一人給飲  
 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  
 守衛焉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米升等朝  
 獻詔書報獎併賜錦罽等物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  
 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  
 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  
 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諭之卑彌呼已死

雜書補編

卷之三

三

倚湖小築

大作冢徑百餘步狗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  
 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  
 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諭壹與壹  
 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  
 還因詣臺貢獻男女生口三十人白珠五千孔青大  
 句珠二枚異文雜綿二十四匹此三國志所載女王國  
 與倭相近即所謂東女國也 稽神錄云東女國西  
 羌別種俗以女為王與茂州隣有八千餘城所居名  
 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為船以渡戶口兵萬  
 人散山谷號曰賓就有女官號曰高霸平議國事在  
 外官僚並男夫為之五日一聽政王侍左右女數百  
 人王死國中多飲物至數萬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  
 人而立之大者為大王小者為小王大王死則小王  
 位之或姑死婦繼重婦人而輕丈夫文字同于天竺  
 杜陽雜篇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  
 飛爪角悉備其國人危髻高冠纓絡被體故謂之菩  
 薩蠻當時倡優遂製此曲據魏書所載女王國近于  
 倭屬之東稽神錄所載東女國隣于茂州屬之西杜

雜書補編

卷之三

三

倚湖小築



陽雜篇所載女蠻國則又屬之南然則東之倭西之  
羗南之蠻各皆有女國焉 又按職方外記云遮西  
舊有女國曰亞馬作擗最號勇善戰管破一名都口  
厄弗俗卽其地建一神祠宏麗奇巧殆非思議所及  
西國稱天下有七奇此居其一國俗惟春月容男子  
一至其地生男子輒殺之今亦爲他國所併存其名  
耳後漢書云海中有女國無男子或傳其國有神井  
關之輒生子云此說益怪誕不經 文獻通考所引  
女國亦有三焉其一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其人容  
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號  
入水則遊蝦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  
中有汁孔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  
偏畏丈夫食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陳書云梁  
武帝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  
岸有人居女則如中國人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  
而狗頭其聲如犬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  
墻其形圖其戶如竇其一曰東女國卽稽神錄所載  
是也隋開皇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朝貢武后時

卷之三 三 倚湖小集

册拜其王欽臂左玉鈴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  
開元間主及子再來朝天寶元年五月詔與宰相晏  
曲江封其王曳夫爲歸昌王右金吾衛大將軍後乃  
以男子爲王其後有詰劍南韋臯求內附其種散居  
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其一日西女國  
卽拂菻前作國西南海島之女國也在葱嶺之西貞  
觀八年朝貢使至 又梁武帝時海中浮錫山去餘  
姚可千餘里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  
百人年並出百俱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  
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觀其圖  
狀則鸞鳥也 菽園雜記云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  
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母土官 梁四公記燕公云  
海中西北無慮萬里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  
噬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俗無書契而  
信阻咒直者無他曲者立死神道設教人莫敢犯司  
徒左長史王筠難之曰書傳所載女國之東蠶崖之  
西狗國之南羗彝之別種一女爲君無夫蛇之理燕  
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有女國天

卷之三 三 倚湖小集



女下降為其君國中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夔板嶺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為人君以貴男為夫置男為媵妾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為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惟以鬼為夫夫致禽獸飲食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出台池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并蛇六矣此言頗屬無稽然亦一說也 海槎錄云女人國乃純陰之地在東南海上水流數年一泛蓮開長

雜書初編 卷之三 美 倚湖小築

丈許核桃長二尺昔有泊舟飄落其國羣女携以歸無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盜船得去乃傳其事女人遇南風裸形感風而生 山海經圖云女子之國治于黃水乃孕乃字生男則死 山海經又有丈夫國為國讀云丈夫之國其始成也所通桑石無子

知赦而斬罪人

稽神錄載袁州錄事參軍王其嘗以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明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邑客馮氏具卮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于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即不往亦可言訖乃沒院僧但見其與人言而不見其他明日方飲暴卒林下偶談載朱夫子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密報已立嘉王為今上當即以經筵召公晦翁藏簡袖中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竟斬之繼畢而登極赦至兩事相同而王參軍所殺者止一人宋夫子之斬則十八人何一人之鬼能報而十八人之鬼反不靈意大儒之舉動正大光明鬼不得而犯之乎然一則曰先殺之而宣赦則赦文已到矣一則曰繼畢而登極赦至則是赦文猶未到也近自 鼎革之時大赦屢舉諸大盜皆破獄而出所在為盜仍死于法然所傷害百姓已多矣甚矣赦之難言也 北齊真子融世為井陘關收租使贓貨甚多為人所糾齊主

雜書初編 卷之三 美 倚湖小築



欲以行法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拷其獄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觀望上意抑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自端既不得理乃曰若此等平直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死經一年許蔡暉患病肉爛墮都盡苦楚日加方死夫赦不赦由于人主雖在赦前而人主意在窮治則其人已應死矣乃法官觀望而不能執奏竟受冥報則又何也豈二人別自有傷天理者而適值此事發之與抑不能諫諍而迎合之罪亦大與 冊

卷之三十一 毛 倚湖小築

府元龜云唐代宗大曆四年七月癸未勅死罪降從流時皇姨弟薛華因酒色忿怒手刃三人棄屍井中事發繫京兆府勅前一日賜自盡不以公法貸私恩也 漢桓帝時宛有富賈張泛者頗以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旺與賊曹吏張收勸成瑁收捕泛既而遇赦瑁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然後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于赦後殺之于是中常侍侯覽使泛妻上書訟寃帝大怒徵瑁瓚皆下獄竟死獄中岑

旺張收逃竄得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半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于是天子震怒頒下郡國逮捕黨人夫罪雖應死遇赦則已赦矣終不之免諸君子未免自坐背上抗命之罪激而成黨錮之禍雖悔曷追乎張成預知當赦而教子殺人此其情爲更海若以其真情上請必當案罪于赦例之外失此不圖而更爲擅殺亦賢者之過也

卷之十一 毛 倚湖小築

前漢書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爲御史大夫特謂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亦許望之陰私以相抵報然望之無寔而延壽事皆寔又其在東郡時治備兵車至赦後上方用事爲御史所案坐是棄市夫望之身爲大臣不過因延壽爲馮翊乘望之之後而聲名過之以忌心而相傾至案驗延壽以赦前之事雖延壽赦前之事尚可靜以俟其自白



至反相攻許自取滅亡若望之身之不免豈非天道哉後漢酷吏傳周紆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諸廷尉免歸北史隋酷吏田式每赦書到必先召獄卒盡殺諸重囚後宣讀時為襄州總管乃酷吏之所為不足道矣 元史蒙古忽必烈既即位阿里不哥又自稱帝于和林阿藍答兒及六盤守將渾都海舉兵應和林時廉希憲為川陝宣撫使始至聞劉太平霍魯懷與渾都海要結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

熊書初編 卷之三 堯 倚湖小菜

會有詔赦至廉希憲命殺于獄尸通衢方出迎詔開隴既平希憲乃自劾停赦行刑擅調之罪蒙古土曰委卿方面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 宋莆田陳居仁紹興間進士後知建寧府有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遂誅之 宋開寶五年范義超于周顯德五年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子留留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于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論命斬之

生於空桑

伊尹生于空桑或曰空桑地名非木也空桑城在陳留縣南伊尹生于此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白虎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瘰若人姪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瘰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稚者曰卜吉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為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讓

熊書初編 卷之三 卑 倚湖小菜

和親以息民而罷兵于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後遷交州 後漢書蜀郡徼外有夜郎國初有女子浣于遇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其部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由二事觀之安在空桑木之不可生伊尹也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  
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老年日沒死  
日出復舊是則樹真生嬰兒成人矣然仍是朝生暮  
落之菓非血肉之軀也 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鬼  
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蓋癭瘤也至今越巫  
有得之者雕刻鬼神可致靈異爾雅正義云楓子鬼  
乃楓木上寄生高三四尺天旱以泥塗之即雨臨川  
記云嶺南楓木歲久生瘤如人形遇暴雷驟雨則暗  
長三五尺謂之楓人化書云老楓化爲羽人亦曰楓  
鬼一二云見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曾有人  
合笠于上明日看笠子挂在樹頭上又王梵志衛州  
黎陽人黎陽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癭  
大如斗經二年朽爛德祖剖其皮得一嬰兒收養之  
七歲能語因名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是則樹癭之  
生人未盡荒唐之論矣 又釋寶誌產鷹巢中手足  
皆鳥爪朱氏婦聞其啼聲樹取養之七歲依鐘山僧  
出家修習禪業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 陸游  
南唐書云烈祖末年深水天興寺桑生大長六寸

卷之三

尚湖小集

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被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  
之須菩提聚撮置念中仁壽節日來獻烈祖驚異迎  
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譙氏  
五行書知且有喪不三月烈祖殂此則真生于空  
桑之人但非血肉之軀耳 補養堅志云大食國西  
隣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及西岸中有一方石  
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  
動其手脚若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即死 集  
異志云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  
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欽  
手之狀亦有兩脚着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  
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根葉甚茂此又妖異之倫不  
可以恒理論之也 林坤誠齋雜記云蒼羅國有菴  
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此樹開花生一女國人以  
團封之至年十五顏色端好國王收爲妃子此又生  
于空桑之別一証云瞿薩思那唐言地乳 傳記其王  
真年往毗沙門天神祈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請神  
者養神前地忽隆起其狀如乳神童伏跪成立

卷之三

尚湖小集

東方生氣

紫陽真人傳云真人姓周名義山漢丞相勃七世孫常以平旦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服氣百數向日再拜旦旦如此為之經年父怪而問之所行何等事真人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爾後積功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宋文憲神仙宅碑云處州少微山有觀曰紫虛宋南渡後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壽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面日初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惟日飲

樵書初編

卷之三

聖

倚湖小築

水一杯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沐浴坐脫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之後有見于清江之濱手携一鳥飄飄然隨風而行啓棺視之惟隻履存焉夫服氣之法有從卯酉子午而分受東西北南之氣者有從月轉移而向月建取氣者二真人獨以日初出時而東受氣則其所得為獨深矣子後午前為生氣午後子前為死氣故素問金匱真言篇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鷄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鷄鳴至平

日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則知二真人俱登于平旦後取陽中至陽之氣耳元觀手抄云向日靜坐調息可以延年博物志有人墜溪礪無出路飢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效之遂不復飢體加輕便數年後試竦身舉臂頓超礪上即得還家顏色光澤黠慧勝故還食穀味旋復本質蕭東坡他池筆記云洛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嚙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

樵書初編

卷之三

聖

倚湖小築

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所終舊唐書天竺國有伽沒路國其俗俱開東以向日



房中

戴埴鼠璞云俗以素女術出于彭篋考列仙傳篋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臥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篋之採納以存真葆術為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入家百八十六卷且謂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

雜書初編

卷之三

聖

倚湖小築

生疾而陷命即此類也

此出顧太初說略中

陶九成輟耕錄

云今人有運氣逆流採戰之說曰房中術而盲道人遂以女鼎誘世之好淫者彼家西隣至為清淨服食者所唾棄要之房中自有道非如上所云云也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詞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禮記曾子問喪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地愚按班固引傳云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此語似為房中歌詞而設然所載房中書目曰容成子陰道務成子陰道堯

舜陰道湯盤庚陰道天老雉子陰道天一陰道黃帝

三王養陽方三家內房有子方諸書各目如此其書雖不可得見要之不離乎女鼎之說矣朱丹溪云男主施女主受借陰補陽之說吾未信其然也蘓東坡云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男外陽而內陰女外陰而內陽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沉潛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滌為六疾陽滌熱疾陰滌寒疾風滌末疾雨滌腹疾晦淫惑疾明滌心疾夫女陽物也而晦時

雜書初編

卷之主

聖

倚湖小築

滌則生內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知之矣且為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據醫和之言女為陽物則彼家之說所謂取將坎位心中實填取離宮腹裏陰其理大有可據矣予又考傷寒之書有陰陽易之症男人傷寒未全愈而接女人則女人傷寒未全愈而男人與之接則男人病其病皆如狂名曰陰陽易惟祝禧湯一味治之夫男女之病既可交易則安在陰之不可



以補陽而女之不可以滋男哉女內陽而交之則成  
 燕者蓋淫之為言過也陽過則熱矣班固以為樂而  
 有節則和平壽考一語已盡發彼家之秘矣 漢武  
 故事云武帝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長陵女子也  
 先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  
 死而有靈其奴宛若奴之名祀之遂關通言語說人家  
 小事頗有驗上遂祀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  
 禱于曲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  
 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規  
 欲為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  
 疾篤上令為禱于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  
 不長吾嘗欲以太乙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  
 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  
 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  
 宛若年百餘歲有少容衛太子未敗前一年神君亡  
 去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  
 疑化去未死也上巨靈偷桃之言召朔問其道朔  
 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後宮希

續書初編 卷之三 望 倚湖小築

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年百歲而  
 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  
 延中已百二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爭迎  
 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  
 與之通通從此女子于燉煌遂入胡不知所終 東  
 方朔外傳為漢郭憲所作幻異太甚非布帛菽粟之  
 書史記褚先生以東方朔入滑稽傳及班固所作東  
 朔傳則近入情理可稱信史矣而褚先生傳內云  
 朔用所賜錢帛取少婦于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  
 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帛盡之于女子人主左  
 右諸郎半呼之狂人則朔所為疑即後世所傳容成  
 御女之說也若前漢書所載朔與郭舍人射覆隔垣  
 如見母怪乎盡以神仙歸之耳 漢書張蒼父長不  
 滿五尺及生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子復長八尺及  
 孫頰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年老口中無  
 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常孕者不復幸蒼  
 年百有餘歲而卒此亦似得于房中之術者

續書初編 卷之三 望 倚湖小築



鴿傳書

古杭雜記云高宗紹興間官中養鴿每日羣飛于外  
太學士人作詩以諷其詩流于大內高宗惻然自是  
官中不復畜鴿其詩云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  
費工夫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漠能傳二帝書此詩固  
得古人風刺之義矣 開元遺事云張九齡少年時  
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  
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日之為飛奴又波斯船上  
多養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為平安

鴿書初集

卷之三

樂

倚湖小集

續 蝦蟇錄云曲阜人顏清甫嘗臥病其幼子偶  
得一鴿歸以供膳于稍閒得書一紙題云家書  
付男郭再開拆焉乃曲阜縣尹郭仲賢其父自真定  
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鴿未及知盤桓尋覓  
遂遇害清甫責其子取木匣函鴿病少愈抵仲賢官  
所獻之仲賢感然曰畜此鴿已十七年凡家書雖隔  
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瘞之以清甫長厚後仲  
賢知霍州召清甫長子習儒業者補州吏後官至漢  
中廉訪使 三餘醉筆云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

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墮逆旅主人屋上

因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覆

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二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

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由此觀之則鴿之能傳書也

信矣 鄭媛記云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

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面戲囑曰汝能為我通一問

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口語宗羨出

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桑娣

聞叩門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

寢達旦開戶見地上彩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

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掇掇思好速愁心何當已

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修誰謂長河水

化作濺濺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

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欵馳想當雲浮則魚能致書

寔有是事 宋文憲公濂題郝伯常帛書後云霜落

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窮

海累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

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新營郝文忠

鴿書初集

卷之三

樂

倚湖小集



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有陵川郝氏即方一寸文透于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妙選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于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雁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

續書初編 卷之三 圭 倚湖小築

三月虞人始獲雁于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為中統也十二年五月甲申宋二帛書為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奏于朝勅中使取之仁宗詔裝演成卷翰林集賢學士各題識之藏諸東觀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論云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一

雁乃能遠離矰弋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雁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修宋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于卷末以見雁誠能傳書云夫魚雁傳書修詞之雅語耳寔之以宗羨郝經二事始知文人固無虛設之詞哉 朝野僉載唐太宗養一白鶻號白將軍取鳥常驅至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鷹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自往返數次此又一

續書初編 卷之七 圭 倚湖小築

傳書者不獨鴿也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豪奴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于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目睹堂中有雙燕戲于梁間蘭長吁而語于燕曰我聞燕自海東來往復必逕由于湘中我婿離家不歸已數歲茂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于我婿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可泊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吟一詩云我婿去重湖歸窓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



薄情夫小書其字繫于足上燕飛鳴而去任宗時在  
荊州忽見一燕飛鳴于頭上宗近視之燕遂泊于肩  
上見有一小封書繫足上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書  
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次年宗急歸出詩示蘭  
後張說傳其事 謝氏詩源昔有丈夫與女子相愛  
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  
皆憑一鳥往來此鳥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  
曰情急了女子因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  
白曰惟其所為因各此鳥為情急了後人改呼秦吉  
了沈如筠詩曰好因秦吉了一為寄深情 羣芳譜  
云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  
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  
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三絕繫  
于其足竟致其夫尋即歸 三國典畧云庾信自建  
康遁歸江陵湘東因賜妾徐氏妾與任揆通欲求之  
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鸞乃繫書于鸞頭徐視之  
乃揆啓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素書刀書

天竺七

五

倚湖小築

尼站狗站

輟畊錄載高麗以北各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  
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  
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  
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  
四狗挽之狗悉諸人性站有分例若尅減之必嚙其  
主至死乃已各之曰狗站癸辛後識載臨平明隱寺  
大尼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俱寢寺  
中苦之于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常有違濫者以供不  
時之需名之曰尼站此二站其各甚甲細書之者紀  
異也顧狗站者狗而諸人之性尼站者人而為狗之  
行矣

據書初編

卷之三

書

倚湖小築

地名天定

吉州之萬安古遂興之地也南唐始立鎮關地向南得石符一帙有漢八分書云地界兩川神秀所蟠更為都邑萬民以安遂建萬安鎮宋神宗時置萬安縣焉 贛州府會昌縣宋太平興國七年始析六鄉置縣時鑿井得甕甕十二其上篆文有唐會昌年號故因以名 開天傳信錄云天寶初李齊物為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堅石中得古鐵犁鐮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 唐開元中漳泉二州疆界不明

燕書初編 卷之三 圭 倚湖小築

累訟莫決于是州官焚香告于天地山川以祈神應俄而雷雨大至霹靂一聲崖壁中裂所競之地拓為一徑高千尺溪僅五里因為官道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廣數尺人莫能識貞元初流人李協辨之曰漳泉二州分地太平永安龍溪山高氣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所云永安龍溪者兩郡界首鄉名也 今漳龍溪州有

縣 松江府門首石獅子一對傳自古昔其東邊獅子右腿黑質白文乃是筋脉所成松江府三字其松江二字華然天文但府字稍成形象耳松本作淞

宋代以累傷水去旁水而石字已先之觀此則郡邑之名天固有以預定之耶或八分或篆或古篆是誰立於混沌之先而書之耶 王行甫耳談云成化間江右桃源賊未起時天雨黑子種之皆成戈劍之象已而賊起大亂血膏草野後大中丞陳其平之置縣名萬年已掘地得大石牌刻有萬年鄉三字大盈丈事豈偶然 沈存中筆談云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發地得一甕封鑄甚固破之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不以為異元封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與錢文符同本觀乃以其錢表獻之

燕書初編

卷之三

圭

倚湖小築



馬殉主人

西陽雜俎載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駉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能登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稽神錄載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時執政謂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婿于公家公其先歸吾將至璋馳一赤驥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項之昇至璋扶疾而出昇坐少選仰去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墮我畜生不忍殺汝使牽去勿與草秣餓死之自此困人

雜書存錄

卷之三

五

倘湖小築

竊秣之馬視之而已達且不食芻如是累日困人以告璋復召數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食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薨旬月之中馬亦悲鳴而死 齊東野語云畢再遇兖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即避之後居于嘗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駟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繩羈之園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繩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

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啞啞長鳴數聲而蹶

程史九江成校王成者于淮上得病踰養之後亦

惟成得乘也嘉定間成爲喇寇李元礪所殺馬悲鳴

屍側賊將異而取之爲元礪弟所得馳騁良極其意

後乘之以犯永新柵我軍出迎踰識旗幟急馳賊覺

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槊脰爲盡傷踰不復顧

冒陣以入遂執之以徇于軍軍士鼓噪爭奮遂敗之

居一日踰歸病傷不秣而死 李言續耳談云吉水

王維禎判夔州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同知王姓

雜書初編

卷之三

五

倘湖小築

者受媒捕賊性懦而滑托疾不敢出公忿數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于鋒刃耶時指揮曹能柴成與王黨結避禍故詭辭激公曰公誠爲國出力乎某等願以身相翼公即日勒民兵與賊趣戰兩指揮走公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罵賊斷其喉及右臂以死馬自死所奔至府凡三百里府門闔乃長嘶蹄其扇若告急狀血淋漓毛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公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也因鬻馬於王同知王得馬而無意償值概旣行一夜馬哀鳴不止王命秣者加



莖豆亦不止王自起視櫪馬驟喘其頸不釋口復奮首擣其胸仆之地翼日同知嘔血數升死賊半有司論功罪柴曹被誅羅洪先作戰馬記夫前三馬僅能殉主人已耳後二馬能為主報仇而後身死幾出豫讓之右矣馬比君子豈虛語哉 朝野記畧云天順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構怨于母弟陸某陸克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刃伏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躡躡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

續書初編

卷之三

五

備湖小集

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死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即前行首撞姚門覓姚喘之賊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 懸標篇云流賊入河南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駿甚賊將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跳觸以死 魏畧云程堅字謀甫南陽人若資以磨鏡給養其母喪哀號櫪下有馬聞哀哭輒泪出聲駮芻豆

觸邪不止解豸

古稱解豸見人鬪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止臯陶治獄令之觸其罪之有疑者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今御史執法之官必繡解豸按朝野僉載云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鬪訟者行立而觀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唐書云驃國王宮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對象跪自咎是象亦可為解豸也搜神記扶南王范尋養虎

續書初編

卷之三

李

備湖小集

于山有犯罪者投與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七蟲亦名大靈又養鱷魚五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鱷魚不噬即赦之無罪者皆不噬瀛涯勝覽云占城國有一通海大潭名鱷魚潭如人有爭訟難明之事官不能決者則令爭訟二人騎水牛赴過其潭理虧者鱷魚出而食之理直者雖過數十次亦不食也若虎若鱷魚皆可為解豸也酉陽雜俎云狼嗥中有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攀縮是狼亦可為解豸然以上所言皆有情之物耳 又扶南王煮水令沸以金



指環投湯中然後命以手撲湯其直者手不翻有罪者入湯即焦瀛涯勝覽云古里國人事冤枉不服者則于王前或大頭目前置一鐵鍋盛油四五斤煎滾先以樹葉投試爆彈有聲遂令其人以右手二指碟于油內片時待焦方起用布包裹封記監留在官二三日後聚眾開封視之若手爛瘡其事不枉即加以刑若手如舊不損則釋之仍以鼓樂禮送此人回家論衡言李子萇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像囚之形鑿地為日以蘆葦為郭籍臥木囚于中囚當罪太

續書初編

卷之三

李

倘湖小築

以一銀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髀中寔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散而甦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則若湯若木若草若水若火若稱若毒諸無情之物無不同于解豸者矣 杜光庭云開州龍興觀鐘重七八千斤相傳云州中有數斂之徒遺失之物諍訟不決之事沉滯抑屈之情焚香叩鐘立有明效至有囚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即入款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于鐘前焚香告誓援槌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更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誣罔寃抑于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無子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寃然無苦由是刑獄大小無敢有欺以鐘為準的也雲安白鶴觀亦類于此遠近傳焉 黃衷海語云海驢多出東海狀如驢而倍其皮者毛長二寸許睛則斃下垂陰則斃練整整以製臥則善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枕籍鬼乃散驚

續書初編

卷之三

李

倘湖小築



尚白

禮記曰殷人尚白太史公作殷本記以孔子之語結之曰殷輅車爲善而色尚白金史世記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卽位乃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故完顏部色尚白輟咩錄云元太宗時諸國來朝以冒禁應死耶律楚材進奏曰願無汗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蒙古乃銀名元人初號蒙古則其尚白宜矣金體子太古冠布白布冠也齊則緇之鬼神尚幽故也至

禮記初編

卷之三

奎

尚湖小集

于帝王卽位乃用白帽湘東王彧既誅子業休仁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着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王敬則弑宋主昱召諸大臣入議蕭道成謂劉秉秉辭復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白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襟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日事須及熟侯景借主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沈攸之亦謂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孔氏雜說昔人不以白爲嫌郭林宗遇雨巾一角燕注云今巾以葛爲之形似帽切 呂洽 藝林伐

山唐士子入試皆着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語宋時亦然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墮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個解詩人冉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鼠尾蹤 七修類稿生員之服自宋至我國初皆白衣也洪武二十四年方命易此藍色故宋時三學有頭烏身上白之謠 西域風土記云西域之國古乃素服凶則皂衣瀛涯勝覽云占城國人皆衣紫惟王白服是外國亦有尚白者已 剪勝野聞 太祖王師與僞漢戰于

禮記初編

卷之三

奎

尚湖小集

湖中時乘白舟漢王以赤龍船歷之及戰王師大捷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囚白船給官胥之屬此亦一時之尚白也 王琰宋春秋云明帝性多忌諱禁制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凡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輒加改易玄黃朱紫江謚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謚稽顙謝久之方釋謝在杭云余所見縉紳有諱忌值大雪卽不出惡其白也後梁蕭登惡人髮白 韻語陽秋曰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花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



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東選選得吳王  
迎元嶺云西施白舞王自管白紵翩翩鶴翎散則白  
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新豈霓裳羽衣舞  
亦用白耶 演繁露曰隋志天子晏私着白高帽士  
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  
隋時以白帽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巾  
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着白紗帽冠與上城人必以  
爲怪古未嘗以白爲忌也樂府白紵歌按舊史白紵  
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今世人麗  
服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  
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  
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意 文獻通考魏武帝  
以天下凶荒資材匱乏擬古皮弁裁織帛以爲白帽  
苦令 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于寶以  
爲縞素凶喪之象名之爲帽又毀辱之言 初魏造  
白帽橫縫其前後各之曰顏帽傳行之永嘉間稍去  
其縫各無顏帽無顏者健之言也永嘉之後二帝不  
返天下醜焉按此皆服之妖青祥之先兆也非徒尚

傳書初編

卷之三

書

倘湖小築

白之謂矣 癸辛雜識云管寧白帽之說尚矣杜詩  
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云嘗着皂帽又云  
着絮帽布衣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  
寧在家常着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  
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書梁武帝像亦然  
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着白接羅謝萬著  
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  
帽杜詩光明白氎巾常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  
天詩云青筇竹杖白紗巾古之所以不忘者蓋喪服  
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總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  
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縞縞固不待言乎葛雖布屬  
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爲贈何忌之有 西  
湖志餘云都城元夜街市婦女皆帶珠翠鬧蛾玉梅  
雪柳菩提葉燈毬銷金盒蟬貂袖項帕而衣尚白蓋  
燈月所宜此乃一時之尚白云 南史宋元嘉制諸  
王入齋圍得白服禮帽見人主惟出太極四廂乃備  
朝衣孝武與豫章王巖同生相友睦宮內曲晏許依  
元嘉巖固辭不奉勅惟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

傳書初編

卷之三

書

倘湖小築



侍焉 創業起居注隋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

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王

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及唐帝起兵突厥遣

其柱國康利等送馬千疋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

送帝往西京多少命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

讖向白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

旗牧野臨時所仗未入西郊毋容預執宜兼絳維半

續之諸軍稍旂皆倣此營壁城壘旂旗四合赤白相

映若花園 米元章書史云韓長源字仲永收宣王

後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 又葉助字

大祐收蜀范瓊書得梁武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

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白皆白

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閭位乎 宣和畫

譜朱溫盜竊神器多引瑞物為受命符唐王天下以

土德繼土者金于是梁以金承之而色尚白所有郡

縣至有以白鳥白兔白驪白鹿為獻者 蒙遜備

錄成吉思皇帝之儀衛建天純白旗以為識並無他

旂幟 國王止建一白旗九

中有黑月出師則張

秦虎秦龍

古之仙釋多有能秦虎秦龍彼蓋別有道術存焉符

篆咒語靈通幻異或空諸所有宵宵不見有身而牙

爪鱗角無所施或吾身之龍虎馴伏而在外之龍虎

因之非偶然而致之也劉累之飲食二龍由其世業

子梓人之檄召噬虎另有神威固不論已若撫之于

幼小而至于雄壯仍飲食活處之如牛羊犬豕焉則

真罕事也 陸粲庚巳篇云同年進士計宗道惟中

柳州羅城人自言其高祖在洪武中為巡檢居一山

號計家若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鷄伏之百

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若色鱗甲遍體長不盈

尺行則昂首聳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

漸大好飲生血每割羊豕則取血啖之久而並馴

狎計公行止蛇常隨之至呼之出蟠于榻旁以手摩

之冷如冰鐵一家呼為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計

心念曰是且致口語為吾家禍矣乃放之屋後溪中

囑曰汝母憂飢吾旬日常遣人伺之汝自今不得復

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計此日汝不聽教令斬汝矣蛇

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計此日汝不聽教令斬汝矣蛇



如解意俯首帖尾還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中觀  
起就食歲久大則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于潭  
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將以  
白上官計哀祈之且厚餽得解由是惡蛇欲斬之持  
刃至潭仍置血誘之出因斫之蛇驚匿而僅斷其尾  
尺餘自是不復出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  
蒼龍自潭起長數百丈擎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  
所化也鄭仲夔雋區云嶺州郭老于山中收租佃人  
從密林中抱一小虎來形可猶大郭飼以猪肉小鴨

樵書初編

卷之王

七

倚朝小集

雛漸長大與郭馴伏不敢傷人未幾腹中一惟奴來  
俗呼番鬼一無所能但善食又能與虎子爲戲郭以  
虎付黍養而歸奴縱虎入山中食野獸日負大瓢盛  
生肉生飯入溪山擊柝虎跳嘯至與奴搏戲食肉  
去如是者近十年虎不輟出山郭老將至虎即于林  
莽中作吼聲佃者每以此卜郭來期後事聞于縣縣  
令異之命引虎來見虎馴優郭老旁置松木盤檻之  
比晚郭出縣門虎咆哮檻傷吏卒數人乃亟召郭  
老携歸郭仍令番奴驅虎入山不數日番奴絕去

數日大雨。虎隨郭老入空屋避雨。梁墜壓虎死。郭泣  
而葬之。又數月郭老亦故。郭氏家藏有秦虎册。詩歌  
千首。郭孫咸和。以萬曆戊子。孝廉任海豐令。云。由二  
事觀之。則知龍虎雖異類。亦可少成習慣。而人與同  
羣也。人之同居共爨而生。戈矛者。何比比哉。瀛涯  
勝覽所載榜葛刺國人。以鐵索繫虎行市。及人家。則  
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捕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  
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傷之。戲已仍繫之。人家必啖  
虎以肉。勞其人以錢。椰娘記云。紫龍涎者。舜使虞

樵書初編

卷之王

七

倚朝小集

虎養一紫龍。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卽與食。龍俯而垂  
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此則先劉累而秦龍  
者矣。宛委餘編引吳埭云。長安有龍戶。見水卽知  
有龍。或引出。但如鯽魚。韓退之詩所云。銜時龍戶集  
者也。拾遺記云。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善  
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于園室。以供祭祀。又南溟之  
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毛魚。時蛻骨  
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雄一雌。  
放置秦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成應



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居南山野中植菜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圃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焉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俯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 玉茗堂集曰予郡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函桁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關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俄之抽其桁出其爪牙楔而鋸之經其舌已重俄之伺以一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然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伺之已而

雜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倚湖小集

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毬戲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為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已不復爾常置庭中以為客娛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錯別擾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 王穉登虎苑曰孔公文招為廣西按察使艤舟江口隣舟言占城人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在圈中毛色炳煥一番人能馴虎開圈弄虎手探口中略無所損哉其足輒退縮番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又呼其名長吼孔駭然而退

抱朴子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方士能神咒者臨泉禹步吹氣龍即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輒縮至數寸乃撮取着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間有旱處便齋龍往賣一龍直金數十斤發壺中出一龍着潭中復禹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中朝故事云長安有豢龍戶觀水即知龍色日有無悉知之懿宗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于東都魏王池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訥為華州刺史訥父名建杓與白居易相善訥為人正直聞

雜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倚湖小集

得龍來大以為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于一小甌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鯪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為驗其人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鯪投水內魚到水中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遂巡穴已數尺澗其人詰訥曰恐穴更廣即難制也遂擲入甌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携歸葦下 玉海云祥符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召輔臣于崇政殿北廊觀中使任文慶于茅山郭真人池中所獲龍長二寸許極細鱗腹如玳瑁手中覆仰無懼帝作觀龍歌



復送茅山池中 碧里雜存云方傳龍見絳郊魏獻  
子問于蔡墨墨曰昔有獵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龍能求其嗜慾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蓄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能參龍封諸岐川饒與氏其  
後也及有夏孔甲時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雖  
雖各一孔甲不能食而未獲參龍氏其後劉累學擾  
龍于參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  
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后饗  
之既而使求之而逃于晉縣范氏其後也常觀吾邑  
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興元年大旱知縣李直養走  
龍湫祀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直養迎揖  
即循左臂而上巾幘因置奩中以歸出四龍子如粟  
圍境驚異閱三日大雨霑足乃置蜿蜒弁子于石頂  
之俱無所見詔進龍君廣惠洞靈侯龍復見于殿自  
空而下其大如柱光彩奪目其答如響也 高皇帝  
初起義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 上卽以帽蔽之後  
征友諒龍挾御舟西上 上親爲文記之則龍不難  
致惟德斯應矣 尚書故實云牛相公僧備鎮襄州

初編

卷之三

書

尚湖小集

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益衆云參龍者  
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  
龍也強驅之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  
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 山堂肆考判  
虎臺在鳳陽府定遠縣後相傳宋包拯爲縣令虎傷  
人捕虎擊于臺前 虎苑云江西孫御史養一乳虎  
甚馴着床屏間玩弄如意後虎漸大夫人歸寧扁虎  
室中五日方還虎枵腹甚見夫人便作搏噬狀夫大  
天驚命格殺之 又貴州僧結菴龍虎山下赴齋市  
人家倩四僕肩輿以行至卽從主人求密室也僕其  
內加扁鑰戒勿與食主人念僕遠來不當令枵腹俄  
聞咆哮走視之皆虎也驚悸竦爭來言僧但微笑齋  
罷敲鑰喚出依然僕也遂舉輿去蓋始以法攝以山  
中虎耳

初編

卷之三

書

尚湖小集



龍食

南部新書云龍之性兇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鷲肉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梁四公傳將燒燕五百枚以奉守珠之龍方有是也朝鮮志云朝鮮扶餘縣扶蘇山下有一怪石跨于江渚石上有龍攫之跡諺傳唐高時穗定方伐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以白馬為餌釣得一龍須臾開霽遂渡師伐之故江曰白馬岩曰釣龍臺是龍既嗜燕肉又嗜白馬肉矣法苑云貞觀十八年汶水縣天雷震雲中落下一石

唐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倚湖小集

大如確嘴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聞時有西域磨伽佗善提等長年師到西京頗推博識勸問之云是龍食二龍相爭故下耳括地志云龍池之山四方高中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萬五千里然則龍之所食又有此二種耶

城始于禹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頽忽有大壘浮于江至東子城東南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又秦時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媪者于野中見巨卵持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擗兒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五就募能城者擗兒應募因變為蛇令媪遺灰誌其後

唐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倚湖小集

謂媪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竟如所言此皆出搜神記中按吳越春秋云堯聽四岳之言用鯀修水鯀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博物志云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則築城所起為鯀為禹不可的考觀成都馬邑平陽之城則知城始于禹而不始于鯀也洪範曰鯀涇洪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二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夫



龍匣 貝圖靈龜負 昔因聖人而出今觀此三城之  
成或以靈龜或以 以馬則知城之法創于禹也明  
矣 天中記云鵠 縣者 使太子扶藎及蒙恬築  
長城見此原水淺曰 築之以鴈爵奠祭乃有鵠鳥  
飛升鳳上因名鵠 魏文帝天統中立為鵠  
縣 南林纂要云 淮有三城白沙城馬鞍城白鹿  
戎言張鮐作今有惠政自鹿群遊取一以獻之故以  
為名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倘湖小集

俗語箋

麩甌 按麩甌木外國人服名上音兜下音達今人  
謂性劣者為麩甌 沙鑼 雲麓漫抄呼洗為沙鑼  
又曰廝鑼宋時賜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語究其說  
軍行不服持洗以鑼代之又中原人以擊鑼為篩鑼  
南方亦有言之者篩沙音相近篩又為廝又小轉也  
書傳目養馬者為廝所以所執之鑼為洗日廝鑼軍中  
以鑼為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可警夜又可炊飯取便  
耳 蕪苴 蕪 苴 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

樵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倘湖小集

放誕不遵軌轍日川蕪苴 蕪 椒園雜記香蕪草  
字原作蕪土音之訛今正之他本作蕪尤無據蓋說  
文以會皆無蕪字惟廣韻有之 濕 留青日札濕  
吞相切上聲水流物去也其去聲即為襪蓋方言  
度 椒園記廣西有度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  
日託度既與度似而又從尺疑即此與 儻 儻丁  
來切註失志貌蕪州謂無智術者為跌杭州呼為儻  
韻書無此字人多不識 阿 諸司官御前承旨皆  
日阿其聲引長老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則阿為

應辭其來遠矣 弄 人呼屋下小巷為弄南史蕭

詵接鬱林王出至延德殿西弄弒之丁度集韻弄履

也屏也又作屏字書又出衍字俗又呼弄唐唐亦路

也 透 晉王遜使將姚崇燹琛拒李雄將李驥戰

于堂狼大破驥等崇追至濫水透水死者甚眾俗稱

小兒躍步曰透羊侃傳侯景欲透水羊鵬抽劍斬之

凍瘡塊 趙克國傳將軍士寒手足皸瘡注皸坊

裂也瘡寒創也皸音軍瘡音竹今人因冬間霜寒而

手足及耳鼻腫痛曰凍瘡塊本此莊子不龜手之藥

其注云龜手凍裂與皸之為坊裂同 酒渣鼻 南

史廢帝紀馬孝武帝為麟奴麟音楂莊家切鼻上皸

也今韻書不載 小乘 酒教 漢書李陵傳媒藥其

短注媒酒教藥麴也 登 登丁鄧反字林云几屬

也 小 熾賦 蝦耕錄云言人進退不果曰佻佻音

如熾賦司馬相如賦佻以佻佻柳子厚夢歸賦云紛

若倚而佻佻兮 阿瘡疥 西湖志餘武后時南皮

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託衣縫補而姦之其夫

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憇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

事但忍痛不禁低聲唱云勝靜不被打阿瘡瘡又

耕錄云元末淮 寇江南日于臨陣際齊聲大喊阿

瘡瘡以助軍威 發燭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

如紙碎硫黃塗其銳名曰發燭亦曰焠兒蓋以發火

傳之燈燭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

為業清異錄云批杉染硫黃遇火即燄呼為引光奴

其名頗新今北人謂之取燈 客作 蝦耕錄今之

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飢則出為人客作飽

食而已西京雜記匡衡字稚圭少勤學邑有大姓文

不識家富墳籍衡乃為客作不求直主人怪問衡曰

願得主人書遍觀之主人感嘆遂給書 髮脂 音

考工記方人註云脂亦黏也音職今婦髮有時為膏

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脂正當用此字 骨董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

晦庵先生語類只作骨董 酥 楊彥齡筆斷曰藏

果實謂之酥今酥柿是也按酥力感切凡柿未熟而

澁者今人以石灰麥葉而酥之 王八 今罵人曰

王八賊五代史王建行八素盜贖私販器人謂之賊

其注云龜手凍裂與皸之為坊裂同 酒渣鼻 南

史廢帝紀馬孝武帝為麟奴麟音楂莊家切鼻上皸

也今韻書不載 小乘 酒教 漢書李陵傳媒藥其

短注媒酒教藥麴也 登 登丁鄧反字林云几屬

也 小 熾賦 蝦耕錄云言人進退不果曰佻佻音

如熾賦司馬相如賦佻以佻佻柳子厚夢歸賦云紛

若倚而佻佻兮 阿瘡疥 西湖志餘武后時南皮

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託衣縫補而姦之其夫

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憇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



王八 足下 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為屐着之每視屐悲之曰足下 欺負

漢書韓延壽傳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為政

常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 客氣 人不平易曰客氣左傳定公十年陽虎曰盡客氣

也 長進 世說王長史與支公語支曰君言義了 不長進 計較 三國志孫堅傳夜馳見袁紹畫地

計較 經紀 唐書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飲大 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王蔣兄自能經紀不必賜物

點心 唐鄭修為江淮留後家備夫人晨僕夫人 顧其弟曰治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 一頓

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 叔才 水經注李特 至劍關歎曰劉氏有此地而縛于人豈不奴才也

又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 了頭 劉賓客 寄贈小樊詩花面了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

飯粘 殷仲堪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今人謂飯 之狼藉者曰粘 人事 韓文公撰王用神道碑用

倚湖小集

卷之三

全

倚湖小集

男送馬匹轡鞍及白玉腰帶朝廷令公受領集中有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後撰平淮西碑韓弘寄絹

五百疋充人事又有奏韓弘人事物狀今餉人物曰 人事 生活 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阿六汝生活

大可 酒斃 韻書無斃字人呼盛茶酒器邵康節 詩大斃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 笨 笨奔

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壽肥大時或目為笨 伯宋書王維傳亦有粗笨之語小兒時尤粗笨無好

聖長 隋高帝從蕭威議以百家為聖置聖長 人 渾 沙上新墾之田俗名之渾田泊宅編云河

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渾 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 秋水泛溢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惟中渚屹然

如故相傳此渚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者楞嚴 經云乾為洲渚濕為巨海 流落 孔氏雜說云霍

去病傳諸宿將嘗留落不耦注留謂遲留落謂墜落 今世俗作流落據出處合作留字 胡甌 井觀瑣

言云今人呼酌酒器為壺甌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 胡餅史照通鑑釋文云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餅

倚湖小集

卷之三

全

倚湖小集



蓋酒器非汲水器也併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

酬亦曰胡甌然則壺字正當從胡 **滑汰** 東坡秧

馬歌以我兩足為四蹄聳踊滑汰如鳥驚 汰入 行

止 俗謂言行不顧者為無行止詩云人而無止傳

云容止可觀史言劉瞻行止完潔又陳萬年悖厚備

于行止今刑說載行止有虧條例 **胡亂** 當五胡

亂華之日漢人之避兵者皆舍卒為之不能完備則

相率曰胡亂且罷謂備一時之急也 **整妮** 唐書

高仁裕討峽路羣盜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

**整妮** 唐書 **整妮** 唐書 **整妮** 唐書

斬都虞侯一人更令修妮部伍通鑑釋文云妮音測

角反謂整齊而謹肅也後漢書中山簡王傳官騎稱

妮前行注妮整齊也今人于整頓物件謂之整妮正

是此字 **耐煩** 宋書庾炳之為人疆意而耐煩

**賴子** 北史高從誨世家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

諱所嚮稱臣蓋利其賜子俚俗語謂攘奪苟得無愧

耻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後諸國皆目為高賴子

**答颯** 南史鄭鮮之傳范亦嘗衆中請鮮之曰卿與

傳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乃居僚首今日答颯去人

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 **方幅** 南史蕭

坦之傳帝賂沈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

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

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勅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

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還耳 **頰** 暖妹

由筆云今人以誣罔指人者為事推無者得物不認

者皆名為賴老泉謚法辨論中有曰賴者註謂不悔

前過曰賴即此字 **夠** 楊升庵引廣雅云夠多也

音遘今人謂多曰夠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殫

**憑書初編** 卷之三 **不濟** 今人謂無才而不能成事者曰不濟鶴

林玉露云唐昭宗末年朱溫篡弒已成韓偓在翰林

藉檢數為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日夕

不濟乃欲以此相汗耶 **解頰** 俗謂之 **癸辛雜志**

漢諸儒語匡衡曰無說詩匡鼎來鼎說詩解人頰言

人講說使人喜至解頰也今俗以人喜過甚者謂堯

不上下頰即此意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

甚解頰而卒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喜面頰脫有聲

如破甕按醫經喜則氣緩令人脫頰也 **不中用**



希通錄俚語以不可用為不中用自晉時已有此語  
左傳成二年祁子曰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杜預註  
不中為之使役〔利市〕利市之說世俗皆然其實  
六經中已有此字易說卦巽為利市三倍〔老物〕  
希通錄俗斥年長者為老物實非惡語人亦物也故  
曰人物况六經中已有之周禮籥祭章祭蜡以息老  
物

標書初編

卷之三

金

倘湖小築

體香

採蘭雜志云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  
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  
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即文君井也 吳故宮有香  
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  
于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又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  
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罍瓮用松枝洒于帷幄滿室  
俱香罍瓮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晒  
乾香踰于水謂之沉水製錦囊盛之佩于寶袿交趾

標書初編

卷之三

金

倘湖小築

密香樹水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借名 馬嵬坡上土  
白如粉女人面有黑點者以土和粉洗之即除 蘭  
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花出採蘭志無憂樹女  
人觸之花方開出酉陽雜俎待女花宜男草是的對  
也 開元天寶遺事云都下名妓楚蓮香者國香無  
及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 杜陽雜篇云瑤英之  
母趙娟本岐王之妾後出為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  
以香啗之故肌香宛委餘篇云元載所幸薛瑤英肌  
體自香 廣東志云廣州有花田縣樹皆植素馨

花南征錄云南漢主劉隱時美人死葬于此至今花  
香異于他處或云隱之女 洞冥記云漢武帝所幸  
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輒吹氣如蘭娟身體輕弱  
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為痕 開寶遺事云楊貴妃每  
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  
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上其色如桃花  
也 趙飛燕外傳成帝私語樊嫔曰后雖有異香不  
若婕妤體自香也 奚囊橘柚云女香草甚繁績婦  
女佩之則香聞數里男子佩之則臭昔海上有丈夫  
拾得此香嫌其臭棄之有女子拾去其人跡之香甚  
欲奪之女子疾走其人逐之不及乃止語曰欲知女  
子強轉臭得成香 法喜志云歐陽文忠公居潁州  
時有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時作蓮花香散越滿  
座人咸異之適有僧自蜀中來能洞人三生事公以  
語之僧云此女前身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  
誤遂至于此公領之後遇妓問之曾讀法華經否曰  
某失身來所不暇也公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  
習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公益信修種之言不妄

雜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倚湖小築

感應篇註陳傳敏公益世積德公微時有善行蕪州  
尊經閣素有鬼妖公避著道山亭夜深月明微窺見  
羣妖共飲一鬼卒喚公曰此人骨香可作脯其上坐  
者叱曰行善相公也吾輩豈可相犯即散去 佛國  
記云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 侍  
兒小名錄云燕昭王二年廣延國進善舞者二人一  
名旋娟一名提漢並玉質凝膚體輕氣爽綽約而窈  
窕絕古無倫 僧伽西域人唐時居京師應福寺其  
頂上有一穴常以絮室之夜則去絮香從頂出滿室  
靡常馥郁及曉香還頂上仍以絮室之

雜書初編

卷之三

七

倚湖小築



樂似人物

沈份續仙傳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箬岩一  
日汲溪上見二花犬相趁因逐之入枸杞叢下而汲  
掘之得枸杞根形如二犬堅如石煮食之味極甘香  
忽覺身輕飛于山峯上須臾雲起擁之而去元正食  
其餘根因得不死遂號童子峯 浩然齋日抄云宋  
徽宗時順州築城得枸杞于土中其形如葵狀馳獻  
闕下 墨莊漫錄云昔與希真遊衡山朱陵洞天過  
古蘭若基野客留宿庵下有開類狗吠希真謂此非  
常書初集 卷之三 全 倚湖小集

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岩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音  
也 隋書五行志云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  
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  
峻茂因掘取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 神仙感遇  
傳云維揚十友者皆家產粗豐慕玄好道約為兄弟  
酒食相娛始一家而周十室忽一老叟敝衣羸弱亦  
着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眾既適情不加斥逐一  
日言曰十人置晏予皆得預亦願力為一席以答厚  
情訂期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草莽中茅屋兩三間

傾側欲仆有丐者數輩 仕焉蓬髮穢陋叟令諸丐掃  
除舍下陳列筵條營席 環坐日已昏矣咸有饑色各  
以醯醢竹筴置于客前逡巡數輩共舉一巨板如案  
長四五尺設于席中以油帕幕之既撤油帕氣燻燻  
然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子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  
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眾多托以飲飽亦有  
憤忿逃去都無肯食叟縱食餐啖似有盈味食之不  
盡即命諸丐持去令盡食因曰此千歲人參頗難一  
遇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

常書初集

卷之三

全

倚湖小集

眾既不食其命也夫眾悔謝不及叟促問諸丐令食  
訖即來俄而丐者化為青童玉女幡蓋導從一時昇  
天十友剝心追求竟莫能見按本草云人參年深浸  
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參亦浸漸之義  
晉書石勒所居北原山其草木皆有鐵騎象家園生  
人參花葉特茂異悉成人形 異苑云人參一名土  
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昔有人掘之下  
鐮便聞土中呻吟聲尋音而取果得人參 神錄  
云豫章逆旅梅氏頗濟善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



恒有一道士衣服藍縷求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明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筋君亦宜來會可于天寶洞前訪陳師也梅翌日詣洞前問其村人莫知其處偶得一小巡甚明靜試尋之果得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之居也既入見道士衣冠華潔延坐命具食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食良久又進一蒸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嘆息命取昨所得碗贈客視之乃金碗也謂梅曰子善人也雖然不得仙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謝而遣之

雜書初編

卷之二

十一 倚湖小築

曰此而後不可復繼見矣 宣室志云天寶中有趙生者兄弟數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不能分句詳義常與兄弟友生會坐盈座朱綠獨生白衣甚為慙恚一日棄家遁入晉陽山携笈書百餘編誦習不輟然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憂憤終不易其志旬餘忽有翁衣褐來造之謂生日吾子志甚堅幸一謁老夫亦能有補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訖忽無所見生怪之逕往山西尋其跡果有一樹蕃茂生日豈非段氏子乎

因持錘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其肖所遇翁之貌生日吾聞人參能為怪者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覽書盡能窮奧後歲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

史記云其下有茯苓上有菟絲所謂茯苓者在菟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稍菟絲去之即以箒燭此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茯苓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 雲笈七

雜書初編

卷之三

十一 倚湖小築

籤云麻姑宣城人遇老君示以禳除災厄法姑方妙齡嘗與嫂出山中嫂訝其遲答云適遇女童共戲水旁其來其去莫知所之嫂日再來則以緋線綴其衣他日如教因踵其後至一大松下忽不見但遺緋線于地掘之得茯苓若嬰兒狀嫂烹之適有故他往姑輒自嘗之就飲其汁殆盡自此得仙 集仙錄云楊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之女幼尚清通歸同郡王生因會客市魚使正見為膾正見憐魚之生盆中戲弄之竟不忍殺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于隣里



行野逕中數十里出一山舍有女冠焉以其由白之  
女冠日子有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山舍在滿江縣主  
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淵泉女冠素不食爲  
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膳之如此數年正見于泉  
所見一小兒潔白可愛以白女冠女冠曰若復見必  
抱兒逕來後果抱歸漸近舍兒已殞矣視之如草木  
之根重數斤女冠知是靈藥命潔甌蒸之會山中糧  
盡女冠出山求糧付柴三束曰甌中之物盡此三束  
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  
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飢甚聞甌中物  
香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歸問之嘆曰神仙固有定  
分吾師嘗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  
吾伺之三十年矣汝今遇之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  
彩射人衆仙時降其室歲餘遂白日昇天羣芳譜云  
採茯苓以似鳥獸形者爲佳 陶隱居曰茯苓大者  
如三四升器形如鳥獸龜鱉者良王微茯苓贊云皓  
苓下居形絲上蒼中狀雞鳧其容龜蔡 金陵記云  
方山有野人見一使者異服牽一白犬野人問居何

藥譜初編 卷之三 陸 倚湖小集

地答曰居偃蓋山隨至古松下而沒松形果如蓋意  
使者乃松精犬乃茯苓也玉策記曰千歲松四邊枝  
起上杪不長如偃蓋其精化爲青人青牛青羊青犬  
伏龜壽皆千歲 抱朴子云三千歲松樹皮中有聚  
芝如龍形名飛節芝 博物志云各山生神芝不死  
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  
本草云猪腰子生柳州蔓生結莢內子大若猪之肉  
腎狀酷似長三四寸色紫肉堅治瘡毒研細酒服一  
二錢并塗之 李時珍云蜘蛛香出蜀西茂州松潘  
山中草根黑色有粗鬚狀如蜘蛛 羣芳譜昔有獵  
于中條山見白犬入地掘得一草根携歸植之明年  
花開乃芍藥故謂芍藥爲白犬 又東平城南許司  
馬後圃薔薇花太繁欲分子別地栽種掘得一石如  
鷄五色燦然遂呼薔薇爲玉雞苗 埤雅商陸根如  
蘆菔而長如人形者有神雲笈七籤三月採商陸如  
人形者製酒服令人不老 齊民月令何首烏內有  
珍品者形如鳥獸山石人物形像服之成仙 海壘  
微言僧普寂好葦蒲種成師子鸞鳳仙人之狀

藥譜初編 卷之三 陸 倚湖小集



清異錄云潛山產善木以其盤結醜怪有獸之形因號為獅子木

陝西各勝志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有仙樹人形山中飢渴者食之則飽不得持去

襄堅志云洋鄉縣興教寺後有徐仙亭古老相傳初有徐君房居此地每日見黃犬往來頗異之訪其主無能知者遂誘而烹之蓋黃精也因而仙去

聞奇錄云賈人張弘行至華嶽廟前忽憚憤前進不可繫馬于一金荆樹而酣睡馬驚拽出樹根而走寤

續書初編

卷之三

雜

備湖小錄

逐而及之樹根形如獅子毛爪眼耳足尾無不悉具乃于華陰縣求木工修之為一枕獻于廟守廟者常以櫃鎖之行人聞者賂守廟者百錢始獲一見

唐武德四年益州獻芝草如人狀 貞觀十七年皇

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如龍鳳之形 天寶

初臨川郡人李佳胤屋柱生芝草狀如天尊像 羣

芳譜謝幼貞嗜菌庭中忽生一菌 飛禽沈子王

曰此飛禽芝以處女中單覆之則活煮食可數百歲

謝入室取中單有隣女乞火跨之翩然飛去

人之精靈成竹

吳僧贊寧符謬云涪陵相思崖有桃竹昔有童子在崖下吹竹神女見悅之投以桃竹釵童子報之以篋今桃枝與竹皆生崖畔因號崖為相思 博物志云舜崩蒼梧之野二妃淚下染竹成斑妃後為湘水神故號湘妃竹 戴凱之竹譜云禹殺共工相繇二臣膏流為木其處腥臊不植五穀禹三漚皆沮尋竹生焉在崑崙之北南岳之山 元劉美之續竹譜云越王竹根生石上細荻高丈餘以其青色者用為竹簟

續書初編

卷之三

雜

備湖小錄

越王棄餘筭而生焉 高僧傳云釋惠遠使鬼神號

辟蛇行者拾廬山之竹成匾出筭便匾各匾竹 越

志云阮光祖師禪修越崢山偶歸家嫂具筍肉食之

師吐筍肉于地後生成鬼拾竹歪縛多態狀焉 外

紀云蘄東坡于富川嘗以餘墨洒竹上面枝葉皆有

墨痕所生新竹皆然 寧波志云葛仙翁煉丹于定

海靈峰植竹筋化為竹而方斑竹甚佳土人裁為筋

甚妙 襄堅續志云吉安有魏夫人壇夫人煉丹時

有村姬屢以茶獻夫人感其意遂拔絳錦屏籬下曰



年年四月盡當生筍可供汝家食饌次年其地筍生味甘而無根苗鄉人名曰填補筍至今有之此皆人之精靈成竹者也 幽怪錄云鄜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四圍伐剖之見二仙翁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爲主人所代言畢乘雲而去王彪之園中賦竹則箕箒涵人桃枝育蟲建安有箕箒竹節中有物長數寸正似人形俗謂之竹人時有得者育蟲謂竹蠹等耳 異苑云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木見一竹蛇形已成其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人少嘗伐除遺竹一竹

竹之類 竹類小集

筍雉頭頸盡就蛇身猶未變乃竹化蛇蛇爲雉耳此

又竹之精靈爲人焉物也

桂菊之性喜清涼

癸辛雜志云馬厓藝花如藝粟棗馳之技各天下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種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笕沸湯于坎中少俟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前花放矣若牡丹桃梅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當置之石洞巖竇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耳 羣芳譜云桂花時移栽高阜半日半陰處臘雪高墜于根則來年不灌自發其喜清涼可知也 藕東坡云北方菊花隨秋之早晚獨嶺南不然至冬乃盛發嶺南地煥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嶺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矣吾在海南藝菊九晚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遊齊聞覽云南方花發較北地常先一月獨菊花開最遲菊性宜冷也

桂菊之類 桂菊類小集



桐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未虛惟桐反是試取小枝削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寔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宛委餘篇引趙希鵠云古琴有陰陽二材桐木面陽日照者為陽不面日為陰以新桐本驗之陽必浮陰必沉陽材琴日濁而暮清暗濁而雨清陰材琴日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 夢溪筆談云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甚 音愈清又聞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恒與雨暘寒暑相應 採蘭雜志云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眉耐飲着簑笠入溪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斲以為琴妙過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 尺牘新語張又新云木質桐疎而梓密琴之音下徹于桐至梓而復故其聲清堅而疏越是琴非梓不為功也而古來之名琴者但曰絲桐物固有身其功而辭其名者 清暑筆談云琴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

樂書

卷之三

琴

尚書小雅

桐譜云凡桐體濕則愈重乾則愈輕生時以斧作之甚易乾乃軟而拒斧故鄒彥云輕是桐重是桐難作亦是桐 天中記錢忠懿王能琴遣使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本則良琴在是矣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取陽面一琴材以閱乞俟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日洗凡一日清絕遂為曠代之寶 李沂公造琴聚新舊桐材和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不中者棄之故所畜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 南部新書韓晉公奉使入蜀至洛谷山椒巨樹聳茂可愛烏鳥之聲皆異下馬以探弓射其顛杪柯墜于下振響山谷有金石韻戒縣尹伐之取其餘載以歸召良工斲之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金色線交結其間匠曰為胡琴槽他木不可遂為二琴大為大忽雷小為小忽雷大忽雷獻德皇小忽雷獻親仁皇

樂書

卷之三

琴

尚書小雅

S  
21215  
156(1195)



ZW 21101000818958